

胡林翼全集序

非才之難，學以致用之難；非學以致用之難，世用吾與否之難也。吾之學足以致用，而世不吾用焉，則吾亦卷而懷之而已矣。世吾用焉，則吾得盡其所學以致用而善世矣。是故世實需才，才爲世出，學以致用，用足善世者，始可謂之才與學矣。

古之人學足以爲世用，用足以善世者，蓋亦多矣。然而世不吾用，則固末如之何也。故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是世用吾與否之難也。

唐宋之所以學者，非古之所謂學也；明清之所以學者，亦非唐宋之所謂學也。蓋唐宋之取士以詩賦，而明清以制藝，其爲名則異，其於不足致用則一也。然則當時之取士既如此，士之能自力於致用之學者鮮矣。是又學以致用之難也。

於斯時也，如其有學足以致用者，豈非豪傑之士哉？蓋清季則有之，胡文忠、曾文正、左文襄是已。方太平天國之起，微是三人者，則亦孰與之抗哉？清社早屋矣。然而三人者，謂之學足以致用則可；謂之用足以善世，蓋猶有所未至也，惜哉！

三人者之優劣，有足論焉；世徒知曾左之賢，而不知胡文忠固在曾左之前。蓋胡公之學與才，實無遜於曾左；而於政治文章經濟軍事，固無所不學，無所不致其用也。夷考其生平，不獨坐鎮武昌，堅守不搖，以扼形勝之要；且於課釐饋餉，擘畫盡善，遂使當時諸軍得無飢餒之憂，克奏中興之業；由此而論，允推功首。卽其察吏安民興利除弊諸政，亦皆犖犖大端，足爲後世之法式。獨其可以善世而未至於善世，爲可惜爾！

今以公遺著奏疏五十一卷，書牘四十二卷，批札三卷，讀史兵略二十八卷，及梅英杰所纂公之年譜三卷，彙爲全集，是亦足以窺其所學與夫所以致用者矣。惟是卷帙繁博，精蘊散出，未易會通；欲爲提要鉤元，以裨讀者研討，乃復徵得武進崔君龍所輯述之胡文忠公語錄及通論各八篇，曰：「學問，」「用人，」「民政，」「理財，」「軍政，」「兵法，」「地勢，」「團練。」以之蒼萃其肯綮，與闡明其闡奧，蓋於公之政治文章經濟軍事，抉發靡遺矣。用付殺青，附益於後，特并識之。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沈卓然序於海上。

胡林翼全集原序

曩嚴渭春中丞有胡文忠公集之刻，刪汰過多，人以不見全豹爲恨。余去年撫湘，公哲弟鈺軒擬蒐羅增益之，嘉其意，貽以序。今年權督湖廣，同官示新鐫公集，則並尋常章奏牋啓盡錄無去取，較嚴刻幾三倍，復以序請，余不敏，辱公一日之知，不敢辭。晉史稱羊太傅，祐博學能屬文，美須眉，善譚論，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公下筆輒數千言，軍中無衛士，所與遊者，皆一時俊彥，每及當世事，縱橫陳說，四座皆喑，眉目疎秀，一一與太傅肖；然而太傅當晉室方興，蜀禪已降，獨區區吳與晉抗，曾不能掃除而盪滌之，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恆八九。」公撫鄂時，粵賊徧東西，朔南四海，無乾淨土，經營撐拄，轉弱爲彊，歲籌千百萬，饒贍軍卒，後不數年，賊竟平，微公之力不及此。史稱太傅出鎮南夏，始至無百日糧，季年有十年之積，以公比方，毋乃渺矣。史又稱太傅卒，南州罷市巷哭，襄陽人於峴山遊憩之所建碑，歲時饗祭。

望其碑者，無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公卒之日，余方在江西贛南道任，道遠，不知鄂人巷哭者幾何，歲時饗祭否？今黃鶴樓上有公繪像，他日好事者，摹泐上石，與墮淚後先輝映，豈不甚盛？夫公聲名勳業，赫赫耳日聞，豈與古人爭榮辱哉？余爲是言，恐公靈爽笑余多事，然而讀公集，不禁浩然歎，畢然思也。

同治六年，歲次丁卯秋八月，江蘇巡撫署湖廣總督合肥李翰章撰。

胡林翼全集原序

咸豐乙卯，余奉命督楚，視師江漢。時武昌兵事方棘，余與前中丞益陽文忠胡公，皆卽軍中受事。文忠專辦武漢之賊，而余自荆襄下規安德，相爲犄角。凡竭軍府三年之財力，得藉主上威德，廓清鄂境。嗣是拔湖口，屠九江，披太湖，塹安慶，公常駐節行間，指揮所定，功莫與京；而尤拳拳於吏治人才，以是幕府之中，網羅獨盛。所特薦於朝者，先後秉旄鉞典封圻，皆能無愧公言。吁！公之德業，於是爲可不朽矣。曩歲嘗哀公文牘之存者，刊成若干卷；乙丑丙寅之交，長沙鄭公，湘鄉曾公，先後撫鄂，復取官私所藏皮者，勒爲遺集八十六卷，爲文若干首，凡整軍經武，察吏安民，諸大政，羅列備舉，瞭如指掌，讀是編者，可以知公之勳與公之志矣。軍興以來，東南數省，枵隄不安者屢矣；鄂居天下水陸之衝，更無歲無兵事，自公視事後，規畫措置，裕如沛如。迄於今，取其書而通觀之，良法美意，犁然具在，竟厥緒而觀厥成，是所望於後之賢者；然則鄭公會公之寬

輯是編，其用意不甚深且遠哉？余不敏，與公共事久，樂是編之成，而益念公之德業之盛，而不能已於言也。是爲序。

同治丙寅冬月既望，誥授光祿大夫欽差大臣文華殿大學士一等果威伯湖廣總督遼陽官文序。

胡林翼本傳

胡林翼，湖南益陽人。道光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十八年，散館授編修。十九年，大考二等。二十年，充會試同考官。八月，充江南鄉試副考官。以失察正考官文慶攜帶舉人熊少牧入闈閱卷，降一級調用。二十一年，丁父憂服滿，改捐中書，並捐陞知府。二十六年十二月，奉旨分發貴州，以知府用。三十年八月，署鎮遠府知府，勦辦苗匪出力，賞戴花翎。九月，湖南逆匪李沅發竄貴州界，林翼率勇勦捕殆盡，巡撫喬用遷上其功，得旨俟補缺後以道員用。咸豐元年正月，補黎平府知府。二年八月，粵匪由湖南竄武昌，湖南巡撫張亮基請調林翼赴營差遣，已奉俞旨，旋以貴州巡撫蔣蔚遠奏稱：「黎平毗連楚粵，防堵需人，諭毋庸調赴湖南。」三年二月，時張亮基署兩湖總督，復偕署巡撫駱秉章合疏請調林翼襄辦軍務。上以林翼熟悉黔省情形，調往他省，轉恐人地未宜，不允行。十月，御史王發桂疏稱：「林翼捕盜鋤奸，有膽有識，其平日訓練壯勇，仿戚繼光成法而變通之，勇不滿三百，銳健果敢，一可當十，搜剿匪徒於深林密箐中，與士卒同甘苦，所著保甲團練條約及團練必要諸篇，經督撫鈐板頒發各府州縣遵行，均有成效。歷任督撫，深為倚重。聞該員現在由黔赴部引見，約計行抵楚省，倘蒙聖恩逾格，畀以重任，留於湖北，帶兵剿賊，可期得力。」疏入，命留湖北，交總督吳文鎔巡撫崇綸差遣委用。四年三月，擢貴東道。時賊由黃州上竄岳州，陷湘陰，林翼率黔勇迎擊於喬口驛，敗之。上以岳州為咽喉重地，命在籍募勇丁，前任禮部侍郎曾國藩飭林翼斷賊後，林翼駐軍通城之平江界，戰於上塔市，殲除無算。四月，武昌省城戒嚴，林翼自通城赴援。六月，擢四川按察使，命仍留湖北軍營，隨同副將塔齊布辦理防剿。七月，湖南巡撫駱秉章奏：「岳州必須重兵防守，湖南曾經戰陣之兵，均已調赴湖北，若林翼復行隨征，則該郡無可倚恃。」得旨：「岳州為湖南門戶，川黔藩籬，逆賊屢經窺伺，防範宜嚴，且該處駐有重兵，則曾國藩統帥東下，可無後顧之憂。」胡林翼著仍

駐岳州，毋庸隨往湖北。賊旋竄常德，林翼赴安化搜捕，會匪取道益陽，我軍克復龍陽、常德、澧州。八月，調湖北按察使，兼辦糧臺。十月，崇陽復陷，林翼往剿，賊竄通山，督兵窮追，斬擒甚多。因率鄉紳舉行保甲團練，不力者罪之。地方賴以安。十二月，欽差大臣曾國藩攻賊於九江，上念九江陸路兵單，南北不能兼顧，諭林翼赴國藩軍營助剿。林翼由瑞昌至南昌，鋪扼九江之背，與塔齊布併力攻東西二門，毀其土城，殺賊數百，移營湖口，攻南岸之梅家洲陣斬悍賊數十，追殺四百餘名。水師亦由外江進口攻內河，擊沈賊船二十餘隻，偽將軍梁國安、總制熊常易、司馬許學受等悉就擒。五年正月，擢湖北布政使。先是上年我軍紮湖口時，逆首羅大綱亦距湖口十數里立營，意圖抗拒。林翼率二千人分紮要隘，逼賊船入下游，路已斷。至是賊有姑塘屏風等處，駕船出。林翼偕留營之浙江甯紹海道羅澤南夾攻，焚其船，遂圍梅家洲。賊壘令兵勇各負土囊，持火包鼓而前，衝突鑽篋間，前者傷後者繼進，已入數十人矣。擲火人誤傷同入者，負以出，兵勇誤為敗潰，奔數里，始整隊立復戰，轉敗為勝。越日內河水師失利，賊悉衆撲營，併力堅守，挫其鋒。而北岸賊已分股竄武漢，總督楊霽喪師於廣濟，退守漢口，賊竄襄陽，霽復遁德安。林翼聞警，率師回援，會同水陸各軍攻漢陽，力戰半日，燒賊營四座，方奪門入，賊忽從城外抄襲，軍稍卻，轉攻西門，由沌口下擊敗之。三月，賊自漢口攻壇角，林翼擊之於白沙洲，瞥見武昌火起，亟赴援，城已陷四更，結筏潛師渡江，規復省城。次日，賊四面環攻，官兵食盡，勢不支，突圍而出，駐營金口。時武昌兩次淪陷，兵勇潰敗殆盡。林翼坐困金口，前逼武昌羣寇，後有崇通伏莽，餉絕，掘草根佐糧，相持日久，各處乞貸，情詞深痛，殘破之餘，十不一應，乃發私家穀濟軍食，士卒感動，軍威稍振。尋奉命署巡撫，統帶水陸各軍攻武漢，楊霽駐德安，以賊北竄為慮，奏令林翼上扼漢川。林翼上言：「荆襄據東南之形勝，江漢為荆襄之咽喉，賊據漢陽，北岸已形梗塞，武昌復失，南岸又被蔓延，惟急攻武漢，乃可內固荆襄。臣已分兵進紮軍山，遏賊上竄之路，飭守備譚瓊林由紙坊驛攻武昌之背，臣率兵循江岸攻武昌之南，武昌復則南岸可次第肅清。」詔嘉納之。四月，督隊分三路攻

南岸賊營，並派千總何紹彩等攻白沙洲及江隄八步街等處，賊衆悉銳抵拒，戰小卻，鈐記名知府彭玉麟將江邊陸師趕回橫截，自率水勇助戰，紹彩等飛奔援應，兩路橫衝，追賊三百餘，全數截殺。其前路衝鋒悍賊，亦經岸兵圍剿，計殺黃衣賊目五，斬首二百三十餘顆，生擒偽總制伍大濇等二十六名，奪獲器械無算。賊謀襲金口營，斷官軍餉道，林翼飛馳金口，分三路埋伏，三路接戰，親率大隊旋繞之，殲賊七百餘，生擒偽平湖丞相陳大爲等。五月，賊大股分六路來撲，林翼派令千總周得魁等分路進剿，連斃執大黃旗悍賊數名，旋伏兵兩路抄襲賊尾，賊敗退紙坊屯紮，我軍進搆其壘，忽南風大起，礮火齊發，賊狂奔入城。是役也，殄賊千餘，生擒及淹斃者無算，解散脅從數千，官軍直逼小東門，於紙坊金口犄角立營，賊伏不出。林翼上言：「就武漢大勢而論，進兵武昌，必以洪山爲扼要，武昌周二十里門八，臣攻其一，遺其七，賊出城抗拒，尙可力戰以成功，堅伏不出，則攻具未備，運道難通，幾成坐困，此武昌實在情形也。攻漢陽，必於涓口、蔡店屯重兵扼其犯襄河之路，臣濟江隄，以水軍扼其西，又以水師橫出襄河之內，外江內河，彼此夾攻，克復漢陽，則咽喉通，而武昌可復。治鄂者，以漢陽爲重，亦形勢然也。」得旨嘉獎。又言：「團練之効，外可助官軍聲威，內可弭宵小隱慝，救時之策，此爲先務。惟團練爲治鄉之要，與選吏選將相似，州縣不得人，則州縣壞，營伍將領不得人，則兵勇潰。團練非正士良民爲之長，則犯法抗糧，擄奪爲亂，鄉民以兵刃爲事，不能躬親董勸，旌別淑慝，則目前之成效難期，日後之流弊滋甚。」上韙其議。七月，由金口渡江，以火龍船燬賊浮橋，水陸合攻，民勇接應，遂克漢鎮。林翼親冒矢石，殺至龜山，直攻高廟賊巢，生擒偽軍師吳會元等，又攻大別山，敗之，進逼漢陽，平其西面土城，別遣兵攻克蔡店，收復漢川，搜捕餘匪殆盡。德安之賊，亦經派兵擊退，疏入，上嘉其辦理得手，尋以崇通股匪勾結武昌賊衆，撲金口營，署臬司李孟羣力戰四日，衆寡不敵，陸營失守。諭曰：「胡林翼與李孟羣素來用兵尙合機宜，現雖兵勇潰散，諒能重整隊伍，不至頓挫軍威。等因欽此。」林翼尋由漢陽移紮蔘山，賊大股分路來撲，餉絕兵潰，損壞關防，下部議處。復由蔡家嶺移營大軍。

山，收集潰勇，駐紮新隄、嘉魚。時賊勢猖獗，南北岸勢難兼顧，羅澤南方帶兵搜捕義甯州餘匪，林翼請調澤南赴鄂會剿，允之。九月，整軍復進，飭澤南攻通城，克之。賊竄崇陽，派令知府李續賓率勇堵絕通山之路，賊分路來撲，我軍佯敗，旋自山脊衝下，四路截殺，賊掘濠爲堅守計，我軍分數十隊設伏，二更時，令敢戰士數百，帶雲梯直撲賊壘，拋火毯、火箭，伏勇齊出，礮聲震山谷，賊開北門遁，焚燬及踏斃無算，餘匪竄蒲圻，復創之於羊樓洞，逆首辜俊、石達開自蒲圻來援，林翼與澤南合剿，焚賊營九座，截殺五千餘，遂克之。賊復糾合興國、大冶匪黨，麇聚咸甯，林翼飭澤南督兵躡追，進至橋頭。次日黎明，乘大霧壓城，縱火燒橋，兵勇逼城下，先登殺賊數百，立將咸甯克復，乘勢進攻武昌。時武昌城內出賊數千，於五里街修木壘，林翼、澤南等分隊攻破之。水師亦由六溪口拔營進，賊驚潰。林翼從紙坊移營李家橋，督諸軍分路進攻，殲賊多名。澤南自洪山攻賽湖隄，賊陷泥淖中，被殲殆盡。復分兵攻漢陽，大破之於龜山。賽湖隄等處礮船逼五顯廟，燬賊船及漢陽東西城外土壘，武昌賊匿不出，其鮎魚套賊船亦被擊沈。於是武漢城外，賊縱幾盡。疏言：「近年軍務，籌餉難於將兵，捐輸釐金爲軍需急務，假手吏胥弊端百出，昔唐臣劉晏言：『理財不用吏胥而用士類，』誠爲得法。惟是賊縱靡定，求其不辭勞瘁，不避艱險，隨營辦事，置身家於不問者，實難其人。臣自九江回省，卽飭鄉紳等辦捐務，均能實在出力，使商民信服，踴躍急公，於軍務大有裨益。」報聞。十二月，飭千總余雲龍等敗賊於江夏之梁子湖，又敗之於金牛鎮。六年正月，遵旨保舉人員，奏言：「水師十餘營，營官以總兵楊載福、記名道金華府知府彭玉麟爲尤著，併以儘先游擊李成謀、鮑超二員，身經百戰，勇敢冠軍，堪勝方鎮之任。」奏聞。三月，率各路兵攻武昌，乘勝追至城下，羅澤南死之。林翼以澤南父年八旬，子幼，奏請優卹，從之。四月，賊於漢陽江面，排列戰船，林翼令總兵楊載福等率火船直抵漢陽各門，砍其木簾鐵練，縱火燒之，燬賊船二百餘隻，延燒江岸賊壘，賊另股由樊口竄出，亦經派兵擊退。自蘄州達九江，軍聲大振。其羊樓街、黃土堡、雙鳳山、白楊橋等處之賊，派令同知銜曾國華等擊斃無算。五月，賊復於武昌城

豹子解築壘，意圖掩襲。林翼調集兵勇，由茶棚分三路進剿；賊分股抵拒，並於官山高嶺繞道接應；我軍奮擊，敗之。賊旋於梁子湖濱停泊，我兵渡麥門橋，用火筒火箭延燒林木，賊冒火遁，船俱焚燬。越日，賊由東嶽廟磨灣闖出城分踞，欲於小龜山沙鷺擊敗之，並圍攻南湖坪屯賊，逼入沙湖，淹斃無算。其湖口援賊戰艦踞葛店，林翼飭官軍從白澗山繞擊三伏，三起，賊潰生擒，偽將軍羅文元等。陸軍亦於樊口分五路進，西山雷山賊旗四布，我軍登岸一呼，賊悉逃竄，敗之於魯家巷。水師由沙口下駛，燒斷樊口浮橋，殪賊無算。七月，林翼偕李續宜分督兵勇，擊退魯家巷援賊，復飭楊載福、瞿定國等攻賊橋，焚其划船百餘，生擒偽司馬李光發等；賊盡擁出戰，林翼飭李續宜嚴陣以待，立斬衝鋒悍賊數名，復派候補直隸州知州蔣益澧抄襲之。時護軍參領舒保亦率馬隊於沙子嶺、小龜山酣戰，轟斃賊匪數百。是日破魯家巷賊壘四段，東湖賊船七十餘隻，燒賊巢八十餘處，賊膽已喪。八月，節次平賊壘十九座，殲斃無算。旬日之內，二十八戰，解散脅從萬餘。九月，林翼令楊載福追賊至蘄州，賊出拒我軍，登岸誘敵，潛令下游乘虛入城夾攻，賊大潰；官軍抵田家鎮，焚賊船百八十餘隻，燬其輜重。十月，添築武昌城外營壘，四面環攻，並令水師攻鮎魚套，分兵攻漢陽南岸壩，參將王明山奮勇血戰，焚賊船五十餘隻，奪其舢板長龍無算，賊船幾盡。十一月，林翼飭水師十三營分上下游夾擊，將纜江鐵鎖砍毀，賊勢窮洞開，各門分七股來撲，我兵奮力抵拒，鏖戰三時，士氣益奮，賊狂奔，官軍乘勝入城，縱橫盪勦，斃賊萬計，生擒偽檢點古文新等十四人，先鋒悍賊八百餘，並逆黨五千，立將省城克復。疏入，諭曰：「此才逆賊負隅日久，經胡林翼激厲將士，前後數十戰，無不克捷，遂將省城克復，逆衆被殲淨盡，自應立沛恩施，以昭懋賞。胡林翼著補授湖北巡撫，並賞給頭品頂戴。」一方我軍入武昌時，漢陽亦同時收復，林翼隨飭水陸各軍分路進剿，遊擊何紹彩由窯灣出東興州，游擊張寅恭由雞窩出胡家墩，李續宜由魯家巷出葛店，各有斬獲；其焚口賊爭先渡水，浮橋已斷，淹斃無算。會水師至，奮力合勦，遂復武昌縣城。於是黃州、興國、大冶、蘄水、蘄州、黃梅等處，相繼收復，生擒賊目辛成金等，斬之。七

年正月，攻小池口，陣斬偽將軍劉松綬等，破其壘，生擒偽元勳檢點蕭逆等百餘。時宿太逆，匪，上竄黃梅，分兵攻破之。三月，飭候補道唐訓方等勦襄樊，生擒逆首高先二等，自率官兵踏平小池口，賊壘數十座。四月，克復英山。五月，九江悍賊率衆撲營，親督各軍水陸夾攻，敗之。六月，殲賊於黃岡之傅家嶺。八月，皖匪分竄蕪黃，並小池口，與九江犄角，仍圖窺伺武漢。林翼率所部搜勦，將黃梅後山賊壘踏平，進逼小池口，賊潰窮追百八十里，全楚肅清。十月，克復湖口，以捐助軍餉命加恩，贈三代正一品。尋訪察興國州布衣萬斛泉等，砥礪廉隅，不求仕進，奏請獎厲，詔賞萬斛泉七品頂戴，宋鼎、鄒金巢八品頂戴，以示風勵。八年四月，率水陸各軍圍九江，轟塌城垣百餘丈，斃賊萬六七千人，復其城，生擒偽貞天侯林啓榮，偽元戎李興隆等，寸磔梟示。捷入上，嘉其調度有方，賞加太子少保銜。五月，太湖賊竄蘄州，擊敗之。賊復由英山糾衆數萬至，敗之於彌陀寺。六月，奏請展緩陛見，詔如所請。七月，丁母憂，總督文請照軍營例百日後仍署理巡撫。諭曰：「胡林翼自簡任以來，時閱四載，於吏治兵事，均能實力講求，現雖闔境肅清，而大軍水陸東下，進止機宜，尙待調度，籌備餉需，亦關緊要，該撫現丁母憂，著照軍營例穿孝百日，加恩賞銀四百兩，由湖北藩庫給發，俾經理喪事。百日後仍署理巡撫，如扶柩回籍，再行賞假兩月，俟軍務完竣，準其補行終制，以遂孝思。」八月，林翼奏稱：「扶柩回籍，並懇請終制。」諭曰：「楚境現雖肅清，而賊氛未靖，地方善後邊防事宜，均關緊要，胡林翼熟悉情形，實心任事，當此時事多艱，正臣子力圖報效之日，未可拘泥恆情，致誤事機。著仍遵前旨，於假滿後署理湖北巡撫。」十一月，李續賓覆軍於三河，林翼以母喪歸，未百日，聞信卽遵旨來鄂，進駐黃州。九年二月，請調翰林院編修林汝舟，戶部主事閻敬銘等，隨營差遣。從之。五月，石達開圍湖南寶慶府城，林翼飛飭李續宜星夜赴援，解其圍，追擊之。八月，皖逆盤踞石牌鎮，造堅城，與太湖賊接應，林翼督兵進勦，燬其木城，越濠縱火，生擒偽官霍天燕、石廷玉等。十年正月，勦賊於僻山、太湖，相繼克之。七月，賊踞桐城，林翼督官軍分路進，賊出城來撲，盡殲之，並乘勝進攻水壘，克木城數座。九月，捐廉濟餉，得旨：「

查明子弟，給予獎敘。十一月，攻霍山，斬獲甚多，賊竄退，境內肅清。旋以服闋屆期，疏請在營釋服。奉上諭：著實授湖北巡撫，俟軍務完竣，再行回籍補行終制。十一年二月，以恭遇萬壽覃恩，其承繼子年尚穉幼，疏請推恩，賜封胞叔及外祖父母一品封典，允之。是月，因病請假，得旨：賞假一月，在營調理。四月，賊竄黃州，林翼以駐紮太湖，未能兼顧，自請議處，詔寬免之。時官軍攻安慶急，逆首陳玉成率衆來援，於赤岡嶺創壘四，林翼飭我軍由集賢關進逼，踏平之。旋以賊竄羅田、松子關，並分陷德安、陸州等處，未能先事豫防，詔下部議處。六月，率師回援鄂省，復請賞假兩月，允之。八月，奏病勢增劇，懇請開缺，得旨：著再賞假兩月，在署安心調理，毋庸開缺。先是，湖南巡撫駱秉章奉旨督辦四川軍務，保稱：「在籍候選知縣劉蓉才優識卓，熟悉戎務，帶往四川差委。」至是，上問林翼如何錄用，奏言：「該員器識遠大，兼知兵事，昇以封疆藩臬之任，可期不負職守。」八月，官文會國藩克復安慶省城，並分兵收復桐城、宿松等縣，奏入。上以林翼首先畫策，親身督剿，厥功甚偉，賞加太子太保銜，並騎都尉世職。尋卒，遺摺上。諭曰：「胡林翼秉性忠直，操守廉潔，由翰林歷官府道，仰荷皇考大行皇帝特達之知，於咸豐三年調赴湖北軍營，督擢巡撫，賞頭品頂戴，太子少保銜，在軍營九年，賞罰嚴明，知人善任，克復武昌及沿江郡縣，肅清楚境，並調遣官軍攻復江西九江，軍威丕振，所向克捷。八月，克復安慶，朕念其公忠體國，懋著勛勞，賞加太子太保銜，並騎都尉世職。方冀長資倚畀，克奏膚功，乃以積勞成疾，甫經賞假，遽聞溘逝，披覽遺章，實深悼惜。著追贈總督，卽照總督例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並加恩入祀賢良祠。於湖北及湖南原籍，建立專祠。伊子胡子勛，俟及歲時，由吏部帶領引見，以示篤念蓋臣至意。」十一月，曾國藩奏：「胡林翼蒙先皇帝特達之知，擢湖北巡撫，當武漢兩次失陷，湖北大半淪沒，林翼坐困金口、洪山一帶，不特兵餉俱無，亦且無官無幕，厥後克復武昌，以次恢復黃州，論者謂：『鄂撫可息肩矣。』林翼不爲自固之計，越境攻九江，分兵救瑞州，督撫之以全力援鄰封，自湖北始。九江相持年餘，中間石達開自江西窺鄂，陳玉成自皖

北犯者三；林翼終不撤九江之圍；以回救，卒復九江，爲東南一大轉機。功甫歲，即以全力圖皖北，嗣因李續賓覆兵於三河，林翼居毋喪，聞信卽起赴鄂。論者謂：「良將新逝，元氣未復，但保吾圍，不宜兼顧。」林翼不然，卽派重兵越二千里，解湖南寶慶之圍，援湘之師未反，復議大舉圖皖，繪圖數十紙，分致臣與官文及諸路將領，遂定攻安慶之策，親駐太湖督剿。本年回援鄂省，病中寄書，縷陳勿撤皖圍，力剿援賊之策，故安慶之克，臣推林翼首功也。近世將材，湖北最多，如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都興阿、多隆阿、李續宜、楊載福、彭玉麟、鮑超等，林翼均以國士相待，或分資財惠其家室，或寄珍饈慰其父母，前敵諸軍，求餉求援，急感經營，夜行繼日，自七年來，捷報皆不具奏，奏則盛稱諸將功而已，不與其心兢兢，以扶植忠良爲務，外省稱楚師和協如骨肉，而於林翼之苦心調護，或不盡知。此臣自愧昔之不逮，又慮後此之難繼者也。軍興，各省慮餉，湖北三次失陷，百物蕩然，窮窘極矣，自荊州捐鹽，各府抽釐，稍足自存，林翼綜核之才，冠絕一時，每於理財之中，暗寓察吏之法。三年，部議漕米變價，州縣照例浮收，加至數倍，上下交困，林翼於七年創議減漕，嚴裁冗費，先帝謂其不顧情面，祛百年之積弊，甚屬可嘉。統計每年爲民間省錢糧百四十餘萬串，爲帑項增四十二萬兩，節省提存銀三十一萬餘兩，利國利民，不利中飽之蠹。向來衙門陋規，革除淨盡，州縣亦不准借權科政拙之名，爲猾吏肥私之地。各卡委員，時勤訓課，謂取民贍軍，使商賈同仇，卽以教忠，多入少出，使局員潔已，卽以興廉。以湖北瘠區，養兵六萬，月費至四十萬之多，而商民不散吏治日懋，又皆精心默運，非操切之術所得與也。頃八月以來，安慶克復，江鄂肅清，方幸全局振興，可長驅東下，不圖大功未竟，長城遽頽。臣與故撫共事日久，相知最深，咸豐四年，曾奏林翼才勝臣百倍，近年遇事咨詢，尤服其進德之猛，不敢阿好溢美，亦不敢沒其忠勛，謹將以死勤事情狀，據實瀆陳，乞宣付國史館。論曰：「已故湖北巡撫胡林翼，由翰林起官，仰荷皇考大行皇帝特擢封圻，戮力疆場，助勞懋著。本年秋間，積勞病故，業經加封追贈，以褒忠蓋。茲據奏稱：『胡林翼自擢鄂撫，數載以來，恢復本境，援剿鄰封，整軍經武，以死勤事，綜其生

平功業，允宜亟予表揚。著卽宣付史館，以光簡冊。林翼之子胡子勛，著賞給舉人，一體會試，以示褒獎。蓋臣至意。一同治元年復論曰：「湖北巡撫胡林翼，未收全功，遽就溘逝，蹟其功勛卓越，名播寰區，至今江鄂士民猶能稱頌；沒於王事，懷念良深，著賜祭一壇，並著原籍督撫，派員前往該員家祠賜祭，予諡文忠；子胡子勛，欽賜舉人，襲騎都尉世職。」

胡林翼行狀

湘陰郭嵩燾纂

公姓胡氏，諱林翼，字鳳生，號濶之，湖南長沙府益陽縣人。世居十九里泉交河長岡村，始祖漢清，元武宗時，由江西泰和遷湖南之甯鄉麥田。數傳至思敬，徙益陽，又入傳曰光璧者，明末從蔡忠烈公道憲守長沙殉難，無子，以姪柳溪諱其轍爲嗣，四傳至公。高祖諱民典，事親以孝聞，著孝經義疏行世。曾祖諱多吉，妣氏楊，祖諱顯韶，庠生，著有紫筠園詩文若干卷。妣氏湯，繼妣氏劉，父諱達源，嘉慶己卯一甲三名進士，官詹事府少詹事。妣氏湯，以公貴，三代皆贈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公甫襁褓，詹事公以優貢試京兆，大父光祿公授公章句，聰穎絕倫，喜曰：「是子必成大器。」九歲，省詹事公京師，卽授以儒先性理之書，而公少負才氣，不甚措思也。爲文操筆立就，旁通曲暢，自達其志。道光乙未，以附生舉本省鄉試。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戊戌散館，授編修。明年充國史館協修，庚子分校會試。其年秋，副文文端公慶典江南鄉試，因事例降一級調用。明年奉詹事公諱，歸里服闋，援例爲內閣中書，旋捐知府，分發貴州，署安順府事。道光之季，寇亂漸萌，嶺嶠以南，駭越滇黔諸山中，奸宄亡命，狐嘯梟嘯，四出劫掠，勾結營兵胥役爲黨羽，無敢捕治。安順宋之普里部也，當雲南驛路，向有冒頂大五、小五諸匪聚衆爲姦暴。公廉得其狀，延訪士紳，寄以耳目，簡捕役之原者，行輒以自隨，偵知賊黨以歲盡釀飲某所，除夕方會，燕署中，忽起更衣，疾率健捕馳至其地，掩獲知名渠魁黃老廣、余饒貴等，其黨無一脫者。在安順年餘，先後擒巨盜三百餘名，一郡肅然。安順依山爲城，舊有小溪貫城中，歲久湮塞，汲者負甕出郭，十餘里始得水。公疏濬溪道，鑿泉築壩，以時蓄泄，人得甘飲。在郡日坐堂皇，訟牒至，立與剖斷，積案至三百餘牘，人自以爲不寃，倡修義學十數區，搜輯節孝八百餘人，彙報請旌，建總坊通衢，稟裁書吏規費。安順二百年有司詳報節孝，自公始。調署鎮遠府，府境跨有瀟沅所屬皆苗蠻，其台拱清江黃平皆盜藪，勢尤橫。公治之如安順，盜幾盡。歲歲開倉平糶，清社

倉之被侵蝕者，民賴以生。奉帶兵勦黃平、革夷、山丙、沙邦等處苗匪，獲盜首保鵝等三百餘名，悉平其寨；以勦匪功，奉旨留貴州，以知府不諭繁簡，馮缺卽補，並賞戴花翎。會湖南新甯奸民李沅發爲亂，戕官據城，公奉委赴黎平防堵，事竣奉旨補缺後，以道員用。

文宗顯皇帝卽位，詔大臣舉司道以下可大任者，雲貴總督吳文節公文鎔、貴州巡撫喬公用遷，皆以公名應。旋署思南府事。咸豐元年，補黎平府。府境毗連湖南、粵、西山深菁密，盜出沒剽奪，捕之輒越境竄匿。公至，日延紳民及推結左袵諸渠，率賜以酒食，詳詢民情地勢，令相連爲堡，擇立鄉正團長牌長，互相稽覈，捕治諸不法者。是時廣西賊大起，永甯懷遠縣懸環黎平，西南界皆賊，公募壯勇擇隘防堵，乃請委員今貴州巡撫韓公超、操練勇丁張公禮度，舉保甲冊籍，以辦團練，修建碉堡，連屯相望，上言督撫請環邊要隘築堡守禦，以爲言戰不如言守，用兵不如用民，用民力以自衛，不如先用地利以衛民。郡城故無儲積，勸諭富民捐穀置倉，以備城守。自後黎平疊爲苗、粵諸匪攻撲，而城卒不可拔，皆公練勇儲粟力也。三年秋，襲安榔匪滋事，以抗糧爲名，公以計解散脅從，而誅其首犯劉瞎，糜餘匪悉定。先是粵逆出永安犯桂林，道郴、桂、茶、攸，犯長沙，東下湖南，巡撫張公亮基調公辦理軍務，黔撫以公現辦黔匪，事關全省大局，奏留之。至是，吳文節公由雲貴總督調任湖廣，仍調公帶勇來楚，辦理軍務。四年春，奉旨補授貴東道，公以黔勇千人，行文通城，而吳公已戰歿，黃州賊遂陷漢陽，以舟師上犯，陷岳州，湘陰、甯鄉、徑趨湘潭，湖南巡撫駱公秉章調公回援省城，會塔忠武公齊布，今提督楊公載福、侍郎彭公玉麟，已破賊湘潭，而安化土匪黃國旭等乘機抗糧爲亂，檄公往捕。公計擒之，民皆安堵，如故而賊之敗於湘潭者，悉所掠舟趨常德，公以所部赴勦，尋授四川臬司，仍留湖南軍營，辦理防勦事務。是年，令協揆曾公國藩、大治水陸之師東征，公從下岳州，巡撫駱公奏請免隨東下，仍駐岳州，搜勦崇陽、通城等處餘匪，奉旨調任湖北臬司。秋，曾公復武漢，破田家鎮，進圍九江，調公會討，公因自咸甯、蒲圻、大冶、興國東出瑞昌，與羅忠節公澤南勦賊湖口。

之梅家洲。五年春，湖廣總督楊公霽之師潰於黃梅，賊悉衆上竄，公請於曾公，以所部千餘人同援武昌，別以副將王國才一軍隸之，未至，漢陽已失。公先以軍營沌口，檄國才軍由南岸徑趨武昌，會授湖北藩司甫半日，城陷。國才至，偵得城賊暗號，卽夜遣驍將詐爲賊裝，賺入城，殺賊目數十，城幾復。天曙，賊聚益衆，公倉卒不能濟師，乃令國才退營金口，與今侍郎彭公水師相倚扼賊，使不得上犯，旋奉旨署理湖北巡撫。時武漢、黃州、德安皆爲賊踞，公私塗炭，無所措手。公意不攻漢陽，則荆襄梗塞，不攻武昌，則咸蒲崇通，愈形滋蔓，添募兵勇，兼顧南北兩岸，大小百餘戰，亦屢瀕於危。六月，攻漢口，復之。單騎率親兵奪大別山賊卡，未克，會賊別股由漢川至，焚漢口，公軍已一月不得食，至麥山饑潰，不數日，整軍復戰，其時水陸萬人多新募，不習戰事，賊至常數萬，諸將見者奪氣，公從容談笑，沈密堅定，雖挫而其氣彌厲，振拔人才，以忠義相感發，所收裨將亦漸多，勇敢能軍者，州縣殘破，餉源絕，文移指撥，多不時應，爲誓告鄰省求助，沈摯悱惻，人感其誠，稍資濟之。是年秋，羅忠節公破賊江西之義甯州，以武昌居天下衝，長江險要所必爭，上言曾公請赴援，曾公以塔公舊部彭三元、普承堯等軍佐之，連克通城、崇陽、蒲圻，咸甯，公親會羅公軍於蒲圻，並力擊賊，平其壘，因偕回金口，與今提督楊公議水陸進攻之策，於是公率所部及普公承堯，今方伯唐公訓，方諸營，由中路出省城之南，駐營隄上，羅公由東路駐營洪山南岡，留九谿營兵駐金口，護水師以當西路，自是武昌以南無賊蹤，而督帥官公以吉林精騎合衆軍營北岸，餉道日通，軍勢亦日振。六年三月，羅公以攻城傷卒，時與賊相持急，日夜搏戰，不少休，而軍中新矢大帥，公撫循溫卹，與故浙江布政使李忠武公續，密整飭其軍，而簡練之氣益壯，先是悍賊石達開由崇陽入江西，連陷瑞州、臨江，又南出吉安，東趨撫州，建昌，江西郡縣無一完者，屢告急，請援，羅公一意規復武漢，不暇應。至是，公念江西方急，而武昌猝不可復，乃遣劉騰鴻、普承堯出瑞州應援，而令曾公弟諡忠愍曰國華者，統其軍，軍糧並資給焉。五月，九江賊古隆賢領萬衆由葛店、油坊嶺、八角嶺後路援武昌，約城賊舉火爲識，夾攻我營，公諜知之，陽爲賊火，城賊果出撲，伏

發奮擊，殲除殆盡，乘援賊初至，遣兵連夜薄之，賊敗走。七月，石達開又自金陵上援，號稱十萬，公分派水陸力戰，制軍官公亦自江北遣都統舒保公領馬隊來助，大破之，追逐百餘里。會襄陽土匪起，連陷樊城、穀城、光化、竹山、興山，遂與川匪合陷宜昌。公遣都統舒保公、今方伯唐公合數營往平之。有議撫者，公卒不以爲然，而事亦遂定。時武昌賊窘，公先與李忠武公於塘角、審灣、洪山、青山等處掘長壕，壕塙修長，城白羊橋，直達江邊，築壘安礮臺，圍守魯家巷花園五里墩石嘴亦如之。城賊不得出，援賊不得入，我軍安坐以待賊糧之盡。以十一月克復省城。奉旨賞加頭品頂戴，實授巡撫，遂分兵收復武黃各縣屬，餘賊遁入九江北岸之小池口。公計江楚唇齒相倚，而九江扼長江之衝，實江楚門戶。九江一日不復，江楚一日不得安枕，乃令李忠武公以全部精銳圍之，分兵屯駐黃梅、廣濟、蘄州間，以遏江北之賊。而公自駐武昌調度。當是時，官私廬舍焚燬幾盡，諸事草創，民物凋殘。公一意振興，裁通省浮勇，以節糜費，設武漢重兵，以固根本。嚴查保甲，以除奸匪。慎選賢員，以資蘇息。設清查局，查被賊後州縣倉庫錢糧交代，設節義局，表章歷年殉難官紳士女。設軍需局，籌備東征軍士器械餉糈。擧提綱維，巨細畢舉。尤以亂民之生，由法度廢弛，吏做民媮，因循苟且，以有今日。不務討賊，則亂之流不塞；不務察吏，則亂之源不清。劾參鎮道府廳以下數十員，與屬吏更始。禁應酬，嚴奔競，崇樸實，黜浮華。於是在官者稍稍推廉，尙能知吏事矣。今大學士官公、總督兩湖司軍事公，推誠委心，諮商籌度。官公亦深相倚重，無疑忌，得盡所爲。今將軍都興阿公、多隆阿公、都統舒保公，皆領馬隊兵隸官公，號驍勇善戰。公見，卽傾身與之接交，無不樂爲用者。其籌餉有三：曰錢糧，曰鹽課，曰貨稅。湖北漕政久敝，官民交困。道光中葉，以還，徵收常不滿半。公三次奏減章程，民以是輸將足額。湖廣兩省，自淮鹽阻絕，率食川鹽。公分置鹽局於宜昌、沙市，又推行武穴、老河口等處，視向來額課過之用。故侍郎雷公以誠奏行釐稅之議，設局各府縣市鎮，仿劉晏用士人之法，嚴杜中飽，收支覈實。自是湖北兵與餉強天下。七年，悍賊陳玉成自皖北上犯蘄州，諸營敗潰，賊徑趨蘄水。武昌大震，公急渡江赴黃州，收潰卒得

數千人而賊衆至十餘萬，環踞巴河以東百餘里，互數十里。時巴水大漲，惟三合河有石橋可通，公念賊渡河則勢延蔓，急派千人斷橋，扼河以守，而潛師出迎龍山，遏其上竄，調今安徽巡撫李公續宜，以南勇由瑞州馳至，會諸軍合擊於孫家灣、馬家河、月山等處，賊大敗，狂奔出境，斬廣肅清都興阿、李忠武公亦連破黃宿之賊，公視師九江，定方略，還省，提督楊公會諸軍奪小池口偽城，次第收復湖口、彭澤、東流各縣，九江之勢遂孤，暫長壕圍之。八年四月，李忠武公穴九江城，發地雷破之，賊首林啓榮竊據四年餘，塔忠武、羅忠節屢攻不下，至是乃悉滅之。先皇帝以公調度功多，賞加太子少保。賊旋由六霍商城陷羅田、麻城、黃安，遣兵分道擊之，復其城，公以九江既復，賊所扼長江險要，獨有安慶，奏請數路進攻，提督楊公以水師出江，而將軍都公由宿松望江逼安慶，城爲圍師，李忠武公規復太湖、潛山、桐城，與都公犄角，會廬州先陷，北路請援急，李忠武公奉朝旨催促，遂分營留守舒桐，自提五千人赴援，軍次三河，賊四面層集，力竭戰沒，全軍陷覆。公時丁母錫，太夫人憂回籍，懇請終制，將軍都公以三河之敗，由公去，軍無調度，應急起復公督師，總督官公亦疏請，公聞命痛哭啓行，徑次黃州，時各軍退保黃梅，人心惶惶，聞公至，皆以手加額自壯。九年二月，進營上巴河，與今巡撫李公整飭部伍，日夜訓練，謀大舉會石達開由江西南贛犯湖南，掠郴、桂，而西趨寶慶，號稱六十萬，湖南告急，公命李公率所部往援，而以都統舒保公馬隊三百佐之，又以水師二營佐湖南水師，分扼諸河道。湖北精兵援湖南者幾半，寶慶之圍速解，公之力也。已而協揆曾公由江西奉入川之命，總督官公奏請與公並力圖皖，乃定四路進兵之策，曾公循江而下，爲第一路，多公與今提督鮑公超攻取潛山、太湖，爲第二路，公出英山、霍山，爲第三路，李公由松子關出商城，固始爲第四路。議者以「鄂撫應駐黃州，不宜出境。」公謂：「我奉情起復，不赴前敵討賊，則此出爲無名。」十月，移營英山，時太湖圍師方集，逆首陳玉成來援，衆數十萬，多公、鮑公及今方伯唐公觀察蔣公擬學，悉力拒戰，賊來日衆，圍鮑公營，數重聲息不通。公調金觀察國琛以八千人自松子關躡英山，踰潛山之天堂，橫出冒大雪，憑高築

壘衷賊師；而陳賊聞見之，大懼，而曾公亦自宿松遣師來會。十年春，合擊賊於小池驛，大破之，遂復潛太。命諸將分下，會欽差大臣江甯將軍和春公之師，潰於金陵。蘇常盡失，曾公授兩江總督，攜鮑公渡江，次和門，謀經理徽甯，以爲規復蘇常之本，乃以其弟令江蘇布政使曾公國荃圍安慶，多公圍桐城，李公駐青草壩，爲兩軍援地。廣軍分，而將軍都公又奉旨赴援淮陽，兵糧取給，公悉力經畫。問兵事，曰：「惟我任。」問餉事，曰：「於我取。」一無所諉於人。十月，多公李公大破援賊於桂車河，公忿安慶久不下，自英山移營太湖，就近部署，度賊援皖不利，必謀深入腹地，以牽動諸軍，於潛桐舒霍山險，建立碉卡，守以民兵，命余副將際昌屯霍山樂兒嶺，以防中路；成鎮大吉屯羅田，松子關以防北路，戒以賊至勿浪戰，堅壁穩守待援。十一年二月，賊果糾合捻匪，由六安、霍山分路西犯，成鎮破之，松子關殲其魁龔瞎子。霍山守者違節度，戰敗軍潰，賊取其旗幟，陷黃州，德安、孝感、隨州、公策賊西竄，注意在解皖圍。皖圍一解，則大勢全去，墮賊計非宜，乃定策遣李公回援，而圍皖益急。賊復分股回略蘄州，蘄水、黃梅、廣濟以趨安慶，約城賊夾擊，精悍背聚，公檄成鎮鎮下援，曾公亦從南岸遣鮑軍門來破賊，集賢關、劉平赤岡嶺賊壘四座，悍賊數千悉擒，斬之，磔逆首劉瑜林，而援賊之由桐城來者，又連爲多公所殲。蓋安慶爲金陵屏障，久陷賊中，其渠魁僞英王陳玉成，據爲老巢，室家在焉，故救之不遺餘力，及見我懷桐潛太之師，皆屹然不動，鄂疆雖暫被擾，而黨分力弱，兇悍被殲，城中糧已垂盡，勢大威適，南岸賊復由武甯義甯內犯，與國大治、南及崇通省城岌岌，公病嘔血，憊甚，率師回援，而皖圍終不解。既抵省，南岸之賊聞風遁。八月朔，遂克安慶。曾公以力主圍皖之議，推公首功，加太子太保銜，并騎都尉世職。桐城、廬江、舒城賊聞奪氣，以次攻下之，而孝感、德安、黃州各郡縣賊，亦先後擒斬，楚境旋清，而公則嘔血不止，病不可爲已。文宗顯皇帝凶聞至，公自以受恩深，而信任專，追慕沈摯，拊心悲泣，病益劇，遂於八月二十六日薨於武昌節署，遺疏入，奉上諭：「胡林翼秉性忠直，操守廉潔，在軍營九年，賞罰嚴明，知人善任，克復武昌及沿江郡縣，肅清楚境，并調遣官軍，攻復江西九江，軍威丕

振所向克捷。本年八月，克復安慶省城。朕念其公忠體國，懋著勳勞，方冀長資倚畀，乃以積勞成疾，甫經賞假，遽聞溘逝，實深悼惜。胡林翼著追贈總督，卽照總督例賜卹，并入祀賢良祠。湖北省及湖南原籍建立專祠。伊子胡子勛，俟及歲時，由吏部帶領引見，以示朕褒獎蓋臣至意。十一月十四日，復奉上諭：「胡林翼戮力疆場，勳勞懋著，據會國藩奏陳：『自擢鄂撫，數載以來，恢復本境，援剿鄰氛，整軍經武，以死勤事。綜其生平，允宜亟予褒揚。』著卽宣付史館，以光簡冊。胡林翼之子胡子勛，著賞給舉人，準其一體會試，以示朕篤念蓋臣至意。」同治元年二月，復奉旨賜祭一壇，予諡文忠。公狀貌英偉，目巖巖有威，稜嶒人，聰強敏給，事至應機立斷，無有留難。苟當理，艱煩重大，毅然自任，不以例文拘束。自言守鎮遠黎平，諸劇郡捕治盜賊，爲民興利除害，皆默自程課，惟恐大吏聞有所牽掣。清釐湖北漕糧，議者以「州縣公私取給，積弊且二百年，不宜驟革。」公手自擘畫釐定，以部定漕折爲率，因其地之肥磽，缺之簡繁，加輕重焉。歲爲民間省錢百四十餘萬緡，爲庫項增銀四十餘萬兩，提存節省銀三十餘萬兩，民與國兩利，而爲州縣裁革陋規，幾盡，使有以自給，故亦無怨者。籌辦鹽課釐稅，皆自定章程，所派員紳，各視才地所宜，時加手書訓戒，綜覈名實，精力絕人，每戒飭屬吏，以「知稼穡之艱，難知小民之情。」又曰：「不侮鰥寡，不畏強禦，時時念此，可以消除貪鄙，增長志氣。」其治軍務明紀律，爲鄂軍營制一卷，頒行之。尤加意將才，曰：「爲統將必明大體，知進退緩急，機宜其次，知陣法，臨敵決勝，又其次，勇敢，此大小之分也。」又曰：「兵之器者無不罷，將之貪者無不怯，觀其將，知其兵，觀其兵，亦知其將。一生平以天下爲己任，語時事艱難，慷慨自誓，明於天下大計，乘機赴會，斷行無疑。援江西數千人，援湖南萬人，皆精兵。時鄂中賊方逼，餉且缺，公一意調遣軍糧，皆自任之，卒收全功。武昌始復，卽規取九江，九江復，又規取安慶，越境千餘里，討賊制其死命。圍九江，賊由江由皖犯鄂者三，圍安慶，賊由皖由江由豫全力犯鄂，州縣城陷者十餘。公屹不爲動，或遣將分援，或躬親督剿，從容肆應，權其輕重，算無遺策。其於一省之事務大小，各軍強弱，以及鄰省之優劣高下，燭照數計，洞

然於心。人見公，亦莫不輸心納服，吐情實，無敢遜飾；而尤汲汲以講拔人才爲事。屬吏一技之長，一行之善，隨登薦牘，手書褒美，以寵異之。士有志節、才名，潛伏不仕，千里招致，務盡其用。又密薦忠亮宏濟之才，有十六人，今多任封疆與開藩者。嘗言：「國之需才，猶魚之需水，鳥之需林，人之需氣，草木之需土，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才者無求於天下，天下當自求之。」故公所特薦十餘人中，不盡相識也。在武昌專意吏事，懲貪惡，任廉能，吏治蒸蒸日上。病急時，猶引賢退，不肖數人，時論皆以爲允。公自爲湖北巡撫，念國家多難，一身負重任，刻自砥礪，益務繩檢其身，較其尺寸毫釐，而待人一秉大公，推誠相與，無粉飾周旋。嘗謂人曰：「吾於當世賢者，可謂傾心以事矣，而人終樂從。曾公其至誠出於天性，感人深故也。」然諸將弁在事者，樂公之鼓舞振興，天下士從公爲尤盛，而其言不自足如此。立寶善堂於武昌城，以延賢俊之至者，察其材德，隨宜任使。與人言，虛中翕受，言或未當，莞爾置之；苟可行，必研窮其利害，而竭盡其底蘊，卽有抵牾，亦無芥蒂。事有不順，憤怒作氣，左右以一二語解之，卽時消釋，和顏下氣，委已以從，與所常共事文武諸公，歷六七年之久，披肝瀝膽，無幾微間隔，而遇事諮商，必務發摠胸臆而後已。其自視默然，常若有不足者。語及人才優劣，喟然曰：「世有伯樂，而後有千里馬；願吾才智不足，有爲賢者終不我應耳。」繫心朝廷，常至感念流涕。庚申秋，都城戒嚴，急謀入衛，會和議成，詔止其行。文宗皇帝升遐，遠在熱河，哀詔久未下，公憂思旁皇，中夜扶病起立，仰視曰：「京師必有事故。」病因是加篤，然猶終日危坐，考求兵事吏事之要，汲汲施行。顧左右歎曰：「聞道苦晚，今雖稍有所見，而不及行者多矣。」故曾公奏上死事狀，以爲「其克復諸城堅持之力，調和諸將之功，綜覈之才，皆臣所不逮，而尤服其進德之猛。」嗚乎！此豈今之人也哉？

公生於嘉慶十七年壬申歲六月初五日，年五十。夫人陶氏，故太子少保兩江總督文毅公之女。無子，以從弟裴翼子子勛爲嗣。所著讀史兵略若干卷，奏疏若干卷，尺牘若干卷，詩古文集若干卷。家故有田數百畝，自筮仕貴州，誓先人墓，不以官俸自益。至是位巡撫，將兵十年，於家無尺寸之積。詹事公會著弟子箴，言行世公承其志爲

箴言書院，規模皆所手定，悉以家所藏書納其中，使人知務實學而推見諸行事，然於書院終未見逮也。嘗笑曰：「吾不幸死，諸君購吾者，惟助修箴言書院，無贍吾家。」於是協揆曾公、中丞李公用公遺言，爲積資修之。夫人陶氏，又以賻贈之，入建胡氏家學，以教其族之子弟，而公故舊親戚，仰給於公者，歲常數十家，無遺惠焉。初，林文忠公督兩湖，設豐備倉，武昌後歲稔，賴其穀以食飢民，自頃十餘年，歲豐米益賤，民家多無儲蓄，公心憂之，乃修復林文忠遺蹟，勸民捐輸，積穀十五萬石有奇，又推行之襄陽、荊州、黃州，使饑饉有備。公薨數月，湖湘間穀大歉，石錢數千，官民皆憂乏食，而後知公之爲慮深長也。亦見公於事巨細，具有先幾云。

胡林翼年譜

卷一

寧鄉梅英杰殿癘纂

公姓胡氏，諱林翼，字貺生，一字潤芝；元武宗時，有曰漢清者，自江西泰和縣遷湖南甯鄉之麥田，六傳至思敬，徙益陽十九里泉交河之長岡村，遂爲益陽縣人家。世良農，其孫文亮始讀書，嶽麓，明成化時，隸學籍，學者稱麓山先生。（見吳縣潘世恩 胡麓山先生墓誌，此文公已楷書入石。）又五傳至光璧，當崇禎癸未，張獻忠陷長沙，從蔡忠烈，道憲守城，殉難。（胡氏譜不詳，據郭氏 嵩濂行狀書之。）無子，以姪柳溪諱其轍爲嗣。四傳至民典，性篤孝，親歿，輯孝經疏義，以志哀慕，是爲公之高祖。妣蕭氏，范氏，唐氏。（益陽縣志本傳云：一胡民典，字映塘，事親篤孝，親歿，輯孝經疏義，年七十一卒。一家書丙辰與族人書云：「吾宗自高祖之時，胡門乃大誠齋公苦學畢生，特堂公首開讀書先聲，積而未發，非才學不如人也。其四世之不貪，不詐，不淫，不巧，人盡知之矣。」）

按誠齋先生諱多珩，爲公會叔祖，其教授子弟，一倣蘇湖，特堂爲先生子，諱顯璋，嘉慶辛酉拔貢，充龍洲書院院長，弟子如蔡先生，用錫周先生揚之，及公父詹事公，皆出其門。（見益陽縣志）

曾祖諱多吉，字襟江，以端正著聞，妣楊氏。（益陽縣志本傳云：「胡多吉，才識倜儻，制行端正，鄉里有爭訟者，皆不敢以姓名相告。」）祖諱顯韶，字律臣，縣學生，居貧，教授，卒祀鄉賢。妣湯氏，繼妣 劉氏。（湖南通志本傳云：「胡顯韶，字律臣，諸生，孝友性成，博涉經史，與從弟顯璋分教里中，子弟以身體力行爲主，著有紫筠園詩文集。」）

按請祀鄉賢爲同治四年。（見益陽縣志）

父諱達源，字雲閣，翰林院編脩，官至詹事府少詹事。妣湯氏、庶母楊氏、劉氏。（湖南通志本傳云：「胡達源，字雲閣，嘉慶二十四年進士，廷試一甲第三人，授編脩，歷官詹事府少詹事，畿輔飢，設粥廠於青白口，達源以學士領廠事，做富弼青州法，人給五日糧，男女異路，升斗籌粟，親為驗發，同官以非成例，達源以聞，上嘉納之，艱歸卒。著有弟子箴言十六卷，聞妙香軒詩文集四卷。」曾文正箴言書院記云：「道光戊戌，通籍於朝，湘人官京師者，多同時輩流，而少詹事益陽胡雲閣先生，獨為老師祭酒，鄉之人就而考德稽疑，如幽得獨衆以無隕。」左文襄箴言書院碑銘云：「余維詹事公積學累善，信於家邦，篤生巨人，為國藩輔。」）

按：湯太夫人為公祖母，女姪父禮宗，乾隆丙午舉人，後以公貴，追贈如其官。（見益陽縣志封蔭表）

三代皆以公貴，累贈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先世聚居里仁礪胡家灣，乾嘉之際，公曾祖襟江先生，兄弟奉母，唐太孺人，五世同居，分占東西，生齒繁衍。（家譜多珩家慶圖詩序云：「乾隆甲寅正月二十一日，吾母唐太孺人八十有七壽辰，其時佐翼甫三歲，五世同堂，顯巍兄弟子姪十人，居西屋，珩及顯璋等八人，居東屋。」）宅前丹楓一株，蚪枝交翠，廣被數畝，蓋數百年物也。襟江先生悅其美蔭，嘗歌嘯其下。（家譜先生古楓篇有句云：「挺茲殊異，姿俯視桃與李，吾廬未有前託根何時始，吾廬既有後，美蔭常如此，蒼蒼數百年，喬柯鬱鄉里，樹木與樹人，栽培同一理。」）後有蓮蕊兩開之異。（聞己卯乙未兩次作花，燦爛如紅蓮，至今父老猶豔稱之。）先生有子四：長顯巍，字玉峰，次即鄉賢公；次顯岡，早世；次梧桐，顯岐。玉峰先生務農業，孝友誠懇，治家有法度，故鄉賢公得壹志授經課子，不問生產有無，初娶湯太夫人，生詹事公，兄弟年僅三十五歲而卒。（家譜默希先生祭公母湯太夫人文云：「乾隆乙卯，吾父與伯兄同補弟子員，而吾母適歿，時仲兄年十二，叔兄九歲，潛甫六齡，衣食寒暑，胥吾嫂氏調護之。」）詹事公居長，次達源，字甘原，嘉慶丁卯舉人，歷官華容、綏甯、甯縣、教諭，遷辰州府學教授。次達源，字春藻，長沙府學附生。次達源，字默希，道

光乙未副貢，兄弟胎家學，能文章，時有四甫競爽之譽。

按詹事公初字清甫，時甫、京甫、季甫，則諸弟別號也。（見春藻府君行述）

玉峰先生既以力田起家，子婦內外下逮工作，恆數十百人，饑饉井臼，以飭婦事，無敢或逸。公母湯太夫人，暨諸娣姒，後先來歸，早作晏寢，日有常程，均勞替休，治酒食以食田功者，幾三十年。（遺集奏議卷三十一）
戊午陳請終制疏云：「臣家世力田，耕讀相承，臣生之始，臣母操井臼，日治百人食，以卽田功。」（鄉里皆）
曰：「胡氏一門雍穆，耕讀相承，其男女勤且賢也如是，是其將興乎！」

仁宗嘉慶十七年壬申，公一歲。六月初六日酉時，公生於益陽十九里長岡村胡家灣。（箴言書院志經始）
篇序云：「先宮詹生林翼也晚。」

按家譜：「公有女兒二人，長適賀永脩，辛酉生，長公十二歲；次適劉宗海，丙寅生，長公七歲；公生時，詹事公年三十五，湯太夫人年三十七，故云晚也。」

是年詹事公仍讀書嶽麓書院。

按詹事公弱冠隸學籍，讀書麓山，十年爲羅鴻臚典弟子，嘉慶庚午，學使李公宗瀚考取優貢，明年自京歸，仍往讀也。左文襄祭公文云：「我生於湘，公產於資，歲在壬申，夏日冬時，詹事文學，讀書麓山，兩家生子，舉酒相歡。」

按文襄是年十月生，公生以六月，故云夏日冬時。文學文襄父春航先生也。

嘉慶十八年癸酉 公二歲。

嘉慶十九年甲戌 公三歲。

嘉慶二十年乙亥 公四歲。公穎慧異常，詹事公將赴京，抱謁先祠，期無廢教。（書院志序）云：「林翼甫櫛櫛。」

先宮詹以優貢就京北試；族戚之祖餞者咸集；先宮詹抱林翼謁於先祠，而告於大父律臣公曰：「是兒狀貌類穎慧者，他日幸賴先澤，或能自立，然豫教之道，某其無敢廢。」（詹事公先考取優貢，擬再入京讀書，國子監（聞妙香軒文集長郡會館志序云：「嘉慶辛未，達源以優貢試禮部。」是此次再入京也。）

按清制，恩拔副歲優五貢，皆得入監肄業，謂之貢監。後王氏先謙為祭酒，請復明舉監制，令留京舉人一體收錄。

仲父甘原先生亦當會試禮部；九月遂偕行，舟車旅食之費，玉峰先生以時仗給，無憂闕乏。是年叔父春藻先生入長沙府學。

嘉慶二十一年丙子 公五歲 公天性肫摯，鄉賢公偶游鄉里，必牽裾隨行，入夜，輒同寢處，鄉賢公奇愛之。

鄉賢公家書云：「林翼好，但喜多言，又好跟脚，鄉里有請者，必隨行，夜必同寢。八月十四日，書於柳汁堂，時抱林翼坐側。」是年詹事公入監肄業，月課五冠，其曹文譽頓起。

按益陽縣志文苑傳云：「蔡用錫嘉慶癸酉拔貢，肄業國子監，與胡達源齊名，時雲帆先生亦共讀也。」仲父甘原先生亦考取宗室官學教習。

嘉慶二十二年丁丑 公六歲 鄉賢公授公論語，教之識字，學書亦有法度。（見家書）

嘉慶二十三年戊寅 公七歲 是年詹事公順天鄉試得舉。

嘉慶二十四年己卯 公八歲 始入塾讀書，塾師為胡星堂澤溥。隨侍鄉賢公，益陽志館安化陶文毅樹

見驚為偉器，以第七女靜娟字之。（嚴氏樹森撰公年譜云：「鄉賢公攜公志館安化陶文毅公以給事中觀察川東，取道益陽館岐市，往謁鄉賢，見公驚為偉器，曰：『吾已得一快婿。』遂以賀夫人所生女字之，行問名禮，公方八歲，夫人五歲，拜於堂上，彬彬有禮。」益陽龍潭蔡氏藏文毅丙申與雲帆先生書云：「七女婿幸入

翰林，深感吾師教誨之力。」
按：公家書中每稱靜娟夫人。

是年，詹事公以一甲三名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脩。

嘉慶二十五年庚辰。公九歲。從鄉賢公讀書。九月，隨母湯太夫人入京。季父默希先生往送。時詹事公官翰林，清貧特甚。湯太夫人至，猶日主中饋，不改恆度。（戊午陳請終制疏云：「臣父嘉慶道光年間，供職京師，臣

母猶主中饋。」）既自淬厲於學，而教公極嚴，謂為學端自蒙養始，亟授以儒先性理書，蚤夜督責，不少寬假。（書院志序云：「先宮詹之學，由宋五子，上推孔孟之旨，尤嚴於公私義利之際，始於切近，以致遠大。嘗謂為

學，自蒙養始，故其教人必以朱子小學近思錄為先，及林翼受書，則一以是為教，蚤夜督責，無少暇。然林翼方稗味，勿克率。」郭氏行狀云：「九歲省詹事公京師，即授以儒先性理之書，而公少負才氣，不甚措思也。」）

宣宗道光元年辛巳。公十歲。默希先生留京應鄉試，授公讀。是年，詹事公充實錄館纂脩官。

道光二年壬午。公十一歲。仍從季父讀書。九月，默希先生北闕再黜，遂南歸，延彭先生在潮授讀禮記。（見

詹事公家書）是年，詹事公充實錄館提調官。仲父甘原先生教習期滿，改就教職。是歲，選授華容縣學教諭。

道光三年癸未。公十二歲。從文先生舒耀讀書。（字定齋，醴陵縣舉人。）是年，仲父赴華容任，默希先生

亦挈孀同往就讀。（見公從弟斐翼撰副貢君行述）

道光四年甲申。公十三歲。從賀先生光黼讀書。（字薌南，益陽歲貢。）是年，詹事公以實錄告成，補授國

子監司業。鄉賢公就養華容學署。（見詹事公家書）

道光五年乙酉。公十四歲。從賀先生熙齡讀書。（字蔗農，善化人，時官監察御史。）

道光六年丙戌。公十五歲。從蔡先生錦泉讀書。（字春帆，廣東順德人，時官編脩。）八月，鄉賢公就養入

京，姊夫劉宗海亦來就昏。（見詹事公家書。）

道光七年丁亥。公十六歲。從吳先生贊讀書。（字偉卿，武進人，官員外郎。）是年，劉宗海病歿京寓。（見

鄉賢公家書。）

道光八年戊子。公十七歲。從鄉賢公讀書，爲文操筆立就，旁通曲暢，自達其志。（郭氏行狀。）五月，詹事

公充雲南鄉試正考官，闈中拜督學貴州之命。（詹事公家書云：「八月二十六日，闈中遞到諭旨，命督貴州

學政。」）事畢，以十月朔抵貴陽受印，公應順天鄉試，薦卷不售。（鄉賢公十月焚城家書云：「林翼鄉試，薦

而未售，僅挑騰錄，然亦可謂矢無虛發。」）詹事公遣使迎養，十二月，鄉賢公遂挈公至自京師。

道光九年己丑。公十八歲。居貴陽試院，時從耶先生葆辰游。（字蘇門，安吉人，官貴東道。）

道光十年庚寅。公十九歲。隨侍鄉賢公同里旋就昏於桃花江陶氏別墅。詹事公曩與同里蔡先生用錫，

久旅京師，服其學行，至是鄉賢公遂命公執贄其門，讀書二十里龍潭口之竹屋子，與先生子伍魏增濬，弟

晨夕觀摩，所詣大進。先生教人，務爲有用之學，不專重文藝，而於兵略吏治，尤所究心，故公師事兩年，涵濡漸

漬，服膺終身。（繳浦嚴正基蔡先生家傳云：「用錫字雲帆，孝友，鯁直，嘉慶癸酉拔貢，晚授石門教諭，湖北巡

撫胡林翼以湘中夙儒，素諳兵略，疏薦擢內閣中書，年七十八卒。弟子如胡林翼，勞崇光，唐際盛，周輯瑞，皆知

名。」龍潭蔡氏藏公丁巳上雲帆師書云：「林翼一知半解，無當於時，惟素蒙教訓，未嘗一息敢忘君國艱難，

連年調兵籌餉，智盡能索，刻下兵力雖強，積欠已逾百萬，天時人事，悚懼日深，吾師憂樂關懷，尙乞時加訓誨，

。」又戊午十二月，斬州與蔡釋芸兄弟書云：「鄂皖軍事，此番元氣太傷，刻下軍情，貌如昔日，外實中虛，以人

才稍乏故也。吾心獨傷，人不能喻，吾師高年，侍奉須厚，昔年之志，本欲於碧雲山裏，結廬二三間，從吾師讀書，

以銷餘年；今國事多難，吾願已達；而江漢爲吾宗國之屏，捍衛亦殊不易；姑盡吾心力之所能及而已。一觀此，可知公師友風誼之篤。是年九月，詹事公遷翰林院侍講。季父默希先生入縣學。（副貢君行述云：「庚寅始爲諸生，年四十矣。」）

道光十一年辛卯，公二十歲。蔡先生用錫授經陶氏，公仍從受學。五月，沅湘大水，益陽瀕湖，堤垸盡沒，飢民塞塗，公惻然閔歎，亟詣縣令賈亨，請按災區編戶口，勸富民出錢粟以賑，有尼之者，公上書鄉賢公陳其利害，已而散米俵食，全活甚衆。（是年，上鄉賢公書云：「秀才便當以天下爲己任，此一腔惻隱之心，越讀書越忍不住，況孫素以安民利物爲志者，孫處家於一切奢侈之事，未嘗妄費，此祖父及父母所親見而深知者。此事商之縣公云：『於被水各垸，飭本地保甲造戶口冊，分上中下三戶，上戶不管，中戶有錢無米者，減價出賣，下戶錢米俱無者，給以米，量戶口之多寡，有不實者，責成保甲。』又選本地士紳協同辦理，一以鎮地方，一以免保甲之欺罔，上中二鄉之不被水者，不與焉。卽下鄉之未成災者，不與焉。龍陽沅江之流民，不與焉。』已請官通知鄰縣，因同被水災，不能再受外縣之流民也。此發賑減價之大概也。但垸子水尙未退，中晚二種，大約難期，現西水將近，又長此湖鄉之大累，將來無底之壑，有何期限？已商縣公擬以一月爲度，約到青黃相接時也。或謂一月之後，如晚穀不熟，則又要逃水荒，不知救一日性命，卽了一日事情，且現在逃荒者到富家，富家並無米可散，到新收時，則有米矣。此發米之期限也。地瘠不可不嚴拏，但不恤民，飢則亂民，有所藉口，而無以責之。且流民無食，則地瘠一呼，從而和者，不難卽至，竊恐饑寒所迫，流民可一變而爲亂民。以德安良，以威服暴，不可不察也。陶家已諾捐二千，亦非勉強，況外舅素來慷慨，孫於伊家有通財之義，且事關大體，有不得不如此者，亦非慊他人之慨也。周家如今有人倡頭，不得不捐，但多寡不可定耳。其餘典鋪行戶，自孫一倡，無不踴躍從事，數萬金不難立致，以至誠感之，以大義責之，以危言動之，以賞勸誘之，苦口婆心，熱腸浩氣，壯膽寬肩。

人安得不動，安得不從耶？此事議出，縣公十數日無一人開捐者；孫痛斯民之顛連困苦，每中夜奮起，至於嗚咽；恨深執鄙吝之人，故憤不可遏，始一出倡之；至將來事體，自當請有齒德者掌之；而一切行止出於官，不得代斷傷手也。仲尼云：『博施濟衆，堯舜猶病。』可見世間事力所不能及者，聖人無如何，天地亦無如何，力所能及而不爲，是不仁也。但處已當廉，濟物當寬，非以錢爲好也。要用之當乎理，得乎時耳。觀旒離道路之形，何忍不出有經理妥當之法，何必不出，卽以一縣之利害得失較之，又何敢不出？旣出矣，事妥矣，明晨卽可歸矣。若有一毫好事之心，是全不知世間有羞取者，孫所自信，亦祖父大人所必信者。此事出於孫之意見，無一人贊之；但沮之者不下十數人，而孫自以爲泰山崩于前而不動，麋鹿奔于左而不顧，亦可謂毅然不移矣。」

按：公弱冠自黔歸里，常處壻鄉，適值淫潦，出圖拯救，其側隱之懷，豪邁之概，具見此書，故悉錄之。證以益陽縣志祥異篇「道光十一年大水民飢」一語，情事適合。

秋應鄉試，報罷。陶公子慧壽，文毅召公赴江甯。龍澗蔡氏藏陶文毅是年八月與詹事公書云：「得貴陽寄書，知校試事竣，擬卽回里省親，天倫至樂，莫過於斯。賤眷先擬八月來吳，適因水災，江路難行，且俟臘底春初耳。七女弱小，從未離母，此時依依膝下，恐難隨侍進京。鄙意且同林翼與賤眷來吳，明歲由此走王家營入京，亦甚便。如林翼秋闈已獲雋，則先同尊輿入都，小女仍於明秋專人送京，何如？兒子明年仍請雲帆先生教書，若得林翼共讀，啓發當易也。」據此，知公是年會應鄉試，明年隨外姑赴江甯，情事顯然。考新化鄧氏顯顯陶公子慧壽哀辭有云：「道光改元之明年，陶公爲安徽布政使，年已四十五，始生子慧壽及總督兩江，遣夫人攜公子歸省，先坐居益陽桃花江里第，慧壽甫十歲，以喉痺殤。」雲帆先生陶慧壽墓碣云：「道光十年冬，尙書以書來，屬余授公子讀，未及期而公子殤。」則雲帆先生是年館陶氏公居壻鄉，仍從受學也。公子殤以九月，故文毅八月寓書有「仍請先生教讀」之語，及慧壽殤，先生亦歸矣。」

道光十二年壬辰。

公二十一歲。

春初，外姑賀太夫人還江甯，公偕夫人往送，留居節署，親見文毅措施。又嘗

舉林公則徐伊里布公請密薦爲兩江督人，陶文毅深器之。（遺集書牘卷十六，已未致官秀峰接帥書云：「林翼幼年，卽見外省督撫，惟陶文毅林文忠與祁竹軒盧厚山之心術德量與中堂之心術德量同。又林翼幼年，因見陶文毅請其密保林文忠，伊莘農先生作兩江督人文毅深以爲然。」）

按公以九歲入京，中間自京赴黔，由黔返里，逾冠始至江南，其曰「幼年見陶文毅，一當爲此時情事。」（遺集卷十丙辰附陳左郎中韓知府才略片云：「臣與兵部郎中左宗棠同受業於前御史賀熙齡之門，深知其才學過人，臣曾薦於前兩江總督臣陶澍，前雲貴總督臣林則徐均稱爲奇才。」考公與左公訂交在癸巳，其薦之文毅似又在是年後也。）

是年三月，詹事公還京覆命，四月，擢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以原銜充日講起居注官；五月，派充教習庶吉士；七月，轉補左春坊左庶子，旋遷翰林院侍講學士。

道光十三年癸巳。

公二十二歲。

正月，公偕夫人自江甯入京。（據嚴氏譜書之，其先年曾否應南北鄉試，無從攷證。）是時宣宗在位，恭儉率下，喜言安靜，大臣承望風旨，庸默保位，朝野恬熙，靡然以科第祿仕相矜尚，益務粉飾承平，諱盜容姦，莫可究詰。公既長，聰強豪邁，於書無所不讀，然不爲章句之學，篤嗜史記漢書左氏傳司馬通鑑暨中外輿圖地志山川阨塞，兵政機要，探討尤力。是歲二月，湘陰左文襄宗棠以會試至京，公一

見定交，相得甚歡，每風雨連牀，徹夜談古今大政，論列得失，原始要終，若預知海內將亂者，輒相與歛歔太息，引爲深憂，見者咸怪詫不已。詹事公則諄諄交勉，益以矯輕警惰爲誠。（左文襄祭公文云：「我甫逾冠，獲舉於鄉，見公京師，猶蹟文場，縱言闊步，氣豪萬夫，我歌公步我趨，羣兒睨視，詫爲迂怪，我剛而褊，公通且介。」）又箴言書院碑銘云：「余游京師，親公杖履，勸言諄諄，以故人子。」又云：「余與侍郎齊年逾冠，意氣方新，

不可抑按；公引墨徽，更亂以斧，矯輕警惰，飭其氣寓。」

按：兩公鍼芥之契，蓋始於此。其時公尙未隸學籍，屢黜鄉試。故云：「猶躓文場」也。

是年二月，詹事公轉補翰林院侍讀學士，奉命視賑青白口，旋以大考優等，擢詹事府少詹事。九月，派充武會試副考官，失察正考官白鏞中卷錯誤，降補翰林院侍講。（見吳鍾駿撰墓誌及家書）

按：公庚子家書云：「此次因人受累，與癸巳年如出一轍。」蓋指此也。

適但氏妹春芝生。

道光十四年甲午，公二十三歲。甯鄉梅公霖生（諱鍾樹，英杰大父也。時官國子監學正）與詹事公友善，

是歲，館內閣協辦侍讀張君延闕家（字麓門，長沙人）教其公子伯笏（字子摺，仕履見湖南褒忠錄）詹事公因命公來受學。（先大父是年二月家書云：「我館張宅，賓主水乳，師生沆瀣，而胡雲閣同年之世兄林翼亦以文字相商，一樂也。」湘潭王氏闔運梅禮部家傳云：「君本與文忠父同舉，文忠師事之，及入翰林，迺在文忠後。」）是年十月二十三日，伯祖玉峰先生卒，壽七十七歲。十一月，詹事公轉補翰林院侍讀。（是年，公上鄉賢公書云：「本月初一日，父大人升轉侍讀，孫榜後在寓用功。」）

按：公自戊子至是年，曾屢應鄉試。

道光十五年乙未，公二十四歲。玉峰先生赴至京，詹事公悲痛欲絕，正月，迺遣公南歸祭奠，兼應試。四月，抵

長沙，賀先生熙齡方主講城南書院，公因留居齋中。（詹事公是年與春藻默希兩弟書云：「得書知從蔗農先生游講院人多，在外覓屋甚好，林翼正月二十二日啓程，約四月可到省，若能於蔗農先生齋內同住更善。」）六月，學使龔公維琳（字春溪，晉江人）按臨長沙，公取入縣學。八月，舉行恩科，應本省鄉試，正考官刑

部直隸司郎中固始王公庭蘭副考官翰林院脩撰吳縣吳公鍾駿（是科四書首題「季康子問政於孔子，

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次「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三「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詩題「賦得曉汲清湘然楚竹」得「然」字。公卷出零陵縣知縣，但公文恭房（字梓材，蒲圻人）中式第四十名舉人，季父默希先生亦列副榜。十二月，啓行入京，留江甯度歲時，陶文毅方址職京師，獨蔡先生用錫，暨湘潭周公詒樓同居節署。公曰：與縱談，廣唱爲樂。（蔡氏藏公戊戌上雲帆先生書云：「子堅真率，久迺益親，在署吟詠，必多清談，轉勝此樂，令人難忘。」）

按：詒樓字子堅，侍郎系英，季子文毅長女夫也。官板浦場鹽大使，著有寄東居士集。是科道州何公紹基善化孫公鼎臣同舉，而長沙彭公申甫與公爲僚壻，亦捷順天鄉試。（見湖南通志選舉表）是年，詹事公刊弟子箴言於京，納副室徐氏。

道光十六年丙申，公二十五歲。正月甲午，自江甯啓程；二月壬戌至京，應禮部試，總裁爲內閣學士清苑王公植，工部侍郎山陰吳公傑，協辦大學士蒲城王公鼎，東閣大學士吳縣藩公世恩。（是科四書首題「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次「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三「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詩題「賦得布德行惠。」得「時」字。）公卷爲同考官禮部員外郎滿洲宜崇公所薦，中式第七十四名進士，殿試二甲第二十九名，朝考入選第九名，改翰林院庶吉士。是年，湖南貢士五人，公與何公紹基同入詞館。

按：湖南通志選舉表「公與何公外，有長沙羅源一，後官泰順縣知縣，清泉羅宏賡，官至鄭陽府知府，祁陽唐李杜，官商州知州。」

季父默希先生至京，考取國子監學錄。十一月十二日，繼祖母劉太夫人卒，壽七十六歲。

道光十七年丁酉，公二十六歲。正月，聞劉太夫人赴，詹事公默希先生均奔喪旋里，公獨侍母湯太夫人居

京，與同年生會課爲詩賦。（會課廖宅，見家書。）是年從弟楓翼入縣學。（字星躔，仲父甘原先生長子，少公四歲，後官郴州學正。）

道光十八年，戊戌。公二十七歲。四月，遂寓旋園，散館考列一等第八名，授職編脩，擬乞假歸省，鄉賢公不許。

（見家書）左公宗棠會試至京，主鐵門周揚之華甫家，公與游處極歡。（湘陰左氏藏公丙辰與文襄書云：「書中以農人勝於鄂撫，此事頗難言。總之，林翼知公在鐵門之時，是公一生真知己，公知林翼否？祇此一節，已勝於農人。」左文襄已卯與鄭小珊書云：「別四十載，不得一見，回憶金臺聚首，故交如樾喬華甫，霖生潤芝與先生，及不肖數人，跌宕風流，未堪覆按。」攷文襄自是年後，刻厲於學，留意農事，決計不復會試，由己卯上溯戊戌，正四十年，距公薨時，又十八年矣。）是年，詹事公主講城南書院。適左氏妹同芝生。適唐氏妹元芝生。

道光十九年，己亥。公二十八歲。二月大考，翰詹公列二等。（家書云：「前月大考，題『擬魏丁儀厲志賦』

以『洗心退藏於密』爲韻，『禮義爲器論』詩題，『賦得心共寒燂一片澄』得『心』字。」）詹事公服闋，仍主城南講席。六月，從弟保翼入縣學。（字子欽，季父默希先生長子，少公四歲，仕履詳後。）七月十二日，鄉賢公卒，壽八十歲。十一月，充國史館編脩。是年六月，外舅陶文毅卒於江甯，公倉卒出京弔唁，十日而返。（龍潭蔡氏藏是年公上雲帆先生書云：「聞文毅公之喪，星夜赴江甯，爲之檢料後事，偶登署後小樓，默坐無人，回思文毅聲容笑貌，泫然淚下，因未請假十日而返。」王氏先謙東華續錄云：「道光十九年三月，陶樹以病免，調林則徐爲兩江總督，未到任前，令江蘇巡撫陳鑾署理。十二月，陳鑾卒，調鄧廷楨督兩江，遂則徐兩廣，旋調伊里布代廷楨。」據此，則公之請保替人，文毅之聽從薦剡，皆信而有徵矣。）

道光二十年，庚子。公二十九歲。三月，充會試同考官，得士十有四人。（嚴氏譜載：周鎮南、黃夢菊、方奎炯、王

沈、崔洲、劉寶相、孫晉墀、鄭芳蘭、安鎮、魏睦庭、熊燦奎、王衡、崇亮、梁國珍等十四人，而不詳籍貫。是時詹事公服猶未闋，四月就養至京，公率生徒趨拜，詹事公顧之色喜。《家書》云：「四月二十九日，父大人安抵京寓，林翼率門生十四人趨拜，父甚歡喜。」六月命充江南鄉試副考官，與正考官戶部侍郎滿洲文端公文及偕行，時江淮大水，沿途濡滯。《詹事公家書》云：「林翼差次來稟，各處大水道上乘小舟，或數里或十數里，主僕行李前後不能相顧，極爲危苦。」八月初二日，抵江甯貢院，猶淹展期一月，及入闈，而文慶公病不能興，公竭三十餘晝夜之力，獨閱一萬四千餘卷。《是科四書首題》「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次「必得其名，必得其壽。」三「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詩題「賦得恭儉惟德」得「心」字。《得士涇縣朱榮實秋園》等百十七人，備極勞瘁。《嚴氏譜》云：「得士百十七人，今游楚之朱榮實、蔣照、盛康、汪士鐸、吳林、郭奎、勛、查、佩、恩、方、非、科、皆是也。」以闈卷下江，誤注上字，致安徽溢額一名，自請處分，因降三級。十一月十二日，迎鑾於黃新莊，覆命，即日回京。《以上皆據家書》。十二月，以失察正考官文慶攜帶舉人熊少牧入闈閱卷，降一級調用。《據國史本傳》。是年，納副室魏氏。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公三十歲。詹事公年已用甲，兩遭大故，神志瘵傷，抵京後，時病肺嗽，三月，疾益劇，公敬侍湯藥，不遑左右。五月二十五日，詹事公卒，年六十有四。公卒，遺閱凶哀，毀柴立六月，遺腹妹福芝生。公鮮兄弟，兩姊皆早逝，湯太夫人爲嗣，續計恆用隱憂，庶母劉育女一，楊大家先有二女，至是又生一妹，公哀痛之餘，愛憐尤摯。八月，扶柩自潞河南旋，以家難，乞季父先會巴陵。《安化王平舫可權與陶文毅有燻，時任巴陵教諭，故公與季父期會於此。》運河枯縮，臘八日始抵漢臯，默希先生至巴陵候舟良久，以歲晏，留書先歸。《皆據家書》。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公三十一歲。正月，詹事公之喪，至自京師，公奉湯太夫人僑居長沙。

按：公會租以下，皆同居胡家壩，詹事公友愛篤至，不營私宅，西頭久患人滿，至是全眷歸來，房舍至不能容，喪車且迷於所往，欲葺晏莊棲宿，亦以費絀而止。故公過岳州，發季父書，即決計護喪旋里，而令眷屬暫居長沙。家書所述如此。至靈輿果否於臘盡到家，無從考證，姑從嚴譜，仍繫之是年。

仲父甘原先生赴綏甯教諭任，攜次子杏翼（字春嶠，少公十三歲）以行，公感念身世，流涕不忍別。（家書）癸卯正月上仲父甘原公書云：「陪從几杖，未及半年，家事多難，事畜不給，公私固兩無所利，出處亦兩無所利，叔父大人知此心，亦惟林翼乃知叔父之心也。綏甯之行，臨別拳拳，不覺淚下；一則先君同氣，性情如一面貌如一，苟有人心，能無感念？一則家事不齊，族衆不一，既無賢者可以申明家法，整理舊規，而任其日漸淪漓，流於非僻，誠恐父兄之教不先，祖宗之澤將溼，非吾輩之責而誰責與？星躔謹飭好學，春嶠淳靜無偽，而學力未能盡純，綏甯如可暫駐，則春弟須親自教授，庶可大成，家事不足慮也。姪澧州安硯，乃勢逼處此耳。」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公三十二歲。先是陶文毅卒，其子栲方七歲，公與賀先生熙齡謀所以輔翼之，迺聘左

道宗棠爲之課讀，而鄉里有欺其孤弱者。（左孝同先考事略）云：「陶文毅公卒時，子栲甫七歲，鄉里視其孤弱，頗有覬覦之者，賀公熙齡尤思所保護之，自府君居館後，與賀公暨胡文忠公議出貲分贍鄉族貧乏，有非意之干，則待以至誠，皆感畏帖服，賴以安焉。」二月，公赴小淹，就左公區畫其家事，賀先生熙齡亦至，時詹事公窳窳尙未協卜，先生因誠其速葬，仲父甘原先生自綏甯寄諭亦屢以爲言，公深自咎悔，迺力辭澧陽書院之聘，而自出營葬地，數月不怠。（家書）是年三月上仲父甘原公書云：「得手諭，以宮詹公葬地未就，致勞注念，夢寐不忘，同氣之感，幽明一致。林翼二月晤蔗師於小淹，亦以速葬爲訓，遂將澧陽力辭，專意看山，而州牧兩次來迂，勢難兼顧，已決意辭謝，兩年來遲誤之咎，悔之何及？」八月，服闋，座師潘文恭世恩屬門人劉寶楠寓書勸公出，公以母老辭。（是年九月上仲父甘原公書云：「潘師屬門生劉寶楠寄訊勸駕，情意殷至，

然內度之已，則才力不能有所樹立；外度之世，則河海之患頻仍，廟堂之憂曷釋；既無濟於用，徒自危其身；况慈母年高，終鮮兄弟，門祚單寒，世味淡泊，願且耕且讀，衣食裁足，為鄉里馬少游足矣。河海之患，公自注云：「今年河決中牟，六百餘丈，高家堰鐵岸掣斷四千餘丈，計費不下二千萬，司農仰屋，言利之臣紛紛以行鈔票，鑄大錢，稱貸富民為請，雖經大臣議駁，然恐終不免耳。」十一月丁酉，卜葬詹事公於十五里石衛之藕塘坡，越十三日畢役。（見家書嚴氏誤列壬寅年。）是年二月，副室徐氏歿。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

公三十三歲。

督保翼鳳驚翼（字鄂臚，縣學生，為梧桐岡先生之孫，少公九歲。）儀翼

諸弟讀書紫筠園，鄉賢公昔年授經處也。（地名竹山，距老屋二里許，公七世祖柳溪公墓在焉。鄉賢公授經時，詹事公兄弟皆隨侍於此。同治中，陶夫人承公志，拓其地，建鄉賢祠，購田藏書，為紫筠義塾，默希先生有記。見家譜。是年三月，上仲父甘原公書云：「星躔正月，執弟子禮，遂為刪訂其詩文數首，限其溫經之期，課以攷史之要，有弟如此，而不使早成異才，非林翼之過歟？」又書云：「星躔子欽，共居一院，書味醞醞，即可上慰老懷，亦可長承先澤，保家之道，除卻讀書，別無良策也。」築新宅於晏家灣（距老屋里許）奉母居之，於是湯太夫人年七十矣。公日率夫人問視起居，怡愉色養，不忍遠離，暇則披覽國史，道然自得。（丙午正月上仲父甘原公書云：「邇年鄉居，簡寂讀書頗多。」）與楓翼保翼諸弟晨夕往還，日以讀書延世澤，相助於宅前，以港度石為梁，命曰「斯干」，以示式好無猶。嘗自署楹聯云：「池圃足高臥，圖書供古歡。」（左文襄集）陶詩贈聯云：「樂是幽居，稱心易足；願茲儔列，好音時交。」巖居川觀，幾有終焉之志。（是年九月，上仲父甘原公書云：「林翼邇年問舍求田，卑卑不足道，自願讀書三十年，未始不高自期許，今迺以室家多累，迫而為稻粱之謀，既惜志之不伸，亦歎命之不辰矣。惟近來母子妻孥共處一堂，兄弟叔姪，近隔咫尺，天倫團集，其樂融融，然對鏡則面覺其胖，圍腰則帶嫌其短，身雖肥而心則疚，非疚乎富貴之不可期也，懼泉石之膏肓，遂

以清暇而甘頹惰也。昔人以髀肉復生，慨然自惜；有志者，固如是乎！——是年納副室王氏。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公三十四歲。赴小淹唁陶文毅夫人之喪，與左公宗棠晤談十日，迺別。（左文襄是年

上賀蔗農師書云：「潤芝前在此會葬，盤桓十日而別，深信宗棠相與之誠，而以慮事太密，論事太盡為宗棠戒，切中弊病，為之欣服不已。然其論出言不宜著邊際之說，似又不然也。」遺集書牘卷四壬子黔中致左季高書云：「林翼之先人，與先生之先賢交最厚，林翼與先生風雨聯牀，徹夜談古今大政，前後十餘年。」又卷十一，「已未致雲貴總督張石卿書云：「季公在小淹時，每與林翼縱談，自嗟遲莫，則曰：『除非帝冀良弼，不可有為。』」）

按：公與文襄齊年生，其締交自癸巳始；此次小淹握別，公遂出守黔中，不可合併書云：「前後十餘年，縱談徹夜。」由是年上溯癸巳，情事適相合也。

八月三十日。叔父春藻先生卒，年五十有九。先是先生配彭夫人，生七子，俱不育，側室劉生子杭翼，至是又殤。先生憂傷嘔血，公與楓翼保翼晝夜在視，時同祖兄弟僅五人，疾革諄諄以撫柴翼（字珏軒，默希先生次子，時方十齡，少公二十四歲）為囑。是年八月，上仲父甘原公書云：「五叔父久患咯血，昨子舟弟殤逝，遂加劇。日來十分危險，恐不可起，而五叔父注意珏軒承繼，諄諄以為言，直有待此瞑目之勢，此事許多窒礙，久在吾叔父意中，今中憲公之孫僅五人耳，姪大宗一人，且三十四年而無所生，官詹公之子有若無矣。若姪四十外而無子，則尚不能不謀官詹公承祀之人，此外可與為五叔父計者，祇春嶠珏軒兩人耳。」有難者，公涕泣開譬，奉遺命卒成之。十二月，湘撫致書幣請主相陰，仰高書院，公啓仲父甘原先生，擬明歲率楓翼保翼兩弟往讀，而兩淮運使但公明倫（字雲湖，貴州廣順人）歲莫遣使齎書促公出山，且力任捐復之費。公意未決，會座師潘公世恩、王公植暨林公則徐、沔陽陸公建瀛，皆以書見招，公於是幡然改圖，遂卻相陰之聘。（家

書。丙午二月上仲父甘原公書云：「林翼投閒七載，前數年，都中師友招隱之書，每歲以十計，毫無動念，非起也，以命運蹇塞，姑安貧守拙，督耕以養耳。去臘，但雲湖先生來函，言在都時，吳縣華陽灘縣各相，均再三垂念，不置，堅意招姪出山，且言在揚州辦理捐復，事半功倍，姪始猶力辭，而雲湖丈遂已專足來催，姑漫言而漫聽之，初不料其摯切若此也。刻下姪已辭湘上之館，即日大江東去矣。」

按吳縣清苑廬書招致見公正月家書中，林陸則據嚴譚敘入，蓋其時沔陽方開府，雲南林文忠，則以是年秋由伊犁賜環巡撫陝西也。華陽卓文端秉恬，繼縣陳文愨官俊，時與潘文恭同官大學士，故云然。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公三十五歲。二月，與從弟保翼同赴揚州，館但公明倫署中，以捐事不諧，擬入京仍補中書。是年五月，蘇州道上，上仲父甘原公書云：「揚州商捐不足恃，姪五月赴京，仍補中書。」四月，送保翼歸應鄉試，獨游焦山，遇風雨，留四日，赴蘇州，謁巡撫李文恭，星沅，旋返棹揚州。五月，已卯，啓行入京，主勦公敦謹小珊家。是年六月上仲父季父書云：「閏五月十九日到京，住鄭小珊宅中，京官所降之缺，年內可補，而升途甚遲，無以為奉養計，現擬以知府發貴州，而陝西捐例甚貴，承師友許貸萬五千金。」六月，援陝西捐輸例，報捐知府，分發貴州，或詰公輸粟為吏者，法得擇善地，今子費萬金，而貿播州，非所聞也。公笑而不答。（嚴氏年譜云：「時龍山友人李如寬留都門，問曰：『今有司之法，輸金為吏者，得自擇地，君何獨取於黔？』」公曰：「天下官方，獨貴州州縣吏奉上，以禮不以貨，某之出資用，皆他人助成之，窮念兩世受國恩，遇黔又先入持節地，習聞其風俗，某初為政，此邦貧瘠，或可以保清白之風，而不致負良友厚意。」李公為之起敬。）仲父甘原先生推升辰州府學教授，自綏甯受代歸里，十月初六日病卒，壽六十有三。公在京聞赴，哀痛累日。冬十二月辛未出京，仍取道揚州。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公三十六歲。正月抵江都，但公子培良當來就昏，公挈之至長沙成禮。三月還家，倣裝

待發，偏謁先塋，誓不取官中一錢自肥，以貽前人羞！（家書辛亥上季父默希公書云：「姪出山之始，立志作一清忠官，設誓於中憲官詹墓前，此志至今不渝。」）四月己酉朔，湯太夫人率眷屬登舟，公繞小淹，赴常德會之，從弟保翼亦以府經歷同往，六月抵貴陽，十一月委署安順府知府。是年十月初一日，叔祖梧岡先生卒，壽七十八歲。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公三十七歲。是時國家承平久，自廣東燒煙事起，宣宗尤畏疆臣生事，各省大吏，承風

旨，惟務安靜，亂機牙枿，寇盜潛滋，嶺嶠以南，路越滇黔諸山中，奸宄亡命，句結兵役，四出劫掠，官吏重發難，益相與粉飾，顛預無敢禽治。安順宋普里部也，當雲南要衝，苗漢雜處，冒頂大五小五諸匪，向嘯集爲姦，暴公至，延訪士紳，寄以耳目，盡得盜匪姓名狀貌，及道里遠近狀，迺躬往緝捕，短衣芒屨，出人岷巖，幾忘寢食，簡捕役之愿者，輒以隨行。一日，偵知盜黨當以臘盡釀飲某所，除夕方會，讎僚佐，忽起更衣，疾率健捕，夤夜馳至其處，掩獲渠魁黃老廣、余饒貴等，其黨無一脫者。嘗言治盜之法，與其用捕，不如用民。故任事一年，前後禽巨盜二百餘名，一郡肅然，盜賊衰息。（家書己酉七月上季父默希公書云：「在安順殺盜二百餘人，至今城鄉百姓爲姪立生祠十餘處，去思甚切。」）遺集書牘卷一，丁未致但雲湖文書云：「盜案與其用捕，不如用民，捕利盜之財，則匿之惟恐不深；民惡盜之害，則去之惟恐不盡。然民恨盜而每畏盜，非畏盜也，畏官耳。送盜需費，官不即理，苛求細故，問擬擅殺，擅傷，擅縛諸法，民照盜誣攀，事後報復，則惟有忍氣吞聲而已矣！」（貴州知府例有分地，得自理詞訟，公以爲獄訟繁興，皆由於官不事事，不肖者更與胥吏擇肥而噬，則一人投狀，十家破產，欲免訟累，非弊絕風清不可。於是日坐堂皇，嚴定程課，訟牒至，立與剖斷，榜示通衢，故門無私謁，案無宿牘，又積積案至三百餘起，人自以爲不寬，倡立義學十數區，採訪節孝八百餘人，彙案請旌，安順二百年有司詳報節孝，自公始也。貴州區域多插花，安順尤甚，公按部所至，周諮博訪，深悉其弊害，迺上言曰：「貴州府縣所以

多插花者，其故有三：一因於明之衛所；一因於元明之土司；一因於國初剿撫苗蠻所得之土田。當創制時，未暇一一分析，致治所在此，而所轄土壤，轉遠隔百里，或二三百里者，小民輸將，士子應試，勞費可矜，命案藉道遠而稽延，盜案因交界而推諉，固無論矣。卽尋常詞訟，牽連他屬，展轉關移，百無一應。夫州縣之所謂小事，卽百姓之大事也。羈候日久，既無以恤其私，證佐不齊，又無由定其讞，往往歷數年而不見一官。經數官而不得一審，怨毒所積，構成巨衅，此其不便於民也。肘腋之下，皆他境之民，臥榻之旁，悉他人之地，其所應教誨，應整飭，應脩明，應捕逐者，皆遠在數百里外。府廳州縣，號爲親民之官，縱有良吏留心民瘼，而限於聞見，嚙不得施，此其不便於官也。卽就安順論之，府領三縣二州，而知府及同知通判，皆有分地，是名爲五屬，實八屬也。八屬之中，插花無慮數十處，其最多者，又莫如安平鎮甯，華離破碎，幾無完壤，思欲逐一檢察，就疆域之形便，而截長補短，卽錢糧之會計，而益寡裒多，繪具圖說，妥擬章程，呈懇咨部，令彼此移易，以正經界，便官民。一書上大府，以積重難返，遂格不行。是年，薦左公宗棠於雲貴總督林文忠，幕府左公以事不赴。（左文襄已酉復公

書云：一得執事歲杪急步所遞書，敬悉少穆官保愛土之盛心，執事推薦之雅誼，非復尋常所有一）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 公三十八歲 三月丙子，卸安順篆，閏四月，委署鎮遠府知府。湯太夫人以道遠，仍留貴陽。鎮遠跨有澗沅，所屬多苗，時黃平台拱清江寇盜充斥，施秉天柱次之，高山革夷山丙沙邦四寨苗尤怙險爲邊患。巡撫喬公用遷思募兵進剿，特移公往治。公始至，添卡哨，購眼綫，信賞必罰，受印十五日，卽破獲前守所盜盜案十一人，置重典，境賴以肅。（是年七月上季父默希公書云：「林翼到此，懲辦盜案，雖用費千金，實可爲民除害，借貸亦甘心也。」）自注：「五人皆強盜，輪姦楊秀才妻女，並殺傷事主，是處任之案，兩月未破者，林翼到任十五日，卽獲凶手及姦犯十一人，地方迺稍安靜。」）公以苗勢猖獗，迺徧訪土人，盡得其山徑險僻及戶口莠狀，寫圖百幅，日手一冊，詳考而密記之。（續集書牘卷一，庚戌與魏將侯書云：「弟於革夷

山丙之事，上年閏四月署事，八月交卸，畫圖將及百幅，考證察訪，將盈百人，故於要隘之處，險僻之區，土人所不悉者，弟已盡知之。正月初六日約期而會，分布周匝，實已得其要領，然猶不免竄逸，猶不免曠日持久。此地之東西南北，閣下似尚未悉，奈何輕言大舉乎？六月迺調兵練攻，剿高山寨，頗有斬獲。家書是年六月，上季父默希公書云：「鎮遠大盜爲害，近二十年，近年迺勢不可遏，昨攻剿奇險萬狀之高山寨，用兵百二十，用練衆六千，幸獲多匪，我軍未傷，然勞費不計，功效亦不敢居。」因上言革夷分上中下三寨，共七百戶，不盡皆盜，現分別登記，高山五十八戶，祇三戶不爲盜，其餘各寨，良民尙多，莠民十之二三，其地林密菁深，高山尤孤峭，勢難仰攻，苗人翻山，驀澗，矯捷如飛，或分或合，忽聚忽止，此時剿辦，無論兵將無人，必致債事，且官甫出而盜先逃，官甫歸而盜仍聚，輕去則損威，空歸則玩寇，竊恐於事無濟，即使倖而剿殺，亦恐良莠不分，既傷於仁，奸惡倖免，復傷於義，且近日兵心浮動，一人受挫，萬隊先奔，地利人和，兩無可恃，某身歷其境，始知其難，計惟有以民衛民，而使賊無可入，以盜捕盜，而使盜自相疑，猶不失爲中策。喬公然之會，知府朱逢辛乞回本任，八月庚寅，公遂交卸還省，十月充武鄉試監試官，未幾黃平巨盜抱禾等聚劫雲貴公車，事聞，有詔詰責（見喬用遷原奏及保翼家書）十二月壬辰，喬公遂檄公督兵往剿，時臘盡，或請徐行，公曰：「兵貴神速，苗以歲莫賽神回寨，初不虞我驟至，若風聲一播，則桀黠先颺矣。」迺以除夕前一日，率委員吳登甲等行，而密令各屬兵練，刻期會集。

道光三十年庚戌。公三十九歲。正月己亥，抵黃平之昂門司地方，文武官率營兵一千七百餘名，屯兵苗兵一萬七千人，先後至，公分布督率，先令堵截要隘，以防竄逸。（公從弟保翼家書云：「新正三日，隨兄至黃平，是夜札委運餉台拱，並協同同知陳統書竹坡防堵後路。初六日三更，抵台拱竹坡，暨都司王臻祐、伯昌已帶兵前去，伯昌、紫營革夷背後，養開竹坡，紫營山丙背後，望坪，兩營相距三十里，離台拱城六十餘里。初七日，保

翼率兵役馳抵竹坡營，鎮遠鎮標千總羅亨祿送帳棚一架，隨丁等圍繞帳房，用松毛作被，就地露宿。十一日，奉札准明晨進剿革夷，令督兵分布要隘，以免逃竄。復諭附近夏苗赴案自首，給以暗號，使相保聚，毋驚擾。乙巳，進攻革夷沙邦兩寨，破之。甲寅，復搗山丙，其著名窩藏之搗寨高梨樹坳上寨，中寨十數處，悉火其巢，生禽匪首抱禾等二百九十八名，陳斬頑抗者無算。郭氏行狀作保鵝，喬用還原奏作保禾，又稱老計也。保禾勾革麻，係山丙革夷沙邦三處寨頭主使苗衆，四處劫搶，拒捕斃命，計一百零七案。保翼四月臣門家書云：「革夷盜首抱禾，賀耦庚尙書撫黔時，曾懸賞購緝，至是大兵圍剿，伊即逃竄。三月十四日，始經黃平州弋獲，解省處決。一據此，則抱禾三月始就禽也。」於是苗民震懼，先期自首之六十寨苗頭，遂帶領生苗三千八百餘人詣軍門，請自今雜髮摘環，編入保甲，聽約束如種人，再有蠢動，自願縛獻。公察其情詞誠實，令地方官編造冊籍，給予腰牌，以貸其死。遣撤兵練，仍酌留委員清查戶口，安撫夏苗，爲善後計。凡一月而事竣。是年三月，上季父黔希公書云：「革夷爲害五十年，盤踞三百里，貽害且及於廣西雲南貴州湖南之行旅客商，經此大辦，姪心雖勞，實於國家銷無窮之禍患，且保全無數生靈也。」又云：「此行分別夏莠，投首者免死，抗拒者剿殺，問心尙覺無愧。時經一月，辦理實爲迅速，且極妥善，然林翼與保翼之勞苦，皆生平所未經也。」論功得旨留貴州，以知府不論繁簡，遇缺卽補，並賞花翎。會湖南新寧奸民李沅發作亂，戕官據城，大府以黎平界連湘粵，慮匪竄入，亟命公率兵練馳往防堵。二月庚辰，公自黃平啓行，癸未，進駐黎平，追逐股匪至廣西古宜駐營，堵禦捕斬有差。（見保翼家書）巡撫上其功，得旨以道員用。有稟請大舉剿黎平鎮遠兩府會匪者，公斥其輕妄，貽書止之。（見致魏將侯書）是時文宗新卽位，（宣宗正月崩，是歲未改元）詔大臣舉司道以下可大任者，雲貴總督程霖采貴州巡撫喬用遷，皆以公名應。（是年上季父黔希公書云：「三月下詔求賢，總督保十人，巡撫保八人，姪名皆在內，姪到此尙未補缺，卽蒙督撫保奏，此豈尋常所能？」）又八月書云：「林

翼荷程喬特保，今冬明春須赴引。」

按：郭氏行狀誤以舉公應詔者爲吳文節文鎔。考是時吳方撫浙，至十一月始還滇督也。

得旨迅速來京，送部引見。喬公以邊防事亟，奏請緩期，然自是公之官聲上徹宸聽。凡滇黔大小臣工入見者，文宗輒垂詢及之。（家書辛亥正月上季父默希公書云：「得京信，勞方伯崇光常中丞大澤武方伯棠到京省覲時，均蒙垂問，且詢官聲，何以如此之好？自願邊省一知府，乃蒙簡在帝心，實非夢想所敢期。」英杰家藏逆義唐公樹義與公書云：「聞郎拾珊，周十夫引對時，均荷垂問，想見聖心亟欲大用，不能不因防堵稍待時日。」）

按：郎君名汝琳，後官貴筑縣知縣；周君名待考。

九月，委署思南府知府。十二月，補授黎平府知府。是年五月，廣西金田寇起，林文忠奉詔視師，卒于道。公撰

聯諫之。（遺集書牘卷十六）己未致林鏡、孫昆季書云：「嗣於元年，黎平任所，敬奉挽章，有『千古英雄皆墮淚，四方婦孺盡知名』句，久忘其全體，不知入覽否？」左文襄庚申與公書云：「僕於林文忠處，聞公言滇之張石、黔之胡潤、芝、黃惺齋，迺吾左右手，因詢石公所長，則固開爽明幹，不易得見者。」

按：公生平最敬服林文忠，而文忠之言若此，亦可謂傾倒甚至。惺齋名宅，山西河曲人，善化賀耦庚尙書。典晉學時所得士官，大定府知府。見耐庵文存。

文宗咸豐元年，辛亥。公四十歲。六月，辛未，交卸思南府事。（遺集書牘卷六）癸丑與左季高書云：「到黔七年，四握郡符，黎平頗盡心力，安順次之，鎮遠祇四月，斯下矣。思南八月，最逸，又最有餘，無甚新政，德慧智術，視其操心何如耳。」定計請咨入京，大府以廣西寇棘，亟飭公回本任，以七月庚子抵黎平，受印，湯太夫人鹿道梗留居鎮遠試院。先是黎平前守喜諱盜，莫可究詰。（上呂布政啓云：「前任某公隱匿之案，其重情有一

案三命，一案數家者。一而區域與廣西交界，橫亘幾二百里，盜匪縱橫，時虞侵軼。公以爲欲清內匪，莫如保甲。欲禦外寇，莫如團練。迺嚴訂條約，實力舉行。先令各寨立鄉正，團長牌長，悉注姓名於冊，藏之署中。有事則按冊召入，與之鈞禮，或賜以酒食，詳詢其利病，用以熟察其情僞。入寨則挾冊自隨，推究亦如之。其送盜入城，則立予剖決，無有耗費，民大歡悅。《遺集批札卷三，麻城縣稟陳地方情形批》云：「余昔守黎平，延見士類及推結苗頭，以保甲冊籍爲團練張本，自朝至暮，口不絕音。其士類來見，或坐或立，其苗頭來見，或賜以酒食，令其據地席坐，均詳詢以民情地勢，使各得其意而去。俗人畏見士民，疑其請託，否則謂爲褻尊失體耳。吾視天下公卿，至於黎庶，其貴賤亦正相等，不因親民而賤，不因簡傲不親民而貴也。今日官吏，日與役處，以差胥爲腹心爪牙，其果自貴也耶？」公又以差役營兵，竊情不堪用，迺自練壯勇百名，做明參將沈希儀嘉慶時傳，蕭圖間雕剿之法，分巡游徼，每周歷村寨，督率董勸，口講指畫，輒旬日不歸，歸則文書填委，必親自檢料，晝夜勸勞，諱不得息。《遺集書牘卷六，致左季高書》云：「林翼所處，祇一府耳，其辦事也，終日手不停披，口不絕音，然精神志趣，專注於紙片之外，其必須形之公牘者，詳司達部，付之幕友，一人之精力幾何，若於文牘過勞，則精神已疲於小事瑣事，轉不能辦其大者遠者矣。」行之半年，士民用命，凡獲盜三百餘人，辦團一千五百餘寨，設卡柵四百五十餘座，每卡派民夫四名至二十名，分班輪守，督委員紳耆，按月巡視，互相稽覈，周而復始。盜首黃浪子等，次第剪除，於是推結左衽之倫，始見天日。《家書壬子正月，上季父默希公書》云：「姪在黎平，得力在團練保甲，雖賠費數千，而數百萬家之生靈，得以安枕高臥，此黎平近二十年未有之奇也。黎平民情極好，詞訟極簡，惟二十三年來，盜賊日甚，一日幾乎每日不止一案，每案不止一命，或一日連劫十餘家，或一家慘殺三五命，婦女污辱，雞犬一空，小民何辜，慘罹荼毒。至於兵丁萬萬，不可捕盜，從前歷任各守，帶兵捕盜，見盜在前，卽拋棄槍械，拚命先逃，往往一盜追兵百人，相率駭走，軍械利器，盡以齎寇，此往事之明證也。差

役無能，則惟有頭搶地耳；甚至妄擊善長，無惡不作，兵差之萬不足用如此。姪到任後，招募壯勇百餘名，每月每人四串，計月須賠二百餘金，分巡游徼，如明參將沈希儀國朝傳臬司重庵雕剿之法，又其得力全在保甲團練，人人有捕盜之責，有捕盜之權，官惟懸賞以待而已。送盜至府者，待以殊禮，給以重賞，隨到隨審，審明即賞；且一刻不遲，早至早歸，夕至夕歸，百姓不在城中羈延，蓋二十年不沾王化，不見天日之地，今乃稍蘇其困矣。便民利民，無有曠時，行旅婦孺莫不知感，每於巡查之便，小駐村落，則左右前後，必有千數百人跪伏環待，聲稱感恩不小，可見於事有益於民至便。惟是姪之辦法，可以傳於後任，而姪之心思，駕馭鼓舞，振興一切方略之妙，不可言傳，此則無可如何之事，惟有在任一日，保守一日而已，後來非所知也。」公既治郡有效，亦用自喜，以書告左公，左公復書謂「團練必參用礮堡，迺足以制劇寇。」公亟納之。左文襄是年復公書云：「團練之法，粵西行之未覩其效者，蓋治小盜則團練固不易之法，若劇寇縱橫，防剿併急之時，則用團練斷宜參用礮堡。」十二月回鎮遠省母。（見家書）

咸豐二年壬子。公四十一歲。二月，廣西永寧懷遠融縣環黎平西南境土匪蠱起，聞洪秀全又竄昭平，趨桂林，已成流寇之勢。公亟啓布政使呂公佺孫，請於黎平募精壯民苗千名，擇要隘築堡濬壕，督以士紳，教之技藝，使知戰守方略。又請速籌經費，論紳民捐贊助饟，破格獎勵，郡城故無積粟，公勸諭富民捐穀置倉，以備城守。（郭氏行狀云：「自後黎平疊爲苗粵諸匪攻撲，而城卒不可拔，皆公練勇儲粟力也。」）其時錦屏之四響，永從之大年，均有匪闖入，公亟合練勇捕逐，斬獲有差，自是外寇不入，境內晏然。州判韓超者，年五十餘，熟精戚繼光之書，佐公督練三載，公察其忠勇奮發，謂宜及時拔擢，力薦之。（遺集書牘卷三，是年薦韓委員啓云：「韓超忠勇正直，血性過人，上年來黎平在外巡緝，深明機略，籠絡苗民，得其心力，其年已逾五十，若及早拔之，可爲名將，可爲良吏。」）又卷十丙辰附陳左郎中韓知府才略片云：「臣在貴州道府任內，訪求知兵之員，

殊不多得；惟查委員韓超，直隸副貢，深明兵略，剛正不撓；臣前所帶黎平團勇，皆韓超訓練之力，其才非臣所及。

按：韓公字南溪，後仕至貴州巡撫。

三月，桂林圍急，公痛粵事日壞，糜餼殆二千萬，兵將窳惰驕昏，屢致挫衄；而徵調煩數，訖莫能一戰，益養癰而張寇勢，默計粵亂已烈，海內之禍方始，而湖南當首蒙其害，黔較粵尤瘠，即欲虛擲兵費，亦無所出；茲先卵育蠕蠕思動，一有蹉跌，勢難自立，因上言督撫請環邊築礮堡，師熊襄愍、盧忠烈遺意，堅壁清野，以固吾圉。其大旨以爲言戰不如言守，用兵不如用民，用民力以自衛，尤不如先用地利以衛民，援據古今參證情勢，至千數百言。當是時，湘粵告警，文宗已命大學士賽尚阿公爲欽差大臣，出視師；又詔湖廣總督程公霖采行邊駐衛州，公三上書程公，陳兵勢，並舉衡湘之士七人，以備任使；程公不能用，而寇已陷全州，掠船將順流趨長沙，新寧江忠烈忠源率楚勇扼之，義衣渡，大敗之；寇遂東趨永州，阻水，陷道州，長沙戒嚴。廣西巡撫勞文毅崇光，屢上書幕府，請撥兵嚴防安仁，驪卒不聽，因遺書告公（英杰家藏勞文毅是年七月二十八日與公書云：「逆匪屯踞郴州，官兵在二十里外紮營，不敢進攻；逆匪迺分股四出，旁略近縣，官兵不復過問。聞初四永興失守，初八安仁失守，倘由安仁出茶攸，則可由醴陵直犯長沙；倘由安仁出草市，則可由衡山湘潭直下長沙；長沙城池遠，不如桂林，加以民不知兵，人心浮動，而大將又無向欣然其人，裨將復無瞿鄧其人，能否使苞桑莫安，殊無把握。揆帥已往衡州，與晴翁共處，不知面商機宜，有何奇計？屢上書求於安仁驪縣，撥兵嚴防，頗不以爲然。至今日恐驚皇無措矣。揆帥昨飛檄調欣然往長沙，迺必欲俟接署之人到始啓行，賊蹤飄忽，若此，恐趕不及矣。」）

按：程公字晴峰，欣然向榮字，瞿鄧謂鄧忠武紹良，瞿威壯騰龍也。

已而寇果取間道東北掠安仁，循攸醴，襲長沙云。七月，銅山張公亮基，自雲南移撫湖南，奏調公襄辦軍務，報允。而貴州巡撫蔣爵遠以士民失望，關係匪輕，事關全省大局，入告乞留公，旋奉諭毋庸調往。（遺集書牘卷四）是年致左季高書云：「林翼與雲南崔觀察黃州徐太守同蒙奏調，八月十三日奉旨赴楚……黔中八月十四日驛奏『請留』言『士民失望，關係匪輕。』又言『事關全省大局』等語，林翼決不能如此，然勢必留黔。崔觀察聞極有才，未曾識面，徐太守警敏異才，與林翼同事，極相得，可見中丞之知人。」唐氏樹義與公書云：「前聞有楚中之行，紳士百姓，皇皇如嬰兒之失慈母，咸詣弟與蔭湘兩君，強欲婉懇中丞再為借寇，辭之至再，則竟聯名呈請，迨聞使車仍留吾黔，始各歡欣躍舞，可見公道在人。」又書云：「中丞於執事，始甚敬佩，後又小有所間，薇柏則始終愛護。昨十三日，因石卿先生奏請借箸，亦已附片請留，摺由驛遞，大約月杪即到此。有此兩請，定當一飛冲天，特吾黔無此大護法，西南亦實可危耳。長沙被圍已半月，若有損失，則武昌荊州均大可慮。」

按與公同奏調者，為雲南糧道崔光芴，湖北黃州府知府徐豐玉，見潘頤福東華續錄。時貴州兩司使為呂銓，孫孔慶，翎與公丙申同入詞館，唐氏所稱「薇柏無間」殆指兩公也。

先是公數以書薦左公宗棠，江公忠源於張公。（遺集書牘卷三）是年上張石卿中丞書云：「前舉衡湘之士七人，左子季高，則深知其才品超冠等倫，曾二次薦呈，此人廉介剛方，秉性良實，忠肝義膽，與時俗迥異，其胸羅地圖兵法，本朝憲章切實，講求精通，時務訪問之餘，定蒙賞鑒，即使所謀有成，必不受賞，更無論世俗之利欲矣。」又書云：「江岷樵昔年會試，負其死友之襯而歸，二次行邯鄲道上，送一不曾謀面浙江舉子之襯，此其風誼，即漢代獨行傳中，亦不多得，昨已函致岷樵，彼風節優於天下，當有感奮不能自已之誠。」八月，張公行抵常德，亟走書幣請左公，左公辭謝。是時公既留黔，不得行，聞長沙被圍，則日夜引領東望，憂皇無措，深

慮左公高隱，桑梓之禍，或遂日棘；因反覆陳說，飛書促行；而江忠烈已追寇壁城南，亦以書招左公。左公迺出，由公一言啓之也。（是年致左季高書云：「張中丞兩次專人備禮，走請先生，一阻於兵，一計已達覽。昨得八月二十三日喬口舟次信，言思君如飢渴，中丞肝膽血性，一時無兩，林文忠薦於宣宗皇帝，以是大用，先生最敬服文忠，中丞固文忠一流人物也。去年冬，曾以大名薦於程制軍，而不能告之先生，固知志有不屑也。林翼非欲瀆公於非地，惟桑梓之禍，見之甚明，忍而不言，非林翼所以居心。設先生屈己以救楚，人所補尤大，所失尤小。區區愚誠，未蒙深察，且加誚讓；且入山從此日深異哉！先生之自爲計，則得矣；先代積累二百年，虛生此獨善之身，諒亦心所不忍出也。張中丞不世奇人，虛心延訪，虞賓師之位，運帷幄之謀，又何嫌焉。設楚地盡淪於賊，柳家莊梓木洞，其獨免乎？」左文襄庚申與公書云：「入山十餘日，忽枉張石卿中丞之招，欲不出應，而江岷樵自長沙以書來，勸其速行；郭筠仙昆仲及吾仲氏同住山中，亦勸公卿不下士久矣。張公此舉，宜有以成其美，比見石公於圍城中，握手如舊，予以數策，立見施行。」十月，交卸黎平府篆。（遺集書牘卷六，癸丑與左季高書云：「黎平二年播擯，然用力良苦，其地士民淳謹，不刁不詐，不淫矣，實爲黔中諸郡之冠，但嫌稍弱耳。一年以來，訓練武事，頗改舊習。」又卷七致曹子祥書云：「黎平之行，何日可去，能振興之，殺戮之，邊防可治，缺分之苦，事務之繁，非平越大定可比；然保團成法，尙未散漫，內地盜匪，清除殆盡；此弟二年心血，可以共信，幸加意補拯，以活此方。」）其月長沙圍解，寇掠寧鄉益陽，出臨澧口，渡洞庭，徑陷武昌，東南大亂。黔中

~~苗匪~~常德，而苗匪榔匪蟠結鎮遠都勻黃平，襲安各府縣者，勢益洶洶。大府遂命公總邊防，督兵進剿。是年上委父巖希公書云：「姪現在總管黎平鎮遠思州都勻銅仁松桃一帶防剿事宜。」又云：「姪總邊防，因聞粵寇有變，常德之事，故大府以此相諉，且下游多盜，令姪督剿耳。」而別設讞局鎮遠，以公董之。（癸丑與左季高書云：「總局審局仍設於湘中。」）烏沙者，界連清江（清江廳隸鎮遠府，今改名劍河縣）。丹

江（丹江廳原隸都勻府，今改縣。）合拱（台拱廳原隸鎮遠府，今改縣。）八寨（八寨廳原隸都勻府，今改縣。）方志所稱甌脫地也，最易藪奸。公度路徑紛歧，盜匪出沒，非合力防剿，則終無淨盡之日。非取道古州（古州廳原隸黎平府，今改名榕江縣。）則亦無入手之方。（遺集書牘卷五緝捕羣盜啓云：「下游之盜，以烏沙爲最多，以革夷台拱爲最狡，上年奉命之始，誠不知從何處下手，姑卽古州清江台拱入寨丹江都江交界之處，先到烏沙剿捕，至今思之，先後次序，尙爲不謬。」）十一月乙丑，由黎平率練勇二百名啓行，辛未抵烏沙，督飭兵練合勢追逐，禽巨盜牛坐九坐等百餘人，請飭各屬繪呈險要，舉行保甲團練，以絕根株。而丹江之毛坪台拱之台盤，又復蠢動。十二月，令州判韓超張禮度分途追捕。（英杰家藏左文襄辛亥與公書云：「善化張禮度虛齋，甲午副貢，家貧親老，俯就卑官，志非得已。此君蕙師弟子，與仲蕭師常投分至深，弟於兩君座中，時接清談，觀其爲人，恂恂儒者，居心篤實，深可倚信。」）而自回鎮遠，侍奉太夫人，遂留度歲。（遺集書牘卷六癸丑與左季高書云：「林翼捕盜一月有餘，各屬報獲已逾百人，逋者尙多，擬再親往督緝。老母年高，得侍奉數月，甚覺安貼。」）是年脩復明督師何文烈騰蛟故塋，並置祀田。（癸丑與左季高書云：「黎平本楚地，國朝改入黔版，何忠誠公明諡文烈，封中相王，故塋從湘潭改葬來黔，至今樵牧不禁。林翼捐貲脩理，復置田產，惜才力薄劣，不能歌詠其美耳。」）

按文烈從湘潭返葬黎平爲康熙十三年甲寅，見寧鄉陶先生汝霖所撰傳。

是年十二月，曾文正國藩以待郎憂歸，奉命治團練長沙。（曾文正癸丑與公書云：「國藩九月葬母，臘月十三日，忽奉幫辦團練之命，又聞武昌淪陷之信，遂於廿一日赴省，日與張石卿中丞江岷樵左季高三君子感慨深談，思欲負山馳河，拯吾鄉枯瘠於萬一，蓋無日不以振刷相勗，亦無日不屢稱台端鴻才偉抱，足以救今日之滔滔，而恨不得會合以並紓桑梓兵後之餘慮。」）

咸豐三年癸丑 公四十二歲。

正月，公率練勇仍赴烏沙，乙卯移駐凱里，自去歲用兵，烏沙附近盜匪大半誅戮，惟革夷之高禾九松蕩垢一股，猶阻險煽羣苗爲亂。公遂督兵練會剿，連月獲真實劫盜二百餘人，而貸其情罪較輕者，州判韓超更事久，條陳方略，公嘉其精當，復廣其意，爲剿盜十三條，以告當事。其略曰：「今日治盜，與前年禹門之役，情形迥異，昔利圍攻，今貴雕剿，昔可餌誘，今當力禽。革夷伏匿深林，日可薰越百里，瞬息變態，凶狡異常，屯軍營兵，當之輒靡，三府六七廳之地，尾追而勢莫及，分練則力不敷，或偶挫失，徒齎盜兵益長寇志。田山薑黔書，歷陳平苗往事，以分而勝，以合而敗，不惟深明兵略，亦且洞悉苗情，爲今之計，惟有嚴令各屬，選用士民，舉行保甲團練，合力禽剿，則盜可衰止，然非破除文法，寬籌經費，上下齊力，民苗一心，雖日日言剿言防，終歸罔濟也。」二月，粵寇棄武昌東下，陷江寧，據之，遂迭陷鎮江、揚州、湖廣總督張公亮基復與湖北巡撫駱公秉章合疏調公赴鄂，文宗以公習黔事，調往他省，轉恐人地未宜，不允行。（據國史本傳）公在黔久，於民俗利病，政治得失，靡不窺見至隱，引爲深憂，又時以書啓告當事，自黎平受代，即要約大府，不欲更領他郡，至是擬令權貴東道，公意專心緝盜，猶可爲黔民稍弭患害，若羈職守，牽掣轉多，迺上書力辭，而復論列東路事宜曰：「一下游情形，殆哉！岌岌！姑卽愚陋所知言之，可慮者，已不下十數事，各府廳縣之寨苗，大者一二百家，小者三五十家，連年盜劫積蓄一空，爲良則畏盜，而又畏差，畏官爲盜，則一無所畏，是將迫之使爲盜也。夏苗終日採芒爲食（自注卽「登彼西山，言采其芒」之芒）四時不能得一粟入口，耕種所入，遇青黃不接之候，借穀一石，一月中還至二三石不等，名爲斷頭穀，其借錢米亦然，甚至一酒肉之細，積至多時，有變抵田產數十百金者，心銜怨而口不敢言，其黠者，則怨恨所積，引羣盜以仇之耳。而漢奸終不自悟，方且失之於盜劫，而取償於盤剝也。苗產盡入漢奸，而差徭採買，仍出於原戶，當秋冬催比之際，有自掘祖墳銀飾者矣，滿目痛心，莫此爲甚。各廳並無糧餘，專恃差徭採買，一切陋規，以爲公私之用，近年民力日瘁，官事日多，卽令

如數收納，尚呼瘠苦，何能禁止，而強以不情？且力役粟米之征，一概停止，則苗民脫身化外，不復知有上下之分。是禁之固難，將縱之而任其多取乎？則窮愁怨嘆，苗民日見其威，將更法而歸於受田之漢民乎？則差徭採買，有已成之俗例，而非賦役之正供，苗寨本無錢糧，漢民豈肯領受？訐告紛紜，上下其手，由是官取於苗者十之三，土司通事差役之取於苗者十之七，吸良民之膏血，以供其晏安酖毒之資；台拱、丹江、古州、入寨、清平，其弊尤甚，此可慮之在民者也。官兵數萬，已成廢器，即令千人爲營，而十賊可破；凡有血氣，莫不痛心，屯軍九千餘名，布置各堡，本極周密，然虛籍徒存，實政無補，數十年之積弊，不能一旦廓清。今日之食屯田者，半皆刁矜劣監，一旦繩之以法，則捏造黑白，勾煽愚苗，而禍不可勝言矣。爲今之計，欲使邊圍寧謐，非日日練兵不可。貴東一路，幅員至廣，必須挑練精兵八百人，分防分捕，且戰且守，迺足以戰奸宄而遏亂萌。然一年之費，又將安出？設令餉糈不繼，則兵民立困，將任其自亂而自已乎？抑將核各實，養壯士，汰老弱，而懲空曠乎？保甲團練，實爲救時善政，然委員辦事，其時甚暫，恐民不信，其勢相隔，恐民不親，則非牧令不爲功矣。然而奉虛文者，鮮實意，察小害者，忘大利。大吏之董戒，不啻穎禿而脣焦，各屬之奉行，惟有稟復與文告，此可慮之在官者也。夫天下治亂之機，不外乎義利二字。綜觀往事，大抵嗜利則亂，嗜義則治。今日之人心，都被利字蝕盡，凡在官在野者，亦屢屢乎其莫不然矣。官民否隔，黔禍已萌，可憂方大。凡此皆姑就東路言之。然言易行難，病多藥少，固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挽回，亦非勸說空言可以補救。約而言之，亦不外練兵、求才、察吏、籌餉四端而已。夫已亂易治也，未亂易治也，而將亂難治。林翼愚陋，即使殫精竭慮，亦無補於萬一。況一人之精力才識，幾何？器小任重，固自知其不堪矣。四月乙亥朔，回鎮遠省母，而黃平、岑民藉糧滋事，有司莫能止，特命公馳傳往治。遵義唐公樹義方以監司引疾家居，至是被詔起，走書要公，公爲留候數日，盡歡而別。英杰家藏唐公書云：「頃聞又有黃平之役，想民心易感，且彼各有身家，似不難了辦。弟謝摺已報，四月十一日起程，縱遲不過十五日。」

望於途間作一夕談。」

按：唐公仕履，見吳氏敘樹唐子方哀辭，此次起用，亦張駱二公奏薦，與公並調也。見家書所錄杏文。

已丑，親率練勇二百人，自鎮遠行（添帶鎮練百人，黃平兵練各百人，均於十六日取齊，見上孔按察啓）庚寅，抵黃平，舊州明日，徧召士紳，曉以利害，俄而譚傳，距城五里之牛市，坡有匪數千，三路來撲，公即督練前進，行里許，公度地平曠，即令駐營，匪果蜂擁而至，鳴鉦鼓譟，聲如怒潮，公閱良懦被脅，迺遣紳往導，令其頭目自來申理，並以家人爲質，匪頑抗如故，持矛跳躍，築石投人，迺轟鎗斃數人，餘悉驚竄，紛紛若鳥獸散，公知其爲合，不忍窮追，遂收衆還，寇不虞前山已潰，候數百人，驀越山溝，截我軍歸路，公先趨別徑返，聞訊，怒罵，犇之，練勇大呼馳下，匪駭走，俘斬二十餘人，會莫迺振旅歸，又明日，各鄉士民俱震恐，詣營門悔罪，願遵守約束者數百寨，公責令縛獻首逆，具結投案，又爲釐定糧章，禁革浮收，準折諸弊，酌裁州縣平餘，及書吏中飽，幾三千金，恩威並用，民情帖服，累月而事始竣。（是年上孔按察啓云：「此等事當其氣餒方張，非威不濟，及其恐懼消阻，可以恩行，然所謂恩者，亦不過持重養成，准其自新，限以勒索，非消化而示以姑息也。匪脅糧戶，以爲聚衆之謀，不解散糧戶，則不能伐其謀，若意在急切，則良懦受害，加以攻伐，則首從莫分。林翼之愚，必先分別良莠，如治疾然，扶正氣乃可祛外邪也。」又云：「匪徒非由糧而始起事，特不藉糧爲名，不能聚衆得財耳。故安糧戶，即所以散黨與匪，勢旣孤，則緝拏可期得力，否則滅損糧戶，至於無糧，而地方之害彌大。」）未幾，復有婁安之役，初劉瞎么（諸本作瞎麼，此據鄂刻本）等十餘人，自上年四月倡亂，以齊柳爲名，斂錢建廟，恐民之不從也，則以歷年官不理詞訟，不究盜賊，不如在鄉私埋沈河，由柳處斷爲詞，又慮民不輸錢也，謂柳事成後，一切錢糧由柳主持，愚民聽信者十之一二，遂於六里各村寨，選鸞悍者充頭目，得管領數千百戶，或數百戶不等，於是脅從者十廼入九，復按戶勒造火器，違者即統衆焚掠之，官吏不敢問。至是，署知縣徐河，備揭其狀，大

府復以屬公；八月晦，公率練勇三百人，馳至縣，偵知土匪四起，而千里之干溪實爲盜窟。九月癸卯朔，遂率練勇出城，至十里止營，集紳民曉以禍福，責以禽獻逆渠，脅從罔治。劉瞎么聞訊，連日遣其黨設礮梁，截糧運，文報阻絕，居民遷徙，人心皇皇。丁未，竟糾匪數萬，三面來攻，公堅臥不動。及三次撲壘，迺率練奮逐，斬刈六十餘人，匪氣奪，始各散去。是夜，良民來歸者大半。明日，公入城，城中迺定。劉瞎么既跳免，復於十里之白岩壘石爲關，架巨礮其上，爲負隅計。公得報，約河清督兵練，夜半蓐食，饋雨疾行，天甫曙，直抵岩下，毀關而上。匪不意官軍驟至，大驚，爭奪門走，擠岩顛踣者相屬，追斬數十人，生禽劉瞎么、卓老五等而還。河清憤怒，數請逐寨焚剿，公告以焚剿之餘，則生聚蕩然，勢必激成流寇，萬一一處行之，風聲所播，莠民將蠱惑要結，徒堅其作惡之心。此百年之禍也，堅持不可。河清忿不可遏，公迺奏記按察使孔公慶，乞親蒞襄安以解之。（是年與星躔弟誓云：「此次若非林翼力主解散，勢必多殺千萬人，且必激成大亂。此次保全生靈不少，且事必易了，可以問心。因縣中必欲多殺，故請臬臺親來，非有他也。」是年，陳辦榔匪四則云：「赦脅禽渠，古今不易之法，即使渠不可禽，而脅仍宜兼赦。若逼之使爲一心，後患將不可言。」又云：「如河魚餒敗，自內而外，徧體糜爛，卽逐一焚剿，亦不爲過；但剿則首要與脅從不分，焚則人不可得，而徒毀其生聚，恐後患無已時。林翼願受遲鈍之誚，不爲苟且之謀。一縣之地，委實辦理，不過一月可畢，當其時，無奇功，竟其事，無後既，如斯而已。」）於是被脅良民投誠者，日數十寨，公請於城中設局，按寨按戶，編造牌冊，詳書人口。（牌給民冊存官）爲辦理保甲團練張本。其寨中著名逸犯，仍勒限縛獻贖罪，凡六旬而事畢。（陳辦榔匪四則云：「以地方之人，拿地方之匪，不派一差下鄉，並責令呈繳鎗礮，刻下城中設局，每里派二人專司其事，到局無一文之費。」又云：「或謂匪以齊榔滋事，亦藉保甲爲名，顯與官抗，今不多殺以立威，而從保甲著議，非襲其成迹與？」答曰：「疇昔之榔匪爲政，故亂他日保甲官爲政，且可清查糧冊物色人才爲鄉正里長，故可治勦海不云乎？」治亂國如治亂

絲赤子盜弄潢池，將勝之乎？抑安之耶？」誠爲此時此地寫照。」公連月奔馳，蒙犯瘴癘，囚神瘁形，訖不得息，而官場流言，至有譏公爲貪功擅殺者。公念東南糜沸，黔中吏治闕隳，且武備積弛，漢苗錯處，伏莽潛滋，非旦夕所能挽救，重以太夫人篤老久處，瀾中每念鄉里，至於涕泣，蓋自是公亦意倦思去矣。（是年與曹子祥書云：「黃平之事，始終懷疑，遂至謗言四起，在外微員，以二三百人抗萬餘之衆，到頭尙是擅殺耳，誰敢忘身以殉事耶？」又云：「近年天下大亂，何處不因莠民而起，且兵政如此，而不知整吏治如此，而不知察如裴安，額兵四十八名，實在不過八名，其四十人僅飽食弁，若裴安果有四五十之兵，何至人情驚恐，動輒欺官耶？竊恐此方之事，前盜已死，後盜又生，不過一年，又當復熾。」又云：「求去甚堅，且不逾十一月，此情乞隨時代陳，弟因鎮遠考試，須移居，已艤舟東戴矣。」）

按：公壬子與翁祖庚書云：「黔盜之多，所在皆是，某所憂者，不在粵賊，而在內匪；內匪之可患，不在此時，而在異日。」是時黔中大吏，昏庸多忮，公亦被齟齬求去，不一年而亂果作，歷十有九載，爲同治壬申，竭湘、蜀援黔，全力僅迺克之。比諸東南諸行省，蹂躪爲最久，貴陽之不亡，亦幸耳。公蓋燭照數計於二十年前矣。十一月，請咨入京，不許。會御史王發桂疏薦公才識過人，可畀重任，且云聞已由黔送部引見，計時行抵楚、疆。若蒙飭留湖北，帶兵剿賊，可期得力報允。（據國史本傳）而湖廣總督吳公文鎔亦奏調公率黔勇赴援。（曾文正甲寅留黔勇會剿片云：「貴州黎平府知府升用道胡林翼，前經督臣吳文鎔奏調湖北差遣。」）公以鎮軍精兵有名，迺上書房師但公文恭（時官永綏廳同知）乞於三廳代募精壯，約過辰谿泊舟考驗。（是年上但師書云：「三廳向多壯士，林翼欲糾集二三千人爲勤王之師，然招募難支，給亦難，如實在有人可募，並紳士可勝將才者，擬到楚後設法招致。」又云：「林翼視壯勇如一身一命，與同甘苦，惟不用油滑怯弱之人，並請擇紳士之曉兵事，有志氣膽識者二三人爲管領，林翼到辰谿泊舟考驗。」又云：「蒙助錢五百千，」

不敢絲毫虛糜，亦不敢言謝。」十二月庚辰，公遂率練勇三百人，奉湯太夫人自鎮遠啓行，是爲公規畫東南之始。是年，從弟楓翼自益陽來視公。五月，女端儀適同縣周氏。（俱見家書）郭氏蒿養，知書屋文集。胡母陶夫人祔葬志銘云：「一女嫁監察御史周開銘。」是年十二月，安徽巡撫江忠烈忠源殉難廬州。

卷二

咸豐四年甲寅。公四十三歲。正月，舟次龍陽縣屬之酉港。（龍陽原隸常德府，今改名漢壽。）季父駭希先生率裴翼冒風雪來視，遣人送湯太夫人暨眷屬回益陽里第。（副貢君行述云：「甲寅正月，文忠督師東下，府君率裴翼冒風雪會於龍陽蘆林港，迎湯太夫人歸。」家書云：「別後行三十里，編魚洲阻風二日，十五始抵岳州，計老母是日亦可到家。」據此，則會酉港在月初也。）而自率黔勇六百人赴援。（曾文正奏留黔勇片云：「該員自帶練勇六百名，由黔赴鄂，正月下旬始抵金口。」是公過辰谿，祇新募三百人。）已未，行至鱗洲，聞吳文節文鎔戰歿，黃州寇上竄漢口，湖北按察使唐公樹義方治水軍金口，遂往會師，公見唐軍無紀，亟移船上流。癸亥，唐公軍潰，發憤赴水死，公往經紀其喪，買舟遣其子護櫬還黔。（封按察使印，齎交湘撫。）亟登陸列陳拒寇，寇不敢逼，退屯嘉魚。（見家書。）二月，公補授貴東道，是時花縣賂文忠，秉章復撫湖南，延左公宗棠入幕府，委以軍事，曾公國藩方治水師衡州，亦以吳公之招，發水陸軍萬七千人，浮湘東下，次長沙。（曾文正是年與公書云：「聞治軍鄂，儲爲甄師喜，爲兩湖喜，而同時又接廬州失陷，岷樵殉難之信，爲天下憂爲吾黨憂，國藩自九月來，衡募勇造船，擬與甄師岷老爲一氣，共籌四省合防之策，意奉甄師爲主，而侍與岷樵輔之，不謂斯才遽成名以去，而甄師又被羣言謗劾，孤立無助，對此茫茫，止堪痛哭，現在招募陸勇六千人，水勇五千人，鄂中望助孔亟，不復延候，計二月杪，當與旌從相遇。」）

按文正此書當是臘盡或正月所寄其時吳公方爲巡撫崇綸所劾出駐堵城文正向留衡陽也。以公軍無所屬而寇自寧鄉相陰敗退後湖南境內解嚴遂乞駱公資以餉械請暫駐岳州會師尋密疏論薦謂其才勝臣十倍可倚平寇。

按此疏久佚惟略見瀝陳撫臣勳績摺中。

三月辛丑曾公至岳州聞崇陽通城相繼失迺檄公自平江往剿令副將塔齊布暨平江知縣林源恩率所部繼之乙巳公敗寇於上塔市塔齊布公亦克江南橋王公鏗既復岳州亦擬率師往攻前隊進羊樓司失利寇復上陷岳州大軍迺退保長沙寇進逼靖港再竄寧鄉敗湘軍三營甲子陷湘潭亟檄塔齊布自崇陽回援四月辛未水陸軍大捷於湘潭復其城丙子湘潭靖港寇俱退踞岳州公先奉檄自平江回保省城（家書云）曾帥初二日靖港挫賊飭林翼自平江回援初九到省駐妙高峰（）至是復令追寇相陰（家書云）二十日派剿相陰行七十里探賊悉下竄遂駐於此（）安化土寇起乘機抗糧又命公督兵往剿公計禽其渠黃國旭劉盛治等縣得不擾寇忿湘潭之敗遂糾黨掠船集岳州陷華容分擾西湖以窺常德而別股由松滋入虎渡口者謀與西湖寇合分犯澧州安鄉駱公因遣公往援五月己亥朔自安化行抵龍潭司而屯將周鳳山李輔朝之兵先潰（家書是年五月上湯太夫人書云）初一日行抵龍潭司而撫院札派之周游擊李都司之勇二千餘人已在龍陽潰歸林翼本奉札統帶而兩員不候調遣即先失機亦林翼之過也此時專靠林翼數百人其何以堪左文襄與公書云「龍陽大潰之後風之肉不足食也三面臨水之地無水師接濟豈可紮營」公迺收集潰卒退保益陽辛亥龍陽陷甲寅寇陷常德公率各營繞赴澧州謁蔡先生用錫石門學署乞勸捐輸濟軍（英杰與蔡氏有嬖先生繼室陳夫人年九十餘稱述如此）慮鄉里不靖懇母夫人移居以避（澧州行營上湯太夫人書云）「湘事甚危我家四面受敵萬不可居且看岳州勝負再作計較如不到安化看

桃花江上鄉一帶何如？」

按：湯太夫人是時避地石筍，見家書。

曾公駱公以岳鄂梗塞，議分三路進兵，迺奏遣公督趙啓玉各軍出常德。（左文襄是年與公書云：「援剿西路，大事也。豈可無一主持之人？既以兄任其事矣，豈可不奏？且我輩此時已拋此七尺性命在所不計，則愜氣受苦惱，又其小者矣。事到無可如何時，不必計較成敗利鈍，與己之堪此與否，且索性做去爲宜。在事一日，且做一日，除正事外，不必多作一想起，一念轉安靜也。夜擬札查龍陽失利事，意在警風以折其驕悍之氣，使其有求於老兄，或就羈勒，經此大挫之後，又須養之時日，其氣漸固，始可用之。」）江忠淑有平江剿通城，而檄塔齊布由湘陰趨岳州，常德寇聞官軍大出，遂以六月戊辰朔，棄城走岳州。戊寅，公移軍駐之。（見家書）時武昌復陷，公拜四川按察使，仍命留湖南治軍。閏七月戊辰朔，大軍克岳州，迺議東征。曾公奏調公自隨，而駱公終以湘中良將勁卒，強半遠出，湖南岌岌憂戰守，奏留公仍防岳州。（家書）八月初三日，羊樓司行營上湯太夫人書云：「三次奉廷寄，諭令林翼專防岳州，第三次則詢何日到岳，如何設防之處，由驛馳奏。曾帥奏調想不能行，又兼撫臺奏留，恐必留楚矣。」遂自常德拔營，便道省母。八月，曾公規取武昌，塔齊布公請先攻羊樓，公率師往會。（見曾文正官軍迭勝現籌進剿摺）己未，曾公率水陸軍遂克武昌。漢陽公調補湖北按察使。十月辛卯，受印崇陽行營，督兵搜捕崇通餘匪，諭鄉紳舉行保甲團練，不力者罪之。癸丑，入駐省城，城經兵燹，民物凋耗。（家書）與星躔弟書云：「武昌城中，民物凋耗，官場盡如乞丐，非三五年長養撫育，其氣不蘇。六十州縣，失陷四十七八處，公私皆搜括一空。」巡撫陶恩培委軍事於總督楊霽，託屯廣濟，不來公羈縻，其間鬱鬱無所施，是時官軍連克斬黃大捷，田家鎮水師乘勝薄九江湖口，寇復併力踞城，與九江相犄角，官軍苦戰不能克。曾公憂之，迺奏調公撥兵勇二千人往援。十二月，公遂率師自咸寧東出，瑞昌會羅忠

節澤南軍共剿湖口，屢攻梅家洲寇屯，迭有勝負；水師越湖口攻姑塘者，陷鄱湖不得還湖口，寇反渡江，踞小池，燒曾公坐船，曾公懂而免，公與羅軍夜夜戒備，歲晏不得息，而水師內江外湖之分亦始於此。

咸豐五年乙卯，公四十四歲。正月，安徽寇首陳玉成等圖解九江之圍，遂擾官軍後路，東陷黃梅廣濟，撲總

督楊需營，需退漢口，假防北犯名走德安，寇遂踞漢陽，掠沔陽天門，復分黨渡江西，陷興國通山，通城崇陽，並犯江西義寧（今改名脩水縣）武昌大震，曾公遣李公孟羣彭公玉磨率師船還救，文宗慮曾軍腹背受敵，諭令分兵援應，曾公難之，公以按察使有守土責，因自請行，曾公遂令率兵二千五百人，益以副將王國才都司石清吉兵四千，先後回援，公抵武昌，即渡江駐營沌口，日夜督攻漢陽，無慮數十戰。二月，擢江蘇布政使，旋調湖北。（家書）是年二月，與靜媚夫人書云：「正月十八日到省，城中一無所有，兄祇宜盡力一戰耳，勝亦佳，敗亦佳，勝則成一時之功，敗則成千古之名，不足念，不必悲也。兄已升蘇藩，又調北藩，一迂腐書生耳，官至二品，年逾四十，祇合如此。所望夫人爲我善自排遣，善養高堂，實爲義分之當然，毋學小人徑徑自守之見，而以保全大局爲計，則幸甚。兄如戰勝則亦惟有善自保重，萬不輕生。」又云：「人生在世，祇有安心法，安心作一忠義人，則亦無他念矣。」

按：公奉詔擢江蘇布政使，他書多未載。

庚戌，漢陽寇水陸並出，循青山踰塘角來攻，省城兵初才二千，至是，內外防守軍近萬人，惟巡撫陶公恩培與署按察使武昌知府多山公嬰城守。是日，公與李公孟羣方逐寇沌口，望城中火起，亟馳救，而守陣者遙見黃旗十里外，紛紛纒城走，外兵亦走，寇至城下，用纒城繩引而上，陶公赴水死，多山公再然城上巨礮，不發，亦自剄，城陷。公倉卒不能濟師，迺折回金口，亟集潰卒，王國才率兵四千，自紙坊來援，屯長虹橋，入夜，登城亂斫，寇城幾復，明日，漢陽寇渡江來攻，國才見勢不敵，亦退金口，公與合屯以自保。（見與孔誠甫按察書，公自注云：

「是日午前數刻，爲兵卒逃潰之時，後數刻，爲官民死亂之時，紛擾竟日，千古奇聞，可憐一多知府雲笏，僅得見數面耳。」是月，湖口寇亦由都昌擾饒廣，曾公收內湖水師入南昌，羅公澤南從之，留塔齊布公屯九江，駱公疏劾楊霽，更調江忠濟寶勇候補臬司，魁聯軍防岳州，而令分所部護瓊林六百人，以益公。三月乙丑，詔公署湖北巡撫，誠以江北責之總督楊霽，荊州防守責成將軍官文，而以南岸攻剿專屬公。當是時，江漢上下皆爲寇踞，巡撫號令不出三十里，公退屯金口，與彭公玉廉水師相倚，合王國才兵才六千，而國才營施口，與水師兵餉皆仰給湖南。曾文正年譜云：「楊公載福傷病在籍，病稍痊，湖南巡撫駱公委令招募水勇，爲添造戰船，赴鄂助剿，李公孟羣補臬司，胡公令募陸勇，扼金口，鮑械均仰給湖南。」武昌三次淪陷，州縣殘破，餉源絕，文移指撥，不時應欠，鮑輒逾數月，軍無見糧，公適爲書告鄰省求助，情詞深痛，至汎舟泉交河，發其私家之穀以濟軍。曾文正瀝陳撫臣助續摺云：「一錢一粟，皆親作書函，向人求貸，十不一應，至發其益陽私家之穀，以濟軍食，士卒爲之感動。」楊霽屯德安，統萬人，糜餉自如，猶虞不自保，疏請巡撫駐漢川，以杜北竄。公上言：「荆襄扼南北形勝，而武漢又荆襄咽喉，自寇據漢陽，北岸已形梗塞，自武昌復失，南岸又復蔓延，漢陽循江，一路可通荆沔，臣若專顧南岸，則局勢日感，計惟有全力亟攻武漢，苟獲一城，則兩城自復，如此，則荆襄可固，北竄無虞。」詔嘉勉焉。會曾公亦屢寓書以厚集兵力，先復武昌，爲言公意遂決。曾文正年譜云：「時鄂軍屯聚德安，湘軍回援武漢者爲數無多，公屢函致胡公，論東南大勢，以武昌據金陵上游，爲必爭之地，宜厚集兵力，以圖恢復。」四月，楊霽免，以官文公爲總督。五月，授西凌阿欽差大臣，攻德安，官文公屯潛江，天門間，號北岸軍。於是公攻武昌已逾月，寇深閉不出，而夜啓東門，潛出大衆，謀抄官軍後屯，公偵知之，辛未，遂自袁家河拔營馳回金口，築壘未畢，而寇果至，公先分兵千二百人援漢陽，至是屯紙坊者，亦先一夕潰，留屯兵才數百，人心洶懼，公適令何紹彩、丁銳義等分途堵禦，鏖戰逾時，寇引去，明日寇復來窺，又卻之。駱公

起楊公戴福自湖南募水軍來助（引見上）公以供山爲武昌進攻之路，城周廿里，凡九門，今圍攻其一而遺其八，力必不支，可憂方大，迺變計移攻漢陽，議以北來重兵扼漢口，蔡甸截其竄襄陽之路，濟江堤，放水師入湖，腹背攻之，則漢陽孤而城可破。七月，遂與彭公玉、廖楊公戴福督水師往攻蔡甸，克之，力戰二十餘日，連破寇於大別山，平其壘，然無陸師相輔，軍去旋陷，漢陽卒不可拔。公忿武漢久不下，八月壬辰，復自將四千人渡江，思合水師取漢陽，崇通寇聞公出，遂襲陷全口，李孟羣營德安，寇亦糾黨還救，阻遏不能進屯麥山。時公軍欠餉逾百日，戊戌寇至，公督軍士出，竟要餉，出怨言，強之戰，讓而奔，公憤甚，怒馬欲死敵，圍人見公意色惡，旋馬向空野，四五轉，始鞭之，馬逸弗能止，臨江，迺遇鮑超船，諸裨將聞巡撫在，潰卒稍集合，屯大軍山。辛丑，荊州運餉銀三萬至，迺嚴汰疲羸，率沌口水師及王國才軍退屯新堤，以扼荊湘之路，令游擊鮑超赴湖南，增募新兵三千，而奏調羅公澤、南率軍自江西來援。（遺集書牘卷九，致鄭譜、香書云：「弟營新集，仁鳳兵強而將稍弱，楊之彪營將則強矣，此外亦有兵無將之營，惜乎以苦心挑練之勇，一潰於金口，再潰於麥山，十去其三，又從而汰之，近日不能如前此之強矣。從前打金口，打八步街，打蔡店，高廟，何嘗目中有城、麥山之潰，何嘗非有心可憾之至！」）於時塔齊布、公新、喪、彭公玉、廖、同、南、康、領、內、湖、水、師、李、公、孟、羣、改、陸、軍、楊、公、戴、福、初、爲、水、軍、總、統、屯、嘉、魚、蒲、圻、間、公、控、馭、之餘、志、氣、彌、厲、拊、循、部、曲、與、均、苦、樂、禮、下、走、卒、偵、事、早、還、開、營、門、輒、自、迎、勞、於、是、人、人、感、奮、軍、氣、復、振、先、是、羅、公、澤、南、轉、戰、江、西、既、克、義、寧、因、上、書、曾、公、陳、兵、勢、其、言、曰、一、武、漢、者、南、東、之、樞、紐、也、形、勢、百、倍、於、潯、陽、今、兩、城、久、爲、寇、踞、而、崇、通、羣、盜、出、沒、江、西、湖、南、緣、邊、驛、騷、竊、謂、欲、制、九、江、之、命、必、由、武、漢、而、下、欲、解、武、昌、之、圍、必、由、崇、通、而、入、爲、今、之、計、宜、令、南、康、水、師、潯、陽、陸、師、併、力、湖、口、持、重、勿、戰、請、自、率、所、部、徑、出、崇、通、取、高、屋、建、瓴、之、勢、以、圖、武、昌、武、昌、復、東、南、大、局、庶、有、轉、機。」又單騎詣南康言之，曾公雖壯其議，然以九江新失大將，湘軍孤危，終莫決也。至是，迺命羅公率五千人以行，羅公析其軍爲三，自領中軍，以劉公、蔣

將左，以李忠武續賓將右，道義寧，取通城。九月乙丑，會湖南平江勇復通城。甲戌，復崇陽。公聞援軍深入，躬珥之。已卯，遣三千人循六溪口嚮蒲圻。是年，致鄭譜香書云：「羅山方伯之兵已到，林翼派兵至蒲圻迎戰，或言祇此三千九百人，不宜先進，然我是主人，盡以難事讓之客兵，非也。且廉恥安在，成敗利鈍，古之賢者，尙不能逆視，勝當戰，敗亦當戰也。」一援寇數萬，爭趨義寧，敗湖南防軍於羊樓，寇首石達開繼至，屯壕頭。羅公遣彭三元、李杏春往攻，兵少戰死。（寶營副中營營官）乙酉，德安寇棄城南下，詔奪西陵阿官，令官文兼代之。自鍾祥移屯德安，丙戌，羅公大破寇於羊樓，公疏聞，因附奏曰：「秋冬以來，寇勢專注於南岸，卽下游金陵、安徽之寇，亦專以裹脅上竄爲得計，武漢據金陵上游，荆襄爲南北關鍵，兩湖巴蜀之米，多於吳會，長江之險，與寇共之，爲今之計，其必先練水師，斷寇糧，也明矣。通籌吳楚之全局，必須武漢得手，餉足兵精，屹然重鎮，不致再搖，然後水陸併力，以扼賊吭，事迺可圖也。」一因力言楊公載福之忠勇，並薦其將校李成謀、鮑超、張榮貴，可勝水師將才。十月癸卯，公自嘉魚往勞師，率仁鳳、彪恭四營。

按：四營官仁營何紹彩，鳳營周得魁，彪營楊再佑，恭營張寅恭。合羅軍七營。

按：是時李續賓將湘右營，劉蔭將副右營，蔣益澧將湘左營，唐訓方將訓字營，普承堯將雲字寶營，羅公自將湘中營，兼副中營，其彭三元、寶勇七百名，則分隸普、李、唐三營。又調湖南防軍劉騰鴻所將湘勇五百人，以厚其力，朝命悉歸公節制。

共十一營，西攻蒲圻，而寇衆逾三萬，築五屯四柵，環鳳皇山，屬之豐樂門，又作浮橋，據白羊水，以通咸寧。公用蒲圻知縣孫守信及舉人賀霽若計，由間道出公安，取據城西北鐵山，與豐樂門之雞冠山相值，寇出不意，遽失其險。辛亥，羅公攻城東，公率軍攻城西北，寇踞壘堅伏，羅公迺令積薪燒其柵，火發，寇大奔。其夜，我軍馮山

鳴角，以驚城寇；寇悉遁，蒲圻復。十一月庚申朔，合兵攻咸甯，敗寇於山坡，庚午克之。自是武昌以南無寇蹤。辛未，楊公載福率水師克金口。甲戌，公會師金口。其日，王國才由沌口進駐新灘，與水師會。乙酉，公將六營壁城南堤上，羅公則將五營循東路，壁洪山南岡，而令九溪營屯金口，與水師犄角。（遺集奏議卷五進攻武昌大獲勝仗疏云：「十一月二十六日，羅澤南率中左右三營，陽營彪營由紙坊拔營，從東路出省城之東，駐營洪山，臣率仁鳳南恭四營，暨寶營訓營，從中路出省城之南，由李家橋板橋駐營保安門外五里墩，其西路則令湖南九溪兵六百名駐金口以牽制之。」）

按公軍初起，屢經挫衄，比於諸軍為最弱。至是寶營訓營皆從公戰，壁壘一新。薛福成氏有言：「羅公亦稍稍分其衆，隸公俾部勒其士卒，由是盡傳楚軍規制，變弱為強。」公與翁祖庚書亦自言：「得迪庵而兵迺強，得厚庵而水路以通。」殆始於此役歟？（李景湖率南營劉騰鴻率陽營陳玉輝率彪營俱見疏中。）

時武昌寇於武勝門外沿塘角築壘二座，鮎魚套白沙洲一帶亦傳兩壘以護寇舟，以阻我水師。於望山門外八步街口營二大壘，絕西路。金口鐔道又築壘中和門外十字街口，阻中路。堤上之師，建礮臺小東門外，謂可注射洪山；其東南附城山坡則作石壘，高與城等，以遏洪山東路；又綴二小壘於中東兩壘間，使梗斷往來，深溝密柵，悍黨守之，牢固而不可拔。於是羅公建議謂：「省城雖大，可襲取也；然非剗削附近寇壘，則不可薄城，請悉平之。」丁亥，公遣軍至城南，相度十字街壘，寇以官軍來攻，遽糾黨二萬人列隊出拒。羅公聞警，亟分軍守屯，而自率李續賓劉騰鴻等三營疾馳至賽湖堤，分道並進。一軍循堤上直攻附城大壘，一軍由堤下踰溝踐湖，攻十字街口之壘。公所遣普承堯唐訓方見羅軍至，佯敗走，寇乘勢來追，遽反鬪，而我軍已潛出壘北，縱火延燒，屯館寇無倖脫。其追我師者，無歸路，盡殲之於藕塘。二小壘同時亦燼。我軍往攻附城大壘者，亟循城根，首尾夾擊，尸橫填街中，寇敗走。遂乘勝追至鮎魚套而還。是役也，連破三壘，斃寇四千，於是城東南寇屯

略盡。是月，石達開自通城入江西，迭陷瑞州、臨江、袁州府城，遂圍吉安。湖南聞警，亟議籌兵餉援江西。十二月辛卯，公與羅公作浮橋於鮎魚套，率師直搗望山門二壘，平之。乙未，分三道攻城，城上礮石雨下，士卒多殞。羅公下令稍休，寇隨出衆數千，自塘角來襲，敗之於沙湖。己亥，李續賓往攻塘角壘，焚之，並燬漢陽門外船廠。羅公偵與國寇萬人入城助守也。庚子，令李續賓率右營、劉騰鴻率後營進據小龜山，以誘之。寇果糾衆繞紫荊山、雙鳳山來犯，蔣益澧、陳玉輝率左營彪營繼進。羅公自將中軍設伏殄寇，公亦自洪山出師迎敵，大敗之。寇復於望山門外葺石壘二重，左傅城根，右接鮎魚套，以阻我進攻之路。丁未，公令諸軍襲破之，遂約期攻城。己酉，公督師夤夜西出花園，迂道三十里，以攻白沙洲之壘。李續賓、蔣益澧由中路攻望山門，唐訓方仍循鮎魚套衝其中堅。羅公循東路攻大東門，黎明逼近城根，士卒奮勇爭拔竹簽木椿，緣梯登寇，覺紛擲礮石轟擊，終莫能入。壬子，李續賓自將往攻窯灣，截寇餉道，寇見其兵少，突出萬人循塘角沿湖下。羅公率劉騰鴻等出洪山東西以抄之，前後遮擊，陳斃及溺湖死者無算。自公與羅公逐軍武昌，合勢攻寇，兼旬之間，奔馳雨雪，斬刈過當，環城東城西東南西南寇壘次第剷削殆盡。惟江岸西北一隅未下，雖前阻堅城，我軍傷亡精銳逾千數百人。會李公孟羣亦薄攻漢陽，楊公載福領水師十營選精銳倡勇敢，亦以辛卯日自沌口出師會剿。往來江漢南北，每戰必捷，而官文公前軍抵漢陽者，與南岸軍相聲援，都統都興阿、公將吉林馬隊護水師，水師夜燒寇船未還，都興阿露宿達旦，水陸軍聲帥和輯，士氣百倍。至是寇亦氣奪，始嬰城待援，不敢出矣。（家書）是年九月，與靜娟夫人書云：「天下事非無兵可戰，迺無餉可籌，前已積欠二十餘萬，自蘆山潰後，從新整理，每月總需十萬，迺可有濟。兄自二月以後，千方百計，總不過月籌三四萬耳。平生自謂才大，自幼即狂，謂世人皆無才，因狂而傲，二十三十歲以前均是如此，因父嚴教，即不肯狂，而傲氣亦稍稍除矣。三十七以後，作守辦一方之事，當小亂之時，稍展其才，而今年之才力竭矣。今年之難之苦，則竭力盡心，萬難支撐矣。心中未嘗不愁，卻

喜性情開展，不甚怕死，故如此磨折，如此艱難，形狀如昔，惟鬚髮稍白耳。今人十口之家，向家長索食，則當家者日夜焦勞，況以一二萬人向我索食耶？況又支至九月之久，此後不過再支二月，如實難成功，吾輩自有守正善道，盡一日心力，做一日事功而已。聖人亦有去兵去食之時，而進退存亡，不失其正，可見聖賢之宜進宜退，宜存宜亡，自有至當不易之理，至當不易之時也。浩然之氣象，不僅心無恐怖，即並無絲毫望念。」又云：「今年打三四十仗，仗仗皆苦，且看此月及十月何如？劫數未滿，人心日漓，大要是亂之初生耳。」

按是時公新被命開府武昌，展轉兵間，勞瘁萬狀，而氣不少屈撓，讀此可知其志事之艱矣。

是年二月，聞從弟保翼攝貴州仁懷縣，卒於官，悼痛累日。以妹同芝許嫁湘陰左澂，福芝許嫁湘鄉羅兆作。
（家書與靜娟夫人書云：「左公景喬為季高胞兄，託陳堯農求昏，可許，則以九妹許之。湘鄉羅方伯澤南品學均好，昔年家至貧苦，斷炊迺其常事，總以教書為生，以秀才督兵，擢至藩司，其父八十尚在，積德之家也。有二子，一年十三歲，可配福妹，乞告老人，速定行止。」左氏宗植慎齋文鈔與公書云：「兒子澂誼雖媚婿，情均子姊，年少學淺，暫應局戶讀書，惟性行敦樸，他日或望有所成就，以無負眷愛盛心，文定有期，嘉禮旋屆，我兄方誓師江上，與下卒同甘苦，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之時，兩家兒女求心所安，是事簡質，無宜坐受華懸，上廬內願。」）十月，妹元芝適善化唐氏。（見家書葉翼撰劉大家墓志云：「女一字元芝，善化唐啓珏其壻也。」）十一月，奏調劉公荅回營，以父病辭。（其弟蕃是年戰歿，痛折故請留侍。）

咸豐六年丙辰，公四十五歲。正月庚午，羅公逵營洪山絕頂，俯瞰城中，寇畏，輒發城上巨礮轟擊，公以寇負隅，仰攻非策，迺與羅公議分遣陸師，一扼武昌下三十里之青山，一扼漢口上三十里之沙口，而以礮船之半駐武漢下游，斷寇接濟，然終以兩軍兵單遲回，未即行，寇屢乘雪夜來犯，諸軍亦迭出襲之，斬獲有差。是時寇帥石達開躡江西，自踞吉安後，連陷撫州、建昌、南康三府州縣，殘破至五十餘城，曾公軍南康，文報阻絕，迺

退駐南昌，請丞調 羅公軍回援，中外交章以爲言，文宗以武漢功可期，持不許；言者益衆，詔公與官文通籌利害，公奏言：「石達開擁老寇二萬，又糾合廣東游匪，不下四五萬人，連陷江西郡縣，本境亂民，從之如歸，蔓延日廣，不特南贛撫建可慮，浙、閩、湖南尤用隱憂，臣何敢以武昌一城，愆置東南大局而不顧，況羅澤南前在江西迭著戰功，此時待援孔亟，固非此軍莫恃乎？」羅澤南之議則曰：「武漢爲南北樞紐，上縮荆襄，下控吳皖，關繫視他省尤重，奚獨棄之臣愚，以爲南岸各軍攻城入十餘日，戰士良苦，遽行撤調，功隳垂成，且羅軍欠餉兩月，江西帑藏亦空，卽令剋日回援，行糧尙煩籌措，竊謂平寇之要，必得水師肅清江面，而後陸師無牽掣之虞，今臣軍水師礮位已齊，火攻亦具，默計春汛方生，寇舟難匿，臣當督率將士奮勉圖之，如旬日未能卽下，臣忝膺疆寄，責無可諉，亦當權其緩急，亟籌餉項，分兵赴援。」羅公亦上書曾公言：「武昌垂克，南北岸皆爲我有，陸軍扼窯灣，水師扼樊口，寇糧已斷，勢難持久，大功倖成，當與麾下會師澤陽。」（羅山遺集）是年二月二十四日，曾帥書云：「以事勢論，今歲之圍武昌，與去歲智亭軍門之圍九江，其勢不同，去歲圍九江，江面北岸悉爲寇據，南岸東路之湖口，西路之興國，瑞昌亦爲寇據，無論九江不可必得，卽得亦不過一孤城耳。今歲之攻武昌，北岸、南岸皆爲我有，江面自沌口而上，亦爲我有，其所未圍者，祇水路下游一面，厚庵正在料理，現賊糧將盡，勢日窮蹙，若湘勇遽撤，則潤芝中丞兵單不能獨立於南岸，不特前功盡棄，患害難言，縱能集水陸軍與厚庵同保金口一綫，恐又如去秋故事，或上犯咸藩以窺岳州，其既不獨在鄂，湘亦殆難支持，鄂中士民惟恐湘勇之去，與江右之日望湘勇來者，殆無異情，況武漢天下樞紐，我與賊所必爭，今垂成而遽縱之，尤非策也，特江西、東南腰膂，一有不虞，東之閩浙，西北之兩湖皆有唇齒之患，且南通、兩廣賊之詭計，每思由湖南、江西以通粵中之氣，石首之屢窺，贛州殆卽爲此，頃派李迪庵兵二千，劉峙衡一千，遂駐窯灣，其地去洪山約十里，距塘角以下江岸祇二三里，扼之可斷青山、陸路之糧，水師預備火攻，與迪庵陸師相輔，或下樊口，或

田家鎮寇之水運亦斷，如天假之緣，兩城克復，當卽偕水師下潭陽，與大軍會合耳。」曾公初不持前議，（曾文正是年正月致羅羅山書云：「國藩爲江省計，深望閣下之來援，爲大局計，又甚不願閣下之回援，何也？凡善奕者，每於棋危劫急之時，一面自救，一面破敵，往往因病成妍，轉敗爲功，善用兵者亦然。今江西之勢，亦可謂棋危劫急矣。當此之時，若雄師能從北岸長驅，與水軍鼓行東下，直至小池口，八里江等處，則敵處青山湖口之師，忽如枯魚之得水，江西瑞州、臨江之賊，忽如釜底之去薪，以不援爲援，迺轉敗爲功之要著也。如閣下仍從通城，義寧回援江西，則武漢縱能克復，恐敗賊從而回竄，北岸旣無重兵，外江之水師萬無東下之理；內湖之水師終無出江之望，是回援而滿盤皆滯，不援而全局皆生，國藩所反覆思維，而確見其然者也。」）
搶江西事棘，又奏請飭羅公回援。（曾文正奏稿卷七有調羅澤南回援江西片，迺是年二月二十一日所上。）然羅公念曾公艱危，義與同生死，終慮公南岸兵單，若果撤圍，前功頓棄，日夜憂憤，督戰益急，連月大小百數十戰，每戰官軍輒肉搏城下，傷亡枕藉。二月癸丑，遂與公定計，遣李公續寶、劉公騰鴻率三千人，遶屯窰灣，而自駐洪山策應，其地下距青山十五里，上距洪山十二里，南距塘角十五里，寇見我軍分屯，接濟益斷，則大懼，呼九江寇援益急。甲寅，李公自將千八百人，由廣興洲進攻塘角，自洲達城根十里，舊爲市廛，民居櫛比，羣寇伏匿其間，李公分軍爲三，令劉騰鴻以後營循堤內湖墻入，趙克彰以奇右營循堤外江岸入，而自率湘右營當中路，偵知有異，迺火草屋數椽以驚寇，寇大亂，盡出城上，亦出寇數千，冒烈敵奔突，李公縱兵奮擊，大敗之，斃寇三千，迺追至城壕而還。羅公亦率蔣益澧、唐訓方、何紹彩等攻小龜山寇，寇敗去，然自是城寇益堅，閉不出。是月，湖南大舉援江西，遣劉公長佑、蕭公啓江率五千人取道瀏醴，分攻萍鄉萬載，先後復其城。三月己未，公聞九江援寇上，迺約羅公列陳要擊，寇亦重門洞啓，出衆抗拒，其由望山門撲公中路者約萬人，前鋒爲都司周得魁遮擊於江岸，斬賊近千，其由八步街、長虹橋來襲者，方與丁銳義、普承堯接戰，聞江岸寇敗，輒駭走。

入城。是日，寇以全力來攻洪山屯，故由武勝忠孝門出者，亦近萬人；分踞小龜山及紫荆雙鳳諸山；復以三四千人趨鷹嘴閣，謀襲唐訓方營；而預伏萬衆於賓陽門內，城扉虛掩，闐寂無聲。羅公從容鎮定，自以所部中營分布洪山左右，令蔣益澧、唐訓方、何紹彩等分途迎擊。李公續賓駐軍窯灣，料寇注重東路，必下犯北路，遂嚴陳以待；而令劉騰鴻率隊四成回援。已而唐訓方、蔣益澧直撲小龜山，與寇鏖戰，斬殺過當；何紹彩率數百人戰紫荆山巔，以少擊衆，士殊死鬥，槍礮既熱，則以刀矛接戰，撥刺有聲，寇勢大威。羅公聞訊，即率所部中營，副中營自洪山馳下，唐訓方、何紹彩自後奮擊，寇遂大敗，爭奪門走，而賓陽門忽啓，萬衆突出，直衝羅公軍，軍不能退；羅公策馬躬拒之，三退三進，軍幾潰，火槍子中羅公左額，血霑衣，猶距坐指揮，竟得全軍還。其日，李公續賓亦敗寇窯灣，公聞訊，即夜馳赴洪山省視，而羅公傷重，乙丑創發，竟薨於軍。公先二日往駐其營，見羅公氣喘神散，汗出如瀉，爲之痛哭；羅公握公手訣別曰：「危急時站得定，才算有用之學。今武漢未克，江西復危，不能兩顧，死何足惜？事未了耳，其與迪庵好爲之。」言訖而瞑。迪庵、李公續賓字也。三軍雨泣，湖南、江西聞之，皆歎息失氣。江西士民尤痛悼，即日請爲立祠。李公續賓遂代領其衆，仍駐洪山。（遺集書牘卷九，復莊蕙生書云：「初八日，羅山其類弟先二日即駐其軍中，與迪庵商定，仍由窯灣駐軍洪山，代領其衆，是日寅刻，此軍回洪山，而羅公已刻即逝，弟與握手而訣。此老道義剛大言不及私，即危困而堅毅不撓，喃喃囁語，皆軍國民生之事，可入祀廟庭之儒，不僅名將也。」曾文正是年四月，江西士民請建羅澤南專祠，摺云：「江西事亟，臣奏調羅澤南來援，不時道路梗阻，自正月以後，五次遣使赴鄂，迄無音耗。至三月二十九日，始得胡林翼細字復書，則羅澤南已於月初受傷殉節矣。臣以正在用兵之際，恐損士氣，秘不告人，而江右士民潛知消息，咸深痛悼，欲爲建立專祠，以伸愛慕。」）寇旣得逞，連日於保安門外新築三壘，高與城等，礮丸且及五里墩大營。公先棹舟送羅公忠骸於石嘴，丁卯遂會李公軍躍平之營，官周得魁戰死。（復莊蕙生書云：「賊因林翼又在

供山日夜來攻，礮子直墮帳中；幸將士尙能堅守。初十日，約迪庵助我四營，林翼自派六營，以全力破其新壘三，填其新溝五，殺賊逾千數百人。我軍之慶戰，自湘潭岳州以來，未有如此次之苦者。林翼一軍，以仁鳳爲強，鳳之將爲周得魁，本塔公舊部，隨林翼二年，大小百餘戰，每戰必先，大子中腦，不可救藥，痛憾何如！

江西建昌寇分股由安仁，萬年東侵徽州，而內地糜爛日甚，請師日數至。義甯寇復南犯通城，湖南防軍將江忠濟敗死。九江寇合大冶、興國土寇，自武昌縣（今名鄂城）進葛店，謀襲巡撫大營。公念江西方亟，而武漢卒不可復，迺分兵四千一百人，遣劉勝鴻、普承堯等援瑞州，而以曾公弟諡愍烈曰國華者領其軍。四月丁酉，遇寇瀟圻乙卯，戰勝於羊樓。丙辰再戰，再破之，轉戰至崇通，劉勝鴻功最。先二日，水師亦大捷於漢陽。初，楊公載福凌屯沙口也，公與密計曰：「漢陽寇舟蟻集，形製礮位同官軍，其來每依岸外，鎮木筏，恆避戰，不可近，宜深入襲燒之。」楊公則乘江漲，懸重賞，募軍士尤勇者三百人，駕千石大船，實硝磺積蘆荻，高二丈，施火絨，誠曰：「待近寇而發，違者斬，發則亟登三版自救。」甲寅夜半，東南風起，於是楊公親督游擊王明山等七營，率大船五十餘艘，權帆遂行，逼寇舟南岸嘴屯，火發，軍士皆自躍登三版，或遲傷火及墮水者，死哨官一，傷勇丁四十餘，皆鼓舞還。楊公躬迎勞，頒賞，於是漢陽東門南門寇舟能戰者二百餘俱燼，延燒岸屯火藥，衝寇空際，墮江水及岸相積。明日，李公續賓亦率衆五千，循江岸護水師，水師被江下，遇寇舟，則縱火燒其輜重，旬日巡哨，掠巴河蘄州，揚兵九江城下而還。自是寇援始絕，武昌漢陽坐困矣。五月戊辰，九江寇古隆賢領萬衆由葛店油坊領八角，領後路來，援約城寇舉火爲號，夾攻我營。李公續賓諜知之，陽爲寇火，令諸軍嚴陳設伏以待。已城寇果出撲，各路奮勢夾擊，古隆賢遁。明日，追至葛店，殲滅過半。是月有詔，貴公與官文公遷延老師，公上奏曰：「臣頓兵城下，五月有餘，驅血肉之軀，與礮石爲敵，傷亡水陸軍三千餘人，羅澤南及都司周得魁等將弁百餘人，李續賓乘馬中礮墮地者數矣；夫兵易募而將難求，四月以後，迺禁約仰攻，分兵咸蒲以取義甯，四戰皆

擄；分水師以潛下游，直達九江，臣自率五千人扼武昌南路；李續賓領六千三百人扼城東路，分剿北路；水師六營下駐沙口，水陸之賊援絕路窮，下游九江與國陸賊萬餘，分道來援，翼可夾擊，臣卽豫撥三千餘人戰於百里之外，且臣歷觀前史，左車之告韓信，尙以頓兵城下，情見勢絀爲戒，戰易攻難，自昔已然矣。臣之才力何足言兵，惟才有有限而志無窮，萬一變生他路，臣亦不敢退怯苟且自取羞辱。詔報曰：「歷述艱辛，於事何益？國體具在，亦應寓慎重於其中。」蓋自是文宗知公之志，非僅規營湖北已也。六月寇復犯葛店，以蔣益澧總六營往擊，破之，追奔至樊口，會水師燒其船，復渡江攻黃州，十日不克，還。七月石達開先自江西還金陵，陷江南大營（曾文正年譜云：「五月，江南大營陷，向榮張國樞退走丹陽，榮旋卒，命和春爲欽差大臣，而國樞爲總統。」）曾文正金陵昭忠祠記云：「咸豐三年，寇破金陵，據爲僞都，向榮爲欽差大臣，自湖北逐賊而東，至則城陷逾旬日，又繼陷鎮江揚州，而都統琦善亦以欽差大臣由河南進至揚州，自是廣西元從諸軍駐金陵者，號爲江南大營，北來新集諸軍駐揚州者，號爲江北大營。」至是擁衆上援武昌，號十萬。公聞警，迺與李公續賓選精銳五千，人於青山魯巷間，增築十三壘，濬長壕，寬深各二丈以禦之。魯巷地狹，旁狹兩湖，洪山暨五里墩有三湖枕其後，公策寇若窺魯巷，必掠船入湯孫湖南湖，青林湖，冀襲我軍後屯，倘於青山港架橋以通城寇，或拖船入沙湖東湖，則亦可徑襲大營。迺與楊公載福謀，令挽外江水師三板三十餘艘，分布諸湖，於是陸師迺彌縫無闕。官文公亦遣舒保將馬隊四百人渡江來助。自是月辛未，公與李公續賓深溝高壘，內拒城寇，外禦強敵，日夜淬厲，苦戰兼旬，寇亦抵死抗拒，終莫得窺公方略。八月辛卯，遂宵遁，水陸諸軍合勢奮擊，大敗之，馬隊復追躡百餘里，寇奔竄疲乏，則植立道旁，延頸受刃，斬馘數千，直抵華容驛，而還。自是水陸馬步相輔，軍勢日盛。（遺集書牘卷三十二，庚申與曾沅圖書云：「二十二日將關內關外各營概行逼近，直至車經渡而止，此軍舒卷操縱，府庫倉廩均以水師爲根本，故前據後據安慶宜之，他處不然也。林翼在天平架，李忠

武在洪山，預議後壕，迺各於後面十餘里興工。其時惟邢星榘遵依辦理，人固笑其拙也。石逆到後，則後壕變爲前壕，人又歎其巧。此議本出與李忠武、林翼至今思之有餘情焉。曾文正是年與劉峙衡書云：「接胡中丞信，知僞翼王石達開往援武昌，大爲李迪庵所敗，聞我軍先期脩壘濬壕，寬深各二丈，該逆來撲，我軍堅忍不出，待其氣盡力乏，彼竭我盈，然後出而大戰，屢以此致勝。石逆日內必來瑞州，尊處亦當以此法禦之。」自武昌久未下，湖南轉輸船礮，相屬於道。及是，又請益師，駱公迺檄王公鑫增募三千人往援，抵岳州，聞武昌援寇遁，迺進規崇通，次第復其城。（遺集奏議卷十一，附陳軍需短絀片云：「石逆大股上犯，重勞聖慮，飭令湖南救援，仰賴天威，援軍未至，石逆敗逃。」是此次湘軍援鄂，又出自詔旨也。）湘軍既進，袁瑞獨吉安一路猶虛，是月曾公弟國荃自請募二千人往，迺益以周鳳山新募道勇二千，自萍鄉取安福，趨吉安。夏廷樾黃冕募捐資其行，是爲湘軍援贛第三路。（時畧簡放吉安府知府國荃所部湘勇號吉字營。十月襄陽土寇起，鎮道發兵討捕，敗績，以唐訓方紓保往，隨州土寇起，以鮑超文明往，軍至輒散。是時官軍圍城逾年，水陸將弁兵勇死傷相積，公慮餉絀，則兵單，終不足以制寇，於是益增募陸師五千，水師十營，爲長圍坐困之計。（遺集書牘卷十四，復荆宜施道嚴渭春書云：「如六年石逆破走，排衆論而特命鮑超於餉竭之時，作添兵之事，然而七年之自春徂秋，八年之冬，力遏宿松，亦稍有補，實則豫謀於六年之夏季也。」）以游擊張寅恭領九營扼青山，而以團練四千人伏於村落，以參將張榮貴領四營扼石嘴，亦以團練四千人助之，其長壕各寬深二丈，外護土城，其魯巷壕壘，則令趙克彰據守，與五里墩洪山相聯。援寇既三次上犯，不得逞，城寇飢疲，食盡，勢益威，十一月丙子，公遂約武漢水陸各軍合勢夾擊，城寇亦遂開各門，避我軍分途追躡，殲寇萬計，其狂莽烏水者悉被截擊，殄滅無遺，公迺麾軍入城，安撫難民，生禽僞檢點古又新等五十四人，並黨與悉予駢誅，武昌復其日，漢陽寇亦東走，王國才李孟羣楊昌泗等入駐其城。捷聞，詔加公頭品頂戴，實授巡撫，各將士獎敘有差，丁

丑，李公續賓分三道追寇，武昌縣水師馬隊追寇黃州，江夏鄉民亦爭起要寇。戊寅，復武昌；己卯，復黃州；庚辰，復興國；水師復蘄州，民兵復蘄水。十二月乙酉，略地廣濟、湖北平。（遺集書牘卷九與鄭小珊書云：「武漢倖復，然已遲鈍矣。頓兵城下，實已一年，陷賊之久，則二年矣。此番欠餉已積四月，其得倖免潰失，兩城同復，則是天之憐楚，非人所能及也。現已派兵直下，以期南岸肅清，大約陸師交李迪庵，水師交楊厚庵，馬隊交都直夫三人統帶，均有餘力，所不足者餉耳。如大廷飭一強有力者，專司餉事，不使湖北之兵餉爲他人所奪，則此後或可有爲，所最可危者，湖北文武將吏無一堪戰守之才，俾而得此可憂方大。至省城淪陷已久，文武將吏視紀綱法度，漠然無動於心，所謂悍然罔顧者，現已劫去二十人，然應劫者何止此數。道按法守，蕩廢已久，蝕國虛民，視爲本分，設歲大飢，民不堪命，恐揭竿而起者，不必專寇之再至，而將盜弄潢池矣。當是時，寇帥林啓榮久踞九江，近復於北岸小池口新築石壘，對峙潯城，濬壕環守。公謂：「善禦寇者，恆於境外。九江爲皖贛門戶，唇齒相依，皖贛一日不寧，則鄂亦終不安枕，且欲速乎吳會，其道無由。」（遺集奏議卷十五丁巳圍攻九江疏云：「臣思南服之要，惟襄陽、荊州爲最重，次則莫切潯陽。明初陳友諒據此，擾鄂、明臣劉基請力攻江州，覆其巢穴。蓋九江未復，不僅南昌不安，亦湖廣、江南之大患。我軍即欲援剿皖江，吳會其道無由。」又卷十六九江兵將暫難抽撥疏云：「臣嘗游於江南，自荆襄至於武漢，水程千里；自武漢至於九江，水程五百里。九江之於金陵，風利五日可至，吳楚緊要關鍵，賊得之可以犯湖北，與江西官軍得之可以圖皖口與金陵。固東南形勢之要，所當視爲先務者矣。昔吳臣紀陟言：『長江五千七百里，疆界雖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有六尺之軀，其護風寒亦祇數處，所謂險要必爭之地，不過荆襄、武漢、九江、湖口耳。』是今日討賊之略，必先注意江面，而後江西之門戶可保，江南之全局可圖。」（迺令李公續賓率湘軍及巡撫軍九千五百人，陳師九江城下，都興阿、楊公載福、鮑公超（時改陸軍）六千人，屯北岸小池口，而自居省城調度。公以爲

救地方之急症，莫如選將；醫國家之真病，莫如察吏；兵事如治標，吏事如治本。迺敕陳湖北兵政吏治曰：「自古用武之地，荆襄爲南北關鍵，而武漢其咽喉也。武漢有警，則鄰疆震驚，南服均阻，控制無術。昔周室征淮，師出江漢，晉武平吳，久謀荆襄，據扼長江，惟鄂爲要。四年之中，武昌三陷，漢陽四陷。夫善鬪者，必扼其吭，善兵者，必審其勢。今於武漢設立重鎮，則水陸東征之師，恃武漢爲根本；大營有據險之勢，軍士無反顧之虞。軍火米糧，委輸不絕，傷夷疾病，休養得所，是則平吳之策，必先在此。保鄂明矣。湖北之失，在漢陽無備，下游小挫，賊遂長驅。且東征之師，孤軍下剿，善戰者必傷，久役者必疲，傷病之人，留於軍中，不但誤戰，亦且誤餉。若以武漢之防兵，更番迭代，彌縫其闕，則士氣常新，軍行必利。請於省城設陸師八千人，水師二千人，日夜訓練，本境亂民，隨時征討，則我常處其安，而不慮其危矣。湖北牧令，多不得人，其已被擾者，卅餘州縣，元氣傷殘，而良莠不分，其未被擾者，卅餘州縣，官離民，而民且離官。夫吏治之不脩，兵旤之所由起也；士氣之不振，民心之所由變也。凡下與上交接之事，諉之幕友，官與民交接之事，諉之門丁。夫州縣之所謂小事，卽百姓之大事也。今日之所謂小賊，卽異日之大賊也。五年大熟，州縣迺或報災，經臣駁斥，在案。六年大饑，州縣轉不報災，又經臣駁斥，在案。以豐爲歉，是病國計，以歉爲豐，是害民本。臣恐湖北之民，揭竿而起者，不必專竄之再至，而將盜弄潢池矣。地方吏治，撫臣專責，今欲嚴禁陋習，與羣吏更始，請皇上敕下部臣，暫勿拘以文法資格，行之數年，或可改觀。今或疑武漢兩城，公私凋敝，城周廿里，設守爲難。臣以爲蚩冒藍縷，以啓山林，衛文作都，訓農通商，魁在行之以儉，而訓之以勤耳。苟此而不能守，去之他而何益？或又以爲武漢收復，軍行貴速，督撫將兵，攻取爲急，則前者收復已二次矣。況今江西七府，俱淪於賊，四年之冬，僅失九江，旁軼橫出，可憂方大。都興阿、楊載福、李續賓均已東下，臣宜留鎮省城，與督臣通籌全局，整飭吏治。」文宗嘉之。方官文公之駐軍北岸也，兵餉皆自專，將吏頗構同異。武漢旣克，公卽日渡江，與官文公相見甚驩，約爲兄弟。自是諮詢籌度，推美受過，官文公亦深相倚。

重，無所疑忌，俾公得盡所爲。一時論者，僉謂：「湖北軍政吏治，巡撫主稿，總督畫行，富強實基於此。」是月，大軍圍攻九江，寇乘除夕糾湖口寇分道來犯，李公續賓會水陸諸軍大破之。先是，湖北軍餉久絀，自公九江回援時，在籍主事胡大任（蓮舫）王家璧（孝鳳）等，卽案揚州例，權商賈貨釐，準貨值率百分取二，設局於武昌新堤沙市，隸洲施南各處，試辦釐金，以濟大軍餉械，亦頗有效。及圍城久，羅公澤南自江西來援，水陸之師，月需十萬，恆苦飢乏，乞助鄰省，率不時至，公深憂之。（續集奏議卷三）乙卯援師會勦，請給四川籌餉疏云：「羅澤南本營及添募寶勇二營，月須餉三萬餘兩，而水師經楊載福整理，陸師經臣與王國才裁汰，水陸尙萬餘人，亦月須七萬餘兩，加以援兵每月共須銀十萬，臣與國才軍無足輕重，惟楊之水師，羅之陸師，實東南數省勁旅，若任其久飢，則軍心必懈，賊勢必張。」是年二月，以長江淮引阻絕，惟恃商販川鹽，方舟竝下，以濟民食。迺檄荆宜施道莊公受祺（蕙生）荊州同知鄭公蘭（譜香）設課鹽局於宜昌沙市，試權其稅，而以大任家璧暨善化（今併長沙）周樂（笠西）佐之。（續集書牘卷九）致胡蓮舫王孝鳳書云：「沙市之鹽，行意主於我，頃得笠西書，以每串十九文歸行用，弟思千金之本，月可息千金，利權太重，盡歸之於商儉矣。宜昌水運之鹽，利通兩省，陸路之入行者，可抽水路之不入行者，可至鄂至湘，官爲權之，不得以權委之於儉也。若以路過之鹽，任其抽行，用而無制，奪官之利，既病於現在之餉，擅自以爲制，尤苦於楚北之民，大不可也。如以此爲得計，弟當改茲撤帖，迺可弭謗釋爭。」又云：「譜與蕙本無短長，譜之抽用作公費者，譜非利此之人，欲事之成，而姑以餌旁伺之口耳，鹽務迺官府之所肥，惟弟無分先外舅陶文毅前督伊莖農，不取用於鹽，此外凡與楚之官，其不倚牢盆爲生涯者鮮矣。」又與周笠西書云：「理財之道，仍以得人爲先，以閣下心術正大，沙市之釐，特以奉勞，釋人以品，剔弊以漸，其地方利病所在，隨時條列，以備講求，士紳之才品兼優，可備國家之寶者，尤須敬慎，以訪求之。得一正士，可抵十萬金，天下事固患貧且弱，而所以貧弱之故，則正氣

不伸，而僞士得志也。」公皆叛爲部署，武漢既克，又推行武穴、老河口各埠，資其羨餘，以充官用。又請變通部章，試行牙帖捐輸，益務推廣釐金於各府縣市鎮，倣劉晏引用土流之意，招致樸幹士紳，佐官董理，綜覈精密，嚴杜中飽，壹除稅關衙署錮習。（遺集書牘卷十）已未致陳秋門給諫光亨書云：「嘗考古今之跡，治世與亂世不同用，而愛民之心，則無不同。將猶干城也，兵猶爪牙也，農猶根本也，商猶枝葉也。欲保楚，莫如謀吳，欲養兵，則不能不任勞怨以籌餉，故寬其意於錢漕，所以培本計，而致厚於農民，嚴其法於釐金，所以開財源，而致力於兵事，非獨苛於商賈也。商逐末，取利厚，緡算亦便，農力勤，取利微，損一分，受一分之益，所以培根本也。若如俗吏之志，則必以加賦加敲費爲得計，是將重困吾楚民矣。」又卷二十九，庚申與糧臺書云：「爲今日計，須爲鄂中速思籌餉之法，籌餉無盛德，無令問，無美譽，千古皆然，以一人爲薦，薦任人，搜窮其上，或可補救於萬一。」又云：「節用莫如少兵，而此時兵且日增，籌餉之事，無論聖手神品，總不外斂怨爲德，知我罪我，任人千秋萬世怨置，而一寸救人之心，則又千秋萬世不磨者也。」設牙釐總局省城，以道員李蔭棠（香雪）總之，而稅釐收支之數，日有稽，月有攷，以轉輸於糧臺，道員厲雲官（伯符）知府蔣照（文若）司其出納，水陸軍咸取給，應付無闕。始公籌餉之法，大要有三：曰錢糧，曰鹽課，曰貨稅。湖北漕政久敝，官民交困，是年武昌既復，則奏蠲江夏等四十六州縣田糧，以蘇民困，而百年積弊相仍，卒莫能革也。鹽課貨稅，經紀有方，歲入恆數百萬，天下莫強焉。（遺集書牘卷十七）與李希庵書云：「鄂省月餉二十八萬九千兩，造辦軍火，鉛丸，筴帳，弓箭軍械，脩理船隻，又月須數萬金，無論如何刻薄殘忍，敲骨打髓，每年不過三百萬兩有餘，然已爲自有湖北以來所未有之事，去年僅得協餉三十萬兩以外，本年僅得協餉十萬兩以內。」然其後川亂日棘，餉源絀，奏乞各省協濟，率不應，錐刀之末，亦且爭之，迺議取漢口間架錢，提州縣契稅以濟軍。（見七十三卷致僚友書）戶部主事閻公敬銘來總糧臺，清強有執，尤務節用。（遺集書牘卷二十一）致莊蕙生書云：「丹初

本領大志節亦堅凝；所請六君子，當以丹初爲第一美才。又三十與嚴爾春書云：「丹初天下正人，未得行其志耳。輔翼一年，翩然翔翔，可爲一代人物，順則于清端，陳恪勤也，變則孫高陽，盧宜興也。」又三十一與嚴爾春書云：「丹初能節小物，而不能節其大浪費，總在兵多，弟之罪也。丹初能司出而不能司入，司入者，弟與兄之責也。弟之兵多，亦有苦處，鄂力要苦撐一年，迺可保也。」又三十三復曾欽使書云：「鄂餉經爾春綜核，丹初度支，尙無浮僞習氣，丹初惇篤謹厚，尤屬西方棒苓也。」而援贛援皖及防守之兵逾六萬人，資糧屢皆取給湖北，月支軍費且四十萬，恆訴積欠，則以銳意東征時，絀舉贏故也。遺集書牘卷十三，己未二月，致川督王雁汀書云：「滌帥一軍，鄂濟三萬，湘濟三萬，以滌公本起義於湘，頗足用，鄂人則入皖者二萬餘人，水師入皖與守湖口者又一萬餘人，其駐黃州者六千人，耳代守湖口之陸師在外，通計江皖援師代守之師，與蘄黃自守之師，水陸馬步五萬餘人，鄂力本不及，而念滌公公忠，力完楚疆，何忍負之，故亦勉効月餉三萬，自夏至秋，自秋徂春，未敢間也。聞湘鄂每月共協六萬之外，尙欠三萬，奏乞蜀中二萬，乞尊處按時協濟，近日守彭湖及應援景德鎮之師，又系楚中派撥，聞賊以七八萬人圍繞滌公所派張道一軍，張道僅二千五百人，尙完然亦危矣。由鄂撥援，非鄂力之有餘，實江右之喫緊，人每言楚人月費三十餘萬，爲舍田芸人，爲甫田之務，廣而荒，爲微生高之乞鄰，與入林翼獨念禦侮必在境外，若閉房闔以拒盜，終無及矣。」然理財亦必以得人爲本，公固汲汲不遑矣。遺集書牘卷十二，己未致牙釐總局李香雪書云：「餉事以釐金鹽課爲可大可久之謀，然此二事在人而不在法。此番力請壽山回省，欲與閣下細商分局人才，預防中飽也。總局分局之根本，必在實善堂，此須大著精神，則財與才迺不竭。」又卷十三與李香雪書云：「釐局招引私人，其弊頗大，弟用許多鄉人，除周壽山外，究無一人，即曾少固，邢星槎，周笠西，均四年冬間延訪而招致者，分局之員，未如此心，亦不能如弟之心，無所倚，應請札飭各局，凡非撫署及總局所委，凡假託撫署所引薦者，應分別去留，

精意簡汰，其私引子弟入局，則直當懸之戒律矣。」是年，奏薦左公宗棠、韓公超將才。（原奏引見第一卷）八月，金陵寇內亂，楊秀清、韋昌輝皆死，石達開出竄安慶。

咸豐七年丁巳，公四十六歲。襄陽土寇既先陷房縣，正月，連破竹山、保康、興山，遂陷宜昌。時征兵四出，無可調遣，適李光榮率川勇三千人回華陽，官文公因留討捕。光榮至中途，爲叛卒所戕，軍潰，與寇合，增遣巴揚阿、唐訓方軍往剿，禽匪首高二先、礫之、襄、樊、平。先有議撫者，安襄鄖荆道羅公遵殿以告公，公卒不以爲然，而事亦遂定。（英杰家藏羅公上公書云：「唐守各軍，由西北鄉，徑剿河口，賊先自上游偷渡，無人遏其去路，訓勇血戰馳驅，鞭長莫及，賊勢雖感，而鄖房均穀之間，山徑崎嶇，驟難撲滅，現有去年德安投誠之馬有功者，常道因信其說，令其招安，不知王士望、高二先、張文治等皆漏網巨猾，遵殿恐常道受欺，已與藩司密函止之，一面確探賊蹤，相機剿捕。」遺集批札卷一，咨巴副都統籌辦受降事宜云：「貴副都統並未與賊開仗，而預存一撫賊之見，是非撫賊，直恐爲賊所撫耳！」）戊午，都興阿公攻小池寇壘，平之。二月，安徽寇由小池犯黃梅，都興阿公用知縣單澣元計，空城誘寇，騎寇果由二、郎河撲城，都興阿公先令多隆阿、鮑超設伏城西南，自麾馬隊，連環抄擊，寇馬驚，寇墮地，相踐踏，無生還者。是月，曾公國藩自南昌會師瑞州，尋以父憂歸。劉公長佑軍新挫於臨江，撫建寇並出湖南，亟遣王公鑫率岳州軍往援。李公元度亦退屯貴溪，寇軼福建邊，江西大震。武昌迭經兵燹，克復後，瘡痍未蘇，嗚嗚嚮治，公於是壹意振興，早作夜思，百端待理，雖病痼數月，而治事不少懈。（公手批羅公書云：「時事艱難，惟正人君子不可多得，無論有才力短長，事境順逆，惟有努力幹去之一法，即如弟下痢兩月，面如削瓜，然不敢言病者，徒貽君王之憂，無救身命之急，故不爲也。公又何必自謙而自疑也？諸葛之不計成敗，利鈍可見，君子固有敗時，鈍時，聖人之進退存亡，不失其正，可見聖人亦有亡時，退時，凡事之難爲者，天也，其不可不爲者，人也。」）裁通省浮勇，以節糜費，設武漢重兵，以固根本，嚴查保甲，以靖蘇皖。

慎選賢能，以資蘇息；設清查局，查被寇後州縣倉庫錢糧交代；設節義局，表章歷年殉難官紳士女；設軍需局，籌備東征軍士器械餉糈，提挈綱維，宏纖畢舉。尤以天下大患不在水旱盜賊，而在人心，苟紀綱不立，是非不明，則禍亂終難衰止。迺劾鎮道府廳州縣數十員，與僚屬更始獎廉懲貪，崇實黜華，抑奔競，尙廉恥。於是官士承風，稍知吏事矣。（遺集書牘卷九，丙辰與周笠西書云：「上略由前之說，取廖鐸臣、王麟洲足下賀月樵（懋樞）文任吾（希範）羅仙可（登瀛）牟皓升（嗣龍）鍾雲卿（謙鈞）方卓然、黃虎卿諸公之已可倚任者，爲之倡，然後各從其類以茹進，不過二三年，正氣必伸，楚地可大治。澹與蕙與譜固弟所深信密保者也。」又戊午致嚴渭春書云：「蔭雲不食土費，志行甚高，嘗恐蔭雲博愛，善應酬，貧難自立，今則不計貧而毅力奉公，湘人志氣日趨於上矣。」又卷十一，己未致李次青書云：「邢星槎署安陸，誦聲冠楚，吏實可爲吏治之準繩，國人之矜式，惜弟左右無人，營務不理，蓋弟處自有星槎，而吾之左右皆正人，四月以後，仍當調之入營也。」又卷十五，致羅澹村書云：「周壽山署煩難疲玩之缺，以試其才，自可因事造就，近年才志均好，然愛入之道，以嚴爲主，寬則心弛而氣浮，幸嚴以戒之，來示以近月同通州縣來鄂者多爲慮，此時指省者均以糊口之道，已治已安矣，欲享清閒之福，以遂其稻粱之謀，世俗之情，固不足怪，此中人才，豈可以一人之見，一筆抹倒，應請分日分起，（不可）旅進旅退，轉致勞神，而不可考核，應停其照例稟見，促膝並坐，與之緩談，事理久之，則浮僞者，其本未立見，而稍稍可用者，姑志於心，以待試用，或亦披沙揀金之一法乎？然此事頗費眼力，須全副精神，隨事實注，迺可有準耳。」又卷十七，致兩司書云：「宜昌以陳守供鍾委署爲是，安常處順，循分供職，必不可不負也。佐雜必不能不循資格，不循資格，則司中吏胥，高下其手，而撞騙萬端，司中於循資格，揆委之餘，只須訪拔其聲名之尤美，參劾其貪鄙之太甚者，便可整飭，惟州縣有民社之寄，斷不可僅守資格，要缺必須遴員差委，例得酌量。如謂林翼等有私，林翼願執其咎，而不敢辭，林翼昔年從政，見天下之督撫藩臬一差

一缺無一不照例而行，即無一不挾私以徇；且靡苦煩難，人之所棄者，則尙有輪補輪委之人，而肥美滑甘，則皆捷足者所得；懸一例而預謀於例先，更變一說以圓通於例外，例實足以快其私，而不足以杜一切之弊也。蓋輪補酌補輪委酌委，本有兩端之可趨可避，而顛倒之心，上下之手，則仍在督撫藩臬耳。昔在黔湘，見藩臬某某，開口便言例，如某公在湖南無一事不照例，實則無一事真照例。凡京官有所囑託，或吏有所賄求，如鼓答棗，其應如響。京信朝至，司牌夕懸，苞苴夜行，委札晨發，甚有不出省門，而獲盜十名，或數十名，專意請託，而詔功十次，且數十次者矣。故曰：『循例適足以快其私。』故林翼願破格而以一入執其咎也。」

按公自移節黃州，日治軍書，無暇察吏，故一以諉之司道，然其論治之精，當時實無有與之頡頏者，因略錄數則於此。

三月辛酉，多隆阿公鮑公超循小池口下剿，克段窰。丁卯，又大破寇於宿松獨山鎮，毀其壘七，斃寇四千，多隆阿功最。是時皖北寇熾，桐城兵潰，詔遣安徽布政使李孟羣援廬州，公分兵二千五百人資其行，自武漢旣克，我軍銳師東討安慶，寇首陳玉成則逞其故智，糾黨數萬人，由桐城窺羅田，蘄州，黃梅，廣濟，蕪水旁軼橫出，圍解九江圍，且撓我援皖之師，於是調王公國才進攻宿松，鮑公超防黃梅，而令李公續賓分兵駐小池以拒。四月丙戌，李孟羣道羅田擊英六霍山寇，敗之，遂克英山。庚子，李景湖等敗於羅田，景湖戰死，餘衆退保蕪。乙巳，小池口寇出攻官軍屯，多隆阿公敗之於渡河橋，燒其壘二十一。五月，唐公訓方合陝西軍攻武當山，禽匪首黃大成，襄鄖肅清。時大軍困於九江，李公續賓迺益作長壕三十里，暨城東南，增軍固守。閏五月，羅田寇犯廣濟，南及武穴，鮑公超多隆阿公於十里鋪，作大壘寇亦於蕪東北望天畷，作屯，各相持伺隙，陳玉成復犯蕪州，時安徽連歲旱蝗，聞湖北麥稔，（左文襄是年與公書云：「湖北麥收甚盛，此亦憂勤之意所致，天道與人，心無一息之隔，能憂勤，則人心轉而天即隨之，此不易之理也。」）迺裹脅飢民十數萬，徑趨蕪水，氣暴悍，官

軍敗潰，退屯巴河。武昌 大震。公親蒞黃州視師，選精銳，授方略，圖再舉。六月，寇復來窺，以石清吉 屯黃梅，停前驛 孔廣順 王國才等屯廣濟，大河鋪。寇分集蘄州，張家塆，蘄水，劉公河，建邨，高魁，舒保，唐訓方等禦之，大小五十餘戰，士氣益奮。楊公載福亦遣師船入廣濟，內湖，焚其浮橋。鮑公超進攻意生寺，亡兩營官，破寇壘十九。蔣凝學復敗之。童司牌王國才遂營失火，被燒死。七月庚辰朔，多隆阿 公鮑公超破寇黃梅，西黃蠟山，夷其壘四十八，斬敵五千。庚寅，舒保攻寇黃岡，東敗之。於時寇勢猶盛，公迺檄李公續 宜自瑞州回援。丁酉，與何紹彩 唐訓方等分三隊再戰，上巴河。寇先攻左軍，紹彩奮鬪，竟日，莫能決。續宜迺卷甲，革山抄寇屯，紹彩軍不利。日晡將退矣，願見公立馬陳後，軍士皆驚躍赴戰，呼聲震天地。訓方軍亦鼓譟乘之，李公軍從後奮擊，寇大奔，平壘四十四。進軍蘄水，遂追至廣濟。西寇走太湖，宿松，湖北解嚴。是月，援江西軍克瑞州，劉公騰 鴻中砲殞，湘軍將王公鑫亦相繼歿於樂安。湖南連喪名將，撫建吉寇勢復盛。八月癸亥，李公續 宜 克小池口，公迺馳至九江，與都興阿 李公續 賓 楊公載福會商進取之策。九月已卯朔，還鎮武昌。李公續 賓憤九江久不下，念非襲破湖口終不足孤寇勢，丙戌，遂密約楊公載福 彭公玉 麀水師，剋期夾擊，而自率精兵北渡，揚言往攻宿松。其夜，更南渡，伏兵湖口北山。是時，內湖外江水師阻於一江，咫尺不得合併。丁亥平旦，彭公玉 麀率全軍分三隊出湖，楊公載福 臨江口發砲應之，寇併力拒湖內軍。彭公則令三版相繼出，寇度船當經石鐘山，下崖石高下，與船身略等，即擊巨砲，崖口一發，中前船，殞管官一人。彭公則令同船前者偃仆，後者繼進，更番迭戰，霎時駢尸山積，莫敢言退。或諫曰：「驅士卒血肉之軀，與飛火爭命，非法也。」彭公勃然曰：「兵興五載，水陸軍血誠勇猛之士，冒鋒鏑膏原野者，何可數計！且湖北，江西郡縣殘曠，人民被屠戮者，奚止百萬，若不破此巖險，則久困無生理，今日固致命之日也，義不令士卒獨死矣。」鼓而進之，寇崖砲轟多，銅焦迸裂，砲者震死，三版爭銜尾直下，與外江水軍復合，歡聲雷動。於是盡燔沿江寇舟，而官軍船輒爲鐵網牽絀，滯篙檝岸，寇復叢火槍來攻，忽

李公續賓伏軍揚旗鳴角，傍湖口城蔽山下，寇驚愕失措，遂大奔。其夜三軍合屯，李公又射火城中，寇大亂，空城走。梅家洲屯寇亦走，要擊盡斬之。是役也，斃寇無算，我軍亦傷亡九百餘人。自湘潭用兵以來，未有如此大之血戰者。遂克湖口，丙申，進攻彭澤，水師爭奪小孤寇屯。庚子，寇遁走，復其城。遂克望江、蕪湖。公慮孤軍出境，赫率無人，恐為勝保、福濟和春所牽掣，以水陸將領悉會公國藩舊部，欲倚以平江南。迺奏請起復曾公督師，以一事權，詔未許。命公親往，公以漕糧為湖北大政，請留整理，允之。初，湖北有漕州縣，凡三十有三，額征北漕正耗米十六萬三千石，由丁船兌運通州，南米十三萬八千石，有奇，則以供荊州、滿營及各綠營兵食。清自嘉慶後，州縣漕糧浮折，官私取給，百餘年來，東南諸行省，積弊相同，鄂尤難詰。迨頻年阻亂，漕船停運，部議石納銀一兩三錢，而州縣浮收如故。監利、江陵等縣，竟至倍蓰。《續集奏議》卷二十六，請旨革提違章徵收之知州。疏云：「湖北錢漕積弊，自道光二十年後，歲額徵不及半。江陵、監利等縣，則自道光二十年後，額徵不及二分，而浮收之數，則每石竟至二十餘千，為通省漕弊之最。」《補欠日深》，官民交困，公怒然憂之。是時賂公秉章方巡撫湖南，亦苦漕弊，用幕客左公宗棠策，首減湘潭浮折，推行各縣，輒效。公自九江旋省，迺集僚吏，晝夜籌商，決計做行，以甦民困。遣糧道張曜、孫等周歷各縣，問民疾苦，斟酌情形，分別刪減，復明定章程，刊布遠近，使胥吏無所欺隱。因上奏曰：「湖北有漕州縣，額征之米，多者二萬餘石，少亦二千餘石，或數百石不等。北漕南米，合征分解，其徵收米石，謂之本色，以錢折米，謂之折色，其徵收折色，多寡不同，有本色多於折色者，亦有折色多於本色者，有全收折色，亦有本折各半者。其折錢每石或五六千，或七八千，或十二三千，或十五六千，竟有多至十八九千者。其浮收米每石或五六斗，或七八斗，竟有加至三石零者。此外又有耗米、水脚，類別分收，卷票由單，樣米號錢多方需索，民力幾何，奚能堪此？而州縣則有所藉口也。從前漕運道通丁船婪索，兌費不免，津貼固無論已，即現在停運，幫費可省，而糧道有漕規，本管道府有漕規，丞倅尹尉各官，俱有漕規，院署有房

費，司署有房費，糧道署及本管道府署書吏，各有房費；此冗費之在上者也。又有劣監刁矜，包攬完納，其零取於小戶者重，其整交於官倉者微，民目之曰「蝗蟲」，更有挾州縣浮勒之短，分州縣浮勒之肥，一有不遂，則相率告訐，甚或聚眾哄倉，名雖爲民請命，實則爲己求贏，官命之曰「蝗蟲費」。凡此種種蠹害，無不於州縣取之。其派撥南米，則由州縣自運荆倉，或交本色，或交折色，其交本色者，正耗米外，尙需雜費多金；其交折色者，石米或索銀二、三兩不等，要之費未繳足，米故遲收，此冗費之在下者也。夫州縣既多冗費，勢不得不向糧戶浮收。州縣既有浮收，勢不能不受刁民挾制，於是大戶折色之價日減，小民折色之價日增，土棍豪矜，把持耗蠹，奸胥猾役，舞法侵漁。州縣吏雖略有所收，半皆耗於上下冗費，而國家維正之供，往往徵不足額，則相率捏報災歉，藉緩徵爲騰挪，而漕政因之益壞，百餘年間，東南數省，大致略同，而湖北則幾有不可挽回之勢。今疆土倖復，民氣凋殘，若聽有漕州縣，仍沿從前舊習，必至民困難甦，有負皇上軫恤元元至意。臣九月自九江回省，卽與藩司馬秀儒、臬司羅遵、殿署糧道張曜、孫署武昌府知府嚴樹森、漢陽府知府如山，悉心籌商，立意減漕，以紓民力。竊謂欲禁浮收，當先革冗費。現已遴委道府大員，馳詣各縣，體察情形，破除情面，刪冗費以澄其源，定折價以情其流，通令州縣，飭吏遵行，刊布示諭，俾民易曉。庶弊去太甚，道貴因時，元氣固，則百脈俱蘇，即國課充而軍儲可裕。易所謂「窮變通久」，此其時乎！然積重難返，弊且百年，利之所在，人人爭起，揜覆之一旦，砭其癥結，拔其根株，取官吏中飽舉而還之於民，奉之於公，將必有疑之怪之，且從而謗毀之者。臣愚以苟利於國，苟益於民，卽孰殺之，歌在於不恤，臣忝膺疆寄，錢漕是臣專責，漕弊一日不清，卽臣職一日未盡。一疏入，詔嘉勉。其年冬，令旣出，民情歡悅，輸將恐後，公悉心鉤稽，日手一冊，逐縣比較，官吏有怠玩者，輒劾罷之。遺集書牘卷九，戊午西陵港致鄂中僚友書云：「前出署時，曾以錢漕徵解比較冊託之顧子山，應請速查報解完欠分數，吾輩作官如僕之看家，若視主人之家如秦越，則不忠莫大焉。林翼必擇其尤玩者，特劫之，天下之

好劫人者，林翼是也；天下之至不好劫人者，亦莫林翼若也。此意諱裏之藩糧，先以弟意函飭札飭，能成全一分，亦是美事；其不顧成全者，則亦無可如何耳。○行之期年，計爲民間歲省錢一百四十餘萬串，爲庫儲實籌銀四十二萬餘兩，又節省提存銀三十一萬餘兩，於是湖北百餘年漕政宿弊盡革，輿頌翕然。（遺集奏議卷二十五）是年十二月，有辦理漕務大概情形片，又戊午六月，有奏陳漕務辦有成效疏，並章程六條。一、有漕州縣覈減向日浮收之數，分別折價，所有由單、券、票、樣米、差費等類，概行革除。一、折收北漕，照部定每石一兩三錢之數，共正耗銀三十一萬四千餘兩，並津貼幫丁兌費六萬八千餘兩，均解交糧道庫，暫行提充軍餉。一、各州縣折解南糧，每石酌定一兩五錢，共應解銀二十萬六千五百餘兩，除支發滿漢各營兵食外，尚餘銀八九萬兩，存留藩庫，備災緩撥補之用。一、漕南水脚，及隨漕等項銀兩，現因漕船停運，均解交道庫報撥，並暫濟兵餉。一、糧道以上各官漕規，及各衙門書吏雜費，概行裁革。一、漕南折價民間輪將自易，毋許各州縣稍有蒂欠，至將來運河修復，仍設法辦解本色，應令隨時體察情形覈辦。（遺集書牘卷十一）已未致羅澹村書云：「承賜寄秋門先生所言『漕糧改折，較徵本色爲難』。查天下漕弊，小戶交折色，大戶交本色，小戶折色者，興國及鄂省三十餘有漕州縣，均係以錢折米，未聞以銀折米者；小戶交折色，愚弱良善，書差欺壓，數至倍蓰，向來監利，每石折至三十六串文，江夏每石折至十二三千文，其餘每石至十八千九百文者，積弊已百餘年，至於大戶，則以本色完納，書吏不敢盈取，州縣用費不足，則以小戶之有餘，暗爲取價，是湖北二百年之虛政，亦天下有漕省分之積弊也。嘗謂不侮鰥寡，不畏強禦者，仲山甫是也；侮鰥寡而畏強禦者，今日州縣書差之於錢漕是也。經某於七年痛加刪減，三次奏定，一例改折，大戶小戶是紳是民，較若畫一，奉旨嘉獎，經部覆準，並經通行有漕省分，以爲準則。翁二民先生，江南大戶也，深以此法爲可救民而利國，姑卽湖北一省而論，自去年一律改折，痛加刪減之後，每年減收民間之錢一百六十餘萬串，倘能行之十年，藏富於民，

間者，可一千六七百萬串，鄂民安得而不富乎？秋門先生，一省之望也，卽不爲興國計，獨不念通省大計，其藏富於民者，爲數甚鉅乎？」又卷三十五庚申復李少荃書云：「湖北錢糧，向不過每兩收至一兩四五錢而止，故不能大爲刪減，漕價實減去大半，如收每石十三四錢，內有本色若干，圍扣勻算，作爲七千，復從七千中再爲刪減，州縣無所藉口，大約每年所減於民戶者，百八九十萬串，而章程本內及奏章，均祇約略言減百餘萬串，從其少者言之，不欲盡情宣露，取快於筆墨間也。皖南北之地，丁除每兩收至一兩四錢，或一兩四錢，餘者應請不必再減，其每兩收數逾一兩五六錢者，應酌減漕米兵米，應以五千二百文一石，或五千文一石爲酌中，今擬參酌湖北前法，而加以精意，北漕提庫銀一兩三錢，外提兌費銀一兩，必不可少，少則異日漕務辦不動，又另提兌費津貼二錢，以作歲荒補救不足，及道府衙門陋規，又預備河運海運費，計算尙餘一千數百文，以八百或一千歸官，以二百歸書差，如尙有剩餘，歸入兌費津貼亦可，一併歸州縣亦可，兌費及兌費津貼，須勻入考成內核算，如不隨交兌費，卽將漕米正額收數融算少收，考課迺嚴。正漕一兩三錢，亦恐異日米價不敷，運費不敷，不得不如此預先安排。兵米應提一兩五錢，耗羨水脚在外，又可另提補荒銀五六錢，〔例定兵米不可缺少，而歲歉緩蠲，其米價須國帑彌補，應否五六錢，尊處細酌之。〕其兵米給綠營可支每石七錢，旗營每石加二錢，作九錢，〔皖南有無應解旗營兵米，尙待詳查。〕其例支本色一季者，仍每石支七錢，所餘均歸於軍餉，此事若行，則所補於國於民者，不可限量。刻下大益於民，大益於餉，將來辦河運海運，均可以兌費之餘，津貼承辦，則改折之事，卽奉行不改，奏章三分，章程一本，增覽如採及芻蕘，實可挽入百年之頹波，而蘇億萬人之生命。」

按李文忠是年釐定皖南漕章上書，詢公方略，公於病中代爲規畫，歷舉湖北情形告之，曾文正嘗稱公綜覈之才，冠絕時人。讀此書亦可窺見大略矣。

（監利王子壽柏心漆室吟集）有詩，其序云：「咸豐七年秋，中丞益陽胡公有減漕之令，觀察張公仲遠持節行郡國，所過延見吏民，遂定其議。此大計也，非止取便一時，將爲國美利萬世無窮已。異日國史志食貨，必有取焉。詩曰：『揚炎變兩稅法，簡號爲美。庸調併歸租，農病自茲起。』國家都苑陽，轉粟東南倚。沂江入河淮，挽舟數千里。官吏暨漕卒，萬弊萃穴蠹。凡用十六金，迺致一石米。濟運歲治河，費尙不在此。自從盜賊興，三農棄耒耜。益以水旱災，追呼困欲死。賦額踰經常，大權在府史。上蠶國稔積，下飭民膏髓。中飽歸若曹，毒倍萬封豕。爲庠我農人，安得飽妻子。桓桓中丞公，百戰靖南紀。拔出水火民，惻然閱瘡痍。定議除倍征，權衡協張弛。疾痛既用紓，京坻亦以庠。使君贊大猷，酌中共一揆。攬轡持節行，郡國遂歷抵。所至延吏民，詢謀衷。諸是民無杆，袖空官不乏。公使令下流，水原歡聲徧遠邇。漕敵數百年，蛆食未有止。中丞與使君，改絃迺更理。一旦清其源，沙汰江河洗。決策排羣言，定力岱衡峙。迺知經國猷，弘毅大賢恃。水激則生湍，法敝必復始。兩賢與時遭，回幹亦何駛。他日輦經齋，漕河兩可止。歲省費無涯，利垂千萬祀。咸豐七年秋，權輿自楚。啓吾儕見寬法，浩蕩樂無比。將欲補食貨，才匪孟堅擬。作詩美兩公，賦法志原委。上有稷契臣，康哉今可竣。」又是年贈公詩三章云：「崎嶇功復楚，顧盼氣吞吳。赤羽當朝寄，丹心稟廟謨。今行王景略，政寓管夷吾。近喜寬征賦，閭閻樂轉輸。巨猾盜江東，滔天拜泥同。不聞膏斧鑕，何以懾姦雄。獎率桓文業，龔除侃訪功。四方今引領，仗節屬元戎。秣馬趨鍾阜，麾舟搗建康。腹心先潰裂，支黨自消亡。不待收盜浦，無勞救豫章。煩公決奇策，爲國作鷹揚。」

十月，江西寇由浮梁都昌窺彭澤，令李公續宜率九江圍城，軍五千人禦之。十一月，宿松寇窺蕪，太湖寇竄二。耶河都興阿公鮑公超，唐公訓方等分途迎擊，連戰皆捷。是年正月，撫同祖弟斐翼長子子勛爲嗣。（家譜名之，鑄字少芝，生二歲，其本生祖母彭太夫人，命爲公嗣，湯太夫人呼之賜福，故左文襄祭公文有一兼省福郎一語也。）家書云：「承繼之事，如母親及陶夫人以爲相宜，男自願成全此事，我祖榮祿公願復教養之恩，至

高至厚，此萬世不能報答者；此子爲祖之嫡派，固所願也。乳母宜精選，以篤實正派不苟，相品端莊，身體結實爲尙，卽重價，男亦願之。遺集奏議卷三十一，戊午陳請終制疏云：「臣終鮮兄弟，並無子嗣，上年撫同祖裔孫爲子，年甫三歲，門祚單寒，劬勞罔極，喪葬之事，別無委託之人。」從弟楓翼自益陽來視公。十月，湯太夫人就養武昌，陶夫人挈嗣子並至，時太夫人八十三歲，公晨昏趨侍甚樂。（家譜）「太夫人至武昌，公郊迎入節署，門人朱榮實獻將毋賦，蔣照撰跋略云：『太夫人或加餐，公則大喜，輒舉以告僚屬，蓋其誠孝盡於中，遂流露於不覺也。』」（奏獎興國州隱逸萬斛泉，宋鼎鄒金粟。從弟斐翼入縣學。

咸豐八年戊午

公四十七歲

正月六安寇南犯宿松，太湖寇東竄廬州，張家塆連營數十里，英霍寇亦竄羅

田，以唐訓方多隆阿等分拒之。二月安徽寇合捻匪犯河南圍固始，商城告警，公先遣舒保率襄陽馬隊二百名，遂駐麻城，至是，迺抽調九江圍城軍三千，益以興國防軍五百人，命舒保將之往援，聞石達開竄踞河口，將由廣信窺衢州，公念浙江東南財賦區，海運漕糧，上供倉庾，倘杭失則蘇亦不保，亟以書告左公，預商保浙之計。西安將軍福興退守廣信，公疏劾之，而密陳機宜，請飭李元度率軍自貴溪繞道赴浙，以遏寇鋒。（遺集奏議卷二十八）是年二月密陳浙江軍情疏云：「據江西布政使龍啓瑞函稱：『粵賊石達開竄江西鉛山河口地方，賊數二萬以外，聲稱欲竄浙江。』又據函稱：『於二月初一二日，盡數東竄。』云云。故與左公預商保浙之計，而奏請飭李公率所部平江勇赴浙，並由鄂籌銀萬兩，資其行糧。据曾文正年譜似又從曾公請也。」左文襄是年復公書云：「前書屬爲保浙之計，未知所答，今夜思得一策，聊復陳之，石賊圍衢，志不在衢，得杭與湖衝將焉往，取道富春，桐廬順流而下，實在意中，不但杭危，蘇亦危矣。爲今之計，宜令厚庵派營官兩三人，率所部攜數月糧，徑赴鎮江，入常州，泛太湖，直抵杭州，遏賊入蘇之路，既可少紓，並咨和帥派勁勇數營赴之，庶吳越之交，有此一枝得力水軍，尙有可恃，俾城若復，迪庵自賊後躡之，如撫建速復，湘軍亦當簡派數營與之

周旋，或者平吳之策，亦即在此。三月，李孟羣敗寇於六安金家砦，寇由了角山一日夜逃百里，趨麻城。丁亥，陷之。迺亟調商城屯軍回援，寇麇集逾四萬，舒保以三千人苦戰十日，公日夜徵發，批荅恆二三十起，寢食幾廢，增調鮑超、何忠駿、唐訓方六千人，以李公續宜統之。（見遺集書牘卷九與周笠西書）四月丁未，大破寇於麻城，平其壘五十八。壬子，李公續賓用地道攻九江城，克之。林啓榮踞九江六載，號堅忍，能軍。塔齊布、公羅公澤南爲名將，併命力攻，亦卒不拔。至是，李公整城東南作長濠，困寇湖口。既克，寇勢益孤，然食罄，則嬰城種麥以自給，其守愈暇。李公迺於磨盤洲鑿隧道，佯爲攻城，具以疑之。公亦增募新軍，更番往代。三月，地雷發，城崩數丈，寇併力堵禦。李公則令軍士日夜穴地，迺東而南，卒轟其城。是日，官軍登陣，分門截擊，殲寇二萬。林啓榮死于亂軍，有辨識者，磔其尸。凡圍城十有六月，寇壞散出城者，楊公載福、彭公玉麟督水師扼之北門，俘斬無遺。論功，加公太子少保銜，諸將士各獎勵有差。自是，李公威名聞天下。戊午，寇從光山陷黃安麻城。丁卯，李公續賓自將援黃安。五月丙子，黃安復。戊寅，麻城寇亦遁。當是時，湖南援江西軍深入，次第克撫建各名城。贛東西境，獨吉安未下，而陳玉成石達開兩首出沒皖豫之交，狡焉思啓，袤斜五六百里，皆與湖北毗連。勝保驕伎，與袁公甲三均號大帥，兩人兵弱不能禦，公深憂之。念大軍東下，非先清皖豫不可，迺亟分兵代守九江。（遺集奏議卷二十八）請飭沈葆楨回九江辦理糧運片奏云：「九江西挹武昌，東引皖口，而湖口尤爲彭蠡之咽喉。漢書所謂『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強弩臨江而守』者，誠爲切中形勢。自昔經畫江南，必以此爲重鎮矣。亦應由鄂省分兵代守，鄂省以五萬三千人戰於江皖之境，不僅兵事無分畛域，卽餉糈亦不容推諉。」而奏請飭李公續賓乘勝渡江，進軍六安，先規皖北，再圖皖南，以期節節掃蕩。文宗嘉之，詔加續賓巡撫銜，軍入皖境，得專奏。浙人官京朝者，以李公前授浙江布政使，因奏請飭赴本任，欲倚平寇，詔詢公，公仍執前議。（曾文正與公書云：「迪公留鄂極是爲天下計，爲湖北計，均須先清皖豫。」）六月，駱公以江西大定，迺從公

與左公議調東路撫建蕭啓江張運蘭諸軍援浙江奏起曾公國藩統之議；湖南北月各籌銀二萬餉其軍奏上而朝旨已先下適相符合曾公聞命卽行。戊辰舟過武昌留節署八日與公熟商大計曾公嘗言公才大心細故事無鉅細必虛衷商度公亦竭誠代謀每談輒過夜分曾公旋進駐貴溪期會師鉛山河口已而石達開自湘竄福建遂議改援福建七月廬州陷李孟羣敗績迺定議以李公續賓全軍援廬州都興阿公攻安慶甲申公毋湯太夫人壽終節署太夫人就養武昌剛八月至是寢疾不逾十日（疏中語）奄忽棄世公覽踊哀號乞官文公據體代表旋奉詔「著照軍營例穿孝百日期滿仍署理巡撫並賞銀四百兩治喪其湖北巡撫印務著官文暫行兼署如胡林翼扶柩回籍著再給假兩月俟軍務完竣準其補行終制以遂孝思」公聞命感泣遂以八月癸丑扶柩回益陽先期四日具疏籲懇終制不許九月癸酉朔湯太夫人之喪抵斯千里第左公宗棠劉公蓉並來唁公（左文襄文集湯太夫人哀辭云「生與吾母同德與吾母同春秋八十四得天獨豐夫儒臣子人雄平江漢鏖武功巍巍大國一品封勛勤貴樸宣慈風一病十日歸幽宮帝賚銀幣榮其終福祿攸崇養更隆哀哀鮮民湘上農書此敬誅憂心忡忡」）自公憂歸海內有識者僉謂公身繫東南安危不當拘牽文義致誤事機宜奪情起復以副中外之望曾公國藩寓書情辭尤摯（曾文正）是年與公書云「自聞尊庭家艱寸心彷徨如有所失欲勸閣下權宜奪情則非夙昔以大賢君子相期相佩之意欲聽閣下執經守禮則侍與彭楊二李諸君失所依倚不審季高希庵立議云何」又書云「頃得次山壽山信知秀帥出奏時附陳閣下一身關係安危甚重不知出自何人手筆想尙得體年來新造江漢皆閣下心手厝注知人之明用人之專所致恐中朝或未盡知若從大處一爲抒寫使衆人知時流中有如此襟懷氣局不與倉卒成功名權宜就事會者相等庶與閣下力求醇樸平實之旨相合」又書云「討賊則可服官則不可義正詞嚴何能更贊一語惟今日受討賊之任者不若地方官之確有憑藉晉宋以後之都督三州四州六州八州軍事者必求

領一州刺史；唐末之招討使、統軍、團練、防禦、處置、應援等使，遠不若節度使之得勢，皆以得治土地人民故也。然離土地人民，而以奉使自效，則介而難山，礪而失水，亦恐不足發據偉抱。」又書云：「湖北事勢，日以浩大，非先生強起，終恐敗壞，頃讀慰留論旨，似亦難於固謝。」是年致李迪庵書云：「官帥奏請潤帥於百日後強起視事，不知潤帥肯爲蒼生行此權宜否？潤公聰明，本可遂入霸術一路，近來一味講求平實樸質，從日行俗事中，看出至理來，開口便是正大的話，舉筆便是正大之文，不意朋輩中進德之猛，有如此者；其於友朋，純用獎藉，而箴規卽寓乎其中；一旦以憂去位，不特公事棘手，吾輩亦少切磋警惕之益。」又復李希庵書云：「接周壽山信，得讀論旨，及官帥綿將軍前日奏章，以朝野官紳軍民，倚望之殷，潤帥實以不遽去位，所全較大，然潤帥近日扶持善類，力挽頹風，於人之邪正事之是非，剖判入微，不假借；有權術而不屑用，有才智而不自用，皆大過人之處。兩奏皆未能道著一二，潤公之識，不肯輕言奪情，吾輩愛之深者，亦何能輕以相強也。」又與左季高書云：「潤公到家否？渠再造江漢糜爛之區，變爲富強，意量之遠，魄力之大，中樞似尙知之未盡，守制不出，自是正理，然以時勢物望揆之，又似非得終請者，弟處之事，自潤公去位，全局皆呆，恆自哂也。」又一書云：「潤帥不出，自是天理人情之至，惟勝帥總統統事，不知迪庵能伸縮自由，不受牽掣否？設有爲難之處，非潤公不能扶助，安全之也。」又一書云：「鄂兵日增，而餉源日減，非潤公強起，恐終不濟，住署與否，接篆與否，均不甚關緊要，所爭在簡新撫否耳，然以潤公之威望才氣，羽翼既成，亦非他人所能牽掣，造寶塔者，合其尖，或者少從權宜，終濟巨川乎？」又與張仲遠書云：「來緘論胡官保事，酌古準今，理明詞達，卽日當抄一通寄益陽，與之熟商細繹，孔子所稱『從其利者，吾弗知也。』似苟非從其利者，聖人猶將許其舍禮而行權，後世不講此心之謀利與否，而概授一權字以自覆，往往爲史氏所譏，或稱陰規起復，或稱風某某奏請起復，覆轍相尋，難以安溪之賢，而彭古愚之彈立不能無登於青簡，鄙人去歲遲疑審慎，蓋亦自慮其從利也。胡公之

關係安危，百倍於鄙人，若因皖北之挫而強起，則其非從利者，較然無疑。」公愈益悲痛。（續集書牘卷九，是年致鄂中僚友書云：「奪情起復，名教攸關，天下之患不在盜賊而在風化，已則尸位，何以教人，籌餉籌兵，在目前屬急務，而自大端論之，則此僅末務也。秀峰宮保，寬仁博大，推誠待人，羅澹村莊蕙生均極一時之選，其廉正勤明，他人莫及；至都直夫舒輔廷、楊厚庵、李迪庵，均冠世名將，但令鄂省不缺其餉，皖省不撓其權，必能指日成功，此鄂事可以無慮者也。倘以笄笄在疚之身，尸戀官位，林翼之心愈悲矣。」）十月壬子，李公續賓軍敗績於舒城三河鎮，李公戰死，文武官士同殉者殆六千人，湘軍燬焉。都興阿公亦退屯宿松，官文公亟奏起公。一日，公居喪幄，忽急卒馳書至，公發書大慟，仆地，歐血不能起，家人皇駭，良久始甦。

按：公恭報起程日期疏云：「臣於十月二十五日葬母，即於十一月十二日起行。」則聞三河敗耗，在二十五日以前，特不能明定其日耳。又據與嚴爾春書云：「始滿百日，即馳拜父墓，匆匆返里。」以七月十一日始喪，推至卒哭為十月二十一日，是展墓歸，即聞變也。（丁卯，遂奉湯太夫人體魄，渴葬於益陽十八里五龍山，用百人，八日畢役。十一月甲申，偕姚紹崇（桂軒）等五人啓行。（續集書牘卷十一）已未，復孝感縣文南邦書云：「所開賁才如張子已延為家師，夏與姚與田與金攜手同行，夏尚未到，徐硯農贈以行資，入京會試。」按：五人皆與公同縣。

自泉交河涕泣登舟，阻風洞庭，八日，下教僚屬曰：「林翼此出，勢處萬難，蓋出則非禮，不出則非義，出則於事未必有濟，不出則於心大有不安，與迪庵共患難，交最深，聞難不赴，非友也。且值時會艱難，叨竊官位，若藉守孝以遂其推諉巧避之私，鬼神鑒其微矣。惟既以兵事出，當馳往下游，治兵為先，借受印信，不過籌調餉糈，董戒州縣耳，斷不敢冠蓋堂皇，偃然自處。此次挫敗，不在兵少，一月連克四城，俗士驚喜，以為兵將如虎如熊，殆將飛而食肉，林翼早竊憂之，四次寓書相戒，每克一城，中傷千人，攻堅為下策，已犯兵家之深忌，得桐城勇丁

有私獲，則無鬪志矣。兵不可貧，亦不可富，不宜無傷，不可過傷。夫戰勇氣也，當以節宣善養，提振爲先；又陰事也，當以固塞堅忍，蟄伏爲事，尤必以智計爲先。適庵爲人，木強敦厚，安重不遷，設遇盛時，必爲周勃之勳；今則四顧茫茫，無可委託，賊何日而平？楚何日而安乎？希庵至性，戚戚於心，設其父母因悲感而召之，設希庵異日負兇骨歸，則鄂中大將殆虛無人，且此大道、府州、縣、副參，把死者千數百人，人才殄瘁，莫此爲甚；卽如丁篁村，其治兵智略稍遜，而忠勇不欺，卽欲求此等裨將，亦不可再得，而何伯凝、劉星槎之初入軍營，留備將選者，同時殉難，殊可憂傷！

按：丁公銳，義字篁村，長沙人，世父敘忠，以篤學淳行，有名于時，公嘗稱其「一門孝友，家世儒宗。」伯凝，裕，江蘇宜興人，候補同知，爲秦撫曾卓如所薦，引以八月十五日到鄂，公於三十日回籍，攜其子保三到營，數日竟同殉難，公始終不曾一面故言之，尤痛也。星槎待考。

此鄂事之可慮者一也。自昔周瑜、陸遜、陶侃、柳仲郢，均撫交廣，或兼白帝、長沙、零陵等州郡，以數州之富，養兵不過五萬人，今則一鄂而供征兵五萬人之食，賊不可了，事不可止，處此時勢，而不能去弱留強，去奢從儉，設一旦有水旱之災，民穀不登，旣亂之來，不在賊而在勇矣。夫在上者以養人爲職，能養者爲仁，不能養者爲暴，人至飢餓，則必不畏死，苟悅不云乎？「人不樂生，不可齊之以法。」蘇軾不云乎？「賒死之與忍飢等耳。」此誠千古治國之至言。姑卽今日湘鄂較之，湘中鹽茶百貨，月計可十五萬，所出不過十萬，鄂中入僅多數萬，而出迺多至十餘萬，湖南失守地少，倉穀尙有存者，鄂中幾無粒米之存，荆襄爲天下險要，又頓以不耕不織之重兵，不知已捐穀若干石，若以錢貨爲重，而輕倉廩，在樂歲則可狃於便安，然豈近憂遠慮之道哉？意欲廣捐穀之招徠，以治其標，而又寓屯田於防守分汛之營，以固其本，公等明於古今之略，爲我詳思，而核議之。夫言貨則月少十五萬之銀，言食則一省之大，公家無三五日之糧，然且以爲安也。與燕雀處堂，何異？此鄂事之可

慮者二也。天下以盜賊爲患，而亂天下者不在盜賊，而在人才不出；居人上者，不知求才耳。鄴侯治漢，文若佐許，武鄉治蜀，景略圖秦，其得力全在得人。蓋無一時一事，不以人才爲念；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以衛靈而不喪國，以武氏而能治天下，其效可觀矣。鄂吏貪庸者，卽令以范六丈一筆勾去，亦恐前去後來，猶吾大夫也。於事何濟？竊欲旌獎一二賢才，以爲表的，庶使中人以下，勉而從焉。鄙人之於求才，亦頗至矣。然樸實之士，狷介之守，尙有一二，求其識時務，具智略，負奇氣者，亦不數覩。深思其故，由林翼器局之小，鑒別之疏，不足盡天下之才。夫人才隨取才者之分量而生，亦視用才者之輕重而至；我之分量窮極，夫天下古今，則必有天下之才應之；某之不才，誠竊自媿古人，必使各舉所知，立賢無方者，亦欲以此推之人心之公，庶幾博求而有得也。鄙意編列條目，徵求事實，飭司道府各舉所知，其有賢才異能，必須度外汲引者，另列一格，均以公牘舉薦。竊謂此爲治鄂之大事。今鄂中人才安在？求賢之方略安在？此又鄂事之可慮者三也。」又與僚友書曰：「楚軍倡義以來，如江如羅如李如劉如王均大將之選，江忠烈才氣無雙，可以兼督撫而有餘，尤爲楚才之最大者；不數年凋喪殆盡，其生此數君子者，所以明人事之當然，其卽生卽滅，迄無成功者，是則天運之自然，然則天意盡可知矣。勝此儲生與不肖之林翼，又奚以濟？楚軍旣全覆於皖，是卽林翼平日所謂兵勇之氣，如孺子戲豬，然當其盛時，千錘不破，一鍼之隙，全脣皆消也。此時若卽逃將潰兵，濫收濫應，卽三五年亦無成效，不見賊則已，見卽潰矣。應俟到營與希庵熟商定議，此時如以儲帥率師圍皖，則楚疆可稍安。（別抄本公有注云：「湘撫陳改道圍皖之謀，已拜發矣。」）第恐中朝游移，不早定策，迨皖全失，迺更督責，晚矣。曾記迪庵每克一城，林翼輒作書相戒，惜軍中無智謀之士，爲之贊助，一蹶不復再振，傷哉！欲更求此厚重木彊之大將，忠誠剛毅之名臣，豈易得哉？」辛丑行抵武昌，駐宿根臺（是年致僚友書云：「不張蓋，不設儀仗，不入署，前已明言之。」）應面商一二日，馳入希庵營中，或借根臺一宿，或宿舟中，均可。惟萬萬不准根臺及州縣供應，天下做大

官人視繼懸供給爲天經地義，必力矯之；至借受印信，此爲地方鉤項，管汎呼應起見，於我心仍欽恨之至。十二月壬寅朔，受印與官文公敘論兵事，及三河諸將失律之罪，已酉，遂渡江，駐黃州，與李公續宜、芻軍實，察夷傷養生弔死，撫舊募新，於是軍氣始蘇。壬子，奏陳李公續賓功績。《續集書牘》卷十，與左季高正郎書云：「迪公之卹極優，奉朱批：『詳覽奏牘，不覺隕涕，惜我良將，不克令終，尙冀其忠靈不昧，他年生申甫以佐予也。』」
『堯山無此殊恩，此豈文字之不如我耶？』並請卹三河桐城死事道員孫守信等，及副將李存漢以下三百二十人，劾魯官敗軍者，總兵趙克彰等八人，其失律戴罪者，懲責有差，以糧臺鉤軍遲深，自咎責，贖戶部主事閻文介敬銘來主之，歲莫，馳赴宿松，與將軍都興阿公等商略進取之策。己未元日，復左季高書云：「到宿松與都面議，仍暫返黃州，定期即進，途中遇雪，節候未春，深冀年穀之豐，補我才力之短，佳節思親，私戚不釋，除夜輾轉待旦，踽踽獨行，無可與語，得二十日四更手書，心爲稍慰。」是年二月，左激夫婦至武昌省間。左氏宗植慎盒文抄是年與公書云：「太夫人慈輿抵鄂後，激兒與令媚以久疏定省，時切瞻依，茲承手召，欲其中春來鄂，既得暫伸其孺慕，又得親承夫教言，已命其夫婦東裝以俟。」十二月，作祭李迪庵文一首。按公詩文不多見，茲從湖南文徵採錄附此。「爲乎我公一代純忠，仁者之勇，儒將之雄，公生之始，惟嶽降靈，正氣爲骨，厚德爲形，曰忠曰孝，積之百年，積久而光，篤生名賢，生有奇骨，敦厚如勃，肝膽沈雄，口舌木訥，樸如新，息晚成大器，誠如涑水，腳踏實地，公處於鄉，幽潛不彰，曾公倡義，迺起戎行，惟羅惟謝，與公頡頏，率其子弟，赴難豫章，初戰不利，謝公先亡，臨淮代將西平視師，吉水廬陵，延望公廩，旣至，所向披靡，遂由衡桂，至於巴陵，旣定，湖湘進克，鄂城縱橫掃蕩，三千餘里，半壁山顛，十萬賊壘，公所部兵五百人耳，前鋒始交，勝負莫測，公師躍入，十盞十決，岸藉江紅，飛毛灑血，采石順昌，詎足擬此，湘軍之雄，自公伊始，公迺不矜，粥粥無能，言簡意重，淵默雷聲，山不言高，海不言深，潯陽渡江，馬首遂東，弋陽大戰，信州奏功，義寧轉門，來

援于鄂。余時困厄，氣羸力薄，鼓聲不鳴，賊氣甚惡。公來生我，生我楚人，倚公爲命，以至於今。百戰奇勛，芒刃不頓，萬賊嬰城，凍蠅自困，乃建長圍以斷賊糧，妖稜夜落，將星無光。丙辰三月，羅公云亡，哀疏入告，天子改容，誰堪大任？授公元戎，以我卒伍，隸公麾幢，軍謀鉅細，一秉於公。公賤權謀，接士以誠，公審賞罰，制事惟明，萬幕無譁，六轡不驚，軍律暇整，莫與之京。困獸猶鬥，羣梟來援，公所經綸，動中機先，旣決長渠，遂取城闈，以定江漢，以復斬春。時方饑饉，野無青草，五月無糧，一飯不飽，公軍於潯，強寇在門，人或驚爭，公軍無言，人之欲食，誰不如我？公往撫之，如腹自果，人之欲衣，無衣則寒，公往煦之，如曠自溫，匪法所制，惟德之純，賤貨尚義，君子之軍，軍勞不恤，我心獨悲，疆吏無狀，使我士飢，嗟我有位，無卽於荒，毋營私橐，以裹行糧，驅勉同心，貧也何傷？狐嘯於城，免藏於窟，盜口之氛，六年莫遏，蓋抱獨勞，奇謀自靖，渠塹十重，湖連千頃，鐵騎雲屯，戈船夜警，天陸四張，檻獸莫騁，賊在彭湖，狼狽相需，一夫當關，如虎負嵎，公有奇計，潛師夜趨，聲言宿松，返旆石鏡，將軍天人，莫測其蹤，賊在蕪黃，蟻附鷓鴣，張批亢擣虛，以救潯陽，公兵渡江，肆應不遑，軍興九年，額兵虛設，無正無奇，不缺則折，警之解紛，勢禁形格，孰拊其背，孰益其吭，彭公之戰，惟公知方，賊陣如蛇，縈左拂右，賊性如犬，利進鈍走，惟公兄弟，角前掎後，斬黃之役，功迺不朽，百道並攻，萬雷齊發，江流沸騰，山城迸裂，公塵先登，一鼓殄滅，執訊獲醜，焚巢掃穴，九江之功，於今爲烈，惟帝念功，車服以庸，毋掣其肘，專奏九重，毋撓其權，大官是崇，哀此皖民，汝往華之，兵怯賊狂，汝往治之，公拜稽首，受命不辭，公性至孝，望雲思親，書飛雁帛，淚墮綸巾，公讀家書，誨言朏如，義先君國，恩後庭闈，王事多難，無念爾私，公聞有命，感泣獻欵，公之專征，一軍四分，眷念江楚，公心獨仁，固知兵少，不忍惜身，固知賊多，不敢違君，四城旣下，道無留者，急援廬州，何其速也？狂賊十萬，乘我於危，血戰千里，力盡而疲，我聞其時，星隕如雷，愁雲四合，毒霧爲霾，胡天不平，罹此閔凶，帝曰：『吁嗟！王臣匪躬，億萬斯民，巷哭相從。』嗟我棘人，母喪返里，負土未成，大變突起，出山非禮，在

山非義涓埃無補，金革無辟。始聞公死，將信將疑；中夜旁皇，若忘若遺；公豈死耶？吾人何依？斯人不出，吾誰與歸？曠昔之夜，大風披帷，天容慘澹，沙石亂飛；我公至止，冠帶巍巍，笑言既洽，顏色若怡；握手勞苦，歡若平生；忽忽自驚，疑公已薨，欲言未言，悲不自勝。公曰：『否否，我豈其死？討賊之事，在吾與子。』餘音在耳，荒雞初鳴，蹶然坐起，憂心怛怛，雖死猶生。公之忠魂，魂今歸來，活此黎民，與公共命，覩顏尚存，醜陋爲奠，灑淚爲詞，英靈如在，尙其鑒茲！」

（遺集書牘卷十一）已未與李次青書云：「前撰祭迪公文，文之字句，儘有不妥，而氣性淋漓，卽此一端，或尙可辦成一二事耶？其文質地頗美，乞老兄同濶文點定。」又書云：「林翼學問文章，原至淺薄，迪公之祭文，以夜半起坐悲憤而成，應請濶公改正數十字，同林翼之奏，刊成一本，傳之通都，藏之名山，或可藉人以傳文耶？」曾文正已未復公書云：「新正二日，展誦惠書，知歲杪有二郎河之行，又承示祭迪庵中丞文字，挾飛鳴之勢，而筆含哀憤之聲，讀之令人增友朋之重，迪公真不死矣。」左氏宗植與公書云：「迪庵中丞，才德威略，一代偉人，閣下誅祭之文，則一一皆躬行心得之言，淳意高文，不獨義法韓歐已也。嗟我有位，無卽于荒，毋營私橐，以裏行囊，鼠勉同心，貧也何傷，此國家中興藥言，亦惟先生允蹈之。至出山非禮，在山非義，涓埃無補，金革惟辟，以閣下處臣子兩難之際，公誼弘恩，委曲誠盡，猶復自視，愀然如此，自非忠孝仁義之至，不能爲此言，尤敬服無已也。」

卷三

咸豐九年，己未。公四十八歲。正月丙子，仍返黃州行營。（新正五日回營，見復姚桂軒書）二月，都興阿公請疾，以軍事謫副都統多隆阿公當前敵，延旨欲公入皖，公覆奏曰：「臣維湖北黃州一府，形如圓甌，其東南

爲黃梅，與太湖宿松接壤，其東爲蘄州，蘄水，又東北爲羅田，其北則麻城、黃安，皆與六安、霍山、潛山、英山、商城、固始相接，地形遼闊，策應控馭，爲鄂皖適中之區。是安慶、廬州、六安未復以前，宜於黃州設立重鎮，不僅目前形勢，當以黃州爲根本也。都興、阿、養、病、宿、松，臣於十二月往視，正月回營後，即選精壯二千人，馳赴太湖，合之多隆、阿、鮑、超、唐、訓、方、蔣、凝、學各軍，數逾二萬，下游兵力，不爲不厚。其留黃州六千人，隸李續宜者，類皆創殘之餘，尙須從新整理。近據英、山、羅、田等縣稟報：「賊衆數萬，分竄霍山、六安，繞出黃州之北，窺伺上游。」臣慮下游兵勢，偏重一隅，倘賊竟從六安直犯黃麻，則距太湖、大營五六百里，而距黃州僅百餘里，若賊或更上趨，則德安、漢陽均形岌岌。臣卽於二月十二日，遂營上巴河，隨機防剿，自度以六千人，獨當一路，或可支持，或竟分股竄擾，當卽咨商督臣官文，將軍都興、阿、撥軍回援。此近日軍情也。惟是軍興九載，鄂之謀皖，亦已二年，而能未得勢者，無他，備一路而虛一路，賊乃得乘間抵隙，狡焉思逞也。卽如七年，官軍併規宿松，賊從蘄州、張家塆、伺隙竄入，八年，力扼太湖，於張家塆駐重兵，賊又從商、霍上陷黃麻，各縣是官軍注重於前，賊必轉襲其後。官軍每仰攻挫銳，賊轉以餘力乘虛，往事已然，前車可鑒。今石牌、太湖之賊，又堅伏不出，狡謀可知。臣愚以爲必保鄂，然後能謀皖，必謀皖，然後能平吳。然謀皖非三道進兵不可。鄂中防剿江皖，水陸馬步，已五萬餘人，又協濟侍郎曾國藩水師，彭玉麟各營，通計月需餉三十六萬，除本省自籌外，仍月欠十餘萬兩。欲添兵，則餉糈難繼，欲分兵，則統將乏人。湘中將才如江忠源、羅澤南、李續賓、王鑫，近年凋喪殆盡，而地方吏治，亦待整飭。亟宜訪求延攬，以圖賢才輩出，共濟時艱。蓋官吏得人，則利源可開，將領得人，則疆土可保。兵事吏事，固相爲表裏者也。竊謂征皖之師，必須求統將才略過人者，分爲三路，期以歲月，責其成功。臣宜暫駐黃州，養賢致民，慎固不失，庶收得寸得尺之效。文宗憲之先是，石達開自福建復犯江西南安，崇義土寇應之。是月，南安寇有崇義出，隨桂陽留防軍將蕭啓江遂收其城，石達開大衆悉數竄入湘境，人馬行六日夜不絕，連陷宜章、興寧。

郴州（今改郴縣）期取道湖南以窺鄂蜀，沿邊大震。駱公亟調蕭軍由吉安同援，而飭劉公長佑集新寧舊部備寇。曾公國藩以閩境無寇，遂自建昌馳駐撫州。李孟羣戰歿，廬州擒寇益散，掠河南於時寇帥陳玉成還江浦，留太湖寇數萬，與多隆阿前敵諸軍相持。公日夜焦思，終以三路統將乏人為慮，聞劉公長佑罷軍歸，又其部下有李明惠、江忠義、劉坤一三將，亟訪求之。（曾文正是年與左季高書云：「印渠部下三傑峴莊吾未得見，味根孚吾則非湘軍諸營官所及，不特弟思致之，即潤帥亦求之若渴。」）已而湖南告警，劉公長佑不果來，獻議者至欲劫左公入鄂。（遺集書牘卷十與左季高書云：「鄂人言不必急求黃子春，亦不必急求印渠部下三將，惟有劫丈來鄂，位以檄柏，則子春諸公不期而會，此計為鄂謀則忠且異，日不肖他徙，鄂尚可保，其用意亦頗深遠，特不肖亦湘人耳，疑莫能決。」）公疑莫決，曾公謂：「當以湘鄂為東南根本，左公不可動搖，迺止。三月，公念湖南事亟，非竭力馳救，既且及於川鄂，迺大發水陸馬步各營同援。（遺集奏議卷三十四是年覆奏征皖孤軍未可深入疏云：「湖南永州入屬偏地皆賊，勢且侵及衡州寶慶，先後撥去水師四營陸師四營，馬隊二百名。」）而寓書左公謂宜堅壁養銳，厚集兵力。（是年致左季高書云：「此時大計應以扼險自固，堅壁養銳，伺釁再動。三月，兵力可集，再堅持二三十日，固奮堅忍，迺可用也。若以新到之營，乍為嘗試，則萬人亦不過數次，敗仗而已矣。乞公速取唐秦王之禦，劉武周、宋金剛、薛仁果、宗羅喉之法，開具始末，告之峴莊、印渠，非厚集其力，慎養其鋒，不可破此鉅賊也。又此賊以中下之兵接仗，而中權後勁，伏於陳尾，輕而不整，勇而無剛者，遇之必敗，此亦可預告峴莊也。長沙之城，必不可無虞，攸縣、茶陵、迺賊所注重，蓋必騎交界之山脊，以為可東可西之計，亦深知官軍於交界處所戰守不能自主，防剿均不得勢故也。計此賊必害湘中半年，總之軍事必有所忍，迺能有所成，地方必有所舍，迺能有所全，公早知其深微矣。」）四月，石達開遂聚圍寶慶，湖南官軍四萬人亦皆聚屯寶慶，連營互二百里。（遺集書牘卷十四致秦撫曾卓如書云：「石逆竄郴桂，勢

頗張大，觀公以左生謀，倉卒召發壯丁三萬人，鄂中復派馬隊水師及步兵四營以助之；湘人連戰於外，壯士之替代假歸者，踵接肩摩，即倦將之栖遲故里者，不下數百人，呼之即出，期月成軍。續集書牘卷二十八，庚申與嚴循春書云：「湖南自咸豐四年，濂帥起義之後，至九年而賊乃復至，庫有六十萬之餘餉，又加以士民捐輸七十萬，兩有江西湖北假歸遣散之將弁勇丁，故一月之內，能糾起七萬人，以與石逆抗鬥，然尙恐其不勝，尙借力於鄂中之水陸以益之，吾輩試思，鄂若有事，本省能頓添數千人乎？」五月，李公續宜以母病假歸湘鄉。是年，與羅澹村書云：「希庵母病，思子頗切，希庵不肯我告也。湖南軍務未竣，湖北亦難深入，不如此夏令准假三月，弟思人子之事，莫大於思親，見面一月，心安理得，此後爲國宣力，必更專一不紛，弟是鮮民，何忍重違其意？」遂令率所部五千人，渡湘回援。是年，致官揆帥書云：「欲自守於境內，不如助剿於境外，助剿則兵少而功倍，自守則備多而力分，管見不如及希庵假歸之便，即派湘軍撫標精銳五千人，從岳州湘陰益陽取道邵陽，以剿寶慶一路之賊。希庵所居鄉村距寶慶甚近，陸軍從岳州到寶慶，必在希庵到家後二十日，公誼私情，兩得其宜，且周寬世等尙可附益二三千人，以此精銳搏戰，當可破滅一路，救隣美名也。湖南橫逞意氣，不應爭者必忿爭，而以厚道待之，大度處之，盛德也。賊多而不守城，則戰事必多，如能剿除一股，則湖南之受賜不必說，即湖北江西亦可免十年之憂，大功也。一心奉公，人未乞師而予以精兵，一意保民，不忍使脅從之衆久陷賊中，變爲異種，消東南數省之隱憂，此又陰德之尤大者也。」遺集書牘卷十八，是年八月，致袁午橋書云：「當湘事告急，舍希庵則無良將可以統軍，而林翼亦別無他將可用，勢逼處此，不能不顧上游。林翼發兵後，僅領餘兵二千，入黃州城守，蓋兵將已全付於湘中，萬一賊至，僅以嬰城自固，爲長計矣。」而以水陸諸軍悉統之，凡援軍萬五千人，月饋餉六萬，不以煩湖南，是時湖北餉倚川鹽，四川富饒甲他省，獨未被兵，議者迺爭言防蜀，且以曾公國藩頻年答兵無疆寄，爲未竟其用，於是城圍兩月，公又慮寇若分

竄常德承順以窺夔涪，則長江上游險要盡失。湖北當首蒙其蹙，迺說文官公密奏請詔會公援川，冀朝命界以總督。（見遺集書牘卷十六，致官揆帥書）詔惟令督軍無後命。七月壬午，李公續宜合諸軍大破寇於水田鋪寇循東安走廣西，竇慶圍解。迺班師。時湖北布政使羅公遵殿方擢福建巡撫，入京陛見，公以察吏籌餉精力難勝，且衰絰之身，涖官臨民，尤用心疚，遂奏薦羅公自代，而願一意討賊自效。疏入，留中。羅公旋遂撫浙。江會公既奉命防蜀，八月，由撫州啓行，將率軍進駐宜昌。（遺集書牘卷十七，致錢萍江典試書云）石逆南竄，鄂蜀上游暫緩須臾。滌帥既以宜昌駐兵自陳，蓋恐爲主人所嗔也。刻下荆宜鼎澧尙無他虞，不便以有用之兵置之宜昌無用之地。擬商之滌帥，揆帥即合力謀皖。」戊申涖黃州，公留之行營，縱談八日夜，合肥李公鴻章亦來謁公。（是年與李筱荃瀚章書云）滌帥十一日來黃州，縱談數晝夜，論天下近事殆徧，令弟少荃接談甚密，直抒胸臆，譬如洪鐘。」

按李文忠是年授延建邵道不之官，留居會公幕府。

會公之駐建昌也，駱公會奏陳軍情緩急，請飭邊師援安徽；及是，公迺畫圖數十紙，指陳形勢，會以客軍孤懸，愈非計，且安徽寇合捻寇，莫廬壽議留會公併力謀皖，懇官文公復言之，有詔俞允。九月己巳，會公迺自武昌回駐巴河。（遺集書牘卷十八，致袁午橋書云）澹村正大光明，今之儒者，林翼已舉以自代，而朝命至今未至，蓋澹公陸見，或自處於謙讓也。實則澹公籌餉，而林翼司兵，兩有所益，若置之入閩，則負澹公矣。滌公奉命入蜀，八月十一日行抵黃州，敘談八晝夜，官揆帥又以併力謀皖上請，天語兩許之，虛涵萬象，不下十成，斷語滌公現往武昌，與揆帥籌進止，留皖則與兵事有益，入蜀則與鄂皖餉事有益，惟林翼獨力必不能舉皖，則深望滌公之合，而滌公月餉十五萬，僅鄂中月給三萬，此外遲遲不應，又深望滌公之入蜀，此老有諸葛之助名，而無其位，有丙吉之大德，而無其報，軍興以來，公與滌公及小浦先生，所處爲獨艱耳。」乙亥公親往視師。

（遺集書牘卷十八，致莊蕙生嚴涇春書云：「夏令苦熱，久不乘馬，有髀肉復生之感，昨兩日馳至巴河，微肆手足之勞耳。」）是月，多隆阿公破寇，石牌寇廢集太湖。辛卯，曾公詣公營，規畫大計，於是迺定四路征皖之策。曾公循宿松石牌，漢規安慶，爲第一路。多隆阿公鮑公超，循太湖潛山，以取桐城，爲第二路。公出英山霍山，以取舒城，爲第三路。李公續宜，由松子關出商城固始，以規廬州，爲第四路。（是年九月，與莊蕙生嚴涇春書云：「爲皖計，須將巢湖以南之州縣克復，然後併力規畫巢湖之北，及淝上各州縣，則用志不紛，迺妙於用。蓋巢湖之界限，亦頗如洞庭之界鼎澧岳鄂彭蠡之界饒廣南昌九江也。假如賊伺武昌，繞道南昌上潯，迺可轉入武昌，九江之地，其勢固甚難。巢湖以南之宿松太湖望江懷寧桐城英山霍山潛山，漸次規取，復井力於廬江，迺以重兵屯於桐舒六安，以規廬州，則巢湖以南十州縣，迺可守而不失。蓋以水師入巢湖，巡防則陸兵可省，而遂得以專力於淝上，淝以東尙司緩圖，巢湖以南，必須努力，此天地自然之界限，卽行軍自然之次第。去初舍廬江不謀，舍桐城不守，所謂自詒伊戚也。沅圃九月中旬可到，滌帥似宜由石牌以規安慶，援賊大股，當在江浦六合，其上援約太湖糧竭欲潰之時，援賊之來，必以另股從六霍商固內犯，以搖我邊陲，以牽掣我東師，應以勁兵良將，如希庵者，從此入手，以多鮑從太湖規潛山桐城，以林翼從英霍會於桐城，以四路分進，而均以桐城六安爲總匯，俟安慶得手，分規廬江水師入巢湖，卽以桐城爲老營糧臺，運道之總局。蓋四路進兵，則無隙可入，不必以重兵留防運道。」曾文正是年致公書云：「前日因循，未及赴黃州，昨夕定今日成行，而又風雨交作矣。自占英霍山險之路，而以沿江平易一路讓鄙人，此公之盛德，而鄙人所最難安者。面商之事，此爲第一，惟撫標各營與希庵各營處處黏連一片，勢難拆分，希庵既居商六一一路，則大燾不能不居英霍一路，待雖欲辭易而居險，而事理不甚切當，且細思賊所必垂苦戰不休者，迺在大湖桐城大關等處，此爲第二路，今多鮑所占者也。蕭浚川來，亦擬調歸此路，合多鮑蕭唐四人，萃於第二路，則兵力極厚，可以更番

少休。合端專轄三四兩路，侍專轄第一路至第二路，則兩人公轄之，且不時撥生力兵協助之，此路正兵，屹立不動，餘三路皆當以奇兵論，不審蓋籌以爲然否？（一）而調度諸軍，兼籌轉運，則推公任之。（是年，致莊、蕙生嚴頌春書云：「運道分四層，濂帥一軍，循石牌最易，鮑居第二層，較難，林翼居第三層，已是萬山之中，用夫多而用力勞，是爲更難，希庵之軍火，由麻城、英、羅運去，其米糧由商固採辦，尤難之難者也。」）奏既上，漕運總督袁公甲三慮兩淮寇棘，勝保、翁同書屢挫衄，請飭湘軍取道光固、潁州繞出懷蒙，以逼北竄，詔諭公與曾公以應俟軍進，固始體察情形對。十月庚子，偕副都御史錢公寶、青同訪曾公於巴河，留一日，與李公鴻章談論夜分，於是大舉攻寇太湖。曾公令諸軍壁石牌，而自遷駐黃梅，公亦增余際昌等九營助戰守，先奪潛山之天堂。天堂，縣互二百里，萬山叢薄，外險中夷，循東南出水吼，領則潛山，循東出龍井關，則桐城，循東稍北出曉天，則舒城，又北則霍山，固皖北一奧區也。寇初不知爲天險，及踞三河，始知之，至是官軍據守寇氣奪。（僞報注重於此，見致曾濂帥書。）潛山知縣葉兆蘭介唐結民兵，立五營，爲官軍轉運，屯軍益固。（是年十一月，致曾濂帥書云：「始議只因天堂一軍急救介唐，不免深入，直探虎穴，因而石頭嘴不能不駐一軍，因而陳德國亦不能不駐一軍，查天堂一軍不可撤退，不僅萬民性命可憐，鄙人聲名可畏，且異日不進桐舒則已，若猶有志於舒桐，則我軍循山外而圖人，賊匪負山中而伺我，如芒刺之在背，如鯁骨之在腹，心牽綴我師，跋踞不前，理也，亦勢也。且昔年都多飽盡力於宿太，而林翼獨勞心於兩靳及張家塢，且勝且敗，崎嶇兩年有餘，林翼之功少罪多，而林翼之心力，則獨苦矣。張家塢失，則靳水、靳州、廣濟、黃岡均震，此鄂境山中之情形。天堂不失，則異日潛桐舒之軍行無阻，人固不得而喻其苦心矣。」）甲子，公自黃州拔營，駐靳南陳德國。十一月庚午，復遶皖邊界牌石，曾公亦遷屯宿松。（續集書牘卷二十一，是年致莊、蕙生書云：「弟之遷駐陳德國，爲太湖代謀耳，太湖之事，援賊不至，主圍而使之飢潰，援賊若至，以二軍扼楚疆之西北，以二軍專打援賊，雖近於弛圍，

而所全者必大，成功必美。」又致翁祖庚書云：「林翼以月之五日，遂駐皖邊之界牌石，扼潛太英霍四路之要，而以余參將一軍深入舒潛桐交界之天堂，刺賊援要害而壘，日來屢有戰事，天堂爲賊所必爭之地，卽爲我軍繼進舒桐所萬不可棄置之區。」安慶寇知官軍名將悉出，則大懼乞援，寇帥陳玉成益合捻寇十數萬，自江浦來犯，公軍旣深入，備多力分，僅留三營以自衛。（遺集書牘卷十九）致莊蕙生書云：「太湖之賊，全恃兵力作遙圍之勢，無長壕，無長城，賊如夜遁，祇得空城耳。萬一援賊大至，則我軍被城賊牽綴，二萬人祇能以七八千人應敵，已分兵四路，勝敗之數，尙不可知。若賊以五六萬人從天堂霍山來犯，林翼之力必不支，以天堂分去九營，石頭嘴分去七營，太湖分去蔣之純六營，均急切不能調歸一處。其金逸亭九營尙在，但店已飭遂進英山，距石頭嘴不過八十里，或猶可併力也。一月之內，舒公能以新舊馬隊一千名，由蘄水出紫英山大阪河，則聲勢較靈耳。」又致曾滌帥書云：「林翼非多鮑之獨認一路者可比，不得不兼顧，卽不得不多分，隨身祇三營，卻不足惜，亦不足慮，惟慮他處之單弱，卽林翼之單弱耳。」以寇首頗知兵（見遺集書牘卷二十九）致曾滌帥書：「非併力破走援寇，則潛太寇終負嵎舒桐，列城俱阻。迺日夜徵調，馳書諸將，領規地勢，審敵情，反覆咨諏，不爲遙制，於時結營山阿，每風雪漫天，一病輒寢，食欲廢，左右請稍息，而公才思愈恢，不能自己也。當是時，都興阿養疾荊州，多隆阿新貴重，諸將不樂出其下，李續宜稱母病久不至，曾公弟國荃新克景鎮，留領軍，不可遽南歸，鮑超亦求去，唐訓方蔣凝學等陳說軍事各殊異，公獨居深念，恆用隱憂，以謂事權不一，兵家所忌，九節度相州一役，可爲殷鑒。默計諸將中，獨多隆阿機智過人，且總統前敵，爲朝使，欲下檄令圍攻軍，悉歸節制，曾公力言其不可。或又言天堂軍孤懸，宜遂屯，公與曾公一日一書相謀議，終莫決，繞帳旁皇，呻吟晝夜。一夕，忽蹶起曰：「兵事喜一而惡二三，屈我以伸人，今日是也。天堂拊潛太背，而溢其吭，地利既得，破寇必矣。」（遺集書牘卷二十）致曾滌帥書云：「事權不一，兵家所忌，七年八年以前，多鮑有都公主之

故能戰；今年鮑已實爲總兵，多已實爲副都統，一請省親，一言傷發，情狀不和，已可想見。古來將帥不和，事權不一，以棄致敗者，不僅九節度相州一役。林翼會奏言：兵事喜一而惡二三。江忠烈會奏以兵事少用提鎮，多禮堂之爲人，意忌情深，忮心尤勝，然臨陣機智過人，且是天子之使，以副都統奉旨總統前敵，再四以權分勢，均爲言，不可不專牘委任，將鮑唐總歸其節制調遣，否則太湖今年之兵事，必有決裂不可收拾之狀。克己以待人，屈我以伸人，惟林翼當爲其忍，爲其難，非如此，則事必不濟。如因此而鮑請退，則留其兵與多。又復李申甫書云：「軍事不了，恐爲三河之覆敗，爲寶慶之被圍，日夜苦思，呻吟不已。十七日三更定計，奮然興起，坐以待旦，以地勢賊情而論，已拊其背而扼其吭，官渡摧袁，虎牢禽竇，至計深機，亦不過如是。若遲滯不決，則步軍必被圍困，希庵母病，或難絕裾以行，馬隊攻壘，非所長，求野戰不得，其禍敗仍累及滌，大彌縫補救耳。或疑關東面是縱賊，不知賊所恃者城，官軍之所困者株守之城，賊縱之使戰，可勝也；若待援賊，外國城內突是官軍有內外夾攻之病，其敗無疑。或又疑太湖功棄垂成，不知得空城，不如破賊，去冬曾得太潛舒桐矣，棄之如遺，則得城不如破賊之功，不待再計而決矣。況破援賊，則可連下五六城，而太湖仍在吾掌握之中，且以地勢論，扼潛山之山外，與天堂之山內，則援賊絕跡，萬不能過潛山一步，亦不能從天堂山僻繞至太湖。此中二百餘里，以天堂爲要。」太湖仍釜中游魂耳，舍大圍不謀，而小圍是好，智者不爲也。如此布置，且定限三四日成軍而出，則大功必成。賊首頗知兵，不南走桐城歸安慶，卽北走英霍，趨商固羅麻，然禍猶稍紓也。至多公之爲人，其臨陳料賊，明決如神，驍果冠倫，實有可憑。臨大事之時，卽楊素、鄧羌，猶當委曲以成人之美，若不假以事權，則事終決裂，事後銷除一紙文書耳。」徑上奏，以所統軍悉隸多隆阿，李續宜未至。（遺集書牘卷二十一）致羅澹村書云：「希庵未到，以金國琛、逸亭代領所部入駐舒霍之交。」亦名隸之。鮑超諸軍大驚，曾公得咨文，憂疑終日。多隆阿公旣爲統帥，遂撤太湖圍，檄鮑超屯小池驛（距潛山四十里）當前敵，遂藉

擬舉於龍家涼亭爲起後援，留唐訓方三千四百人獨圍太湖，已屯新倉，相去二十里，公與曾公危之，業已聽多隆阿迺遂增兵而飛召續宜回營。十二月癸丑，公遂進駐英山。（遺集書牘卷二十一）致官揆帥書云：「林翼任英霍商固，而近日所謀，尚在太湖，非好事也。太湖不得，則各路不能進兵，湘軍九營業已蹙紮英山柳林，阿林翼亦擬邊營英山羅田之交。」（俄陳玉成躡桐城，益利黨循潛山，西太湖東逼小池，表斜三十里，連營百數，丙辰遂攻鮑超屯。丁巳，多隆阿率疑學往救，大戰，平壘三十餘寇七千，我軍亦傷亡千三百人，已未寇更番攻超屯，營官鄭陽和頻傷劇戰，裨將蘇文彪段福守壘，至傍壁食，以避礮丸，圍攻六日夜，文報阻絕，曾公迺盡發宿松屯兵九千人圍太湖，撤唐訓方軍援小池。（遺集奏議卷三十八）征皖軍夾擊潛太援賊疏云：「曾國藩以太湖兵單，抽派宿松十營六千人，交總兵朱品隆主事，李榕馳赴太湖，與唐訓方合軍，駐城西北南三面，圍師之力迺厚。」又云：「曾國藩加撥護軍長勝平江等營三千人，並馬隊馳赴太湖，而抽唐訓方軍援小池。」（一）公益調麻城防兵以千人益新倉以二千五百人合圍太湖，又與曾公合兵二千防潛山羅谿河，俾官軍後。（疏云：「臣等飛調麻羅防兵建威等營赴新倉，調恆左恆右曾貞幹督前趙克彰督右朱希廣督左楊得武等營赴太湖，又調管帶阿達春督中李續燾兩營，曾國藩亦調喻吉三凌蔭庭兩營赴潛山羅谿河，遏賊繞我軍之後。」（遺集書牘卷二十四）復李璞階書云：「羅溪河地勢扼要，可遏城賊之衝，並防小池驛援賊竄繞彌陀寺襲我軍後路。佞山爲營，兩頭兼顧，自是穩著。」（一）甲子，多隆阿自督軍護鮑超運道。乙丑晦，又以已軍入駐超之左營，而令蘇文彪出休，公亦撥三營往助，又慮曾公軍單，令其弟貞幹邊營宿松。（遺集書牘卷二十二）除日與曾事恆書云：「滌帥今日來函，有抽撥宿松四營前進小池驛助剿之議，滌帥隨身營伍，覺爲太單，應請文邊營宿松以顧主帥。」（一）歲莫嚴寒，諸軍征役不息，勇氣百倍。是年，奏調翰林院編脩林汝舟、衛榮光，檢討童棫，主事林聰彝、閻敬銘，江西奉新縣知縣張建基，隨營差遣。

按汝舟聰彝皆文忠子。

構寶善堂於黃州雪堂左近。遺集書牘卷十七與陳秋門光亨書云：「林翼於雪堂之左，構寶善堂七楹，其前又七楹，意欲爲事賢友仁之居。」又致劉霞仙書云：「儲才館主特無人，已成虛設，近於營中支幕以處士，夏間當葺雪堂之基以處之。」纂讀史兵略自訂體例開局武昌屬門人汪士鐸、梅村總其事。獨山、莫友芝子佩、武昌、張裕、劍廉、卿長、沙丁、取忠、果臣、張華、理夔、庵漢、陽胡、兆春等分任編校。是年致左季高書云：「天下絕少智略之人，近月發憤著書，取左傳、通鑑之兵事、地理而編次之，兵事以智略爲上，地理以釋今爲考，公講輿地二十年，管兵事又十年，明晰此中之精微者矣。」又與糧臺諸君書云：「梅村所著極佳，此編成必敬授諸君子各一部，精而熟之，可爲帝者師矣。然一視諸公之天分志氣何如？」又與蔣文若書云：「寄來飾鈔、左氏傳、披閱一過，林翼連年待罪戎行，惟今日之學稍勤，而案上公牘則廢閣不治矣。梅村所擬體例如伐某國，取某邑，凡兵事之無當於兵略者不錄，良是。惟渠輿地之學極精博，刪煩就簡，非梅村自爲之，則恐擇之不精。此編以兵略爲本，而兵略以地利爲要，如楚、失、成、舉、而、亡、蜀、失、荊、州、而、威、秦、王、得、虎、牢、而、寶、王、並、禽、宋、伐、燕、雲、而、汴、京、不、守、元、爭、襄、陽、而、鄂、歸、掌、握、之、類，凡有關於大略遠謀者，幸明以告我。又凡以謀略勝人，不戰而誦人之兵者，又如衛、文、大、帛、之、冠、大、布、之、衣，如魏、武、屯、田、邱、闕、之、事，皆強兵之至計，不必有兵事之可錄，而必須編入，如子胥之策、夫、差、淮、陰、之、料、項、羽、是、也。大略分編，在諸賢，而總裁則專屬之梅村矣。」

按胡氏、兆春、上、公、書、云：「晤、文、若、傳、公、諭、令、春、與、汪、張、兩、孝、廉、編、書，左、傳、屬、之、汪、君、通、鑑、則、令、春、與、張、君、分、任、其、事，卽、日、機、披、入、節、畧、多、桂、圍、矣。蓋當時開書局於武昌，節、次、按、寄、黃、州，故、公、與、文、若、書，有、披、閱、節、鈔、語。」

是年二月，陶夫人以寶慶寇警，挈嗣子至武昌。（見家書）聞、公、敬、銘、自、武、昌、來、謁、公。（遺集書牘卷二十）

二致糧臺總局書云：「丹初美才正直，而專心條理，司農中第一把手，留營數月，必能匡我不逮，開仗行軍，則軍火所省較多矣。」又卷二十四，庚申正月致嚴爾春書云：「丹初至爲可寶，恨相見之晚，必強留數月，可益吾心。」

咸豐十年，庚申。公四十九歲。正月庚午，公慮太湖城寇踰馬齒，領西竄，令諸軍分兵駐東門扼之。辛未，唐訓

方遶屯蔣鮑兩軍間，以通輝道，多隆阿亦以己右軍遶駐鮑超左營旁，而令蘇文彪還屯，且曰：「亟作壘列隊拒寇。」右軍壘成，訓方築未畢而寇至，力戰半日，軍敗，退屯新倉。當是時，鮑公超軍陷寇重圍，輝道絕，兵不滿四千，當強寇數萬，扶傷裹創，忍飢苦撐持二十餘日。（遺集書牘卷二十二）復鮑春靈書云：「木子均韓家坳一帶，逆衆負山而壘，每日圍擾我軍，三更始退。弟以三千餘人，當援賊五六萬之衝，尙能穩紮穩打，想見忠肝義膽，辟易萬人，士卒亦皆用命，可敬可愛。」諸軍阻遏形勢，不得前，寇來益衆，勢岌岌。公日夜憂懸，則密與書告鮑公曰：「寇深矣，若萬不可支，蓋少退新倉荆橋，以全軍，有過惟我任。」鮑公得書，感奮戰益力。公策寇勢方張，非別出奇兵，以拊其背，則機勢俱鈍，終不足以破敵。迺亟檄金國琛領撫湘十一營，自松子關躡英山，踰潛山之天堂，合余際昌軍九營，疾趨間道，謀夾擊。所謂山內之軍也。自除夕拔營，草山捲甲，險冒冰雪，行十日乙亥，分抵仰天庵。高橫領敵官軍寇屯，悉在目中。迺憑高築壘，衷寇屯而陳。寇闖見，大懼，明旦，乘霧來攻，彌漫山谷，國琛嚴陳以待。日中，併力奮擊，破其巨壘，斬賊三千，寇敗去。（略見復浙撫羅澹村書）丁丑，多隆阿遣千人屯小池。戊寅，又益五百人往。於是輝道始通。曾公亦調太湖七營，以朱品隆領之，進屯新倉。辛卯，多隆阿將五千人，鮑超三千人，唐訓方三千五百人，蔣凝學四千人，朱品隆三千五百人，合萬九千人，列陳攻寇。略有斬獲。壬辰，平明，分三道並進，東攻小池，西攻羅山，中攻東壩，東壩爲寇屯，而陳玉成精兵盡萃羅山。多隆阿迺併西中軍，自將攻之。寇亦大出衆頑抗，馬隊突而前，寇少卻。蔣凝學連破寇卡，攻入山內。朱品隆越山進，馬

隊繼之。寇踣崖死者相屬。時小池寇分四道來抄。唐訓方鮑超合擊。先敗之。合軍縱火燒寇屯。東南風急。燎及山腹。寇棄屯。狂奔二十里。軍械委積於道。燒屯館柵壘殆盡。俘斬無算。其夜太湖寇遁走。收其城。逾二日。潛山寇亦遁。初公與曾公議四道征皖。已而李公續宜以母病久羈長沙。遂令金國琛代領其衆。進駐舒霍之交。而張運蘭蕭啓江兩軍亦以事他往。皆不果來。故地廣兵分。勢難兼顧。及援寇大至。迺集山內山外諸軍。併入一路。前後環擊。遂下兩城。攻戰之苦。爲軍興以來所未有。〔遺集書牘卷二十四復羅澹村書云。〕鄂以四路之師。歸併一路。前後夾攻。作大圍。包剿之勢。於是論功休士。以知縣葉兆蘭結潛山士民爲官軍後援。功第一。免論失城。擢兩階。奏獎黃梅廣濟及安徽宿松等五縣民團。〔遺集書牘卷二十四致葉介唐書云。〕此次援賊之破。非刺天堂腹地。不能並力合謀。亦非得東道主人。不敢以孤軍深入。得人得力。惟兄之苦心孤詣。助我成功。又致曾滌帥書云。此次若能破賊。當以介唐居首座。設無介唐。則士氣不揚。呼應不靈。安敢以孤軍入天堂哉。甚矣吏治之與兵事相表裏矣。又以多隆阿公兵少敢戰。屢求獨統萬人。遂許留營休養。而自選精兵以益之。令進謀舒桐。〔遺集書牘卷二十四致逸亭金書云。〕多禮堂須獨統萬人。弟已許之。查所部步兵十營。須於得力之營。各加五十名。共加三百名。擬益以趙克彰朱希廣李雲麟。共計約七千人。加以馬隊千三百人。擬以楊得武陶茂林梁洪勝各五百。黃勝日之六百。調歸多禮堂。爲一萬人。則縱橫開合。必能成功。謀桐謀舒均請酌示。鮑公超訴傷發。乞還夔州省。母公爲奏請。給假三月。而令迎致其母於漢陽。是年曾文正復公書云。鮑春靈來營。謂閣下准其告假三月。由皖還夔。程途一月。在家停住二十日。奉母攜眷而出。二月寇帥李秀成陷皖南。廣德連陷。浙之安吉長興杭州告警。羅公遵殿來乞師。且奏請曾公往援。又聞石達開將由貴州竄四川。公憂憤成疾。寢食俱廢。會唐公訓方當赴官襄陽。議撤其軍。迺命蕭翰慶挑選精銳。合池州降卒爲六千人赴援。〔遺集書牘卷二十六是年復莊蕙生書云。〕賊恙中瘡三日。近兩

日如前；而張仲遠又謂脈氣不如前二日，猶勝於初到之時；蓋實衰而非誑矣。惟桐慶未復，獨不可稍緩須臾乎？澹公好人好心，弟因此幾乎氣煞，司封疆而胸中無將帥，腹中無甲兵，可憐！公與曾公異日當思鄙言。曾文正是年復公書云：「澹公危急，待昨信已詳，侍恐蕭輪慶不能帶軍部，而公以為可行，蓋倉卒之間，舍此別無可調也。止得令此起先行，以濟澹公之眉急，而助浙江之聲援。」未至杭州，陷羅公死之，公痛甚，病益劇，乞張公曜孫來視。是年，曾文正與官揆帥書云：「胡官保有聞杭州被圍之信，愁病交侵，加以蜀事日壞，尤用焦灼。」又復張仲遠書云：「潤帥病自由思慮過度，肝木不舒之故；弟前有緘勸其回駐黃州，復書謂無以對皖中紳民，今得國能調護，脈象回春，應可漸次復元，果否返旆雪堂，仍視初夏之脈象何如？」三月，李公續宜至軍，曾公議三道規安慶，以其弟國荃率朱品隆、李榕進集賢關，多隆、阿公進桐城，李公續宜為援兵，助二軍，就公議，久不決。適左公宗棠來英山，視公會，公為迎致，宿松其議，適定。曾文正公復書云：「進兵之略，鄙意仍欲守希庵前議，以朱李進安慶，多公進桐城，希軍紮青草壩，不知尊意有更改否？季公即日到英山，請其一決。」先是，左公居湘幕，久專軍事，為永州鎮總兵樊燮所構，官文公陰右之。潘文勤原奏有「湖廣總督官文惑於浮言，未免有引繩批根」語。事聞，命考官錢寶青即訊，召對簿武昌，公力解之，得不逮。長沙張氏藏公與官文恭書云：「湖南左生，季高，性氣剛烈，矯強，歷年與鄂省交涉之事，其失禮處，久在山海包容之中，滌帥所謂宰相之度量，亦深服中堂之德，大冠絕中外百寮也。來諭言：『湖南之案，並無成見，從公而斷，從實而問，無甚牽連者，免提，有關緊要者，亦不能不指名提取，不能令罪人倖免。』一節，讀之，再四，心以為懼。此案樊與黃等，似無好聲名，正案不敢預聞，其案外之左生，實係林翼私親，自幼相處，其近年皮氣不好，林翼無如之何，且駱公與林翼不通信已二年，至去臘，迺有私函相往還也。如此案有牽連左生之處，敬求中堂老兄格外垂念，免提左生之名，此系林翼一人私情，並無道理，可說惟有燒香拜佛，一意誠求，必望老兄

俯允而已。」又與莊蕙生書云：「樊案易了，甚慰！當以顧大局，扶善人，申正氣為主。」左公因請咨會試，舉其女夫陶桃入京，至襄陽，公復以書，尼其行。《家書與靜娟夫人書》云：「左公擊少雲入京，已迭次邀於中途，少雲不可出仕，此愛之之意也。」左文襄是年與郭意城書云：「三月三日抵襄陽，毛寄雲觀察出示，潤公密函，言含沙者，意猶未慊，網羅四布，足爲寒心，蓋二百年所僅見者。」嘗樊案急時，編修郭公嵩燾，適直南書房，語同直吳縣潘文勤祖蔭謂：「左君去湖南，無與支持東南大局，必至傾覆。」潘公據以入告，久之，文宗意解。《左文襄書牘與陳倩臣書》云：「在宿松時，條帥忽奉寄諭，聖意於宗棠出處一節，垂詢再四，并爲昭雪，知郭帥之說不行，欽感靡旣！」至是，左公迺循漢川沿江下，遨遊兩軍間而歸。《遺集書牘卷二十六，復唐蔭雲書》云：「季丈小住數日，即往宿松，並遨遊楊彭水師營中，世亂循生，奇才抑塞，可爲長歎！」又卷二十七，致駱籲門書云：「季丈以幕府而見疑，則義當隱居，彼之所處，友道也，非臣道也，相中經營已久，石逆受創，必不正視，細省，似可二三年平靖，林翼不能強留季丈於皖中，而實願其暫隱，以待明詔之後起。」左文襄祭公文云：「我方愛譏，圖隱京門，晤公英山，尊酒相溫，公閱我遭，倏然若蠶，憂蘊於中，義形於色，我反慰公，何遽至此，天信吾道，猶來無止。」俄而奉詔，以四品京堂襄辦會公軍務，左公竟因此起。閏三月，江南大營師潰，曾文正公年譜云：「是月，賊攻陷江南大營，官軍潰走丹陽，張國樸陣亡，和春受傷，卒於澌墅，關賊陷丹陽，攻常州，總督何桂清走常熟，江浙戒嚴，詔公傳旨，都興阿馳赴江北，辦理軍務。」詔將軍都興阿馳赴淮北，會袁甲三軍，防寇北竄，都興阿公挾朝旨，資糧皆就公取給，並索余際昌六營自隨，公勉應之，嚴公樹森力爭不可，後亦竟不行。《遺集書牘卷二十七，致曾條帥書》云：「都將軍遵奉六次嚴旨，淮北之行，似不可回，欲帶昌營，否則須林翼獨當違旨之罪，力奏無兵可撥。」又致曾條帥書云：「昌營鄂人爭持之，林翼力守所示，撥給都公鹽場之鹽，裹下河之米，尙是一線命根，知余之才而不予，是爲不忠，都公謹迂，不失豐鎬，故家風規，視勝視

副視和，究有薰蕕之異；他人管兵符，不能効參，而轉疑都公之無才，是爲不怨。林翼願排衆議，而予以余將，卽
運明示也。一英杰家藏曾忠襄國荃復公書云：「十六日奉手詔，知涇春與衆爭留昌營，甚力，直引蕭輔臣爲
前車之鑒，所見亦深有道理。前者台座允發昌營，隨都將軍，此不得已之苦衷也；旨意不可違，淮陽不可不顧，
都公不可不去，步軍別無可撥之營，因都欲昌營，是以允之，究而論之，都公此行，無補於淮揚，而有損於鄂，迺
顯而易見者也。其隱而不可知者，則在彼時彼地，賊情強弱之不同，都昌利害，因之而各異，雖曰不可懸擬，然
而利三害七，可得而預計耳。近來廟堂指蹤發軍，往往不計兵之多寡，餉之有無，又不知兵之已行，餉源出自
何處，兵之已至，克與強寇足相抵當與否，皆在所不計，而惟日事督催，踵習相行，且七八年矣，而聞外大臣本
公忠體國之意，分宵衣旰食之憂，遂不暇熟審其成敗，而遵旨籌發，惟恐或後焉，卽成行者，冒昧疾趨，馳赴公
家之難，或初利而終鈍，或一蹶而再振，或幸而克全其旅，或不幸而覆沒其軍，如此類者，未嘗不可屈指數耳；
是以淮南皖北與夫大江之南，致有今日不可收拾之患，而廟算猶是也。而聞外主兵大臣，明知之而不忍違
之，亦猶是也。使星就道，君命在門，不能不設法應酬，以令其去，又不能不設法以全其軍，是在我公之權衡矣。
抑或由六安而壽州，而定遠與鳳陽之師，相爲聯絡，不遽至天長六合，亦不與寇鋒相當，候臣股援賊上犯之
後，或仍回旗與楚軍收夾擊之效，或再相機而抵天六，是亦全軍之一法。然此皆就昌營發去後言之耳；若能
陳奏，俾都馬昌步皆不去，則所全於都昌者大，而鄂皖之軍，亦多收馬步三千之利，是國荃與涇春之見，相符
合者也。」（知涇春與衆爭留昌營句下，公手批云：「本應留惟天命所屬，揚州地利應顧耳，然無餉則竟
不能行，蜀亂以來，鄂中月虧十萬以外。」）四月甲戌，公赴宿松會曾公左公，弔羅壯節，遵殿之喪。（遺集書
牘卷二十八，與范西民書云：「澹公忠觀及其夫人節女之柩，均歸故里，弟挽聯有『世治正神爲人，世亂正
人爲神，一室貞魂光國牒，大節忠臣不生，大名忠臣不死，千秋遺恨付胥濤。』之句，頗悲壯。澹公服官二十餘

年，身後情況，如同極寒之士，蓋百餘年所僅見者。」曾文正與李申夫書云：「昨與胡宮保及季高次青諸君至羅宅會弔，四壁蕭然，實爲當世清官第一，天不佑善，嗟歎曷已！」縱談累日，壬午，仍回英山。（遺集書牘卷三十五）復李副郎書云：「四月宿松道上，滌帥臨別贈言：『富莫如節用，強莫如裁兵。』」曾文正四月日記云：「胡中丞熟商江南軍事，言：『凡事皆須精神貫注，心有二用，則必不能有成。』余亦言：『軍事不日進，則日退，斷無中立之理。』二人皆許爲知言，此皆當日縱談可考見者。」又與李申夫書云：「胡左二公，大約十八日分別各歸。」是時寇已連陷常州、蘇州，復由蘇州犯浙江，陷嘉興，偵寇帥陳玉成將於深秋大舉兩路上犯，曾公迺議合湖南、北、江西三省協防，而令左公有長沙募練五千人，授安徽，已而曾公被詔，署兩江總督，公喜，曾公大用，因遺書曰：「兵事當布遠勢，忌近謀，公言南岸分兵，一由池州取蕪湖，一由祁門出徽寧，一專守廣信防江西，此皆內軍也。取餉江西，而惟議釐捐，以錢漕歸巡撫，愚又以爲隘矣。以湖南北爲兵之本，以江西爲籌餉之本，待三省協防，而後謀吳，非一年不能。夫吳越人之毀譽怨望，雖不必問，而吾等悲憫之懷，與吳越人仰慕之苦，最難爲情也。吳督之任，以包擊把持，恢廓爲用，鹽漕得人，何事不濟，不患貧也。蘇常失守，以後督撫監司，或死或未死，或補或未補，進賢退不肖，此其時矣。今宜起兩軍，一出杭州，一出淮揚，先調屯守之平江軍五千，馳入杭州，拯其急，而取其財，而令次青募五千人，繼進，拘守廣信，無當也。杭州失，駐衢州，杭州存，進湖州，此乎吳之先著，已令霞仙、季高當各募六千人，爲皖南揚州之用，或爲江西之用，爲隨征之用，少荃可治淮上之師，合水陸萬五六千人，而以都多將馬隊，幼丹宜奏爲蘇藩，二李或寧藩或蘇藩，則兵餉一家矣。大局安危，視公放膽否耳。近者葉督兩廣，而不知廣西爲何人所轄，何督兩江，而割皖南，割皖北，並割江北矣。稱爲皖撫，而割南岸，棄以予浙江，又割淮北，棄以予袁公，其日威百里宜也。徽寧猶完，布置粗定，當鼓行而前，與懷桐之師，會於當塗，然後湖州軍出於蘇常，揚州之馬，飲於江浦，林翼雖孱病，不覺言之汗漫也。急派緩受，大題小

作，則恐或不濟？曾公得書，壯之，左公亦言宜先以偏師保越，爲圖吳之計；然曾公再出治軍，益務持重，迺渡江進駐祁門，乞公假餉超六千人，而自將朱品隆、張運蘭所部合萬一千人以行，遂定議不撤安慶之圍，以其弟國荃領之。（曾文正是年復公書云：「安慶一軍，以不撤動爲妙；一撤則桐城亦當撤退，不特前功可惜，即鄂疆亦良可慮。」又一書云：「安慶之不撤圍，非爲破安慶計，爲南北兩岸之軍全恃水師與安慶陸軍爲之聯絡論地，則安慶一帶徑渡北岸，比上游之石牌望江遠近迥殊，論人則雪琴沉浦必竭力聯絡，使侍與公無三日不通之信，無片刻不達之情，假令安慶撤圍，另派人駐紮石牌，則桐城一軍，嫌其孤立，在鄂仍須以五千人當石牌一路，而在侍已與北岸隔絕矣。此侍不肯輕撤安慶圍師之微意也。」）五月，蕭翰慶蹶歿湖州，蕭啓江奉命援川，至成都亦卒；公奏請左公往統其軍。（見曾文正年譜）文宗特詔欲遂左公辦督四川軍務，公轉詢左公，左公以已軍初起，不欲專一方之事，公亦以江皖事急，復與曾公合辭留左公仍援安徽，而密疏請遂雲貴總督張公亮、基暨廣西巡撫劉公長佑往援。（遺集書牘卷三十一，致官曾二公書云：「寄諭垂念蜀疆，兼以彼中軍政需人，欲令左季高京堂獨當一面，左公留心軍事，成謀勝算，原可任使；惟向未親歷行間，且只三、四千人，亦恐不能獨當一路；不如暫依滌帥滄海之量，百川皆東，吳禍其有豸乎？蜀亂初生，軍政久弛，滇匪囂，匪訖於內，石逆耽伺於邊，非老成壯猷，未易挽此危疆。鄙見劉印渠中丞隨江忠烈軍中多年，轉戰事，湘皖北江西等省軍旅之才，忠良之節，均可信任，林翼素不識面，亦無文字往來，而屈指計數，自以劉中丞入蜀督辦爲妥。前疏中已與張石卿先生並提及之。」）英杰家藏李文忠鴻章是年四月上公書云：「伏讀手教，憂勤惕厲，感時憤事，一片血誠，淋漓紙上，欽悚殆難爲狀。時局愈壞，支柱需人，公之精神實國家之元氣；在鄂則有益於皖楚，過江則有造於吳越，保一分精神，即多一分本事，即添一分功烈，萬勿以憂鬱致疾，此爲天下蒼生禱祝，非徒爲鄂人皖人頌也。近日督撫中太無人，公不必過謙，天如佑我，大清當以公督兩江，此至艱難

困苦之任，非開拔聖手，孰能勝之？帥符則必推濂師，庶相得益彰，可挽全局於十之二三；願上游已成之局，難得替手，廟堂卽有此議，東南朝士卽有此識，必不敢放膽做一篇奇警文字；不如是，以一人單行，卽江右浙東，暫延殘喘，終必鮮濟；不如是，督與帥皆假他人，江浙固無生理，上游亦日感危，公所以兢兢於令名不克永保哉？然鴻章竊願公不可一日不存此心，不可一日少墮其氣，盡吾分內，以俟天命，以視國運何如耳？蜀亂果得人而理，迺保鄂圖吳皖根本，此著宜及時建言，分內事，非分外事也。」

按李文忠公此札，其推崇公甚至，雖皆擬議之辭，然實當日謀國之至計。書作於四月二十七日，越次日，公適奉署理江督之命，未幾，卽竟兼縮欽符，事權統一，卒成大功。以此見文宗知人善任，廟堂舉措又非草野所能窺測也。至云蜀亂需人，宜及時建言，則公之密薦張劉二公，李文忠或亦與其議歟？

六月，復與官文公合疏薦劉公文宗，以廣西事亟，不允，尋命賂公秉璋總督四川，並令於湖南選將募兵往，其後竟平蜀亂焉。當是時，江淮糜沸，列城寇屯相望，曾公雖奉詔實授江督，兼欽差大臣，而軍帥各擁厚兵，畫疆分守，皆就地籌餉，各專奏報，不相咨稟。（王氏閩運相軍志曾軍後篇云：「時曾國荃留圍安慶，與多隆阿、李續宜皆爲湖北軍，袁甲三屯淮上，自爲一軍；巴棟阿爲鎮江軍，李若珠爲揚州水軍，王夢齡署漕督，爲清淮軍，薛煥署總督，爲上海軍，張玉良收潰軍，退杭州，猶稱江南大營軍，周天受屯寧國，張芾屯徽州，爲二軍，江長貴將杭州軍，米興朝、昉、廣德，皆王有齡主之，爲浙江軍，皆各專奏，不相咨稟。」）公痛時事益壞，念非亟求忠亮弘濟之才，無由補救，迺疏薦沈公葆楨等十有六人，以備任使。（續集奏議卷三十七，敬舉賢才力圖補救疏云：「臣查前任江西廣饒九南道沈葆楨，識略冠時，才堪濟變，其在廣信府城賊衆數萬，颯忽爲集，軍民震駭，巷無居人，其形勢較本年蘇常賊氣，更爲危迫，沈葆楨登陴設守，效死不去，遂以集援兵而完境土，咸豐九年，與長官不諧，乞假歸養，奉身而退，至今廣信士民，望如慈父母，臣與沈葆楨未會識面，官聲所播，知爲奇才，又

按察使銜浙江記名道李元度，血誠果毅，志節清嚴；咸豐五、六、七、八年，在江西勸捐練勇，轉戰建昌、廣信二府，完守貴溪、弋陽、玉山、廣豐四縣危城，以數千飢疲之卒，當石逆數十萬之賊，軍無半菽，手無寸柄，惟以激厲忠義，保全城池。江西浙江軍民，至今爭之。以上二員，如蒙皇上天恩，畀以封疆藩臬之任，責令籌兵籌餉，必有守正不阿之節，應變無窮之略，斷不至貽誤民生，棄城苟活，以爲國家之羞辱。又湖南在籍四品卿銜兵部郎中左宗棠，精熟方輿，曉暢兵略，在湖南贊助軍事，遂以克復江西、貴州、廣西各府州縣之地，名滿天下，謗亦隨之。其剛直激烈，誠不免汲黯大釷、寬饒少和之譏，要其籌兵籌餉，專精殫思，過或可宥，心固無他。臣與左宗棠同學，又兼姻親。咸豐六年，曾經附片保奏，其在湖南情形，久在聖明洞鑒之中。又湖南同知銜候選知縣劉葵，曾同羅澤南、李續賓等帶勇立功，學有本原，志期遠大，膽識恩威，能結士心，而寄軍政。臣於咸豐六年，奏調入營，奉旨俞允。至今高臥故山，不肯輕試。以上二員，應請天恩，酌量器使，並請旨飭下湖南撫臣，令其速在湖南募勇各六千人，以救江西浙江皖南之疆土，必能補救於萬一。又臣訪聞告病編脩劉熙載，貞介絕俗，學冠時人，現任順天府府丞毛昶熙，品節謹飭，留心吏治，降調御史薛鳴臬，德望清峻，操守第一，可否特恩簡用，伏候聖裁。又訪聞降調御史尹耕雲，胸有權略，戶部郎中楊寶臣，堅忍耐苦，吏部主事梅啓照，任勞任怨，刑部主事范亨亭，才識過人，河南知縣田玉梅，膽略任戰。以上八員，臣胡林翼均未曾識面，亦無文字往來，訪聞既確，據實增陳，以備聖明採擇。夫用人行政，朝廷自有大權，舉爾所知，芻蕘不嫌下問，臣力疾從軍，不敢自逸，惟恐先犬馬填溝壑，若目覩時局艱危，避忌模稜，知而不言，負恩實大。至現任湖北藩司嚴樹森，綜理精密，才勝吏事，湖北安襄鄖荊道毛鴻賓，好善嫉惡，秉心公正，總辦湖北營務，兼管糧臺之戶部員外郎閻敬銘，綜核名實，居心正大，總理營務湖北記名道邢高魁，樸誠實直，遇事求實，臣前已隨案保奏，均堪備異日任使。惟湖北籌兵籌餉，急切需才，臣應舉其姓名而不可遽求恩澤，臣爲疆事孔棘，急圖補救起見，應如何破格錄用，伏候聖裁。

（郭氏嵩燾）已未與公書云：「京師人才所見無多，有才氣能治事者二人，曰河南知縣田玉梅，精悍有膽略；御史尹耕雲，杏農才高意廣，雄視一世。其敦行力學，以德器勝者，曰御史陳濬，已革翰林陳鼎作梅堅，忍耐苦任勞怨者，曰戶部郎中楊寶臣，吏部主事梅啓照，小巖志趣高遠，有才識者，曰兵部主事李鴻裔，眉生刑部主事范泰亨，雲吉其他勢位崇顯，及聲名已著，及聞名不相往來者，不敢具述，而學問文章，爲時重者，又不在此數也。濬帥奏調之李榕，甲夫有志節，負才能，斷道武昌，或當繞道求見，田君可任一旅，尹君楊君可任事，然田尹皆露才，尹又權變，有嗜好，楊性稍褊，其餘諸君，則皆不樂出，嵩燾迂疏，鮮用，又多疾病，僧邱治事勤，與諸君子奔走應對，尤非所長，或幸夷務速了，馬隊兵南行，得執鞭弭以從，精力其猶可支。」

按：郭公是時方從忠親王僧格林沁治兵津沽，公延訪人才，故歷舉以對，此疏所列，又多郭公汲引也。書見梅氏叢鈔。

以擒匪剿掠河南祥符三十州縣，禍且延五省，疏劾勝保欺謾，又請飭曾公於淮安甯國太平衢杭二府設水師三枝，以爲平吳根本，中朝多採納焉。（遺集奏議卷三十七）是年陳賊勢軍情疏云：「請飭督臣曾國藩於淮安設水師專營，其甯國太平之石臼湖南漪湖應設水師一枝，衢州杭州亦應設水師一枝。」（遺集書牘卷二十八）致曾漣帥書云：「揚州亦文治，非水師不爲功，可請奏人籌餉，派人造船，天下事誤於正人，怕包攬之名，庸人得推諉其間，如竟以十大帥握兵符，分布江淮湖海之間，有一人能造水師，得水師之力者乎？不另造水師，分佈蘇松淮揚之間，卽再期十年，仍必無成，丈不包攬，天下事尙可爲乎？」（官軍之國安慶也）寇帥陳玉成妻挈貲產，盡於城中，故救之不遺餘力，至是水陸軍率降人韋志俊所部合克樞陽，形勢旣得，城寇呼援遂亟。（遺集書牘卷二十七）致楊厚庵書云：「安慶之計，不得樞陽，不能合圍，卽再頓兵十年，不能制賊要害，亦不關賊痛癢。」又復曾漣帥書云：「雪琴督率韋部力破樞陽，水陸均血戰，勞苦功高，幸而得之，爲安慶謀。」

則此功極大，戰績良苦，請會揆帥前銜速奏！降人利輕名重，亦疑不釋；其連日功苦，蓋恐不見信於麾下，故勉力盡命，以求賞鑒，而為光寵，惟是得之難，守尤不易，且因此而賊援必速，且益多，林翼之心，直以金陵奪水關自慰矣。」公念鄂軍出征者且萬七千人，若援寇西犯，勢必旁軼，斬黃多，方誤我，迺令潛桐英霍各縣督飭民兵，於山險建築礮卡，命成大吉、余際昌率兵據守，多為之備。（遺集書牘卷三十五）復孫樹人書云：「設險之法，莫如堅壁不戰，用鄉兵之法，莫如斂民自守，幸牧治趙，教民作保，即俗字之所謂堡也。自幸牧開此法，至明季熊袁孫諸名將，均以築關設堡，斂抑自固，世人不用心考究耳。大抵潛山山內不失，則太湖、蘄州、蕪水均可無警。」未幾，廣德甯國、徽州相繼陷，環祁門無完土。曾公調鮑超軍屯漁亭，張運蘭軍屯黟縣，左公率新軍方自南昌趨樂平，寇益麇集，皖南以撓我，圖解安慶圍。公迺遣李公續宜親率四營援祁門。（見曾文正年譜）而袁公甲三軍潰於定遠，寇將由舒廬趨六安。九月，英吉利構兵，僧格林沁軍敗於通州，都城大震。文宗出狩灤河，恭親王奕訢留守，飛召外援。公聞命，悲憤填膺，迺與曾公會奏，請旨飭派一人帥師入衛。（遺集書牘卷三十五）是年復李少荃書云：「勤王之義，拜表即行，因與賊近，改為請旨，吾等惟應視義所在耳。」曾文正覆奏，勝保請召外援，摺云：「若臣蒙欽派北上，則當與左宗棠同行，胡林翼若蒙欽派北上，則當與李續宜同行。」又與左季高書云：「北援專以明臣子之義，不問事之濟否，潤去則留希，以保湖北，弟去則留公，以保江西，弟與潤兩人之意已決。」已而和議成，詔止其行。是時曾公國荃領萬人圍安慶，多隆阿公亦率萬人進攻桐城，李公續宜則屯青草壩，將萬人游擊援應。十月甲戌，陳玉成自將援桐城，號十萬，增壘不戰。多隆阿公屯挂車，待之，約李公續宜夾擊，弗能克。戊子，多隆阿公以萬人自挂車掠寇屯而北，李公以萬人自新安渡掠寇屯而南，寇不能守，則出戰，兩軍奮擊，俘千三百人，拔出難民萬四千，平壘館百四十，追奔二十餘里，玉成走廬江。是月，左公軍剿寇饒景，三戰皆捷，遂復德興。公聞甚喜，亟寓書勸其節勞自衛。（遺集書牘卷三

十六，復左京。卿書云：「軍中勞苦，敬問將軍眠食何如？此後努力，歲寒，願公節勞自衛，毋以精力倍人，自竭其力。林翼積勞六七年，憂思成癯，病勢日增，而不可言病，故望公早有節宣，毋使真病也。」左文襄祭公文云：「載旆東徂，數挫賊氛，公聞則喜，謂我能軍。」十一月，寇復糾黨攻樞陽，韋志俊告急，多隆阿力却之，別股竄霍山者，亦爲屯軍所敗，徘徊舒廬之間，伺隙蹈瑕，以牽官軍，公病劇，兼旬不出。（遺集書牘卷三十八，致李次青書云：「此次臥病十餘日，爲桂辛大黃所誤，元氣大傷，年未五十，衰老如八九十人，兩旬餘未出帷幄。」）自念肩任艱鉅，每寓書家人，悲感交集。（家書是年與靜娟夫人書云：「連旬寒疾，起坐不能自由，卽病愈，亦須懷桐軍事大定，迺可離營，意欲離營，卽歸家也。父母見背，家庭之樂，永不可得，所敬於心者，惟一老夫人耳，所心慈而念念尙有其人者，惟賜福耳；夫人善督家政，教育此兒，以承官簪，公湯太夫人之正祀，吾父母德大，二三代後，必且大昌矣。自辛丑見背於父，而痛念我父，剋去利心，故有黎平，至近年之薄效，自戊午見背於母，去夏至今，年夏初，痛吾母之切，倍於初喪，而心中專意道德，欲自勉厲，以成名，祇恨生前未盡孝養耳，欲報德而罔極，雖百死其何從？此時心中無一毫私欲，室家之念，家中田宅，守之足矣，再多則孽生而禍起，亂世之物，凡可歆可羨者，皆招禍招殺之機也。總之，有則施人，無則守己，不以外物之有無爲喜悅，愴然與世相忘，其勉力自脩者，謹守禮法，追思先人教訓，一言不妄發，一步不妄行，世自亂而我心自治，斯爲正道。我老矣，軍事良苦，去年夫人所求匹，雖如年已過期，可擇良善而遣之。」）而諸軍歲莫苦飢，不得食，欠餉且二百萬，湖北廣江州縣，又多報災，方議援徵釐金，鹽稅亦日絀，迺議減成收捐。（是年與梁海樓侍郎書云：「鄂以傷殘之後，涇洞爲災，民力幾何，而以供此水陸馬步五六萬人之衆，並分兵濟餉於蜀，越淮揚，遂至積欠久懸，軍士有飢寒而死者，故欲援福建安徽之捐例，稍從斟酌，以濟然眉，數既視兩省而有加，實與京捐爲無礙，迺部中駁斥，不加體諒，何也？」）發武昌倉穀二萬石，碾米以濟軍。（見致糧臺書）於時南岸寇分三路窺柘門，復糾

黨連陷彭澤都昌鄱陽浮梁左軍屯景德鎮唐義訓自祁門救建德（今改秋浦）彭玉麟以水軍守湖口城得以完於是曾軍餉道文報幾絕者旬有五曰請援之書日再至公晝夜籌策應變無方益務延攬賢豪發使迎勞惟恐弗及（是年與閻丹初書云「昨專弁以百金迎劉融齋先生來鄂關訂三百金弟與午山共作主人凡楚士聞課之有文行者可使從游並可爲我輩之師又遣使以百金迎郭筠仙於木梓洞天貧苦如此而求賢之渴慕如此惟公尙以爲是耳。」）暇則令賓從姚紹崇等會講論語比傳經史日有專程或使人讀書危坐帳中聽之（曾文正是年與公書云「尊恙全愈否已迨至太湖否以公之謀輔以希之斷北岸軍事宜可萬全令人讀書端坐聽之此顧氏之法而閣下效之。」）行軍所至日夕支帳爲邸舍輒燒燭席地以講雖病甚不肯少輟（郭氏嵩燾姚桂軒論語衍義序云「文忠公治軍皖鄂之交練兵籌餉日不暇給而讀書自課甚嚴夜與桂軒會講論語亦有專程自英山移營太湖冒風雪行二百餘里日夕支帳爲邸舍燒燭席地以講一日病甚不能食飲左右請稍息笑曰「是口不能食而猶能語言耳亦猶有聞豈以病而廢學哉」爲乎文忠公晚年進德之勇務自砥礪於學有非儒生艱苦所能及者」李氏元度論話衍義序云「公在軍治經史有常課日講通鑑二十葉四子書十頁事繁則半之而於論語尤十反不厭每問「吾今日接某人治某事頗不性於斯義否」其痛自繩削若此。」）蓋公晚年求賢之篤爲學之勤如此十二月壬申力疾冒風雪移營太湖是年捐葺始祖漢清公祠堂（家書是年上季父默希公書云「春嶠弟病故可爲傷感宗祠姪已捐銀一千三百兩姪之志力實先宗廟而後居室大宗祠非姪一人之私祇應如此茲再捐銀二百兩交宗祠首士查收餘請宗人公謀之公捐之林翼之志欲爲高祖映塘公謀學塾公之高祖以下族人爲官詹公謀一專祠卽爲書院公之郡縣人士手中僅餘銀二千兩卽應存此爲兩事之用斷不私之一身一家俟看定基址卽可以二三年之力漸次擴充。」）擬建箴言書院於瑤華山纂志二卷（遺集書牘卷二十五是年二月

與汪梅村書云：「祠堂爲書院兼欲藏有用之書，以迪後學，弟意私之一姓，不如公之庠序之爲公溥，可久大也。祠堂祭祀，不過須田五十畝，胡氏得與之管書籍，備束脩，須佃租三百石，豐歉長短，可得租三百串，世衰道微，經明行修之師儒，得三百穀，不豐不儉，迺可教其子弟，若太豐厚，則有託津要權貴，挾市道以居此位者矣，非闡脩之所尚也。大約近年書院多華士，少樸學，皆官長之道也。膏火須設額，多不能滿二十人，人不過十餘石，或二十石，須租四百石，加以管理之人，另籌薪水及脩葺牆屋，啓閉戶庭，檢料籤軸等事，約需百餘石，又加以祭祀之費，通計不過九百石或千石，亦粗具規模矣。資水之田畝，收穀五十石。」〔自注：鄉人以六畝三分爲一石，每石可得穀三十石，佃者交租，可得穀二十石，或得穀十石。〕以長短肥磽截補，大抵銀百兩，必得田六畝，歲租可十石，林翼八年歸里，查閱田疇粗足，衣食不必取以自肥，處此時勢，而欲自肥，以供奉盜賊，卽不然，而特以貽子孫酒色之資，亦太愚矣。是此事無論升沈禍福，任止久速，而志在必行，循髮已衰，鼯勉行之，猶恐不及，禮經不講久矣，當以紫陽、涑水爲師，三禮之學，百世不惑，講學亦必以復禮爲主。公言學禮之旨，與藏書之法，均精切不刊，林翼思慮，若以祠堂爲書院，較范氏義莊尤爲廣大，然亦惟先嚴之德則可耳，敢不敬謹從事哉？局中師友，皆正士名儒，敬乞果臣、廉廡、東谷、廉卿諸先生，與梅村老友，慎思審處，以成此事，其地則必依倚先人塋墓，宜山鄉，不宜城市，亂世用長兵，爰可虞也。」〔遺集書牘卷四十二〕辛酉五月復會制軍書云：「書院田租，五月以後截領，養廉便足，近一二年，各事均廢，應酬均簡，幸租石已足，容再謀堂構耳。」又六月書云：「書院竭三年之力，始得田租，興造須六千金，鄙人死，明年春夏，可肯堂構，否則須五年田租所入，乃能成之。志稿尙缺，祭祀宮室二則，增上請訓正發刊，病勢已至八九分，深自慙也。」莊氏受祺箴言書院志敘云：「文忠公再造楚疆，更思嘉惠鄉里，迺蠲積年廉俸，卜地於益陽縣南四十里之瑤華山，營爲書院，以公考官詹公著有弟子箴言，因取『箴言』二字名之，事未集，先纂志稿，其目凡八，稿成而公已病，於是曾公慙生李

公希庵助以貲，未經始，而公薨，易質時，猶拳拳以書院爲念。公薨一年，蔡君用錫周君開錫等始諫吉營建，又二年落成，同治乙丑始啓院，迎山長俾諸生肄業。」

按：陽湖莊公罷官後，曾來院充都講，其瑤華山基地，則深水陳作梅編脩彙所相度也。

擬假歸遷葬詹事公不果。（續集書牘卷三十一）是年六月，與曾制軍書云：「作梅兄到益陽，訪聞先嚴舊德軼事，並閱所著書，慨然深閱，以必得佳壤爲志，所卜新穴，距舊地二十丈，林翼昨已遣人歸取土色，六月杪當可到也。作梅言日期七月最佳，八九月亦可擇用，如可假四十五日，即先行前往，相度而行，林翼隨之，以畢此願，以贖罪戾。惟當吳事潰決之後，軍情撲倒，朝野驚疑，留此終年，於事固屬無補，去此一月，於心終覺不安，又疑不能決也。」又是年正月，與汪梅村蔣文若周志圖書云：「先宮詹正學純行，矜式鄉里，慈顏見背，不聞庭訓者二十年矣。八年，因母喪歸里，展視松楸，見邱壠有水噴痕，悲慟自責，負罪萬狀，十數年荷戈於外省，墓缺如，致先人體魄不安，急思改得吉卜，奈甫滿百日，而三河變起，朝廷有從軍之命，義不得顧其私，逾年始情堪輿家物色，一二吉壤，已請黃大令褚廣文前往覆勘，妥定後，另遷宮詹公幽宮，伏念先宮詹主持正學，身體力行，爲縣人士所欽仰，擬行營高敞，於地旁建立祠堂，外間疊架爲書院體勢，購羣書實其中，即以公之邑人士。」

按：此書爲正月所寄，玩其詞意，陳編脩是時尙未來益陽也。陳主張二舊壘遷移二十丈，內弟陶公桃走書，亟言其不可，故公請假之意，亦遂中止，而書院基地，以其與先壘近，即從陳議。

十一月，走書幣迎郭公嵩燾於相陰，不至。（遺集書牘卷三十三）與郭筠仙書云：「滌公季公均憂危疑畏，丈獨居承明之廬，退歸義也。天下大事，惟有德者勝之，丈欲徇小廉，而不急救大難，不知丈之所在，益人家國，不可數計，又何嫌乎？林翼才力薄劣，近年病久，滌公季公均爲憂之，魚勞則頰尾，鶴孤則悲鳴，亦丈之所心閱也。」

求於秋冬之交，至英山一會，懸榻以待，擁籬而迎。林翼一息尚存，非師保護持傳教之，不可成立，尙乞鑒諒！
（英杰家藏郭氏書，復公書云：）使至奉十一月十二日賜書，惶悚失次，其後數行，力疾書詞，旨悻悻，益見其心之勤而道之隆也。召詢使者台狀，雖疾不以弛其勞，敬念無似，作梅兄旦夕至日，想康復爲祝。書始念嘗以秋冬詣營，會意城徙家抄坪，就近地謀居，久未有定，內人久病日篤，摒擋瑣務，皆躬親之，賤軀又益病，是以愈期耳。過蒙書問之臨存，聘使之枉逮，愧閔以綿密，愷惻以芬芳，君子之取人爲善，不計其人之能任之也，而固畀之，而當燕之受之，不任其職，而被之也，不稱其宜，是重滋鄙心之愧，而使貽山林傲審之譏也。敬乞少假時日，俟吾行之徜徉焉。上全君子之誼，下遂小人之私，不亦休乎？桐城援賊，百戰卻之，多李之爲名將，足勝此也。皖南之力，絀於皖北，賊勢又苦散漫，奉來諭言與祁門聲息相隔，已近狹，旬深以懸系，徽州淪陷，遂失乎吳之關鍵，建德普軍潰，祁門一軍亦失所屏蔽，一將之關係，誠匪輕哉！陳鎮軍能急扼建德，爲祁門犄角，使高更得專意饒景，以通豫章，庶免孤軍之坐困。江西兵事方殷，無可恃以自立，非勢不便，力不足，無人故也。既更大亂，七八年，大府循常格，容容保位，南贛有可練之兵，而莫之練也；鹽茶大利，有可籌之餉，而莫之籌也；南昌之武寧、義寧、贛州之興國、南安之南康，屢保危城，抗大敵，未聞獎擢一人，甄拔一士，一遇小警，相與茫然，莫知所措。前聞張、雲、方伯議裁各局，日與辦事諸君爲忤，君子甚疾。夫小言之累道，爲俗吏者之沽名，蔑蔑之義，婦孺之仁，而陰以濟其情急，此當燕所以扼腕於山東海上之行也。滌公節制三吳，僅此江西後路之憑藉，而無能深恃，何所據以爲匡濟之資乎？此所可歎耳。嘗論公之忠亮精純，似陶桓公，滌帥之惇篤淳實，似張魏公，魏公志趣專而主銳進，滌帥閱歷深而務持重，其同者能使人感其誠，而樂爲之用，能使人服其量，而羣奉之以爲依歸，而成敗之續，一因乎人。任吳玠、劉子羽而功以成，任趙、呂而事以沮，獨恃其知人善任，以繫天下安危之望，非能縱橫以自強。杜玃困周顛於尋水，桓公趨救之，以開中興之業；滌帥之勢重於周顛，公之威

望，盛於桓公之屯河江，必能遣一旅之師，攘除大憝，通南北兩軍之氣，以收會師進討之功。僻遠深山，翹首以望，承賜資斧百金，慮及蒿蕪之缺，爲行費，感誼滋深。然自湘陰水程，可徑達蘄，水行不過二百餘里，安事此繁費乎？卽有他適，取給軍中，無憂缺乏，勢未能卽行，而糜盛德之賜，尤所不敢安也。謹因使奉還，以明不敢妄費之義，赴營之約，誼不可負，心固迫也，而勢多違，義彌隆也，而情滋懇，謹卜之異日而已。頃接意城信，知建德、涇、鞏各城，皆已克復，祁門軍勢稍振，爲之慶慰。左軍初出支巨寇，能數有功，滌帥不可無此強佐，茲尤足喜。兼聞鈞體已康復，而畏風罷乏，虛證略具，是猶寇已滅，而專恃調和元氣，厚集其勢，以補益之，易以有功，惟此時關繫尤不可忽略耳。十二月初八日，蒿蕪拜狀。一臘月十日，使還奉肅一緘，謝所以不敢拜命之義，計蒙賜鑒。正月四日，奉讀寄示意城一書，敬悉移節太湖，兼顧安慶，而以途次雨雪勤勞，藉恙稍作，敬系無已，以大勢接之，必由陽虛而後風寒易侵，宜重投附桂，作梅從行調衛，必得宜也。賊勢頃注皖南，各軍亦以全力爭之，必能自固。湖南建德復失，南北道梗，祁門大勢前阻堅城，旁掣羣盜，咫尺無所措手足，心甚慮之。藩公西行有日，楚軍從者萬人，空虛之憂，所關甚鉅。意城自揣力弗能給，浩然辭歸，兄弟唱隨，鋤犂之間，與人無患，貧非病也。頃得沅浦書，宣示德意，欲以朝命被之鄙人，反覆思之，深懇以是動朝廷之疑，啓士大夫憎嫉之口，上累盛德，下乖鄙懷，朝廷風尚，古今異宜，馮唐之論魏尚，耿育之訟陳湯，直言正辭，理人之屈，無所擬者，誼之盛也。漢以後無聞。王旦之言寇準，張俊之用趙開，高位鉅任，加於賢者，一時取舍，事之盛也。宋以後無聞。蒿蕪名微位下，無功責之積，言之幸而見聽，不過以府道効用而已，度麾下趨公奔走，所少者必非若蒿蕪等輩一二府道也。若曰以是榮其身而已，豈非所以賜待之心，而近時士大夫徒見干進取者，多方以詭合，以是疑鄙人，而因以推測感懷，妄謂君子之亦黨，則所損必多，是以承沅浦之言，感激旁皇，旣愧無以仰副塵注，而尤慮麾下或未深籌，而遽行之，則雖百喙，無以自解於天下，惟有鑿坯而遯，追段干氏之遺蹤而已。用敢徑以鄙意瀆陳，伏求垂諒。

兩勢數月不止，歲事可憂，涉冬以來，彌多疾病，欲俟天氣和暖，謀一二月之暇，敬詣大營，少紓數年積愆，山居講授，頗有相從，一二人年未至老，而兩眼昏眇，心力耗竭，舉念多忘，天之所以見畀，略可知矣，惜乎早不獲從公游也。區區愚忱，冀得上達，不自覺其言之煩瑣。正月十六日。

按：兩書郭氏養知文集，失載，故附著於此，以見兩公訢合無間，而郭公執德不同，冀遠權勢，尤為難及也。

咸豐十一年辛酉 公五十歲 正月陳玉成謀解懷寧之圍，迺糾捻寇數萬先犯天堂，防軍却之，庚戌遂犯霍

山。刊王壯武蠡練勇芻言（遺集書牘卷二十六）致莊蕙生嚴備春書云：「練勇芻言，可向果臣文若索之。璞山管制與滌帥與林翼微不同，而其謹嚴寬博，則一也。不寬博不足以養廉恥，所言皆兵事之規模，兵事不可言奇，不可言精，蓋必先能羸而後能精，能腳踏實地，乃能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也。公幸刻之。」先是公策寇志不逞，必分黨旁軼，橫擾亟肆，疲我。（遺集書牘卷二十八）庚申五月致曾沅圖書云：「陳逆來，如見希禮，在空處，必定由霍六內犯，林翼之責在此，而所慮亦在此，北岸布置，內地稍空，然總祈與希公熟商，以多蓄兵力，預留活著為第一義。七八路分擾，亦賊勢賊力所能辦到，倘竟分為七八枝，則亦祇有三路萬不可失。一大橋頭，一天堂，一黃州也。恐辦到力不能及之時，亦須有所舍，乃能有所全，姑存於心以待之。」又致省中諸公書云：「大抵居外者輕內，言戰者薄守，視漢黃德為後路，而不知是北門之正路，賊自揣禮堂希庵善戰，必難力破，非紛擾內地，不能解安慶之圍，而分多李之兵勢，破金陵而從東壩，浙江、溧陽、溧水，宜興下手，救九江，而從麻城、黃安下手，前事不可深鑑耶？」故命副將余際昌屯霍山樂兒嶺，以防中路，總兵成大吉屯羅田松子關，以防北路，戒以寇至勿浪戰，堅守待援，至是寇果由六霍分路西犯，余際昌違節度，戰敗四營，潰其三營，孤懸三石鎮為寇所遮，迺撤回天堂。二月壬戌，寇遂入英山，乙丑陷蘄水，明日假官軍旗幟，襲陷黃州，別股五六萬人，分圍麻城，進撲松子關，成大吉以二千五百人迎擊，大破之，殲其渠魁瞎子，寇掠黃安，孝感，黃陂，武昌。

大震。時李公續宜新授安徽巡撫，公度寇西竄，注意在解圍皖。圍皖解，則大勢全去，墮寇計非宜。迺遣李公率師回援，而圍皖益急。又慮李公戰勝，或由斯黃宿松以拊安慶之背，則曾公國荃圍軍亦孤。亟乞鮑公超渡江來助，而李秀成竄擾江西腹地，撫建並警，鮑軍不果來。已而寇踞黃州，分掠德安，雲夢隨公憂武漢無備，飛檄楊載福率水師西上，而調成大吉梁作楫分軍往保漢口。無何，上巴河屯寇由馬鞍山徑窺武昌。李公續宜迺率全軍暫紓保馬隊渡江赴援。公深自咎責，奏請議處。《遺集書牘》卷四十一，復曾制軍書云：「黃州以上，無一卒一將，武昌忙亂，不可言狀。謀之不臧，願任其罪。」又致李希庵書云：「太湖大營武昌有眷屬者，居其大半，日前議論紛擾，責我不仁。若某者，可謂武漢罪人，又可謂一國非之，而不顧者也。」又致官使相書云：「林翼祇有千人，分五百前來，仍借桐城兵一千五百人守太湖。林翼義應回省，而病重不能行一步，且一搖足，則桐城潰矣。賊力全注於楚，楚亦不支，惟謀事失機，信余際昌失當，罪在林翼矣。」躬率五百人，嬰城固守，獸血旬日，屢瀕危殆。是月初三日，與官使相書云：「弟氣喘神散，決不能久活，每閱一二稿，作數行字，心氣即動，喘急必逆。」初五日，與閻丹初書云：「弟面色如白紙，神采如槁木，兩鼻孔日夜翕張，蓋喘息粗而神明已竭。」十四日，復左京卿書云：「林翼無死於牖下之志，尤不喜死於婦人之手，虞煩惱之地，得隱逸之病，病何足惜？死更不足惜，獨患氣根清深，欲生不得，速死不能，不能辦一事，而徒貽誤耳。」十七日，復曾制軍書云：「賤恙，桐城王醫與作梅均言心肺脈模糊，此是最重之症，用一分心，即增一分病；用一日心，即增十日病。然願即軍中以畢此生，無他念也。能請假交印，不管事三箇月，或可痊痊。」二十六日，復曾制軍書云：「邇日並軍報亦廢閣不閱，夜則五心如火炙，已十餘日，今日疲為濃紫色，生死之際，如倦極思得一睡，睡著便安，即殞吾寧也之義。」二十七日，復官使相書云：「林翼大病五月，神銷肌削，五心如火炙，夜間尤甚。二十六日以後，添咳嗽吐濃紫色血，前聞仲遠之病，而不敢請，繼因太湖雖守備皆完，而以烽煙之地，迎客以求自活，究非人

情；今則病勢危篤，一日不如一日，來亦無及矣。辱承厚愛，獨深且感，結來生而已。」三月，奏獎成、大吉等，劾罷余際昌，並論文武將吏失城罪，廢黜有差。陳玉成既陷德安，果留黨踞守，疑綴官軍，而自率精銳回安慶。辛丑至太湖，窺城中有備，遁去，疾趨入安慶，復糾擄匪二十餘萬人，渡淮，謀覆曾公國荃軍於菱湖北岸築壘十三，南岸築壘五，參差相聯。曾公迺與其弟貞幹、楨、長濠，作屯菱湖，以扼之。公病間，強出巡城，擬調成大吉等合萬人會師潛山，督攻集賢關。是年與曾制軍書云：「賤恙忽減，居然出門巡城矣。」又致官揆帥書云：「林翼自前月二十六日以後，吐血十日，精氣大勝於未吐血之前，仲遠之藥已服三帖，亦尙相安。兵力若齊，仍可出隊，不比從前之一息奄奄也。」又與曾制軍書云：「陳逆陷黃德，隨折而趨麻城，試攻一次，爲梁守湘帆所阻，卽折而陷蘄州。黃梅、宿松以騎賊二百到太湖五里外，一覘虛實，卽遁去，改由荆橋趨石牌。十八日拊安慶之背，一月之中行二千里，官吏以聞，風卽遁，爲得計。官軍以持重狐疑而失機，沉辜二公實處艱難之境，心爲悚愧。幸沅公堅定，林翼調來，成武臣七營，並抽太湖守兵，又糾會禮堂，擬卽日援集賢關。」丙午，多隆阿公遣軍集賢關。壬子，謀言援寇復至，挂軍還屯高河，寇帥林紹璋、洪仁玕、黃文金等亦率悍黨來助。多隆阿公邀擊於新安渡，大破之。公以李公續宜過持重，且軍士奔馳速，月終不見一寇。《遺集書牘》卷五十，復李中丞書云：「此次十五營同舒公進剿，亦可囑其猛力前進，不可過於持重。過於持重，則此次無一戰之功，而徒有奔馳之苦。」又復唐義渠、閻丹初書云：「希庵之行兵也，不肯速戰，戰則必求其勝十日內，又見分曉矣。」又與李中丞書云：「尊處因欲迎頭而渡江，卽渡江一次，仍是尾追耳，不得卽見賊面爲之奈何？」遂增調駱公援蜀軍，將劉嶽昭四千六百人，自安陸屯隨，李公遂屯灑口，進攻德安。四月，陳玉成窺青草壩，空虛，意桐城軍不能遠剿，復分三道來侵。多隆阿公列隊拒之。是時曾公軍新畝於徽州，移屯東流，檄鮑超軍渡江進攻赤岡，領寇壘。公亦檄成大吉、胡達軒等軍來助。五月，戊子，鮑超成大吉，合攻赤岡壘，俘斬數千，生禽寇目劉瑜、林磔。

之，傳其首示城下；而江西寇犯崇通西南，邊屯軍潰，遂陷興國，武昌岌岌。公聞警，咯血愈劇，強起還省城，調成大吉十營自隨。（遺集書牘卷四十二）致曾制軍書云：「武義之賊，已入興國林翼，不能不同顧省城，擬即由水路出江，駐足之所，總以能照顧南北兩岸軍事為主。成軍今日啓行，潛太如舊留防，石牌亦酌量留兵守之，賤恙久而且重，每日咯血，至二百餘口之多，公牘均廢，近三日尤劇。」是年曾文正與公書云：「合旌宜徑還省城養病，以慰衆心，籌餉以圖可繼，不宜徘徊中路，使各處人心懸懸，以上段省城自任，以中一段斬黃付之，希庵以下一段懷桐付之鄙人，與楊多諸公，仍請由華陽鎮行走，俾得走送豐敘。」（已亥，拆江西上，張公曜孫衛公榮光，刑公高魁，文公希範，周公開錫，隨行，曾公期會華陽鎮，先自東流，棹舟候於香口，見公病狀爲之憂懼，維舟三日，暢論軍事而別。）曾文正日記是月十三日記云：「北風，坐船至香口，將候胡帥來此面議，已刻到行五十里，泊舟港內。」十四日記云：「北風甚大，胡帥船不能出湖，余維舟候之。」十五日記云：「午正，胡官保船到，與之相見，未正，往拜衛靜瀾、張仲遠、邢星槎、文任、吾周壽山，皆隨胡帥來者，旋又與胡公久談，至更初始散。」十六日記云：「至胡帥船中久談，渠昨夜吐血甚多，委頓之至，爲之憂懼，申刻又與久談。」十七日記云：「至胡帥船兩次久談，余性怕熱，今年偏身瘡癬劇發，本日酷熱，幾若無以自存活者，中丞日內吐血甚多，余之狼狽，反更甚焉。」十八日「至胡官保船上久談，未刻轉北風，送胡帥開船。」（六月庚申，始抵武昌，請假兩月，於時江南、咸寧、蒲圻、崇陽、通城、大冶、武昌（今鄂城縣）皆陷，官文公、李公續宜先遣何紹彩、成大吉、蔣凝學等分途進剿，寇聞公同省悉遁走，丙戌晦，寇自蘄出太湖，七月庚寅，東犯潛山，連屯五十里，以逼桐城，多隆阿公敗之於挂車，丁酉，舒保等克德安，陳玉成復糾楊輔清等率寇十餘萬，自無爲趨英山，繞宿松，徑襲太湖，分軍出高橫，領攻桐城軍，而悉衆趨安慶，時公臥病，憊甚，款不能寐，曾公左公皆遣使齎藥饋問，曾文正日記是月初五日記云：「寫箴言書院記甚不稱意，寫湖中丞信，又專弁送祁門野朮二兩四錢。」左

文襄祭公文云：「書來缺我，勞者思憩；君等勉旃，吾從此逝；啓函涕零，亟致良藥；蒼頭馳齋，七日至鄂。」公慮石牌空虛，黃宿寇若絕我，鐔道則桐城孤危，亟告左公欲乞違師渡江助剿，而以鄂事付之李公續宜。（遺集書牘卷四十二）復左季高太常書云：「德安十一日克復，鄂事似漸有起色，陳逆糾輔璋珩諸黨，復繞英霍走宿太，謀絕多軍餉道，以解安慶之圍，賊勢雖衆，精悍者少，若得一枝勁旅，前往邀擊，必可撲滅，此股助成大功。沅圖一軍，究難深恃，禮堂又爲桐城牽綴，安可不籌顧大局，春霆甫克瑞州，而臨江又急，未便遽調援皖，鄙意若得公過江一行，於鄂皖局勢尤爲有益，否則凱軍之軍，亦可移緩就急，已函商滌帥矣。賤病血稍止，而款有加，慊慊一榻，偶閱文書一二行，氣卽上衝，款卽大作，夜間稍合眼輒款，欲就半夜之美睡，亦不可得，而百年之美睡，又不卽至，吾命窮矣。現擬奏請開缺，以鄂事付之希庵，此間諸事，亟須整頓，餉尤萬分支絀，恐非可以廢人臥理也。希之用兵，得山靜不可撼之義，然調兵之機，譬之行水，希不謂然，其正直多於聰明，異日爲政大抵不出此數語，然橫覽九州，亦無以異堯也。」癸丑，公以病勢增劇，迺奏請開缺，回籍調理，密薦李公自代，詔報可。八月丁巳朔，曾公國荃克安慶，捷書至，公憂稍釋，旋聞文宗晏駕，承德哀詔久未下，公憂思旁皇，中宵起立，仰視曰：「京師必有事故。」病遂加篤。（是月初七日，復曾制軍書云：「皖城於初一日克復，沅丈之勞，吾可念，其堅忍尤爲可敬，希庵擬於初旬渡江而北，已調德安諸軍下赴黃州，縱賊有犯鄂之志，亦不得逞。春霆豐城之捷，殲賊甚多，惟七月十七之事，主少國危，又鮮哲輔，殊爲憂懼。」）

按此札當爲公絕筆。左文襄祭公文云：「使還告我，詳訊寢食，公臥射堂，屏退婦稚，血盡嗽急，膚削骨峙，頻聞吉語，笑僅見齒，鼎湖龍去，攀號不遂，以首觸牀，有泣無淚。」

曾公國藩以安慶之克，頻上奏，推公首功。（曾文正原奏云：「楚軍圍攻安慶，已逾兩年，其謀始於胡林翼一人畫圖決策。」）又與公書云：「回憶九年八月，國藩行抵黃州時，老前輩執地圖見贈，指畫進兵之路，擊援之

法添兵籌餉之計，忽忽已逾兩年，今名城告克，仍不出老前輩初定規模。」詔曰：「安慶陷九載，楚軍合圍，胡林翼畫策督剿，攻克堅城，厥功甚偉，加太子太保銜，給騎都尉世職。」已桐城廬江舒城次第攻下，曾公進駐安慶，而孝感黃州各府縣亦先後克復。湖北肅清，公則喘息僅屬，病不可爲。已文宗凶問至，公自以受主知深，追慕沈摯，拊心悲泣。壬午日辰加亥，遂薨於武昌節署，年僅五十。遺疏入，奉諭曰：「胡林翼秉性忠直，操守廉潔，在軍九年，賞罰嚴明，知人善任，克復武昌及沿江郡縣，肅清皖境，並調遣官軍攻復江西九江，軍威丕振，所向克捷。本年八月，克復安慶省城，朕念其公忠體國，懋著勤勞，方冀長資倚畀，迺以積勞成疾，甫經賞假，遽聞溢逝，實深悼惜。胡林翼著追贈總督，卽照總督例賜卹，並入祀賢良祠。湖北及湖南原籍，建立專祠。伊子胡子勛，俟及歲時，由吏部帶領引見，以示朕褒獎蓋臣至意。」曾公尋疏陳公勳績。曾文正原奏云：「前湖北撫臣胡林翼，由翰林起家，府歷外任，咸豐五年三月，蒙先皇帝特達之知，由貴州道員，不及半載，擢署湖北巡撫。當是時，武漢已三次失陷，湖北州縣大半淪沒，各路兵勇潰散殆盡。胡林翼坐困於金口，洪山一帶，勞身焦思，不特無兵無餉，亦且無官無幕，自兩司以至州縣佐雜，皆遠隔北岸數百里外，一錢一粟，皆親作書函，向人求貸，情詞深痛，殘破之餘，十不一應，至發其益陽私家之穀，以濟軍食，士卒爲之感動，會湘勇自江西援鄂，軍勢日振。六年十一月，攻克武漢，以次恢復黃州等郡縣。論者以爲『鄂省巡撫，可稍息肩矣。』胡林翼不少爲自固之計，悉師越境，圍攻九江，又分兵先救瑞州，督撫之以全力援剿鄰省，自湖北始也。九江圍剿年餘，相持不下，中間石達開自江西窺鄂，陳玉成自皖北犯鄂者三次，胡林翼終不肯撤九江之圍，回救本省之急，或親統一軍肅清蕪黃，或分遣諸將驅歸皖豫，卒能克復九江，殺賊淨盡，爲東南一大轉機。澤功甫歲，復奏明以全鄂之力，辦皖北之賊，迨李續賓覆軍於三河，胡林翼先以毋喪歸籍，未滿百日，聞信急起，痛哭誓師，不入衙署，進駐黃州，論者又以『李續賓良將新逝，元氣未復，但可姑保吾圍，不宜兼顧鄰封。』胡林翼不以爲然，驚魂

甫定，卽派重兵，越二千里，援解湖南寶慶之圍，援湘之師未返，又議大舉圍皖，是時臣國藩方奉入蜀之命，胡林翼留臣共圖皖疆，先滅髮匪，保三吳之財賦，雪敷天之公憤，繪圖數十紙，分致臣與官文，暨諸路將領，晝夜諮謀。十年春間，大戰於潛山，太湖相繼克之，遂定圍攻安慶之策，親駐太湖督剿。本年五月，回援鄂省，病中猶屢寄臣書，縷陳勿撤皖圍，力剿援賊之策，故安慶之克，臣前奏推胡林翼爲首功，此非微臣私議，蓋在事文武所共知，亦大行皇帝所洞鑒也。大凡良將相聚，則意見紛歧，或道義自高，而不免氣矜之過，或功能自負，而不免器識之偏，一言不合，動成水火。近世將才，推湖北爲最多，如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都興阿、多隆阿、李續宜、楊載福、彭玉麟、鮑超等，胡林翼均以國士相待，傾心結納，人人皆有布衣昆弟之歡，或分私財以惠其室家，寄珍藥以慰其父母，前敵諸軍，求餉求援，竭蹶經營，夜以繼日，書問餽遺，不絕於道。自七年以來，每遇捷報之摺，胡林翼皆不具奏，恆推官文與臣處主稿，偶一出奏，則盛稱諸將之功，而已不與焉。其心兢兢以推讓僚友，扶植忠良爲務，外省感傳，楚師協和，親如骨肉，而於胡林翼之苦心調護，或不盡知。此臣所有愧昔時之不逮，而又憂後此之難繼者也。軍興以來，各省皆以餉絀爲慮，湖北三次失守，百物蕩盡，乙卯丙辰之際，窮窘極矣，自荊州權鹽，各府抽釐，鄂中稍足自存，胡林翼綜覈之才，冠絕一時，每於理財之中，暗寓察吏之法。咸豐三年，部定漕米變價，每石折銀一兩三錢，而各省州縣，照舊浮收，加至數倍，鄂省竟有每石十數千者，上下因之交困。胡林翼於七年春間，創議減漕，嚴裁冗費，先皇帝朱批獎諭，謂其不顧情面，祛百年之積弊，甚屬可嘉。統計湖北減漕一項，每年爲民間省錢一百四十餘萬串，爲帑項增銀四十二萬兩。又節省提存銀三十一萬餘兩，利國利民，但不利於中飽之蠹，向來各衙門陋規，臺局浮費，革除殆盡，州縣征收正課，不准浮取毫釐，亦不准藉催科政拙之名，爲猾吏肥私之地，各卡委員，日有訓，月有課，批答書函，娓娓千言，以爲取民贍軍，使商賈皆知同仇而敵愾，是卽所以教忠，多入少出，使局員皆知潔己而奉公，是卽所以興廉，貞白之士，樂爲之用，欺飾之

徒，譴責亦重；故湖北瘠區，養兵六萬，月費至四十萬之多，而商民不疲，吏治日懋，斯又精心默運，非操切之術所得與也。自頃八月以來，安慶克復，江鄂肅清，方幸全局振興，便可長驅東下，不圖大功未竟，長城遽頹，湖廣督臣王文奏請將胡林翼救部優卹，諒蒙聖慈矜鑒，臣與該故撫共事日久，相知頗深，咸豐四年，會奏稱胡林翼之才，勝臣十倍；近年遇事諮詢，尤服其進德之猛，不敢阿好溢美，亦不敢沒其忠勳，謹將該故撫以死勤事大略情形，據實瀆陳，伏乞飭付國史館查照施行。胡林翼之子胡子勳讀書聰慧，可否加恩之處，出自逾格鴻慈。十一月戊戌，復諭曰：「胡林翼戮力疆場，助勞懋著，據曾國藩奏陳，自擢鄂撫，數載以來，恢復本境，援剿鄰氛，整軍經武，以死勤事，綜其生平，允宜亟予褒揚，著即宣付史館，以光簡冊。胡林翼之子胡子勳，著賞給舉人，准其一體會試，以示朕篤念蓋臣至意。」同治元年二月，復奉諭賜祭一壇，子諡文忠。三年七月，江甯復追念前勞，復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光緒十五年正月，以皇太后歸政，復奉懿旨賜祭一壇。公狀貌英偉，目閃如巖，下電，威棱懾人，聰敏豁達，事至應機立斷，無留難，苟當理艱，煩重大，毅然自任，不以例文拘束，自言守鎮遠黎平時，捕治盜賊，為民興利除害，皆默自程課，惟恐大吏聞有所牽掣。清釐湖北漕糧，議者以州縣公私取給，積弊且百年，勢難驟革，公一無瞻顧，手自筆畫，以部定折銀為率，因缺之繁簡，地之肥磽，制其重輕，為民間省錢，庫儲增款，費且鉅萬，故國與民交利，而為州縣裁陋規，使有以自給，吏亦無怨者。籌辦鹽課釐稅，皆自定章程，所委員紳，各視才地所宜，時以手書劄劄，綜覈名實，精力絕人，尤勤察吏，以州縣懸隔，遇事輒手札諮問，務達其情，嘗言：「公文同而手札專，則吏有不敢輕視之心，公文嚴而手札親，則吏有不忍膜視之心，明張太岳鼓動人才，卓然為救時之相者，以此。」每戒飭僚屬，以知稼穡之艱難，識小民之情偽，又曰：「不侮解案，不畏強禦，時時念此，可以消除貪鄙，增長志氣。」論者每臚舉公治狀，曾公則謂公功在天下，能使屬吏改面目，變風氣為第一，而蕩平疆土二千里次之。其治軍務明紀律，嚴賞罰，尤加意將才，曰：「為統將必明大體，知

進退緩急機宜；其次知陳法，臨敵決勝；又其次勇敢，此大小之分也。」又曰：「軍之驚者無不罷，將之貪者無不怯，觀其將知其兵，觀其兵亦知其將。」又曰：「兵事迺學人之事，司封疆而不明兵略，則可危孰甚！」又曰：「萬事可謙，兵事不可謙，太謙則怯，太謙亦近僞。」又曰：「天下無生而知兵之人，在思其情理與機勢耳，兵事算到五六分，便須放膽放手，本無萬全之策也。」生平以天下爲己任，乘機赴會，斷行無疑，援江西數千人，援湖南萬人，皆精兵，時鄂苦寇，餉不繼，公竭力籌畫，問兵事曰：「於我任。」問餉事曰：「惟我取。」一無所議於人，武昌始復，卽規取九江，九江復，卽規安慶，越境千餘里，討賊制其死命，督撫之以全力，援剿鄰省，自湖北始也。圍九江，寇由江由皖犯鄂者三，圍安慶，寇由皖由江由豫全力犯鄂，公駐節太湖城中，屹不爲動。或諫曰：「湖北巡撫何爲而入鄰縣？」公曰：「帥府所在，卽官守也，此潛山太湖二城，百戰得之，吾居守一二年，猶不患寇，寇亦竟不入。」遣將會師，從容肆應，卒抵全功。自弱冠至老，汲汲以獎掖人才爲事，延訪賢俊，密登薦牘，多被顯擢，或山林潛伏，不惜千里招致，務盡其用。嘗言：「國之需才如魚之需水，鳥之需林，人之需氣，草木之需土，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才者無求於天下，天下當自求之。」故公所薦劾，其人不盡相識也。公嘗謂：「凡官自督撫至牧令，皆須歲奉多金，敦聘道德忠饒之儒，以爲師友，匡正其心思，增益其所不及，必如此而後德可成，名可立。」故自爲巡撫，念國家多難，而躬荷艱鉅，益務事賢友仁，繩檢其身，較其尺寸毫釐，而待人一秉大公，推誠相與，無紛飾周旋，與人言，虛中俞受，苟可行，不主故常，必窮究其利害，而罄竭其底蘊，事有不順，憤怒作氣，左右以一二語解之，卽時消釋，虛心下氣，委己以從，其與所常共事文武諸公，歷六七年之久，披瀝肝膽，無幾微間隔，遇事苦心調護，俾人人有布衣昆弟之歡，而自視默然，常若不足者。語及人才優劣，喟然曰：「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願吾才智不足，有爲賢者，終不我應耳！」自太湖還鎮，病益篤，然猶終日危坐，考求兵事吏事之要，汲汲施行，願左右歎曰：「一聞道苦晚，今雖稍有所見，而不及行者多矣。」蓋公之實行，多類此。

(以上多本郭氏行狀)公薨之夕，武昌城中士民，皆奔走相告，巷哭失聲。曾公聞赴，痛悼不已。(曾文正復左季高書云：「胡官保於八月廿八日亥時去世，悼痛不已，赤心以愛國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護諸將，天下甯復有斯人者哉？」又復毛寄雲書云：「胡帥用一糜爛棄之鄂，締造支持，變為富強，可宗之鄂，即謀皖之舉，亦自胡帥出謀發慮，今皖事稍有基緒，而斯人云亡，蓋臣苦心，或不盡白，撫今追昔，能不怛傷？」又與郭鶴仙書云：「往年謂劉菽雲於學問有大志，近見潤帥於經濟有大志，菽之精力不足，副其願，潤之才德足以發其志，中道棄捐，豈獨吾黨之不幸？」遣文希範、周開錫經紀其喪，且與李公續宜、藤贊助脩箴言書院以成公志。(曾文正復李希庵書云：「得潤帥仙逝之信，傷痛不能自己，愛國之誠，進德之猛，好賢之篤，局量之宏，吏才之精，不特為同時流輩所不逮，即求之古人，實亦不可多得。國藩自聞國恤，獨居慘慄，怒焉如搗，重以潤帥淪謝，惘惘如有所失，身後之事，除附身附棺，必誠必信外，似不必過於侈費。箴言書院未竟之事，國藩與閣下當代為主持，一切仍請任吾壽山送回益陽，綜理密微，所可為潤帥慰，且為吾黨共慰者。渠於九年秋建議攻剿安慶，猶及目擊皖城之下，本年鄂疆連陷二府十餘州縣，猶及見其一律收復，族黨皆沾其惠。書院澤及一邑，所薦閣下暨丹初、廉訪、忠亮、宏濟、義渠亦廉正君子，付託得人，有古大臣德被數世之風，逝者有知，應無遺憾。」又一書云：「箴言書院究尚欠銀若干，求查示鄙意，奠儀先儘書院用之，齋房宜宏壯，膏火宜優裕，以慰潤公九泉之靈。其次則分惠胡氏宗族，以補書院之所不逮。又其次迺歸陶夫人及哲嗣私家之用。潤帥本有恆產，私用當不至空乏，設有不贍，國藩與閣下暨左彭諸公，從容資助，尚不為遲。揆之潤帥先公後私之意，似以書院為重，閣下以為何如？」左公屯葵源，為文哭公尤哀。項城袁公甲三與公未謀面，而駐軍臨淮，感公誠誼，亦誅之慟。(袁公祭文有「交不半面，誼實結於終身」語)家譜多載諸家文，不備錄。遺集書牘卷十一，已未致演督張石卿書云：「去秋擬以三五千人益午橋，至今未行，終必力謀之。午公軍事最苦，以無位

無權也；林翼與午公未謀一面，而獨憐其誠，豈有私哉？」於是中外論者，服公治行才望，相與欽歎。歎歎。謂有清中興之業，實基自公，而惜其年未中壽，不獲竟其功用。至今讀其書，猶悲其志云。九月辛巳，公夫人攜嗣子子勛扶柩歸益陽。十月辛未，公喪至自武昌，以明年二月壬戌，卜葬十五里花礪書堂山之原。天子賜之碑銘，而郭公嵩燾撰文表諸墓道。（養知書屋文集胡文忠公神道碑銘云：「故太子太保湖北巡撫諡文忠胡公諱林翼字貺生，一字潤芝，湖南益陽人。自少以文學起家，侍從爲國家討賊立功，任節鉞，公忠果毅，始終一節，言者謂數十年來，封疆大臣治行才望，莫或逮公，其薨也，天下士大夫同聲悼歎，失所仰賴，而公是時年甫五十，志氣恢然，其施方長，以是哀之尤深。公以道光十六年進士官翰林，充庚子科江南鄉試副考官，正考官故大學士文端公文慶，因事落職，公亦牽連被議，援例以知府分發貴州，歷署安順鎮遠思南諸府事，補黎平府知府，擢貴東道。是時，東南寇亂萌，枏、黔、苗、鴟、張、變甚，武備積弛，公所至練民兵，捕治巨憝，覆其巢穴，懲姦佑良，威信大著，於是人皆以爲知兵矣。雲貴總督吳文節公文鎔調任湖廣，奏公襄軍事，公募黔勇千人以行，抵通城而武昌陷，吳公戰歿，湖南巡撫駱公秉章檄公同保湖南，已而今大學士毅勇侯曾公國藩會水陸之師東討，公從至九江，與故寧紹合道羅忠節公澤南攻湖口，梅家洲賊壘未下，而賊襲破九江，水師大營悉衆上犯武昌。公時擢湖北臬司，曰：『我湖北官也，義當回援。』請於曾公，得副將王國才三千人以行。再擢湖北藩司，授巡撫，益與今兵部侍郎彭公玉麟收集水師，扼金口爲守，賊是以不得越武昌而南。會今陝甘總督楊公岳斌與羅忠節公先後至，力戰逾年，遂復武昌。公以一身支拄艱危，公私掃地無餘，獨負其忠義，感發摩厲，旣挫益奮，義無返顧，卒收全功。於是一以討賊自效，旣克九江，披賊勢，遂與曾公定三路東下之策，而今湖北巡撫曾公國荃圍安慶逾年，軍不得進，賊以其間陷黃州，墜十餘城，進逼武昌，圖解安慶圍，公屹不爲動，督戰益急，其時寢疾已深，亦念武昌根本，悉諸軍留安慶，而自回武昌鎮撫，賊聞公至，遁走，安慶亦隨下。顯皇帝閱

公勞晉加太子太保，子騎都尉世職。先是英吉利夷酋入京師，顯皇帝幸熱河，公疏請勤王，有詔止行，而乘輿久駐熱河，以至大漸，公以受知深，不能出死力爲朝廷攘除外患，解弛憂勤，感激哀號，疾遂篤。以其年八月二十六日薨於武昌，詔加總督，諡文忠，入祀賢良祠。今皇帝卽位之三年，旣定江南，追念公成勞，再子輕車都尉世職。烏虜公以忠孝挺生，受事國家危難之際，外總軍旅，內撫循百姓，廩廩焉講求整飭吏事，進賢退不肖，一以公義，不參己私；又益念列聖培植之遺，人才蔚然，致上理二百年，訖於晚近，賢能失職，釀患保姦，習以成風，馴至大亂，慨然以獎進人才爲己任，其所論薦多爲名臣，朝廷亦知公忠勤，每有擢拔，得公一言，斷行無疑，公少以才氣自豪，視世俗無當意者，晚年學益進，氣益斂，抑然常自以不足得人，一長一技，必務推而致之國家，以使效其用，臨大事，決大策，惟斷惟果，退而論辨，其得失委棄，己能順從於人，天下以是尤服公之德量。公之考少詹事公，以學行聞天下，著有弟子箴言，公承先志，建箴言書院，悉所藏書納其中，因言天下事，非通知古今，有學術，豈足勝此，庶幾後來英秀有讀吾書而興起者，公之引揚世澤，作興人才，以是綏靖我國家，庶承有賴，烏虜豈易能哉，豈易能哉，嵩燾旣譜公行狀，次其家世，與其生平偉節，軼行甚具，故獨取其有關天下國家之大者，揭於公之墓道，而係以銘。銘曰：「樞機之司，以國榮悴，緯以提封，扶翹劓歲，嶽嶽文忠，受命傾危，披山導川，返於康夷，民有瘝呻，是咻是煦，吏有困瘥，相其礪臄，度地均賦，蠲滌煩苛，翕張以仁，納之太和，公曰：「眇爾爲益無幾，廢興由人，孰究厥指，」窮幽扶遐，揚于王庭，蓀淑揭車，擷其芳馨，維公一身，聖情之毗，奮起東南，率提綱維，豈繫鄂民，私公歌哭，天地風霾，震驚淵谷，公魂曷憑，詔祀賢良，萬人墮淚，繫公之藏。」其後十有八載，爲光緒四年，公夫人卒於長沙通泰里第，子勛奉體魄返里，祔葬，仍乞郭公製銘，啓封而合窆焉。（文見養知書屋集）公守安順去官之日，百姓爲立生祠，山谷間往往而有，及卒，湘贛皖豫士民聞之，皆痛悼，鄂人尤思公，建祠黃鶴樓下，過者隕之。（王氏閩運皇贈總督胡公祠碑）「惟咸豐十一年八月壬午，湖北巡撫

益陽胡公林翼薨于官；九月壬寅，詔下，贈總督，諡曰「文忠」。入祀賢良祠，并命立專祠于湖北省城，祀其功。越明年，同治初元八月，祠成，四方來瞻，永追丕績。惟公在是邦，多修扞艱，始踐其位；江漢淪鋪，而以一旅之衆，追威數里之地，僚屬人吏，莫在左右，崎嶇危疑，旁求自輔，功敗而志不隕，機鈍而智彌淬，屈心忍尤，用宏茲賁，荆榛自開，日月再朗，經營乘時，日闢百里，斯公之助，爛然光昭者也。創夷在側，兵革不息，有指疆土，鄰寇禍，則九江居我吭，險用是無安，舒之慮，公目營四方，虎視眈眈，悉率軍賦，越竟而討，凶徒閭閻，反欲敝我，三犯三驅，威震羣醜，揚豫驛騷，罔敢攫斧；五年克之，而千里鏡流，其在初治，簡恤厥都，習亂之餘，知藏解在，公和恆居，師克開民施，深惟本根，惟均無貧，時則有改漕之請，助皇宅命，於計其功，凡爲民間歲省錢一百四十萬貫，公庫乃增銀四五十萬兩，剔弊蘇困，化爲富強，增兵六萬，商農不憊，糗糧芻茭，罔有不多，若疇圻父，薄建農父，蓋兼其職，以答我顯皇帝謀鞠人之保居，恭承天休，以迄于今。公旣集衆材，爰推其心，有技有彥，惟若已有，五行不齊，衆心難和，歸公之仁，人人自親，用能內靖州縣，外彰捷伐，西拯夔巫，南援邵陽，東復安慶，北拒固始，盜又分屯揚州，兵播遠威，蓋自賜履之所不及，昔疆臣所不能守，我皇之所憤懣，攘之剔之，乃元勳之鴻圖也。勤勞菱舍，靡有定處，在官七年，六年于外，遭疾彌重，馭驅彌亟，逮奉詔養疾，言旋公府，未及百日，而天不憖遺，斯所以震帝心，從民思，永祀于萬年，以妥靈鎮邦者乎！今修飾宅廟，上合聖制，四時烝嘗，歡哀奉祠，吏民奔走，婦子如志，列州聞風，將攷其典，官文寅受太任，敷同奏功，久親盛烈，永懷濟濟，乃糾合同僚，各述所審，刊石立銘，以爲世觀。其銘曰：「嗟文忠，自衡靈，膺臺任，正鼎疑，攬江漢，江漢平，告于皇，祚孔榮，身不居，後享成，瞻棟宇，肅肅清，象巍巍，覺其楹，慶來思，覲舊氓，於戲懷，昭德聲。」而益陽故有專祠，箴言書院成，學子則奉公木主，與詹事公同龕，並祀以志景慕。公所爲書曰：「讀史兵略」四十六卷，（先刊行）曰：「一統輿圖」三十二幅，公薨後，汪士鐸等承公志，始成之。同治中，新繁嚴氏樹森輯公章奏之，屬爲遺集十卷，公從弟裴翼病其簡

略與公子子勛復加蒐採，凡奏疏五十一卷，書牘四十二卷，批札一卷，曾公國荃鄭公敦謹爲刊於武昌。光緒二十三年，蒲圻但湘良復刪存爲十四卷，刊之長沙，更名曰「政書」。（不足據）其未刊者，有家書、日記若干卷，子勛、賞舉人，由一等輕車都尉騎都尉，合併爲三等男爵，年四十有六卒。孫二人：祖蔭，縣學生，候選郎中，龔男爵，特詔以五品京堂候補，歷官通政司參議，郵傳部左右參議。祖詠，縣學生，分省補用知府。曾孫五人，有斐，有容，有聲，有喆，玄孫四人，廉本，登本，純本，正本。

益陽胡文忠公既薨之明年，爲同治紀元，新繁嚴侍郎樹森繼爲巡撫，刊公遺集，復輯年譜一卷，英杰、成童時讀之，既病其略，旣長，旣聞庭訓，旁稽國故，益敬慕公才識德量冠絕一世，妄欲有所敘述，傳於嚴書之次，會逢國變，垂老因循，亦未及爲也。今歲三月，湖湘燿亂，閭井騷然，棧戶課孫，日取公遺書反復玩誦，不覺欽仰太息，不能自已，蓋公少負才氣，躬絕異之姿，豪宕自喜，官翰林，幾通顯矣，遽以事黜，天若特靳其迴翔侍從而擯之，再隲瑛、侅之墟，俾歷試諸艱者，故作郡八年，保良鋤奸，威惠大著，遂以知兵名天下，及位巡撫，受任於名都，傾覆之際，外總軍旅，內撫循百姓，驅數千創殘餓羸之卒，忍飢轉戰，屢挫不撓，卽克武昌，一以平吳，自任，選將厲兵，越竟申討，卒剷潯陽，剷潛桐，身任封圻，七年于外，其志氣可不謂壯哉！然公猶耿耿不足，專精察吏，獎掖人才，拔本塞源，日華、華與爲性命，一若一己之聰明才智，舉無所用者，晚歲名益高，氣益銳，刻厲問學，以求所謂育物之仁，經邦之禮，雖造次顛沛，必務推行，乃功施未竟，盡瘁以殞，誠國家之不幸也。烏虜此豈今之人哉！卽求之古書傳所紀元功、碩輔，又曷以加茲善夫湘潭王先生闡運之言曰：「文忠，豪俠而進於聖賢者也。」又曰：「中興之業，實基自胡。」斯言足定公生平矣。嚴氏旣語不能詳，英杰乃刺取官私紀載，排比經緯，釐爲三卷，其甲寅以前，則從公從孫彥侯、文學、雜探、宗譜、家書之屬，綴緝成編，於是公之行事略備。嗟夫，道光之季，舉朝泄沓，成風，患氣充塞，至不可遏，而膺疆寄者，好貪選懦，益養癰而張寇勢，而禍遂烈，公遭際艱屯，率鄉人出死力，芟夷大難，經營締造，聲

施爛然；謂非天挺之英豪歟？今世變愈亟，邪說紛麗，而公之文章精氣，長在天地，固有廉頑立懦，足以維世道人心於不熄者。吾故譜而著之，庶幾海內宏達，讀公遺書，有所取證，亦他日得失之林也。公故爲英杰王父弟子，先公又久從戎幕，故聞見特詳；惜乎余不獲並生其時，親見公之措施，承其督欸，迺以衰朽罹亂之年，謬執筆次公遺事，愧學識曹昧，終莫克表彰萬一，又不禁廢書而歎也。丁卯十一月，後學梅英杰自敘于莓田塾園。

胡林翼年譜

胡林翼全集總目

重編胡林翼全集序 沈卓然

胡林翼全集原序 李翰章 官 文

胡林翼本傳

胡林翼行狀 郭嵩燾

胡林翼年譜三卷 梅英杰

胡林翼奏議五十一卷

胡林翼書牘四十二卷

胡林翼批札三卷

胡林翼語錄八卷 崔 龍

讀史兵略二十八卷

胡林翼全集跋 朱晉材

胡林翼奏議目錄

卷一

恭謝天恩並附陳楚北吏治兵政疏·····	一
添募水陸二軍分布南北岸剋期進勦疏·····	一
陳奏水陸二軍連旬進勦情形疏·····	三
攻勦武漢得獲勝仗疏·····	七
官軍大獲勝仗疏·····	一

卷二

陳奏水陸雕勦咸蒲竄匪均獲勝仗並北岸水陸連日獲勝現在會議剋期進勦疏·····	一四
特參提督違例需索請旨嚴行查究疏·····	一六
馳報進勦漢陽連獲大勝水師勞績尤著請先行獎勵疏·····	一八

卷三

陳奏分防金口及回勦麥山勇丁先後潰散現在迅派將弁收集整理以期補救疏·····	二四
整頓諸軍援師會勦請敕川省迅籌軍餉疏·····	二七
陳報援軍大獲勝仗定期會師併攻武漢疏·····	三〇

卷四

- 陳報援軍克復崇陽本軍先期進勦先勝後挫疏……………三二
陳報援軍分勦崇陽餘匪始勝中敗繼復大勝疏……………三五
陳報官軍勦賊大勝會師蒲圻水陸並進疏……………三九

卷五

- 官軍會勦蒲圻克復城池疏……………四二
陳奏陸軍克復咸甯山坡進兵紙坊水師克復金口進屯沌口疏……………四七
進攻武昌省城大獲勝仗疏……………五一

卷六

- 恭謝御賜福字各物疏……………五四
遵旨保舉得力將官附請拔補實缺人員疏……………五四
水陸攻勦疊獲勝仗疏……………五七

卷七

- 陳奏官軍連日獲勝情形疏……………六五

陳奏水陸官軍連日獲勝疏……………六八

卷八

官軍大勝並破新壘三座疏（附請卹羅澤南并事蹟清單）……………七五

密陳南岸賊情並籌議現在情形疏……………八一

乞暫留升任道員襄辦軍務糧臺疏……………八四

乞展限查辦咸豐三四五等年各屬被賊滋擾及水旱歉收蠲緩錢漕並年例應辦事件疏……………八五

奏陳湖北糧道歷年曠廢情形乞敕部抄發檔案疏……………八六

卷九

分兵應援疏……………八七

奏陳水陸分扼絕賊資糧攻勦獲勝疏……………八八

水師火攻漢陽江岸賊船及援軍迎勦均獲大勝疏……………九三

援軍遇賊羊樓洞水師沿江追勦陸師前後勦禦均獲大勝疏……………九五

卷十

遵奉諭旨瀝陳下情疏……………一〇〇

分兵迎勦援賊並攻勦省城迭次大勝疏……………一〇二

援賊大至謹陳攻勦防禦情形疏……………一〇六
附陳左郎中韓知府才略疏……………一一〇

卷十一

官軍分攻合勦大破援賊疏……………一一〇
水師擊燬賊船直抵田鎮並咸甯勦賊大勝疏……………一一七

卷十二

襄樊匪衆敗竄現飭馬步會川豫兩軍合力兜勦疏……………一二一
設局收捐米石籌濟兵食民食疏……………一二四
襄陽勦匪續獲大勝疏……………一二五
奏陳官兵克復武昌并分兵迅取武昌縣興國州大冶縣等處事宜疏……………一二七
恭謝天恩疏……………一三一

卷十三

水陸追勦克復武昌縣黃州府城池仍即乘勝東下疏……………一三二
乞蠲緩各屬本年應徵錢糧各項疏……………一三五
乞緩徵被災各屬本年漕糧疏……………一三九

查勘襄陽德安府屬災歉情形乞緩徵錢糧各項疏……………一四〇
查勘德安府屬旱歉情形請乞緩徵本年漕糧疏……………一四一

卷十四

敬陳湖北兵政吏治疏……………一四二
奏陳收復大冶興國等州縣水師迭次大勝江面肅清疏……………一四五

卷十五

恭謝恩賞各物疏……………一四九
奏陳土匪竄擾滋蔓請將勦辦不力之鎮道參將知縣分別參處疏……………一五〇
圍攻九江大勝並破小池口賊壘疏……………一五二
奏陳留防襄陽之馬步官軍以少擊衆先後大獲勝仗疏……………一五六
奏爲遴派大員統領各路全軍圍勦山賊疏……………一五七
馬隊獨勦山賊又會南勇合勦連獲大勝疏……………一五八
請飾催各省應解湖北月餉片……………一六〇

卷十六

襄樊肅清疏……………一

分兵馳往廬州疏……………二
官軍進勦江皖并擊退小池口城賊連獲大勝疏……………二
奏陳九江小池口兵將暫難抽撥疏……………五
奏陳楚省鹽法乞酌撥引張疏……………七
克復安徽英山縣城並添兵助勦疏……………八

卷十七

皖賊上犯官軍援勦獲勝疏……………一〇
武當山竄賊殲除襄鄖肅清疏……………一四

卷十八

遵旨會議懲辦逃兵疏……………一六
各路官軍勦辦皖賊獲勝疏……………一七
奏陳九江長圍困賊送次大勝及水師深入失利旋復獲勝疏……………二〇

卷十九

奏陳久在軍營之道員差次病故懇恩賜卹疏……………二四
奏陳黃斯官軍分路勦賊大勝疏……………二五

奏陳皖賊傾巢上竄擾及蕪水疏……………三〇
官軍布置已定並疊次堵勦獲勝疏……………三二

卷二十

水陸各軍勦除下游童司牌賊壘疊獲勝仗疏……………三四
黃梅馬步各軍會勦黃蠟山等處並黃州移營勦賊大獲勝仗疏……………三七
乞免參將考驗弓馬片……………四〇
黃州馬步各軍攻勦獲勝巴河以上黃州境地一律肅清疏……………四一
黃州馬步各軍移營斬水乘勝進勦續獲大勝疏……………四二
奏陳全楚肅清現在會攻潯城進勦宿太疏……………四四
奏陳堵勦豫捻各軍分別撤留以資控扼疏……………四五
奏陳克復江西湖口縣城大概情形疏……………四六
請飭秦晉蜀三省仍遵前旨籌撥鄂餉片……………四七

卷二十一

起復水師統將以一事權并密陳進勦機宜疏……………四九
訪舉隱逸乞賞給京銜以正人心而勵士習疏……………五三
酌議驛站變通報銷章程乞敕部議覆疏……………五四

卷二十二

- 奏陳水陸各軍克復江西湖口縣城並攻破梅家洲偽城詳細情形疏……………五五
楚北官軍攻拔江西彭澤縣兩岸偽城疏……………六〇

卷二十三

- 奏陳鄂省尙有應辦緊要事件請俟九江克復再行率師下勦疏……………六一
革除漕務積弊並減定漕章密疏……………六三
首要知府員缺乞分別調補疏……………六五
陳奏楚軍深入江皖驟難再行抽調疏……………六六
奏陳水師乘勝下勦克復安徽望江東流銅陵等縣攻破偽城二座並與紅單船聯絡情形疏……………六八

卷二十四

- 謝恩給封典疏……………七〇
奏陳湖北裁汰鋪兵分別有驛無驛改鋪司爲馬遞差遞疏……………七〇
請立清查交代限期疏……………七一
遵旨查覆沙市釐金情形疏……………七二
奏陳鄂省員缺虛懸請不拘文法資格揀員調補疏……………七四

卷二十五

奏陳收過鄰省協餉及本省收支銀米總數疏……………七五

奏陳楚師分勦江皖大勝疏……………七六

遵旨籌議水師迅速東征疏……………七九

卷二十六

請旨革提違章徵收之知州疏……………八一

特參抽取漢川縣釐金知縣疏……………八三

勘明各州縣衛被淹情形乞分別緩徵疏……………八五

勘明各州縣被淹田地請分別緩徵疏……………八九

按年分別造報奏銷疏……………九一

卷二十七

遵旨籌墊安徽兵餉並調步軍馬隊馳赴麻羅防勦疏……………九二

奏陳湖北歷年團練出力擬請分別增廣學額疏……………九三

奏陳豫匪竄擾光固調軍先期移駐麻城酌量防勦疏……………九六

恭謝天恩疏……………九八

覈實州縣可用人員疏……………九九
奏陳前後抽撥馬步援豫並各路情形疏……………一〇〇
請撥漕折等銀資濟軍餉疏……………一〇二

卷二十八

奏陳皖匪上犯官軍掃平賊壘并收復英山縣城疏……………一〇三
密陳浙江緊要軍情請調員防勦疏……………一〇七
另覈獎敘籌餉尤爲出力人員疏……………一〇九
懇恩免議襄隨失守各州縣本管上司疏……………一一〇
奏陳皖逆竄陷麻城官軍前往攻勦情形疏……………一一一

卷二十九

馳奏官軍克復九江疏……………一一三
各軍攻勦麻城大獲勝仗疏……………一一九
奏陳皖賊燒竄黃安官軍攻勦獲勝並九江撥營上援疏……………一二三
奏陳北路緊要情形李續賓暫難赴浙疏……………一二四

卷三十

恭謝恩加太子太保銜疏	一二七
奏陳被擾受旱州縣懇恩豁免徵收疏	一二七
官軍連復黃安麻城越境追勦並移兵防勦太湖等處疏	一二九
協濟江西廣西兵餉附片	一三一
陳奏逆匪大股上竄斬界官軍大獲勝仗疏	一三一
條陳楚軍水陸東征籌度情形疏	一三三

卷二十一

奏陳擊退彌陀鎮南陽河等處賊匪楚軍已入皖境疏	一三七
密陳替署司道各員附片	一四〇
奏陳漕務章程辦有成效疏	一四一
請廣漢川縣文武學額疏	一四七
陳請終制疏	一四七
恭報起程赴鄂日期并先馳往營中疏	一四八
恭報到鄂署理印務并馳往黃州軍營日期疏	一四九

卷三十一

查明巡撫銜浙江布政司李續賓三河鎮陣亡實蹟懇恩加等優卹疏	一五〇
-----------------------------	-----

卷三十三

- 勘明各州縣淹旱情形分別緩徵疏……………一五七
勘明各州縣被淹較重懇請緩徵疏……………一六〇
選練提標營兵並酌撥礮船分防襄樊疏……………一六一
恭謝御賜福字各物疏……………一六一
陳報各省協餉及本省錢漕釐課捐輸等項收數疏……………一六二
指員請調來營疏……………一六二
遵旨覆奏行軍進止機宜疏……………一六三

卷三十四

- 遵旨覆奏征皖孤軍未可深入疏……………一
派員統帶重兵往援湖南疏……………五
請緩徵廣濟縣咸豐八年分銀米疏……………六

卷三十五

- 酌擬清查局辦理章程疏……………七
請加廣湖北鄉試永遠中額疏……………八

敬陳湖北兵餉情形並舉賢自代疏……………九

奏陳援寶官軍大勝疏……………一〇

奏陳特參性情浮躁要挾委署知縣疏……………一二

卷二十六

楚軍征皖大勝攻拔石牌偽城疏……………一三

請廣湖北各邑學額疏……………一四

卷三十七

陳報官軍勦退太湖援賊疏……………一六

勘明各州縣已成災請分別蠲緩疏……………一六

勘明各州縣被淹田地請緩徵漕糧疏……………一〇

楚師迎勦槎水販援賊大勝疏……………一〇

陳報移營日期疏……………二一

卷三十八

奏陳逆首投誠獻城旋爲賊黨襲踞先後勦撫辦理情形疏……………二二

奏陳皖逆擒匪上犯楚軍分路勦辦獲勝情形疏……………二五

征皖各營於潛山太湖夾擊粵捻逆匪大勝疏……………二六
陳報飛飭蕭軍取逕入川協勦片……………二八
恭謝恩賞福字各物疏……………二九

卷三十九

克復太湖縣城疏……………二九
克復潛山縣城疏……………三五
奏陳統兵道員現已到營各軍分路進規疏……………三七
恭謝恩加議敘疏……………三八
請免革員發遣留營效力片……………三八
請獎防勦舒城克復建德各員片……………三九
請獎潛山縣團練出力士民疏……………四〇
請獎黃廣宿太英五縣團練出力士民疏……………四一

卷四十

奏陳湖北餉糈久匱鄰餉萬難籌撥疏……………四二
敬舉賢才力圖補救疏……………四三
奏陳江浙軍務並穎毫稔匪隱憂方大疏……………四五

代陳故巡撫死事及妻女姪婦殉難情形籲請旌卹疏	四七
特參不守營規之現任游擊疏	四八
請起復丁憂人員督辦皖屬八縣團練疏	四八
奏除籌撥招募並軍情籌辦情形疏	四九
奏陳南岸軍需報銷疏	五二

卷四十一

遵旨復奏川粵軍務疏	五三
遵旨覆奏皖北馬步兵勇無可調撥疏	五五
請優卹援湖陣亡之道員並聲明浙皖奏報兩歧緣由疏	五七
擬請減成收捐以濟軍食疏	五九
陳報江北馬步軍啓程日期疏	六〇

卷四十二

遵旨籌撥京餉分批起解疏	六一
請嚴催五省協餉以救飢軍疏	六二
奏陳楚軍圍攻桐城疊勝並請優卹陣亡員弁疏	六三
斬廣匪徒通賊經州縣先期拏獲疏	六五

奏陳逆匪糾合捻衆上犯楚軍會勦大勝情形疏……………六六
請援提漕折銀兩暫資飢軍接濟疏……………七十二

卷四十三

請緩徵各州縣漕糧疏……………七四
請分別蠲緩各州縣新舊錢糧等項疏……………七五
請仍減成收捐以救飢軍疏……………八〇
恭謝實授湖北巡撫疏……………八三

卷四十四

奏陳大股髮捻竄入英山等處現籌援勦情形疏……………八四
請飭催山西等省協餉片……………八五
恭謝恩賞福字各物疏……………八六
奏陳髮捻大股犯楚請分別將弁功罪疏……………八六

卷四十五

覆陳湖北兵力不敷暫難籌撥情形疏……………八九
官軍克復孝感等縣並解麻城縣圍疏……………九〇

楚軍截勦安慶援賊獲勝疏……………九二

卷四十六

奏陳楚軍勦退安慶援賊……………九六

陳報自太湖督兵回勦啓程日期疏……………一〇一

馳陳安慶圍師戰守各情形疏……………一〇二

卷四十七

水陸馬步各軍圍攻德安隨州迭勝疏……………一〇四

恭報到省日期疏……………一〇六

官軍克復通崇咸蒲等縣南岸一律肅清疏……………一〇七

遴保才勝道府各員疏……………一一〇

克復德安郡城并分路追勦情形疏……………一一一

奏陳病勢增劇懇請開缺調理疏……………一一四

請卹陣亡之大冶縣知縣疏……………一一五

再陳湖北危窘情形籲懇減成收捐疏……………一一六

卷四十八

請優卹楊嘉蓮等片..... 一一八

籲請恩卹殉難文武員弁疏..... 一一一

卷四十九

陳惟和闔家殉難請賜優卹疏..... 一一二

三次續請分別旌卹殉難紳民疏..... 一一三

卷五十

四次續請旌卹節年殉難尤烈官紳士庶疏..... 一二六

五次續請旌卹節年殉難官紳士庶疏..... 一二七

請卹陣亡袁得勝等片..... 一二八

六次續請旌卹陣亡殉難之官紳士庶疏..... 一二九

七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 一二九

八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 一三〇

九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 一三一

十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 一三二

十一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 一三三

十二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 一三四

卷五十一

十三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	一三五
附請優卹參將黃澤霖在營病故片	一三六
附請優卹守備唐應國等片	一三七
十四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	一三八
十五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	一三九
附續查請卹三河桐城陣亡員弁疏	一四〇
十六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	一四〇
十七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	一四二

胡林翼奏議

卷一

恭謝天恩並附陳楚北吏治兵政疏（咸豐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臣於二月初十日沌口行營，接準督臣前撫臣飭知正月十三日，內閣奉上諭：「湖北布政使，著胡林翼補授。欽此。」兼準札飭以北岸帶勇防勦，乏員接替，其藩司一缺，另委鹽道常恩兼署。當即恭設香案，叩謝天恩。因道途梗塞，尚未專摺奏。三月二十四日，準督臣咨開：「三月初三日，內閣奉上諭：『湖北巡撫著胡林翼署理。』欽此。」聞命之下，感悚難名。即於武昌營次，望闕謝恩，接辦巡撫事宜。伏思兵勇之冗雜不精，則軍餉之支絀彌甚；連年以來，楚北之患，怯弁猾卒，習慣潰走，聞警尙且先逃，臨陣安能致果？懲前毖後之計，首在練兵明取，教戰之方，貴先選將，被賊蹂躪州縣懸缺，待人兼攝承乏，刑罰不當其罪，而根莖日多，恩惠未及於人，而士民不信任，吏治之與兵事，固始終相因者也。凡此應辦之事，惟當激勵士卒，迅圖克復武漢，即當次第舉行，容與督臣虛心實力，和衷商辦，以期稍報鴻恩於萬一。

添募水陸二軍分布南北岸剋期進勦疏（三月二十七日）

臣於正月，帶領練勇千八百人，從九江回軍，奉檄渡江，攻勦賊匪。嗣因省城失守，由沌口趕回，與水師共守金口，業經荊州將軍王文督臣楊霽，先後馳奏在案。三月廿四日，臣於武昌營次，接準督臣咨開：「三月初三日奉上海諭：『此時楚省賊勢，南北蔓延，幾無著手，官文等分辦合辦，同係一事。大江以北，朕統以責之楊霽，荊州防

守事宜，卽責成官文布置；南岸攻勦事宜，責成胡林翼妥辦；其如何互相援應，迅圖肅清之處，該將軍等務當熟計兼權，亦不能自分畛域也。所需兵餉，本日復飭催四川、山西、陝西趕緊籌解，並諭湖南酌量協濟。金口兵勇口糧，如此項銀兩到楚，卽著該將軍等仍遵前旨分用。等因。欽此。仰見聖謨廣運，訓示精詳。臣維荆襄據東南之形勝，而江漢又爲荆襄之咽喉；自正月初七日賊踞漢陽，而北岸已形梗塞；自二月十七日武昌復失，而南岸又已蔓延；此時之計，惟當急攻武漢，乃可內固荆襄，武漢速復，則南岸之崇、通、興、谷等處，次第可以肅清。惟是鄂省素稱澤國，非舟師得力，不能力遏賊鋒；上年十二月，水師之輕便舢板百餘隻，水勇千餘人，陷入江西內湖；其洩外江者，兩次被襲，復遭風擊，損急回武漢，以資修理；而兩月以來，三次被風損壞，湖南紳局添造新船百餘隻，復經署臬司李孟羣記名知府彭玉麟招集水勇千餘，於三月中旬陸續趕到金口，船隻之大小相資，水軍之氣象已振。三月十五日，經彭玉麟鮑超、王明山等放舟巡哨，駕駛甚利，往來如飛，卽可水陸定期會勦。此水師近日添募修整之實在情形也。臣之一軍，迭次於漢陽進勦，堅壘之下，頗傷精銳，而士氣尙可策勵。三月十六日，由金口進兵石嘴，十八、二十二等日，督隊直逼武昌賊壘，殺賊各三四十名，而總未大加懲創。臣於到鄂之始，卽遣舊用哨官前往湖南，添募新勇二千餘名，又經湖南撫臣檄飭守備譚環林帶勇六百名援鄂，均於三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到金口會齊，由臣調驗察看，尙屬精壯。臣思賊踞武昌，於城外增修牆壕，安置鎗礮，其循江岸一路，尤爲賊所專注；若僅由一路進攻，難期得力，已密飭守備譚環林哨官滕正茂等，帶領二千人，由金口紙坊驛路會期，以攻武昌之背；臣卽率所部循江岸以攻武昌之南面，與水師會合夾攻，此臣所籌南岸陸軍防勦之實在情形也。副將王國才等，從九江回軍，近已添造軍械，一律修整；因思漢陽循江一路，可以上通沔陽、荊州，若全軍集於武昌城外，專顧南岸，則漢陽之賊，必更滋蔓難圖。臣卽飭王國才等渡江進紮軍山，遏賊上竄之路。三月二十四日，進屯沌口，沌口山勢微高，可蔽風濤，舟師卽依以爲營，約期會勦，水陸并進，如果一處得手，仍可并力合攻，此又

北岸分布陸軍之實在情形也。至西安將軍扎拉芬署提督訥欽所帶兵勇，尙未準咨會行抵何處；如能迅抵蔡店，步步爲營，以攻漢陽之西，則賊勢旣分，可期得力。臣等各營雖口糧缺乏，然斷不敢因此稽延，坐廢日時。惟當激勵士卒，勉日會勦，以期上慰聖懷。

硃批：「覽奏分南北進攻，并防旁竄，布置尙合機宜；總以實力堵勦，以分賊勢爲要。」（四月十九日奉）

再、臣等各營口糧，二月分尙未找清，臣正月內從九江回軍，其時江西餉項未到，舟次糧臺已空，勢難待餉而後起程，抵鄂以後，駐兵沌口、金口，軍士飢疲，均形匱乏，刻下荊州湖南陸續解到餉銀，分給臣營及水師北岸兩軍，實屬不敷支放。查前奉諭旨：「飭四川撥銀十萬兩，解濟湖北軍營。」茲查四川總督來咨，已起解銀二萬兩，尙無入境日期，其餘八萬兩，咨稱「不敷之項，同皖省兵餉，委實無款籌解。」等因。臣查四川鹽稅近年較旺，地方本屬完善，合無仰懇皇上天恩，俯念湖北軍餉，萬分支絀，救下四川總督，仍遵前旨，續撥銀入萬兩，分四月、五月兩次起解，由荊州入境，以濟武漢兵食；其奉旨飭撥山西陝西餉銀，查北岸一軍兵精，尤關緊要，應卽專濟襄陽、德安等處北路兵食。又查江西未解湖北軍餉四萬兩，準撫臣陳啓邁來咨，已在九江撥付塔齊布大營銀二萬兩，仍起解銀二萬兩，由湖南轉運，計日當已到楚，應請旨救下湖南江西撫臣，各再撥銀四萬兩，於四月、五月分兩次批解，庶幾兵勇之前欠可清，而後餉不匱。再水陸兵勇支應浩繁，臣等各營並無糧臺委員，查有現署荆宜施道揀發知府莊受祺辦事精詳，廉正不欺，堪以委司總辦後路糧臺事宜，除檄飭知照外，謹附片具奏。硃批：「戶部查覈速奏。」

陳奏水陸二軍連旬進勦情形疏（四月廿一日）

竊臣於三月二十七日在石嘴營次，將添募水陸各勇，剋期會勦情形，由驛馳奏在案；臣南岸一軍，距武昌

賊營不遠，其北岸副將王國才一軍，亦擬步步爲營，直逼城下。三月三十日，副將王國才副將銜參將恆泰等，自沌口移進漢陽朝關，并約會記名知府彭玉麟帶領礮船，沿江轟擊，攻至鮎魚套口，燒燬賊船數隻。王國才甫築營壘，而漢陽之賊數千人，直犯朝關。王國才、恆泰等督勇擊退，乘勝跟追，殺賊數十名，焚燬賊營一座。該逆退踞於漢陽西門外，堅壘中，排列大礮，以死拒守。參將恆泰欲乘勢攻破賊營，躍馬大呼，身先士卒。該逆乃從營後，民房擁出二千餘人，襲我後隊。恆泰奮勇衝突，斃賊極多。漢陽裏湖藏匿賊划，同時登岸，襲擊我軍。恆泰三面受敵，力戰陣亡。兵勇且戰且退，賊遂悉力追撲。正當危急之時，彭玉麟在鮎魚套督戰，遙見北軍退卻，卽督水師登岸。彭玉麟、張啓基等自鸚鵡洲截賊之尾，鮑超、王明山等自鸚鵡洲前衝賊之中。該逆狡悍異常，猶復抵死抗拒。右營哨官劉連升首先砍倒騎馬賊目，并獲其馬。後營哨官王友章亦殺騎馬賊目一人。賊衆始亂，維時署臬司李孟羣派游擊何越、珽前來接應。王國才亦下馬據地，手刃退兵，回軍夾擊，數路之賊，同時潰敗。我軍奮力掩殺，斬級三百十餘顆。生擒偽師帥羅登才，并長髮老賊三十四人，立時正法。其餘鳧水、淹斃之賊，又二百餘人，奪獲偽夏官右副丞相曾逆、大黃旗一面，并鎗礮刀矛號衣二百餘件。此三十日，北岸陸軍先敗後勝，水軍登岸截殺，轉敗爲勝之實在情形也。查水師向不登岸，知府彭玉麟因見北岸賊勢猖獗，恐大有損失，致誤全局，變計從權，保全之功甚大，協和之誼，亦甚可嘉。臣復查朝關地勢無險可守，仍令王國才駐紮沌口老營，相機再進。而臣急攻武昌，以分其勢，先令守備譚瓊林等帶領千餘人，自李家橋驛路進攻武昌之右臂。臣自率江岸各營，循江隄分三路進攻賊營。四月初二日，督兵前進，該逆先以悍賊伏於街外民房，欲待我軍深入，而襲其後。臣派黔勇哨長姜映等六百人，堅立後隊以備之，派記名把總余玉興、軍功王恆、丁銳、義等力攻白沙洲賊營，殺賊五十餘名。該逆果由兩路分撲，臣中路一軍，堅立不動，其隄外勇目復從沿江兩路，并力衝殺，斃賊九十餘名，生擒偽司馬張亞、濱、黎元功、偽旅帥趙黑二等八名，奪獲賊械七十餘件，賊衆奔潰。是日李家橋一軍，同時進攻，人數本單，未能

得手，水師攻至城邊，賊伏不出，亦未得手。此初二日，臣軍及水師接仗之實在情形也。伏查鄂爲澤國，必賴水師；而水師情形，江與海異，江水急而海水平，故海之利用在巨艦，必藉順風以壓賊，江之利用在小舟，從上擊下，又必藉逆風以挽水勢，否則舟行太速，開礮無準，收隊甚難。臣於初五初六等日，約期進戰，水師以南風甚狂，進易退難，不能出隊。初九日，臣復督軍前進，見八步街左右，賊幟如林，較前多至數倍，我軍將近賊巢，伏賊盡出，悉銳與中路一軍拚死鏖戰，署湘潭守備千總劉凝俊獨立陣前，手刃三賊，被羣賊矛刺陣亡。同時軍士陣亡者二十餘人，一軍皆驚，洶洶欲動。記名把總余玉興、軍功丁銳、義記名把總吳璘等，先經臣派由江岸隄左而進，見賊攢聚於中路，恐我軍勢必不支，亦恐臣爲賊窘，即率外委楊琢珩等由隄外覓水來援，水幾沒頂，馳至中路，直衝賊隊。有黃衣騎馬賊目，最爲兇悍，被軍功周玉成等躍至馬前，戮死二賊，餘賊敗潰。我軍合力掩殺，斃賊七十餘名。是日之未至挫敗，則記名把總余玉興、外委楊琢珩等之力也。水師是日出隊，以東南風太緊，旋即收軍。及十二日早間，北風大作，飛飭水陸各軍合力出隊，王國才出攻漢陽，賊匿不出；彭玉麟以武昌之下塘角所泊賊船爲其老巢，必由鮎魚套小河口兩處直下塘角焚奪賊船，則賊失所恃，而鮎魚套等處乃可得手。即率右營守備銜張榮貴衝冒鎗礮，直下塘角，而以鮑超、張啓基截小河口之賊船，劉培元、王明山截鮎魚套之賊船，何越、段康侯爲後隊接應。彭玉麟攻至塘角，其左營守備孫昌凱、右營守備銜儘先千總張榮貴首先撲近賊船，擲放火球火箭，計燒賊船二百餘號，燒斃淹斃賊匪四百餘人。守備鮑超見有賊船逃往下游，即會同會秉忠帶舢板三十餘隻，乘勝追至青山地方，不料日方及午，南風陡轉，急欲收隊回營，而水勇逆流搖槳，精力漸疲，急難上駛，賊於小河口開出快蟹數隻，攔江橫截。彭玉麟等見下游危急，即與張榮貴悉力救援，而武漢兩城之下，賊礮齊發，我水師以江心溜急，必須倚岸而行，遂致中礮子傷者，每船六七人之多，而弁勇裹創力戰，無不以一當十。守備會秉忠、額受礮子二傷，守備銜張榮貴身帶五傷，兩足踝均中礮子，猶能裹傷力戰，坐於船頭，手然大礮，是以衆心

愈奮，往來於礮聲如雷礮子如雨之中，銜貫而前，衝出重圍，計被賊礮擊壞舳板十餘隻，弁勇陣亡二十餘人，受傷一百餘人，現在趕緊醫調，必使士氣振興，即可決期再戰。臣軍是日自辰至申，攻剿四時之久，弁勇奮力攻撲，擊破賊營一座，殺賊七十餘名，祇緣隄路窄狹，隄外積水阻如，我軍行陣能密而不能疏，午刻以後，水師及漢陽一軍，漸次收隊，李家橋所派一軍，進戰不利，該逆遂并力注於武昌江隄一路。臣營兵力本不甚厚，六成出隊，力戰四時，遂續調留營四成，更番迭進，直至二更，賊始敗退。統計陣殺生擒一百六十餘名，查訊犯供：「偽將軍羅逆偽總制黃逆是日均經轟斃。」而我勇之力戰受刀矛面傷者亦四十餘名，陣亡十一名，此初九、十二日水陸力戰之實在情形也。查探賊匪近又掘斷城前大路，添築土城，以阻我軍，其派往李家橋分兵進勦者，因僅止勇目管帶，遂添調揀發參將扎勒罕助勦，亦尙未能得手，連旬進戰，水陸弁勇儘有出力之人，急宜簡拔，使勇怯分明，則士氣可期奮勉，惟一軍絕少文武官員，副將王國才參將扎勒罕之軍，勁旅無多，汰之則兵力更弱，留之則決戰頗難，且漢陽江岸，甚關緊要，勢難將王國才調歸南岸，轉恐北岸空虛，至漢陽之蔡家嶺黃陵磯等處，武昌之李家橋紙坊金口等處，均係前後要隘，逆賊必爭之地，現已各分兵千數百人防勦，惟一軍已分數路，而管帶無人，僅止哨弁勇目，誠恐約束未能嚴明，而急切又無篤實可靠能當一面之才，五中焦灼，莫可名言。惟聞督臣已帶北路勁兵陸續行抵隨州唐縣鎮等處，倘能迅由楊店蔡店直搗漢陽，約會臣營同時進攻，更當得力。蔡店尤賊匪糧餉必由之路，更當速撥重兵，且戰且守，乃爲周匝。至荊州將軍所派李光榮等，前已行抵仙桃鎮，如能進攻漢陽，臣再察核檄調，會同商辦，所有三十日力戰陣亡之副將銜參將恆泰，初九日力戰陣亡之署湘潭守備千總劉凝俊，均係帶隊衝鋒，身先士卒，忠勇特出，實堪憫惜，仰懇皇上天恩，敕部照升銜署銜，從優賜卹，其餘陣亡弁勇，容臣查明咨部請卹。

硃批：「知道了。恆泰等均著從優議卹，該部知道。」

再、臣等陸軍，因分撥各路防勦，不敷調遣，經臣與副將王國才等，添募陸勇五千人，月需餉銀四萬五千兩；而長夫之工食，戰陣之卸賞，軍械之修補，尚不在此數內。水師精卒，現在江西內湖，二月三月從湖南添募而來，人數既倍於昔，又兼湖南撫臣奏調回籍養傷之副將楊載福招募舊年部曲，擬令一井來鄂。據水師糧臺知府厲雲官稟稱：「水師一軍，每月約須餉銀四萬兩，刻下湖南所解銀錢，并江西之二萬兩，四川之二萬兩，合計水陸僅分數二月之餉，三月初旬，尚未請領，計水陸缺餉已逾四十餘日。」臣於三月二十七日，奏請救下四川，於四月五月續撥入萬兩，湖南江西四月五月各續撥四萬兩，專運金口糧臺，尚未奉到諭旨之先，蒙皇上恩諭，飭令陝西山西四川月解五萬兩。查秦晉之餉，已解到者，均歸北岸督臣楊霽支用，川餉可由荊州下運金口，聞督臣楊霽亦擬截留現駐武漢兵勇，匱乏尤甚，水師將士，船礮利器，專為東征金陵，而設本非湖北本籍兵勇，且除此一軍，亦別無水師可用，任其飢潰，臣罪更大，惟有籲懇皇上天恩，救下四川省，於前遵諭旨已撥之外，續撥銀十萬兩，分三次批解，專濟武漢水陸兵食。臣明知度支告匱，何敢徒殷呼籲，上瀆聖聰，亦明知各省均非寬裕之境，然較之鄂省，緩急安危，情形迥異，兼以前項餉銀，先經督臣楊霽截留，以濟北軍，臣等各營，實屬萬分窘迫，惟激勵將士，斷不敢以無餉遷延，并擬隨時隨地，分遣委員紳士，極力勸捐，以濟要需。所有懇恩救下專撥餉項緣由，理合附片奏聞。

硃批：「戶部迅速查明具奏，隨時勸捐，實為救急良策，惟在辦理得人耳。」（五月十三日奉）

攻勦武漢得獲勝仗疏（五月十三日）

竊臣於四月二十一日，將南北兩岸連旬進勦情形，由驛奏聞在案，旋即知會臬司李孟羣副將王國才兵勇於二十四日，大隊齊進，賊閉匿堅壘之中，我軍誘戰終日，該逆僅於牆隙施放鎗礮，以死拒守。二十

六日寅刻，水師得風，約會兩岸陸師，大隊齊發，一攻鮎魚套賊舟，一攻漢陽賊舟，自辰至午，排礮轟擊，賊以戰艦橫截鮎魚套口及漢陽河口，我師從江外攻之，斃賊五十餘名，水勇亦被礮傷陣亡二名，帶傷十餘名，以賊舟堅守不動，未能乘釁衝入。副將王國才游擊周祿進攻漢陽西門，進兵之始，賊壘中寂不聞聲，王國才知賊計詭譎，嚴飭兵勇毋許輕進，俄頃之間，賊礮齊發，伏賊盡出。王國才佯卻以誘之，於賊營三里之外，民房牆穴，預安木礮，迨賊追至相離丈許，自然引綫，轟斃騎馬賊目二名，餘賊一百十餘名，兵勇折轉追殺，斬擒甚多。臣於是日督隊力攻南岸賊營，分兵三路，派定營分，責成各攻一壘，千總何紹彩周得魁州同銜伍典各帶奮勇力攻江邊白沙洲各營；其黔勇恆勇寶勇安勇分攻江隄入步街各營；該弁等知賊營牆壕高深，預選壯士各持斧鉞掘壕拔鐵直逼其壘，賊營鎗礮密如雨點。其攻打江邊各勇中傷三十餘名，仍能堅立不動。其攻打江隄各勇始則攻撲甚猛，同時中傷五十一名，創甚稍卻，又因扶掖帶傷勇士，隊伍雜亂，賊遂悉銳乘之。適水師記名知府彭玉麟遙見中路勢將不支，即飭江邊陸師趕回橫截，而自率水勇大呼助勢，何紹彩周得魁伍典三營遂飛馳四里，前來援應，由隄下湖蕩，鳧水衝上者數百人，水均沒頂，其大隊又繞上三里，涉淺橫衝，將追賊三百餘名截殺，後路賊數千已被橫截，中分為二，遂先行奔潰，惟時援兵已上岸隄，而岸隄之勇亦督隊回殺，四面圍住，前路衝鋒悍賊，無一得脫者。計殺騎馬黃衣賊目五人，首級二百三十一顆，竄入隄壩湖內，復被矛戮四十餘名，生擒偽總制伍大潰等二十六名，訊據偽將軍黃至二偽十八軍檢點羅亞羊均已陣斬，奪賊馬五匹，殺賊馬七匹，大黃旗二十七面，刀矛鎗礮二百六十八件，外委安定國李仕喜譚得亮向德明等首先領旗衝殺，而大隊隨之，轉敗為勝，膽力可嘉，向德明身受六傷，獨殺五賊，擐旗四桿，尤屬勇往，業經臣分別記名獎拔。其打仗不能出力者，亦於三月內外，查實淘汰五百餘名，以示旌別。二十七、二十八、五月初二、初六等日，水陸均出隊力攻，或以數十人誘之，或以大隊逼之，賊終不出，惟每次攻其堅壘，逆賊穴牆安礮，排列數層，外壕三道，釘籤亦數層，勇往之士，拔籤踰溝，

必致帶傷數名。臣細察賊形，并非畏避不出，必另以奸謀困人，恃其牆壕堅深，險阻難踰，使我各營勇士，日日攻堅，暗受礮傷，而轉於兵力不到之處，旁軼滋擾，深堪痛恨！前得督臣棗陽營次來函稱：「西安將軍力戰二日，陣亡他路兵勇，先行退走。」不知救援，尤深憂憤！大將歿於營陣，軍氣不揚，德安一帶，賊氣尚惡，可否懇請天恩，迅催提督塔齊布、提督孔廣順進兵援楚，庶大江南北可以速復，而江西湖北水軍，不爲賊所中梗。至荊州將軍所派守備穆昶、索朗同知李光榮，督臣所派李保邦、新募湖南勇，在沔陽勦賊得勝，惟沔漢是上窺，荊襄要路，兼可繞出水師之後，臣擬簡派精卒，委臬司管帶渡江協勦，容與臬司挑選籌議，再爲馳奏。

再，臣力攻武昌，一月有餘，近日賊更閉匿不出，知其必有奸謀。臣初九日繕摺，尙未拜發，是日午刻，適有投誠降賊探知賊計，堅守不戰，於初七八等日，潛啓東門夜出，大股迂道上竄，夜行晝伏，并探定於初十日陰襲金口，以斷水陸餉道。臣之一軍，兵力不厚，金口僅止守護勇丁數百名分防，紙坊兵勇亦僅止一千二百名，勢恐不支。萬一賊匪竄踞，則後路糧餉軍火，必致斷絕。又因北岸亦關緊要，業已續派一千二百名渡江協勦，兵力難以再分。臣卽日未刻，親提各勇，飛馳金口紮營未畢，而紙坊兵勇千二百名，於初九日三更被賊圍攻，力戰一夜，初十日辰刻業已潰散，初十日午刻，賊之全隊，直犯金口，分五路前來攻撲。臣軍預分三路埋伏以待，而以三路接戰，千總何紹彩、周得魁、余玉興、州同銜伍典等各率百十人誘賊，而以大隊旋轉繞之，殺賊一百八十餘名，生擒十七名，逼溺內湖淹斃者約二百名，奪馬十七匹，殺倒二十一匹，奪器械二百餘件，戰至黃昏，數路之賊，均經擊退。我軍亦收隊，仍修牆壘，以待決戰。并據水師記名知府彭玉麟、都司鮑超、張啓基等稟稱：「是日下游，又有另股賊循江上竄。」戰船卽過江轟擊，各用舢板排礮攻之，如是數次，斃賊甚多，自午至申，賊敗下走，復排礮追擊，轟斃賊匪多名。十一日辰刻，賊復分四路而來，遙見樹林中埋伏尤多。臣飭各營登高審視，按兵不動，專派長字營六百人深入誘之，賊果大至，伏賊亦起，我軍仍分六路以應之，千總何紹彩、周得魁、州同銜伍典、軍功丁銳義等，

各率練勇分途勦殺，何紹彩等從中路又分二枝，行陣既疏，得以施展，乘勢搏戰，並未施放鎗礮，專以長矛交鋒，賊衆大敗，陣斬二百一十三級，溺斃約百人，生擒僞總制陳立正等十六名，訊係桂平老賊，即時正去，奪獲旗幟鎗礮刀子共一百九十餘件。維時草山蛇行而進者，尚有千餘賊匪，署臬司李孟羣從舟中噙樓覘之，卽飭水師游擊何越珽率前營水勇登岸擊賊，署臬司李孟羣身自督陣，斬擒百餘名，并獲長髮老賊三名，各路之賊，同時皆潰。賊計欲抄襲官軍之後，而水陸預探得知，并力以乘之，水陸四戰，通計擒斬七百餘名，薙髮逃散者約千餘人，臣卽當督飭各營實力攻勦。至紙坊潰散兵勇容俟查明，實在臨陣帶傷及膽力尚有可取者，準其收用，其餘入九百名一并裁汰，以示區別。謹將初十、十一日水陸勦辦情形，附片奏聞。

上諭：「胡林翼奏：『武昌連次獲勝情形』，各摺片覽。所奏軍情，武漢賊勢尙形猖獗，該署撫所帶兵勇，既嫌單薄，自未便再行分撥，摺內所稱擬選派精卒，委臬司管帶渡江協勦，係恐賊由漢沔上窺荆襄，繞出水師後路，但此時隨州已復，沔陽一帶，賊匪亦經擊退，孔廣順所帶官兵，已由襄陽一路進勦德安，西凌阿所統官軍，不日可出豫境，當可遏賊上竄。若李孟羣再帶兵渡江，恐該署撫兵力愈單，金口一帶不能堵截，轉致該逆沿江上竄，未爲得計。所稱擬令李孟羣挑選兵勇管帶渡江之處，仍著該署撫酌量緩急，相機辦理。塔齊布現在九江，未能卽時攻克，萬不能分身來楚，致賊肆行出江。孔廣順進攻北岸，必須將德安之賊掃除，方能進搆漢陽。該署撫惟當就現有兵力，速籌勦辦，如江北肅清，西凌阿等自能進兵，與南岸夾擊也。潰敗兵勇，隨時裁汰，所辦甚是。第所裁之數，至一千三百名，應如何添補助勦，並著妥籌辦理。昨據御史張駮奏請『實行團練，以節糜費』等語，並著該署撫飭屬妥辦。如湖北黃州、蕪陽等處鄉團，頗能得力，而河南各屬，卽藉鄉團爲名，抗糧滋事。總在體察民情，慎選牧令，固不得視爲具文，亦不可拘泥成法。原摺著抄給閱看，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六月初八日奉軍機字寄）

上諭：「著胡林翼嚴飭水陸各營，實力進剿，務將武漢分踞之賊，殲除淨盡，迅圖克復，勿稍遲延！欽此。」（同日接奉）

官軍大獲勝仗疏（五月二十九日）

竊臣於五月十三日，將南北兩岸，連旬開仗獲勝，并賊匪迂道上竄，臣親提各勇，兩次勦辦大勝各情形，由驛馳奏在案。臣於拜摺後，當即分派精幹勇丁，赴各路嚴密偵探，并知會署臬司李孟羣副將王國才水陸乘勝設法進攻，賊於十五日黎明，大股分六路而來，旗幟如林，彌山彌谷。臣登望樓審視，該匪離臣營僅四五里許，每路約一、二千人。臣預派千總周得魁，記名把總余玉興，帶道州寶慶勇丁千二百人，在營右路三里許埋伏。又派從九銜丁銳義，千總何紹彩，州同銜伍典，各帶楚勇在營左路二里許埋伏。復遣壯勇數百名誘之，賊之大股，果分六路蜂擁前撲，臣猶按兵不動，迨賊勢漸近，始督飭大隊分四路而進，奮勇迎勦，該匪拚死相拒，約一時之久，我軍僅用刀矛交鋒，連斃執大黃旗悍賊數名，騎馬賊目四名，殲斃賊匪百餘名，賊即退卻。我軍益加奮力，乘勢爭先，二路伏兵，同時亦分數路抄襲賊尾，各路之賊，均狂奔潰，殲斃黃帽黃衣賊目九名，殺斃五百餘名，生擒三百三十餘名，投內湖淹斃者約二百餘人，並生擒偽平湖丞相陳大爲，偽指揮伍正何亞喜等三名，立時正法。其循江下竄者，經署臬司李孟羣，知府彭玉麟，於賊匪大至時，已準備礮船過江，令水勇預先登岸埋伏，賊果一股由江岸潰退，我軍伏兵四起，撲出截擊，殺斃賊匪一百二十餘名，生擒十二名，逼入大江淹斃者約二百餘名。臣即督飭各勇，乘勝追勦，沿途殲匪約百餘名。我軍自辰至申，追勦三十里，軍士已飢，始行紮營造飯。十六日四鼓，探聞賊之敗回者，仍住紙坊，臣即飭大隊逕赴紙坊，該匪堅閉不出，踞營抵敵。我軍奮力爭先，乘南風大起，施放鎗礮火箭力戰，移時賊乃大潰，連塌賊營二座，殲斃甚多，餘匪分二股逃竄：一上竄山坡，一下竄城中。臣即

派周得魁何紹彩等帶勇丁千餘名追趕搜勦，又派丁銳義伍典等帶領大隊趁勢追勦，賊狂奔入城，城門已閉，我軍直逼武昌小東門，城上鎗礮如雨點，軍士仰攻，殊難得手，時已酉刻，臣度軍力稍疲，又兼城外濠溝寬逾數丈，兵力尙單，難以圍攻，卽飭前營離武昌十餘里暫行駐紮，并飭各營暫駐紙坊金口，以爲犄角之勢。計連戰二日，共殲驚賊匪并生擒淹斃及剃髮解散者不下三千餘名。我軍陣亡帶傷者僅止六名，此皆仰仗天威，三戰三捷，賊膽已寒，軍氣倍壯。查生擒各犯，內有二百九十餘名，訊明被擄僅止旬日，蓄髮未深，且臨陣均係棄械伏地，又陸續剃髮投營，懇請回籍者千餘名，實係被擄同行，並非甘心從逆，應卽貸其一死，并酌給米糧三升，準其回籍。惟是逆匪詭譎異常，其上竄之賊尤恐勾結崇通餘匪，必應卽時搜捕除飛，咨岳州加意嚴防，并派水陸弁勇星速入湖雕勦。臣於十七日仍駐金口老營，趕緊會商署臬司李孟羣副將王國才記名知府彭玉麟等，俟上游竄匪雕勦事竣，卽行并力進攻，以期克復武漢，仰慰聖懷。再查臣營本無將備大員，僅止哨弁勇目，隨營效力。自上年進勦通城崇陽興國九江湖口所帶舊勇迭戰十餘次，均經隨案稟商督臣楊霽侍郎臣曾國藩及提臣塔齊布因九江未復，尙遲保奏。自援鄂以來，大小二十餘仗，雖未大勝，尙能穩紮力戰，不致潰走。四月二十六日五月初十、十一、十五、十六等日，迭獲大勝，軍氣已振，可否懇請皇上天恩俯念連月力戰，先行獎勵，以勸後來。茲特擇尤保奏三十一名，其迭次察看不能出力者，臣已陸續汰去一千餘名，卽勇怯爲勸懲，當可得力，除另繕清單外，謹將賊蹤上竄，繞出臣後飛馳勦辦，大獲勝仗情形，理合由驛六百里馳奏。

再，臣於初九日午刻，探實賊匪潛出大股，迂道陰襲後路，臣營前已分佈兩岸，實無兵力可以再分，未刻拔營，不及半日，賊果大至，力戰三日，敗賊四散，迅卽揀派陸勇會同水師入湖搜勦，并派湖南來援之守備譚瓊林回防六溪口及岳州等處江路要隘，仍恐逆賊勾結崇通土匪，餘燼復燃，一面飛飭岳州加意偵探防範。臣現駐金口，已退離袁家河三十八里之遠，雖竄匪有應追之勢，而臣營無再退之理，當俟援勦上游兵勇回營，仍迅卽進圖。

武漢；惟是武漢形勢，外江內湖，進剿情形，頗多阻隔；如北路兵勇迅速前來分途進攻，自易克復；惟淪暑之時，澤國沮如，北來兵勇，水土能否服習，尙難遙揣；且北路勁兵，自當步步爲營，以次漸逼，斷不可任其輕進失利，有損國威。臣謹就武漢之大勢，切實思議。查去年前督臣楊需將軍官文之兵勇，均已進逼楊店蔡店軍山，而漢陽之後路已斷，岳州屢勝之兵勇，又分爲三大枝，以全力注於武昌，賊畏提臣塔齊布之威，不能堅守；而提臣塔齊布又繞出洪山，乘其思遁而力勦之，故兵始到而賊即敗竄。又查二年提臣向榮以重兵數萬，分布武昌各門，而全力扼守洪山，賊即遁竄，是進兵武昌，固必以洪州爲扼要矣。武昌城周二十里，城門凡九，臣之兵力，攻其一而遣其入，兩月以來，逐日攻堅，迄未得手，誠爲失算；即擬繞出洪山之下，而尙恐兵力不敷，糧路中斷，使賊果出城抗拒，尙可力戰，以俾成功；若再堅閉不出，徒以礮石自守，則攻具未備，運道難通，官兵將有坐困之勢；此武昌一路之實在情形也。至漢陽城外，四面皆水，騎兵步卒，均阻沮如；賊又四面皆設陷阱，環以溝壘，防守倍嚴。臣於正月二月，僅帶勇循江隄一路進剿，賊得專力抵禦於牆隙陁隘處，施放大礮，中傷勇士甚多，故不得手。先攻漢陽，必須於嶺口蔡店屯，以北來重兵扼其險要，深溝高壘，不必交戰，而賊之上犯襄河者，來去之路已斷；臣即當開濬江隄，放水師入湖，同陸兵力扼其西，再能設法以水師橫出襄河之內，則外江內河同時夾攻，漢陽如能速復，則鄂省之咽喉已通，不難併力注於武昌；蓋鄂省十府，黃州居其下，武昌居其南，其餘入府，皆以漢陽爲門戶，稽之往牒，治鄂者必以漢陽爲重，亦形勢然也。一俟追剿上游水陸各軍，不日回營，即當咨商督臣，迅將南勇義勇川兵之服習水土者，先行前進，更當審擇形勢所宜，併力一處，先其所急，以期仰答聖主眷念南服之至意，愚昧之見，是否有當，謹附片奏陳。

再，臣前因兵餉不繼，遴選委員紳士，隨地勸捐，業經奏明在案；現在各處報捐銀數漸多，除將願捐貢監並各職銜者，即將部頒執照填給外，所有指捐官職者，自宜隨時奏請，從優獎勵，以昭激勸。茲查賀曙初等報捐銀

兩，指捐各官，均經臣查照籌餉事，例減二成銀數核算，有盈無絀；理合附片奏懇皇上天恩，俯念軍需緊要，特予獎勵，以期踴躍。所有捐生銀兩，及呈請各項官職，另繕清單，伏乞皇上聖鑒訓示。

上諭：「胡林翼奏：『南北兩岸，勦賊連獲大勝，請將出力人等，先行獎勵。』一摺，勦辦尚爲得手，賊鋒已挫，著胡林翼等乘此聲威，督飭諸軍奮力攻勦，以圖克復。所有各營員弁兵勇，連月以來，屢次打仗出力，自應先行獎勵，以昭激勸。』（六月二十一日奉）

卷二

陳奏水陸雕勦咸蒲竄匪均獲勝仗並北岸水陸連日獲勝現在會議剋期

進勦疏（六月二十四日）

臣於五月二十九日，將十五日金口大獲勝仗情形，由驛馳奏在案；六月初六日，接奉上諭：「胡林翼奏：『武昌連次獲勝情形，』各摺片覽，所奏軍情，武漢賊勢尙形猖獗，該署撫所帶兵勇，旣形單薄，自未便再行分撥，惟當就現有兵力，速籌勦辦，潰敗兵勇，隨時裁汰，應如何添補助勦，並著妥籌辦理等因。欽此。」仰見聖謨廣運，欽感難名！臣於五月二十日，派令都司劉培元，守備張榮貴等，各挑水師四百名，從九丁銳義，代理江夏縣知縣邢高魁，千總余玉興，把總張勝奎，州同伍典等，挑帶陸勇千五百名，入湖雕勦；又恐賊賊回竄，復派廩生喻燾帶勇四百名，赴山坡一帶堵勦。五月二十六日，丁銳義等馳至孟家嘴地方，探聞賊由山坡竄入咸甯縣境，滋擾劉培元，卽率水師沿河搜勦，丁銳義等率陸勇夾擊，該匪竟敢聚衆迎拒，余玉興等分路抄襲賊後，前後夾擊，水師從中橫截，賊乃大潰，殺斃二百二十名，生擒十二名，餘匪逃入蒲圻地界，適總兵銜副將楊載福先在岳州防勦，

親督舢板由六溪口駛入蒲圻，賊不意水師從上驟至，望見驚潰，追斬頗多。餘匪翻山逃散，卽於次日收隊出江。其馳赴山坡之廩生喻燾，亦於二十七日探實，僞監軍單金榜率匪占踞清靜寺，分起擄掠。喻燾督勇夜行三十里，出其不意，將清靜寺四面圍剿。賊開門撲出，我軍在前者奮力堵殺，在後者登屋拋擲火罐，立將僞監軍單金榜生擒，解營正法。餘賊無一得脫，解驗首級一百五十餘顆，燒斃更多。附近村莊，逐一搜查，並無餘匪藏匿。臣查金口剿敗之賊，分股上竄，又經水陸會剿獲勝，餘賊竄散，勢已不多。惟尚有另股由興國州一帶擾入江西義甯武甯地界，誠恐會合爲一，分擾通崇及岳州平江等處。臣之兵力，尙難襲遠，且武漢爲重，先務爲急，分剿之兵業已旬日在外，應卽札飭回營，仍一面飛咨湖南妥爲防範。此南岸分剿之實在情形也。水師連旬以來，凡遇北風之日，力攻漢陽及鮎魚套賊船，賊之戰艦堅匿不出，迭次轟斃多賊，而究未可奪其堅守之卡。忽於本月十二日，北岸漢陽賊匪分股上撲朝關營卡，細爲審察，尙是疑兵之計。實則潛以小划百餘隻，由湖內暗襲沌口及蔡家嶺營盤，副將王國才派兵迎戰，記名知府彭玉麟分派水勇登岸助戰。署臬司李孟羣先令游擊何越珽密拖舢板船隻，備於湖內。王國才亦飭守備陳慶有先期置備小划多隻，載川勇之習水戰者，藏於湖汊，迨賊划逼近，以舢板衝鋒，小划繼之，賊勢不支，旋即敗退，奪獲小划多隻。十六日，又據王國才稟稱：「漢陽賊匪三千餘人，潛由蔡店繞出後路，攻撲麥山。」參將札勒罕、縣主簿魏喻義各督兵勇，分途堵禦。該匪勢甚兇猛，該參將等奮力迎擊，鏖戰數時，始行擊退，殲斃賊匪二百八十八名，生擒長髮老賊二名，我軍陣亡帶傷者僅止十五名。是夜賊退李家集地方，該參將等卽令軍士造飯，準備夜戰。十七日四更時分，賊果分數路竄進檀樹坳，札勒罕、魏喻義激勵兵勇，左右衝殺，都司石清吉遊擊烏凌阿等，復由蔡家嶺赴援，代理漢陽縣知縣伍繼勛調集團練助戰。賊乃大潰，殲斃賊匪百餘人，奪獲大黃旗四桿，馬二匹。該匪仍退至李家集。夜探一漢陽城內出賊一千餘人，會同李家集之賊，約共四千餘人，又有另股四五百人，由繫馬口茶湖下竄，班集另股由馬家擄渡船下竄新集，同撲李

山。臣卽飭扎勒罕、魏喻義等，仍分數路以禦之。十八日，天甫微明，賊果大至，彼時各鄉新起團練，一呼卽至，彌山彌谷，約有三萬人，該匪分襲彥山，繞出水陸之後，蓋亦探知後路兵勇不多，乘虛而入，初不料團練之衆，旗幟如林，賊見我軍勢盛，不戰自退，此北岸堵剿之實在情形也。時方燠暑，軍士曝於日中，且有病渴於路者，至新集團練，可使助威，而不可使浪戰，誠恐訓練未精，戰陣未習，設有挫敗，民心卽爲動搖，大局轉形渙散，故必善藏其用而慎使之，不宜遽以鄉民遠追窮寇。臣思漢陽一隅之地，初辦團練，卽能以三萬人協力堵禦，使賊驚潰，不敢內犯，足見該士民志切同仇，殊堪嘉尚。再查水師數月以來，大小二十餘仗，扼守長江，使賊不敢上竄，沿江之地，尺寸未失，前此船隻破損，兵力單微，尙能堅定不移，今復迭次破賊，均經陸續馳奏在案，可否查明水陸，尤爲出力弁勇，及督辦團練士民，分別奏請獎勵，以作士氣，出自皇上逾格恩施。又探聞欽差大臣察哈爾都統西凌阿已入楚境，湖廣督臣官文由襄陽中路可至潛沔，兼顧荊州門戶，常德副將楊載福由岳州統帶水師，六月十六日已抵金口。經臣面察情形，水師兵力更強，近日上游賊匪紛紛竄歸武漢者甚多，臣當細意體察形勢，所宜決計深入力戰，並卽趕緊知會署臬司 李孟羣，副將王國才、楊載福，記名知府彭玉麟，剋日進攻，以期仰慰聖懷。再臣營兵力雖不甚厚，上廬聖慈諭飭妥籌辦理，臣細意體察，凡兵勇勝負之數，不在多寡，而在勇怯，勇怯混淆，兵多亦弱，勇怯分明，兵少亦強。且兵多則餉多，刻下水陸餉項，積欠已至五十六十日不等，未可再行添募，轉致餉糈支絀，合併附陳。

硃批：「知道了。著準其擇尤保奏。」

特參提督違例需索請旨嚴行查究疏（六月二十四日）

竊查軍興數年，供億浩繁，度支告匱，我皇上宵旰憂勤，躬行節儉，卽在廷王大臣以下，無不捐省廉俸，以濟

軍需；凡在外大小臣工，自宜加意撙節，以濟時艱。且正項餉需尚多欠缺，惟當曉諭大義，共期奮勉；豈能縱容兵勇，專以財利爲事？又查定例，防剿本省官兵，向無行裝銀兩，及例外口糧。推原例意，原以本省弁兵，奉文防勦，道里不遠，職分當爲，故不準支給行裝等項。本年前督臣楊需，咨調署理提督訥欽，挑帶兵丁千餘名，防勦粵匪。該署提督訥欽，卽坐索行裝銀兩，兵不滿千，費至萬金以外。又據署襄陽縣知縣王璐稟稱：「提督訥欽，帶兵防堵，違卽照例雇備船隻，先期齊泊河干，伺應提督啓行，忽有兵丁多人，扭毆埠頭，將范廷鑑右眼胞，王國富左腮，顏宗思左肋，李作霖項頸等處毆傷。又於二十日，署提標前營都司多恩，帶兵三百六十名起程，仍飭丁役照前雇船應付，多恩聽信兵丁慫恿，逼勒水手聚衆逞兇，並在沿河客船，肆行滋擾，結隊成羣，必欲另行雇覓。該都司所求不遂，復喝令兵丁將差總王安毆打，致傷遍體，稟請道府就近查驗」等情。並準前督臣楊需及新任督臣官文函稱：「該提督所帶之兵，並不得力需索行裝，實違定例。」各情。臣復查前西安將軍扎拉芬忠勇激烈，一時名將，孤軍力戰二日之久，該署提督近在咫尺，並不發兵應援，且見賊先潰，惟恐不逮，乃當州縣殘破，餉項支絀之時，方且例外需索，是其志在得財，不在殺賊，已可概見。前侍郎臣曾國藩奏稱：「湖北兵勇，不可復用。」並備陳三年以來，五次大潰等情。臣查湖北之類兵不實，營政久弛，臨事則招市人而冒充之，以致聞風先逃，恬不爲怪。侍郎臣曾國藩前次陳奏，均係實在情形。兵勇之不強，責在將帥，此皆督撫提鎮有兵政之責者之罪。該署提督總兵訥欽，不知引以爲恥，方且因以爲利，是誠何心？臣上年隨同提臣塔齊布之後，見其所帶兵勇，經過州縣，絲毫無擾，與地方官絕不干涉，並無應付，且互相稽察，惟恐稍有侵害，致損聲名。可見凡兵勇之志在殺賊者，必不屑以擾民爲事；而其志在得財者，又必不能以殺賊爲事；此固理勢之必然者也。合無仰懇皇上天恩，敕下督臣官文就近將署提督訥欽及隨行將弁，切實查究，一并從嚴參革，其不能得力之兵丁，及早遣散，分別裁汰，以飭戎行，而儆官邪。

再，臣於六月初六日接奉上諭：「據御史張駭奏：『請實行鄉團，以節糜費』等語，并『著該署撫飭屬妥辦，總在體察民情，慎選牧令，固不得視為具文，亦不可拘泥成法。』等因，欽此。」臣查團練之效，外可助官軍之聲威，內可消宵小之隱患，救時之策，此為先務。惟團練為治鄉之要，亦與吏治之用人、兵政之選將相似。假如州縣不得人，則州縣之事必壞；營伍之將領頭目不得人，則兵勇必潰；團練亦然。以正士良民為一團之長，則一團之民皆可禦侮；以劣生孝民為一團之長，則一團之民可使抗糧犯法，可使攘奪為亂，假鄉民以兵刃，而官吏不能躬親董勸，旌別淑慝，則目前之成效難期，而日後之流弊滋甚。上諭以「體察民情，慎選牧令」為訓，聖慮周詳，無遠弗屆，實已洞察利弊，綱舉目張。臣查代理江夏縣知縣江世玉，本年二月先期藉勸捐出城，捐項既無所得，而城池已失，臣面諭其隨營效力，則以不能久住帳房為詞，且任事已久，於江夏縣團練，毫無布置，是其心存狡猾，性耽安逸，已屬不堪造就。咸甯縣知縣莫若璣，年力已衰，耳目昏聩，團練廢弛，不堪振作。嘉魚縣知縣李文瀨，於團練事宜，漫不經心，且縱容差胥，需索團費，尤為謬妄。以上三員，均應請旨革職。惟臣南岸一軍，州縣乏人，查有揀發知縣黃昌輔，人尚明白，堪以委署嘉魚縣事，責飭速辦團練。又隨營湖南慈利縣大挑二等舉人，揀發知縣邢高魁，心地樸實，膽識亦優，在籍辦團，已著成效，惟委署地方，與例不符，札委暫行代理江夏縣專辦團練事宜。咸甯縣一缺，尚無可委之員，已函商督臣酌定委署，理合附奏。

上諭：「胡林翼奏：『查參加知縣各員，請旨革職。』等語，江世玉、莫若璣、李文瀨均著即行革職。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七月初八日奉）

馳報進剿漢陽連獲大勝水師勞績尤著請先行獎勵疏（八月初三日）

臣於六月二十四日，將雕勦咸蒲竄匪，并彡山開仗獲勝各情，具奏在案。探據漢陽蔡店賊匪，屢次大股犯

撲麥山各營，副將王國才馳救二次，賊匪退走。臣於七月初旬渡江渡湖馳救二次，知該匪必欲竄據此地，意圖撓大軍餉道，又可侵荊州要津，兼與德安之賊，聲氣聯絡。此股賊匪非加痛勦，不足以遏其兇鋒。况蔡店爲咽喉重地，若能及早克復，則該逆之糧道已斷，南北之往來難通。臣於七月初五日，帶兵千餘，渡江擊退之後，初六日仍回金口，初八日探稱：「賊匪又領大股來犯。」臣思往返馳援不如深入力戰，卽飭留勇丁三千餘名防守金口，并交署臬司李孟羣管帶，卽調水師左營知府彭玉麟帶領舢板礮船，由沌口繞出蔡店。臣親督各勇四千名，於七月初九日寅刻渡江渡湖，已刻始至黃陵磯，而麥山各營已敗，守備銜周得魁等督率勇丁馳援，殺倒騎馬衝鋒賊目，副將王國才亦從旁路馳至，賊卽敗潰，我軍乘勝追殺五里。十一日拔營進抵東山。十二日該逆又由蔡店分五路而來，直撲我營。臣卽飭各勇分五路以待之，俟其逼近，乃親督各勇鼓行而前，連斃騎馬衝鋒悍賊三名，該逆等拒敵不退，我軍奮力爭先，刀矛交鋒，鏖戰一時之久，殺斃賊匪百餘名，賊勢已挫。我軍一齊乘勝衝殺，直逼蔡店，沿途殺斃及備斃賊匪約二千餘人，殺馬賊五名，奪獲鎗礮器械無算，敗匪沿河逃竄。適左營水師知府彭玉麟帶同後營都司張啓基，中營都司銜守備鮑超，各領舢板礮船，由沌口繞入，經過爛泥港、金牛港，水深不逾五寸，寬不逾丈，行運頗難，各營哨官及勇丁等，跣足拖擡，更替牽挽。十二日午刻行抵蔡店，知府彭玉麟、都司銜守備鮑超、都司銜守備孫昌凱，已保守備銜千總黃開進，催檣前進，黃開進首先開礮，轟斃騎馬黃中賊目一名，鮑超卽督水勇登岸追殺，而陸軍各勇亦復四面圍攻，斬殺又約三百人。隔洲襄河內駛出賊船數隻，都司張啓基守備孫昌凱開礮，將賊船轟翻，餘賊盡行覆溺。蔡店卽時克復，按家搜查，并無匪蹤。此十二日水陸大獲全勝，克復蔡店之實在情形也。十三日，臣督各營前進，知府彭玉麟等仍留蔡店，搜捕襄河上游嶺口一帶地方，以防後路，沿途僅轟斃散賊數十名。十五日卯刻，臣督及水師各營齊至漢陽上之十里高廟紮定，水陸並進，分攻漢陽漢鎮，知府彭玉麟領帶水師前進，至北岸宗關，賊圍大石城一座，約賊數百餘人，高立望樓，內安大礮

數尊，從左邊轟擊；南岸慈渡庵，亦圍大石城一座，約賊百餘人，高立望樓，安礮從右邊轟擊，左右夾守，欲使我軍不能前進。知府彭玉麟派守備鮑超帶舢板十餘隻，攻北岸宗關賊城，派都司張啓基帶舢板十餘隻，攻南岸慈渡庵賊城，彭玉麟親督各營直衝中鋒，開礮轟擊一時之久，斃賊數十名，宗關之賊敗退，守備鮑超即督水師登岸追殺，生擒長髮老賊十餘名，當即正法，并獲大礮三尊，而宗關之石城已破。都司張啓基見慈渡庵賊城死拒，即將礮船馳赴下游，轉柁上攻。彭玉麟督左營接應之，船自上游奮勇登岸，我軍勢盛，前後夾擊，而慈渡庵之石城立破，營棚牆壘悉數燒燬，殺賊百餘名，生擒長髮老賊八名，斬之，奪獲大礮四尊，大黃旗四面，騾馬共六匹。彭玉麟即乘勝揮旗進至南岸五顯廟，此處爲漢陽城外賊目之總巢穴，周圍十餘家，皆崇墉高垣，其堅如城，賊用大木作樁，密竹作籬，壘石爲卡，四面阻湖，環以大礮，路徑只容一人，險不可踰；而賊之戰船、快蟹、長龍、舢板，盡泊其下，我軍奮力齊進，賊即排放大礮，哨官藍翎千總蔡宏元礮穿其胸，即時陣亡；藍翎外委已保把總劉大順礮中其股，受傷甚重，知府彭玉麟號於衆曰：「已入虎穴，非血戰不能出險成功。」隨派哨官已保把總藍翎千總黃開進、六品軍功曹德明、劉世玉已保，藍翎把總外委喻俊明、藍翎千總蘇在位，已保，藍翎把總外委劉連升，藍翎把總張開榜等，共帶舢板十二隻，諄囑各營哨官，不準開礮搖旗，魚貫由北岸左邊直衝而下，抄出五顯廟賊船之後，迅奔南岸，大礮齊施。復派都司銜守備鮑超帶舢板八隻，自上游斜渡，作欲渡急攻之計，以牽賊勢。黃開進等即合力催漿，直衝賊船之尾，火蛋火箭，一齊施放，奮勇撲上賊船，賊船之泊南岸者，悉數奪獲，賊皆紛紛投河死者無數。彭玉麟即催大隊前進，齊撲賊牆，奪獲大礮六尊，燒燬賊卡一座，并奪快蟹三隻，舢板五隻，大礮六十餘座。復督隊直下轟斃岸賊甚多，舟至漢鎮，賊仍用快蟹長龍，橫河中流，開礮上犯。彭玉麟即派孫昌凱、黃開進、易光南、黃先，數由南岸進，鮑超、張啓基由北岸進，讓出中流，任賊船上駛；我軍已出賊船之下，兩岸包轉，將賊船圍住。鮑超奮力首先奪獲賊快蟹二隻，張啓基奪獲賊快蟹一隻，長龍一隻，彭玉麟奪獲賊長龍一隻，賊盡撲

水，有被我軍矛殺者，有被生擒者，亦有浮水仍登南北兩岸逃竄者；我軍乘勝直出襄河口，賊以鐵索貫廢船七隻，橫作浮橋，攔截河道，以舢板七隻護之，舢板之後，則賊之一切輜重船隻，約三百餘號，南北兩岸，復多悍賊，施放鎗礮，拋擲火蛋火箭，拒守浮橋，彭玉麟派張啓基帶六品軍功候補外委危廷貴，六品軍功梁昌周，得勝、韋尙爵、鮑超帶已保藍翎把總外委羅定國，已保千總藍翎外委何瑞祥、鄭陽和，六品軍功王鳳岐、成發翔，守備黃開進、孫昌凱等，一鼓前進，用大斧鋼鑿，直冒礮煙之中，斬斷浮橋鐵索，浮橋一時盡散，當即奪獲賊舢板七隻，其賊舟輜重三百餘隻，悉數焚燒，賊衆入水淹斃者，不計其數，彭玉麟即督各營登岸，攻入沿途賊巢，燒賊鑄礮局五座，獲礮二百餘尊，又燒賊火藥局六座，火焰迷天，徹日不止，隨即打出襄河口，破賊大石城二座，獲大礮六尊，時已酉刻，仍將各營戰船收入襄河，泊於永甯巷，乘夜搜捕漢口餘匪，生擒偽官蕭朝富，偽軍師吳會元，偽木將軍李姓等，并長髮二百餘名，立即盡數正法，奪獲騾馬十餘匹，黃旗、黃帽、紅袍、號褂無數，時已二更，而南岸之賊，死灰復然，仍踞五顯廟，施放鎗礮、火箭，以拒我師，至五更時分，賊忽失火，然燒藥桶，我軍乘機登岸，追撲，遂賊即斬，遇屋即燒，遂燬五顯廟，所踞巢穴，餘匪悉竄入漢陽城內，十六日辰刻，復派左營舢板十隻，後營舢板六隻，中營舢板八隻，進攻南岸嘴晴川閣一帶，撲去賊木城二座，燒燬賊踞民房巢穴百餘家，至未刻收隊，仍泊襄河內永甯巷，十七日，賊於永甯巷對面之南岸，忽築土牆，意欲安設大礮，對擊我軍，使不能灣泊，我軍奮力登岸，三擊三勝，并奪獲馬三匹，騾一匹，生擒長髮老賊四名，斬之，襄河稍爲肅清，十八日，因漢口無兵鎮守，民房被賊延燒，南北受敵，而黃州賊船數百隻，來援武漢，乃駛出外江，會合總兵銜常德副將楊載福，直赴下游迎勦，十九日，各營進至葉家洲，見賊船數百號，泊於山下，乘其不備，燒賊船二百餘號，其餘賊船盡數奪獲，旋即回陽邏灣泊，二十一日，仍紮沙口，扼守中流，使賊上下船隻，不能往來，二十二日，副將楊載福派都司鮑超守備李濟清，搜查漢口後湖，行至該處，河道窄狹，戰船不能運動，仍出沙口駐紮，二十五日始歸沌口，老營，此知府彭玉麟等由沌口入

襄河血戰十日之實在情形也。先是十五日，副將楊載福，在外江率同右哨游擊李成謀，前哨都司張榮貴，中哨守備萬化林等，直搗塘角賊船，共燒賊長龍舢板十一隻，糧船二百餘號，并直攻小河口，以引內河水師出江，因糧米軍火缺乏，幸奪下游援賊之舟，以資軍用。二十三日，同泊沙口外江。二十四日之夜，狂風大作，師船飄蕩，不能穩紮，遂乘風上駛武漢城下，賊礮齊施，并開快蟹長龍橫截中流，放礮死拒。我師舢板於狂風巨浪之中，左右迎敵，斃賊無算。藍翎守備銜千總黃開進，被賊砲穿胸陣亡。六品軍功蔣青海、王鳳岐、樊丙、南何肇昌等，均被賊礮打翻舢板船隻，落水陣亡。勇丁竊斃共二三百名。此又副將楊載福從十五日，至二十四日，外江夾攻，經旬苦戰之實在情形也。臣查漢陽一城，外江內河，湖水又環繞其中，而賊於附城四面，堅修溝壘，上架大礮，近城橋梁，均被拆斷，下埋地雷，上懸滾木，雖有一線湖隄，而道路可行之處，曲折紆回，跬步皆窘。大別山峙於城北，陷坑尤多，木城二座，內架大礮十餘尊，排列三面，皆可轟擊。有賊二百餘人，然火相待，其山脚挖斷，徧釘竹籤鐵片，使人不能飛越。山頂亦有石城一座，上有老賊數百人，以死拒守。臣於十五日，將陸軍分作三隊，臣親督寶勇、安勇等，繞攻大別山，又派仁勇、鳳勇等，由龍燈隄進攻西門，又派寶勇、甯勇等，作爲後路接應，并飛飭副將王國才，由沌口帶兵前進，協同圍勦。經過各處要隘，逆賊以巨礮拒守，臣營各勇奮不顧身，操戈直前，登壘一呼，賊衆喪膽，連破賊壘三處，麾兵直抵大別山，山頭礮石對擊，前隊哨官李文盛、李運絡等，業已乘勢入城，街中伏賊衝出，抵死相拒，我軍力戰多時，斬殺雖衆，究未能即時遽破。整旅回營時，已昏暮。十六日，復領軍進勦，該逆半途迎拒，我軍殺賊百餘人，賊仍分支迎拒。左路安黔甯鳳各營之勇，有退卻里餘者，狹路擁擠，至臣軍亦卻二里餘，仍督隊追轉迎殺，賊乃堅閉不出。十七日，稍息兵力。十八日，臣統各營馳剿，該逆勢已不支，奔竄入城，正擬直逼城下，適值下游竄匪，潛赴漢口，延燒民房，水師爲火氣所逼，不能中立。又下游黃州賊船上駛，馳出大江，臣軍即趕修牆壕，日夜謹守。十九日至二十五日，屢次誘戰，賊竟堅閉不出。十五、十六、十七日，副將王國才屢由沌口出隊力攻漢

陽南門外賊壘，共斃賊匪二百餘名，傷亡勇丁約三十餘名，賊壘甚堅，遽難得手。二十六日，賊知水師已回沌口，於黎明時約有三千餘人，分三路來撲。臣營餘賊逆船駛入內河，對營轟擊。臣之左右，均被中傷數名。臣軍嚴陣以待，相持片刻，即鼓譟而進，擊斃長髮十餘名，賊衆狂奔。臣軍乘勢追殺約三百名，賊船亦同時下竄。二十七日卯刻，復犯臣軍，即飭守備銜千總周得魁、何紹彩主簿魏喻義等，穩紮於路南，千總余玉興把總吳璘等，穩紮於路北。前後多派接應，有騎黑馬賊僞冬官右丞相劉姓者，衝鋒前來，悍賊踵至。臣軍分立於道左，俟其馳驟深入，守備銜千總周得魁、何紹彩等，均分伏兩旁，合力抄襲賊後，殺馬賊十餘名，餘賊六百餘名，賊返入城壘。我軍仍駐城外大營，計自十二日至二十七日，共斃僞國宗丞相指揮檢點木一將軍、炎九將軍等數十名，殺斃馬數十匹，餘賊甚多。此陸軍紮營城外高廟，屢次獲勝之實在情形也。其南岸金口之營，約共三千餘人，五品軍功江得勝、千總李鴻鈞、探武昌城內賊匪大隊潛襲金口。江得勝帶勇五百人堵其前，李鴻鈞密約鄉團伺賊於李家橋，俟衆賊過橋已畢，潛以民划殺守橋之賊，即將俘橋拆去。江得勝攻其前，李鴻鈞襲其後，賊衆六七百人，涇水脫去者僅二三十人。江得勝身受七傷，猶能力戰殺賊，實爲奮勇。二十八、九等日，崇通之賊又復并力窺伺金口，生員喻燾之黔勇、張于銘之川勇，均不得力。臬司李孟羣於二十八日親督大隊，迭次力戰，身先士卒，斬擒老賊百十餘人，奪大旗十餘面。此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等日，南岸金口臬司力戰之實在情形也。臣思該逆以死拒守，已歷數月之久，臣軍南北渡江，徒勞兵力，是以決計深入。督臣官文派鹽道常恩知縣李保邦等，克復漢川，會兵涇口，新溝南北之路已通。惟此時大局，德安尙未得手，而南岸金口北岸涇口，實爲全局關鍵。如兩處慎守不失，則水陸之後路無虞，而德安之賊勢已孤矣。至水師深入險地，轉戰十日，破賊壘十餘座，奪賊艦數十隻，大礮三百餘尊，焚賊資糧船六百餘隻，血戰尤苦，可否懇祈天恩，先行獎勵。水師知府彭玉麟忠勇冠軍，膽識沈毅，坐紉板督戰，被礮中斷其桅，神色不變，殺賊極多，可否記名以道員用。都司銜儘先守備鮑超，請以都司儘先補用，并

請賞加游擊銜；都司張啓基，請以游擊儘先補用；都司銜儘先守備孫昌凱，請以都司遇缺即補，并請賞換花翎；守備銜儘先千總蘇在位，請以守備補用，并請賞加都司銜；守備銜藍翎把總張開榜，請以守備遇缺即補；游擊銜儘先都司李成謀，請以游擊儘先補用；藍翎都司銜儘先守備張榮貴、王明山，均請以都司儘先升用，并請賞換花翎；藍翎儘先守備萬化林、李濟清，均請加都司銜，并請賞換花翎；外委喻俊明、瞿定國，請以千總遇缺即補，并請賞戴藍翎；六品軍功成發翔、易光南，均請以把總拔補，并請賞戴藍翎；六品軍功外委危廷貴、六品軍功梁昌周，得勝、韋尙爵，均請賞戴藍翎；外委何瑞祥、鄭陽和，均請以千總拔補，加守備銜，并請賞戴藍翎。其水師陣亡之守備黃開進、唐培植、千總蔡宏元，把總王席珍、王席義，外委張輔童、玉庭、陸供福、金芝龍，六品軍功蔣青海、王鳳岐、樊丙南、何聲昌等，均請照例從優賜卹，以慰忠魂。其餘出力之員，弁勇丁，可否查明擇尤保奏，以作士氣。其水陸陣亡弁勇，尙有三百餘名，可否查明咨部請卹，出自皇上逾格天恩。

謹按：疏內請獎卹各員，於是月二十四日接奉旨準。

卷三

陳奏分防金口及回勦麥山勇丁先後潰散現在迅派將弁收集整理以期補

救疏（五年八月十二日）

竊臣於本月初三日，將圍攻漢陽迭獲勝仗及水師勞績尤著情形，馳奏在案；嗣據探稱：「賊另股攻撲金口，係由江西義甯、湖南岳州合以通城、崇陽、興國之匪，嘯聚而來；而以武昌省城之賊應之。」據署臬司李孟羣稟稱：「本月初一日，賊撲金口陸營，李孟羣親督水陸擊退。初二日，賊又悉銳而來，李孟羣飭令陸營堅守以待。」

賊已敗退兩次，復糾大股分作六路，蜂擁而來，陸營始尙力戰，繼乃潰散；李孟羣趕調水勇登岸救應，因陸勇已散，水師亦孤，必須撥兵應援。一等語，臣在漢陽城外，聞信之餘，憤恨已極，臣思武漢之要，以金口沌口蔡甸爲最著，臣五月在金口時，兩次雕勦，三次迎勦，賊已大挫，兩月以來，不敢復犯金口，方冀後路餉道無虞，卽擬定期進勦。適因北師爲賊所阻，德安賊勢復張，必須先在北岸打通，或可稍分賊勢。又漢陽之麥山等處，兵勇屢潰，警報頻來，前後四次分兵援勦，江湖閉隔，往返疲勞，遂以陸師三千人留防金口，並飭署臬司李孟羣管帶，仍以水師護之。臣自率陸師四千人渡江，兼會彭玉麟楊載福之水師，由蔡甸冒險深入，轉鬪而前，逼賊安營，圍攻漢陽，力戰二十餘日，無如漢口無兵分守，漢陽之城未能卽下，而黃州德安之賊，分股來援。初二初三日，賊以下游調來礮船，轟臣營帳，傷斃臣左右數人，適都司鮑超以礮船下擊，賊乃退走，而上游德安應城等處之賊，復由漢口新溝蔡甸分股下駛，鮑超又奮力回擊，焚賊舟十餘隻，賊亦自焚所餘之舟，登岸下竄漢口。臣思內河寬不數丈，水師礮船終虞賊焚，不能久泊，且漢陽之攻戰方緊，而金口之警報旋來，臣若全軍赴援，則北岸皆爲賊有，欲分軍回救，則兩岸皆覺兵單，兼顧無力，焦灼實深。卽於初四日，由漢陽退二十里，駐蔡家嶺，以期轉扼蔡甸，以待北師。而臣營勇糧已積欠至八九十日不等，屢催餉船未到，支絀萬分，因於麥山扼要安營，而各勇嗷嗷待哺，連月以來，不特銀錢久停支發，卽薪米亦甚艱難。初八日，賊以大股分七八路圍撲臣營，各勇竟以無糧不肯出隊，臣激以大義，督令出師，強而後可，心終不固，逆匪以數千抄後，大衆散走。臣現在一面督集潰勇，暫駐大軍山，一面飛催餉項，補放口糧。副將王國才亦因臣軍潰散，移駐軍山，一俟齊集整頓，再圖分勦。署臬司李孟羣因上游新隄新灘口六溪口江面，在在緊要，應分礮船嚴防，並卽稟請親往上游梭巡，以昭慎重。其彭玉麟楊載福，仍以水師力扼下游，戰守不懈。茲荊州轉解川餉三萬兩，因風阻滯，於十一日始到，臣卽派水師都司鮑超設法另募陸勇，或可漸次整理。惟水陸各軍，欠餉已久，杯水車薪，萬難濟急，三軍之氣，旣以此而俱頽，戰守之機，亦因此而彌窘。

若非援兵大集，南北夾攻，則武漢之克復難期，逆賊之蔓延更甚；臣調度乖方，妄不自揣，急攻漢陽，深入賊穴；水師之勞績獨著，而陸軍之潰散相仍，以一軍分佈兩岸，而兩岸皆潰，以一軍兼顧兩岸，而兩岸均虛，且勇散藉詞於餉絀，究皆嗜利而忘義，如果深明大義，普報國恩，卽至羅掘俱空，亦應忍飢而戰，況餉船已起解在途，食米亦偶有協濟，連旬力戰微勞，亦均記名候獎，何至喪盡天良，決裂若此？總由臣平時訓練不力，督率無方，除將首倡潰散者另行查實正法，並將各弁勇查究辦理外，應請將臣嚴行治罪，以肅戎行。惟是武漢情形，水師雖尙完全，而大局實已危迫，荊州、沔陽、岳州等處均恐分軼滋擾，不敢不以實陳伏祈皇上天恩，再飭川省廣籌兵餉，速爲接濟，則愚臣幸甚，天下幸甚！

再，湖北軍務喫緊，臣等餉絀兵散，有不敢不盡之心，而賊勢日猖，實非可以飢兵羸卒收功於旦夕者；提臣塔齊布忠勇至誠，爲賊所畏，歿於九江，賊必大肆，卽以湖北一省而論，急徵兵集餉，力保荆襄，非南北夾攻，楚蜀合力，難期補救。臣謹就現在情形而細審之，臣軍藉口潰散，卽使收集大半，氣已不振，亦必不能如從前之敢戰，副將王國才一軍，更多冗雜，湖北舊散兵勇，三月以後，無所歸東，先經減等酌給鹽糧，均應大加裁汰。夫兵勇之不強，患在乎多而不精，而餉亦因而久絀，且一次潰走，卽恐習慣自然，恬不爲怪，若不因此裁汰，則正餉愈分而愈少，欠餉日積而日深，外侮可虞，內訌尤甚，終歸潰敗，何補絲毫？查有水師現保游擊銜都司鮑超，勇敢知兵，臣已遣往湖南分途另募新兵三千人，期以百日，堅明約束，以圖迅來鄂省勦辦；又思九江湖口江面，旣無水師，卽使圍攻經年，賊之往來自便，不如并力從湖南北節節打通，乃可水陸東下，合於九江。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屢戰有功，前此臣曾國藩派勦義甯，卽擬進勦武漢，因塔齊布之喪，而暫回潯陽，應請救下臣曾國藩仍派羅澤南一軍，并益以精兵一二千名，迅速由湖南邊界來鄂會勦，若仍株守九江，而賊勢之橫出旁軼，蔓延上游，似於大局無補。至荊州一府，系東南一大關鍵，國家設立駐防鎮守，立法至爲精微，惟城兵太單，戰守均難分布，萬一

賊匪窺伺，深爲可虞；應請救下四川督臣黃宗漢，速帶精勇一二千名，親來荊州鄂城一帶堵勦，專督江漢之師，兼理江漢之餉，庶臣等得以專意攻戰，不虞餉竭。且川督在蜀道派兵堵禦，不如合力攻勦，則楚蜀均有裨益；此臣所擬陸軍補救情形也。至賊匪力爭長江之險，非水師得力，不能制其死命。侍郎臣曾國藩之創立水師，實爲識時務之要著。自舢板入湖，九江遭風之後，下游久無水師，故九江湖口、安慶、廬州均因江面賊舟充斥，湖港分歧，陸軍竟不得手。武漢幸有礮船，而臣之陸軍先潰，王國才亦稍稍引退，水師孤立，沌口上游賊蹤已繞出其後，餉道旣虞中梗，日久恐被抄襲。此時應以力保水師，暫屯嘉魚新隄等處，以待陸軍之再整。惟水師十營五哨，可戰者半，亦有經年未曾開仗者。月需餉項四萬餘兩，積欠亦至七八十日不等，不如及時汰去怯弱，以節虛糜，而養精壯。知府彭玉麟、經臣曾國藩調赴江西南康，總辦內湖水師之事。臣與副將楊載福商面退屯新隄，修綸船隻，將各營水師均交該副將親自揀選，極力裁汰，去其十分之三，每月可省節餉項，免致日久更形支絀。楊載福力主兵貴精不貴多之論，誠爲洞悉機宜。此又水師之應速裁汰者也。臣軍之已散者，味良喪心，不準補給欠餉。其水師及陸勇之應汰者，仍須清償已往，方可節省將來。刻下一軍噉噉，殊不應手。湖南以一省防黔粵江西湖北數省之賊，餉項亦聞久絀，勢難分濟。鄂省江西支應亦煩，北路之餉，應以專濟督臣及欽差大臣之師，應請救下部臣指撥他省兵餉，並請救下四川督臣廣籌糧餉，分月接濟。臣亦當迅速整頓，挑募奮勇，務期悉數殲除，早復堅城，以安黎庶，而紓宸廑。是否有當，理合附片具奏。

上諭：「胡林翼奏『整集潰軍，籌辦防勦』一摺，胡林翼著交部議處。所有首先潰散之兵勇，著胡林翼查明，即行正法，以肅戎行。欽此。」（九月初一日奉）

整頓諸軍援師會勦請救川省迅速籌軍餉疏（九月初一日）

竊臣於八月十二日將金口、彭山、勇丁、藉詞、欠餉、先後潰散，及招集整理，修綸、船隻各情形，奏報在案；臣查武漢今歲賊勢，與去歲異；去歲之賊勢猖獗，利在速戰；今歲之賊勢猖獗，利在拒守；賊求速戰，我軍一經得手，賊膽皆寒，乘勢前進，幾如破竹，死守之賊，則必須糧多兵足，分截要隘，四面環攻，期以時日，乃足以制賊之死命；當春夏之交，臣力攻武昌，乘賊出而與之戰，戰無不勝，嗣後賊乃堅守不出，臣日事圍攻，傷亡過多，往往挫我軍氣；七月以來，臣渡江渡湖，力攻漢陽，自黃陵磯至高廟，繞道百餘里，力戰二十餘日，均有勝仗，而漢口得而不守，漢陽亦終不下，漢口失而德安之賊得與漢陽通，金口失而武昌之賊已出水陸之後，以久戰之勇，潰於一旦，誠可惜也；現在鄂省賊勢滋蔓，又聞湖南已有逆匪數萬人，由粵續至，竄入茶陵、貴州、苗疆蠢動，漸侵楚界，若不及時速勦，致兩省賊合，則東南大局不可問矣。願兵無應援，則顧此必至失彼，餉難接濟，則勁旅亦成弱兵。頃據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稟稱：一、武漢爲東南之樞紐，上控荆襄，南屏楚粵，大局所關，其形勢百倍於潯陽，已經侍郎臣曾國藩飭派該道湘勇並添派寶勇由南康進發義甯入通城，以攻崇陽之賊，崇通一定，即赴金口會攻武昌。一等語；臣查羅澤南一軍自湖南湖北江西迭戰有功，兵力最強，此軍來援，軍威必振，惟羅澤南本營及添帶寶勇二營，據稱月須餉銀三萬餘兩，水師經楊載福整理裁汰，陸師經臣與副將王國才分別裁汰，水陸尙萬餘人，亦月須餉銀七萬餘兩，加以援兵每月共須餉十萬餘兩，臣軍不足，重輕，王國才一軍尤爲冗雜，而楊載福之水師羅澤南之陸師，則東南數省中不可多得之勁旅。臣若籌餉不周，任其久飢，則軍心必懈，賊勢必張，臣罪更大。事關東南大局安危，合無仰懇皇上逾格天恩，將臣前奏懇請敕下四川督臣黃宗漢、廣籌兵餉，於九月十月每月專撥武漢餉銀十萬兩，由荊州將軍嚴飭後路糧臺道員莊受祺迅解臣營，並祈諭敕四川督臣黃宗漢督帶精勇一二千名，定於九月內星速抵鄂，督師理餉，則武漢可以速復，而湖南茶陵湖北德安之賊，皆以勢孤無援，可速蕩平，由此乘勝東下，掃蕩賊氛，可紓宸慮。

再、臣查近年軍務情形，籌餉難於將兵，董勸捐輸，辦理釐金，尤爲軍需之急務；假手吏胥，弊端百出；非士紳出力，則經理必難得人。昔唐臣劉晏之理財，不用吏胥而用士類，誠爲得法。惟是賊蹤靡定，風鶴可虞，求其不辭勞瘁，不避艱險，隨營辦事，置身家於不顧者，頗難其人。臣正月由九江回，援卽有湖北在籍主事胡大任、王家璧、漢陽府教授賀青蓮、舉人傅卓然、拔貢生張映芸、文生朱輝憲、湖南增生曾耀業、在武昌新隄沙市、蘄洲、施南等處設局勸捐，試辦釐金，設廠造修戰艦、軍裝、火藥、礮位，當水陸餉缺，船隻破損，萬難接濟之時，主事胡大任等倡率親友，設法董勸，旋於各市收集釐金，以資軍餉，通計費用四萬餘串之多，實屬奮勉出力。可否仰懇天恩，請將在籍主事胡大任、王家璧以員外郎用；胡大任督帶鄉勇迭次出力，尤爲奮勇，並請賞戴花翎；教授賀青蓮請以內閣中書用；舉人傅卓然請以知縣歸部儘先選用；拔貢生張映芸請以教諭歸部選用；文生朱輝憲、增生曾耀業請以訓導歸部選用；出自恩施逾格，以勸後來。其沙市、樊城及荆襄各屬捐局釐金局，如果實在出力，接應大營，不致匱乏，再由臣分別核實奏請恩施。該胡大任、王家璧二員，結實廉明，應卽飭委總司各屬捐局釐金局務，庶使商民信服，踴躍急公，官吏不敢染指，市儈不能侵欺，實於軍儲大有裨益。臣不揣愚昧，爲急切籌餉起見，是否有當，理合附片具奏。

上諭：「胡林翼奏『收集潰軍，急籌防勦，請飭撥兵餉』各等語；已諭令川、陝兩省，按月酌解數萬兩，並令黃宗漢將夔、巫等處防兵二千名，派員管帶，馳赴湖北協勦，復飭曾國藩令羅澤南帶兵迅往援應矣。此次賊匪由崇、通、興、國撲我金口、陸營、德安、應城之賊，亦從上游分竄漢口，兵勇潰散，胡林翼暫駐大軍山，收集潰勇，加以裁汰，並募湖南得力壯勇，以振軍威。惟湖南募勇，尙需時日，卽川兵亦恐未能速到，著飭李孟羣、王國才等力圖整頓，不可挫折銳氣，使賊勢益張，並飭楊載福趕將船隻修葺，以資防勦。俟羅澤南一軍到楚，水陸均有策應，麻、大局尙可挽回。前據載增奏『常恩在柘樹口遇伏兵敗，以致賊撲蔡店、漢陽之匪，亦突出

抄襲，該署將軍欲親赴沔陽堵勦。已令官文委籌兼顧，著胡林翼等隨時咨商官文等，不致顧此失彼，方為妥善。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欽此。」（九月初十日軍機字寄）

上諭：「胡林翼奏：『在籍官紳，籌餉出力，懇請鼓勵』等語；此次賊匪回竄武昌，水陸攻勦，需餉甚繁，該官紳等辦理捐輸，力籌接濟，或修造戰艦軍裝，或督帶鄉勇出力，均屬著有微勞，自應量予獎勵。湖北在籍主事胡大任、王家璧，均著以員外郎用；胡大任並著賞戴花翎。漢陽府教授賀青龍，著以內閣中書用；舉人傅卓然，著以知縣儘先選用；拔貢生張映芸，著以教諭選用；文生朱煇憲、湖南增生曾耀業，著以訓導選用。該部知道。欽此。」（九月二十二日奉）

陳報援軍大獲勝仗定期會師併攻武漢疏（九月二十一日）

竊臣將水陸諸軍，嚴為裁汰，逐日點覈軍籍，以求簡練。陸軍之裁定者，已飭深溝固壘，加意嚴防；水師亦勻撥修艖，仍可準備攻勦。其南岸石頭關、六溪口、島口、魚馬頭等處，為崇通、咸蒲賊匪必竄之路，北岸新隄、新灘、沙湖等處，亦漢陽、德安之賊所必爭也。輪派水陸嚴密防勦，并函知布政使銜、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約期夾剿金口，即行併攻武漢。署臬司李孟羣、副將王國才，派於北岸步步為營，以冀迎會北兵，漸圍漢陽。巨軍既經裁去，怯弱，嚴立軍狀，必當深入力戰，為客兵之前導；而羅澤南由南康疾馳入境，已先有通城之捷，是役也。羅澤南參將彭三元、遊擊、普承堯等，於八月二十七日由江西義甯州拔營，九月初一日抵湖北通城。縣界之南樓嶺，初五日駐營通城。縣東南湖南紳士五品銜、知縣、何忠駿、李原濬、藍翎、知縣、黃崇策、藍翎、千總、方城，亦同日以平江勇來會，駐營通城。縣之西南，賊之在通城者，初不過四五千，賊首鍾逆，糾聚一二萬人於桂口，聞我軍將至通城，以大股之賊來援，立木城兩座於西城山，巔層布礮眼，深掘重壕，冀以抗拒我師。羅澤南等安營甫畢，自率勇士

數百人，於沿城高阜審視形勢，賊見我軍無多，突出大隊追襲，諸勇回旗擊之，殺斃騎馬賊目三名，生擒七名，賊敗歸壘，負固不出。初六日辰刻，羅澤南與各營會議，部署甫定，而平江勇爭先殺賊，分三路直撲城外賊壘，賊以大礮轟擊，羅澤南即飭各營繼進，記名道員李續賓候補直隸州李杏春候選訓導劉蓉分率湘勇之右營，副右營，副中營攻城，外賊營以接應平江之勇，而羅澤南自率中營繼之，以攻城之西北，彭三元普承堯分率寶營雲營，以攻城之東南，候選直隸州唐訓方同知銜候選知縣蔣益澧分率訓營相營以攻城之東，平江勇進攻，諸軍乘之，殺斃當先悍賊數十人，乘勝奪入賊壘，縱火焚燒，賊悉由西北渡溪而奔，我軍分路截殺之，溪水盡赤，城中諸門皆閉，惟留西門以通賊壘，留北門以通桂口之路，爲諸勇所截，無地可逃，遂由二門奔入城中，諸勇盡從而尾追之，守城之賊以磚石紛紛下擊，諸勇多重傷，而勇氣愈倍，奪門而入，東南路諸軍亦攀援而上，毀其南門，賓陽門各營之勇繼之，殺斃城中賊無算，賊復挺而走險，從北門蜂擁而出，我軍亦奮迅而入，城門半開，不能多容，兩相擁擠，賊之踐死於城壘中者正多，我軍亦有爲其所踐者，羅澤南見賊猶聚於城樓，以巨石抵拒，因飭諸勇分伏北門外樹林中，俟賊之大隊奔出，四路截殺，有未出者，我軍又退伏以俟之，再出再截，如是者六七次，城中之賊，乃盡追奔，至十餘里之遙，鮮得脫者。計是日斬賊約三千餘名，黃褂長髮賊目約數十名，生擒者三百六十名，奪賊旗幟牛馬軍裝穀米無數，此九月初五初六等日，通城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崇陽縣屬之桂口，處湖南北西湖北之邊，形勢輿衍，米糧亦多，賊目偽丞相鍾逆義甯州之敗，卽於此修土木之城，跨山引澗，袤斜六里，意欲據一隅以牽綴三省之兵，伺兵力單弱之處而乘之，羅澤南之行軍也，審量地勢，險度賊情，每多勝算，乘屢勝之銳氣，不暇休養，於九月初十日遂由通城直搗桂口，適有賊探百餘名，騎馬賊十餘名，前至沙坪，遍貼偽諭，爲我兵所追殺而竄走。十一日，分三路進攻，我軍勢盛，賊已不支，大半宵遁，於崇陽分途掩殺，斃賊百餘名，生擒十餘名，奪獲軍裝旗幟無數，我軍遂奪桂口之險，因酌留平江士紳何忠駭李原溶黃崇策方城帶平江四營

駐守桂口；復調湘南委員劉騰鴻帶湘勇五百以益之，部署一定，卽由崇陽蒲圻節次攻剿，此九月初十一等日羅澤南由通城至桂口追剿之實在情形也。援軍一來，士氣百倍，軍威所至，賊膽俱寒，所有在事尤爲出力員弁兵勇及受傷陣亡者，可否仰懇天恩俯準分別獎卹，以作士氣，而勸將來。臣一面飛飭羅澤南從崇陽蒲圻由驛路進取新店金口，以期會合臣軍，速攻武昌，并飛催荊州一帶將川省兵餉，並捐項釐金，趕緊接濟！

再，臣自裁汰水陸以來，連旬整飭隊伍已成，羅澤南援兵有通城桂口之捷，羣賊數萬，尙圖并聚於蒲圻，羅澤南由崇陽進剿而出，臣當由六溪口迎剿而入，內外夾攻，互相犄角，冀將南竄之賊，盡殲於蒲，乃得以專事武漢，而我軍無後顧之虞。臣於十九日已飭各營整隊進剿，并飭知縣孫守信以其練勇會於蒲圻，至賊船已於前次焚奪幾盡，所餘無多，賊目偽承宣張子朋又從安慶湖口下游，帶礮船上駛，臣一俟蒲圻得手，卽日率同水陸連攻金口，急圖武漢，理合將進剿蒲圻緣由，附片奏聞。

硃批：「覽奏已悉。」

卷四

陳報援軍克復崇陽本軍先期進剿先勝後挫疏（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竊臣於九月二十一日，將援軍克復通城進剿桂口，定期會師各情形，具奏在案。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於九月十三日自桂口拔營，探聞桂口之賊竄入崇陽，於城南江邊之山巔，紮大營二座，毀城內屋磚，砌壘高二丈，壘外掘礮高二三丈，以木椿竹籤，層布圍繞，砌斷大路，以遏我師，沿途設伏，以圖截殺。復於城東門外搭架浮橋，密約通山之賊數千人，入城助戰，狡兔之計，詭譎莫測。羅澤南因集各營官會議，十四日黎明，記名道員李緯密以其湘勇右營，候選訓導劉蓉，以其副右營，由烏龜石渡江而進，同知銜候選知縣蔣益澧，以其湘勇左營，防賊

後襲，均循河之東岸，約於浮橋東偏駐營，以截賊入通山之路。羅澤南以其相勇中營，候補直隸州李杏春以其相勇副中營，候補參將彭三元以其寶營沿河西岸而進，候補游擊普承堯率雲字寶營，候補直隸州唐訓方率訓字營居後，以防賊之襲尾，繞道出城之西北，逼近賊營半里許駐營，而賊營已包於我軍之中。彭三元駐其左，李杏春駐其右，賊乘我師方至，營壘未修，遽以六七千人自壘中分兩路而來：一由山脊直攻我營，一由城西迂道以抄我後。羅澤南傳令賊不逼營，不可與戰，以數十人搖旂上前，佯敗數次，誘賊衝至營旁，羅澤南率勇破山脊而下，彭三元從左路堵之，各殺斃騎馬黃褂賊目二名，髮長三尺，奪馬四匹，又擊斃當先衝鋒賊十餘名，兩路之賊大敗，回旗狂奔。李杏春率勇由江邊而下，圍繞賊壘，奮力廝殺，以截賊之歸路，賊不能復入其壘。唐訓方普承堯亦由後路率勇疾進，相與追殺，賊繞城西北，冀由東門渡江以逃，李續賓、劉蓉、蔣益澧突由東岸山內殺出，兩岸約共斃賊六七百名，賊乃入城，閉門自守。羅澤南以諸勇遠行，尙未午餐，飭令收隊，賊復以千餘人出城掘修壘外壕溝，加釘木樁，適蔣益澧於江面搭造浮橋，以通兩岸之路，羅澤南與之沿江審視，知賊佯爲修壘，以示堅守，實無固志，因卽密示東岸三營擇勇八百人，西岸五營擇勇一千二百人，各攜鼓角鎗礮，分作數十隊，於黃昏後暗伏兩岸要隘處，簡選敢戰之士數百人，於二更時，攜沙囊，負雲梯，拔去木樁竹籤，緣壁而上，拋放火毬火箭，壘中帳房，多係竹簟搭蓋，一時火起，光燄燭天，諸勇層布壘中之賊，焚死者不可計數，兩岸埋伏之勇，見壘中火起，各擊鼓吹角，施放鎗礮，喊聲震天，城中之賊大亂，遽開北門而出，踐斃於城墜者以數百計，踰城墮死者無數，其得出城者，又爲各路之勇截殺千餘人，屍橫遍野，諸勇因乘勝入城，燒燬賊所搭城上望樓，搜捕餘匪，生擒賊匪一百二十餘人，卽時正法，奪獲器械旗幟無算，三更收隊，將生擒之賊審訊，供稱：「撲營之際，爲我兵殺斃僞五十二指揮雷春萬，僞二十五指揮楊逢芳，僞總制李姓一名，是以速敗。」前任崇陽縣知縣王國楨，亦於是日至營，協諸紳防勦。十五日，隨同羅澤南入城，招撫難民，諭令薙髮，約集士紳，力行團練，以圖善後。此九月十四

日羅澤南晝夜急勦，大獲勝仗，克復崇陽之實在情形也。至臣之水陸各師，於通城桂口告捷之後，揣度賊情，必由蒲咸下竄，以與省城之賊相通。臣因於十九日派陸師三千餘，礮船十餘隻，由六溪口橫入蒲圻地界，駐營於車埠，以安字營紮東面，當茅山來路之衝；而以質營紮其後，鳳營恭營紮北面，彪營紮南面，以當蕭橋斗門兩路之衝；仁營南營紮於偏西，以防新店之路，兼以援應各營。一面約會羅澤南定期夾攻，因岳州防兵進勦微挫，且探聞偽翼王石達開以羣賊數萬入上竄，盡注於武昌南岸。羅澤南之兵極精，而少於賊數，不止十倍，崇陽餘匪搜勦須嚴，故援兵不能速至。二十二日賊已悉衆由茅山蕭橋兩路分踞我營之前，山巒列陣，中隔田隴，其茅山一股悉衆來撲，守備何紹彩周得魁張寅恭等憑隄抵禦，把總張勝奎李文勝率勇應之，殺斃當先悍賊數十名，賊即敗退，諸勇并力擊之，越山嶺而返。另股復蜂擁齊下，水師都司銜喻吉三開礮擊之，橫截賊腰，斃賊百十名，賊復退卻，我軍仍乘勝追至茅山而返。其蕭橋之賊，股數尤多，儘先千總楊再佑領勇七百人，獨當一面，匹馬衝鋒，揮槩殺賊，立斃七人，賊畏其勇，折回茅山。一路以撲何紹彩等之營，各營亦奮勇抵禦，賊不能支，又折而聚於蕭橋。一路以撲楊再佑之營，楊再佑俟其涉水至半，轟斃數十人，截殺百餘人，賊遂大敗退走。我軍自辰至午，鏖戰五時，正值收隊，而賊復折回，我軍亦回軍抵擊，羣賊蟻至，彌山彌谷，各營廝殺，乘賊勢退卻，追入山中，其山後羣賊遂葦山而行，橫出我軍之後，各營已被圍繞，奮殺兩時，乃出重圍，傷亡壯士二百餘人，軍氣稍挫，老營及水師各營均無損失。此二十二日臣軍先期進勦蒲圻，在車埠地方先勝後挫之實在情形也。查是日以三千之勇，敵二萬之賊，鏖戰六七時之久，千總楊再佑等雖以追賊深入，爲賊所乘，究未可因賊多兵少，坐守不戰，默察該千總等敗挫之餘，志節不衰，整飭數日，仍卽進勦，至道員羅澤南一軍克復崇陽，其出力員弁勇丁，可否懇請皇上天恩，準其擇尤彙案請獎，出自聖裁。

上諭：「胡林翼奏『羅澤南進攻崇陽，克復縣城』一摺，此股賊匪，經羅澤南兩次痛勦，收復城池，餘黨諒已無

多著胡林翼令地方官紳隨處截勦，以清餘孽！所有出力員弁兵勇，均著擇尤彙奏，候朕施恩。欽此。」

陳報援軍分剿崇陽餘匪始勝中敗繼復大勝疏（十月初六日）

竊臣於九月二十八日，將援軍克復崇陽，臣軍進勦蒲圻勝負情形，具奏在案；查羅澤南克復崇陽之後，因岳州防兵，挫於蒲圻羊樓洞，慮賊上犯，以牽我軍，派記名道員李續賓之湘勇右營，訓導劉葵之副右營，知縣蔣益澧之湘勇左營，直隸州知州唐訓方之訓字營，游擊普承堯之雲字營，移駐羊樓洞之西禦之，羅澤南自帶湘勇中營，參將彭三元帶寶營，候選同知直隸州知州李杏春帶副中營，仍駐崇陽，偽總制楊萬年者，率敗賊據梯木山，擾壞頭堡，冀我師一去，復踞崇陽，壞頭堡距崇陽四十里，羅澤南遂於二十二日，令彭三元李杏春率其兩營往勦，行至路口，遇賊二百餘，當即擊退。二十三日，兩營捫藤攀石，抵梯木山，賊悉衆來拒，我軍分路奮擊，斃賊數十名，焚逆賊楊萬年之窟而返。忽來悍賊六七千，登山瞻望，列陣滿山，我軍分三路應之，左路中路奮力同進，殺斃當先悍賊，賊遂大潰，諸勇或尾追，或腰截，賊尸徧野，而右路松林之賊，愈集愈多，李杏春躍馬登山，整隊以待，該逆爲山所隔，不知中左兩路之賊先潰，仍洶湧并進，我軍突前擊之，斃大旗悍賊八九名，賊衆反走，彭三元督勇橫截而出，殺賊最多，餘悉奔白羊山，往咸甯而逃，計各路共斃賊八九百人，內斃偽指揮偽將軍各一名，搜獲偽印二顆，奪獲大小旗幟七十餘件，馬二十餘匹，及偽制冠服。詢據生擒之賊供稱：「此股逆匪，不下三萬人，逆首石達開統之，由金陵上竄至武昌，縣取道金午，昨夜始宿咸甯，今之戰敗者，乃其前隊也。」二十四日，羅澤南以書促彭三元李杏春歸營，而逆賊大至，約二萬人，鎗礮環施，火箭噴筒交下，彭三元李杏春見賊甚衆，飭諸勇不遠追，身先士卒，擇隘堵殺，追至田隴而返，我返而賊又蜂擁而至，如是者二三十合，賊一處來則一路應之，數路來則數路應之，彭三元耳受礮傷，血流滿襟，李杏春勸其回營，而彭三元戰益力，曰：「今日誓同生死，難

傷，何忍獨歸！蓋自卯至申，已鏖戰五時之久矣。賊乃敗退，計共斃賊百餘名，生擒八名，勇丁亦陣亡六名。羅澤南是日申刻在崇陽聞信，以從九李續宜率中營三百人援之，並飛調蔣益澧率左營由羊樓洞來援。二十五日寅刻，羅澤南自帶中營二百五十人繼進，而賊之在咸甯者，黎明時已盡數來攻，崇陽土匪從而附之，數倍於前。繞營三匝。彭三元李杏春相與誓曰：「男兒以身許國，死生久已不顧，今日誓必盡殺此賊！」各跨馬分路堵禦，相持者踰兩時，礮子噴筒，連環迭至。彭三元李杏春不少卻，賊之另股，忽繞後路，入營放火，回馬救之，賊衆尾追。彭三元大呼「殺賊！」手刃黃馬褂賊目一名，爲羣賊殺於馬下。李杏春勒馬衝至，隨丁勸之走，且憤且置曰：「彭參將死，我何獨生爲！」亦遂殉難，其義烈如此。把總蕭馥山始終隨李杏春左右，爲賊所刃。把總李光熾居營守輜重，聞其兄杏春死，目皆怒裂，同時死之。守備銜千總彭獻傑，藍翎把總胡元則，把總劉碧山，率中營三百人，獨當一面，與賊力戰，賊不敢逼，及營中火起，遂各執槍殺入賊中而死。是時勇丁以營官陣亡，且戰且卻，迨羅澤南督勇馳援，距營十里，而事已無及矣。列隊山岡，以集勇丁，賊見我兵繼至，不敢窮追，日暮乃悉率歸崇陽。時蔣益澧已駐軍城外，卽下馬相商，以我師分駐崇陽羊樓洞兩路，兵力本單，賊勢方盛，必爲所乘，若專駐崇陽，則南路空虛，使賊由蒲圻上犯，與湖北大營聲息隔絕，乃定計以五鼓移師羊樓洞，并力駐守。此九月二十二、三、四、五等日，羅澤南分勦餘匪，突遇首逆大股，始勝中敗。彭三元李杏春等血戰陣亡之實在情形也。羅澤南於二十六日午刻馳抵羊樓洞，方令傳餐，而大股賊由蒲圻突來，澤南與李續宜登山審察，約二萬餘賊，屯聚山巔，爲二大枝，其一枝循山而下，踰田隴，又分三枝，直逼訓營，右營副右營吹角放鎗，黃旗遍野，是爲賊之正兵；其一掩旗息鼓，草山蛇行，埋匿於七里冲山內，是爲賊之奇兵。冀誘我師禦其正兵，而其奇兵襲後撲入我營。羅澤南會商各營，以我師自崇陽至者，血戰三日，遠行一百餘里，令少息，毋遽出戰，而令劉蓉率其營以擊田隴賊陣之腰，李續宜率其營從左路石山繞出，以截田隴賊陣之尾。唐訓方則以其營三哨當田隴之正賊，以二哨搜其營前山內。

之伏賊；普承堯則分其營爲二路，以搜七里冲諸山之伏賊；部署甫定，而中營、副中營、左營、寶營之自崇陽至者，爭請於前，誓必報仇。澤南義之，因示以策應之略。賊之在田隴者，見訓營三哨人少，直前攻撲；我兵按立不動，俟賊逼近，突以鎗轟之，鏖戰移時，賊不能敵。劉葵率副右營從中段橫截，賊亂，反旗而走，諸勇圍之，不得出。其在後者，同奔上山，遇李續賓右營，已繞至山巔截殺；將益澧率左營策應，賊之正兵大敗，而山內之伏賊不知也。猶躍躍思出，中營、副中營從左路無賊之處，繞出山巔，將賊包裹其中。普承堯則率其營直從山口分路迎頭殺入，老寶營繼之，賊之奇兵亦大敗，各勇分途追殺十餘里。日暮收隊，計共斃長髮賊九百餘名，內有黃姓偽總制一名，李姓偽指揮一名，身懷偽印，奪獲黃旗八十餘面，馬三十餘匹，軍火器械無算。生擒長髮賊七十餘名，訊據一賊匪偽國宗章俊，自鄂省率賊二萬餘，由紙坊至蒲圻，冀以抗拒援軍，不能下攻。一等語。因設彭三元、李杏春等之靈，殺生擒賊以祭。此九月二十六日，羅澤南會師羊樓洞，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參將彭三元，舊隸前提督塔齊布部下，師法忠勇，稟承方略，身經百餘戰，屢立奇功。前於克復通城、崇陽案內，擬保副將，候選同知直隸州李杏春，學問深醇，日以殺賊爲志，節概凜然。通城、崇陽案內，擬保知府，均尙未稟詳。茲以一千三百之衆，遇悍賊數萬，始而大勝，繼而力戰三日，士無退志，力竭捐軀，深堪憫惜。彭三元可否請旨追贈副將銜，照副將例從優議卹；李杏春請贈知府銜，照知府例從優議卹；守備銜千總彭獻傑，每戰必先，奮不顧身，請以都司例優卹。藍翎把總胡元則，把總李光熾、蕭馥山、劉碧山，均請以千總例優卹，并請附入湖南新建前提督塔齊布專祠，以慰忠魂。其餘陣亡受傷勇目，并出力員弁，容即查明彙案，分別奏咨，懇請獎卹，出自恩施。羅澤南一軍五千人，由江西入境，連復兩城，所向克捷，因岳州兵挫，崇陽賊多，軍分而三，遂致中挫，移師合勦，繼復大勝。該道員以新失二將，稟請交部嚴議之處，伏候聖裁。臣軍先於二十二日在蒲圻挫失，刻已整理，與羅澤南會攻蒲圻，即以水陸并進，直搗金口，理合將援軍搜捕，突遇大股，始勝中敗，繼復大勝，并懇請獎卹緣由，由驛六百里馳奏。

再湖北爲東南奧區，商賈繁庶，連年被賊州縣，舊商失業，新集牙行，均無印帖，查行帖向由部頒到司，各州縣加具殷實印結，請領轉發，而外省陋習，規費相因，吏胥中飽，究於公費毫無補益，臣訪察積弊，有一帖費至數百金或千金者，忘公徇私，比比皆是。茲據總辦捐輸釐金局紳員外郎胡大任等呈稱：「新商無從請帖，可否咨部先行頒給各色行帖二千張，令各市鎮向捐局按例請領，並將從前各衙門陋規，一并算入正款，勸其捐輸，給以行帖」等因。前來。惟臣營既無科則，即兼署藩司，羅遵殿遠在襄陽，亦無例案可稽，應請敕下戶部頒給各行牙帖二千張，并則例條款，由驛遞發，臣營轉交捐局，遴派公正士紳，妥爲辦理，以資軍需。如果試行有效，再爲奏請推廣，杜胥吏之侵漁，資軍需之正款，既便商情，無傷政體，其捐資請領者，由總局報明彙冊咨部，并札行司道州縣備案，所捐成數，仍歸於軍餉案內，覈實報部。又查舊例生監各衿，不準充行，推原律意，士大夫之行，不可爲商賈之事，所以示節制，嚴壟斷也。訪查近年弊竇，有生監隱名而充行之人，有行戶居積而改捐職銜之人，循名覈實，未能畫一，應請此後生監職銜人等，準其領充，以廣招徠，其身入仕途，名列科第者，仍不準承充，以示限制。而符定例，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訓示！

硃批：「該部速議具奏。」

上諭：「胡林翼奏：『援軍分勦崇陽餘匪，突遇大股，截勦獲勝。』一摺；此股賊匪，現尙分踞咸甯蒲圻，著該署撫迅即會同羅澤南合力攻勦，以期掃蕩賊氛，直搗武漢，毋稍延緩。所有在事出力員弁，并著該署撫擇尤保奏，候朕施恩。此次奮勇殺賊，力竭陣亡之參將彭三元，著追贈副將銜，照副將例從優議卹；候選同知直隸州知縣李杏春，著追贈知府銜，照知府例從優議卹；千總彭獻傑，著照都司例從優議卹；藍翎把總胡元則，把總李光熾、蕭馥山、劉碧山，均照千總例從優議卹，並準其附入湖南地方塔齊布專祠，以慰忠魂。羅澤南帶兵由江西入楚境，連復兩城，此次以少擊多，雖致中挫，仍復大勝。所有自請嚴議之處，著加恩寬免。欽此。」

（十月十八日奉）

上諭：「前據胡林翼奏：『逆首石達開率賊數萬上竄，』早慮羅澤南兵單不敵，恐有挫失，已諭知官文派撥精兵，前往接應。覽本日該署撫奏羅澤南一軍接仗情形，將士兵勇，均能奮不顧身，以少擊衆，惟彭三元、李杏春俱衝鋒殞命，殊爲可惜。雖二十六日羊樓洞之捷，尙能轉敗爲勝，士氣不衰，究竟傷損精銳，皆因兵單所致。胡林翼所統各軍，既已力加整頓，即著與羅澤南會合，直抵蒲圻。石達開章俊均係著名悍賊，現既麇聚咸甯，即應合力進攻，能將該逆殲戮，則咸甯一帶賊匪，必自瓦解。羅澤南之兵，本紮崇陽、羊樓兩處，今既併歸羊樓，則崇通後路，有何接應？此時賊勢甚熾，攻勦機宜，固不在專守城池，而此軍一移，誠恐得而復失，不特前功可惜，抑且後顧堪虞。應調何處兵勇，以爲後路接應。該署撫即與官文商酌，如荊州新到川兵，及德安得勝兵丁，皆可分撥，著該署撫飛咨官文，迅速調度。羅澤南一軍，於勦賊極有關繫，而崇通、咸甯，又爲江西、湖南四達之衝，該逆既以全力來抗，我軍亦必併力會攻，始能得手。此處關鍵一得，即可乘勝長驅，由金口直趨武漢，切勿稍存大意，致誤事機。再，該署撫兩次摺內，均有岳州兵挫之語，是否係湖南防兵逆賊，是否不至上竄，未見賡、章奏報，並著該署撫將詳細情形，附報具奏，以慰廬念。彭三元等應得贈卹，已照所請降旨，並將羅澤南處分寬免，出力員弁，準其擇尤保奏矣。將此由六百里諭知胡林翼，並羅澤南知之。欽此。」（○月○○日奉軍機字寄）

陳報官軍剿賊大勝會師蒲圻水陸並進疏（十月二十二日）

竊臣於十月初六日，將援軍搜捕情形，具奏在案；查羅澤南合師羊樓洞大勝之後，軍聲益振，以壕頭堡之役，寶、營副中營之營官陣亡，乃兼管副中營之事，其寶營七百人，則分隸於游擊、普承堯、道員、李續賓候補直隸

州唐訓方之營；又調湖南防堵軍功騰鴻之湘勇五百人，以厚其力，擬俟休養旬日，卽下攻蒲圻；乃崇陽之賊首韋俊，自九月二十六日敗後，復集殘喘，沿途裹脅，並添撥逆首石達開悍賊數千，共二萬餘人，於十月初三日自蒲圻分途來撲，其由東路楓樹嶺雷家橋沿七里冲而入者，則橫排羊樓洞北田隴，旌旗蔽野，約萬餘人，漸次前進，每進數十丈輒止，我兵不動，則又進，進則相與大呼，聲震山谷，如是者歷二時；一股由千嶂嶺張鼓嶺踰山而來，約四五千人，列陣於營北，韋逆張黃蓋踞山巔，按陣不動，俯瞰我師，一股約二三千人，由港口驛循中港而至，列陣於葉家山，冀以牽制我西面諸營，不得併力進攻。羅澤南駐營山上，審視瞭如，示各營以策應之略，飭令賊不逼營，毋遽出戰。東路一股愈逼愈近，忽分三路：一路登小石山撲我左營，一路據麥圍以防中營之橫截，一路循山脊直逼右營。道員李續賓督勇擊之，與賊交鋒，殺斃當先悍賊五六人，山脊之賊敗，羅澤南率中營副中營分三路繞攻麥圍，知縣蔣益澧分其左營爲二：一登小石山，一繞山北抄之一鼓而前，賊衆大潰，窮斃於圍外。他塘者百餘人，賊伏於松林窰箐中者，諸勇繞之，截殺五六百人，大股由田隴狂奔，急不能擇，散布山谷，右營從七里冲之右脊而上，中營副中營循中脊左營登左脊，三路圍勦，奮登其巔，其在山谷者千餘人，皆刃之，逸出者各營又追殺十餘里而後止。營北山巔之賊，見大股已敗，猶思據險自固，訓導劉蓉率副右營分路仰攻，殺斃當先悍賊數人，賊潰。唐訓方率訓營由張鼓嶺橫截之，葉家山之賊游移觀望，普承堯以其寶勇二營暗擊之，賊駭而奔，劉騰鵬率陽字營抄其西，署蒲圻縣孫守信率勇包其左，四路截殺，尸橫遍野，亦追至十里外而止。計是戰共斃賊二千餘人，奪獲黃湖緞大旗三十餘面，小旗七十餘面，馬四匹，刀矛之棄於道路者數千件，我軍皆取之，以歸，生擒一百一十餘名，據供：「韋逆受石逆密約，奮力攻我，以圖上襲岳州，石逆卽由通城攻平江，共犯湖南，不料復敗。」等語，審明正法。此羅澤南十月初三日在羊樓洞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十三日，臣由嘉魚取道至羊樓洞，與羅澤南會商密圖進取，惟十月初二、初三、初五等日，湖南平江縣紳士，在通城防勦，勇丁二千人，與

首逆石達開之賊，血戰數日。初五日，平營被躡，退守平江上塔市，臣抵羊樓洞，與羅澤南面商，賊之嘯聚崇通，故作上竄湖南之勢者，不過牽制我師，使不得遽攻下游，搗其巢穴；若我軍久駐羊樓洞，以堵上竄，時日遷延，適足老師；若復轉搜崇通，則兵進賊遁，多方誤我，往返皆疲，莫如併力急攻，直下蒲圻，攻其所必救也。羅澤南之軍與臣之陸軍，均於十七日拔營前進，并約楊載福派水師進紮新灘口，牌洲相機直下，臣仍一面飛咨湖南，嚴防不虞，庶無瞻顧後之慮，得以專意進取，藉紓宸廑。至羅澤南營中出力員弁勇丁，可否由臣查明彙案請獎，伏候恩旨，以昭激勸。

上諭：「胡林翼奏：『羊樓洞官軍勦賊大勝』一摺，現在胡林翼已統軍與羅澤南會合，著即併力進攻，盡殲醜類。所有殺賊出力員弁兵勇，著胡林翼彙案請獎，候朕施恩。欽此。」（十一月十二日奉）

再，湖北賊勢，自秋冬以來，大股專注於南岸，卽下游金陵、皖江之賊，亦專以逼脅多人，分股上竄爲計，而總不離沿江兩岸。求所以制賊之死命者，惟以精水師斷賊糧爲先務之要。或疑賊之攜掠銀錢，聚於金陵，財多人衆，日增猖獗爲慮，臣愚以爲不然，自來盜賊之授害，其志專在財利，彼豈能以財利予人哉？卽至窮蹙，忍不能舍，固賊情之常也。夷考古今，平賊之略，必以據上游形勢，斷賊糧爲先，而財帛之豐歉不與焉。武漢則金陵之上游也，荆襄關南北之大局，而武漢又荆襄之咽喉，兩湖及巴蜀之米，多於吳會，故諺有「湖廣熟，天下足」之語。昔年江面安靜，米艘蔽江而下，日夜轉輸，今乃久爲賊阻，通籌吳楚之全勢，必以武漢得手，設立重鎮，屹然不可再搖，乃會合江西內湖一軍，以水師之全力制賊，而下游紅單巨艦，亦得并力以扼賊吭。惟查水師將才，以副將楊載福爲最，忠勇廉明，每戰必先，自道員彭玉麟調往江西之後，外江水師，僅恃楊載福一員，積年力戰，肺病日增，而滅賊之志，終始不渝，病不言勞，功不言賞，志識已高出尋常，其十營將官如游擊李成謀、都司鮑超、張榮貴等，均勇敢冠軍，惟未經特將，尙待悉心審察，觀其戰陣之方略，別其才識之利鈍，再行詳悉奏聞，此則水師將才之

宜預籌者也。署臬司李孟羣以礮船六十隻入湖，冬令水涸，不能繞出襄河，停泊沙市等處，距漢陽尚數百里，營中將弁勇目，未能精實，頗難力戰。業已嚴飭該司，慎守船礮，毋許資賊，致貽禍根。外江水師，船多礮少，取給湖南礮局，暫可供用，惟模範較小，不如粵東所購洋礮之美。查上年侍郎臣曾國藩奏請礮位，因道梗未經運竣，應請皇上天恩，敕下兩廣督臣葉名琛，購運五百斤以上千斤以下洋礮六百尊，派兵妥護，交湖南舟運湖北，期以多杪交付，轉交待郎臣曾國藩勻配，以資異日東征利用，此又礮位之宜預備者也。謹附片奏。

卷五

官軍會剿蒲圻克復城池疏（五年十一月初一日）

竊臣於十月十七日由羊樓洞拔營，下攻蒲圻。臣仁鳳彪恭四營，會同羅澤南七營，共十二營，相為聯絡，軍威益壯，而逆渠辜賊等自初三日敗後，收集殘喘萬餘，乞救於逆渠石達開，分四千人，令偽總制李賊率之來會，兼集崇通土匪，不下三萬人，踞於蒲圻，守具日增。於鳳皇山之麓，五嶽觀之巔，築大營二座，於南門外築大營二座，豐樂門外築大營一座，各營之間，設立石卡，以扼入城之要。河之北岸，築木城四座，以通咸甯江夏之賊，搭造浮橋以濟之，冀阻我師之下攻也。我軍以重險難越，十九日乃探署蒲圻縣孫守信及蒲圻縣舉人賀霽若之議，由閒道出公安，駛進駐鐵山，臨城西北隅，賊壘遽失其險。鐵山高二里，縣互數里，與豐樂門之雞冠山相峙，其東南為鳳皇山，西北為河邊寶塔一帶諸山，形勢雄險。臣等以五營駐山脊，俯瞰城中，四營駐山西北，三營駐山東南，以便分路進攻。因我軍野戰則易於取勝，攻堅則受傷必多，計誘賊衆來襲，庶可一鼓盪平。二十日，遣捷勇數百，直逼賊壘，搦戰。賊出則反旗而走，賊退又往。如是者歷一日，賊不敢遠追。二十一日，辰刻，羅澤南率中營，候選副將劉蓉率副右營，從山右田隴而下，攻南門外賊壘。李續賓率右營，從雞冠山脊而下，攻豐樂門賊壘。同知銜

候選知縣蔣益澧率左營，候選直隸州知州唐訓方率訓字營，從田隴之右林中繞出，攻五嶽觀賊壘，守備周得魁率鳳營，守備何紹彩率仁營，駐鳳皇山，防賊之伏，候補游擊普承堯率寶勇，湖南委紳劉騰鵬率陽字營，千總楊再佑率彪營，從山之左而下，駐寶塔諸山，截河北之賊，兼以攻城，張寅恭率恭營，同知銜候選知縣邢高魁，附生李景湖，把總周有元率南營，以攻城之西北，孫守信帶武生汪士哲等團練數百人，分布於要隘之間，以供指揮。臣軍方出北岸，賊衆紛紛渡河來救，普承堯、劉騰鵬、楊再佑、邢高魁、張寅、李景湖率諸勇截之，沿岸廝殺。北岸之賊不敢渡，復督諸勇屢抵城根，以擡鎗仰攻，守城之賊皆應聲而倒，或緣梯而上，或肉薄而登，如是者三四次，爲賊之滾木亂石所阻，終莫能上。首先攻城登時陣亡者，守備銜千總楊再佑，外委韋順清，從九蔣、文彬、郭祥、基也。城中之賊爲我所截，亦無出救，賊壘者壘中多長髮老賊，其營皆立於山巔，峻險異常，木柵竹簽，回互曲折，是賊長技，我軍從下仰攻，其勢逆而難，賊從上俯禦，其勢順而易，李續賓率右營之勇，由雞冠山直薄豐樂門，賊壘奮勇而上，折毀木柵，各營亦極力分攻，皆堅不可奪，賊出柵來追，諸勇乘賊之出，反旗廝殺，賊又入柵以自固，如是者六七次，爲賊之火毯大礮所阻，終莫能入。首先攻壘登時陣亡者，把總張九錫、易光榮、黃德榮也。賊爲我軍擊斃者衆，亦無敢出壘迎敵者，豐樂門、南門二壘之閒，賊立重卡，大石鱗次，樹木縱橫，路由而隘，不能容數人，卡內有小坡，賊之悍者悉萃之，我軍因攻壘不下，轉而攻卡，賊以死力拒守，隘口兩壘，以大礮橫擊之，諸勇奮力爭入，雖傷亡者衆，毫無畏心，血戰二時，旋而退亦旋而進，如是者七八次，爲地勢所阻，又莫能入。首先攻卡登時陣亡者，都司楊泰友、守備楊佐清也。賊之頭目爲我軍所擊斃者多，亦無敢踰卡來襲者，羅澤南、李續賓、劉蓉、蔣益澧等會商，令諸勇暫駐山坡，據險以待，休息片時，約各營誓曰：「今日不破此壘，賊勢必張，將堅守以老我師，如九江故事，蒲圻不下，武漢必不能攻，須力戰勝之而後已。」諸勇聞之，皆流涕誓不破此壘，不歸，劉蓉之弟文童、劉蕃，親率諸勇取稻草柴薪往燒賊壘，賊以大礮高鎗轟擊，劉蕃身先士卒，不稍退避，逼近木柵，中礮陣亡。

諸勇憤之，荷芻負薪，奮迅而進，縱火焚燒，烈焰突起，賊衆乃亂，乘機奪柵以入，蔣益澧親率左營殺入，東嶽觀之，壘、唐訓方率訓營，周得魁率鳳營，何紹彩率仁營，殺入河邊之壘，諸壘賊潰，劉蓉率副右營及中營二哨之勇，四面攻擊，分途截殺，而豐樂門與南門壘中之賊，猶恃險如故，羅澤南、李續賓督中右二營之勇，乘勢殺入重卡，臣遣張寅恭率恭營從西北殺入，連用大礮轟擊，賊莫能當，張寅恭先射賊目，策馬躍入壘中，普承堯之弟六品軍功普承忠率寶勇、孫守信率勇繼之，奪柵以入，賊壘五處，陸續火發，光燄衝突，煙霧蔽野，士卒歡呼，聲震山谷，賊之負壘不出，焚死者二千計，其逃潰者，城閉不得入，爲諸勇所殺者以千計，內斃首戴金龍僞冠賊目十餘名，冠上多書總制指揮字樣，其餘涉河逃溺死者無算，屍橫遍野，血流滿溪，霎時之間，重卡頓破，五營俱躍，所未下者僅一城耳，因久戰力倦，將士皆飢，飭令各營收隊，該逆大敗之後，一見我師歸營，北岸之賊復渡河入城，弱者議欲棄城而逃，強者猶冀死守以拒，黃昏而後，臣派李續賓帶勇士百餘人，踞雞冠山頂，俯驚賊營，蔣益澧帶勇從鳳皇山下而下，防賊南竄崇陽之路，普承堯、劉騰鴻帶勇出城西門外山上，張寅恭、周有元帶勇出寶塔山上，循環施放火鎗，吹角掌號，賊驚莫測，在西城者，則傳官兵已入東門，在南城者，則傳官兵已破北門，紛紛大亂，各自奔逃，我軍勇士直逼城下，緣梯而上，施放火毬、火箭，諸賊盡從北門以出，踐踏於門竇，墮溺河中，爭先擁擠，黑夜自相戕殺者，又以千計，北城爲賊糧所聚，又逆渠僞署之所在，軍器最多，賊急不能運，自行縱火焚燒，城中之賊，以城門火起，急不能出，縋城而下，爲城上滾木所壓，及跌死於竹簽木刺者，無算，諸勇相繼入城，搜殺長髮老賊，四五百名，二十二日黎明渡河，將北岸賊營四座，盡行焚燒，跡賊所遁之路，數里外，猶血流滿道，兩日一夜，約殺斃焚斃溺斃五千餘人，生擒一百七十餘名，奪獲馬四十餘匹，大小旗幟三百餘面，僞服僞冠軍裝糧食無數，是役也，以全力攻堅，將士同心效命，日夜血戰，軍無退志，得以踏破賊營九座，克復城池，羅澤南、李續賓自通城崇陽克復二城後，桂口、壕頭、羊樓洞等處，屢戰大勝，功績最高，迭奉恩旨，準其彙案保奏，應以通城、崇陽、蒲圻三

城，並歸一案。除羅澤南李續賓另片懇請恩施外，所有克復通城崇陽蒲圻三城在事出力員弁，謹擇尤先行奏保，以示鼓勵。藍翎候選直隸州知州唐訓方，操練營勇，精悍敢戰，懇請加知府銜，賞換花翎。同知銜藍翎候選知縣蔣益澧，身先士卒，不避艱險，懇請以同知補用，賞換花翎。訓導劉蓉，籌畫大局，動中機宜，克復三城，屢立奇功，懇請以知縣補用，加同知銜，並賞戴花翎。候補游擊普承堯，質直無飾，士樂用命，懇請以參將儘先留於湖北補用。藍翎都司朱品隆，曉習軍務，轉戰無前，義甯州案內請保游擊，歸江西辦理。又克復三城，懇請以參將留於湖北遇缺補用，並賞換花翎。都司銜藍翎守備劉錫文，藍翎守備周寬，世張文煥，督勇殺賊，精悍無敵，義甯州案內請保都司，歸江西辦理。又克復三城，懇請以游擊儘先補用，守備銜藍翎千總陳光孚，藍翎千總劉人和，王名滔，攻陷堅城，每戰必先，義甯州案內請保守備，歸江西辦理。又克復三城，懇請以都司儘先補用。藍翎把總朱升開錢，得勝何習藝，先登陷陣，所向有功，義甯州案內請保千總，歸江西辦理。又克復三城，懇請以守備儘先補用。六品軍功李見榮，倡衆殺賊，不避艱險，克復三城，功力最著，懇請以千總拔補，賞戴藍翎。六品軍功普承忠，摧堅陷陣，懇請以把總拔補，賞戴藍翎。藍翎把總楊德武，張福田，首先陷陣，所向有功，義甯州案內擬保千總。又克復三城，懇請以守備補用。已革湖南鎮溪營游擊張寅恭，經前署湖廣督臣張亮基，以性情乖謬，訓練並不認真，劾參查該員秉性粗直，核其原案，尚非退縮失守可比。此次奮勇冠軍，首先躍入賊壘，可否開復原官之處，伏候聖裁。升用同知署蒲圻縣知縣孫守信，自正月至於九月，團練力守，迭戰有功，及韋逆大股二三萬人上犯縣城，該員力戰受傷，退保鄉里，團練尙未解散，隨同官軍克復城池，功多於過，可否懇請免議。其餘克復三城，迭次戰績，在事出力員弁，勇丁容臣查明，並歸一案，開單懇請恩施。至文童劉蕃，忠義至性，屢立奇功，克復各城，尙未稟詳。此次首先焚燒賊壘，爲我師成功之轉機，懇請追贈知縣，照知縣例優卹。都司楊泰友，身經百戰，義甯州案內請保游擊。又克復各城，請照參將例優卹。守備銜儘先千總楊佐清，楊再佑，奮勇無敵，爭先致力，請照都司例優卹。把

總劉祥雲易光榮黃德榮張九錫外委韋順清奮攻城壘不肯稍退先後陣亡通城崇陽案內擬保千總請照守備例優卹從九蔣文彬郭祥基請照縣丞例優卹其餘傷亡勇丁查明另案請卹。

謹按奏內所請獎卹及開復免議各員於十一月二十七日接奉旨準。

再臣於上年會合布政使銜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記名道安慶府知府李續賓之師在九江湖口連營一月見其每戰必先忠勇冠時本年十月十四日取道嘉魚會於蒲圻其營中將士勇敢樸誠有古烈士風察其所用之材則皆羅澤南所教弟子及其祖若父之門生也軍中得閱該員家書羅澤南之父羅嘉旦年八十歲李續賓之父李登勝年七十歲婦以「忠勇報國不得私念親老眷戀庭闈」詞意嚴正大義可風是該員等之忠義奮發實皆稟承家訓伏思我皇上孝治天下堯思舜慕化及四表每遇覃恩封贈內外臣工之父母並祖父母下至微末員弁亦得均承恩澤錫類推仁淪肌浹髓該員等身經百戰已蒙特恩加銜並簡任實缺核與請封之例相符且屢次稟稱受恩深重不敢再邀議敘可否仰懇皇上天恩將布政使銜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賞給其祖父母父母二品封典記名道安慶府知府李續賓賞加鹽運使銜給其父母三品封典如蒙俞允在該員等感激恩施格外必仰體教孝作忠之義以報高厚鴻慈於萬一而海內仁人孝子亦知戰陣無勇不得爲孝自當聞風興起實於聖朝教化大有裨益並請敕下廷臣核議凡戰功最著者始準援引此外不得援以爲例臣愚昧之見伏乞皇上聖鑒訓示。

謹按此疏於十一月二十日接奉旨準。

再臣於十月二十八日蒲圻營次欽奉十月十八日上諭「飭與羅澤南會合直抵蒲圻與官文商酌如荆州新到川兵及德安得勝兵丁皆可分撥著飛咨官文迅速調度該署撫兩次摺內均有岳州兵挫之語是否係湖南防兵逆賊是否不至上竄著該署撫將詳細情形附報具奏等因欽此」跪聆之下仰見聖謨廣運感悚難

名臣查大股賊匪，注於蒲咸，臣軍與羅澤南會合，克復蒲圻，即當由咸甯進剿，訊據賊供：「韋逆已遁回武昌，石逆一股，有分竄江西之信，湖南岳州一帶，尙無逆賊竄擾。」先是岳州防兵，於九月十五日越羊樓洞而勦賊失挫，仍退守岳州，羅澤南恐大股之上竄也，分軍於蒲圻羊樓洞以禦之，不虞在壕頭堡而中挫。臣於九月二十二日，獨由六溪口入攻，又挫於車埠，而賊亦遂退守蒲圻，不復上犯矣。目下情形，蒲圻克復，崇通亦探無賊蹤，自應遵奉恩訓，併力會攻，乘勝長驅，由金口直趨武漢。臣等一軍，分則力單，合則力厚，崇通是大軍後路，而急切實無兵力可分，德安兵勇雖多，聞亦惟前都統西凌阿之馬隊，及顏朝斌之川勇，乃能應敵，此外兵勇將弁，難期精實。臣於八月九月，尙分兵以應之，恐不能再分兵以應。南岸惟武昌城大，臣等進攻之時，應於金口等處留兵以通餉道，屆期再與督臣王文韶酌調遣，以慰宸念。再二十一日之戰，臣之彪營恭營，羅澤南之湘中營，李續賓之右營，蔣益澧之左營，摧堅力戰，瘡痍頗多，臣等密察賊勢，則應乘機以速破之，而體察軍情，又須稍爲撫養，擬再調治五六日，即由驛路直搗咸甯江夏，到金口以後，與水師會商，如應以水師分截上游下游，則楊載福之才可當一路，臣亦當竭力以督帥一路，緩急情形，現難踰度，容再隨摺陳奏。

陳奏陸軍克復咸寧山坡進兵紙坊水師克復金口進屯沌口疏（十一月二十

一日）

臣於本月初一日，將克復蒲圻大獲勝仗情形，具奏在案；初八日，臣派仁營鳳營恭營南營彪營自蒲圻啓行，初十日駐咸甯城西一里之柏家山。初九日，羅澤南飭湘訓寶陽七營啓行。初十日駐汀泗橋，距咸甯三十里，不意武昌省城賊匪，復約集興國大冶之賊五六千人，及臣軍甫至，而賊已先據城，賊旗遍布城上矣。恭營營官張寅恭，南營營官李景湖，於駐營後，各帶勇百人，往視形勢，城西一溪環繞，淺者三四尺，深者不可測，有木橋以

通行人橋上有亭，賊以石塞之；把總瞿高魁、吳玉清直逼橋前，賊以千餘人從城之西北門蜂擁而出，踰橋堵截，瞿高魁殺賊十餘人，力竭死之。賊分三路而進，直撲我營，同知銜候選知縣邢高魁、迅商各營分三路應之，仁營守備何紹彩、鳳營守備周得魁從營左繞出，恭營張寅恭繼之，以抄賊尾，彪營千總陳玉輝從營右繞出，涉溪水以擊賊腰，邢高魁帶同千總李洪鈞、守備銜李文盛率其親兵，李景湖帶同周有元、馬方武率南營迎頭堵殺，賊三路死拒，鏖戰二時之久，賊遂大敗，乘勝追至橋頭，日暮收隊，共殺賊百餘名，生擒八名，奪獲大小黃旗二十餘面，軍械百餘件。三更時，賊復率衆撲營，逼近牆壘，各營排列礮石，靜以待之，賊見我軍屹立不動，歷時乃退。羅澤南在汀泗橋聞信，即時傳餐，率各營四鼓前進，十一日黎明，至咸甯城西橋前山上駐營，時方大霧，軍行無聲，賊始不知，日出霧收，突見城外多壘，賊衆大亂，縱火焚燒橋亭，使我軍無進攻之路。羅澤南同李續賓傳示湘訓、寶陽七營，以攻城之西北，邢高魁等率仁鳳、恭、南、彪五營攻城之東南，諸勇或從橋上撲火而進，或由水之淺處裸身而涉，無不一以當十，直逼城下，攀緣而登，焚燒城上賊棚，賊衆盡從東門逃出，分途截殺，斃賊又數百人，追至十里之遙而止，隨即入城，安撫難民，傳諭紳士力行團練，此十一月初十日、十一日克復咸甯之實在情形也。十三日，羅澤南率湘訓、寶陽各營，由咸甯拔營，夜駐桃林鋪，探知逆賊於咸甯敗後，下竄江夏縣之山坡驛，復乞救武昌城內之賊，共得八九千餘人，蜂聚驛店於山坡上五里四姑腦地方，擄民修築土城，以爲頭卡，於山坡下五里街修葺木壘，以爲二卡，冀以抗拒我師，不得下勦，又埋伏悍賊於驛路左右山中，以衝我之行陣。羅澤南計乘賊壘未就，速行進攻，於十四日黎明，派湘勇右營中營訓字營寶營爲前隊，輜重繼之，湘勇左營陽字營爲後隊，以護輜重，兼防遠山之伏，行至四姑腦近處，突遇賊匪分三路而來，一見我師，遽作橫陣，排列山岡，暗分大股出左路樹林後，計誘我師前進，橫截其後，羅澤南與記名道李續賓等商定進攻之策，李續賓率右營候補府經歷縣丞蕭積仰同知吳坤修率副右營以禦中路大股，候補直隸州知州唐訓方率訓字營以禦右路，候補游擊普

承堯同弟普承忠率寶勇以禦左路；羅澤南同知縣孫守信率中營副中營暗伏左路樹林之前，以防賊之伏；賊乘我師列陣未就，遽分三路來撲，搖旗吹角，喊聲震谷，我師三路應之，鏖戰良久，殺斃其前鋒數十人，賊敗走，乘勝追殺賊至山坡驛前，復據險頓旗以待，蓋冀樹林之伏賊橫截我後，以相與夾擊也。羅澤南等率中營從樹林截出，賊不虞我之突至，遽施人鎗噴筒以拒，我師奮力衝突，殲其前鋒二十餘人，林後之賊亦敗，爲諸勇所遏，不能回驛，由驛左山坳以竄，山坡之賊方在抵敵，遙見伏兵已破，而各路兵勇奮殺，遂盡從驛北以竄，同知銜候補知縣蔣益澧率左營軍功劉騰鴻率陽字營，聞前路礮聲不絕，知與賊戰，即搜殺遠山伏賊，趕緊前進，與前隊共相追殺，賊之衣被鹽米及逆渠之僞轎僞服僞書，棄於道，追至十五里外之降仙橋而止。賊壘之將成者，盡爲折毀，各路共殺斃賊千餘人，內斃僞副將軍一名，指揮二名，身懷僞印，生擒六十餘名，奪獲大小黃旗八十餘面，烏鎗拾鎗七十餘件，軍器無算，未刻收隊，訊據生擒賊稱：「僞國宗楊逆，係首逆楊秀清之死黨，十月初三日羊樓洞之戰，身受鎗傷，死於咸甯，二十一日蒲圻之戰，僞國宗章逆，敗回武昌，急調各路之賊普相死守，因我兵未遽下攻，以章逆守省城，洪逆上據咸甯，咸甯敗，洪逆退守山坡，不意復敗。」等語；此十一月十四日進勦山坡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金口爲水陸之要衝，賊踞日久，牆壁尤堅；臣思陸路正兵由蒲咸驛路而進，賊必探知準備，臣當先以偏師循江岸搗金口，則水陸之聲援可通，而賊亦不虞官兵之驟至，金口關隘可奪而有也。初八日，臣楊載福飭水師自六溪口拔營，以中營遊擊銜都司鮑超，副中營都司銜守備李濟清，前營都司王明山，副前營都司銜守備萬化林，副左營守備銜千總陳金鼇，五營循江南岸而下，而自率水師右營游擊李成謀，副右營都司張榮貴，左營游擊張啓基，後營游擊曾秉忠，定湘營守備銜千總段康侯，五營循江北岸繼發；又飭副將王國才帶陸勇循北岸以渡新灘口。賊聞我軍北岸已復涓口，復蔡店，進逼漢陽，南岸復蒲咸，破山坡，而由驛進發，其新灘口紗帽山魚馬頭老鸛嘴牌洲上下各處之賊，股數不多，聞風即潰，而皆竄聚於金口，水陸夾護，以禦我師。

十二日，水師五更出隊，已刻至金口地方，尙隔里許，賊以拖罟、快蟹、大礮船數十號，及長龍、舢板、快划數十百號，泊於金口，以賊壘五處護之。我軍船初至，賊以大礮船橫排中流，子如雨點，以快划梭織往來，上下如飛。鮑超率濟清、王明山、萬化林、陳金鼐五營，相與會議，賊之戰艦頗多，須先時布置分枝，以清眉目，而後責成可專。又須合力以聯聲勢，而後兵力可足。議定，鮑超由中路奮勇當先，陳金鼐、萬化林繼之，李濟清抄其左，王明山抄其右，四面圍擊。鏖戰逾時，賊以千舢大礮，排列施放四逼，我軍以戰艦排列施放六逼，賊怯而不敢進，我軍弁勇中礮受傷，而進步愈速，每放一輪，即進十餘丈。六逼之後，軍船已逼賊舟遠不逾尺矣。鮑超右肋中大礮子傷，穿衣斜過，皮肉均傷，吐血升許，而勇敢絕倫，進戰益力。衆軍乃益奮擊，沈賊船數隻，斃賊數百名，乘勝衝入賊陣，火箭火蛋一齊施放，賊乃開船下竄。我軍且追且燒，轉戰二十八九里，有全股被感入江者。其船隻均被奪獲，追至小軍山下，始行收隊。而金口岸上賊壘五處，因水賊敗走，亦自驚潰。即時一並踏燬。是夜水師分泊金口、大軍山，及臣軍至金口。臣楊載福遂率副將王國才等，以其陸師及全營水師進屯沌口。是役也，賊船之被擊沈燒燬者，約大小數十號，奪獲千舢五百，舢大小礮六十餘尊，旗幟器械無算，擊斃淹斃燒斃之賊無算，生擒賊渠十餘名。鮑超獨獲大快蟹二隻，舢板二隻，快划二隻，陳金鼐獨獲長龍一隻，快划四隻。李濟清獨獲舢板一隻，均驗實存記。此十一月十三日水師克復金口十五日進屯沌口之實在情形也。臣等查南北各路，仰仗天威，水陸並進，臣胡林翼、臣楊載福與道員羅澤南均會於金口，密期同日並舉齊攻武漢，以冀速復堅城，上紓宸念。水師游擊銜都司鮑超，屢立奇功，膽識過人，如此奮厲無前，身受礮傷，裹創追賊，忠勇冠軍，實爲克復金口之首功。可否賞給勇號，以游擊儘先補用。水師守備銜千總陳金鼐，奮迅攻擊，奪獲最多，請以守備儘先補用。六品軍功記名把總吳玉清，獨禦悍賊，身受七傷，未曾少卻，請以千總超補，並賞戴藍翎。再查陣亡軍功李見榮，忠勇素著，克復蒲圻案內，已隨摺保千總，請從優以千總例議卹。藍翎把總楊琢珩，候選從九品李開益，候選未入流史友喬，藍翎外委汪永

劍，外委熊紹德，外委黃鎮海，外委郭榮輝，外委劉百祿，外委李榮，均請照例從優議卹；克復崇通蒲圻案內，擬保把總瞿高魁，黎立祖，請照把總例議卹；湖南武生六品軍功歐陽光，長沙協兵丁六品軍功王得高，周岐鳳，劉鳳書，六品軍功戴曉嵐，王錫福，張日新，于得勝，鄧勝華，胡家順，爭先殺賊，奮不顧身，均請從優照外委例議卹。其餘水陸各營，奮勇出力員弁，記名獎賞，其受傷陣亡之勇丁，分別咨部請卹。

謹按：疏內請獎卹各員，於十二月十七日接奉旨準。

再，臣前保同知銜知縣劉蓉，一員，久在湘營，羅澤南稱其「研心經史，步趨程朱，而於當世之務，無不窮究；侍郎臣曾國藩延之幕中，自克復湘潭，岳州，武昌，以至潯城，參議軍謀，竭誠贊助，初次保舉，訓導，劉蓉力辭，嗣後未爲請保者，欲以遂其志也。今秋援鄂，劉蓉管帶副右營，士樂用命，克復通城，崇陽，蒲圻，皆資借著；其父劉東屏年近七十，屢召之歸，其弟劉蕃攻城陣亡，劉蓉素性孝友，負骸歸養，情非得已；惟念軍務至要，奇傑之士，不可多得，懇請奏調隨營」等語，前來。臣查劉蓉學問深醇，器識誠篤，久於行陣，深知兵略，湘勇將士，素同里閭，情義孚洽，臨陣則指臂相應，故能所向克捷，當此武漢待復，江南未平，必須該員襄理營事，惟因其親老回籍，公義私情，不遑兼顧，伏思國事與家事，必當權其輕重之序，方爲不負所學，應請敕下湖南撫臣，傳諭該員劉蓉之父，卽飭劉蓉迅速赴營，隨同羅澤南辦理營務，理合據稟附片奏祈皇上聖鑒訓示。

上諭：「胡林翼奏：『請飭在籍人員，迅赴軍營』等語，湖南在籍知縣劉蓉，係因親老回籍之員，惟據該撫奏稱：『該員熟悉營務，足資襄辦。』著駱秉章卽飭劉蓉前赴羅澤南軍營，隨同辦理營務。欽此。」（十一月二十九日接奉）

進攻武昌省城大獲勝仗疏（十二月初二日）

臣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將陸軍克復甯山、坡，水師克復金口。各情形奏報在案。二十六日，布政使銜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率湘勇中左右三營、陽營、彪營，由紙坊拔營從東路出省城之東，駐營洪山。臣率仁鳳、南恭四營、暨寶營、訓營從中路出省城之南，由李家橋、板橋、駐營保安門外五里墩。其西路則令湖南九谿兵六百名駐金口以牽制之，并經臣官文另添兵勇以協其力。三路犄角，共圖攻擊，且以杜賊之上遁也。二十七日，羅澤南駐營魯家巷，偕鹽運使銜記名道李續賓帶親兵數十人，哨登洪山，審安營之地，與進兵之方，遙見賊於武勝門外下壇角一帶，築大壘二座，鮎魚套口、白沙洲一帶築大壘二座，以護江面之賊船，使水師難以進攻。望山門外入步街口築大壘二座，防我西路金口之師。中和門外十字街口築大壘一座，防我中路隄上李家橋板橋之師。小東門外修礮臺一座，子可飛中洪山。其東南附近城坡上築大石壘，高與城等，與十字街口之大壘相對，以阻我東路洪山之師。又築二小壘，聯絡於二大壘之間，使中東二路不能相通。礮眼密布，重溝深鑿，竹簽木椿，縱橫錯錯，城上遍設望樓，積滾木巨石於其上，所以爲守省城計者，至嚴且密矣。江面賊舟排列兩岸，省城有警，則北岸之賊渡江而南，漢陽有警，則南岸之賊渡江而北。審視之下，知必南北並擊，水陸夾攻，始能爲力。非偏師所能制勝也。二十八日辰刻，羅澤南率諸營進紮洪山、南岡，修築營盤，其地可俯瞰城中，賊衆聚蛇山觀望，無敢出迎戰者。羅澤南亦無意於戰。臣於紙坊拔營駐李家橋，因沿途驛路橋梁盡爲賊毀，日夜修造。二十八日，飭寶營、訓營、仁鳳、南恭四營各派六成隊至省城之南，察視地勢，逼近十字街口，亦不以戰爲急。乃壘中之賊，見臣李家橋隄上之師至，遽集白沙洲、八步街口各壘之匪，約共二萬餘人，從十字街而上，以阻我師。黃旗滿隄，鎗礮噴筒齊施，勢甚凶悍。候補參將普成堯率寶營，知府銜直隸州知州唐訓方率訓營，從隄上抵禦。游擊張寅恭率恭營，文生李景湖率南營，繞出於隄之左，都司銜守備何紹彩、周得魁率仁營、鳳營，繞出於隄之右，互相圍勦。隄上諸勇奮力直前，殫斃其前鋒數十人，賊敗退，復頓旗來戰，各營復奮力禦之。如是者三四次，相持至二時之久。羅澤南率

續賓登洪山瞭望，即派候補直隸州知州蔣益澧駐守老營，防壇角之賊由洪山北麓以襲我營之後；分右營二哨據洪山之脊，牽制東門外礮臺之賊；羅澤南率中營，李續賓率右營，二哨從中路以進，軍功劉騰鴻率陽營出右路，千總陳玉輝率彪營出左路，皆息鼓捲旗，銜枚疾走，至賽湖隄邊，分爲二支：一支由隄上直攻附城大壘，一支辟二小壘之險，由隄下踰溝越溪，經湖中洄處，以攻十字街口之壘，普承堯、唐訓方等見羅澤南之師已至，暗令諸勇佯敗走，賊不知我之乘其後也，得意上追，及普承堯等頓旗回殺，而我師以抄出壘北，諸勇縱火焚燒，壘中之賊及其牛馬號叫跳擲，無得脫者；其追我師者，亦無路可歸，從隄下藕塘以竄，陷於泥淖，敗荷藕絲，皆其勁敵，繞塘殺之，如摧枯株，有一勇殺至數十賊者；餘賊皆由十字街以遁，附城大壘之賊，見我師分支由賽湖隄上進攻，遽合二小壘之賊來禦，當先悍賊，皆跨駿馬，擲火球，我師以擡鎗轟之，火球僅能及近，不如擡鎗之及遠，其技未盡，馬已倒斃，賊大敗歸壘，我師尾之，賊皆縋城而上，其不及縋者，盡爲我師所殺；二小壘亦同時踴燬，與十字街口賊壘之火，同燭霄漢；臣六營之勇，追賊至十字街，羅澤南等之攻附城賊壘者，因由城根橫入，首尾交擊，尸橫滿街，乘勝追至望山門外鮎魚套口而止；及壇角之賊，繞洪山而東，漢陽之賊，渡大江而南，賊諸壘灰燼，已無濟矣。日暮各收隊歸，而逆賊猶據城自固，必需各路並進，始能得手。是役也，臣軍從中路李家橋率六營進逼武昌保安門外五里墩，羅澤南由東路油坊嶺率七營駐營洪山之南岡，賊衆於要隘密布營壘，排列大礮，我軍直逼壘前誘戰，賊衆迎拒，乘勝奪入壘門，各營圍繞，從竹筴木椿礮眼牆隙中攀援而登，壘中火起，號馬嘶，無得脫者。兩路連破四壘，殺斃焚斃約三千人，生擒九十餘人，奪馬三十餘匹，殺馬百餘匹，大小黃旗一百二十餘面，軍裝無數。布政使銜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鹽運使銜記名道員李續賓，參將普承堯，首先衝鋒，知府銜唐訓方，率各營繼之，將士均極奮勇，帶傷者僅止數十人，陣亡六人，容臣查明彙案請保，并請賞卹，仰候聖恩。現在臣官文已飭各路速攻漢陽，并另派兵勇前往石嘴金口協勤，以助聲威。臣與羅澤南速攻武昌，水師則南北兩岸

上下衝擊，總期迅復堅城，以慰聖慮。

上諭：「官文等奏『進攻武昌，踴破賊壘，大獲勝仗』一摺，勤辦甚爲得手，所有出力將士，準該督撫等查明彙案保奏，仍著會同南北兩岸水陸各軍，乘勝迅圖克復武漢兩城，掃盪逆氛，以慰盼望。欽此。」

卷六

恭謝御賜福字各物疏（六年正月十五日）

竊臣於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由驛賚奉恩賞福字一方，藍辯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一對，銀錢二箇，銀鏢四箇，杞果三觔，藕粉七觔，蓮子三觔，百合粉七觔，南棗七觔，奶餅十觔，挂麵二十把，到臣營，臣當即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祇領訖。伏念臣濫膺重寄，未效寸長，鶉濡時愧乎章身，鶴俸更慙於素食，茲復仰承恩寵，渥賚殊珍，自天錫祉，璇題耀奎璧之輝；匝地延禧，玉壘壯風雲之色；組訓煥彩，方魚佩以增華；錫鏹鎔模，合蚨飛而利用；加以甘涼絳果，義取延齡；蕙蒨瓊英，性堪益智；寶蓮垂實，萃德水之千枝；玉屑傳餐，擬名香之百合；幽圖刺棗，咸稱仁壽之航；塞微凝酥，醇斂醍醐之味；銀絲異製，兆首穀於先登；玉食頓頒，轉葵心於旣日；蟻忱滋悚，驚戴彌深。臣惟有勉策馳驅，竭摠心膂，仰高深之憐覆，宣德意於軍民；體九重推解之恩，俾頑懦咸知奮起；貽億兆蒸黎之福，使閭閻共樂昇平。

遵旨保舉得力將官附請拔補實缺人員疏（六年正月十七日）

臣於五年五月內，準兵部咨開：「咸豐五年，四月十二日，內閣奉上諭：各省保舉堪勝陸路總兵人員，現經用竣，著各該督撫，於陸路副將內，卽行遴選，曉暢營務，堪勝總兵，酌保數員，送部引見，候朕記名，以備簡用；并著

各路統兵大臣，於軍營副將內，察核保奏；其參將、游擊、都司、守備各員，如有材能出衆，勇敢有爲者，該督撫大臣一併覈實開單具奏，欽此。」是時臣軍攻剿武昌者，不滿三千，僅哨止弁勇目，膽力尙可，才略無聞，未堪入保。上年五月內，奉旨就近暫領水師，數月以來，詳細體察水師十餘營，營官以總兵楊載福、記名道員金華府知府彭玉麟爲尤著；楊載福舊管右營，經臣咨改統領外江水師；彭玉麟舊管左營，經兵部侍郎臣曾國藩調入江西，總理內湖水師，該二員業蒙皇上天恩，不次擢用。其外江水師將官十餘員，查有儘先游擊李成謀，身經百戰，陷陣衝鋒，必以身先，廉明愛士，士亦樂爲之用；儘先游擊鮑超，勇敢冠軍，曉暢兵略，紀律最爲嚴明；以上二員，其勇敢才略，似堪水陸方鎮之任，謹據實保舉，伏乞皇上聖鑒施行。又水師正左營營官儘先游擊張啓基，副右營營官儘先都司張榮貴，都司孫昌凱，正前營營官都司王明山，副前營營官都司銜守備萬化林，副中營營官都司銜守備李濟清，正後營營官都司銜守備喻吉三，副左營營官守備陳金鼐，又前帶水師，現經改帶陸勇，派剿漢陽之參將何越珽，游擊曾秉忠，均勇敢善戰，撲實不欺，卽如上年十一月十二月力戰攻堅，賊仿下游鳥船之式，併仿大拖罟戰艦之式，以二三千觔大礮堅守不動，更番施放，我軍僅以舢板小艇及中號長龍，回環攻擊，船礮均小於賊器數倍，猶且縱橫出入於礮子如雨之中，受傷哨官士卒，已及六百人，猶能兩次奪燒賊船約二百餘隻，我師無一船退縮失損者；其勇氣百倍，約束嚴明，實堪嘉尚。臣查水師利用，不僅專爲武漢，而湖北湖南江南舊有水師，久成虛設，其儘先游擊張啓基，儘先都司張榮貴，都司孫昌凱，王明山，都司銜守備萬化林，李濟清，喻吉三，守備陳金鼐，參將何越珽，游擊曾秉忠，共十員，迭蒙皇上天恩獎勵補用，亦必待江南一律肅清，方可送部考驗；可否懇請救下部臣覈議，準將該營官等十員，遵照奉旨先後遇有江楚水陸銜缺相當，儘先推補，則獎勵可期得人，而軍政必能覈實；似較尋常綠營將備，勇少怯多者，大有分別。至水師十營哨官，其都司千把業經迭奉恩旨，準其儘先補用，可否準臣查取履歷，咨部敘補，出自恩施，臣所統陸勇六營，頗有勇士，羅澤南、李續賓所統

湘營寶營訓營，尤多敢戰之將弁，東南勁旅，誠不易得；惟臣營整飭裁汰，不滿三月，羅澤南等營，俟武漢大定，再行詳確訪舉，以備簡用。

謹按：此疏於二月○○日接奉旨準

再、臣所保水師之李成謀、鮑超二員，又附請拔補實缺，水師儘先游擊張啟基，儘先都司張榮貴，都司孫昌凱，都司王明山，都司銜守備萬化林、李濟清、喻吉三，守備陳金鼈，又前帶水師現經改帶陸營派剿漢陽之參將何越珽，游擊曾秉忠十員，均係兵部侍郎臣曾國藩苦心訪求，歷試有功之人，或從陸弁改爲水營，或從勇目奏保官職，實東南數省中第一勁旅，惟弁勇之樸拙無文，不諳定例，軍中打仗需才甚亟，往往循照鄉勇陋習，因疾病家事請假回籍，動淹旬月，蓋不知官守之爲重，遂不免去留之自如；臣已嚴定章程，咨會署提督總兵楊載福，嗣後水師將備已經出力，蒙恩拔補官職，自都守以上，卽照定律，不準因微疾家事請假回籍；其打仗帶傷者，仍分別給假調理，以肅軍政，而勵戎行，是否有當，伏祈皇上聖鑒訓示。

再、臣等水陸各軍，自十一月二十八日進剿武昌，一月以來，前後躡破賊壘十一座，前後焚賊舟約二百隻，而士卒中礮帶傷者，水陸約千七八百人，各營將官身在礮子如雨之中，左右前後，傷亡枕藉，幸得力將官均無損失，軍氣不致動搖，事機尙爲順適；賊船賊礮，大於官軍數倍，負蝸不出，以守爲計；水師自湘潭、岳州、田鎮以來，未有如近日之力戰攻堅者也。臣非敢一味操切，不惜士卒，實恐師愈久而餉愈費，賊得妄生他變；且江西待援方切，十二月初四等日，樟樹、南康、青山等處，雖獲勝仗，而兵力極單；羅澤南之利在速戰，亦大局宜然；臣再四思維，惟有分派陸師一扼武昌，下三十里之青山，一扼漢陽，下三十里之沙口，而以礮船之半，駐於武漢下游，則賊糧軍火，不禁自絕，賊必內訌；卽有奔突，亦可乘其飢疲渙散，痛加剿洗，似較日夜仰攻，徒受礮傷爲得計；惟臣軍與羅澤南不滿萬人，已分爲二，若分爲三軍，則須加意警備，以防困獸之鬪，而水師十營僅四千人，血戰已久，大

礮尤少，尙恐兵分力單，未得十分把握。臣思沿江郡縣，總以長江爲天險，卽多設數萬陸兵，而江面尙虛，將使賊船往來自如其糧食火藥必不能斷，卽如九江之陸兵，株守而不得戰，則以江面無水師也。臣已飛咨荊州將軍，並湖南撫臣，趕調大礮，以助水師之力，並與督臣官文署提臣楊載福詳悉斟酌，妥慎辦理。再水師礮位，模範太小，前經臣於十月二十二日奏請，敕下兩廣督臣，購辦六百觔至千觔大礮六百尊，蒙皇上硃批：「另有旨欽此。」臣兩次咨明粵東，未準咨覆，合無仰懇皇上天恩，再敕兩廣督臣葉名琛，速購千觔重洋礮三百尊，六百觔八百觔重洋礮三百尊，派委精實兵將，護交湖南，舟運到鄂，限日交代。雖武漢之克復，不可期待礮位，坐廢時日，而將來東南征剿，終必賴大礮之力，豫爲籌備，乃期利用，謹據實附片奏聞。

水陸攻剿疊獲勝仗疏（正月十七日）

竊臣於十二月初二日，將攻破省城東南賊壘四座情形，繕摺奏報在案；連日激勵各軍，期將省賊一鼓而復；惟自我軍兩路逼圍，城外之溝壘日增，城上之礮石加密，更鼓徹旦，又益以興國之賊萬人，蓋欲困守堅城，以老我師也。其西路望山門外八步街口二壘，爲阻遏官軍糧食軍裝之路；北路武勝門外壇角二壘，爲賊通興國大冶之路；十二月初二日，羅澤南率李續宜，隨臣於鮎魚套內搭造浮橋，率衆直攻八步街口二壘，以奇兵襲壘之後，壘高而固，卽上年春夏間臣所屢攻未下者，諸勇奮不顧身，從礮子中逼近壘前，拋擲火球火箭，壘中火起，賊衆大遁，諸勇乘之以入，截殺最多，此初二日陸師攻克八步街賊壘之事。臣於初六日四更，傳飭各營攻城，臣由中路督各勇攻城之西北，羅澤南李續宜督各營攻城之東南，以中營攻大東門礮臺，四更大雨，出隊稍遲，逼城之時，天已黎明，城外壕深二三丈，必先去其竹簽木椿，而後雲梯可施；賊由城上拋擲礮石，其大東門礮臺，係蛇山之脊，諸勇以雲梯奮上，延燒臺中火藥，斃賊數百，城中大亂，賊悉悍衆來拒，勇之登城闕者屢矣，均爲賊礮

石所阻，終莫能進；羅澤南因勇多傷亡，飭令暫息以待。賊隨出三四千人，從壇角經沙湖之尾，以襲我師。羅澤南令小龜山之勇誘戰，引賊過湖，雙鳳山之勇從而抄之，截殺衝鋒悍賊數百人，敗歸壇角。此初六日陸師攻城未下，敗賊於沙湖之事。賊以沙湖之敗，知我必攻壇角，遂於沙湖涸處，掘挖深溝，通湖水至城根，以阻進攻之路。初十日，李續賓往攻壇角，羅澤南率中營駐洪山，臣飭寶營訓營由中路往洪山接應，蔣益澧以左營前驅，適賊出隊掘溝，諸勇往撲，賊潰。李續賓率右營，藍翎從九劉騰鴻率後營，陳玉輝率彪勇乘之直逼壇角，賊悉入壘抗拒。我軍三面圍攻，從竹簽木椿中衝煙綠柵而上，奪入賊壘，縱火焚燒，賊之火藥由興國州解到者，尙存壘中，一時火起，烈焰冲霄，賊衆死亡殆盡，諸勇乘勝，又蹋破漢陽門外之壘，所設船廠一並焚燬，賊之焚死殺死及投江死者以千計。城上之賊，見我軍直往無前，沙湖空虛，由城竄伏行溝內，以截我軍。李續賓召諸營急據小龜山之險，以待賊隊來撲，勢頗猖獗。羅澤南從洪山馳下，由小東門城根截出，李續賓等復從小龜山殺下，我進而賊遂退。我往而賊又來，如是者六七次，其前鋒之賊被戮者，以數百計。寶營訓營亦從城根衝出，軍勢益振，賊乃竄歸。此初十日陸師攻破壇角等處二壘，疊獲勝仗之事。十一日黎明，李續賓率右營劉騰鴻率後營進據小龜山，賊以小隊至，我軍出小隊應之，伏小槍於樹林中，殲其前鋒數十人，賊以大隊至，我軍排列山上，屹然不動，賊屢衝至山脚，無應之者，賊亦逡巡不敢上。其山前之石山爲紫荆山，賊時繞山而來，截我之後。羅澤南因派蔣益澧率左營由小龜山東北進，彪營由雙鳳山進，自率中營掩旗疾趨，以二哨伏山之西，二哨伏山之東。李續賓等見各路已至，率左營後營衝山而下，分爲三隊，各爲雁陣，前隊進，中後隊按旗不動，前隊退，則中隊進，中隊退，而後隊又進，循環不已。賊久戰而疲，我軍不懈，賊分大隊由城根出石山之右，冀襲我後，中營之伏於山西者，挺出迎戰，賊卽反走，伏山東者，從而截之，各營並向城根橫截，斃賊千餘人，馬之倒斃於溝者，以百餘計。賊恨前此爲伏兵所敗，急以大衆衝我之伏。羅澤南派彪營及右營一哨助之，令佯敗以誘賊，賊果力追，伏者回殺，諸勇又從而截之。

賊之死者七八百計，餘賊乃遁。臣駐軍洪山，見羅澤南之軍鏖戰不已，臣即添調仁鳳二營接應，城中之賊，見中路分兵而東，乘虛撲營，以四五百人由望山門悍然上攻，臣即馳回，督同周得魁帶鳳營回截，普承堯、唐訓方、張寅、恭、李景湖率寶訓、南、恭、四營迎敵，分路抄截，殺賊甚多，追至十字街，已值日暮，羅澤南、李續賓等自壇角收隊，聞中路軍聲，亦迅赴湖路，以圖夾攻，賊乃驚潰入城，我軍歸營，已二鼓矣。此十一日陸師兩路接戰獲勝之事。賊復乘夜於望山門外築葺石壘二重，左接城根，右及鮎魚套港，礮眼密布，以斷我師進攻之路。十八日，臣令訓營、寶營進攻，恭營接應，南營渡浮橋以截白沙洲之賊，使不得相顧，壘中礮子密如雨下，知府銜唐訓方率訓營攻其前面，蛇行而進，受傷者多，諸勇不退，候補同知邢高魁、訓導李景湖率南營由鮎魚套西岸轟其腹背，賊驚而自動，訓營乘之，奪入前壘，縱火焚燒，普承堯又率寶勇繼之，殺賊數百，奪獲大小旗幟四十餘面，礮十尊，刀矛無數，方欲攻其次壘，大雨如注，火器莫施而止。此又十八日攻破望山門賊壘之實在情形也。賊以前壘既破，加修次壘，高與城等，城上以大礮護之，白沙洲之壘與壇角之溝日益高深，臣等商定二十日以三路進攻，臣率南、恭、鳳義四營，由西路乘夜潛行，出花園迂道三十餘里，以攻白沙洲之壘，臣官文調署松潘鎮總兵德恩率川、兵、湖南九谿營，游擊侯鳳岐率楚兵，出入步街以爲接應，洲上大石壘二座，高堅如城，其西築土壘二座，衛之，從九丁銳義都司周得魁率義營、鳳營先進，遊擊張寅、訓導李景湖繼之，從竹簽木樁中踰溝而上，踹破土壘二座，縱火焚燒，守壘之賊悉行駢斬，奪獲旗幟礮矛無算，而石壘之賊密施大礮以拒，終莫能入。李續賓、蔣益澧率左營右營，由中路攻望山門外之壘，普承堯率寶勇以應之，唐訓方率訓營仍於鮎魚套西岸衝其中堅，壘高而固，木樁至十餘丈之遙，右營左營之勇皆奮不顧身，潛拔木樁得路而進，逼近壘前，拋擲火箭火球，賊壘火起，訓營與侯鳳岐、楚兵隔岸施鎗以轟之，賊畏而遁，而城中之賊忽以大股踞壘，紛放鎗礮，我軍受傷者衆，終莫能入。李續賓乃令諸勇暫退，誘賊出，復分路攻之，斃賊數百，賊衆仍遁入壘，羅澤南由東路率中營攻大東門，並飭何紹彩

率仁營、陳玉輝率彪營相爲接應，從九劉騰鴻率後營踞小龜山，防壇角之賊。天未黎明時，逼近城根，拔其竹箬、木樁、綠梯奮登，爲賊所覺，大礮、擡鎗、滾木、亂石紛如雨下，終莫能入。城中之賊，又由壇角經沙湖之尾，以抄我後。劉騰鴻督後營禦之，屢退屢進，鎗斃騎馬賊目二十餘人。中營由小東門橫襲之，兩路繞截，斃賊數百，賊敗入城。此二十日西路踞破土壘二座，中路東路攻壘攻城未下，轉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探聞賊匪日由青山一帶，幫運糧米火藥入城。二十三日，李續賓率右營出窰灣一帶，截賊之餉，賊見我兵少，忽率大股七八千人，由壇角經小龜山沿湖而下，李續賓督勇數百，據險以戰，賊衆莫之敢撻。羅澤南即令劉騰鴻率後營、蔣益澧率左營出洪山之東，而自率中營及陳玉輝之彪營、何紹彩之仁營出洪山之西以抄之。前後夾攻，賊大敗，殺斃甚多，溺死湖中者無數，生擒四十餘人，奪獲旗幟刀矛無算。此二十三日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計自十二月初二日至二十三日，城之東路、南路、東北路、西南路賊壘均已蕩平，而江岸西北一隅之賊壘未破。臣營及羅澤南各營之登城破壘被礮中傷者已逾千數，百人士卒奮勇，無一隊退卻者。署提督楊載福於十二月初二日黎明率水師十營自沌口出隊，至鸚鵡洲，賊船分紮鮎魚套南岸嘴壇角三處，爲犄角之勢，而以土城依倚之。楊載福派副前營萬化林從鮎魚套下口攻剿，派正中營瞿定國副後營段康侯從鮎魚套上口攻剿，派正右營李成謀正左營張啓基副右營張榮貴副左營陳金鷲副中營李濟清正後營喻吉三攻剿南岸嘴壇角二處。南岸嘴外水落洲現賊船數十號，藏於洲內，洲口甚狹，賊以大拖罟橫列其中，兼以土牆周護，礮子如雨，負隅自固。我軍六營攻撲數次，賊船永不啓旋，船高不可踰越，遂併力以攻壇角之賊船，而壇角之船亦復死守不動。船上之礮與岸上之礮一齊施放，拒敵我軍，伺其中雜有糧食船及坐船，計欲先攻其易，因乘隙拋擲火器，奮勇攻撲，賊勢不支，有棄船岸竄者，遂縱焚賊船百餘號，殺賊千餘人，餘船逃竄。六營奮力下追，至青山收隊。是夜即紮漢口之下游。萬化林等四營攻打鮎魚套，燒賊船二十餘號，惟餘大拖罟四隻，橫傍河岸，有土城十餘座，護之。我軍往攻四次，傷亡甚

多，未能燒盡。萬化林等遂率勇登岸，繞賊土牆之旁，以火箭噴筒攻破賊壘一座，得大礮二十餘尊；其取攜不盡者，悉行封釘。是夜四營仍回紮沌口。初三日黎明，楊載福復率萬化林等四營往攻，游擊李成謀亦率下游六營，從下上攻，賊出鳥船七八號，拖罟數號拒戰；其鳥船較拖罟爲高大，而運動較迅，每船藏二千觔大礮二十餘尊，子如雨點，急不能近。各營上下夾攻，鏖戰逾時，李成謀奮勇先衝賊隊，張啓基、李濟清繼之，賊始敗退，仍依泊土城之下，伏而不動。李成謀等從下擊之，張榮貴、喻吉三、陳金鼈從上截之，圍其一隻，賊船火器齊施，管官陳金龍被燒，李成謀、張榮貴、張啓基等奮勇攻擊，不退一步，船上之賊，盡行擊斃。其自行溺水者尤多。我軍爭擲火蛋，燒其風帆，而船板則以沙土墊滿，不能卽然極力攀援，而船復高不可上。李成謀等憤怒逼近賊船，以大礮圍衝之，始將其船擊壞，各營復併力攻其薄泊之船，賊船之礮與賊牆之礮，幾無隙地，並有陸賊匿於賊船之側，施放擡鎗、火箭。我軍攻撲數次，傷亡甚多，而時已薄暮。楊載福卽飭萬化林等三營回紮沌口，自率瞿定國同李成謀等，仍紮漢口。下游北岸，帶兵都統都興阿見水師下駛沙口，恐其孤軍無依，遂率馬隊馳三十里，駐江岸以守護之。露宿兩日夜，屹立不動，其公忠之義，水師將弁倍形感奮，而馬隊亦因水師之敢戰，故露處兩日夜而不言勞也。初四日，萬化林等三營自沌口出隊，李成謀等七營由下攻上，賊於黃鶴樓下至壇角地方，添設土牆，密排大礮，我軍上下往來，必由其礮口經過，因思賊船不出，終難攻進，卽派各營長龍快蟹，由壇角過河攻擊，冀誘賊船出敵，再以各營舢板圍剿之。該賊死守不出，我軍密排大礮逼賊壘賊船，而更迭轟之，斃賊極多。我軍亦多被礮子中傷，楊載福思上游賊船未盡，終不便久泊下游，率十營回紮沌口。初五、初六日，仍率十營往攻，賊竟以負固不出，爲得計。連戰數日，共燒賊船百數十號，奪獲賊礮三十餘尊，旗幟、刀矛無數，擊斃賊匪甚多，所有生擒長髮老賊，當卽訊明正法。此水師初二日至初六日進攻獲勝之實在情形也。十一、十四、十六等日，迭次出隊攻剿，該匪仍堅守不出。十九夜，楊載福備民船二十餘號，實以油薪，派副左營李朝斌帶船十餘隻，燒鮎魚套之賊船，派

副後營周清元帶船十餘隻，燒南岸嘴之賊船，楊載福親率各營，三更出隊，周清元等暗槳潛行，衝過賊營二座，至南岸嘴洲頭，賊已預於洲口密釘梅花樁，火船不能進港，僅燒其洲外小船數十隻，李朝斌所帶火船，亦至鮎魚套上口，逼近賊船，焚燒小船二十餘隻。二十日黎明，楊載福率大隊戰船至鮎魚套上口，派正左營張啓基，正後營喻吉三，專攻鮎魚套，派副中營李濟清，副前營萬化林，正右營李成謀，正中營瞿定國，繼進；其張榮貴之副右營，周喜元之正前營，紮於鸚鵡洲下，以爲聲援；張啓基、李濟清等屢衝至黃鶴樓下，更番迭進，誘賊出戰，賊船傍岸灣泊，環以水拒，船之隙處，編築小壘，密安大礮，我軍奮勇攻進，斃賊約數百名，而賊舟仍未盡破。自十九日三更鏖戰六七時之久，始行收隊，正後營營官喻吉三受傷，猶能力戰不退，此十九夜至二十日，水師攻剿賊船之實在情形也。連日將生擒各賊，訊據：「水師經旬力戰，焚賊舟一百數十號，轟斃賊千餘名，燒斃五百餘名，自甯五百餘名，礮斃大小老賊頭目二百七十餘名」等語；而水師之哨官陣亡五員，營官傷二員，弁勇傷亡約六百餘名，而無一船損失，無一人退怯者。臣仍令水陸各軍暫養數日，設法并力攻剿，以期迅速復堅城，所有陸師尤爲出力之外，委陳玉輝、面中鎗子、勇敢不退，可否以千總拔補？從九劉騰鴻，身先陷陣，七戰均在諸軍之先，可否以知縣選用？候選知縣李續宜，勇敢爭先，請以同知選用，並賞戴花翎；六品軍功楊高桂，可否以把總補用？六品軍功傅學海，可否賞給六品翎頂？外委彭澤南，可否以千總超補？其水師尤爲出力之儘先游擊李成謀，可否以參將儘先補用？並請賞加勇號；儘先都司張榮貴，可否以游擊儘先補用？都司王明山，可否以游擊儘先補用？都司銜守備萬化林、李濟清，可否以都司儘先補用？儘先游擊張啓基，可否以參將儘先補用？藍翎守備陳金鼇，可否以都司儘先補用？並請賞換花翎；都司銜守備喻吉三，可否以都司儘先補用？以示鼓勵！至陣亡各員弁水師之藍翎把總賴洪興、談金榜、藍翎外委劉魁和、外委曹勝發等弁，已經臣官文先行奏請議卹，其水陸員弁奮不顧身，冒險衝鋒，登城殺賊，實皆忠義之氣，倍勝平時；其力戰陣亡情形，可否加等議卹，以慰忠魂。所有候選從九

品劉卓巖，請照例議卹；藍翎守備張福田劉高選，請照都司例優卹；千總賀采臣劉青四，請照守備例優卹；藍翎把總吳秀珮羅長發王美在會旺益周玉堂，把總黎天才，請照千總例優卹；藍翎外委廖自集鍾興，外委胡裕大，王祥元朱福勝賀芝蘭，戴有亮黃復勝董起隆徐文章，請照把總例優卹；六品軍功夏隆吉田厚良朱達明劉步翹吳勝貴，咸甯山坡案內，均擬保把總，尙未出奏，請照把總例優卹；其餘出力員弁，及傷亡勇丁，容臣查明，分別奏咨獎卹，仰候恩施。

謹按疏內請獎卹各員，於二月○○日接奉旨準。

再，江夏縣屬之梁子湖水面寬闊，港汊紛歧，與武昌咸甯各縣相通，外江賊匪，每由武昌縣屬之樊口駛舟入湖，搶掠食用，經臣飭令署武昌縣林之華督同馬鄉舉人候選教諭黃守謙等，齊團堵禦，又派五品軍功把總余雲龍帶勇駐湖巡防。上年十二月十七日，林之華探有賊目偽監軍陳姓等率賊四百人，竄至武昌縣之金牛鎮，聲言大股隨後卽至，希圖牽綴大營之後，當密調把總余雲龍帶勇往剿。十九日，余雲龍接信，卽率六品軍功徐斌張占釐譚運華李占魁張金榜曹得太帶勇三百名，二十日行抵張橋，中途與宋斯年會合，適舉人黃守謙督團來會，江夏三里之團總文童祝茂文吳先藻，亦帶領團勇會剿。該匪知覺，卽列陣以待，余雲龍黃守謙宋斯年督各勇向前迎敵，殺斃前鋒悍賊十餘名，餘賊卽潰，鄉團奮勇百倍，追殺數十里，撲水淹斃者，亦以數十計，餘悉竄逸，生擒賊目匪黨共二十三人，經林之華訊明解驗，立予駢誅，奪獲騾馬四匹，黃旗四面，偽監軍印一顆，黃馬褂一件，黃邊風帽二頂，偽示偽牌解營驗實。臣查鄉團出力士民同仇，實堪嘉獎，該把總余雲龍奉委巡防梁子湖水面，舉人候選教諭黃守謙團練鄉勇，自去歲以來，迭有斬擒，隨時稟報，批準獎勵在案。今又鎗斃金牛賊匪多名，大獲勝仗，應請先行獎勵，以勸將來，把總余雲龍，可否以千總拔補，並請賞加銜備舉人候選教諭黃守謙，可否以知縣歸部儘先選用，儘先縣丞署金牛鎮巡檢，宋斯年，可否以知縣仍留湖北補用，所有打仗奮勇

之鄉團，六品軍功徐斌、張占鼈二名，請以把總拔補；鄉團六品軍功譚運華、李占魁、張金榜、曹得太四名，均請以外委拔補；文童團總祝茂文、吳先藻，均請以從九品遇缺儘先選用；其餘出力各勇，由臣賞給功牌，以示獎勵。除仍飭該員弁等隨時慎密防剿外，所有剿辦金牛賊匪獲勝情形，理合附奏，伏乞聖鑒訓示。

謹按：此片於二月○○日接奉旨準。

再南路之餉，前奉部撥由江西省月解餉銀三萬兩，專濟羅澤南一軍，未經解到，賊已竄吉安袁州一帶，江西軍務孔亟，自顧不遑，勢難措解，且道路阻隔不通，十一月之餉，皆由督臣官文設法措濟，而十二月未能全清，正月以後，竟無可措之款，賊匪負固不出，克復恐稍需時日，且克復後，追剿搜捕，均爲緊要，所有各營餉項，亟應趕緊接濟，計臣營月需銀二萬二千餘兩，羅澤南營月需銀三萬八千餘兩，臣之水師十營，月需銀二萬兩，加以督臣調過南岸之川楚兵二千六百餘名，月需銀七千餘兩，又數月來水陸兵勇，奮力進攻，傷亡甚多，賞卹一項，勢難減省，現值進攻喫緊之際，尤須預爲籌備，以勵軍心，共計月需銀十萬兩，內外除本省竭力設法隨時俵用外，合行據實陳明，請旨敕下陝西、四川督撫臣，迅即籌措，按月解銀五萬兩來營，以便支放；至北路馬步兵丁及李孟羣王國才等營，餉需尤多，應請敕下部臣，於山東、山西、河南三省，趕緊協濟。再查湖北連年用兵，歲費帑項至鉅，臣不能自籌，而仰給於鄰省，鄰省不能不顧念全局，而代籌協濟，實已應接不遑，中夜焦思，尤深憤厲，惟武漢賊勢，有必破之機，北岸馬隊，極爲勇往，其餘兵勇繁多，需餉尤急，經督臣激勵再四大，有起色，自當竭力攻剿，寬爲籌畫，力復二城，功收一篑，以期上慰宸念。

硃批：戶部速議具奏。」

陳奏官軍連日獲勝情形疏（六年二月初七日）

臣於正月十七日，將咸豐五年十二月初二至二十三日，水陸大勝情形，繕敘具奏在案；十二月二十七日，賊於城外掘挖壕澗，樹立木柵，相後營劉騰鴻帶二哨往偵，賊見我兵不多，遽出旗來圍，我兵且戰且退，以誘之，添撥六哨，一鼓抄襲，殺傷之賊甚多，嗣因雨雪連綿，不能出戰。羅澤南駐營洪山之南，因北路爲山所隔，懼賊乘不意以襲營。咸豐六年正月十二日，羅澤南移三營駐洪山絕頂，距城更近，可以俯瞰城中，中營駐洪山之首，其南岡後營居之，以待城賊之來攻；左營駐洪山後嶺，其南岡右營居之，以防後路之抄襲；仁營駐洪山中頂，其南岡以彪營居之，相與聯絡，前後共成犄角之勢；知賊之必乘夜撲營也。十三夜二鼓後，鹽運使銜李續賓帶右營往偵，將及雙鳳山下，賊已率千餘人出城，先踞其巔，突然相遇，李續賓策馬直進，鎗礮齊施，潛分二支，包山之趾，而及其脊，賊敗。羅澤南出中營接應於山之左，劉騰鴻出後營接應於山之右，斃賊無數，夜半始收隊。十四日黎明，天大霧，劉騰鴻率後營登雙鳳山巔，以劈山礮轟擊大東門，賊莫測我軍之多寡，城中大亂，四面開礮以拒，及霧收，賊以千餘人縋城而下，我兵拒戰甚力，賊不能近，又於小東門出千餘人來抄我後。羅澤南率中營從雙鳳山北以迎之，鏖戰良久，賊恃距城甚近，城上可開大礮以轟我師，城下木柵又可爲賊藏身之地。我兵奮殺，殪其前鋒十餘人，賊猶力戰如故，中營乃從湖之乾涸處，分二支以繞賊之左後營，驅雙鳳山之賊與小東門賊併聚一處，亦分二支以繞其右，皆逼至木柵，賊反包於我軍之中，城上之礮，以賊未入不敢開，四路夾擊，斃賊約六七百人，生擒二十五名。城中見賊敗，遽出隊數千從漢陽門繞沙湖之尾來救，李續賓率右營候補同知蔣益澧率左營都司何紹彩率仁營，由小龜山直逼沙湖，以鎗礮轟擊，斃賊最多，諸勇皆分碎其屍，擲於城下，以示賊，此十三夜十四日東路鏖戰之實在情形也。十八日，賊以百餘人猝抵中路五里墩，搦戰，我軍知其爲誘，按兵不動，以

百餘勇敢者追至長虹橋，賊以千餘人伏於其側，我兵退以誘之；參將普承堯之實勇，知府銜唐訓方之訓勇，分路進攻，游擊張寅恭之恭勇，從九丁銳義之義勇，都司周得魁之鳳勇，訓導李景湖之南勇，各出四成隊繼之，分三路以攻其伏，鏖戰二時之久，礮斃其頭目三人，賊敗，乘勝尾擊，殺斃數百人，此十八日中路鏖戰之實在情形也。二十四日，大雪初霽，四更後，賊以千餘人來撲中營，前隊多著白衣，與積雪同色，望之不辨，猝抵營前，矛傷燒望火者，尾之而至，環拋火器噴筒，幾登外牆，傳籌者守更者見之，奮登牆上，擲以大石，賊不能登，營中之勇繼出，以鎗礮轟擊，洪山兩面皆絕壁，山脊瘦而積雪有深三四尺者，賊以一路蜂擁而前，故我礮所發無不中者，賊大敗，棄器械走，多墜死崖下，我兵以夜深不敢追，比曉視之，雪上皆血跡。二十五日四更，賊又以大隊來撲中營，懲前敗，逡巡不敢上，黎明始登山，拋擲火器，羅澤南令中營後哨右哨出洪山之北，左哨出洪山之南，俟二哨抄出前哨乃開營迎擊，劉騰鴻率後營分三路繞賊之後，賊遂狂奔，其旁遁者多為我兵所殺，直追至城根，賊乃踰木柵中由大東門縋城而上，我勇登雙鳳山，以劈山礮擊之，墜城而死者無算，乃收隊歸，諸勇恨我師出而賊即退，不得多殺以洩憤，乃於二十六日四更，中營以右後二哨埋伏於賊來路之左，後營以前左二哨埋伏於右，五鼓賊以千餘人捲旗而來，以撲中營，我兵之伏者俟其過而截之，中營前左二哨迎之，賊方銳意前攻，而不知伏者之繞其後，前後夾擊，共斃賊二百餘人，內斃偽總制林姓者一名，旅帥之戚姓劉姓者二人，生擒旅帥李姓者一名，皆身懷偽印，奪其旗幟，有總制旅帥某姓等字樣，又生擒二十餘名，此二十四、五、六日賊乘雪夜來攻東路，迭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二十八日，賊以十餘旗由東門而下，以十餘旗出小龜山之尾，有渡賽湖燒民房者，羅澤南飭劉騰鴻率後營以救火，分中營二哨住堵大東門，而下，以十餘旗出小龜山，鏖戰三時，斃賊約二十餘人，蓋賊欲誘我師至城下，可於城上以大礮轟之也。羅澤南以賊不多，先令中後二營收隊，蔣益澧率右營進駐小龜山，接應仁營，俾得收隊不致為賊所乘，詎賊見二營之勇不多，忽於壇角出大股千餘人，有戴金龍風帽黃馬褂

之賊，立馬於小石山巔，指揮衆賊從隄上以牽制左營，小東門大東門，繞城而下者千餘人，直撲仁營，火箭噴筒，鎗礮並施，賊氣頗悍，仁營分三支應之，奮力抵禦，不少退却。左營見兩路齊至，飭勇駐小龜山巔，據險以待，分二哨繞小龜山而下，以截撲仁營之賊，乘勢邀擊，賊敗，由湖汊逃至城根，復頓旗迎戰，我軍中營右營後營分三路奮迅而前，與左仁二營相爲包繞，此衝彼突，不遺餘力，斬斃賊約六七百人，餘賊皆遁走木柵中，日暮收隊，左營在後徐行，賊之在小石山者，忽由隄上尾追，左營反旗殺之，鎗斃其戴金龍風帽者，此二十八日東路鏖戰之實在情形也。二月初一日，賊防我兵進攻城池，欲逼賽湖之水以斷其路，以四五百人掘土填橋，居民驚報，羅澤南飭劉騰鴻率後營臨隄上，礮隊居先轟擊，賊不能敵，直奔中和門東舊壘，冀繞城而上，諸勇乘勝尾追，作三路包繞，城下溝極深，竹簽木樁又極密，賊無可遁之路，悉陷於溝坑樁簽中，我勇火器環擊，鮮有脫者，屍填滿溝，其得繞城而上者，不過十之一耳。東路之兵方歸，賊又以三四千人過鮎魚套橋，由八步街對岸以擊我軍之腰。臣飭唐訓方率訓勇普承堯率寶勇張寅恭率恭勇周得魁率鳳勇，過長虹橋迎敵，飭丁銳義率義勇李景湖率南勇，由五里墩渡浮橋以禦八步街之賊，賊之在長虹橋者，見我兵至，施鎗擲戰，我兵按旗不動，俟其近前，始開鎗礮以轟之，賊忽分三路來抄，我兵亦以三路應，我進賊退，我住賊來，如是者歷二時之久。東路見中路鏖戰，飭參將葉永泰督彪勇出湖中遙爲接應，賊畏抄後敗走，各營乘勝追之，殺賊數百，奪獲黃旗二十餘面，生擒十三名。賊之由八步街出者，南營向前截之，衆寡不敵，勢幾不支，賊愈戰愈衆，我兵之戰於長虹橋者，懼對岸有失，飭普泗水者踰鮎魚套港援之，殪斃賊目十餘人，奪獲旗幟甚多，奪銅礮一尊，賊敗走，日暮收隊。此二月初一日東路中路接戰獲勝之實在情形也。初二日，臣軍與羅澤南軍各出數百人誘賊，賊亦以千餘人繞城而下，我兵爭先奮擊，斃賊數十人，賊終隄走，我兵乘勝追之，殺賊無算，奪獲黃旗十餘面，銅礮二尊，火藥八桶，賊敗入城。此初二日中路東路復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水師現在添備火具，趕緊催齊，臣卽日定期會剿，力圖擴清，以慰聖懷。所

有陣亡藍翎守備丁懷本藍翎千總金品高藍翎把總黎文祥向德明秦裕昌外委蕭得勝胡萬隆等屢立戰功，向先殺賊，奮不顧身，深堪憫卹。丁懷本請照都司例優卹，金品高請照守備例優卹，黎文祥向德明秦裕昌請照千總例優卹，蕭得勝胡萬隆請照把總例優卹，以慰忠魂。其在事出力員弁及陣亡受傷勇目，俟臣查明續請獎卹。謹將連日接戰大獲勝仗情形會同湖廣總督臣王文韶提督鄖陽鎮總兵臣楊戴福恭摺具奏。

硃批：「覽奏均悉。丁懷本等均照所請優卹，該部知道。欽此。」

再，翰林院侍讀金國均，上年請假回籍迎親，現已假滿，應即回京供職。惟湖北一省釐金牙帖，甫經設局籌辦，非得本籍廉正紳士經理，恐無以通民情而收實濟。臣已咨會侍讀金國均，並丁憂在籍之前任大理寺少卿彭久餘，前往襄陽安陸鄖陽荊門等處總理局事，俾商民及早輸將，而吏胥無所欺隱。武漢克復後，再將紳局移於省會，兼可咨訪團練人才，以求樸勇之士，理合附片陳奏。

硃批：「著照所請。欽此。」

陳奏水陸官軍連日獲勝疏（三月初一日）

臣於二月初七日，將咸豐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咸豐六年二月初二日陸路迭獲勝仗情形具奏在案；二月初三日，賊以數百人掘襄湖之隄，使我兵不能及城根，知縣劉騰鴻督湘勇後營以鎗轟之，右營排列甚後，以防鷹嘴閣下之伏賊，於隄上迎戰，我兵分三路抄之，殲賊二十餘人，賊走，乘勝追過鷹嘴閣，賊先以千餘人伏於十字街長虹橋下溝內，城中之賊見追兵至，忽以大隊分三路而來。一出鷹嘴閣以禦官軍，一出長虹橋以助暗伏之賊，又以一支渡鮎魚套，循隄至長虹橋對岸，排鎗以待，我兵抄至長虹橋，賊伏突起，放鎗擲矛，蜂擁而前，隔岸之賊又以礮橫擊，我軍右營與鷹嘴閣之賊戰，不能往救，後營之勇不及賊之什一，知縣劉騰鴻誓以死

戰，用劈山礮及擡鎗轟之，賊敗走；我兵莫不以一當百，計追殺五六百人，蓋劉騰鴻身先倡率之力也。適臣中路見長虹橋接戰，出兵往援，候選從九丁銳義等率義勇先至，與後營追至望山門外，奪獲旗幟數十面，騾馬十四匹，而臣中路之實勇訓勇恭勇鳳勇及東路之中營左營彪營仁營，俱以大隊接應，殺賊無算，賊大敗入城，此初三日接戰，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賊以屢敗，堅閉不出，荊州所解礮位，運至供山東路，於初四、五、六、七等日，令諸營以二礮扛至雙鳳山巔，以二礮扛至沙湖尾紫金山巔，俯瞰城中，對城轟擊，僅壞其城樓女牆數處，而堅城非礮力之所能破也。初九日，督臣官文會期大舉，臣與羅澤南飭各營製長梯數百，並挾土囊，負沙袋，束稻草，以填城下之溝，兼以壓覆城根之木椿竹簽，又扛大礮於山巔，以轟擊其城上之賊，備揚塵車以迷賊目。中路各營，攻城南鷹嘴閣之左右，東路各營，攻大東門南門之左右，復各派五成隊分路而進，中路則攻望山門中和門鮎魚套等處，東路則攻小東門紫金山沙湖壇角等處，派川兵川勇嚴守八步街等處，以爲聲援，使賊不能並聚一隅，以殺其勢。初九日四更，齊集城下，先以刀斧手斫其壕邊之木柵二重，繼以土囊稻草填其城壕，方在緣城，而賊忽大號，守城之賊皆起，擲火球，下亂石，墜滾木，擡鎗鳥鎗紛紛施放，其礮臺之大礮，皆以大子，羣子連環開放，我勇之逼城根者，受傷最多，毫無退志，前隊已傷，後隊又緣梯而上，彼勇陣亡，此勇又踰溝而前，擡鎗隊皆挺身溝外，以轟擊城上之賊，亦不以傷亡而稍怯，相持一時，仰攻之難，不如城上俯禦之易，終莫能登。臣以礮傷士卒太多，知縣劉騰鴻衣履頭巾洞穿十數處，而身無重傷，臣亦恐遂傷之，乃令諸勇暫退，伏於城下坡壠，俟其子藥之盡而復攻，忽見城上之礮自裂三座，傷賊甚多，諸勇三次乘之而上，賊急不能支，以桶盛火藥燒擲，礮石更密於前，終不能上，申刻收隊，城中之賊逃出者，皆言是日城上爲我軍礮斃者，以四五百計，偽總制陳姓李姓，僞國相章姓楊姓，並僞軍師三名，均守城賊目也。又因礮裂而自斃者，僞十二國宗韓姓一名，羅澤南營，臣營之受礮傷及中礮陣亡者，亦已六百名，此初九日兩路力攻七時之久，鎗斃多賊之實在情形也。臣以攻城多傷，暫令休

息賊於初十、十二及十四、十五等日，以數百人由大東門繞城而下，或繞沙湖而出，搖旗擗戰，我兵不出，則距躡而前，我兵甫出，則搆旗而走，諸勇或分路圍抄，或暗伏掩擊，每日斃賊或十餘名，或數十名，終無益於攻剿之大計。惟下游青山、密灣一帶，爲陸路接濟賊糧之道，擬分數千人駐紮其地，而臣營羅澤南營兵力尙非有餘，遲回審顧，一月有餘，終以分兵扼下游爲勝算。十七日，羅澤南、李續賓率湘勇各二哨，往密灣審視營基，密灣距城約十里，在沙湖之尾，湖水由港中出，建石壩一座，以通江隄，率勇過壩，橫列隄上，羅澤南、李續賓復帶親兵數十人，沿江而上，以察賊船賊之大隊，盡由武勝門而出，不下三四萬人，排列六七里之遙，旗幟蔽江，其前隊八九千人，直逼陣前，羅澤南以我寡而賊衆，隄壩寬闊，必據險而後可戰，乃飭勇排陣，徐徐而退，退數十丈，又頓旗擗戰，如是者四五次，乃渡壩排陣於港之左，賊亦奮躍而前，排列於港之右，羅澤南、李續賓身先士卒，而密飭鎗礮手百餘人伏港內低處，飭各隊刀矛旗幟皆佯作逃奔狀，賊得意迅追，甫至壩，我兵鎗礮齊發，賊隊整而人密，所發皆中，應聲而倒，回旗返殺，賊大敗，適都司何紹彩率勇來援，相與尾追六七里之遙，其鎗傷者不能行，皆爲我兵所殺，約四百人，屍橫隄濱，日暮乃收隊。當賊以大隊出武勝門之時，先以千餘人駐紫金山，千餘人駐雙鳳山，蓋防我兵抄隄之後也。候補同知蔣益澧率湘勇左營，劉騰鴻率湘勇後營，駐小龜山，以禦紫金山之賊；從九羅嘉亮生員劉典率湘勇中營，前左兩哨，以禦雙鳳山之賊，參將葉永泰、千總秦國勝率彪勇繼之，賊見我兵自密灣收隊，度其路遠不能遽歸，乃折而回，冀襲我營，盡由武勝門城根萃於山下，黃旗蔽湖，喊聲震谷，直撲小龜山而上，勢極兇悍，蔣益澧督勇禦於山右，劉騰鴻禦於山左，賊擁而上，則轟鎗礮以擊之，賊受傷而退，刀矛手追至湖濱，以黑夜莫敢深追，復據山上以待，賊蜂擁而上，則又以鎗礮刀矛擊追之，如是者五次，賊以小龜山難踰，乃由紫金山之南橫出小東門，與大東門之賊會，奮躍而上，又爲湘勇中營及彪營所阻，自黃昏戰至二更後，我兵以二千餘人禦賊數萬，無懈可擊，及密灣勇歸，悉往助陣，聲勢益壯，賊逃入城中，比曉往視，賊尸填於湖中及溝外者

不下五六百矣。此十七日陸路各營接戰，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二十三日，賊以數百人在小龜山延燒民房，大東門亦出百餘旗接應。羅澤南乃令中營出二哨以逐小龜山之賊，出二哨以禦大東門之賊，小龜山之賊遁，衆勇追之，駐其山以待，而賊之由壇角出者二萬計，排列沙湖溝之北，悍賊數百人，則登紫金山，旋循沙湖之隄，以鎗礮轟擊我兵，以數百人與之相持二時之久。羅澤南見賊之多，乃自帶親兵督中營二哨，先擊追大東門之賊，飭知縣劉騰鴻率湘後營，都司何紹彩率仁營與湘中營，同踞小龜山，用劈山礮擊隄上之賊，賊退，諸勇乘勝追之，至沙湖坪以排鎗轟擊，復以一隊奮登紫金山，共斃賊數十人，賊遁歸溝內，賊隊之排列溝北者，猶整齊如故。羅澤南飭諸勇仍踞小龜山，令數百人追隄上之賊，殪其先鋒數名，逐至紫金山下，賊踞山上，放鎗以拒，溝內之賊見追兵不多，踰溝而前，羅澤南與劉騰鴻督大隊分路應之，何紹彩率仁勇由溝外橫截紫金山之賊，賊爲我兵所包，遂大亂，各營環繞，斃賊六七百人，分裂其屍，血流湖際，餘賊踰溝而逃，我兵亦收隊。賊乘我兵之歸，復有登紫金山者，適候補同知蔣益澧聞戰，率左營接應，因奮殺數十人，日暮收隊，奪大黃旗四面，小旗十餘面，生擒七人。此二十三日東路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署提臣楊載福於二月初五日黎明，率水師十營自沌口出隊，至鸚鵡洲，正後營喻吉三，副前營萬化林，副中營李濟清，循東岸而下；正右營孫昌凱，副右營張榮貴，正左營張啓基，副左營陳金鼇，正中營鮑超，正前營周喜元，副後營周清元，循西岸而下，距賊船約四五里之遙，即排列以待，是日北風甚大，賊以大拖罟四隻，從鮎魚套汜流而上，開礮一次，即轉舵下駛，佯作退避狀，蓋欲誘我軍下擊而反攻也。各營靜聽軍令，毋敢妄動，賊又出烏船及大拖罟二十餘號，順風揚帆，魚貫而進，以衝我東岸之船，各營仍堅持不動，俟賊船將近，揚載福飭即迎頭擊之，鎗礮齊施，火器並發，賊船整而密，火器所著，登時焚烈，中礮者紛紛墜水，正右營孫昌凱，副右營張榮貴，正左營張啓基，副左營陳金鼇，正中營鮑超，復過江以抄賊尾，期併力夾攻，一舉殲滅。而賊船之在南岸嘴者，見我船多趨東岸，亦出大船數十號緣西岸而上，周喜元率正前營

周清元率副後營迎頭截擊，衝入賊隊，賊船不敢進，仍退泊南岸嘴沙洲之內，土牆之下，堅伏不動。其由鮎魚套而上者，喻吉三、萬化林、李濟清奮勇以攻其前，孫昌凱、張榮貴、張啓基、陳金鼇、鮑超繞出以攻其後，縱橫馳逐，鏖戰逾時，賊之鳥船較拖罟高大，上排巨礮，各營合擊，燒其大鳥船一隻，船礮沈江，逆賊二百餘人，登時焚溺，無一得脫者。奪大拖罟一隻，擒斬焚溺各百餘名，奪千觔礮十尊，賊遂敗走。各營乘勝力追，斃賊無算。蓋南岸嘴賊船，爲正前營副後營所牽綴，不能赴援，故遂得以盡力擊殺也。另有大鳥船一隻，橫列河畔，正後營副前營副中營圍而奪之，賊之窺岸墮水者數百人，悉爲我軍所殺。船大易於攔淺，推挽不動，遂縱火焚燒，仍取其千觔大礮八尊，以歸。火烈未及盡取，而船已沈。楊載福以賊船去遠，又值日暮，遂收隊。初六七八等日，楊載福飭令十營迭次出隊，賊因大敗之後，堅守不出。初九日，楊載福以陸路各營會期進剿，寅刻率十營出隊，正後營喻吉三、副中營李濟清、副前營萬化林，由東岸攻鮎魚套之賊；正右營孫昌凱、副右營張榮貴，正左營張啓基、副左營陳金鼇，正中營鮑超，正前營周喜元、副後營周清元，由西岸攻南岸嘴之賊。賊恃其土牆堅固，我軍百計誘之，仍不出戰。惟於牆隙施放鎗礮，我以大礮轟擊，賊以大礮拒敵，士卒莫不憤怒，爭先衝突，又以火器噴筒射入牆內，焚賊船隻，斃賊甚多。是日南風大起，我軍戰船搖蕩不定，開礮無準。楊載福恐爲賊所乘，令各營徐徐收隊，仍紮沌口。數日接戰，計燒大鳥船二隻，奪大拖罟一隻，奪千觔大銅礮十八尊，擡鎗萬鎗，劈山大礮三十餘件，黃旗黃帽黃馬褂，刀矛偽文報等多件。賊之被轟擊及溺水死者無數，生擒賊目五名，訊據賊目偽丞相陳姓已爲我軍所殲。該逆等新從九江安慶帶船上援，不料一戰遂敗。此水路迭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臣等水陸自冬至春，齊力攻堅，八十餘日中，幾於無日不戰，然堅城未復，戰士之中礮傷者已逾二千餘名，勇氣不衰，士怒未已，非賊強兵弱，蓋攻守之異宜。且下游一路，水陸皆虛，未得其要也。再四商酌，陸師自以分兵下游，斷賊糧路爲要。著本月二十五日，鹽運使銜李續賓，知縣劉騰鴻，率三千人移駐下游審灣，以扼其吭。羅澤南仍駐洪山，調中路唐訓方八百人以

益之；臣當中路長虹橋一面，尙有四千餘人，足敷圍剿。至水路賊匪，自上年金口大捷之後，每遇賊船出隊，則我軍奪獲必多，遂匿於武漢兩城之下，外以沙洲爲護，內與陸賊相依，官軍逼近，伏匿不出，計惟有多用火船，乘風延燒，趁勢追剿，或可得手。春水方生，旬日之內，必可剋期大舉，聚而殲旃，以期上慰聖懷。所有水陸陣亡員弁，抓城拔柵，踰越重壕，焚奪賊舟，冒險陷陣，忠義勇敢，實堪憫惜，可否加等議卹，以慰忠魂。藍翎千總彭本餘，千總黃錦雲，請照守備例優卹；藍翎把總譚光福，把總蕭登高，王運發，藍翎儘先外委記名把總李正友，請照千總例優卹；外委羅龍，輔劉瓊，茂周勝，友谷世泰，胡祥發，彭有順，曾昌熾，請照把總例優卹；六品軍功哨官瞿宏升，羅正富，陶鎮南，柳定國，何連芳，郭定陞，羅月友，於金口武漢案內，積功應保，請照外委例優卹；六品軍功文童周其杏，文顯，譚江，玉梅，張紹華，龍玉和，積功應保，請照外委例優卹；其餘在事出力文武員弁，及陣亡受傷勇目，可否由臣查明，彙請獎卹，謹將水陸疊次接戰，大獲勝仗情形，謹會同湖廣總督臣官文，署提督鄧陽鎮總兵臣楊載福，恭摺由六百里馳奏。

(三月十四日奉)

再，臣於二月二十三日，接準兵部侍郎臣曾國藩函：「聞吉安府城失陷，江省軍事，日形糜爛，急調羅澤南、李續賓提師回援」等語；臣思首逆石達開擾害江西，與粵東流匪合併，頓益悍賊四五萬人，而本境之匪，附益更多，既已連陷江西州縣，則南贛撫建，固屬可危，浙閩湖南，尤深遠慮，東南大局所關，臣何敢以鄂中一省之事，而愆然不顧，且近年以來，各省招致兵勇，多不可恃，自非羅澤南等速援，未易剿辦也。羅澤南之議，則曰：「武漢爲南北樞紐，視他省關繫，獨大，上縮荆襄，下控吳皖，未可棄而不顧。」臣再四思維，南岸各軍，力攻入十餘日，戰士良苦，功隳垂成，遽行撤調，則亦不足以激揚士氣，且羅澤南之軍，正月二月餉項虧欠，江西庫帑亦竭，卽令刻

日速援，而欠餉行糧，必應速爲籌措；臣之水師、火具已齊，湖南大礮已到，默計旬日之內，春汛初起，漢陽南岸嘴之沙渚，可期漲溢，則賊舟難於閉藏，水賊或可燒而走也。臣等定計力圖克復，如旬日無成，則鄂省戰守惟臣，無可諉責；自當權其緩急，籌措餉項，先以數千赴援，再查羅澤南、李續賓所統勇丁，不過五千人，到鄂以來，與臣密商，添益三千餘人，兵力稍厚。羅澤南之招勇擇將，向不冒濫，惟軍師每月需四萬三千餘兩，水師十營，月需二萬三千兩，前經部議飭撥，尙未報解，可否敕下部臣，破格專籌軍餉，指定撥濟羅澤南及水師十營，由臣轉運；其臣陸營所需，亦應另行設法，不得擅支，則此軍可期常勝，必可委任而責其成功。倘即時克復，追勦尤貴神速，不致停兵待餉，以誤事機。萬一久頓城下，自不能不先行分援，即須酌付口糧，免其中途遲回，致使賊計日逞實於大計，有所裨益，愚昧之見，謹附片陳奏。

硃批：「所籌甚是。至所請專濟羅澤南軍餉，著戶部速議籌撥。」

上諭：「曾國藩文俊奏『吉安失陷，石逆久踞臨江，南則窺伺贛州、南安，北則踞守武寧、新昌，賊勢蔓延，全省幾徧。周鳳山陸軍，近日又遭挫折，請飭羅澤南迅速移師，來江援勦。』本日復據胡林翼奏『現在春汛初起，賊舟難於閉藏，已定計力圖克復，倘一時未能得手，先以數千人赴援。』等語，所籌甚是。胡林翼如能於旬日之間，攻克武漢，則羅澤南一軍，即可回援江西，倘克復尙需時日，先行派兵分援，亦須仍由羅澤南等統帶前往，方能得力。該督等務當權其緩急，不可稍存畛域之見，致誤事機。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

（三月十四日同督部奉軍機字寄）

上諭：「前因曾國藩等請飭羅澤南回軍援救江西，並胡林翼奏請暫留羅澤南，俟旬日以後，再行派兵赴援，當經諭令官文、胡林翼斟酌緩急辦理。現據廉兆綸馳奏『江西自吉安失守後，賊復於二月二十三等日，連陷撫州，進賢、東鄉、安仁各郡縣，省城四面受敵，消息不通，請速撥官兵援救。』並據何桂清奏報『江西省

城探聞現已被圍」等語；江西壤地，昆連六省，形勢極關緊要，現在逆勢披猖，省城危急，設有疏虞，則東南大局，豈堪設想？此時籌撥援兵，計惟羅澤南一軍，馳赴省垣，庶危城可保。著王文韶、胡林翼酌量情形，如武漢賊勢實已窮蹙，卽照胡林翼前請先派官兵數千名，馳援江西，令羅澤南暫緩起程，以免功敗垂成。若武昌急難克復，則羅澤南雖留無益，而江西省垣十分喫緊，卽著王文韶等飭令該員統帶原有兵勇，剋日起程，同援江西省，並設法迅速馳赴南昌，毋稍遲緩，致誤軍機。勇目詹起倫、施紹恆等所帶各勇，如此時正資攻勦，則仍留該大臣軍營調遣，倘不能得力，卽著王文韶等將所有義勇統帶前往河南，交英桂軍營聽候差遣。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三月二十二日同督部奉軍機字寄）

上諭：「前有旨諭令王文韶等將勇目詹起倫、施紹恆等所帶各勇酌量飭赴河南，交英桂軍營聽候差遣。本日據英桂奏稱：「已詢知西凌阿此項義勇現存不過五六百名，日久懈生，不如從前奮勇，設與兵勇不和，則轉多周折，若另成一隊，則爲數無多。」等語，所奏自係實在情形。此項義勇著仍留於該大臣軍營調遣，毋庸令其往河南，並著該大臣等妥爲駕馭，隨時彈壓。至武昌迭經大兵圍攻，久未能下，漢陽閉亦報有勝仗，尤屬敷衍塞責。該大臣等總統全師，身膺疆寄，若頓兵堅城，老師糜餉，日復一日，伊於胡底，著王文韶、胡林翼激勵將士，督飭水陸諸軍，將武漢兩城，剋期收復，毋得再有遷延，致干咎戾。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四月二十二日同督部奉軍機字寄）

卷八

官軍大勝並破新壘三座疏（附請卸羅澤南并事蹟清單）（六年三月十四日）

臣於三月初一日，將官軍迭獲勝仗，並分兵下扼密灣情形，馳奏在案；二月二十五日，鹽運使銜安慶府知

府李續賓率同候選知縣劉騰鴻等移營密灣，其地下距青山十五里，上距洪山十二里，南距塘角十五里，可扼下游之險要，而斷賊接濟。二十六日，李續賓率右營劉騰鴻率後營趙克彰率奇字右營李續燾率副右營各以六成隊由廣興洲進攻塘角，該處屋宇鱗次，牆垣至堅，自洲至於城下十里，舊為市廛，最易藏奸。李續賓固料其必有伏賊，戒飭軍士嚴陣徐行，該逆果以數千人伏於草埠堤上民房，暗施鎗礮，以擊我軍。李續賓當即分兵為三路：趙克彰以奇字右營循堤外江岸空闊處以入，劉騰鴻以後營循隄內湖墻以入，而自以右營由隄中路以入。火器初舉，先將茅屋焚燒數處，漸漸逼近，煙焰彌漫，所燒之屋堆積賊糧雜物頗多，伏賊既不能久匿而不起，而城中之賊復出五六千人冒煙衝突，我兵三路夾攻，鎗礮輪流轟擊，刀矛繼之縱橫出入，伏賊因火烈而自亂，城中援賊氣奪，官軍因而乘之，賊大敗，追殺十里，斃賊無算，燒燬賊卡兩座，賊預分數千人踞小龜山，故作繞湖後來襲之狀，而實欲阻絕洪山東路之師，使不得與密灣一軍會合。布政使銜甯紹台道羅澤南率中營副中營同知蔣益澧率左營都司何紹彩率仁營由東門直攻小龜山之賊，知府銜唐訓方率訓營循城下至山尾以橫截之，賊大敗，計斃賊六七百人，內有黃衣賊目五人，奪獲左十一軍正典糧偽印一顆，大黃旗十二面，小黃旗三十四面，刀矛二百餘件，此二十六日分兵之始，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二十八日，臣之中路洪山東路密灣北路約會齊攻，賊以二十六日之大敗，堅閉不出，惟於城上施放鎗礮，以死拒守。賊見我兵之分駐密灣也，往來之接濟陸路已斷，而九江黃州援賊由江上溯，又益興冶之匪，三月初二日，洞開城門，一由望山門出二三千人循江隄而上，以牽綴石嘴之川兵，以三四千人由八步街潛行，冀襲臣營之後，以三四千人由長虹橋衝臣營之前。臣於先期已派周得魁等二千人迎礮位於石嘴舟次，而賊忽大出，當飭普承堯率寶營丁銳義率義營以擊長虹橋之賊，兵少賊多，普承堯等首先衝突十餘次，士卒爭先用命，勇敢百倍。張寅恭率聯營鄒漢章率副左寶營以禦八步街之賊，正在酣戰，而周得魁等迎礮之師聞警同援，迎頭截殺，內湖通餉之輪板八哨，復於湖畔橫擊

其腰，轟斃騎馬黃衣賊目五人，賊衆驚駭；陸勇乘勢追勦，殪五百餘人，賊一支敗而三支俱敗；其撲臣中路者，皆遁入城，賊同時由武勝門忠孝門出者，以四五千人踞小龜山，三、四千人踞紫金山，復以小支千餘人踞雙鳳山，又由鷹嘴閣出三、四千人以襲訓營；其賓陽門虛掩而寂若無聲，則賊意之所專注也。羅澤南軍駐洪山，當派蔣益澧之左營擊小龜山之賊，而以唐訓方之四哨益之；派仁營何紹彩擊紫金山之賊，派彪營葉永泰、秦國勝擊鷹嘴閣之賊，而羅澤南中營盡布於洪山左右，以防賓陽門之賊；蔣益澧、唐訓方直撲小龜山，賊陣已却，遂分二哨，左右抄出，賊衆三敗三起，斬殺衝鋒賊目十餘人，賊大潰，併力衝殺追斬屍橫遍地。仁營何紹彩以數百人戰於紫金山之巔，賊四面圍繞，何紹彩殊死戰不少却，鎗礮已熱，則以刀矛接戰，撻刺有聲，歷一時許，賊勢大敗，而賓陽門忽出賊約萬人，橫互其中，既以救援敗賊，且意洪山之兵力，遠在小龜山及紫金山，欲乘機直撲洪山大營也。羅澤南即率中營副中營，自洪山馳下，何紹彩、唐訓方由後奮擊，殺賊數百人，賊衆大潰，爭門而入，羅澤南即乘勝窮追，賊已大半入城，意欲尾之而入，賊急下閘板，餘賊閉於城外者，盡爲我勇所殲，約五六百人，而城上鎗礮密如雨點，羅澤南立馬城門，左額中鎗子血流被面，衣帶均溼，然猶駐馬一時許，強立不移，賊亦不敢再出。其何紹彩、唐訓方自下面兜勦而上，我軍既已大勝，而東南面蹇湖隄之賊，已近營壘，恐葉永泰一營不支，復乘勢速援，生擒黃衣賊目，並奪其馬，殺賊二百餘人，而賊之大股分撲洪山者，又大敗。是日賊計專注於東路，蓄勢後出，雖羅澤南以薄城帶傷，而全軍之獲勝，則都司何紹彩、直隸州知州唐訓方等血戰之力也。記名道安慶府知府李緯、賓賓與劉騰鴻分駐審灣者，僅三千人，隊伍嚴整，賊所深畏，是日料知賊力必聚於東路，遂以六成隊駐營，待賊之至，以四成隊分飭劉騰鴻援洪山，何紹彩、唐訓方等乃得以專意直前，其賊之出漢陽門者，多伏於塘角廢垣之內，而水賊之在下游者，亦循江而上，犯李緯、賓賓按兵審灣，俟賊逼近，仍分其千餘人爲三路，賊見其少，齊力攻撲，我軍突起擊之，鎗礮齊施，左擊陸賊，右擊水賊之登岸者，中路並進，追奔十里，直抵城壕，以少擊衆，勇

力百倍，實冠全軍；而賊之下犯北路，以攻密濟營壘者，遂大敗。通計各路殺賊約二千人，黃衣賊目十餘名，賊馬賊械旗幟約百餘件，生擒長髮老賊五十餘人。此初二日三路大勝之實在情形也。臣即日親往洪山，看視羅澤南之傷，猶能駐坐營外，指畫戰狀，兼以師老餉匱，賊匪堅閉已久，有機可乘，急欲斬關直入，破武漢，以速援江西。不期爲守城之賊所傷甚重，臣爲延醫診視，旋即駐其營中，傷深二寸，子入腦不出，至初八日已刻，因傷身故。除詳悉賊情，另片奏請恩旨外，臣查洪山各軍，無所統屬，遂於初八日寅刻，預撤鹽運使銜記名道安慶府知府李續賓，由密濟仍回洪山，總領其軍事。李續賓廉明愛士，至誠感人，始事以來，無役不從，戰功最盛也。初九日，臣將布政司銜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之靈柩送至石嘴舟次，而數日之內，賊即於城外保安門添築新壘三大座，高幾及城，搖壕六重，寬深各三丈，大礮飛子已墮，臣營以阻臣進兵之路。臣與李續賓密計及其初成，尙可以全力破之，遂於初十日寅刻，派鳳營周得魁，寶營普承堯，訓營唐訓方，分三路以圍攻其前；飭各營挾梯以登其壘，挾大木以渡壕，兼備鋤鉞以平毀之；而以義營丁銳義接應，派恭營張寅恭副左，寶營鄒漢章，福營李景湖，渡浮橋，循港外至入步街，隔河轟擊，以襲其後。復檄川兵之在石嘴者及新募安勇三百六十人，遙爲接應。李續賓以謂合力攻此三壘，一鼓而登，尙非難事，惟平毀之時，逼近城下，所傷士卒必多，須分營替代，乃可一律平毀，而不虞大股之我乘。遂派彪營葉永泰，奇字營趙克彰，以杜鷹嘴閣之賊，仁營何紹彩，左營蔣益澧，循賽湖會勦，五鼓齊力攻破三壘，壘中守賊各百餘人，聚而殲之，無得脫者。奪獲器械無算，並獲鐵礮十一尊，擡鎗三十餘件。黎明以後，城中之賊，分路大出，我軍即於城壕之外，整隊以逼賊；而各以百餘人毀平其壕壘，更番迭戰，效首虜於臣前者，以千計，奪獲大黃旗五十餘面，各營士卒亦傷亡二百餘人，而無一退怯者。自寅至午，鏖戰五時，賊勢大挫；而新砌之壘，及長壕六道，均已毀平。李續賓恐軍士之久戰而懈也，復派右營三百人，劉騰鴻之三百人，會合助力；而兩路之賊，乃敗入城竄。此初十日攻破新築之三壘，殺賊大勝之實在情形也。都司周得魁奮薄城下，欲率衆

緣梯而登，被賊礮轟擊，不能前。周得魁腦中礮傷，現已延醫調治；其藍翎外委陳達清，外委曾玉蘭，記名外委唐訓，得力戰陣亡。文童鍾近銜鍾楚池，王嶽峰，係羅澤南之門人，慕義從軍，以助其師，同時陣亡，實屬激於公義。外委陳達清曾玉蘭，唐訓，應請照把總例優卹；文童鍾近銜鍾楚池，田嶽峰，應請照從九例優卹；其餘陣亡勇丁，容查明咨部請卹。再查上年十一月克復咸甯山坡金口及武昌城下力戰各案，均聲明彙案保舉，並蒙恩旨準行，尙未出奏，可否截至三月初十日，并作一案，將在事微員勇目，先行獎勵，以作士氣，出自皇上天恩。

再查布政使銜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以諸生講學，宗法程朱，其所著小學韻語，西銘講義，周易附說，方輿要覽諸書，體用兼備，洵堪輔翼名教。咸豐二年，賊犯長沙，卽日倡率生徒，辦理湘鄉團練，忠義至性，感動鄉里，遂率其鄉人轉戰湖南江西湖北，克城二十，大小二百餘戰，均經奏明在案。羅澤南每言：「首逆踞金陵，則武漢爲必爭之地，南北樞紐，以武漢爲最要；自上年圍剿以來，力攻九十餘日，督催至嚴，雖水陸勇弁，中傷已逾三千人，而忠毅之氣，不容少懈。」初二日帶傷甚重，血沾衣帶，均溼，指畫戰狀，以未能尾賊入城爲恨，且言：「武漢自古用武地，賊必死守，不力戰，恐荆襄岳鼎均無乾淨土矣。」初六初七日，臣駐其營中，見其神散氣喘，汗出如洗，臣爲痛哭。羅澤南握臣手言：「危急時站得定，才算有用之學；今武漢未克，江西復危，力薄兵單，不能兩顧，死何足惜，事未了耳！其與李續賓好爲撐持……」言未畢而目瞑，蓋其心術學術，不愧名儒，故臨危不亂，言不及私，而臨陣勇敢，馭兵嚴明，猶其餘事。該員之父羅嘉旦，年八十一歲，長子羅兆升，讀書應童試，其身後事宜，由臣妥爲經理，委員護送回籍，合無仰懇皇上天恩，照二品陣亡例，加等賜卹，出自逾格鴻施。該員功績最著，并請於湖北江西設立專祠，其湖南湘鄉縣本籍，自侍郎臣曾國藩倡義以來，臨陣捐軀之士最多，現經本籍紳耆擬請建祠入祀，應請卽爲羅澤南設本籍專祠，以士民弁勇附入祠內，以安忠魂。謹將該員歷著戰績，開單恭呈御覽，理合附片陳奏。

羅澤南於咸豐二年，賊圍長沙，在籍倡辦團練，三年，帶領練勇，剿辦湖南桂東縣土匪；是年帶勇救援江西省城，旋即馳赴吉安，克復安福泰和兩縣城；十二月，克復湖南永興縣城；四年七月，克復岳州府城，並破城外賊壘，復追剿至臨湘縣之長安驛，湖北蒲圻縣之羊樓洞，崇陽縣之虎爪石桂口等處，大獲勝仗；克復崇陽咸甯兩縣城，至橫溝橋官步橋兩獲勝仗；至湖北省城外花園破賊壘三座，復破八步街鮎魚套兩處賊壘，克復湖北省城；九月，追賊至大冶縣之沅埠頭獲勝，克復興國州城，追賊至田家鎮半壁山三戰大勝，又追賊至栗木橋雙城驛兩處，大勝，克復廣濟黃梅兩縣城，追賊至濯港孔隴，兩次大勝，追賊至九江府城外圍剿，並攻湖口縣之梅家洲，大小十餘仗；五年，奉調剿辦江西賊匪，克復弋陽縣廣信府兩城，收復興安德興浮梁三城，攻剿義甯州之三都梁口大勝，攻剿基盤嶺大勝，克復興甯州城，赴援湖北，克復通城縣城，進剿桂口大勝，克復崇陽縣城，搜剿崇陽之壕頭堡及蒲圻之羊樓洞，三次大勝，克復蒲圻咸甯兩縣城，進至山坡大勝，駐紮湖北省城東門外之洪山，大小七八十仗均勝，總計帶勇攻剿以來，克復二十城，大小二百餘戰，合併聲明。

上諭：「胡林翼奏：『武昌剿賊獲勝，破賊新壘三座。』一摺，著胡林翼督飭李續賓等激勵諸軍，乘勝力圖，克復堅城，盡殲醜類。外委陳達清曾玉蘭，記名外委唐訓得，文童鍾近銜鍾楚池王嶽峰，均屬同時力戰陣亡，陳達清曾玉蘭，唐訓得均著照把總例從優議卹，鍾近銜鍾楚池王嶽峰均著照從九品例從優議卹。此次出力員弁兵勇，併準其彙案保奏，候朕施恩。」（三月二十六日接奉）

上諭：「胡林翼奏：『道員力戰受傷殞命，懇恩加等賜卹。』等語，布政使銜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以在籍生員，倡率生徒，辦理團練，嗣因楚省賊氛猖獗，率其鄉人，自效戎行，轉戰湖南江西湖北等省，大小二百餘戰，克城二十，朕嘉其忠義奮發，屢著偉績，由訓導超擢道員，加布政使銜，方冀其攻復武漢，殄滅賊氛，克膺懋賞，茲因攻剿武昌，乘勝追賊，直逼城下，受傷殞命，覽奏之餘，深堪憫惻，羅澤南著加恩照巡撫陣亡例賜卹，伊

父羅嘉旦，著賞加頭品頂戴；伊子羅兆作羅兆升，均著賞給舉人，一體會試，以示朕褒恤蓋臣至意。並著於湖南本籍及湖北江西地方建立專祠。其湘鄉縣士民弁勇，打仗陣亡者，著一併附入羅澤南本籍專祠，以慰忠魂。該部知道！」（三月二十六日接奉）

密陳南岸賊情並籌議現在情形疏（三月十七日）

臣於三月十四日，接奉三月初八日上諭：「曾國藩文俊奏：『吉安失陷，石逆久踞臨江，南則窺伺贛州南安，北則踞守武甯新昌，賊勢蔓延，全省幾徧，周鳳山陸軍，近日又遭挫折，請飭羅澤南迅速移師來江援剿。』本日復據胡林翼奏：『現在春汛初起，賊舟難於閉藏，已定計力圖克復，儻一時未能得手，先以數千人赴援。』等語，所籌甚是。胡林翼如能於旬日之間，攻克武漢，則羅澤南一軍，即可回援江西，儻克復尙需時日，先行派兵分援，亦須仍由羅澤南等統帶前往，方能得力。該督等務當權其緩急，不可稍存畛域之見，致誤事機。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同日奉硃批：「所籌甚是。至所請專濟羅澤南軍餉，著戶部速議籌撥。欽此。」仰見聖謨廣運，欽感難名。臣思上年河北肅清之後，賊勢已挫，惟首逆石達開於上年秋間，以老賊二萬餘人，由湖北入江西，又益以粵賊四五萬人，賊勢漸熾，蓋前此脅民爲賊，心不願戰，而自去冬以後，新附之賊，甘心從逆，其本境土匪附賊者，尤不可勝計。二月十六日，周鳳山以三千七百人全軍失利，是卽衆寡不敵之明驗，似非重兵猛將，奮威掃蕩，正恐南服數省，岌岌不支，可慮者，不僅江西一省也。湖南選派五千人，由東路赴援，而江西西路州縣淪陷，俱有大股賊匪阻截，援軍勢非節節搜剿，不能前進。湖南撫臣駱秉章，擬請救閩浙廣東三省，各出銳師，先保江西，完善之區，自是善策。至侍郎臣曾國藩前次急調羅澤南回援，是尙未悉羅澤南陣亡之事，現在水長僅五六尺，春汛初起，當可望其速漲。羅澤南自帶之一千六百人，新失所主，必須慎選將弁，派令專管，以歸李續賓統帶。

臣等前議分軍數千人往援，此時羅澤南身故，無將可分，情形固已不同；且剿辦大股賊匪，非三、四千人所能照應，而自曾國藩撤調南康、青山、水陸回援，江西省城下游賊援接踵上竄，武昌、臣所轄武昌邊境，盡與江西州縣毗連，賊勢滋蔓，道途梗塞，援軍深入，必須多攜軍火錢糧，乃免匱乏。臣等再四思維，惟有水陸力攻，決期進剿；如即時克復，誠為善計，萬一久頓城下，即以李續賓等全軍往援，方為妥善。至李續賓正月、二月、三月欠餉行糧，臣當於部議速撥項下，一俟到境，即先專濟該營，以利進征，並期於陸續轉運，無誤要需。所有遵奉諭旨，謹就現在情形，籌議緣由，會同督臣官文、學提臣楊載福、恭摺由驛六百里馳奏，伏祈皇上聖鑒訓示。

上諭：「胡林翼奏：『密陳南岸賊情，並籌議援剿江西情形。』一摺，江西自臨江、瑞州、袁州吉安失守後，復連陷撫州、建昌等府城，並進賢、豐城、東鄉、安仁等縣，情形萬分喫緊。本日據胡林翼奏：『羅澤南現已陣亡，武漢如能迅速克復，即可派兵回援，萬一久頓城下，即令李續賓一軍前往。』等語，李續賓著留於湖北，俟武昌克復後，再行帶兵回援江西，惟該大臣等節次奏報，總以克復在即為詞，朕心實深殷盼。若徒以粉飾之詞，遷延時日，是武漢既不能克復，而江西省復不能回援，糜餉老師，豈非兩失？著官文、胡林翼督飭水陸諸軍，將武漢剋期收復，毋得再有遷延，致滋貽誤。所稱李續賓軍餉一節，已據戶部撥解矣。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四月初一日同督部奉軍機字寄）

再查三月初十日，臣營都司周得魁力破附城賊壘，為城上礮傷中腦，十四日因傷身故。該都司舊隸前提督塔齊布標下，隨臣二年，身經百戰，勇敢嘗為軍鋒，克復咸甯山、坡，力攻武昌，戰功尤著，應請追贈游擊，照辦擊例優卹，以慰忠魂。

謹接此片於四月初一日接奉旨，奉

再上年戶部議覆，臣奏請部頒牙帖勸諭助餉一摺，並部議章程十八條，摘要刊入牙帖，奉旨依議，欽此。行

文頒發到臣竊查部議較舊例益爲詳密，自應遵照辦理。惟臣前奏係因軍需萬緊，設此濟急之法。今既示諭數月，尙皆裹足不前。緣各地方多係迭經兵燹之餘，於部議有必應量爲變通者數條。若拘泥辦理，則商民懷疑觀望，甚至藉口歇業，無補實濟。臣愚以爲慮事之初，固貴至密，而取民之制，總期易行。現當攻勦喫緊，需餉孔殷，何敢稍避嫌疑。惟必須因地制宜，不得不就現在情形，切實廣陳，懇求聖明洞鑒。俯念水陸各軍，待餉至急。準臣於單開推廣部議各條，隨時確查，變通核辦。凡接充添設、改則、移埠等項，總以此次收捐體查情形，填給部帖爲斷。並期限軍務告竣之後，不準添改，以示限制。至加增稅額、搭解帖本、嚴禁需索，及申明舊例各條，均遵照部議辦理。如蒙俞允，臣卽將此次所奉諭旨，敬謹刊刻，粘連部帖，鈐印頒給，以廣招徠，而資接濟。臣爲急籌軍餉，因地制宜起見，除一面趕緊招商變通試辦外，謹繕具清單，附片奏聞。

一、舊例額設各行，繁盛偏僻，各分三則。自省城三陷，文案難稽，各行原帖，亦多遺失，難期悉符舊章。卽如漢鎮，昔稱最盛，今則蕩爲瓦礫，驟難復原。又道途梗塞，商賈繞道販運，各市鎮貨物衰旺情形，亦彼此今昔不同。所有填註分則，應請以此次體察地方實在情形爲斷。

一、新章擬令上則捐銀一千兩，中則七百兩，下則五百兩。次下三百兩。現當軍餉缺乏，固宜以多爲貴。惟湖北除漢鎮旣燬，其餘各處集鎮，繁盛爲少，偏僻爲多。至各偏僻下行，有歲取行用錢僅數十千者。旣難照則捐輸，亦未便勒令歇業。且究係例外急公報效，其捐數應請酌定爲制錢一千串、七百串、五百串、三百串、二百串、一百串，共六等，按照繁盛上行、偏僻上行、繁盛中行、偏僻中行、繁盛下行、偏僻下行，分別填註。

向例新開集場，方準添設。現查湖北地方，有未被蹂躪者，商販匯聚，貿易更盛。往昔有已被蹂躪者，類牙遠避，舊帖遽難裁汰。市鎮俱已改觀，卽與新開集場無異。若不準其添設，轉於商民不便。應請無庸限額，舊埠新集，均準隨時捐給。

一、舊額牙帖，各有定處，惟商民流離轉徙，除人帖現無下落外，亦有原人執存原帖，而原處尙未安集，欲於他處圖復舊業者，未便阻其生計，至令向隅，應請酌捐更換，準其移埠。

一、新章內開各市鎮，原有舊帖之商，擬令一律更換，準其減半交納，並由該撫飭查，先行奏明斟酌辦理；臣查湖北迭經兵燹，原帖自多遺失，除原係府廳州縣私給者不準換給外，如原帖報部有案，自應分別有無遺失辦理；其存有舊帖之商，果係原人原地，擬請依新則錢數三分之一交納，一律更換，以示體恤；其舊帖遺失者，應令呈明原帖姓名籍貫、鎮市、年月、減半交納，一面補給新帖，一面咨部查核，查有捏報蒙混各情，分別究辦；其由舊帖移埠開設者，照全數減二成捐換，由舊帖改業別行不移埠者，照新改之行全數減四成捐換，以示區別。

一、向來各牙、父子、兄弟、姪承充納稅，例無不準，明文亦無納資捐充之例；今既創為捐資請帖，自應許其作為世業，以示鼓勵，擬請自此次捐給新帖之後，除犯有把持行市、私充朋充等情，照例嚴辦外，其年老事故，親兄弟子姪呈請承充完稅者，免其重捐，以示體恤。

硃批：「戶部速議具奏，單併發。欽此！」（三月二十四日奉）

乞暫留升任道員襄辦軍務糧臺疏（四月初八日）

臣於三月二十四日，接準吏部咨開：「咸豐六年三月初九日，內閣奉上諭：『兩淮鹽運使員缺，著羅遵殿補授。欽此。』」查羅遵殿係現任安襄鄖荆道，襄郡界連豫省，為七省要區，該道久任斯缺，深得民心，軍興以來，辦理團防，勸捐各事宜，兼辦糧臺支放，廉正樸實，最為可靠，復查該升道已七年，俸滿，應令給咨赴部引見，經前督臣楊儒於咸豐四年奏準展限暫留本任，並準吏部咨覆各在案。現值軍務喫緊，該道經管之團防捐輸釐金，

牙帖各事宜，頭緒繁多，均關緊要；可否仰懇天恩俯準？暫留楚北，並請俟新任道員到任交卸，仍候軍務告竣，再行給咨北上。臣與督臣官文往返函商，意見相同，謹會同督臣官文恭摺具奏。

再查湖北地方，連年被賊淪陷，吏治廢弛，貪縱不職，臣訪察聲名貪鄙之員，迭次專摺特參，並請從重提審，均蒙恩旨俞允。惟貪墨之吏，不可姑容，而清正之員，自當旌別。查升任運司羅遵殿，久任安襄鄭荆道，廉正誠懇，素得士民心力，當賊氛四逼之時，獨能力保危疆，不致侵軼，其所益於全局者甚大。該員前經兼署漳集兩司，悃幅無華，實心任事，清風亮節，衆望允孚，實爲鄂省不可多得之員。又荆宜施道莊受祺，署荊州同知，補用知府鄭蘭，試辦川鹽稅務，事屬創始，利之所在，弊所叢生，該道府等綜理精密，人不能欺，清正無私，自奉至潔，故能月濟荊州駐防兵館，並協濟武漢軍需，爲守兼優，可稱良吏。以上三員，堪以表率屬寮，風感貪鄙。臣既確有所聞，不敢壅蔽，再查各省例限年終密具司道以下各官考語，臣因軍務喫緊，訪察難周，恐循習虛文，未能切實，應請俟軍務事竣，再行照例舉行，合併聲明。謹將所知三員據實附片密陳。

謹按：此疏於五月十二日接奉旨準。

乞展限查辦咸豐三四五等年各屬被賊滋擾及水旱歉收蠲緩錢漕並年

例應辦事件疏（四月初八日）

竊查湖北省垣，節被賊陷，州縣多遭蹂躪，兼之水旱偏災，收成歉薄，所有歷年錢漕，蠲緩徵解，應行分別查辦。曾經前督撫臣將咸豐二年被賊滋擾之江夏等一十六州縣，應徵錢漕各款，奏奉恩旨分別蠲緩；其三年被水被旱，應行展緩錢漕銀米各州縣，亦值防勦事緊，驟難履畝，勒報彙辦。又經附片奏請展緩，俟楚境肅清，再限兩月查辦。欽奉諭旨允準。均在案。茲據湖北布政使馬秀儒詳稱：「查咸豐三四五等年，各屬錢漕銀米等款，除

黃岡、黃安、蘄水、羅田、沔陽、黃陂、孝感七州縣之四年應徵，及三年以前民欠未完各款，經前督查明，該七州縣紳民出力，奏奉恩旨全行蠲免外，其黃岡七州縣之五年錢漕，及江夏等州縣衛之三、四、五等年，歷遭賊擾，兼因水旱歉收，應行查辦蠲緩各款，雖現有甫經收復，尚在詳查勸辦者，亦有仍被賊踞，未能勸辦者，頭緒紛繁，清查不易，且省城歷次失陷，文案被燬不全，更難於到任之初，即能清查無遺，應請奏明展緩，俟全楚肅清，再行勒限辦理。至湖北年例，應辦一切事件，亦均因軍需喫緊，無案稽查，難於循例辦理，並請一併附奏展緩等情，前來，臣覆覈無異，除咨各部查照外，理合會同湖廣總督臣王文恭摺具奏。

奏陳湖北糧道歷年曠廢情形乞敕部抄發檔案疏（四月初八日）

竊查粵匪於咸豐二年十一月竄擾楚北以來，武漢頻陷頻復，復而又陷，沿江州縣，疊遭兵燹，各衙門文案冊籍，多被焚燬難稽，以致公事延宕，弊竇叢生，而糧道曠廢已四年，蓋自咸豐二年，成勳生任後，其選授者均未蒞任，其間二年分之漕業已徵收，三、四、五年分，亦有起徵者，而應否蠲緩徵解，必須分別澈底清查，乃免不肖州縣，以徵作緩，將完作欠之弊。通計湖北有漕州縣，武昌府屬之江夏等十州縣，漢陽府屬之漢陽等五州縣，安陸府屬之潛江、天門二縣，德安府屬之安陸等五州縣，黃州府屬則黃岡、蘄水、蘄州、黃梅、廣濟、羅田，荊州府屬則江陵、公安、松滋、石首、監利、荊門州及所屬當陽縣，凡三十五處。咸豐二年，被擾失守者，江夏、漢陽、蒲圻、監利、咸甯、武昌、黃岡、蘄水、蘄州、廣濟十州縣，其時已在十一月及正月初，又所擾不過城市，未及四鄉，情形尚不甚重。三年被擾失守者，蘄州、蘄水、廣濟、黃岡、武昌、漢陽、江夏、黃陂、孝感九州縣，四年則擾及大冶、通山、通城、崇陽、陽陽、漢川、鍾祥、天門、潛江、京山、安陸、雲夢、應城、應山、隨州、麻城、黃梅、公安、石首、監利、荊門州，於是有漕州縣，無不殘破，或失而未據，據而未久，雖其間輕重情形不一，而是年八月克復後，其蠲緩徵解情形，尚未清釐就緒。五年正二月，武

漢又陷，惟江陵、松滋、當陽及有漕折、隨、漕、驢脚等款之襄陽、鄭陽、荊州、宜昌各屬州縣，則尙皆完善，其歷年辦理情形，均應分別趕緊清理。所有武昌府屬之江夏等十五縣，漢陽府屬之漢陽等五州縣，安陸府屬之鍾祥等四縣，德安府屬之安陸等五州縣，黃州府屬之黃岡、蘄水、蘄州、黃梅、廣濟、羅田、麻城七州縣，及各道府衙備文卷俱空，應徵應解額數，無可稽核，應行咨部抄發檔案，查照辦理。現據署糧道張曜孫以各情稟報前來。臣查事歷三年，官非一任，徵解蠲緩，弊竇叢生，亟應澈底清查，除飭該署道先行親赴荊宜各府所屬州縣，督同各該府檢核印券紅簿，查訊經書，詢訪鄉民，逐節清查；其武漢各府，俟全省肅清，再行查辦；并飭荊襄二道，宜、荊、襄、鄭各府，將歷年辦理漕糧全案卷宗，檢送抄錄查辦，暨咨戶部外，相應仰懇聖恩，敕部抄發檔案來楚，以便遵照辦理。所有湖北糧道歷年曠廢，亟宜澈底清查情形，並懇抄錄檔案來楚，遵辦緣由，理合恭摺具奏。再，咸豐五年起，徵漕糧各州縣應遵舊章，將上游州縣派撥荊州駐防，及綠營兵米節次嚴催趕緊兌運，以敷兵食，惟駐防兵米，每年額發十餘萬石，即將已徵者儘數派撥，亦不及十分之一二，其不數之數甚多，已飭司會同該署道另籌辦理，合併陳明。

卷九

分兵應援疏（六年四月初九日）

臣查武漢未復，江西待援，統籌大勢，萬不可置全局於不顧；惟前任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傷亡之後，記名道李續賓新領其軍，勢難分援江西；且整理稍稽時日，而分統亦難其人。適侍郎臣曾國藩之父曾麟書，聞羅澤南傷亡，卽遣其次子同知銜曾國華兼程前來，幫辦營務，並函諭湘營將士，助勉忠義，情詞肫切，三軍皆爲感動。查、湘營均係曾國藩同里之人，寶營係其舊部，驍勇敢戰，從征最久，交曾國華統帶，士卒必樂爲之用。臣卽以湘

中營五百名，歸其專管，而兼統各營，以卽選知縣劉騰鴻之湘勇後營一千名，劉連捷之湘勇副後營五百名，湖南丁憂同知吳坤修之彪營七百名，儘先補用參將普承堯之寶勇中營七百名，把總普承忠之寶勇左營七百名，計共四千一百名，均係久經戰陣，驍果精卒，於四月初四日拔營出咸甯通城，取道江西義甯州，兼程前進。查上年羅澤南等應援鄂省之湘勇寶勇共五千人，到武昌後，添募湖南老勇數千人，此次分半應援，兩地均不甚弱，臣又先期派游擊張榮貴馳赴湖南省城，另募精銳二千名，隨後續進，湖南派援江西之兵，已將抵袁州，分路堵勦，均屬得力。臣所派援軍，約期本月杪可以齊抵江西省城，行糧勉力應付三萬餘兩，先儘征兵支放，臣一面分兵援應江西，仍一面密商督臣王文韶理提臣楊載福，共謀恢復武昌之策，并分兵扼要，斷賊資糧，總期急復堅城，以紓聖念。再臣分兵應援江西，拔營以後，城中賊迭次出城，戰均獲勝，臣於初八日又派水師戰艦，下駛沙口，攻勦武昌縣黃州府一帶賊船，水師已駛往下游，相隔較遠，容俟各路稟報彙齊，再爲詳悉奏明，謹將大概情形先行奏慰聖懷。

奏陳水陸分扼絕賊資糧攻勦獲勝疏（四月二十九日）

臣自三月初十日攻破中和門外賊壘三座後，賊復於長虹橋西倚城之地，乘夜冒雨築壘掘壕，因商之鹽運使銜記名道李續賓，洪山則令蔣益澧、李續燾、劉騰鴻率勇由東面進攻，而以趙克彰、何紹彩、葉承泰各營分布於襄湖隄，接應兼防鷹嘴閣抄襲之賊。李續賓、蔣澤灃兩營伏於洪山左右，以防賓陽門出撲之賊。其中路五里墩，則以丁銳義、唐訓方、普承堯率勇由天平架隄上直前，而以鳳營列於湖坪，應之。令張寅恭、鄒漢章率勇繞隄南，金沙洲夾擊，而以李景湖、福營應其後。十五日黎明時，齊力往攻，賊抵死抗拒，被我軍鎗礮轟斃數十人，乘勝追入，值大雨如注，火繩俱息，軍士衣襟盡濕，整隊而歸。數日後天霽，李續賓以右營移三千觔大礮，連日於雙鳳

山一帶轟擊，賊深匿不出。二十五日，南北兩岸齊攻，李續賓率其營兼率蔣澤溥、李續燾各營，搗雙鳳山下，作勢攻擊，礮子飛入城中，自辰至午，多方誘之，賊仍死守相拒。此三月十五以後，連日力攻誘賊不出之實在情形也。二十八日，分援江西之兵，前陣拔營，賊偵知之，欲乘此以亂我。二十九日，賊由保安門出，悍賊數百，繞鷹嘴閣至潭家灣，縱火燒民房，李續賓遣游擊劉錫文率中營前後二哨襲之，趙克彰率奇字右營爲後應，何紹彩、何慶先率仁營副仁營由南湖尾分路繞出，以斷賊歸路，兼防賽湖隄。下伏賊又慮其偏師誘我，而以大股出賓陽門，衝撲洪山，因令蔣益澧、李續燾率左營副右營分伏於小龜山南及東嶽廟廢垣之後，李續賓率右營各路策應。我軍方出，賊即退走，劉錫文、趙克彰追擊之，賊突出二三千人，排列賽湖隄，施放鎗礮，我軍用劈山礮直前轟擊，賊卻我進，我退賊乘，如是者四五次，而何紹彩、何慶先已繞出湖隄於隄半邀截之，賊驚潰。劉錫文、趙克彰乘勢衝殺，斃賊約四百餘，生擒十五人，奪獲賊旗五面，刀矛三十餘件，馬四匹。賊之在新壘者，見中路各營分列，亦不敢出援，其由小龜山而出之賊約千餘人，已被蔣益澧截殺敗退，而賓陽門亦果出賊三四千，及見賽湖隄，小龜山之賊皆敗，遂不敢前。李續燾又突起擊之，斃賊數十，賊遂皆敗入城。四月初一日五更時，賊忽出兩大股，一由武勝門小龜山脚而來，伏於墳坪；一由賓陽門出，伏於東嶽廟街破屋內，而以悍賊二三百潛至營前山腰，吶喊。我軍寂然不動，嚴陣以待。天將曙，劉錫文率中營前右兩哨，突擊之，斃賊約五十餘，賊奔走，遂追至東嶽廟街，伏賊盡起，我軍力敵之。左右兩哨亦繼至，蔣益澧又以其左營飛助之，刀矛擊刺，戛戛有聲，正相持間，趙克彰率奇字右營、何慶先率副仁營繞其南面橫擊，賊不虞我軍之轉自其後而來，遂驚潰。計斃賊二百餘人，奪其搯爲鎗各五桿，黃旗三面，追殺至雙鳳山下，賊復列陣溝中，施鎗礮，蓋猶冀小龜山之伏賊相援也。又不虞李續燾率副右營及右營前左兩哨，先待於洪山之北，俟其伏出邀截之，殪其前鋒數賊，生擒十餘，賊奪獲馬一匹，大旗三面。李續賓復督親兵用劈山礮轟斃賊數十人，賊衆遂狂奔入城，城上礮子如雨，恐多傷士卒，遂收隊。初二日，天將明。

有賊六七百，由沙湖南汜而往，莫知其意。李續賓派右營哨長都司沈俊德率前左右三哨，疾行擊之，斃賊三十餘名，該逆遂敗竄，各哨乘勝追逼，賊多淹斃湖中，奪獲刀矛鳥鎗十七件，黃旗四面，生擒賊十二名，訊據供稱：「偽國宗韋逆憤密灣百姓前助官軍紮營，派伊等往燒民房。」等語；此三月二十九、四月初一、二等日，勦賊獲勝之實在情形也。我軍米糧軍火，歷由石嘴運五里墩，再由五里墩運洪山，必由南湖洞處經過，而賊每就近橫阻，每日必輪派一營護運，迄今數月無懈防。四月初五日，賊偵我援應江西之兵，均陸續起程，定計分股來撲；是日蔣澤灃率中營之正左副左兩哨，在湖坪護運，賊突由賽湖隄橫出二千餘人，又由長虹橋前隄上斜出二千餘人，冀劫我軍火米糧。李續賓於洪山望見，即飭趙克彰率奇字右營，何紹彩率仁營前往接應；臣亦先派各營出隊於隄上，而令入湖之礮船入哨，於湖邊轟之，相持約三時之久，傷斃數十賊，賊不敢過隄而退。我軍護運夫到營收隊，此初五日賊以大股劫糧，我軍堵截之實在情形也。臣迭與督臣官文署提臣楊載福函商力攻武漢堅城之下，徒傷勇士，再四思維，惟有水陸扼要，斷賊資糧軍火之一法；臣因派千總余雲龍、軍功唐飛舞率勇千餘，每日於下游塘角、青山、密灣、白楊橋一帶雕勦，以斷賊之陸運。李續賓營駐洪山，其地至高，可以眺遠，見有大股賊護運，即添兵飛擊之。楊載福亦飭水師參將李成謀守備周清元，先以二營五十二船下紮沙口，以斷賊之水運。四月初八日，水師以全隊攻南北兩岸賊船，而賊船負固，永不啓旋，惟以大礮轟拒；參將李成謀守備周清元率兩營戰艦下駛，直衝而前行至小河口，見賊有鳥船三號，快蟹二號，舢船四號，輜重船數十號，兩營奮力攻入，燒燬賊船五號，擊斃掩斃約二百餘人。周清元營內，亦被賊礮擊沈舢板一號，陣亡六品軍功哨官宋富源及水勇八名，兩營轉舵下駛至青山，又遇賊鳥船六號，快蟹三號，輜重船五十餘號，皆有鎗礮，賊不虞水師猝至，兩營出不意一擁而前，盡燒其輜重，并燬賊快蟹二號，鳥船一號，掩斃擊斃約六七百人，賊餘六船下竄，風順水流，我軍追至白澗山不及而反，泊五當口，時已二更餘矣。此四月初八日水師以兩營下駛沙口大獲勝仗之實在情

形也。嗣是即紮營於沙口，輪分舢板於上游下游及對面南岸，嚴密哨探，一遇賊船，即行截勦，以冀絕其往來。十六日三更時分，月色如晝，及四更而月光頓斂，隱約間，突聞上游信礮連鳴，櫓聲由上直下。李成謀、周清元列陣以待，見賊之拖罟爲船九號，舢板五號，下駛我軍分船爲三，突起橫截之，擊沈賊舢板一隻，約斃賊二十餘人，賊揚帆徑下，我軍且擊且追，至陽邏收隊，李成謀等仍回駐沙口。此四月十六日水師在沙口夜哨截勦賊匪之實在情形也。所有陸師之把總賀連城、鄒友廷、文德元，水師之哨官宋富源四弁，均係爭先殺賊，屢立戰功，先後陣亡，實堪憫惻！均請從優照千總例議卹，伏候天恩。至傷亡勇丁各名，容再查明姓名，另行咨卹。現在夏漲已發，廣東籌解洋礮，已有二百尊由湖南運解來營，一俟礮到，即當約會南北水陸各師，併力大戰，以圖恢復，而紓聖念。上諭：「胡林翼奏『水陸攻勦獲勝情形』一摺，著胡林翼督飭員弁，乘勝分擊，剋日攻復省城，毋再延緩。所有陣亡之把總賀連城、鄒友廷、文德元，水師哨官宋富源，均著從優照千總例議卹。欽此！」（五月十二日接奉）

再，臣於上年十一月克復咸甯縣城，因行營無員可委，查有湖南舉人揀選知縣汪靜淵，向隨湘營當差，廉幹有聲，臣因飭其代辦咸甯縣事，團練鄉勇，撫輯難民，該令汪靜淵率其子汪樹藩、樹聲會同士紳，分領團衆，戰於馬橋五次，戰於山壩橋一次，先後擊退偽監軍熊桂生等，斬擒賊目陳長善、劉遠逸，偽典碯劉安泰，偽軍師汪忠交，並賊衆多名。三月二十二日，江西賊匪涂逆率衆回竄，又經汪靜淵擊退，斃賊數十名。四月初二日，涂逆復糾合義甯武甯大股，乘夜來撲，汪靜淵偵知，先令其子汪樹藩號召各團援應，而親率其子汪樹聲領衆鏖戰，賊愈聚愈衆，汪樹聲奮勇衝鋒，身受二十餘傷，歿於陣前；汪靜淵揮戈直前，手刃數賊，衝突不出，遂亦陣亡。及汪樹藩率各國馳援，賊退竄通城、地界、適湖南派防岳州道員江忠濟前，已分兵駐防通城。初二初三等日，偽指揮何逆大股由江西義甯回竄，江忠濟力戰兩日，猶能踏燬賊壘四座。初四日出隊擊賊，新集鄉團人多且奮，賊從間

道先破鄉團營壘，後路火光頓起，該道前敵血戰終日，力竭捐軀，所部將弁同時殉難。除江忠濟各營員弁官紳，臣營未得稟報，無由詳悉，應由湖南巡撫查明請卹外，所有代辦咸甯縣事揀選知縣汪靜淵防勦四月，屢立戰功，且係權理縣事之員，殺賊衝鋒，父子同時殉難，志節不虧，尤堪嘉尚。又查上年九月十月，代辦通城縣事通城縣教諭，選補漢陽府教授熊繡，蒲圻縣教諭黎鴻漸，蒲圻縣侯選訓導賀壽椿，侯選從九品但懋城，王道平，均各率團勇，先後殺賊遇害，忠義可風。可否將汪靜淵、熊繡、賀壽椿、黎鴻漸、但懋城、王道平照例從優賜卹？汪樹聲係軍功六品，亦請照把總例優卹，以慰忠魂，伏候聖恩。再查應援江西之軍，自四月初四日拔營前進，中途阻雨十日，未能速行，自道員江忠濟失利以後，臣與督臣官文、南撫臣駱秉章先後檄飭順道勦辦，查通城爲入江省必由之路，此次大股回竄，若不痛加勦除，則湖南之南路，湖北之北路，均屬可慮。卽援軍後路，亦必牽綴不前，軍火餉糈難於接濟，容俟該員等沿途迎勦稟報到時，再行奏明，理合附片具奏。

謹按片內請卹各員於五月十二日接奉旨準。

上諭：「胡林翼奏『水陸勦賊連獲勝仗』一摺，覽所奏情形，自三月十五至四月十六日，已踰一月，不過零星勝仗，於克復城池毫無把握，該署撫於三月初間迭次奏報，均稱『旬日之間，城池可復』。又稱『春漲初起，賊船可以盡燒』。今已遷延數月，始稱『水陸扼截，斷賊資糧』。直似從前並未籌及，且所稱『紮營洪山等處，斷賊陸運，紮營沙口，斷賊水運』。而四月十六日賊船下駛，仍復窮追不及，是其布置實未周而，徒以空言搪塞，直似計無可施。三月二十四日、四月十六、十八等日寄諭，諒該署撫均已先後接到，若仍前玩愒，殊負委任官文共事一方，亦不聞其互相匡救，著卽嚴督水陸各營合力進攻，務將武漢城池剋期攻克。若再事遷延，朕必治其老師糜餉之罪。至江忠濟陣亡，岳州一帶何人扼守？本日已諭知駱秉章妥爲布置，該督撫亦當預籌策應，不可專恃赴援江西之軍，以爲必能掃蕩賊蹤也。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

五月十二日同督部奉軍機字寄)

水師火攻漢陽江岸賊船及援軍迎勦均獲大勝疏(五月初一日)

竊臣攻堅未下，壯士多傷；而鹽運司銜安慶府知府李續賓，日請力攻，奮勇之氣，曾不少懈。臣自四月十五日以後，卽戒約暫爲休養，計惟有水陸扼要，斷賊資糧軍火，較爲得力。四月初八日，臣會商楊載福、鈞、參將李成謀、守備周清元，先以二營五十二船下紮沙口。其連日截擊獲勝情形，臣已於四月二十九日馳奏在案。惟兩營分駐下游，力尙單薄，臣等再四公商，必將賊匪上游之船，節節掃蕩，乃得以分兵下勦。查逆賊戰船分布武漢者，其漢陽東門、南門至南岸嘴一帶，約停泊二百餘號，其武昌城外鮎魚套、壇角等處，亦各有十號，永不啓旋，每船密排礮位，捍拒死守，船外各以大鐵鍊繫大木簾依附之，莫以梗塞我船，不得相近；我軍冒礮衝煙，無戰不傷士卒。二月以來，臣與楊載福密籌火船之策，於荊州湘潭兩處採辦千石大船五十餘號，實以硝磺蘆葦積高二丈。四月中旬，夏漲頓長，丈餘賊匪所設江外水寨木樁，盡行淹沒；臣等火攻之具，既已逐一周備，每火船用勇士二十人駕之，附一舢板，逼近賊船，拋錨下旋，始行燃線舉火，卽各躍入舢板之中，有未近賊船而先舉火者，斬之。又預製蘆葦溼絮各數百具，分豎於船，以避賊礮，專待東南風起，以期一炬焚之。四月二十五日，楊載福添派游擊鮑超之營下勦，適李成謀、周清元追擊賊船，溯流而上，奪獲賊拖罟一隻，夷礮四尊，銅礮八尊，硝磺千餘觔，錢千餘串，米五十石，并燒燬賊小船數隻，擊斃淹斃之賊無算，其棄船登岸之賊，悉爲北岸都統都興阿馬隊所殲，無一脫者。是日上下游水師夾擊賊匪，方戰最久，我兵傷亡僅十五名。四月二十七日，南風漸起，楊載福親率水師各營之奮勇者，周視賊船形勢，試驗水勢深淺，指示下手之處。二十八日，南風大起，令參將張啓基、都司孫昌凱、喻吉三、萬化林四營之留守上游者，出隊作接應之兵，揚載福卽於寅刻親督游擊王明山、都司陳金鷲、李濟清

三營，並派留防之四營，率其火船五十餘號，順風揚帆，蔽空而下，直抵漢陽東門南門上下圍裏，我軍勇士斫斷木簾鐵鍊，逼近賊船，賊見我船猝至，倉皇無措，開礮抗拒，僅中於蘆葦深處，及積薪溼絮之中，而火船緊逼，霎時火起，火焰燭天，鎗礮齊發，所有漢陽一帶賊之烏船、拖罟、快蟹、長龍，約二百餘號，糧食軍火不及百號，燒燬淨盡，僅逃去小舢板三隻，小扒船四隻，燒斃溺斃之賊無算，並延燒漢陽江岸陸賊營壘，火光中更有數十賊被火藥衝入空際而復墮於江岸者。臣是日預派李續賓等東路中路及石嘴施口各營，四面分攻保安門、望山門、青山、壇角、窰灣等處，并以大隊五千人循江岸以護水師，午刻火微，而賊船亦盡，我軍始收隊。是日水師計陣亡哨弁一名，勇丁十餘人，受傷之弁丁四十餘人，此四月二十八日水師火攻漢陽賊艦盡數焚燬之實在情形也。臣分四千一百人交同知銜曾國華統之以援江西，由咸蒲進發。四月十一日，曾國華等已至崇陽，聞江西義甯州賊匪回竄，湖南防兵在通城失利，道員江忠濟陣亡，偽指揮何逆將復竄蒲圻以阻江西援軍之路。曾國華遂率各軍間道馳至蒲圻。二十日亥刻，何逆果至，賊衆約五六千人，而不虞我援軍之猝遇也。二十一、二十二連戰兩日，大勝，轟斃騎馬黃衣賊目二名，轟沈賊船一隻，淹斃擊斃之賊無算，奪獲遺棄賊糧及軍械無算。我軍陣亡四人，受重傷者四人。臣已函飭曾國華迅速追勦崇通，直達義甯。此四月二十一、二等日江西援軍中途遇賊，迎勦獲勝之實在情形也。現在水路之賊，僅餘武昌城下鮎魚套賊船二十隻，以四營水師扼之，賊可待斃。楊載福已駛往沙口，探報「黃州府一帶新從湖口小池口調到賊船三百餘號，因沙口已駐水師，徘徊瞻望旬日之久，不敢上犯。」是賊之畏怯，已可概見。楊載福即日率領六營，下駛痛勦，可一鼓殲除也。此次賊之大烏船、大拖罟、長龍、快蟹、焚燬殆盡，水賊之力，已無能爲，其漢陽接濟久斷，武昌之南路東路中路均已扼要，無路可通，惟下游之窰灣、青山一線江隄，尙有小路可通。臣與李續賓派兵一千餘名，上下梭巡，以雕勦之法，日夜游擊，賊勢實已窮蹙。臣官文所派弁兵，搜獲賊匪偽報文書，據稱「各路援賊期以前後夾擊，臣督及李續賓、洪山之營」而大治武

昌各官紳探報，亦同前情。臣等密商，即使四路齊撲，亦可努力決戰，不致別有貽誤。所有水師火攻得手，援軍中途迎勦各獲大勝，及水陸斷賊接濟情形，謹會同督臣官文、署提臣楊載福、恭摺由驛馳奏。

上諭：「胡林翼奏：『水師火攻漢陽賊船，並援軍勦賊，均獲大勝。』一摺，著官文、胡林翼等迅即乘此聲威，激勵將弁，剋期收復武漢二城，毋再遲延。欽此。」（五月十四日火票遞到）

援軍遇賊羊樓洞水師沿江追剿陸師前後剿禦均獲大勝疏（五月十五日）

五月初一日，臣將水師火攻漢陽江岸賊船，援軍中途迎勦獲勝，及水陸斷賊接濟情形，具奏在案。查江西義甯賊匪，由通城回竄冀圖阻遏援軍，同知銜曾國華迎剿獲勝。四月二十八日，抵羊樓洞，偵知前途賊衆尙萬餘人。二十九日，知縣劉騰鴻率湘後營之前左兩哨，由中路進，參將普承堯率寶左營繼之，劉連捷率副後營由山右進，湘後營之右後兩哨繼之，吳坤修率彪營，普承忠率寶中營，由山左進，曾國華率湘中營居於後。劉騰鴻等甫出羊樓街，即遇大股賊至，奮擊之，斬獲無算，賊大敗退去。追之數里，賊整隊復戰，又敗之。如是者五六次，劉騰鴻奮不顧身，所向披靡，追及分水坳，已十餘里矣。普承忠恐其深入力疲，策馬繼進，轉在劉騰鴻之前，手持長劍，遇賊即斫，勇銳百倍。其伏賊之由左右兩山而來者，經吳坤修、普承忠、劉連捷各軍於樹林叢雜中鎗斃，矛鏑無數，追至黃土堡，已二十餘里，其地稍平，我軍乃三路會合，賊以我軍遠追，欲久戰以困我，甫收隊，賊復回撲。普承忠商令各營鎗礮并集一處，親督逼賊，連環轟之，賊旗盡靡，鼠竄而去。吳坤修親率彪營殿後，擊隊以歸。是日計殺賊五六百名，擒斬僞水總制張逆、僞金總制毛逆、僞將軍陳逆、李逆、生擒師帥、旅帥及僞典糧三十餘名，奪獲黃馬褂五件，紅花帽二頂，僞印六顆，刀矛三百餘件，擡鎗鳥鎗五十餘件。我軍惟湘後營受傷五名。三十日辰刻，賊大股復至羊樓街，分三路而進，中路陣於街外土坪，右路出伏嶺，左路出荆子山，每路又各分五六支，漫山

徧野，勢頗兇悍。曾國華令副後營斷伏嶺之口，分彪營之半斷左白坂之口，而以湘中營彪營敵中路，後營敵右路，寶營敵左路，正對陣間，後營偶從旁面開放劈山礮，中營士卒遂大呼直前，賊以連環鎗迎拒，我軍冒煙逼賊陣，斬衝鋒悍賊數十人，彪營繼之，賊中路大敗，左右兩路皆潰，我軍三路窮追，時分時合，但見賊之所在，各營均取後至路旁田畔斃賊極多，賊委棄衣服銀錢於地，冀軍士拾取緩追，而我軍直前不顧，追及羊樓上洞石橋，路惟一綫，兩壁懸崖，賊奪路爭逃，洞口壅塞，軍士乘勢掩殺，應手而斃，積尸滿途，至有兩人而手刃二十七賊者，午刻始收隊，計斃賊八百餘名，生擒五十三名，釋放脅從二十一名，奪獲旗幟刀矛五百餘件，而鄉民之隨後拾取賊械繳呈者，復以千數；我軍僅受傷七名，訊據賊供：「四月初旬，何逆從義寧回竄，襲破江忠濟防兵，即議奪舟偷渡大江，以擾新隄沙市，賊衆萬餘，不料突遇援軍，四戰均敗。」等語；我軍遂乘勝直搗崇陽，賊衆逃散過半，所餘不過數千人，聞官軍將至，先期遁入通城地界，此四月二十九、三十兩日，援軍在羊樓洞遇賊大勝之實在情形也。署提臣楊載福，自四月二十八日火攻得手，下紫沙口爲老營，二十九日四更，自沙口開船，三十日辰刻至鵝公涇，探詢團風以下，盡皆賊船，楊載福令水師六營分爲兩路，李成謀、李濟清、周清元三營由新河下勦，而自率鮑超、王明山、陳金鼈三營由老河下勦，值賊船揚帆上駛，我軍兩路夾攻，開礮轟擊，且焚且退，直至黃州府城，燬沈賊船百餘號，斃賊無數，其裝運火藥之船煙燄騰空，一併燒盡，而黃州對岸樊口賊船數十泊於港內，以拖罟快蟹橫截於外，我軍合六營環攻，不能得手，楊載福因督五營在港外對賊轟擊，而令鮑超一營乘間衝入港內焚燒，賊船登時火起，哨官陳德懋、陶忠太、王玉興奪獲賊長龍一隻，礮五尊，又舢板一隻，惟兩岸之賊，礮子如雨，又於西山高處，以噴筒火箭極力抗拒，楊載福恐鮑超深入，飭令退出港外，而賊輜重船亦下竄出港，我軍六營併力回擊，賊船順風乘流，遂已下駛，王明山、周清元兩營追之，楊載福仍率四營力撲港口，三次衝入我軍傷亡頗多，是夜即駐得勝洲，五月初一日出隊攻樊口，岸賊已築土城，非得陸師協勦，不能破壘，賊船約尙存十餘

號，依壘而守。聞巴河以下，賊船尤多，王明山、周清元已先一日追賊於下游，楊載福遂令鮑超、李濟清二營同駐沙口，力扼樊口之水賊，無使上竄，而李成謀、陳金鼐下駛，是日未刻與王明山、周清元會於黃州下三十里之巴河，乃知三十日樊口竄出之賊船，均經王明山、周清元即時追燒淨盡矣。楊載福念水師自四月二十八日因東南風力，焚燬漢陽賊船已盡，惟餘武昌鮎魚套內之船，不過二十隻，我軍駐沌口者四營，賊必不能上犯，駐沙口者二營，賊之往來皆斷，其下游蘭溪、黃石港、蘄州、田家鎮、興國之富池口、廣濟之武穴、龍坪、江西德化之羅家嘴，再下而小池口，而九江府等處賊船，運軍火絡繹上竄，及此風利不泊，乘其不備，可盡付一炬也。即日率四營由蘭溪進發，至黃石港，火蛋火箭一擲俱然，且擊且燒，更無窒礙，未及二時，賊船五六十號，蕩然無存，日暮收隊，即泊江渚淺處。初二日寅刻出隊，辰刻至蘄州，城下泊賊船數十，城上黃旗數面，我軍突擊之，賊即遁去，賊船遂焚燬一空，隨入城搜捕餘匪。開舟下蘄，已刻至富池口，燒賊船三十餘隻，午刻至武穴，賊船擁載輜重，紛紛下竄，僅以礮船十餘隻迎拒，楊載福知賊之不敢久戰也，急派李成謀一營飛槳而下，以抄其尾，陳金鼐一營迎頭奮擊，而密令王明山、周清元二營率勇登岸，伏蘆葦中，賊果棄船岸竄，王明山、周清元突起擊之，無一脫者，並將其棚卡燒盡，陳金鼐營內奪獲大拖罟一隻，舢板二隻，李成謀營內奪獲快蟹一隻，拖罟一隻，舢板一隻，大小礮位三十餘尊，糧餉軍火無算，餘船均燒盡，是夜遂泊武穴。初更時，居民稟稱：「賊船昨日下午竄百餘隻，內惟礮船數隻，聞泊九江上三十里之羅家嘴，今日下竄之船，係守武穴之偽尙書莫逆也。」初三日辰刻至龍坪，賊以舢板拒戰，全力擊之，焚燬立盡，已刻至德化縣之羅家嘴，賊船已竄去大半，惟港內匿船三十餘隻，焚之又盡，午刻至九江，寂無一船，小池口築有土壘，亦無船礮，惟城上徧豎黃旗，開礮抵禦，而礮子不能遠及，楊載福令各船對準城中轟擊，二時之久，賊無出城者，楊載福因言：「前歲水陸各軍，併力東下，前湖南提臣塔齊布以頓兵九江城外，積憤愁思，未竟其功，我軍今復至此。」士卒聞言，亦皆感念前事，聲淚俱下，羣請登岸攻城，以紓積憤，惟念孤

軍深入，卽得城而無重兵與守，禁約再四，乃於初四日回舟，初九日仍抵沙口。老營弁勇之受傷者，不過數人，其自四月三十日由沙口出隊焚擊賊船約數百餘號，擊斃淹斃之賊無算，奪獲賊拖罟快蟹長龍舳板共八號，礮四十尊，鎗刀旗幟黃傘各數百件，糧餉軍火，則悉奪之於賊，以資軍用。十日之內，一往一來，已轉戰千里矣。此四月三十日至五月初九日，水師下勦，直抵九江，仍返沙口，大獲勝仗，江面肅清，賊船斷絕之實在情形也。臣前派勇在下游審灣青山日夜雕勦，並於白陽橋設卡巡防陸賊接濟，近亦斷盡。五月初六日，賊忽自武勝漢陽兩門出四千餘人，一赴塘角，一集小龜山於賓陽門，出三千餘人，踞雙鳳山，忠孝門出二千餘人，田隴鷹嘴閣出三千餘人，踞賽湖隄，其入步街長虹橋則又各出二三千人，陽爲直撲臣營及李續賓洪山之勢，而實欲撲我白陽橋卡以通賊援也。及見我軍各出，賊又趑趄不前，因派蔣益澧率左營迎擊小龜山，伏於山右，分一哨以誘之，賊見兵少，追至山脚，伏勇突起攻擊，賊大驚潰。忠孝門之賊，因疾走來援，適守備李續燾率副右營守備李登關率右營均出小龜山左邀而擊之，此股遂大潰。其雙鳳山之賊，同時並進，將至東嶽廟，生員蔣澤灃守備蕭孚泗率中營出洪山之前，參將朱品隆率前營出洪山之左，由廟後抄之，其賽湖隄之賊，以都司趙克彰率奇字右營，何紹坤率仁營擊之，我軍各路齊登，鏖戰移時，趙克彰復以壁山礮連環轟之，何慶先率副仁營自南湖突出橫擊，賊不能支，遂先後敗潰，而賊之敗於賽湖隄者，見雙鳳山賊勢尤急，復循城脚赴救，而已無及矣。中營前營右營直追過雙鳳山前，逆賊踰溝爭門，自相踐踏，積尸盈溝，其不得入城者約三百名，悉爲我勇所殺。蔣益澧追逐小龜山，敗賊至紫金山，殺賊約二三百人，被逼落水者無數。白陽橋撲卡之賊，軍功唐飛舞率虎勇千總余雲龍率武勇奮力抵禦，正相持間，李續賓已先派守備秦冠鑣率博白勇蕭廷黼率江勇從審灣斜出，賊畏其抄截，相驚退走。博白勇江勇直前橫擊，斃賊五六十人，於是武勇虎勇自西首江邊，博白勇江勇自東首湖邊互追之，逼至塘角賊卡，李續賓遙見江岸賊勢尙盛，飛調副右營右營各增四成隊，飭把總蕭玉廷馳往東興洲迎截，斃其前鋒

數人，賊遂紛紛上竄入城；其八步街長虹橋之賊，本未遠出，及見各路賊勢均敗，卽先遁入矣。我軍申刻收隊，計斃賊六七百名，生擒二十四名，奪獲騾馬四匹，旗幟刀矛小鎗百餘件，訊據生擒之賊供稱：「賊目洪逆章逆遙約九江下游援賊萬餘，於五月初七日前後來撲我營，舉火爲號，不料水師下駛，焚燒賊船，本日未見舉火，意陸賊愆期。」等語。李續賓欲因以給賊，初九日派蔣益澧等多張旗幟，廣備草薪，至洪山後十都之最高處，舉火搖旗，作接戰狀；城中之賊，均登蛇山以企望。初十日黎明，仍以前法誘之，密飭各營嚴陣以待，必俟賊近壘下，舉旗一麾，齊力奮擊，有先出後出者，立斬之。賊見後路火光，誤爲援賊，辰刻遂洞開各門而出，勢甚兇猛；我軍掩旗息鼓，寂然不動，臣又加派同知唐訓方率訓營，唐協和率副訓營，游擊張寅恭率恭營，由南湖坪先後渡湖，相機助擊，賊漸逼漸返，午刻始逼壘前，李續賓舉旗一麾，各營齊出，李續燾率副右營，李登闢率右營副右副後各哨，進洪山之東北麓，分其前哨左營副前副左四哨，進洪山之西北麓，唐飛龍率虎勇，蕭廷黼率江勇，進洪山北之姚家嶺，而由田隴斜出小龜山尾，以繞擊之，都司張勝祿率中營出洪山之前，朱品隆率前營出洪山之南，趙克彰、何紹坤、何慶先皆同時率其勇出，鎗礮齊發，刀矛並舉，各路逆賊，遑遽無措，紛紛大潰，蔣益澧聞戰，捲旗疾趨，合秦冠鑣之博白勇，由南湖東以捷徑斜出，以邀截之，中和保安兩門所出之賊，潰奔南湖，復爲唐訓方等營截殺，轉趨賽湖，隄面不寬，奪路而奔，自相踐踏，死者以六七百計，直追至鷹嘴閣爲城上礮子所阻，乃始收隊；中營前營追殺過雙鳳山，虎勇江勇右營副右營分追小龜山，計共斃賊一千二三百名，橫尸遍野，而賽湖隄尤多，生擒賊四十二名，奪獲馬騾十三匹，旗幟刀矛擡鎗鳥鎗三百餘件。十一日，蔣益澧仍施前計，於後路舉火，賊猶不悟，復分路來撲，我軍甫出，賊又卽奔潰，奪獲馬八匹，鎗礮旗幟無算，而沌口沙口各水師，亦每日奮攻，至塘角鮎魚套牽綴之，此五月初六日，賊匪撲卡，初十、十一等日計誘賊出，陸師連獲大勝之實在情形也。此次水師蹕行殊遠，直搗九江城下，因下游並無陸兵，不能久駐，十日之中，往返千里，勞績最著。援江西之四千一百人，其啓行

之日，卽江忠濟全軍覆沒之日，賊箠方張，不期相遇，四戰皆捷，兵力甚強，可期得力；後路援賊，計在夾擊，臣等尙可分兵迎勦。惟訊據生擒賊供：「四年八月，武漢竄出賊目首逆楊秀清，皆分裂以徇。」此次賊目分守武漢，畏不敢奔，其親眷均繫於金陵，揣量賊情，必須盡殺乃止。卽十分窮蹙已極，彼尙日夜待援賊之來也。所有水陸出力弁員，應俟武漢克復，彙案奏請，從優獎勵。其中破陣亡之守備李登進，可否照都司優卹？千總熊有章，向三元可否照守備優卹？把總左玉佩、鄧友廷、羅祖續，可否照千總優卹？外委雷光友、何添元，六品軍功趙國樑、藍翎六品軍功陳玉升，可否照把總優卹，以慰忠魂，出自天恩。其餘陣亡弁勇，容再查明分別請卹。

謹按：疏內請卹各員，於五月二十八日接奉旨準。

卷十

遵奉諭旨瀝陳下情疏（六年五月十五日）

臣於五月十二日接準軍機大臣字寄，五月初六日奉上諭：「胡林翼奏：『水陸勦賊，連獲勝仗。』一摺，覽所奏情形，自二月十五至四月十六日，已踰一月，不過零星勝仗，於克復城池，毫無把握，該署撫於三月初間，疊次奏報，均稱『旬日之間，城池可復。』又稱『春漲初起，賊船可以盡燒。』今已遷延數月，始稱『水陸扼截，斷賊資糧。』直似從前並未籌及，且所稱『紮營洪山等處，斷賊陸運，紮營沙口，斷賊水運。』而四月十六日賊船下駛，仍復窮追不及，是其布置實未周而，徒以空言搪塞，直似無計可施。三月二十四日、四月十六、十八等日，奇論諒該署撫均已先後接到，若仍前玩泄，殊負委任。官文共事一方，亦不聞其互相匡救，著卽嚴督水陸各營，合力進攻，務將武漢城池，剋期攻克，若再事遷延，朕必治其老師糜餉之罪。至江忠濟陣亡，岳州一帶，何人扼守？本日已諭知駱秉章，妥籌布置，該督撫亦當預籌策應，不可專恃赴援江西之軍，以爲必能掃蕩賊蹤也。將此由六

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聖訓嚴明，燭照千里，跪聆之下，感悚難言！臣治軍無狀，頓兵城下五月有餘，竊念臣之職分，不僅兵事，不可上塵聖慮，卽軍精餉項，亦豈可久煩度支？乃以收復稽遲，上貽宵旰之憂，實屬罪無可道；臣自上年臘月至今年三月，逐日督隊往攻，驅血肉之軀與礮石爲敵，傷亡水陸勇丁三千餘人，尙不敢因此稍有懼怯；惟道員羅澤南及都守千把百餘人，節次陣亡，皆係四方精銳之士，羅澤南篤信學道，尤深惋惜！現在陸營賈將，以李續賓爲尤著，該員廉正樸誠，凡戰事之難，而他人所怯者，無不毅然自任；攻撲省城，所乘馬迭次中礮倒地，幸賴天威，賈將無損，兵易募而將難求，求勇敢之將易，而求廉正之將難，蓋敢勇倡先，是將帥之本分，而廉潔正直，則糧餉不欺，賞罰不濫，乃可固結士心，歷久長勝也。臣於四月以前，執意不悔，欲以力取，旁觀皆笑臣愚，卽臣自問，計亦良左，四月以後，乃禁約仰攻，分精銳四千餘人，由咸蒲以取義寧，不期順道與賊相值，四戰皆捷，分水師以清下游江面，直達九江，水師火攻之策，自正月購辦，三月已齊，積薪油而實以火藥，三次遇雨，遲至四月二十八日，乘風縱火，漢陽之賊舟盡付一炬，是日東南風利，得其一面，不能不遺其一面，尙餘武昌鮎魚套內賊船約二十隻，若再襲前策，賊已知而防我，卽當另行籌畫；臣自領五千人，可扼南路之三面，李續賓領六千三百人，扼洪山之東路，又分勦青山、審灣之北路，水師六營，下駐沙口，是水陸之賊，直至近日，乃援絕路窮，臣之智計遲鈍，未能先事審機，慚憤無地，漢陽之賊糧久斷，四月以前尙取給於武昌，近月以來，武漢均斷，北路兵勇已經督臣多方激勵，整飭惟馬隊將士忠勇可恃，陷陣衝鋒，功推第一，馬隊爲國家之正兵，所當愛惜而善用之；若迫使乘塘，是舍所長而用所短矣。臣與馬隊並未晤見，刻下南北兩岸，尙難彼此調撥，日後武漢收復，卽當會同商議，以步隊之堅定不搖者，分隸馬隊，而以步隊戰於前陣，俟賊衆敗潰，卽以馬隊乘勢掩殺，蓋步兵追賊，每以十餘里而輒止，多亦不過二十餘里，而力已竭，若得馬隊乘機追勦，賊可盡殺也。下游九江府興國州陸賊萬餘，以僞檢點古隆賢等分道來援，莫約城賊夾擊大營，臣卽預撥三千餘人，探實距營百里以內，及其未定而迎勦。

十二月十三日，乘勝窮追，已過百里以外，尚未詳稟，應俟另案奏報。至道員江忠濟全軍覆於通城，所部楚勇，素稱善戰，近年積習太深，兵已弱而將不知，突遇劇賊，遂至於敗。湖南已改派防兵二千餘人駐守岳州，而援軍已過崇陽，敗賊竄逃，解散過半，計日可抵江西義甯州城。迭次委解軍餉軍火，趕緊接濟，可慰聖懷。臣歷觀前史，李左車之告韓信，尚以頓兵城下，情見勢絀爲戒，是戰易攻難，自昔已然。臣之才力何足言兵，惟才有限而志無窮，誓與兵事相終始，期於殲滅此賊而已。萬一變生他路，禍出意外，臣亦不敢退怯苟且，自取羞尋。內察軍情，外度賊勢，臣之過慮，當不至此。所有感悚下忱，理合附驛陳奏，伏祈皇上聖鑒訓示。

硃批：「覽奏已悉。以前戰功，具載摺中，無須表白。朕惟責以實效，歷述艱辛，於事何益。汝督軍進剿，固不可稍存畏怯，然國體具在，亦應寓慎重於其中。欽此。」（五月二十八日奉）

分兵迎剿援賊並攻勦省城迭次大勝疏（六月十二日）

竊臣自五月初十一等日，計誘省城賊出，賊已大創，其援賊之期襲後路者，探實距臣營約七十里，在豹子灘等處築壘，掘濠及其未定而迎剿之，可期得手。因於五里墩洪山城外各營，抽調三千餘人。五月十二日三更起行，辰刻抵茶棚地方，適與賊遇，我軍一面擇險安營，一面審察進剿之路，就茶棚形勢，分東西中三路進兵，賊亦分三路蜂擁而來，每路約賊二千人。其東路之官山高嶺，另有股匪三、四千人，意欲繞我東路之後，兼以接應各路之賊，賊聲甚囂，我軍寂然若不聞者，各營官會商合派以同知唐訓方率訓營，同知蔣益澧率左營擊中路，而以左營後哨及訓導周端副前營爲接應，以都司李續燾率副右營擊東路，及官山高嶺之賊，李耀燾以東路賊多，行陣不整，先破其多者，則他路之賊氣皆奪，匹馬衝鋒，奮登山巔，衆勇隨之，殪其前鋒悍賊數十名，賊衆駭愕，乘勢掩殺，遂敗東路之賊。訓營、左營力攻中路，鎗礮之後，繼以刀矛，中路之賊亦敗而歸於西路矣。唐協

和率副訓營鄒漢章率副左營，及親兵哨官蔣尊、康迪、紅華力禦西路之賊，酣戰最久，賊殊死鬪；我軍十盞十決，勇氣百倍，訓營相左營復從旁抄之，而西路之賊亦遂大敗。後隊之余雲龍、陶茂林率武勇繼至，追奔二十里，至二虎井時已戌刻，收隊回營，計共殺賊五百八十餘名，生擒二十餘人，奪獲大小黃旗一百五十餘面，擡鎗鳥鎗一百二十餘桿，大礮三尊，火藥鉛丸二千餘觔，刀矛五百餘件。訊據生擒各賊供稱：「逆賊章俊急調偽檢點古隆賢等自九江上竄，糾集興國、大冶之賊，沿途裹脅，計共萬餘，暗約城賊夾擊洪山、五里墩各營，因被水師下勦，繞道愆期，不意又爲官兵所敗。」等語。十三日寅刻，偵賊將遁，拔營追至八角嶺，賊復遁豹子，解，又追敗之。遙見賊數千人，從梁子湖濱縱火燒民屋，以數千賊伏於麥門橋房屋及林木深處，湖邊泊賊划數十隻，我軍據險稍待，蔣益澧率勇數十人前出誘之，兼審地勢，卽會商唐訓方結陣驛路之左，以勦湖濱之賊。蔣益澧由驛路渡麥門橋，搜其伏賊，余雲龍、陶茂林率武勇隨之，而以副前營副左營爲後應，李續燾率副右營赴湖濱，火攻賊舟，布置已定，蔣益澧遂渡麥門橋，先以火箭噴筒延燒林木及村外積薪，伏賊冒火衝出，我軍以劈山礮擊斃黃旗悍賊數名，賊遂敗潰。而湖濱之賊悉衆來救，訓營副營齊出擊之，斃賊十餘名，水賊飛槳來救，副右營火器突起，焚賊舟六隻，水陸之賊均潰，我軍會合尾追三十餘里，至於新店，賊忽反旗，我軍各營奮擊，立斃先鋒賊目數十名，又敗走之。於是長驅直前，沿途勦殺，申刻行抵葛店，賊之奔竄益急，爭先奪路，自相踐踏，死傷甚多，計共斃賊數百名，奪獲刀矛旗幟二百餘件，兩日追奔百里，賊蹤已遠，始令均回大營。此五月十二、十三兩日迎勦援賊，均獲大勝之實在情形也。臣於附省要隘，均掘長壕，防其竄逸。二十二日黎明，賊以大股七八千出城，自東嶽廟橫列至楊家灣，冀以平毀我壕，又由鷹嘴閣出賊二三千分踞於南湖坪，又出賊三四千踞小龜山，並伏千餘於小龜山後之雷家山，以冀抄襲我軍。李續賓密爲布置，俟賊逼近，號旗一舉，各營齊出，湘中營衝東帶廟之賊，短兵相接，賊猶抵死抗拒。中營之後哨右哨，并朱品隆之前營，因捲旗潛行，自街外包賊後而抄襲之，賊遂大敗，殲斃

悍賊五十餘名，掩殺於壕中者百餘名。鷹嘴閣之賊蜂擁來援。何慶先率副仁營趙克彰率奇宇右營攔擊，賊遂盡集於南湖坪。何紹坤以仁營橫衝賊陣，臣又添派唐協和率副訓營丁銳義率義營張寅恭率恭營自五里墩循隄後而兜擊之，斃賊二百餘名，而鷹嘴閣、南湖坪之賊俱敗。蔣益澧率左營至小龜山尾，分爲兩支，以一支攻山上之賊，一支繞出山右，橫擊雷山伏賊。李續壽率副右營繞出山前夾擊，見賊勢將退，急前攔截，逼賊於沙湖之尾，與左營兩支相合，而唐飛舞之虎勇又至，四面圍殺，斃賊二百餘名，逼入沙湖淹斃者無算。賊於城隅湖畔預設小船，安放礮位，飛馳相救。我軍用劈山礮轟之，斃船賊七八名，賊船亦退。其排列於楊家灣之賊，則李登關率湘右營各哨齊力擊之，賊不能支，遂皆敗走。我軍乘勝齊追，直至城下始行收隊。二十四、五等日，天尙未明，賊仍大出，平毀我壕。我軍俟其將至壕邊，各營齊出，斃其悍賊數十名，賊之後隊先潰，飛奔入城。我軍追擊，其不及入城者，皆爲我兵所殺。二十九日，賊於五更以大股出城，至雙鳳山築壘，並平毀我壕。我軍按兵不動，已刻以後乘其飢疲，突出擊之，賊衆披靡，將賊壘平毀。此五月二十二、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九等日，勦擊城賊，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五月二十九日，獲賊間諜文書，知逆賊古隆賢敗後，遁匿武昌縣之樊口，並以湖口來援之大拖罟舢板戰艦相依爲壘。賊目僞指揮鄭添得，僞木八將軍羅文元等，復領賊七八千人進踞葛店，地距省城九十里，臣與李續賓會議於五里墩中路，洪山東路選派六營精銳三千餘人，以同知蔣益澧久戰知兵，委管六營之事，以一號令，同知孫守信副之，並令署武昌縣知縣林之華、率武勇爲鄉導。六月初一日起行，初二日辰刻未及葛店十里而止。蔣益澧集各營會議，以前次五月十二、十三兩日追賊百餘里，士卒非不竭力，而賊未盡殲者，以迎勦於前，而後無攔截也。葛店地當總要，內湖外江，賊於街前築壘四座，環以長壕，深廣逾丈，湖內賊船三十餘隻，與陸賊相依，非以計破之，則堅壘不可必得。即得壘而賊仍遁走，久必復聚。即日已刻，參將朱品隆、縣丞丁銳義率衆先循江岸低處潛渡白澗山，繞出葛店街市之後。蔣益澧自領一軍，循江岸張左翼以橫衝賊壘，訓導鄒漢

章知縣唐協和以二營當其前，又各分一哨先循湖右踏淺燒賊舟。賊見我兵之少，分三路迎拒；左營副左營訓營奮力直攻，賊衆屢卻，猶未奔潰。副左營哨官劉玉洪、李有恆、橫列陣前，首先陷陣。哨官劉勝祥等首先攻撲賊壘二座，賊以大礮連環拒敵，大旗手王有定、鄒定祥等率三百餘人伏地避之。三伏三起，槍入賊壘，賊即奔竄。唐協和率訓營邀截，共殺賊四百餘名。蔣益澧獨以相左營首先撲入左路賊壘二座，殺賊四百餘名，賊即奔竄。其時朱品隆、丁銳義已繞至賊後，焚燒街外賊巢。署提臣楊載福親率水師登岸，以截奔竄之路，賊衆數千人，四路狂奔，賊目持刀督之，而不能禁也。六營夾擊，共殲二千數百人。藍翎守備陳仁蘭生擒偽將軍羅文元，並搜獲該逆偽印一顆，偽指揮鄭添得，被我軍追殲於五里外之戚家山，亦於逆身搜獲偽印一顆，其分哨以燒內湖賊船者，亦奪得賊船九隻，是夜三更，拔營乘勢窮追，及於華容，初四日，及於樊口矣。旋據葛店附近居民，繳呈首級千餘顆，大礮十六尊，擡鎗四百餘件，鳥鎗五百六十件，旗幟刀矛衣被各二千餘件，因蔣益澧等連夜追勦，不暇批解，即飭鄉民先行解營呈驗也。梁子湖周四百餘里，匯江武咸通興冶六州縣之水，內有九十九汊，向爲盜賊之藪，實省垣之關鍵，樊口又其入江之總匯也。樊口東岸卽武昌縣城外，西山雷山蟠互險峻，賊卽於此扼要守險，築壘設關，賊船憑依陸壘，得以出沒江湖，又於城外築壘，互相犄角，夾護賊舟，其糧食軍火均聚於此，水師前次下攻樊口，軍船中流轟擊，以江水駛急，不能久駐，時無陸師相助，故賊得負隅自固，湖內賊舟不能淨盡，下游各賊仍得上駛。初四日辰刻，陸勇追賊至此，營西岸得勝洲提臣楊載福率水師登岸，與蔣益澧、孫守信、林之華等察看地勢，會商夾擊之策。是日午刻，陸路各營分五路齊進，直逼賊壘，轟擊賊落水死者數十人，蔣益澧令軍中鳧水先渡，奪獲賊舟者重賞，湘前營隊長守備銜千總鄧有才首先奮勇，鳧水奪得舢板船一隻，訓營守備陳仁蘭躍登賊舟中，礮墮水陣亡，湘前營哨官王桐柏復登，左營哨官楊德武繼之，於是各營爭先，馮河鼓勇，陸師攻其後，水師攻其前，內港之賊棄船先潰，焚船踏壘，殺斃竊斃者約二千餘人，西山雷山賊旗四布，與距城之

賊互爲聲援，尙未敢馳下交戰；而先渡樊口各陸勇，已與水師登岸，攻縣城北門小北門，各營官帶領大旗奮勇，數十名，蕩越山嶺，賊衆驚潰，乘勢掩殺甚衆，遂分攻縣西門小西門，署知縣林之華，亦率武勇繞攻東門，先後入城，追奔逐北，城郭一空，其得出小南門逃竄者，不過餘賊數百人。我軍追至南岡七里界，而還是役除焚燒外，計奪獲大拖罟船三隻，快蟹船七隻，舢板船二十八隻，輜重船三十餘隻，划船八十餘隻，礮位一百餘尊，藥彈各二萬餘觔，旗傘器械輪馬米糧之屬，悉爲我有。連日拔出被擄百姓，亦不下二千餘人，沿途鄉民，扶老攜幼，歡呼迎犒，如獲再生。初五等日，一面配帶礮船入梁子湖搜剿，一面出示招撫百姓入城，此初二、初四等日，水陸諸軍在葛店樊口及武昌縣城，連獲大勝之實在情形也。水陸諸軍分合往來，出賊不意，莫不冒暑苦戰，奮不顧身，仰賴皇上天威，每戰輒克，而踞省之賊，外援屢敗，猶揚言欲待僞北賊韋昌輝之上援。臣與李續賓仍日夜環攻，以期盡殺乃止。所有出力員弁勇丁，可否準臣擇尤先請優獎，以示鼓勵。其前後力戰陣亡之藍翎守備陳仁蘭，可否照都司優卹？藍翎千總曹起龍，可否照守備優卹？藍翎把總胡立發，陳日勝，黃雲浦，可否均照千總優卹？藍翎外委魏學法，張光連，外委尹見興，丁仙源，崔得勝，儘先外委歐洪培，記名外委楊玉春，李大成，可否照把總優卹？以慰忠魂，出自天恩。其餘傷亡之員弁勇丁，容臣續查彙案，分別奏咨請卹，仰祈皇上聖鑒訓示。

上諭：「胡林翼奏：『迎勦賊援，并攻勦省城賊匪，迭次大勝。』一摺：此次水陸各軍往來分合，奮力環攻，甚爲得手。著胡林翼迅飭諸軍，乘此聲威，進圖克復省城。出力員弁兵勇，準其擇尤先請鼓勵。力戰陣亡之守備陳仁蘭，著從優照都司列議卹；千總曹起龍，著照守備列議卹；把總胡立發，陳日勝，黃雲浦，均著照千總列議卹；外委魏學法，張光連，尹見興，丁仙源，崔得勝，歐洪培，記名外委楊玉春，李大成，均著照把總列議卹。該部知道。欽此！」（六月二十六日同督部奉軍機字寄）

援賊大至謹陳攻勦防禦情形疏（七月十七日）

竊臣於五月六月兩次勦辦擾賊，追奔二百餘里，業經迭次奏報在案；六月十二日，城內逆賊以官軍按日進攻，復乘夜於雙鳳山修築礮壘，李續賓自率右營由田隴中路進攻，派副右營由沙子嶺進，中營由東嶽廟進，臣派正訓營副前安營由賽湖繞道以策應之。各勇登山，鎗礮環攻，立將礮壘平毀，磚石概行運歸，賊此壘屢修屢毀，是日斃賊五百餘名，賊氣大創，不敢復於此作壘矣。其攻破樊口之行軍三千人，於十二日移師渡江，進攻黃州郡縣，臣復抽調副仁營以益之。水師之入搜梁子湖者，凡八日而始出江，方造雲梯，掘地道，合北岸馬步兵力，以取黃州。環攻已十日矣，而各路士民探報，均稱翼賊石達開自金陵糾眾上竄，僞衛天侯曾逆，僞春官丞相張逆，亦自湖口並方上竄，詐稱五萬已到者，不過三萬人。臣搜得石逆僞文書，又調江西臨江府城之賊，從義甯通城來擾上游。又稱船礮已少，現於安慶彭澤等處造船運礮，以資水賊之力，蓋賊之力爭江漢，其蓄謀固已狹矣。臣思三千餘人，觸暑遠征，幸而獲勝，此次賊數較多，必非三千人所能獨禦；且臣之後路歧途甚多，其由義甯至蒲咸者一路，由興國至通崇者一路，由大冶出金牛者一路，均可擾臣營之上；由武昌縣出華容葛店者一路，其分擾於土橋豹子澗青山者，又分爲數路，均可擾省城之下；禦於此必遺於彼，當將行軍撤回大營，同知蔣益澧、孫守信等遂先期知會北岸兵勇團練，先行撤隊；六月二十七日，行軍亦同大營，而援賊已分一萬餘人先走金牛，上竄山坡。七月初四日，派蔣益澧率湘左營，朱品陞率湘前營，何紹彩率仁營，何慶元率副仁營，張寅恭率恭營，周占魁率鳳營，唐飛舞率虎營，出師紙坊以禦之，而仍統於蔣益澧，以一號令，賊之行抵金牛者，覘我有備，遂折而併力於武昌縣之葛店，以趨洪山之後。七月初十日，蔣益澧等仍轉紮魯家巷，實爲洪山後之總要，安營甫畢，該匪分股試探，乍前乍卻，爲誘戰之計，我軍寂若不聞。十一日，該逆分十三股排列而至，每股約一二十人，旗幟林立，我軍列陣以待。該逆之中路數股，直前試撲，我軍仍屹立不動；其由馬鞍山歸併之大股，正仁營副仁營、虎營禦之；其由俞家山歸併之大股，湘前營、鳳營禦之；其由驛路併成一股，則湘左營、恭營禦之；自己至申我

軍乃發號進擊，鎗礮齊施，刀矛繼進，殺賊四百餘名，奪獲各色大旗二百餘面，馬二十餘匹，風雨驟至，收隊回營。其仁營都司何紹彩，前營參將朱品隆，之分路追勦者，頗遠。賊以另股從後繞之，該員等行陣嚴整，左右衝突，力戰最久，陣亡勇丁三十餘人，而所殺賊匪，又以二百餘計。整旅回營，竟不可欺。及至各營聞警再出，而賊亦竟不能逼。十二日，水師游擊鮑超，都司周清元，都司喻吉三，由沙口下駛，乘勢將樊口新造浮橋燒斷。又登岸毀其陸賊之壘，以大股盡數上犯，守壘之賊不多也。喻吉三又獨於黃州城下燒賊船數隻，旋即回泊沙口。魯家巷兵力尙單，臣又派副左寶營七百人，以益之。十三日，賊以數千人撲營，各營堅忍以持之。轟斃四百餘名，賊即駭走。追及里許，默察旁路數里以外，尙有大股隱伏於坡隴之旁，遂不敢乘勝追勦，致售奸計。十五日，賊數千人撲營，官軍嚴陣以礮轟擊，斃賊三百餘名，追賊約二里。此十一、十二、十五等日，水陸分勦援賊之實在情形也。臣查石逆自上年由鄂入江西，所過殘破，自攻陷吉安以後，潛由江西九江、安徽祁門，至於金陵，方鳴張於下游，復回竄於武漢，氣餒頗熾，詭譎多端，必應嚴密堅定，慎以持之，固不致因賊多而怯，尤不可因小勝而驕。其來方銳，堅持數日，挫其兇鋒，彼竭我盈，乃可乘勢痛勦也。臣之中路，李續賓之東路，合計勇丁一萬餘人，刻下抽調四千七百人於魯家巷迎勦，臣營只三千人，洪山亦不過四千餘人，城中困獸，斷不可稍有疏縱，致留異日之禍根。外援已至，當必出戰。至臣營之後面，可通金口、紙坊者，約有三路。臣先期已掘長壕，壕內修築堅壘，每壘可容二百人，仿古人彌堡之式，以資防禦，而免返顧之虞。諒不致四路侵軼，自爲驚擾。而臣亦得以專勦城中之賊，並分兵以勦援賊。此先期布置之情形也。督臣王文會同將軍都興阿、飭令副都統銜翼長巴揚阿、抽撥馬隊百一十名，十三日渡江，十四日移駐洪山，以助異日追勦敗賊之力。當亦賊所深畏也。其陸師平毀雙鳳山賊壘，及進攻黃州府城，並魯家巷接仗衝鋒力戰陣亡之千總楊太和、余永勝、魯連升，請照守備例；把總李南廷、汪友朋，請照千總例；外委謝升祿、傅正榮、藍翎六品何連勝，請照把總例；水師攻燬樊口賊橋陣亡之藍翎把總成景桂，請照千總例；外

委宋洪甫，請照把總例賜卹，出自天恩。所有籌勦銳賊，並防禦接仗情形，謹會同督臣王文提臣楊載福恭摺由驛六百里馳奏。

謹按疏內請卹各員，於七月二十九日接奉旨奉。

再，據同知銜曾國華稟稱：「六月十七日，行抵江西新昌縣，迭次大勝。十八日克復新昌縣城，即時移兵進攻瑞州府城，距省不過百餘里，江西鮑項支絀，稟請續撥軍餉。」等情。臣查晉鮑十萬兩，除北岸督臣王文咨留二萬兩，餘八萬兩均專濟李續賓及曾國華各營，李續賓不足五月之餉，曾國華亦僅足六月初旬之餉，目下江西支絀萬分，容臣另籌他款，由湖南轉運協濟，謹附片以聞。

上諭：「胡林翼奏：『援賊大至，現籌堵禦。』一摺，已降旨將陣亡員弁議卹矣。武漢賊勢久感，因官兵不能實力進攻，致下游賊黨得以徐圖援應，武昌南路本無布置，黃州之兵復撤，則東路賊匪亦將源源而至。惟城中之賊，既已窮蹙，自應迅速進攻，剋日收復，則外來賊衆絕望，自易勦滅。著王文、胡林翼悉心籌畫，併力攻勦，毋得再涉延玩。前因江北軍營帶兵乏人，諭令王文酌調孔廣順前赴揚州，茲據奏稱該員現紮沙口，其地爲外江內湖鎖鑰，既關緊要，著準其暫緩前往，倘接替有人，仍令馳赴揚州，聽候德興阿調遣。至湖北援賊號稱數萬，若非裹脅無業游民，安得如此衆多？朕聞皖楚曾經被擾之區，牧令或潛匿鄉村，爲苟安之計，巨室則遷徙一空，城郭小民，貿易傭趁者，無計謀生，遂致被賊裹脅，是以賊黨愈聚愈多，兵勇不敷抵禦，實爲今日受病之源。若不急圖變計，正本清源，將誅不勝誅，伊於胡底？前據文慶等奏請實行團練，業經寄諭各督撫，各按地方情形酌辦。官文、胡林翼職任封圻，責無旁貸，著於督師進勦外，留心選擇賢能大員，分投督辦，如黃州崇通等處，皆爲賊匪竄擾，出沒無常，若能慎選循良，星羅碁布，招集流亡，實力團練，在小民有所依歸，不致流而爲匪，則賊援日少，賊勢日孤，未始非軍務之轉圜也。該督撫毋得視爲迂緩，致誤事機。將此

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知之。」（七月二十九日同督部奉軍機字寄）

附陳左郎中韓知府才略疏

再、臣與兵部郎中左宗棠同受業於前御史賀熙齡之門，深知其才學過人，於兵政機宜，山川險要，尤所究心。臣曾薦於前兩江總督臣陶澍，前雲貴總督臣林則徐，均稱爲奇才。咸豐二年，賊犯長沙，臣薦於前撫臣張亮基，招入幕府，專襄兵事。張亮基調任山東巡撫，該員仍入山居四年，南撫臣駱秉章侍郎臣曾國藩招入幕中辦事，其才力猶能兼及江西湖北之軍，而代臣等爲謀。業經御史宗稷辰奏明在案。該員秉性忠良，才堪濟變，敦尚氣節，剛烈而近於矯激，面折人過，不少寬假，人多以此尤之，故亦不願居官任職。臣思聖明之世，正氣常伸，該員畏懼世網，殊爲過慮，但久在兩湖辦事，所用多係楚人，自是廉頗思用趙人之意，不樂吏職，可從其志，義在討賊，諒無可辭。臣既確知其才，謹據實臚陳聖聽，以備荆鄂將材之選。

再、臣在貴州道府任內，訪求知兵之員，殊不多得，惟查委員韓超，直隸副榜舉人，深明兵略，剛正不撓，臣前所帶黎平團勇，皆韓超訓練之力，其才非臣所及。近年黔疆不靖，聞該員已擢知府，崎嶇於台拱清江之間，年餘無餉，勸諭良苗，聊供食米，部曲尙未盡散。該員年已六十矣，勇敢嘗爲軍鋒，近年文報梗塞，恐其終必飢困，坐失良將，倘蒙敕下雲貴督撫，設法濟餉，假以事權，可爲國家兵事得力之員。臣爲將兵需才起見，謹附片奏陳。

卷十一

官軍分攻合剿大破援賊疏（六年八月十五日）

臣於七月十七日，將勦禦援賊情形，馳奏在案；臣查翼賊石達開號稱數萬，其兇悍老賊，不滿二千，其上年

從江西新附之粵匪二萬，甘心作賊，較他賊稍悍，然考其侵犯江西各府，繼而甯風而鎮江而金陵，屢敗官軍，非官軍之勇力不如，賊恃其狡詐，多方誤我，乘閒抵釁，四路侵軼，往往因驚駭而自誤也。臣上年車埠之敗，羅澤南上年壕頭堡之敗，先勝後挫，均誤於此。此次從金陵大舉上犯，臣與李續賓先較選派精銳五千人於魯家巷，擇險安營，地頗狹隘，旁挾兩湖，洪山與五里墩兩處亦各枕三湖，臣料賊必擄民船入湯孫湖、南湖、青林湖，以襲臣營，與魯家巷之後，且必於青山港修橋以通城，賊亦必擄船由沙湖、東湖以襲洪山、魯家巷之營，臣楊載福以外江沙口礮船，隨時入青山港攻勦，臣復調派把總姚教忠守備瞿定國及上游沌口、下游沙口各營舢板三十餘隻，由外江挽入內湖，分布於南湖、東湖、湯孫湖、青林湖，以彌縫陸師之闕。臣官文以南岸兵單，七月十三日，選派馬隊百一十名，七月二十三日，選派馬隊二百九十名，先後渡江，以壯南軍之氣，其魯家巷統帶行營同知蔣益澧，久勞致疾，七月二十四日，臣復派游擊張榮貴暫統之，臣與李續賓更番前往，察看布置，軍心益堅，此兵情賊勢之大概情形也。七月十六日，賊開四門，分六路以撲洪山，遠巡不遽進，李續賓飭各營靜以待之，良久，忽引去，未刻復出，填壕並進，直薄我營，李續賓派蔣澤灃率湘中營於東嶽廟前，而自率湘右營前左兩哨，截於田隴，賊遂敗走。其殲於壕中者約二百餘名，我軍乘勝越壕追之，城賊又出大股，繞小龜山以襲我後，李續賓率副右營及湘右營後右兩哨，從旁路橫擊，襲後之賊，賊遂大潰，其逼斃於沙湖者二百餘名，餘賊遁歸於城，其由中和門出城之賊，趙克彰率奇字右營，張榮貴率榮字左右營，分繞巴頭山截殺，逼至賽湖隄首，臣即加派訓營於南湖，洞處，並飭南湖舢板於湖以轟之，奇營榮營勇氣百倍，追殺至城下，斃賊四百餘名，而時已初更矣。臣楊載福於是日派正前營舢板四隻入洪山、東湖，至魯家巷助勦，復派都司李濟清率副中營由沙口出隊往青山防守，因青山港有鳧水偷渡入城之賊，李濟清即率舢板十餘隻入港轟擊，斃賊二百餘名，生擒長髮賊十數名，其魯家巷援賊三次攻撲，均經蔣益澧等擊退，賊不得進。十七日，偽檢點古匪賢率賊千餘，循城北青山油坊嶺江岸修

築土壘；臣楊載福率游擊鮑超都司周清元自沙口出隊，至青山會合；李濟清入港轟擊，賊於渡口排鎗抗拒，鮑超、李濟清二營以大礮轟之，賊即退走嶺上，鮑超登岸奮擊，李漢清繼之，臣楊載福又預派周清元由上青山登岸，抄出賊後，夾擊嶺上之賊，賊即敗退，將油坊嶺賊巢盡行燒燬，仍泊外江。是夜，賊復來上青山、河岸，築土壘一座，以阻我水師，又在北油坊嶺渡口築土壘一座，並造浮橋，以濟城賊。十八日，魯家巷援賊益多，並新添三壘，臣即添派副營副訓營李續賓亦抽分湘右營二哨，湘副右營二哨，佐領富新率馬隊百名前往助勦，仁營副仁營虎營訓營副訓營分前後隊攻其右，寶營及湘副右營之前後哨攻其左，湘前營鳳營應之，湘左營湘右營攻其中，賊亦前後各分三路來拒，鏖戰三時，賊稍卻，我軍同時並進，立破其中右二壘，馬隊馳驟衝殺，斃賊約三百名。右路各營乘勝追至黃家店，又破賊後路三壘，中路各營追至五穀塘，而中路敗賊會合石達開接應之賊，遂併力致死於我左路之副左寶營，副右湘營，勢幾不支，中右兩路官兵併力策應，上下衝殺，相持又兩時，佐領富新以馬隊衝突十餘次，殪其前鋒老賊數十名，賊始敗退。我軍併力追十餘里，斃賊又三四百名，奪馬十三匹，刀矛旗幟無算，生擒賊五十三名。是日，臣楊載福亦親率陳金鼇、李濟清、喻吉三攻賊橋壘，陳金鼇帶舢板數隻，首先衝入港內，對賊壘轟擊，喻吉三繼之，李濟清由上青山對岸入湖，焚燒白楊橋，後賊巢，並截賊來路，其餘各船，每船派勇十人，由上青山登岸，繞出賊後，焚燒賊巢，賊即驚遁，當將賊壘浮橋概行燒燬，復加派舢板五隻入洪山、東湖助勦。是夜，即派陳金鼇營舢板十餘隻，駐紮港內，防賊偷搭浮橋。賊果夜至舢板奮力擊退，十九日，賊衆大至，復爲陳金鼇擊退，賊又以民划二百餘隻，潛入南湖岸旁，及湯孫湖岸旁，冀於夜間放入湖中，驚臣後路。瞿定國、姚教忠於日間嚴守，不令入水，開礮轟擊，斃賊各百餘人，賊即遁走，夜半賊懈，瞿定國、姚教忠焚積薪於他處，以疑之，而突出百餘人，各挾火具，登岸焚其划船殆盡，賊不辨官兵之多寡，亦不敢來救也。二十日，城賊萬餘，分布於雙鳳山、小龜山、賽湖隄等處，東湖賊船二十餘號，由閔橋港直趨魯家巷，左壘援賊亦出二萬餘，以撲會

家巷各營。臣已飭瞿定國先夜以舢板挽入東湖，繞擊賊船之後。陸師則仁管相左營、虎管相副右營均以礮沿湖轟之。及賊船將近，各勇解衣涉淺，爭奪賊舟，傷斃水賊百餘，燒賊船三隻。餘船仍奔入港內。援賊爲我壕鎗礮所阻，見船賊已敗，即時退去。城賊亦逡巡而退。是日，臣楊載福聞東湖開仗，即親率各營往青山港會勦。外賊內賊，大股齊至，夾港而陣，約六七千人。港面僅容小艇，賊以樹木柴草塞於港內，以阻水師進攻之路。仍出大江駐紮。其在洪山之東湖水師本少，二十二日，張榮貴自備划船與瞿定國之船赴閘橋，以小划誘賊。賊船不出，城賊復於外江擡船繞入東賊，而於青山港一帶搭橋。二十四日，賊又夜由塘角擡船十餘號，轉趨東湖，飛飭瞿定國攔勦，並派正副右營及余雲龍、蕭廷黼接應，奪獲賊船四隻，餘船悉焚燬。斃賊約三十餘名，淹死者無算。二十五日，副都統銜護軍參領舒保之馬隊三百全數至洪山安營。二十六日，赴魯家巷與步軍同審地勢，出賊不意，踏其一卡，斃賊十餘名，擒斬僞司馬李光發。二十八日，援賊城賊四面紛出，水陸約七八路。其城賊自鷹嘴閣、賽湖隄、雙鳳山、東嶽廟、沙子嶺、小龜山、姚家嶺、密灣等處分布殆遍。約賊二三萬，號叫跳擲，啊嗚萬狀。同時水陸七八處警報紛至，李續賓臨大事則安詳堅定，如不欲戰，令於衆曰：「有不俟賊近而先出者，即勝亦斬。」衆軍肅然嚴陣以待。約一時許，號旗一揮，各營齊出。趙克彰奮發爭先，直擊賽湖隄之大股，立斬衝鋒悍賊數名，賊稍卻而散。立山坡之賊，齊力分燒，以抄我後。蔣益澧、秦冠鑣遂各率其營抄截之，護軍參領舒保率馬隊四面衝突，賊遂大敗。追之至隄，賊又反旗而來。我軍遂潛伏於山坡田隴中，俟其近前，突起擊之。馬步齊進，如摧枯朽。如是者二次，賊屍滿途，約三四百人。李續賓率勇由洪山之北而出，李續燾率勇由洪山之後，循東湖而出，以邀截姚家嶺、密灣及沙子嶺、小龜山之賊，分途擊殺。賊不能支，各路之賊，盡併於沙子嶺、小龜山以抗我。我軍奇正互應，左右擊刺，呼聲動天，莫不以一當百。賊亦殊死鬪，一股敗退，一股繼進，酣戰良久。馬隊數十騎復橫掠沙子嶺而過，鎗箭並發，余雲龍亦率勇從東湖繞姚家嶺而上，從旁襲之。賊遂大亂，紛紛退走。馬步齊奮追至小龜山脚，惟鮎魚

隄一綫之路，敗賊擁擠，自相踐踏，逼斃於沙湖及鎗礮轟斃之賊，約七八百名；蔣澤灃、朱品隆率勇合馬隊由正東街進，其賊之前鋒已過東嶽廟街者，被各勇突擊敗走，追至壕邊，以鎗礮連環擊之，賊退，又以數十人越壕誘其進前而擊之，如是者數次，馬隊又合右營之左哨，從田隴踰壕橫衝而來，蔣澤灃、朱品隆則分勇繞賽湖尾邀擊之，追過雙鳳山左右，斃賊亦約二三百名。李續賓自小龜山收隊，聞賽湖隄礮聲未已，又率親兵馳擊之，賊見其旗幟，飛奔入城，我軍追至城下，終爲礮石所阻，統計各營斃賊約一千數百名，內斃黃衣騎馬賊目數十名，獲偽印五顆，軍器旗幟無算，而是日各路之戰，如魯家巷之援賊，則張榮貴、率榮、營合仁、營副仁、營及鳳虎、寶三營分路迎勦，馬隊又於城賊敗退後，馳十五里飛騎助之，踏破賊壘四座，斃賊二百餘，奪獲賊物無算。其下游楊家橋爲沙湖通東湖總路，賊以三四百人，由塘角迂道來撲，則蕭廷黼督勇力戰，擒斬長髮老賊四名，奪獲黃旗三面，擡鎗三桿，刀子八件。其東湖之賊船出護陸賊，則瞿定國率舢板分兩翼抄之，焚賊船二十隻，擊斃掩斃之賊共百餘，遂轉舵寬同小港，其湯孫湖、匪港之賊，則姚教忠、轟燬七十餘隻，斃賊三百數十名，追至舒家橋，賊棄船登岸，遂縱火盡燒賊划，又登岸火賊巢八十餘戶，其臣後路可通賊營者，凡三，相距十里，二十里不等，環以深溝護以堅壘，賊以二三千人分撲守壘者，每處不過三百人，待其逼近壕壘，大礮齊發，應聲而倒者，一、二百人，險不可踰，故不煩多兵而可守，而臣遂得以併力於魯家巷與城前一路也。臣楊載福是日亦率李濟清、周清元、喻吉三、丁泗濱四營水師入青山港進勦，李濟清、周清元等首先衝突，喻吉三爲後應，丁泗濱率勇登岸，護船並進行，至上青山地方，賊出隊迎敵，丁泗濱奮勇向前，殪賊數名，身受數傷，猶能力戰，李濟清連開大礮，轟賊後隊，斃賊甚多，賊始敗退，隨破賊上青山三壘，追至油坊嶺渡口，拔其浮橋，陳金鼐率船攻塘角之賊，破其一壘，奪獲賊礮四尊，是日之戰，前後左右各分四路，每路又分二、三支，其賊之大股，則專注於供山與魯家巷，得此大捷，賊氣固已挫矣。八月初三日，李續賓自率湘右營，舒保率馬隊赴魯家巷助勦，派定各營分三路齊進，賊亦列陣以迎。

鏖戰良久，賊抵死抗拒，張榮貴躍馬直前，諸勇隨之，馬隊衝突入陣，賊遂披靡，追逐十餘里，踏平賊壘六座，斃賊六七百名，奪獲銅礮洋礮九尊，擡鎗刀矛旗幟無算。初六日，張榮貴率各營又合馬隊往勦，連番誘之，賊死守不出。是夜三更，偵探賊之後路，四營已動，賊將遁矣，臣復遣勇士於前面九壘伏聽，則稱九壘之中，賊聲甚囂，更鼓已亂。初七日丑刻，即飭張榮貴會合各營，分三路進勦，舒保率馬隊由洪山飛往，分三路接應，天尚未明，賊不虞我軍驟至，隊伍大亂。我軍馬步直逼，連踏大壘十三座，小卡無數，斃賊千餘名，漫山徧野，紛紛下竄，遺棄壘中大礮擡鎗鳥鎗刀矛旗幟糧米無算，馬步齊力追躡，而部隊較緩，馬隊遂獨自前進，及於土橋，殲其後隊，無一脫者；及於葛店，賊酋列陣以拒，而馬隊馳騁，風沙飛揚，賊已莫辨追兵之多少。舒保暨各參領整隊衝鋒，鎗箭無虛，賊之奔潰乃益急，七八十里之地，而一返顧之賊，且有數十賊併立一處，手執長矛，目瞪神癡，一任官軍斬殺，無敢抗拒者。迨追至華容，則已百餘里矣，計斃賊千數百名，生擒六十餘名，其逼溺於內湖者，實不可以數計。收隊之後，沿途又搜殺數十名，奪獲騾馬擡鎗小鎗刀矛旗幟偽印偽冠黃緞馬褂金銀器飾，共計千餘件。此七月十六日至八月初七日，水陸分攻，馬步合剿，并大破賊援賊之實在情形也。該逆石達開之初，至氣餒頗悍，仰仗天威，旬日之內，大小二十八仗，馬隊之功，允推第一。水陸諸軍，亦皆用命，乃得大挫逆鋒，力窮竄竄，探據脅從解散，約計萬餘，敗賊現尚萬餘，已至大冶興國，而臨江賊首偽侯黃玉崑復以大衆至興國會合，賊情詭秘，尚宜嚴防。自援賊敗走後，賊倍形消沮，臣於初九日即嚴飭水陸並進，四面合攻，前此血戰於野，傷亡不過百人，初九、初十、十一、二、三等日，竭力仰攻，無一賊出城迎敵，傷亡乃三百餘人，則以攻守異勢也。游擊劉錫文奮勇素著，首先爬城，中礮而顛，守備李登闢直逼城隅，礮斷左手腕成廢，惟軍氣方壯，衆心益堅，必當倍加激勵，誓復堅城，以紓聖念。所有統帶馬隊之副都統銜護軍參領舒保忠勇冠軍，所向無前，可否賞給勇號，統帶相營之鹽運使銜記名道安慶府知府李縉賓，樸誠堅毅，忠勤懋著，每當大戰，整暇安詳，尤見真實力量，可否賞加升銜，藍翎都司何

紹彩兵陣嚴整，每戰皆捷，力能捍禦強賊，可否賞換花翎，免補都司，以游擊儘先升用。其餘馬步尤爲出力員弁，兵勇除馬隊另繕清單外，所有水陸各營，可否彙案保獎，出自天恩。其力戰陣亡黑龍江六品藍翎甲兵倭索爾札嗎、立付善、烏勒希遜、甲兵依耶阿、己彥、吉爾嘎，應請照驍騎校例議卹；陸師游擊劉錫文，應請照參將例議卹；水師把總晏光明、顏真彥、藍翎外委李升剛、陸師守備銜把總艾文軒、把總李啓相、黃武泰、唐永飛、外委蘇文炳、陳龍開、田福勝、陳文昌、孫連升、唐隆保、傅正榮、李得輝、丁光彩、朱萬勝、黃良仕、陳紹林，均請照例從優議卹。水師擬保外委朱朝青、黃建四、金太和、黃吉亨、羅紀富、陸師擬保外委嚴得標、周南柱、袁正華、六品藍翎何連勝，已革湖南提標左營把總楊慶春，均請照外委例從優議卹。守備李登關，戰功素著，因傷成廢，可否敕部覈議比照實缺守備例，在籍食俸，以養該員之餘年，出自恩施逾格。其餘陣亡勇丁，容另查明咨卹。

謹按：疏內請獎卹各員，於八月二十九日接奉旨準。

再，水陸各師攻剿火藥尤屬要需，近因粵省解到夷礮三百尊，其舊存南礮，並奪獲賊礮，勻派水師及陸路據卡，計共有礮一千一百餘尊，前因援賊大股出後路夾襲城賊，同時並出四路齊攻，戰無虛日，七月所需軍火，每月多至十萬觔，現又於湖南省局添造拖罟快蟹船隻，配用四批夷礮，爲分兵下剿之計，相應請旨勅下四川、陝西、湖南各督撫臣按月籌解火藥各三萬觔，三省合計每月九萬觔，按月初旬批解起程，赴臣營交納，以資攻剿，謹附片陳奏。

上諭：武漢逆賊，負隅已久，據官文、胡林翼奏報：「疊次擊敗大股賊援，城中之賊，勢已窮蹙。」是兩城計日可克，乃南岸自八月初七日擊敗石逆以後，兩月未見動靜，北岸自八月二十七日擊敗下游援賊以後，亦但以嚴遏外援爲詞，何以於進攻機宜，仍復漫無把握。現聞金陵城內，賊黨相殘，楊逆被洪、韋二逆所殺，石逆不服，逃出金陵，洪逆懸賞購石逆首級，是石逆之不返金陵，已可概見。此等傳言，湖北當有所聞，若不乘此

機會，迅拔二城，倘石逆不附金陵，自圖占踞，必至率其死黨，或撲湖北，或走江西，皆屬可慮。現在餉精日缺，調撥維艱，所望克復上游，即可移師東下，由九江而至安慶，而至金陵，乘其內亂，次第削平，兵餉可不加增，而成功庶幾有望。官文、胡林翼身膺督師重任，須當統籌大局，謀勇兼施，何得以城堅賊悍爲辭，坐擁水陸重兵，日久無功？若云斷絕接濟，可以困賊，何以爲時已久，尙未歲功？恐沿江一帶，港汊紛歧，接濟仍未能斷絕，不過藉口耽延，掩其遷延之咎。經此次剴切申諭後，該大臣等卽當嚴督在事將弁，設法進攻，迅將兩城克復，俾得分兵東下，大局冀有轉機。如敢仍前延玩，必至師老力疲，別生變故。官文等不能當此重咎也。至官文所請吉林、黑龍江挑選西丹一節，已諭知各該將軍酌量照辦矣。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

（十月十九日同督部奉軍機字寄）

水師擊燬賊船直抵田鎮並咸寧剿賊大勝疏（十月初八日）

臣自剿敗石逆後，與楊載福、李續賓商酌水師增船六營，陸師增人五千，四面長圍，務期盡殺乃已。嗣接探報九江、安慶新造賊船，有陸續護糧上竄者。九月初四日，楊載福遂率正前營王明山、副右營陳金鼐，副後營周清元、新右營丁泗濱，由沙口往剿。賊船聞信，悉折而下。初五日辰刻，追及於蘄州。丁泗濱、周清元開礮轟擊，賊以礮船向前迎敵，而以大船護其輜重，穩泊於後。陳金鼐、王明山遂各率其營飛渡南岸下駛，又急槳上溯，以襲其後。用大礮突然轟之，火箭火蛋齊時並發，賊船不及啓旋。丁泗濱、周清元又各率其營從前壓擊，霎時火起，焚賊船七十餘號。蘄州城賊率衆出救，而岸下已無一船。陸賊之氣先奪，楊載福復令陳金鼐、王明山二營，每船分十人，共計不滿三百，登岸誘賊，賊果大隊追之。我軍佯走，二營礮船隨之，賊追將及，則我軍登舟，賊勢欲退，則我軍登岸。如是者四。賊方憤我軍之不急戰，而不虞周清元、丁泗濱二營已從下游乘虛入城，立斬數賊，齊聲一呼，拔

幟易幟，城外之賊大亂。楊載福率陳金鼐、王明山，飭其水勇，盡數登岸剿殺。周清元、丁泗濱從城內殺出，前後夾攻，斃賊約五六百名，平賊壘三座。賊遂踉蹌下竄，委棄之器械輜重悉數焚之，以舢板不能運載，城中無與爲守也。申刻，四營全駛至田家鎮，賊船鱗集如前，見我軍至，紛紛開行。楊載福飭各營縱擊，觸礮即沈，著火即焚，焚奪賊船八十三號，并奪獲礮船四隻，大小礮位二十尊。是晚，泊該處，訊據賊供：「湖口安慶新造賊船八十餘號，此次以數十隻督押輜重糧米百六十號上濟武漢，盡被燒燬。」等語。初九日，順風回駐沙口，此水師迎剿賊船，直抵田鎮，獲勝之實在情形也。臣營之後南路咸寧縣，距營約二百里，自四月署咸寧縣知縣汪靜淵遇賊殉難後，援軍赴江右，順道剿賊，因委隨營効力之雲夢縣典史黃鐘鳴代理縣事，辦理團練，而以把總唐明、周德麟等率勇三百人副之。石逆敗後，僞監軍葉逆領賊二百餘，竄馬橋、柏墩等處，黃鐘鳴督勇擊退。八月十八日，先鋒賊程學立、王大賁等十餘名，至馬橋索米，揚言僞兵部尚書魯逆領衆萬餘，由江西義甯前來，團局稟聞，立予擒斬。二十五日，魯逆果率衆來犯，至通山交界之小嶺，黃鐘鳴即督集團勇迎勦於三口界，斃賊二百餘名，生擒八十五名，賊遂敗竄。勇丁受傷者二十一人。九月十五日，魯逆復饒道崇陽，返竄丁泗橋，距咸城僅三十里，黃鐘鳴與訓導蕭道鶴集眾守城，號召各團應援，又念賊多兵少，援軍未至，不如其未備而夜襲之，遂率唐明、周德麟等，乘夜往勦，賊不虞我師猝至，踉蹌而奔，斃斃二百餘名，奪獲騾馬八匹，擡鳥鎗二十餘桿。黎明，賊已無蹤，我軍僅傷勇四名，惟把總周德麟因隻身先入中鎗陣亡。黃鐘鳴料賊必返，收隊亟歸，籌備守具，一面告急求援，一面授兵登陣，賊果覬知兵少，即日直薄城下，以千餘賊踞城南山巔，以五六百賊踞西河橋山巔，又分千賊輪環攻撲，或附城縱火，延燒民舍，或高屋施板，翼接女牆，周麾而呼，援梯而上，乍卻乍前，啊喝萬狀，如是者三晝夜，賴城上鎗礮磚石，無一虛發，擊斃騎馬賊大旗賊數十人，餘賊無多，賊計窮力竭，遂於十八日宵遁。比臣聞信，即派三千人往援，一日夜馳百二十里未至，而圍已解矣。圍解之際，黃鐘鳴、唐明仍率勇尾追，適保康、永遠兩團率眾俱至，因

分途跟勦，未十里而及之，月色冥蒙，賊不辨我兵多少，且奔且喘，一任其後隊被截，而莫敢回顧；天明，賊走益急，賊路益歧，各團又四面兜合，積善團截之於黃石洞，親睦團截之於坐谷坊，又截之於蘇家嶺，又分截之於馬橋，城勇與其地團衆，又夾擊之於柏墩，則已五十里矣。賊之旗幟、刀矛、鎗礮等物，拋棄殆盡，搜捕零星，又擒斬賊數百名。是役也，會逆挾三千餘衆，其侍而逃去者，僅三四百人，均竄興國。此咸寧縣殺賊守城，以少勝多之情形也。黃鐘鳴以典史代理斯邑，勇僅三百，殺賊多次，其大股來犯，竟能不候援至，力保孤城，良由官吏相孚，先有與城存亡之志，故士民不致奔潰，亦可愧夫聞警先逃，棄城不守者。是水師之轉戰無前，每在意計之中，而黃鐘鳴之出奇制勝，實出期望之外。除咸寧各團勇最爲出力者，應由臣查明獎勵外，所有雲夢縣典史代辦咸寧縣知縣黃鐘鳴，可否開缺以知縣超擢，仍留湖北儘先補用？監生黃守信，可否以從九品留於湖北遇缺卽補，並均請賞戴藍翎，把總唐明，可否請以千總留於湖北儘先補用，並加守備銜，咸寧縣訓導蕭道鶴，可否請加五品銜？其屢次衝鋒守城出力之團長六品軍功鎮竟成、王自新、萬登梯、勇目李永章、李成珍、黃金發、李成珠、丁昌禮、吳全勝、于在欽、史家云、曹福臨、廖文光、張光球、雷廷雲、楊大焯、游玉成、樊世俊、葉榮祥、汪啓富、李得勝、瞿勝武、張永富、李隆興、莫四進、黃勝宏、唐國良，可否均請以外委留於湖北儘先補用，並均請賞戴藍翎。其圍城之際，捐輸勇糧，急公好義，附生梅鳳藻，可否請以訓導歸部選用？監生丹必達，可否請以未入流歸部選用，帶勇團長附生盧定箴，監生陳春藻，六品軍功童生鄭遠安，可否均請以從九歸部儘先選用，從九職銜鄭法熊，可否請加六品銜，以示鼓勵，出自恩施逾格。其陣亡之把總周德麟，請照例優卹；軍功彭宏章，請照外委例優卹，均候天恩，以慰忠魂。

謹按：疏內請獎卹各員，於十月二十二日接奉旨：准。

再，臣待罪行間，兩關寒暑，堅城未復，軍餉多糜，清夜捫心，實深惶悚！乃蒙皇上不加譴責，並以石逆大股上犯，重勞聖慮，飭令湖南救援，仰賴天威，援軍未至，石逆敗逃，因卽連日環攻鄂城，乃我軍肉搏而登，城賊折骸以

守；礮石所加，受傷實衆；計惟仍築長圍，斷其接濟，遲之兩月，定可聚殲。刻下南北布置，似已周密，不致逆徒再進斗米，但賊情已見飢疲，而吾軍亦形匱乏，則今日之勢，未有如軍餉之急者矣。臣極知帑項至絀，而不免請額頻仍，上煩宵旰之憂，下竭鄰封之餽，每一念及，幾於無地自容。顧形勢如此，大局攸關，有不敢不備細爲皇上縷陳者。臣與楊載福、李續賓水陸之師，所部皆南勇，而帶勇之人，亦湖南居多。南勇之始，江忠源統馭最精，曾國藩、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繼之，亦皆歷著戰功，非南勇之材，我果勝於他軍也。南省人多刻苦，登山涉水，是所慣習，又稔知粵匪伎倆，素無畏心，故攻堅或非所長，而野戰未嘗不利。其帶勇之人，率皆秉性誠樸，無宦場虛浮習氣，鄉人子弟，甘苦夙共。臣又特嚴煙賭之禁，軍中實無刻減浮冒等情，所以士稱用命，令出必行。羣以習戰爲固然，從軍爲慣事。額軍偶有傷闕，羨卒補之，從無雜色人等，得以闖入其中。數年以來，若本省，若江西，若湖北，徵調何止數萬，無如江西南勇餉銀已欠一百餘日，臣營餉銀亦欠八十餘日，正餉卹賞共需三十萬兩。臣念江西四面受敵，萬一南勇因飢而潰，失此勁旅，關係匪輕。因於萬分支絀之中，撥餉銀一萬兩，由湖南遠餽江西，實不敢稍分畛域。今楚省南北兩營，每月水陸勇兵口糧，及製造一切軍火，約需二十八萬金，而鹽課釐金等款，僅敷十分之二；又夏秋亢旱太甚，荒象已成，額賦錢漕，更無冀望。該勇等約東有年，尙不至以缺餉存心，懈其銳氣。然歷時愈久，積欠愈多。前奉諭旨，特撥山西餉銀十萬兩，專濟南師各營鼓奮，故三次援賊上犯，力挫兇鋒，未始非飽騰之力。嗣後更奉敕下陝西、山西、四川，每月濟餉，如果全數按月解到，此外不敷，原可從本省籌措。無如陝西、兩省，雖月有所解，爲數僅止三萬，而川省所解，覈以兩月三萬，尙恐不得如期。日來窘迫情形，更難罄述。伏查各省餉路，一水可通，以四川爲最便，而蜀中年穀豐稔，鹽課增額，亦較他省爲腴。伏求皇上敕下四川督臣，特指專款，撥解楚餉二十萬兩，稍補本年短解之款，以清積欠，以利遠征。更求諄敕秦、晉、蜀三省督撫，仍按月接濟楚餉五萬兩，以發兵勇新糧，庶可藉收一篑之功，以贖萬死之罪。至臣指天誓衆，力復堅城，斷不敢以缺餉爲詞，稍寬督責上

負覆載鴻恩，所有軍餉日絀，懇撥專餉緣由，謹附片奏聞，伏祈皇上聖鑒訓示。

再，臣派援軍四千一百人，交同知銜曾國華統帶，往援江右，抵崇通時，即經趕解銀一萬兩，錢五千串，及抵湖南瀏陽，又先後解銀一萬七千兩，以資軍餉。嗣據曾國華稟報入境，連復新昌上高二縣，圍剿瑞州，迭獲大勝，而餉項尚不敷六月，聞之實深焦灼。臣查鄂軍水陸各餉，積欠已七十日，八十日不等，籌畫本艱，惟江西餉道更阻，湖南赴援江右運濟已多，臣因於捐換牙帖款內，籌銀一萬兩，於八月二十三日委解南省轉解，謹此附奏以聞。

卷十二

襄樊匪衆敗竄現飭馬步會川豫兩軍合力兜剿疏（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竊照南北兩營，派撥馬隊訓勇，前赴襄樊剿辦匪徒，迭獲勝仗情形，由督臣官文會奏在案，旋於咸豐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承準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六年十月十八日奉上諭：「前因載增等奏：『襄陽逆匪回撲樊城。』當諭官文飭令常恩會同馬秀儒等攻剿，且恐兵力尙單，常恩不能得力，並諭官文派調兵勇，另派大員統帶。本日據英桂奏：『該匪竄至鄧州，襄脅焚掠，兵勇退守州城，即於初九日失陷。』此股匪徒既竄新野，復陷鄧州，勢甚猖獗，該處逼近南陽，僅止六十餘里，而襄陽被困，樊城尙爲所踞，楚豫兩軍不能合力交擊，常恩如果得力，何至郡城日久尙未解圍，且至蔓延鄰境。著官文等察看營中大員，如都興阿等實能帶兵督剿者，酌派一員迅速前往，統帶馬步各隊，相機攻擊，以期得力。襄樊得手之後，亟應進剿新野，與豫軍會合，但不可跟蹤尾追，驅之北嚮，總宜設法燒出賊前，迎頭截擊，是爲至要。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欽此。」臣查該匪起事之初，不過數百人耳，即時掩擊，撲滅何難？乃襄陽府縣會營往捕，甫見賊而兵勇先潰，鎗礮器械，盡爲賊有，賊膽因之日張，賊

勢因之日大；既踞樊城，旋圍襄陽，其時鹽道常恩因病遷延在途，已革游擊溫發魁，師行無備，猝為賊乘，鎗礮器械，又棄以資賊，而賊遂猖獗彌甚，設非馬秀儒等登陴固守，則郡城已不堪問矣。迨督臣官文派往之副都統銜舒保等率馬隊馳至，人心大定。臣派往之知府唐訓方，知縣唐協和率訓勇一千二百名，先後抵襄，鹽道常恩等亦均趕到，併力攻擊，而襄陽之圍始解。樊城之賊，分股竄陷光化、穀城，又另股分陷鄧州。頃據唐訓方報稱：「馬隊步軍自十月二十二、三等日，在紅綾鋪桐樹店等處，大獲勝仗。後二十六日，賊合鄧州賊目史繼策之衆，約數千人，竄擾清河店，我軍趕至接戰，馬隊首先衝殺，訓勇分兩翼抄擊之，殲賊千餘，陣擒史繼策，餘衆竄匿。二十九日，馬隊訓勇復分途搜剿，各殲賊黨數百，並奪獲起事名冊及號補印板等件。是役也，先後七日之間，斃賊不下數千，奪獲礮位、鎗械、馬匹、旗幟，不計其數，現仍相機進剿，並探有夥賊分竄穀城之太平店一帶，荊州將軍所派之署松潘鎮德恩，已率川兵八百名前往穀城截擊，河南南陽鎮邱聯恩，亦率豫兵前往鄧州堵禦。」等因。臣查舒保、訥、依璋、阿所帶馬隊，實屬勁旅，衝鋒陷陣，戰績最多，而唐訓方等之訓營，臨陣亦尚嚴整，足以濟之。故所向克捷，業已飛飭唐訓方等迅即抄截追擊，並由臣官文飛飭舒保約會德恩、邱聯恩各率川、豫官兵，三面合力兜剿，以期一鼓而殲，俾根株悉絕，不再蔓延為患。所有光化失守及賊陷穀城，當經該縣文武即日收復，容俟查明確切情形，另案分別辦理。至隨州近有土匪趙邦璧等，藉募勇為名，希冀聚衆滋事，除由臣官文派參將文明帶兵馳往掩捕外，臣已飛調參將鮑超迅帶新勇前往會辦理。合將現飭兜剿緣由，會同督臣官文由驛六百里馳奏。

上諭：「本日據胡林翼奏：『襄樊匪衆，敗竄，現飭兵勇約會川、豫兩軍合力兜剿。』一摺，襄陽匪徒，本係為合之衆，因兵勇先濟，以致賊勢日張，雖經官文等派兵剿擊獲勝，而襄樊之賊，竄踞鄧州、南陽、新野，亦有賊蹤，必須楚豫兩省大兵合力兜剿，剋期撲滅，方不致蔓延北竄。既據胡林翼奏：『舒保等所帶馬隊，唐訓方之訓勇，

均屬得力。』即著督飭該員等會同總兵德恩、邱聯恩三面合擊，以期一鼓殲除，其隨州土匪，並著嚴飭參將文明等迅速掩捕，勿許觀望。至鹽法道常恩，係官文特派帶兵剿賊之員，何以遷延不進，致有貽誤，是否託詞患病，希圖掩飾？已革游擊溫發魁，師行無備，委棄軍械，為賊所得，顯有畏葸逃避情事。著該大臣等確切查明，嚴參懲辦，以儆怠玩，而肅戎行。將此由四百里各諭令知之。（十一月二十五日接奉軍機字寄）

再，本年七月二十日，準戶部咨奉上諭：「戶部奏：『遵旨酌定糧臺奏報支發各款限期章程』一摺，著照所議，於半年開單奏報一次，統以六月二十日作為奏報到部定限，倘再遲延，即著查明參奏。』等因，欽此。當經行飭荊襄糧臺司道暨隨營水陸糧臺屬雲官等欽遵查照辦理去後，茲據襄陽糧臺布政使馬秀儒升任兩淮鹽運使，安襄鄭荆道羅遵殿荊州糧臺荆宜施道莊受祺詳稱：『荆襄兩處，自去歲設立糧臺以來，迄今兩載，收發款項紛繁，內有本解北岸軍營而勻分南岸者，有本解南岸軍營而又分撥北岸者，彼此轆轤往返行查，勢難依限辦理，且部定單款，前此亦未奉抄發，更無憑照造。』又據隨營糧臺屬雲官詳稱：『該臺支放各款業經行飭水陸各支應之處查辦，惟內有轆轤不清者數款，如江西水師，咸豐五年回援鄂省，事起倉猝，所有支發口糧，起止月日，因起旋匆遽，未準江省移明，且有分營由湖南徑發，而後又專歸湖北支放者，雖係查照章程陸續支給，而澈底清算，有無冒領，難遽彙查，是年八月，又奉侍邸曾國藩派湘營由義甯州援鄂，其攻克崇通、蒲、咸各縣後，即進紮洪山，一應口糧，有由江省支領者，有由本省應付者，因頭緒紛繁，即移知湘營支應局同知吳、坤修查覆，以免兩歧，適吳、坤修奉派營帶彪、勇兼辦行營糧臺，同援江西經手款目，致未清釐，其援軍出省時，奉撥餉項，及抵崇、通、瀏、陽等處，委解銀錢，應歸何處銷算，亦未準知照，而道途梗阻，文報難通，迭次專勇守催，並委員改裝間道前往，均未回營，即或冒險遊行，而會算核查，定難依限，此支應水陸款項，與江省轆轤之實在情形也。應請展限造報。』各等情。前來。臣查糧臺支發款項，定限開單奏報，特恐經手之員濫支浮銷，虛糜錢糧，必應

遵照辦理，何敢支延。惟臣自去歲正月由江西率師援鄂，閱今將及兩載，糧臺分設數處，彼此均有膠轄，兼與江西糧臺又多牽涉，該司道府等所詳，不能依限造報，委屬實情。臣濫廁戎行，時事之艱，餉項之絀，均皆目覩親嘗，斷不敢以難得之餉，養無用之人。臣營章程款目，首重戰功卹賞，其按日按營委員簡點，卽長夫餘丁，均有定額，不準一名短少。其糧臺文案差使員弁，莫不一人而兼數事，不特濫冗無人，亦皆比照舊章薪水，格外撙節，惟際此攻剿喫緊，款目紛繁，人少事多，造報不容草率。除嚴飭先將各路糧臺收支大概，趕緊造報外，合亟仰懇聖恩俯準，展至來年六月依限造報，並請敕下戶部補發清單款式來楚，俾得查照辦理，是否有當，理合附片陳奏，仰祈聖鑒訓示。

謹按：此片於十一月二十五日接奉旨準。

再，部頒捐輸章程，係照籌餉及常例酌減二成，仍以每錢二串作銀一兩上兌，其捐生不避艱險，親自運送到營上兌者，準以一千六百文作銀一兩，軍興以來，勸捐已至再三，幾於無地不徧，近日湖南及荊州駐防，均因籌餉緊急，變通議減，業經先後奏奉俞允，準以制錢一千六百文作銀一兩上兌，而臣等軍營辦理尙未盡一，難期踴躍。茲據藩司馬秀儒升任運司，羅遵殿會詳請奏前來，臣思攻剿吃緊，需餉孔殷，卽將來扼要防堵，辦理善後各事，必應廣爲籌畫，合無仰懇天恩，俯準將湖北省捐輸比照湖南及荊州駐防捐輸助餉章程，除每兩減二成外，準以制錢一千六百文作銀一兩上兌，庶辦理無兩歧，而捐輸可踴躍，謹會同督臣官文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

謹按：此片於十一月二十五日接奉旨準。

設局收捐米石籌濟兵食民食疏（十一月十八日）

竊湖北省本年夏秋缺雨，各州縣多被旱災；業經臣飛飭司道委員確勘分別蠲緩彙詳，另行具奏。查襄陽、安陸、德安三府及荊門州地居高阜，被旱較重；荊州等屬情形稍輕，然收成亦皆歉薄，民間米糧甚少，市價日形昂貴。荊州旗營及綠營兵米，向由各州縣所徵南米撥解，咸豐五年分所徵南米不足萬石，本年又值旱災，爲數更加短絀，綠營兵米積欠之數亦多，被災之區較廣，是民食兵食均關緊要，急須趕緊設法籌濟。查山東、江蘇等省均因災歉缺米，奏準紳民捐輸米石，給予職官職銜。今湖北情形相似，擬即仿照辦理。現湖北米價自每石三千至四、五、六千不等，本省米糧既少，所賴四川、湖南商販接濟，勢須稍加鼓勵，方足以示招徠，而期踴躍。已令捐生每米一石，照案加耗米一斗五升，運脚銀三錢五分，準作銀三兩四錢。按籌餉事例，職官酌減二成，職銜封典遞減二成之數，核予職官職銜，於水陸通衢處所，委員設局收米，各就近地方撥運旗營綠營及成災最重之區，定限三箇月一卯，截數奏報。如蒙俞允，卽飭司道督同委員設局辦理，並請飭部印發職銜封典、花翎、藍翎、監生、貢生各執照，以便隨時填發。臣爲兵食民食急籌接濟起見，是否有當，除咨明四川、湖南、陝西督撫臣一體出示曉諭，並將請頒各項執照數目開單咨部印發外，理合會同督臣官文恭摺具奏，伏祈皇上聖鑒訓示。殊批：「戶部速議具奏。欽此！」（十一月二十五日奉）

襄陽剿匪續獲大勝疏（十一月十八日）

臣於十一月十一日，業將襄匪敗竄情形具奏在案；拜摺後，續據藩司馬秀儒、安襄鄭荆道羅遵殿詳稱：「十月二十九日，賊擾襄陽西北鄉白家集、龍王集一帶，副都統銜參領舒保以馬隊疾馳勦之，中途遇賊，奮力一戰，賊即奔潰，追殺數十里，鎔賊百餘名，奪獲器械多件。十一月初四日，鄧城、卓家營等處聚匪數千，意圖復撲樊城，常恩、唐劄方等於初五日黎明出隊，由鄧城行至卓家營，賊匪分股伏於其村，并由岡溝中另股騎馬賊在後

督陣我軍列陣而前，唐協和領副訓營從左路進；唐訓方自領正訓營從中路進；常恩督所部從後繼進；賊衆大出，鏖戰多時，掩殺甚衆，其藏於屋內者，以火焚之。舒保親率馬隊兩路抄殺，共計殺斃燒斃者千餘名，騎馬賊數名，生擒十六名，奪獲大黃旗六十面，大小鎗礮數十桿，刀矛不計其數。步隊追至蔡家坡，馬隊追至馬家集，我軍受傷者七人。初七日，追勦姜家集，而賊已先遁。初八日，追勦薛家集，而賊又由北泰山廟遁。楊家集，此賊之老巢也。舒信率馬隊直前遇賊，所殺數十人，賊乘我步隊築壘未成，左右分撲，賊首張文治以楊家集之資蓄啖，捻匪入百人，助其死命。舒保即整隊迎擊於中路，常恩率所部敵其中左一路，唐訓方率訓營敵其中右一路，又分右後兩哨，列營後以防伏，而以唐協和之副營爲接應，左右力敵，賊悉敗潰。惟中路賊勢頗悍，中左稍卻，唐協和躍馬而前，手刃數賊。唐訓方亟麾右後二哨繼進，殺悍賊十餘名。中路之賊，亦遂大敗，斬擒五六百名，奪獲無算。復經馬隊兜圍掩殺，斃賊尤多。我軍陣亡弁勇六名，受傷者二十五名。其穀城之賊，自縣城收復以來，經署四川松潘鎮總兵德恩知縣孫福海復於回流灣古路嘴盛家塘冷家集均獲大勝，現於石花街勦辦餘匪。其光化之賊，則知縣書紳督集團勇扼勦於城西元妙觀，又圍勦於城南馬頭山。十一月初二日，收復賊城，賊奔老河口，書紳會合富隆武礮船夾勦，大勝。老河口市鎮亦經收復。一等情前來。臣查該匪自十月二十二日以後，迭受大創，殺斃不下五六千人，光化穀城二縣漸次肅清，賊膽已寒，我軍益壯。經臣札飭司道隨時曉諭，解散脅從，其有立意抗拒，結成死黨者，嚴飭知府唐訓方等，乘此聲威，速行越境追勦，並由臣官文飛飭舒保、常恩等，即日分途迎勦。一面約會德恩及豫省各軍，三面兜勦，毋令再行他竄。謹將賊匪續獲大勝情形，會同督臣官文由六百里馳奏。至武昌賊勢十分飢困，上月以來，日夜奔突，夜間尤多，每次逼近長壕，即時轟退，無一竄逸者。其水陸戰勝情形，俟收復城池彙報，合併聲明。

再查水師戰船，上年正月由九江回鄂，經臣陸續咨調湖南船局之船，並歷次所得之賊船，共計大小三百

三十餘隻，新舊弁勇六千五百餘名，除臬司李孟厚上年九月帶赴中路水勇及臣胡林翼上年九月隨時裁汰外，計存船二百五十餘隻，弁勇四千九百餘名，均屯右嘴、沌口，分布南北兩岸。自本年四月火攻漢陽賊艦，先後分撥青山、沙口，仍以老營駐紮石嘴、沌口，以扼大江上下游兩岸，而下游水師迭次分攻九江、田家鎮、廣濟、蘄州等處，派防派勦，均形單薄，節經臣籌解經費，委員馳赴湖南船局，添造拖罟、快蟹、長龍、舢板等船數十隻，又於四五、六、七等月，在南添募水勇二千八百餘名，交提臣楊載福添置新營，分布上下游，兵力乃敷調遣。惟查本軍船隻，兩年以來，大小數百餘戰，風浪撞擊，大礮震盪，急應修整，以利追勦。各營額設匠役數名，僅可隨時驗補。若遇大修，則工匠不敷應用，卽物料亦多不齊。湖南船局遠隔重湖，往返需時，恐誤防勦。臣與署提臣楊載福悉心商酌，應就近在湖北漢陽上游設立修驗船廠，由臣委員督率工匠，查取船隻之急應速修者，先行辦理。於防勦大局，不致曠誤，而異日乘風下勦，不致因船隻待修，坐廢歲月。實於軍務有裨。其修船工程，統俟事竣，歸於軍需項下核實報部，理合附片陳奏。

硃批「就近辦理，甚屬妥協。欽此！」（十二月初四日奉）

奏陳官兵克復武昌并分兵迅取武昌縣興國州大冶縣等處事宜疏（十一

月二十三日）

竊臣於八月初七日，追勦逆賊石達開，旋即攻城未下，徒傷精銳。因添募陸勇五千，添建水師六營，水師護軍四營，爲長圍坐困之計；以游擊張寅恭領九營扼青山之要，而以團練四千人伏於村落之外，以參將張榮貴領四營扼守石嘴之要；以團練四千人助之。其長壕各寬二丈，深如之，外護土城，其臣胡林翼五里墩之營，與李續賓洪山之營，繼長增高，日加深濬。其魯家巷之壕壘，高深各二丈餘，以游擊趙克彰等統之。賊之米糧既斷，信

息難通，直至十月十五日，漸以飢疲，遂於十五、十六、十七、廿二、廿三等日，夜間奔突，冀得一逞。臣等四路營壘，排礮轟擊，每夜必傷賊數百，賊亦無一旁竄者。十月二十六日，臣楊載福率領下游水師七營，並護軍四營，進攻武昌鮎魚套。漢陽南岸嘴賊船，參將王明山、守備宋美富，以水師由南岸嘴溯流上擊，把總丁泗濱、游擊李濟清，以水師由塘角至黃鶴樓過江，從上下擊。游擊陳金鼇，把總易景照，游擊周清元，由江之中流直上，擊賊之腰。賊之沿江陸壘，鎗礮如雨，參將王明山首先衝入，右手已被火箭燒傷，血戰不退。陳金鼇、周清元繼進，其丁泗濱一軍，從上衝入。宋美富、李濟清、易景照繼進，賊不能支，奪燒戰艦共二十餘隻，輜重船三十餘隻。王明山獨奪舢板五隻，丁泗濱獨奪舢板長龍各一隻。先是四月二十八日，火攻之後，僅餘武昌賊船三十號，該逆復於城內拆毀大屋梁木，改造船隻，至是焚燒殆盡。所餘賊艦，尚有十二隻。十一月初一至十四日，賊分股各一二千人，出城夜襲我營，均經臣營及李續賓等營擊敗。十五日辰刻，賊分四路各出五六千人，背城決戰。臣令同知邢高魁率訓練李景湖、鄒漢章、都司楊德武、參將朱品隆、都司李續燾等各路迎擊，殺賊一千餘人，奪騾馬六十餘匹，刀矛旗幟千餘件，賊奔入城。臣官文偵知賊勢實已窮蹙，咨會臣等水陸剋期大舉。臣與臣楊載福、李續賓即定水陸合剿之計。於二十二日辰刻，水師則上下夾攻，以六營自上下擊，而以楊明萬之大戰艦為先鋒，以七營自下上擊，而以周清元之大戰艦為先鋒。臣楊載福自行督陣指揮。是日大風揚沙，波濤洶湧，水師乘風破浪，左右轟擊，將賊之攔江鐵鎖斫毀，其贖存戰船，逐一燒燬，片帆不存。賊計已窮，賊飢實甚，乃於巳刻洞開各門，一股由塘角撲青山之營，張寅恭率各營禦之；一股由花園撲石嘴之營，張榮貴率榮宇左右兩營禦之；周瑞率安勇橫抄之；一股由八步街繞出五里墩大營，臣令同知邢高魁與游擊葉禾泰率訓練李景湖、鄒漢章、都司楊德武、都司銜金殿安五營禦之；一股由長虹橋直撲五里墩大營，臣令守備胡達尊、徐統恩、把總唐飛舞、何慶先、縣丞丁銳義五營禦之；一股由小龜山撲洪山之右，一股由賽湖隄撲洪山之左，一股由東嶽廟撲洪山之前。李續賓以參

將周寬世率相後營，訓導蔣澤澤率相中營，參將朱品隆率相前營，劉右路；以國子監典簿蔣凝學率相左營，游擊何紹彩率正仁營，劉左路；以游擊胡裕發率相副左營，隨李續賓自帶之相右營，劉前路；以參領富新率馬隊百名，又飛調魯家巷兩營及東南兩湖水師，以爲策應，待其逼近，始突起擊之。鏖戰約三時之久，士氣奮厲，賊始大敗狂奔，諸勇乘勝猛追，午時入城，沿街縱殺，火燄騰空，血流徧地，殺斃溺斃燒斃約一萬餘名，生擒僞檢點古又新、賴集興，指揮周宏元，將軍陳得高、鄧世俊、黃開發及軍帥、旅帥、總制、僞典官等五十四人，先鋒黨與八百餘人，當即駢誅，生降四十餘人，均交中軍參將及江夏縣管押，俟訊明是賊是民，分別辦理。其城內應辦安撫事宜，井上年二月死事忠骨，由臣次第清釐，另行奏報。查各路衝出之賊，被我勇攔截，殺無一脫者，而逼溺於湖港，爲水陸所感者尤多，惟下游東湖、沙湖、涸處，有躡積屍而龜水得脫者，武漢既已同日克復，臣卽檄水陸各營，井交楊載福、李續賓統率，卽夜四更，分三路追勦，期與團練合力，悉數殲除。又探得江西武寧竄匪六千餘人，屯聚興國州境，覬望狐疑，尤應遣將先行勦除，井力斬黃，以冀全境肅清。布政使銜記名道安慶府知府李續賓，功績最偉，管帶馬隊參領富新奮勇略先，可否均懇皇上恩施，總理營務，最爲精密之候，選同知邢高魁，可否免選本班，以知府留於湖北，儘先補用，並賞戴花翎，其奮勇殺賊，尤爲出力之參將朱品隆、張榮貴，可否免補參將，以副將儘先補用，游擊何紹彩，可否以參將仍留湖北，儘先補用，井加副將銜，藍翎都司李續燾，可否免補都司，以游擊留於湖北，儘先補用，並請賞換花翎，訓導蔣澤澤，可否免補訓導，以知縣儘先選用，並請賞戴藍翎，水師參將銜儘先游擊陳金鷺，戰功最著，可否以參將儘先選用，並請賞加勇號，加副將銜，儘先參將王明山，忠勇可恃，可否以副將儘先升用，並請賞加勇號，其餘在事出力文武員弁兵勇，容俟查明，另行保獎，仰候天恩，以昭激勸，所有首先入城陣亡之藍翎千總羅春和，請照守備例卹，藍翎把總曾謀績、彭正興，請照千總例卹，藍翎外委劉致祥，外委許鏡清，請照把總例卹，其餘陣亡受傷弁勇，計五百餘名，容再詳查，分別奏咨請卹。

上諭：「胡林翼奏：『官軍克復武昌省城，由八百里馳奏。』一摺；此股逆賊，負隅日久，經胡林翼激勵將士，前後數十戰，無不克捷，遂將該城克復，逆衆被殲淨盡，辦理極爲得手，自應立沛恩施，以昭懲賞；胡林翼著補授湖北巡撫，並賞給頭品頂戴，總兵楊載福著賞加提督銜，布政使銜記名道安慶府知府李續賓著記名以按察使用，參領富新著賞給副都統銜，候選同知邢高魁著免選本班，以知府留於湖北儘先補用，並賞戴花翎，參將朱品隆、張榮貴均著免補參將，以副將儘先補用，游擊何紹彩著以參將，仍留湖北儘先補用，並賞加副將銜，都司李續燾著免補都司，以游擊留於湖北儘先補用，並賞換花翎，訓導蔣澤溼著免補訓導，以知縣儘先選用，並賞戴藍翎，其餘在事出力員弁兵勇，著胡林翼查明保奏。陣亡之千總羅春和著照守備例議卹，把總曾謀績、彭正興均著照千總例議卹，外委劉致祥、許鏡清均著照把總例議卹。」

上諭：「胡林翼奏：『克復武昌府城，出力各員，懇恩獎勵。』等語，參將銜儘先游擊周清元著以參將儘先選用，並賞給鼓勇巴圖魯名號，賞加副將銜，參將銜儘先游擊陳金鼐著以參將儘先選用，並賞給驍勇巴圖魯名號，賞加副將銜，儘先參將王明山著以副將儘先升用，並賞給拔勇巴圖魯名號。欽此！」

上諭：「胡林翼馳奏：『十一月二十二日，水陸大舉克復武昌省城。』覽奏欣慰，已明降諭旨，將胡林翼等分別加恩矣。據摺內所敘，有武漢同日克復之語，諒官文當已奏報在途，如果南北兩岸均已肅清，所有水陸各營，自應分撥進剿，即已克之兩城，亦應留兵防守，胡林翼現擬派兵直下武昌縣及大冶、興國等處，並力勦蕪黃，以期肅清全境，當此聲威甚盛，諒此等零星竄踞之賊，不難剋日掃蕩，從此建瓴東下，江西安徽兩省，均關長江大局，究應先從何路進剿，近日江西撫建兩府官兵連挫，湖南兵勇雖已克復辰州，而崇通一帶，終未一律掃除，今又聞義寧屯匪竄聚興國，是江西待援情形，實爲喫重，著官文、胡林翼迅速會商，即將如何分撥，如何酌留之處，妥籌具奏，所有善後安撫事宜，並酌該督撫悉心酌辦。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

知之。」(○○月○○日同督部奉軍機字寄)

再，臣前在九江時所帶楚勇黔勇口糧，均係兵部侍郎臣曾國藩行營糧臺支發，上年正月，率一千八百人回鄂，因攻勦蕩緊，又陸續在湖南添募數千人，水師援鄂，復添楚勇數千人，均經奏明聖鑒在案。九月間，又經曾國藩派湘勇一軍，由江西義甯州援鄂，所需月餉，歷蒙皇上飭部籌撥，隨時接濟，惟查楚勇之出省打仗，防自前安徽巡撫江忠源，因各勇果敢用命，屢著戰功，江忠源亟欲激勵行間，勇糧優厚，計每勇月支給銀五兩，及四兩八錢不等，嗣曾國藩奉旨幫辦湖南國防，以本省鄉勇防堵本省地方，即酌量核減，四年率師東征，較團防章程加增，而視江忠源所發章程，仍大加核減，計每勇一名，日支銀一錢五分，長夫月支銀二兩四錢，自岳州武漢先後克復，勦辦得手，即亦未便議減，此楚勇章程，經曾國藩悉心擬定之原委也。臣到鄂後，仍思核減，以節糜費，惟業經支發年餘，而各勇又均出力，不得不仍前支給，以作士氣，臣受恩深重，值此經費維艱，何敢不力求撙節？無如本年湖北錢米各價，無不昂貴，積欠口糧，又多至三月之久，若再議減，實屬不敷食用，合無仰懇聖恩，俯念楚勇尚爲得力，所有臣營水陸各軍，仍準仿照曾國藩原擬章程支給，庶該勇等益知感奮，於勦辦大局，實有裨益，是否有當？謹附片奏請聖鑒訓示。

上諭：「胡林翼奏『請將隨營勇糧，仍照舊章支放』等語，胡林翼所帶水陸各軍，勦賊尙屬得力，現在該省錢米各價均形昂貴，著準其仍照曾國藩原定章程，每勇每日支銀一錢五分，長夫每月支銀二兩四錢，以示體卹，該部知道。欽此。」(○○月○○日奉)

恭謝天恩疏(十一月二十八日)

竊臣猥以菲材，渥膺殊寵，望江漢而未周歲稔，由監司而遽攝封圻，更蒙特假兵符，命之專討，雖戮力已逾

百戰，而頓兵瞬及二年；幸承宸畫之重申，得復堅城於一旦；願恢疆尺寸，方慚奏績之遲；而竭帑鏹銖，尤懼積愆之厚；乃蒙異數，特予隆施；秩晉頭銜，恩若山而滋虞；戴任邀心簡，撫斯土而彌愧；鵷雛凡茲溫眷之有加，實爲意念所不到；臣惟有力圖蕩掃，勉矢薪勞，冀海宇之安恬，願櫓槍之煢息；進甲士而遍宣德意，俾挾纜則益肅戎行，集寅僚而周示醜恩，庶同胞者咸知鼓舞。

卷十三

水陸追勦克復武昌縣黃州府城池仍卽乘勝東下疏（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本月二十二日，武漢同日克復，均經臣等專摺奏報在案；臣胡林翼卽夜檄飭水陸各營，交署提臣楊載福記名道李續賓總統，於二十三日丑刻拔營，分三路追勦，其由密灣出東興洲一路，則游擊何紹彩守備朱希廣、黃勝E把總何應先各率所部橫截之，計殺賊四百餘名；其由雞窩、胡家墩一路，則游擊張寅恭守備秦冠鏞、余雲龍把總蕭廷黼從九翼總勦會同何紹彩尾追，計殺賊一千餘名；其由魯家巷繞出葛店一路，則李續賓自率湘右營湘中營參領富新率馬隊百名，參將朱品隆、周寬世率湘前湘後營，游擊趙克彰、胡裕發率奇右副左營，都司李續燾率副右營，典簿蔣凝學率湘左營，分伏道旁，迎頭截殺。二十三日，賊猶在逃喘息未定，我軍突至於其前，追兵盡擊於其後，賊遂左右亂竄；李續賓等馬步齊出，賊匪自相踐踏，計轟斃殺斃一千餘名，竊弊無算；惟此地形勢遼闊，恐其尙有逃避，卽下令丑刻拔營，乘其驚魂未定，沿途搜殺，及於樊口，賊爭先渡水，急將浮橋燒斷；其未及渡者，又殲四百餘名，淹斃港內者無算，敗賊已踞武昌，又糾武昌縣城之賊，踞城西之山岡，築其舊壘，以圖抗拒。李續賓令知縣林之華、汎弁方寅山各率練勇爲鄉導，夜造浮橋，乘勢攻取，橋成而楊載福之水師已至，游擊李濟清首先焚奪賊舟，用大礮對壘，連環轟擊，賊遂大亂。李續賓率各營以攻各壘，李濟清率水師以攻

城北，并令水勇登岸，以噴筒火箭齊力攻城，隨由北門攀躋而上，李續賓率陸勇由西門殺入，賊即由東南門竄出，適丁泗濱等礮船駛至，對岸橫擊，諸勇又由羊欄湖截殺，追奔十餘里而返，計殺賊三百餘名，奪獲大礮九尊，馬八匹，器械二百餘件，此二十三、二十四日水陸各軍追賊二百餘里，克復武昌縣城之實在情形也。武昌縣對江爲黃州府城，楊載福率水師先於二十四日申刻，將黃州城下賊船，盡行焚奪，並破其水壘四座，李續賓令各營於四更渡江，潛伏江邊。二十五日，賊見水師泊岸，不知我陸師之夜渡也，遂於一字門清沅門出二千餘人，攜我水軍，我軍待其離城較遠，伏勇突起，賊衆大亂，不能入城，我軍縱橫衝擊，守城之賊驚惶無措，水師亦繞道上岸，從下游入城，臣都興阿之馬步各軍，均同時迅擊，乘勢掩殺，斃賊無算，又追殺二十餘里，計共斃賊一千餘名，奪獲礮位百餘尊，騾馬四十餘匹，旗幟器械無算，此二十五日水陸克復黃州府城之實在情形也。又據江夏縣太二里團總耆民張國煜、張國寶、張國情、張國瑞、張國亮、劉昌祺稟稱：「該里奉札團練設卡，以杜竄逸，於二十四日，有竄匪三百餘人，晝伏夜行，薙髮潛逃，經過卡房，該團集衆圍殺，盡數殲除，并生擒武漢管帶水賊頭目，偽二十檢點辛成金、武漢賊目秋官副丞相鍾廷生，僞指揮李積芳、范勝、潘金水、胡新法六名，奪獲金銀裘馬等件，一解送臣營審驗，經臣親自訊問，並傳投誠之人環質，確鑿無疑。臣查辛成金等之賊船，業已片帆不返，乃復薙髮潛逃，訊係金田村起事要犯，當於二十八日寸磔梟示，並將賊贓發給團練充賞。又據橫山招賢等里續緝獲逸匪二百餘名，解營正法，此二十四日江夏團練獲犯之實在情形也。至武昌縣城逸賊，經富新率各營馬隊，於二十四日夜四更東下窮追，又經臣官文添撥巴克坦布馬隊一百五十名渡江，由武昌縣續同進剿，李續賓於二十六日黎明，仍由黃州渡江，率領各營進剿，與國大治，即擬直入九江，楚境似可剋期肅清。臣思賊之善守，已成慣技，官軍勦賊，每苦遲鈍，待其守定而攻之，則曠日持久，乘其驚懼而取之，則事半功倍，兵貴神速，理固如是。惟臣都興阿之馬隊，與臣之水陸各營，均欠餉甚鉅，行營未裹三日之糧，而兩日之間，追剿二百餘里，連復府縣

兩城，實皆馬隊將領倡率勇敢，專意殺賊，口不言錢；而記名道員李續賓參領富新等忠勇冠軍，踔厲風發，尤屬可嘉。所有記名道員李續賓、參領富新二員，可否仰懇皇上恩施逾格，出自聖裁。其在事出力員弁兵勇，可否由臣查明另案獎勵。江夏縣太二里耆民張國煜、張國寶、張國清、張國瑞、張國亮、劉昌祺團練殺賊，緝獲竄逸賊渠，可否均請賞給六品翎頂，署武昌縣知縣林之華、武昌汛把總儘先千總方寅山，隨同殺賊獲勝，并隨同克復縣城，可否均免治罪，仍請革職留任，以觀後效。出自聖恩。

上諭：「胡林翼等奏：『追勦賊匪獲勝，克復武昌縣黃州府二城。』一摺，著胡林翼等乘勝進攻，盡殲醜類，勿留餘孽。除李續賓、富新二員業經加恩外，其在事出力員弁，著胡林翼查明奏請獎勵。江夏縣民張國煜、張國寶、張國清、張國瑞、張國亮、劉昌祺團練殺賊，並獲賊渠，均著賞給六品翎頂，署武昌縣知縣林之華、武昌汛把總儘先千總方寅山，隨同殺賊，克復縣城，均著免其治罪，仍革職留任，以觀後效。該部知道。欽此。」（十月十四日接奉）

再，臣胡林翼之陸營水師營，均交署提督楊載福記名道員李續賓統帶，與江甯將軍都興阿之馬隊乘勝東下，而欠餉已百餘日，行糧無出。臣前奉諭旨，飭四川專濟臣軍十數萬兩，現準川督咨報解三萬兩未到，即令速到，萬難敷衍，且追勦甚速，離鄂漸遠，不待轉運為艱，而得力之兵，又經屢勝，竟虞枵腹，雖都興阿、楊載福、李續賓均能約束士卒，不致停兵以待，然非有成數大餉，必不足以清積欠，而利遠征。合無仰懇天恩，敕下四川督臣迅將前奉諭旨專撥十餘萬之餉，全數速解，並懇救下山陝撫臣，除月餉外，陝西加解銀十萬兩，山西加解八萬兩，均宜作速一起全解，專濟都興阿馬隊、楊載福水師、李續賓陸營，及臣營精銳之隨同東下者，以利遠征，而作士氣。臣糧臺應改設武昌省城，所有四川、山西、陝西之餉，均祈諭令各督撫臣徑解臣營糧臺，由臣遴員速運，勻撥。臣為迅速追勦起見，是否有當，理合片奏，伏祈聖鑒訓示。

再、臣接據署安陸府知府桂茂稟稱：「隨州土匪趙邦璧滋事，署漢黃德道文輝參將文明統帶馬步兵勇，均由德安進勦安陸郡城，惟都司咸恆把總魯際雲管帶川勇三百名來郡，並無鎗礮，十九日探得隨州官軍獲勝，二十日突有大股賊匪竄入安陸府城，把總魯際雲之勇先已潰散，桂茂與京山知縣裴紹其籌商進勦之策。」等語；臣查土匪起事，原不難於勦除，無如本省兵勇怯懦，文恬武嬉，習爲故常，實深憤恨！臣當即派鹽提舉銜丁銳義訓導鄒漢章率千四百人，以中軍參將葉永泰統之，星夜兼程，由沔陽、潛江、沙陽迎頭截殺；又飛飭參將鮑超率所部勇丁，迅即飛赴荊州府，即由荊門州迎擊，務期迅速殲集解脅，以復安郡，毋使滋蔓除將失事文武另行查辦外，理合會同督臣官文附片馳奏。

乞蠲緩各屬本年應徵錢糧各項疏（十二月初三日）

竊照湖北省本年自夏徂秋，雨澤稀少，各屬高阜田禾，曠乾黃萎，被旱較廣；又江河水漲，以致低窪田地被淹，先後接據該州縣稟報，均經批行藩司，移飭該管道府，督同印委各員，周歷查勘，並將查明受旱安撫大概情形，奏明在案。除最重之襄陽、德安二府，本已受旱成災，復因襄陽縣、隨州均有匪徒滋擾，光化、穀城、棗陽、均州、宜城、南漳、安陸、隨州、雲夢、應山、應城各州縣，或近切賊氛，辦理防勦；或間被賊擾，民情本屬瘠苦，茲更遷徙流離，應將錢漕一律緩征。又武昌府屬之江夏縣、漢陽府屬之漢陽縣，被水受旱，兼之賊擾過甚，請將本年錢漕一律豁免，以紓民困。現已另摺奏懇恩施，並武昌府屬之武昌、咸甯、嘉魚、蒲圻、崇陽、通城、興國、大冶、通山、黃州府屬之黃岡、蘄水、蘄州、黃梅、廣濟等州縣，迭被賊擾，應俟全楚肅清，彙入全省善後案內查辦。鄭陽、宜昌、施南三府，得雨較早，無礙收成。興山縣雖有水患，已在收成之後，且旋即涸退，毋庸查辦外，所有前據黃安、黃陂、孝感、麻城、羅田、漢川、沔陽、鍾祥、京山、潛江、天門、江陵、公安、石首、監利、松滋、枝江、荊門等州縣，或因受旱，或因被水，或因水旱頻仍，隨

續稟報，均經委員馳往，會同勘明，由該管道府議稟，除各屬稟內可以照常征收之處，仍卽催征，並天門縣多多等十六垸，蘆埠、左腦等十七垸，老獅、黑市等八十四垸，花臺二、郎等三十三垸，西隄等十九垸，內有收田地照常征收外，實勘得黃安縣受旱日久，西北二鄉之東煙等二十六會，成災十分，東南二鄉之松溪等二十四會，成災七分，黃陂縣麻老宋等共二百二十九會，成災七分，孝感縣尚義等一百二十會，成災七分。又沔陽州本屬水鄉，向不畏旱，邇年因鍾祥縣獅子口潰口，因屢年賊擾未築，致水勢下注，加以本年夏秋之間，雨水不多，湖河皆涸，受旱之甚，從來未有，實勘得張家、七里等共四百一垸，成災六分，其餘受旱被淹各州縣，均勘不成災，所有應納本年銀米、隄閘、河費、蘆課、開丁、租餉等項，請分別蠲緩，以紓民力等情，開列垸區村莊名摺，由藩司馬秀儒、署糧道張曜、孫議詳請奏前來，臣等伏查州縣如遇水旱災傷，例應勘明成災分數，將被災軍民分別撫賑蠲緩，惟庫藏支絀異常，軍餉不繼，實難籌辦撫賑，前已奏明，通飭被災各州縣，勸諭殷實富戶，各就災區，隨地周濟，妥籌安撫，已據各該州縣稟報遵辦，是災民糊口有資，不致流離失所，毋庸動項撫賑，第成災之區，顆粒無收，困苦異常，實堪憫惻，其勘不成災各處，亦皆耕穫失時，收成歉薄，且逼近賊氛之地，辦理團練堵勦，按田捐費，民力頗形拮据，自應分別豁免蠲緩銀米，以廣皇仁，而示體恤。除擬緩本年漕糧，現已另摺請旨外，合無仰懇天恩俯準，將成災十分之黃安縣西北二鄉，例得蠲免銀米十分之七，成災七分之東南二鄉，例得蠲免十分之二者，念該處屢次越境勦賊，民力窘艱，萬分連蠲贖本年新賦銀米，全併豁免。成災七分之黃陂縣麻老宋等二百二十九會，孝感縣之尚義等一百二十會，應征本年銀米，各照例蠲免二分。成災六分之沔陽州張家七里等共四百一垸，應征本年銀米，照例蠲免一分，蠲贖銀米及例不併免漕米，並孝敬勸不成災之觀善、尚文等八十二會。又逼近賊氛，並受旱被淹較重之麻城縣東北鄉七十三區，羅田縣平鄉、粟子坳等多鄉，下臺寺、奉鄉、七里牌等六十區，漢川縣喝城等三十三垸，販鍾祥縣蕭家店、龍山觀、楊林寺、一百九十村莊，京山縣高家、鴨山等一百一十七團，潛

江縣楊湖、崔家等七十八垸，天門縣關廟、多多、盧埠、左腦、老獅、黑市、花臺、二郎、西隄等各垸內較重之區，江陵縣洪化橋、龍隄等三百五十一垸，公安縣毛一、赴一等二十里、石首縣一都九嶺等四十一坊垸，監利縣永固等並頻年積淹之崇林等二百三十五垸，松滋縣中二等入都甲、枝江縣上百里等二十洲垸，荊門州七里等二百七十四區，各應征本年新賦錢糧、南米、隄閘、河費、閒丁、租餉等項，一併緩至來年秋後，成災者分限兩年帶征，未成災者統限一年帶征。又受旱被淹次重之漢川縣花林、甲廠等十四畝垸，潛江縣之鄉東等十一垸，監利縣之張家等三十五垸，松滋縣之下三等四都甲，各應征本年南米，照常征收，請將本年新賦銀兩緩至來年秋後，限一年帶征。又公安縣之赴一等四里，監利縣之六合等四十八垸，各應征本年新賦銀兩，照常征收，請將本年南米，緩至來年秋後，限一年帶征。其有武昌等衛被水受旱，已成災軍田，應蠲緩銀米，均照屯坐各州等一律辦理。再漢川、江陵、公安、石首、監利等五縣，本年壓征咸豐五年蘆課，或因被水，蘆根浸泡腐爛，或因乾旱太甚，蘆葦未能長發，所有壓征銀兩，一併緩至來年秋後，限一年帶征。又本年被災各屬內，有咸豐三、四、五等年並節年因災緩征銀米，本年應復請展緩之處，並本年新賦照常征收之處，有因收成稍薄，請將帶征銀米遞緩者，因咸豐三、四、五等年，應行蠲緩銀米，楚北省垣迭次失陷，文案被災，未經查辦，前已奏明，俟楚境肅清，勒限辦理，是以本年被災各屬，僅就本年水旱輕重情形，分別蠲緩之處辦理，其有應請遞展，並征新賦而請遞緩帶征者，應請如前奏，俟楚境肅清查辦，除飭取被災各屬災分項畝冊結，照例題報外，所有勘明受旱被水成災分數，及勘不成災輕重情形，擬請分別豁免蠲緩錢糧、南米等項，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再此案係因武漢軍務緊急，司道相距均遠，又兼襄陽隨州匪徒滋事，竄擾無常，各屬文報道路梗塞，駁查往返，實難依限彙齊辦理，例限已逾，災務重大，謹飛章由驛五百里馳奏，合併陳明。

謹按：此疏於十二月十八日接奉旨準。

再、江夏漢陽二縣，本年受旱情形，原次於襄陽德安等府；惟二縣爲武漢首邑，賊匪久踞，蹂躪較他處更甚，遷徙流離，農業多荒，直至本年三四月間，始陸續旋里播種，又值旱災，秋成失望，低窪之處，復被水淹，實屬困苦異常，而同鄉士民，恨賊滋擾，義憤常伸，六七月以來，官軍長圍困賊，修築壕壘，悉皆踴躍從公，甚資其力，以息戰士，雖酷暑烈日，無一告勞，猶復力辦團練，堵勦竄匪，昨於武漢克復後，細獻偽丞相偽檢點將軍數逆首解營訊明正法，不使罪惡昭著之犯，倖逃羅網，其幫同官軍隨地圍擊陣殲斃之賊，不下二千餘名，是該二縣士民，於顛覆流離之餘，益矢同仇敵愾之志，實屬深明大義，允宜渥沛恩施，用示體恤，而昭激勸，合無仰懇天恩，俯準將江夏漢陽二縣，應納咸豐六年錢糧漕南二米等項，一併豁免，以廣皇仁，而蘇民困。其有咸豐三、四、五等年因賊滋擾，並水旱歉收，應行查辦蠲緩各款，仍照前奏，俟楚北全境肅清，再行辦理。是否有當，理合附片具奏。

謹按：此片於十二月十八日接奉旨準。

再、漢川縣屬官軍立營挖壕，不及栽插地畝，前經臣官文示諭，蠲免上下忙錢糧，其新溝至曹家河一帶，踐踏各處，蠲免上忙錢糧，以示體恤在案。嗣據代理漢川縣知縣曹福增詳稱：「該縣向來完納地丁章程，戶柱應完二錢以上者，方割上下忙分完，其一錢及一錢有餘之戶，歸上忙全完，一錢以下及分釐小戶，統歸下忙完納。今僅免本年上忙，該小戶未免虛邀惠澤，應請免分上下忙，一概歸入上忙造報蠲免，俾貧苦小民，均沾實惠。」等情。造具蠲免戶柱銀米數目清冊，由藩司馬秀儒署糧道張曜孫詳請附奏前來。臣等覆核無異，合無仰懇天恩，俯準將漢川縣因立營挖壕，不及栽插地畝之田正秀等一百二十四戶，應納本年正銀二十四兩七錢七分一釐四毫，悉予豁免；又新溝至曹家河一帶，因踐踏之大戶吳延等一百三十四戶，應納本年上忙一弁銀二十三兩一錢三分九釐五毫，悉予豁免，其餘下忙一半，與南米均歸下忙照常啓徵。又小戶周月明等一百四十三戶，歸入上忙，共免銀六兩五錢四分六釐九毫。又更名錢糧魚銀之大戶張意元趁二十一戶，應納本年上忙一

半，銀一兩一錢三分二釐四毫，悉予豁免，其餘下忙一半銀兩，仍歸下忙照常啓徵。又更名錢糧漁銀之小戶，胡之邦等七十戶，歸入上忙，共免銀三兩六錢一分二釐九毫。又董課錢糧例不分上下忙完納之張光璽等四十八戶，共銀四兩三錢一分八釐六毫，亦悉予豁免。總共免銀六十四兩五錢二分一釐七毫。又並田正秀一百二十四戶內南米三石一斗六升九合五勺，理合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

謹按：此片於十二月十八日接奉旨準。

乞緩徵被災各屬本年漕糧疏（十二月初三日）

竊照道光二十七年，準戶部咨：「嗣後蠲緩漕糧，於地丁摺外另行具摺候旨遵辦」等因；在案。查湖北省本年自夏徂秋，雨澤稀少，各屬高阜田禾，曠乾黃萎，被旱較廣；又江河水漲，以致低窪田地被淹，除最重之襄陽、德安二府，本已受旱成災，復因襄陽縣、隨州均有土匪滋擾，光化、穀城、棗陽、均州、宜城、南漳、安陸、隨州、雲夢、應山、應城各州縣，或切近賊氛，辦理防勦，或間被賊擾，民情瘠苦，茲更遷徙流離，應一律將錢漕緩徵，以紓民困。又武昌府屬之江夏縣、漢陽府屬之漢陽縣，被水受旱，兼因賊擾過甚，應納錢漕，另摺奏懇豁免。並武昌府屬之武昌、咸甯、嘉魚、蒲圻、崇陽、通城、興國、大冶、通山、黃州府屬之黃岡、蘄水、蘄州、黃梅、廣濟等州縣，或迭被賊擾，或尙爲賊踞，應俟楚境肅清，拿於全省善後案內查辦。鄖陽、宜昌、施南三府，得雨較早，無礙收成；興山縣雖有水患，已在收成之後，且旋即涸退，毋庸查辦外，所有前據黃安、黃陂、孝感、麻城、羅田、漢川、沔陽、鍾祥、京山、潛江、天門、江陵、公安、石首、監利、松滋、枝江、荊門等州縣，或因受旱，或因被水，或因水旱頻仍，陸續稟報，均飭據印委各員，馳赴各州縣地方，勘明被淹受旱情形，分別輕重，議請蠲緩銀米，開造區圖村莊名冊，經該管道府核轉，由藩司馬秀儒署糧道張曜孫具詳請奏前來，臣等覆加查核，本年被水受旱田地，僅黃陂、孝感、沔陽、黃安等四州縣，勘明成災，其餘

各屬均屬勘不成災；至被水各屬，內有監利縣積淹及江陵監利二縣挖厭田地，應完糟糧，係於道光二年十年先後奏奉諭旨，準其緩徵，現尙未能復業，應仍照案計緩，所有勘明黃陂、孝感、沔陽、黃安四州縣成災，及勘不成災各州縣被水受災各田地，或係低窪，水漲卽淹，或處高阜，難以灌漑，除擬豁免蠲緩錢糧南米等項，另行具摺辦理外，合無仰懇天恩，準將受旱成災七分之黃陂縣麻老宋等二百二十九會，孝感縣尚義等一百二十會，成災六分之沔陽州張家七里等四百一垸，並勘不成災之孝感縣觀善、尙文等八十二會，羅田縣平奉多三鄉，栗子昌等六十區，潛江縣楊湖、崔家等七十七垸，天門縣關廟等多多、廬埠、左腦、老獅、黑市、花台、二郎、西隄等垸內較重之區，江陵縣洪化橋、龍隄等三百五十一垸，公安縣毛一、赴一等二十四里，石首縣一都、九嶺等三十六坊垸，監利縣永固、六合等二百四十六垸，並頻年積淹之崇林等三十七垸，松滋縣中二等八都甲、荆門州七里等二百七十四區，各應徵本年糟糧，均緩至來年秋後成災者，分限兩年帶徵，未成災者，統限一年帶徵。至咸豐三、四、五等年，應行蠲緩糟糧，因鄂垣迭陷，文案被焚，前已奏明，俟楚省肅清後，勒限辦理，是以本年被災各屬，僅就本年水旱輕重情形，分別辦理，所有議請緩徵糟糧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

再，此案係因武漢軍務緊急，司道相距均遠，又兼襄陽隨州匪徒滋事，竄擾無常，各屬文報，道路梗塞，駁查往返，實難供限彙齊辦理，例限已逾，災務重大，謹飛章由驛五百里馳奏，合併陳明。

謹按：此疏於十二月十八日接奉旨準。

查勘襄陽德安府屬災歉情形乞緩徵錢糧各項疏（十二月初三日）

竊照湖北各屬咸豐六年自夏徂秋，曠乾日久，受旱情形，襄陽、德安、安陸三府爲首重，安陸一府間有濱臨湖河地方，尙足稍資補甦，已照各屬稟報，彙入應蠲應緩徵案內彙辦外，所有襄陽、德安二府各屬，先已分別

輕重，將應行徵緩之處，具稟到司，係屬照例辦理，惟襄陽、隨州地方，均有匪徒滋事，穀城、光化、均州亦被波及，鄰屬居民，或逼近賊氛，流離播徙，或猝不及防，已被搶掠，又或互相團練，自衛村莊，富者出資，貧者出力，蓋藏之家，亦因此隨時散發，小民當早勉爲虛之後，秋收失望，本已困苦顛連，茲復兵燹驚惶，難安農業，失所貧民，悍者藉口被災，勾結爲匪，懦者轉移遷避，覓食四方，體察情形，糧賦勢難徵收，雖各屬稟報，原有酌量可徵之處，該地方官亦因軍餉支絀，不敢不覈實稟明，惟德郡五屬，若據各屬稟報，分別蠲緩，應徵銀米數已無多，襄郡七屬，若據襄陽、宜城、南漳各縣稟報，應緩之數已多於應徵之數，棗陽、均州、光化、穀城則賊匪散竄，勦捕喫緊，防堵正嚴，鄉民大半播遷，各州縣自稟報被旱之後，雖續報得雨，而節候已遲，補種不及，各地方官多帶領兵勇防勦，未能確勘覆稟，現當緩輯災黎之際，必須以安貧爲保富之策，臣等悉心籌議，以上二府現在情勢，亦難開徵，且與其有收徵之名，可徵者仍屬寥寥，不若一律展緩，以示體恤。據藩司馬秀儒署糧道張曜孫具詳前來，合無仰懇天恩俯準，將德安府屬之安陸、隨州、雲夢、應城、應山、襄陽府屬之襄陽、宜城、棗陽、南漳、光化、穀城、均州各縣，應徵本年錢漕，除上忙地丁已徵在庫者，先飭各屬勒限開摺報明，以杜侵漁外，其未徵銀兩一律緩至咸豐七年秋後帶徵，仍俟勦辦事竣，將應行蠲免豁免之處，照例勘定成災分數，另行題報，其屯坐各屬軍田，亦一律照辦，庶幾被脅窮黎，咸知解散，各鄉團練，更奮辛勤，仍嚴密查訪，如有不肖官吏，私徵苦累，立即嚴參治罪，總期實惠及民，以仰副聖主痼瘼在抱，垂念民瘼之至意，除應行賑撫事宜已經奏明勸諭殷實富戶，各就災區，或酌借米穀雜糧，或分次平糶，現在全行緩徵，則有餘之家更可勸令貸濟貧民，是於緩徵之中，兼寓賑恤，仍督令地方官妥辦外，所有襄陽、德安二郡錢糧，擬請一律緩征緣由，理合恭摺馳奏。

查勘德安府屬旱歉情形請乞緩徵本年漕糧疏（十二月初三日）

竊照楚北各屬，咸豐六年自夏徂秋，曠乾日久，其受旱情形，襄陽、德安、安陸三府爲首重，襄陽一府，向無糴糧，其錢糧南米及安陸府屬之天門、潛江，均經另摺辦理，德安府屬隨州地方，現有匪徒滋事，鄰縣居民，或逼近賊氣，流離播徙，或猝不及防，已被搶擄，又或互相團練，自衛村莊，旱災之後，加以兵燹，體察情形，糧賦勢難徵收，現當勸撫並行，必須以貧爲保富之策，臣等悉心籌議，與其有徵收之名，可徵者仍屬無幾，亦復難期踴躍，不若全行緩徵，以示體恤。據藩司馬秀儒、署糧道張曜、孫會詳請奏前來，合無仰懇天恩，俯準將德安府屬之安陸、雲夢、應城、應山、隨州五州縣，應徵本年糴糧，一律緩至咸豐七年秋後帶徵，以廣皇仁，而示體恤。其已徵在倉者，仍飭司道轉飭各州縣據實開摺報明，以杜侵匿，並一面嚴密查訪，如有不肖官吏，私徵苦累，立即嚴參治罪！

謹按：此疏於十二月十八日接奉旨準。

卷十四

敬陳湖北兵政吏治疏（六年十二月初三日）

臣查湖北軍務不飭，已歷五年，無論賊匪之多寡強弱，而聞警先警，接仗即潰者，比比皆是；上下相蒙，恬不知恥；推求其故，則以將領不得其人，紀綱不立，而是非不明也。深思紀綱所以不立，是非所以不明之故，則誤於使貪使詐之說，不知己則先爲貪詐所使，而曰吾能使貪使詐也，豈不謬哉？本省既無得力之兵將，而川楚、河南、勇目之黠桀者，糾合無賴，隨警投效，以一報百，以百報千，冒領口糧，交綏即潰，所投不合，又顧之他國家之帑項，至爲艱難，而徒以供無賴之欲壑，以此殺賊，猶北轍而南轅，勢必不可，至遣散不得其方，則相聚爲盜耳。此近三四年楚北募勇之大患，其流毒將有不可思議者矣。古之治兵者，先求將而後選兵，今之言兵者，先招兵而並不擇將。譬之振衣者，不提其領，結網者，不挈其綱，是募之也，將自斃矣。督臣官文上年受事以來，收集兵勇，力加整

頓得力尤在馬隊之忠勇，能使三軍之士，風氣爲之一變。查有前任湖南臬司降補知府魁聯，久任寶慶、衡州、岳州等處，捐解私囊養士募勇，已歷十年，其志趣公忠，迥非庸俗可及。經督臣官文派充總理營務，伉直明決，知無不言，釐剔弊端，獨任勞怨，實爲湖北軍務必不可少之員。目下力疾從公，尙難羈以職守，惟馬隊及各營之精銳，必應迅速進取，而湖北本省餉少勇多，冗雜不治，不戰自焚，後患方大，急應裁汰浮僞，簡鍊精銳，可否敕下魁聯幫辦湖北南北兩岸水陸營務事宜，責成一例簡汰，該員曾任三品大員，應否賞給三品卿銜，以重事權之處，伏候聖裁，非臣所敢擅請。至湖北綠營兵丁怯懦若性，正額虛浮，軍政營制蕩然無存，而其虛糜錢糧如故也。現署提督楊載福才識嚴明，如可假以二年，必能整飭，惟東征事急，水師無可專委之員，容臣再行詳思訪舉，另摺奏聞。此爲兵事急應整飭之要。武漢形勢壯闊，自古用武之地，荆襄爲南北之關鍵，而武漢爲荆襄之咽喉。武漢有警，則鄰疆震驚，南服均阻，控制無術，本根旣搖，四年之中，武昌三陷，漢陽四陷，國帑因而虛糜，民生因而凋敝，東南數省受害之烈，亦惟武漢爲尤甚矣。昔周室征淮，師出江漢，晉代平吳，久謀荆襄，王濬造船，循江而下，陶侃之勳，鎮守武昌，宋臣岳飛、李綱之謀，盡岳鄂，均以此爲高屋建瓴之勢，控制長江，惟鄂爲要，固東南一大都會矣。夫善鬪者先扼其吭，善兵者必審其勢，今於武漢設立重鎮，則水陸東征之師，恃武漢爲根本，大營有據險之勢，軍士無返顧之虞，軍火米糧，委輸不絕，傷痍疾病，休養得所，是則平吳之策，必在先保鄂郡矣。保鄂之不失，必須先固漢陽。蓋漢陽爲江漢總匯，武昌僅南岸一府，而漢陽則可通入府也。臣查歷年湖北之失，在於漢陽並不設備，江面無一水師，下游小挫，賊遂長驅直入，束手待斃，莫可如何。前軍之覆，殷鑒不遠，應請於武漢設陸師八千人，水師二千人，此萬餘人者，日夜訓練，則平時有藜藿不採之威，臨時有折衝千里之勢。本境亂民，隨時征討，固可銷除隱患，且東征之師，孤軍下剿，善戰者必傷，久役者必疲，傷病之人，留於軍中，不僅誤戰，亦且誤餉。若以武漢之防兵，更番替代，彌縫其闕，則士氣常新，軍行必利。至水師以礮爲利器，礮聲震疊，無半年不小修之船，亦無一

年不大修之船，更番迭戰，以武漢爲歸宿，則我兵常處其安，而不慮其危矣。或疑武漢兩城，公廩私廬，百不存一，城周二十里，設守爲難。臣愚以爲非是，蚡冒藍縷，以啓山林，衛文作都，訓農通商，是在行之以儉，而訓之以勤耳。苟此而不能守，去之他處何益？此武漢宜急設防練兵之要。湖北莠民之從賊者，以興國、崇陽、通城、通山、大冶、廣濟、黃梅爲最多，臣於臬司任內，由岳州駐崇陽一月，以保甲之法，勒令首戶細斬三千人，未及畢事而馳往九江矣。兵至爲民，賊來從逆，及今不治，終必爲亂，治之之法，兵勇搜捕，不僅徒滋擾害，亦且事久無成，惟有保甲清查戶族細獻，分別斬釋之法，然而牧令不得其人，則法不能行，害且滋甚，其已被賊擾之三十餘州縣，吏惰民驕，其未被賊擾之三十餘州縣，官仇民而民且仇官，夫吏治之不修，兵禍之所由起也；士氣之不振，民心之所由變也；官吏之舉動，爲士民之所趨向，紳士之舉動，又爲愚民之所趨向，未有不養士而能致民，亦未有不察吏而能安民者；臣恐湖北之民，揚竿而起者，不必粵匪之再至，而將盜弄潢池矣。卽如五年大熟，州縣乃或報災，經臣駁斥在案；六年大饑，州縣轉不報災，又經臣迭次駁斥在案，以豐爲歉，是病國計，以歉爲豐，是害民生，而終必害於國計。又查積年以來，每遇歉歲，官吏私收，而恩旨蠲緩者，實惠不及於民，則有所謂挖征名目，又有所謂急公名目，無一非蠱國病民，飽丁胥之慾壑，而肥官吏之私囊，實堪髮指。凡下與上交接之事，諉之幕友，而官不問，凡官與民交接之事，諉之門丁，而官不問，詞訟案牘，病生積壓，盜賊奸軌，弊在因循，夫州縣之所謂小事，卽百姓之大事，今日之所謂小賊，卽異日之大賊，厝火積薪，更切隱憂。又如軍餉浩繁，不能不取給於捐輸，牙帖釐金，以資小補，報捐則有踩堂費見之費，牙帖則有勒索之費，釐金則有私設之費，其所繳於公者薄，其所取於民者厚。臣受事以來，迭次特參，均蒙恩旨俞允，在國自有刑章，在臣亦甘爲怨府，惟深思利弊之原，劾貪非難，而求才爲難，前者劾去，後者踵事，而巧避其名，則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且賊擾之地，官缺久懸，觀望不前，所在皆是。臣愚以爲必應嚴禁官場應酬陋習，與羣吏更始，崇尚敦樸，屏退浮華，行之數年，或可改觀，人情固欲自便其私，上無所求，

則下可自贍，貴以廉潔而無辭；風尚必使先趨於正大，官所好，卽羣吏所瞻，不煩董戒而自變；目下情形，州縣尙懸缺待人，可否敕下部臣，暫勿拘臣文法資格，地方吏治，是臣專責，容臣次第清理，分別委署，如果試驗有效，才具出衆，卽行奏請試署，以期實濟，而利民生，此吏治急應整飭之要。以上三事，是湖北之先務，其餘應辦事宜，容臣隨時奏請恩訓，刻下武漢甫經收復，人或以爲已治已安矣，而臣之所憂方大，如以爲已治已安，則前此固已收復二次矣。况江西腹內七府，尙淪於賊，與四年之僅失九江者，情形迥異。江西之腹內，均與武漢唇齒相依，旁軼橫出，又不僅九江安慶爲足慮也。未收復之先，事勢極難，而文武尙有懼心，收復之後，布置尙易，而特恐文武均萌肆志，外省粉飾之習，久在聖明洞鑒，不揣愚昧，直陳於聖主之前，可否敕下廷臣，核議準行，理合繕摺附驛以聞，伏乞皇上聖鑒訓示。

奏陳收復大冶興國等州縣水師迭次大勝江面肅清疏（十二月十五日）

十一月二十四日，克復武昌縣城，二十五日，克復黃州府城，均經臣胡林翼具奏在案；二十六日，李續賓仍由黃郡南渡，兼程而進，會合富新巴、克坦布及臣營知府邢高魁所派各軍，進勦大冶。該縣本無城池，賊難竊踞，知縣岳屏環率所練團衆，會合我軍，搜斬餘匪，卽日兼程直趨興國圍攻州城。先是，臣胡林翼於九月內，商同南撫駱秉章，派遣員王益督其舊部，並新募之勇，已由巴陵、臨湘、通城、崇陽，勦賊迭勝，肅清餘匪。於十一月二十五日，駐軍通山，辦理團練，已預斷賊之後路，而李續賓又以屢勝之軍，馬步齊攻，未及一時，賊遂不支，開城而出，且戰且走，我軍即乘勢而入，殺斃轟斃，及自相踐踏墮城而斃之賊，約一千餘名，餘賊冒死而逃，遂將興國州城克復。以知府邢高魁領軍駐此，搜伏辦團，兼辦保甲，窮治土匪。李續賓隨會督馬步，並調臣營精銳，由江西瑞昌一路追勦，直達九江。此十一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收復大冶、興國、鄂省南岸前後各州縣，均已肅清之實在情

形也。臣楊載福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克復黃州，是夜四更，即率水師下駛；二十六日申刻，行抵蘄州，城小而賊力亦單，楊載福計陸師之至，必須稍緩，是可計取而速得也。隨派正後營易景照、新右營丁泗濱攻城，賊以陸師未至，出賊三百餘人以拒我師；我師登岸擊之，丁泗濱陣斬騎馬賊目一名，奪乘其馬，直前衝陣，易景照繼之，殺斃先鋒悍賊二十餘名，賊仍入城拒守。楊載福於三更後，飭令正後新右兩營人持火器火繩，分赴上下游登岸排列，若陸軍之上下夾襲者，火光環布，列炬如星，而以十餘營水師從中路對城轟擊，未及黎明，賊已遁走，斬殺頗多，遂復蘄州。其時畧斬水縣知縣劉肇，斬水紳士郭時郁、郭用中等之團勇，連日殺賊，亦將斬水縣城，同日收復。二十八日，水師由武穴下駛，至廣濟縣屬之龍坪，遇賊戰船六十號，揚帆上犯，橫列江面，以拒我師。臣楊載福令丁泗濱、萬化林等營左右抄擊，令王明山、李濟清、張啓基等營中流轟之，賊不能支，回柁下竄；我軍尾追，且擊且燒，至二塘口，已沈燬賊船三十餘號，初更始行收隊。二十九日午刻，至九江，見城下泊賊船五十餘號，對岸小池口亦泊二十餘號，其輜重船則兩岸約三四十號，又於江岸護以礮壘。臣楊載福令丁泗濱、萬化林兩營從中流衝下，復轉柁而上，以抄攻兩岸賊船之尾。王明山、易景照兩營分擊其腰，李濟清、張啓基兩營迎擊其首，餘營則上下截擊，我軍既已三面環繞，擊斃淹斃之賊無算，賊遂棄船入壘，以火箭噴筒相拒，我軍并力以攻其壘，賊又棄壘入城，賊之戰船輜重船，遂悉爲我有，除焚燒不計數外，正後營又獨獲長龍二隻，舢板二隻，副前營又獨獲長龍一隻，舢板六隻，正中營又獨獲舢板三隻，副左營又獨獲大拖罟二隻，長龍二隻，舢板一隻，正右營又獨獲大拖罟二隻，快蟹一隻，正前營又獨獲大拖罟二隻，長龍一隻，舢板十隻，正左營又獨獲舢板二隻，新右營又獨獲長龍二隻，舢板九隻，副中營又獨獲長龍三隻，舢板五隻，九江以上之賊船，又已片帆不返矣。十二月初二日，臣都興阿以其馬隊大捷於曹家河，克復黃濟，此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初二日，水師馬隊攻復蘄州、斬水、廣濟，又水師大捷於九江，奪獲賊船肅清江面之實在情形也。是役也，臣胡林翼於克復省城之夕，將水陸各軍，均交楊

載福及李續賓，卽夜下勦；竄賊本屬無多，創敗之餘，喘息未定，下游守賊，及武甯竄踞興國之賊，亦猝不及備，驚惶駭潰，望風而逃。都興阿以馬隊分布兩岸，追斬迅捷。楊載福率領水師，踔厲風發，焚奪尤多。楚境江面，一律肅清，兩岸均已粗定。惟須窮治從亂之莠民，撫馭瘡痍，整飭吏治，乃可善後。至江西七府，均陷於賊，有數萬之兵，無一日之餉，其兵力則以鄂省四月所撥援軍爲強，然亦積欠數月之餉矣。其餘則欠餉更鉅。曾國藩於十月內密約臣等以「武漢克復，速派水陸各軍，先攻九江，以期批亢搆虛，而內湖水師，亦期迅速會合」等語。臣思兵行如水，隨地異形，緩急情形，難以險度。武漢黃三府甫經收復，應辦事宜，頭緒紛繁，勢難卽置省垣於不顧。都興阿、楊載福、李續賓均已東下，隨州土匪已定，臣又檄飭參將鮑超改由北岸直趨小池口，以瞰九江之對岸，而統歸都興阿節制，必可得力。至此次出力員弁兵勇，可否由臣擇尤另案彙保，出自恩施逾格，以昭激勸。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上諭：「所辦甚屬得手，楚境沿江，業已肅清，仍著官文、胡林翼等飭督各軍，迅卽乘勝攻克九江府城，以扼江面，而圖進取。此次出力員弁兵勇，准其擇尤保奏，候朕施恩。欽此。」（十二月二十七日接奉）

再，臣思吳楚兵政之要，必在精選水師。南服之利在舟楫，猶北方之利在車馬，因地制宜，古今不易。查五年春初，水師回駐武漢，戰艦無多，力扼上游，岌岌不保。經湖南撫臣駱秉章督飭船政局設法補救，盡力籌謀，水師得以復振，其保全東南大局，則湖南之功爲大。計湖南紳局新造船隻，配帶礮位軍械，除分給臬司李孟羣及陸續損缺更換遣回不計外，實交臣營大小戰艦三百餘隻。自五年春截至六年冬止，湖南官局實運火藥四十萬三千三百二十劔，大小礮子一百三十九萬九千九百劔，擡鎗、鳥鎗、火箭、火毬、噴筒、鑼鋼、帳房、刀、矛、旗幟，及一切應用器物，爲數亦復不少，均係官紳董辦。所有湖南總局司道大員、紳局委員，勤勞數載，力全大局，臣系隔省，未能詳察，可否敕下湖南撫臣擇尤保奏，以勵前勞，而期後效。出自皇上天恩。又查水師器用，利在礮位，自五

年二月至六年三月，臣等以其小礮敵賊，大礮血戰，經年終不能制賊之死命。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粵東頭起二起夷礮二百尊到鄂，遂於二十八日配帶礮位，乘勢下攻九江，賊衆披靡，所向克捷。秋冬以來，所請六百尊夷礮陸續運齊，自武漢至於九江，前後賊艦數千均已片帆不返，則又兩粵督臣葉明琛購運夷礮之力也。夫器械不精，卒以予敵，是夷礮得力，必應再爲購運，以利東征，更須嚴禁將備勿假利器，勿借寇兵。臣胡林翼與楊載福疊次申儆，一年以來，大小百戰，均無損失，惟查前請夷礮僅止六百尊，配搭各省銅鐵礮位，膛口較小，不能摧堅及遠，且臣細察江面形勢，四時風信，武漢以上，江面尙狹，利用小艇；薄皖以下，江面稍廣，利用鉅艦，春夏風和，利用小艇；秋冬風勁，利用鉅艦，是船礮之大小，亦必因時因地而斟酌損益之。除三百餘夷礮現已足用，暫緩購運外，應請救下兩廣督臣再購四百餘以上，夷礮三百尊，五百餘以上，夷礮二百尊，六百餘至七百餘夷礮二百尊，八百餘以上，五十尊，千餘至一千五百餘夷礮五十尊，共計八百尊，均期七年春夏，由湖南轉運武昌，臣即將各營銅鐵小礮更換，實於征勦吳皖大有裨益。又查武漢黃三府甫經收復，楚境大致肅清，而人民商賈尙未復業，臣胡林翼現於武昌設局籌辦軍需，凋敝之餘，物力艱難，尙不足以供給東征水陸之用，應請救下四川、陝西、湖南督撫臣仍遵前奉諭旨，四川、月解火藥三萬觔，加請月解火繩三萬盤，月解鳥鎗、擡鎗、鉛子各一萬觔；湖南、月解火藥三萬觔，加請月解火繩三萬盤，月解鳥鎗、擡鎗、鉛子各一萬觔；湖南、月解火藥三萬觔，加請月解生鐵熟鐵合膛礮子十萬觔，則水陸利用，軍行無阻，出自天恩，逾格，謹附片陳奏。

謹按片內所請解礮奉旨諭令廣東、四川、陝西、湖南各督撫遵辦。

上諭：「湖南省自曾國藩統帥東下，卽籌備船礮，接濟大軍，甚資利用，其經費均由在局紳士捐辦，業經駱秉章奏請獎勵，降旨加恩。茲據胡林翼奏：『上年春初，水師回駐武昌，漢陽戰艦無多，經駱秉章督飭船礮各局，設法補救，水師得以復振。』其接濟胡林翼軍營戰艦，有三百餘隻，並運解火藥礮子及一切軍械，爲數甚

多，均係該省官紳董辦，實能盡力籌謀，不分畛域。所有湖南總局司道大員，並紳局委員，前次未經保奏。著駱秉章再行擇尤保奏，以獎勤勞。欽此。」（十二月二十七日接奉）

再，布政使銜記名道李續賓，於咸豐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欽奉上諭補授安徽安慶府知府，並準吏部給文憑，因其時管帶湘勇，轉戰攻勦，未能赴任，暫將文憑留於營次。臣查李續賓統帶各軍，廉正忠勇，才力可以當一面。實江楚數省最爲得力之軍，賊所深畏。前於克復鄂城後，卽夜拔營下勦，旬日之間，連復郡縣數城。肅楚境，亟應乘勝東征，一時必難到任。且該員業奉諭旨記名，以按察使用，可否先開安慶府員缺，伏候聖裁。除原領文憑送部查銷外，理合附片陳奏。

上諭：「官文胡林翼奏：『將帶兵大員，先開本缺。』等語；著卽開缺。所遺安徽安慶府知府員缺，著馬新貽補。欽此。」（十二月二十七日接奉）

再，十一月二十二日，克復鄂城，卽夜四更，派兵下勦，其陣亡弁勇，未及詳悉查報。茲查水師副左營守備藍翎千總羅光台，藍翎外委湯日照，胡有才，副中營藍翎外委彭其志，外委朱載光，陸師外委留致祥，俱係克復之時，力戰捐軀。又黑龍江鑲藍旗甲兵依慶額，查係八月初三日，在魯家巷打仗受傷，至十四日，因傷身死，均爲附奏。

殊批：「羅光台等均照所請，分別從優議卹。欽此。」（同日奉）

卷十五

恭謝恩賞各物疏（七年正月二十二日）

伏念臣濫膺疆寄，兼領兵符，報稱未及乎絲毫，栽培已侔乎覆載；茲復時當元日，賚錫九天，箕疇衍慶，龍章舒寶墨之輝，義冊徵祥，象緯發瑤函之瑞，飾垂組繡，欣脫劍於虎賁，用薄泉刀，擬銷鋒於犢佩，重以絳果珠圓，經傳上味，瓊央玉屑，品藉延齡，橘和楚臣之頌，偕飴蜜以逾甘，棗廣幽雅之篇，登豆蓬而彌貴，領上方之糗餌，迥異傳餐，尊食之時，飲聖澤於醞醕，不忘視影花磚之候，臣惟有益加黽勉，刻勵驚駘，俾三軍共感恩慈，使闔境咸登仁壽，進天保升恆之祝，用敷錫厥庶民，維日用飲食之經，尙克自求多福。

奏陳土匪竄擾滋蔓請將勦辦不力之鎮道參將知縣分別參處疏（正月二十

五日）

竊查襄陽土匪竄撲均州旋竄房縣情形，經臣官文附片奏報在案；嗣據武昌鹽法道常恩稟報草店、孫家灣敗匪二三千人，分三路竄入房縣，該道督率所部各營會同署四川松潘鎮德恩參領舒保馬隊分路跟追，自均達房萬山之中，路惟一線，該道以木石堵塞隘口，雖以得力馬隊亦難馳騁自如；我軍設法度越，緩不濟急，署房縣知縣金玉堂督勇於火燒寺堵禦，山徑分歧，該匪已於十一月二十九日躡踞房縣，並分股於東浪地方，憑險抗拒。十二月初六日，馬步各軍攻克東浪，擒捕匪高正果等。初九日抵房縣北門外紮營，賊由東北門蜂擁來撲，馬隊迎擊，賊退入城。初十日黎明，賊復來撲，德恩督兵迎敵，舒保帶馬隊分途夾擊，賊始大敗；常恩督勇尾追，生擒偽檢點熊國才等二十一名。十一日探悉賊目張二瞎子分股竄馬驛地方，其高二先張老六一股仍踞縣城，當即會商進剿。十二日至北關外渡河，將房縣城池收復，賊由西門敗走。十三日探賊已於十一日竄陷竹山縣，十四日賊又分陷保康縣。十五日常恩等追至塘灣地方。十七日進攻竹山戰於七里坡，逆衆奔潰，斬獲尙多，生擒三十四名。十八日移營火山峽。二十日署陝西延綏鎮總兵龍澤厚領兵一千一百餘名，由鄖陽來會。二

十一日，攻破南關賊營。二十三日，渡河攻龍背山之賊。二十四日，賊以大股出北門來撲，我軍力擊之，賊敗回城。是夜四更，賊由西門遁走，收復竹山城池，並分路追擊十餘里，賊分竄白鶴壩、儵口、郭家洲。二十八日，漁口郭家洲之賊竄竹谿、泉河，白鶴壩之賊竄鐵峪河，我軍分路截擊，勝之。正月初二日，泉河之賊回竄竹山縣之泥溝。初三日，我軍以馬步分擊，勝於白河口，又勝於王家河。初八日，偵知賊踞房保連界之茨坪。十一日，進抵保康之柳楊鋪，聞道勦之，獲勝。十三日，我軍冒雪由珠藏洞而進，登山擊之，以少禦衆，擒斬千餘，內有黃衣賊目一名，搜出朱中立印記二顆。其竄陷保康之賊，則署保康知縣方北科、署保康汛守備熊運泰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將縣城收復，賊竄縣屬歇馬河，復合竹山房縣之賊，於正月初七日分竄宜昌府屬之興山縣城，經知縣孫寶田游擊劉廷麟旋即收復。荆宜施道莊受祺派守備盧又熊率勇六百，由宜昌北路徑赴興山進勦，飭候補知州李光榮率勇千名，由宜昌南路進勦。盧又熊之軍與賊遇於當陽，斬擒頗多。李光榮之軍距宜昌府城四十五里，未與賊遇。正月十七日，賊遂陷宜昌府城。此常恩等督軍追勦房縣竹山，而賊匪分陷保康興山，復陷宜昌府城之實在情形也。臣查襄陽土匪，前經舒保馬隊及知府唐訓方等剿辦得手，該司道等因餘匪未靖，以唐訓方之一千二百人留守襄陽，防其竄入豫境，而常恩自率大軍追賊。當賊在襄陽勦敗之時，常恩誤信黠賊馮二典緩兵之計，接兵三日，待其投誠，遂使窮寇得志，勢成燎原，計襄陽匪徒起事以來，所過州縣，輒多失守，惟署均州知州升用同知直隸州吳詞仲日夜堅守，多方抵禦，力挫賊鋒，不愧守土之職分。可否仰懇天恩，以同知直隸州遇缺儘先補用，並加知府銜，賞換花翎，以昭激勸。至已被賊擾之失守文武，查署房縣事候補同知金□□，駐守房縣左營游擊文□□，城守千總鄧□□，竹山縣知縣湯□□，署竹山協副將揀發參將佛爾□□，署保康縣事揀發知縣方□□，署保康縣汛守備千總熊□□，署興山縣知縣孫□□，宜昌左營游擊劉□□，雖因出城堵禦，旋即收復，究屬防範不力，均應請旨革職，責令實力防勦，以觀後效。署宜昌鎮總兵督標中軍副將景□□，知府阮□□等，並房縣、竹

山保、康興、山、宜昌各城文武，應俟查明，另摺參辦。再查賊在均州時，護鄖陽鎮總兵揀發參將阿口，督兵往勦，使其迅速迎擊，常口等亦迅速追勦，前後夾攻，撲滅自易。何至縱賊入山，任其滋蔓，雖稟報擒斬頗多，而三失縣城，又連陷興山縣、宜昌府城、蜀道中梗，荊州亦震，實屬追捕不力。應請旨將武昌鹽法道常口、署四川松潘鎮總兵德口、護理鄖陽鎮總兵揀發參將阿口，均摘去頂戴，以示懲戒。臣維鄖陽一府，實三省邊防之要，明代設立巡撫，國初尚仍其舊。嘉慶初年，川楚教匪竄入老山，勞師八年，擾害數省。此次土匪游勇倡亂，方始嚴疆要地，將領非才，若不及早勦辦，實爲亂階。臣營精銳，派勦九江小池口，又派員分駐興國、防江西回竄之賊，兼以搜勦餘匪，其存駐省城各營，不滿二千人，現經督臣官文派撥水師都司左光培並巴楊阿張萬祿馬步各軍，兼程駛往，荆宜防勦。臣復添派寶營義營一千二百人，倍道往援，並飛檄留防襄陽之知府唐訓方知縣唐協和迅速會合，上下夾勦，毋許再容滋蔓。所有土匪竄擾入山，請將勦辦不力之鎮道參將知縣分別參處，緣由理合會同督臣官文恭摺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

謹按：此疏於二月○○日接奉旨準。

圍攻九江大勝並破小池口賊壘疏（正月二十八日）

臣查九江形勢，西挹武昌，東引皖口，襟帶中流，實吳楚之腰膂；對岸小池口，則九江賊所倚爲唇齒者也。布政司銜記名臬司李續賓率其相軍五千人，兼統臣標之仁字四營，護軍四營，凱字一營，於六年十二月初九日，陳師九江城下，其城北面臨江，西則龍開河，賊以長城深壕圍之，又環以礮臺三處，南則甘棠湖，中隔新壩，而內外礮臺與壩相接，其小東門則爲白水湖洲，路則通梅家洲、湖口縣，其大東門則通南昌、南康、臨瑞之路。李續賓會同提臣楊載福籌商水陸環攻之策，復曳運舢板於內湖以攻之。自十二月十三日更番攻城，閱六日夜不息，

我軍負薪填壕，城外之椿柵竹簷，焚拔殆盡，各軍士緣登二十餘丈，皆爲礮石所阻。偵報梅家洲、湖口縣賊援大至，因密飭各營嚴整壁壘，以待並授以分合進止之略。二十九日二更，援賊抵八里坡，天明則城賊援賊皆出，一由龍開河繞甘棠湖，洄處渡港而來，約三、四千人；李續賓令正仁營何紹彩、前仁營朱希廣、左仁營黃勝日、右仁營何慶先按陣以待，伺其渡港逾半，齊力擊之，賊大敗回竄，逼於港邊，氾水而逸；李朝斌率內湖舢板攔壩轟之，斃賊六七百名。一由小東門而出，會合援賊，列於八里坡，約六、七千人，漸逼營外；李續賓令副左營胡裕發、奇右營趙克彰護軍右營彭友勝、護軍前營萬綏之擊其前，而以湘左營蔣凝學、湘中營蔣澤灃、凱字左營楊得武、由甘棠湖尾繞擊，以湘後營周寬世、副右營李續燾繞出上八里坡擊其尾，副都統銜參領富新率馬隊，李續賓自率湘右營，並督湘前營朱品隆護軍左營劉連陞、護軍後營張復泰、潛由中路繞至上八里城之下，擊其腰，自辰至未，鏖戰四時，我軍益奮，斃賊二百餘名，陣擒僞將軍劉松綢、僞旅帥徐天方等六名，老賊張羣材等九十餘名，其逼威淹斃於白、水、湖、甘、棠、湖及東門外湖港者，約數百名，奪獲擡鎗、鳥鎗、刀矛、旗幟四百餘件，馬八匹，訊據逆首僞忠貞侯林啓榮稱：「以除日官軍度歲必無準備，因約會湖口援賊四面圍撲，不意官軍橫截致敗」等語。此水陸環攻九江，並三十日迎勦援賊獲勝之實在情形也。北岸小池口與九江對峙，賊造新城，已二年，城外築壘濬壕，密排礮位，江甯將軍臣都興、阿與署提臣楊載福會商於正月初五日，水陸馬步合力攻之，以副將銜參將鮑超之右營後營會同巴依爾呼蘭之馬隊攻南門，鮑超之左營前營會同翼長多隆阿之馬隊攻東門，提督孔廣順、飭王玉琳、方映川率其步軍營總巴克坦薩林率其馬隊攻西門，鮑超獨率其親兵及其中營攻北門，都司石清吉營總米雅明、阿率步隊馬隊繼之，都興、阿率參領喀爾庫、都司喻吉三四路策應，水師則由江中轟擊，以助聲威，而牽賊勢。鮑超於三塘口先備茅柴，派長矛手六百，負柴填壕，四面攻撲，同聲並進，直造賊營，踏燬南路及北路土壘各一座，關卡一座，小壘無數，殺賊二千餘名，逼水淹斃者無算，生擒僞元勳檢點蕭逆，僞指揮陳逆，

並老賊百餘名，奪獲驛馬多匹，大礮十二尊，劈山礮三尊，擡鎗、鳥鎗八十桿，刀矛旗幟無算；馬步乘勝直搗賊城，賊負隅死守，礮石如雨，仰攻踰時，日暮收隊。是役也，將軍臣都與阿督飭攻勦，士均用命，賊壘悉破，賊膽已寒；其鮑超一軍，尤稱勇敢！後營管官陶忠泰、右營管官陳德懋、前營管官黃慶與統將鮑超均帶傷血戰，不退一步；其哨官勇目陣亡帶傷二百五十餘名，奮勇爭先，裹創力戰，無敢退卻；此外馬步各營及環攻九江各營，傷亡兵勇，容再查明分別賞卹。此正月初五日馬步合勦小池口，連破賊壘賊卡，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臣思南服之要，惟襄陽、荊州、武昌爲最重，次則莫切於潯陽。明初陳友諒據此以授鄂省，明臣劉基請力爭江州覆其巢穴，而江西、湖北各郡之賊，雖強亦敗；蓋九江未復，不僅南昌不安，亦湖廣江南之大患。我軍卽欲援勦皖江吳會，而其道無由躡等而進，可偶試而不可經久；師行而米糧軍火均阻，亦兵家之所忌也。惟查六年八月石達開敗走之後，逆首林啓榮知武昌賊勢必敗，日夜添設守具，聚集米糧，較四年臣等力攻九江時爲尤難。小池口新作石城，則又近二年之所增設者也。反覆籌思，惟有長塹圍困之一策。現已督飭興工開濬，並先圍攻小池口賊城，以期迅速得手外，謹將九江小池口連獲大勝緣由，會同督臣官文、將軍臣都與阿署提臣楊載福由驛六百里馳奏。上諭：「勦辦尙屬奮勇，著胡林翼等先破小池口賊匪石城，再圖克復九江，毋稍延緩。欽此！」（二月十一日接

奉）

再查賊竄興山時，荆宜施道莊受祺派都司銜守備盧又熊督勇六百，又加募二百人，由北路進勦，以屏荊州。候選直隸州知州李光榮督勇千人，由南路進勦。正月初十日，盧又熊行至當陽，卽趨遠安。十六日，大破賊於白虎渡，斬獲無算。十八日，盧又熊飭團勇先由金豹嶺繞出賊後，而自率精銳疾行迎擊，賊方集隊，我軍突入其巢，賊衆大亂。盧又熊麾軍縱擊，斃賊數百名，團勇郝廷禧復由馬頭山橫截，勝之。並解散脅從四百餘人，奪獲鎗礮旗幟無算，馬十二匹，餘賊潰竄。南漳我軍陣亡弁勇二十七名，受傷二十五名，李光榮抵宜昌迎勦路與賊左

致陷宜昌。二月十九日，回軍南門。二十日，賊以詐計突入其營，內應並作。李光榮遇害，荆宜施道莊受祺加派都司宗維清督勇千人，會同盧又熊進勦；又派守備銜曹立全以三百水師守枝江之江口，力遏下竄。臣查此股匪徒，頗多遣散之勇，狡悍性成，深虞滋蔓。盧又熊奮勇直前，勦退賊匪，先清遠安一路，乃得回固荊郡，大局所關，亟應先行獎勵。可否仰懇恩施，逾格將都司銜守備盧又熊以都司留於湖北，儘先補用，並加遊擊銜，以昭激勸。除嚴飭援軍兼程進勦，毋許逗留，外，容再籌派精銳，陸續援勦，以固荊州，謹附片陳奏。

謹按片內所保之員，於二月十一日接奉旨準。

再，水師副將營管周清元，於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攻克武漢，督勇上擊，右肘帶礮子傷甚重，前於克復武漢兩城案內，欽奉上諭：「參將銜儘先遊擊周清元，著以參將儘先選用，並賞給驍勇巴圖魯名號，賞加副銜等因，欽此。」茲據該員之兄千總周敦厚具稟：「該員受傷甚重，醫治罔效，於咸豐六年十二月初七日因傷身亡，已為撫立一子，取名繼熊，年僅五歲。」等情前來。查該員係湖南湘陰縣人，年二十六歲，於咸豐四年二月入水師營，是年四月，克復湘潭，最為出力，拔充哨官，攻克岳州、蒲圻、嘉魚、金口等處，奮勇爭先，是年八月二十三日，攻克武漢，身受重傷，猶復力疾從戎，隨同下勦，克復黃蘄、田鎮等處。十二月內，瘡痕復發，給假醫治。五年三月，假滿回營，是年七月，力攻武漢，右腿受傷。十二月內，派管水師副將等事務。六年四月，水師焚勦江面賊船，該員首先衝過武漢，下紮沙口，截賊糧援，凡八閱月，晝夜辛勤，厥功甚偉。十一月二十二日，由沙口率隊上擊，首先砍賊浮橋鐵鍊，卽於是日克復武漢，身受重傷，毅然不退，實為首功。該員由外委歷保參將，加副將銜，自派管水師等務以來，廉明愛士，圍攻武漢一年，身經百戰，身先士卒，危險之際，一力擔當，尤見忠勇，實為營伍中不可多得之將。茲聞傷重身亡，深堪憫惻。查該員受傷後，計十四日，委係因傷殞命，尚在例限之內，應請照陣亡例從優議卹。謹會同督臣官文、署提臣楊載福附片奏懇恩施，照副將陣亡例從優議卹，以慰忠魂。伏乞聖鑒訓示。

硃批：「周清元著照副將陣亡例議卹。欽此。」

奏陳留防襄陽之馬步官軍以少擊衆先後大獲勝仗疏（二月二十八日）

臣查保康敗賊，同竄歇馬河，復會合竹山房縣敗賊，分竄遠安興山，旋竄宜昌，當與督臣宮文抽派水陸馬步，星夜馳援，並飛檄知府唐訓方知縣唐協和迅速進軍，會合夾擊，唐協和率勇八百，取道南漳，偵知賊已由南漳之東，羣嘯聚栗溪，蓋鍾祥縣荆門州宣城縣三界之地也。唐協和拔營夜行，正月二十五日追及之，賊分五路來撲，約四千人，而馬賊數百，由中路衝突，唐協和令副訓營按陣不動，俟其逼近，始以正訓營之右哨後哨，左右橫出，以截其腰，三面圍殺，斃賊三百餘名，馬賊大敗，各路步賊亦潰，我軍追之數里，又斃賊千餘名，及於栗溪，賊憑房屋死拒，唐協和縱火焚之，燒斃五六百名，尚有千餘賊從街後逃潰，我軍又追殺十餘里，斃賊百餘名，奪獲鎗礮旗幟百餘件，騾馬三十餘匹，刀矛無數，我軍勇丁受傷者三十餘人。二十八日，栗溪之敗賊千餘，竄至南漳所屬倒座廟，適參領舒保以馬隊百餘由襄陽巡哨，見賊即擊，斃賊三百餘人，生擒七名，奪獲騾馬三十餘匹，旗幟刀矛及紅黃衣巾無數，追殺三十餘里而返。此正月二十五日、二十八等日，唐協和在栗溪舒保在倒座廟均能以少擊衆，各獲大勝之實在情形也。其由興山竄宜昌之賊，聞我水陸馬步各軍均至，不敢窺伺荆州，遂由遠安、當陽、荆門、宣城竄逸，有復犯襄樊之勢。二月十三日，唐訓方自襄起程，率四百人會集唐協和之軍，兼程迎擊，賊遂由宣城橫竄楊家集、武安堰等處，唐訓方恐賊復入山，於二月十四日馳駐火神廟，扼其要隘，賊乘我軍初至，營壘未就，馬賊步賊突分三路來撲，我軍寂然不動，相持至久，唐訓方乃以正訓右後二哨出左路，以副訓全營出右路，以正訓前左二哨出中路，以吳祐棠率其勇為援應，我兵少而甚整，賊勢多而甚亂，甫及交鋒，立斬騎馬賊目十餘人，賊遂回奔，我軍乘勢追之，擒斬百餘人，奪馬七匹，鳥鎗刀矛百餘件，追殺六七里而止。十五日，移

營勝得坡，距武安堰八里，正築壘間，賊大出，馬賊列左右山岡，步賊居中，約七八千人，三面圍裹而來，勢甚兇猛；我營前隔一溪，中有石橋，唐訓方欲俟其半渡擊之，狡賊竟不渡橋，相持已二時矣，我軍度賊氣已衰，乃分路疾行擊之，賊殊死鬪，我軍鎗礮齊施，火蛋飛擲，猶不稍卻，唐訓方怒馬直衝賊陣，諸勇爭進，聲震山谷，賊衆披靡；我軍遂乘勝掩殺，自未至酉，斃賊七八百人，生擒二十七人，奪獲大小礮二十餘尊，旗幟無算，賊竄入武安堰城，我軍鏖戰一日，始收隊傳餐。十七日，遂移營逼賊壘，而賊分三股出城來撲，我軍奮勦，斃賊二百餘人，逼入城河淹斃者無算，奪獲馬匹器械甚多，賊仍敗入堰城。此二月十四、十五、十七等日，唐訓方在武安堰勦賊，以少擊衆，三戰三捷之實在情形也。唐訓方稟稱：「此股賊匪，係已革四川勇目劉尙義等勾串襄匪王士旺、張瞎子等爲亂，現踞之武安堰，乃南漳縣屬鎮市，向有小城，而入山之路甚多。」襄陽道羅遵殿、荆宜施道莊受祺、稟稱：「副都統巴揚阿統率馬步諸軍，已由荊州兼程追賊，十八日可到武安堰，兵力已厚，必能聚而殲旃。」除飛催迅速圍攻，勦除淨盡，毋許一賊他竄外，謹將留襄之馬步官軍，以少擊衆，先後獲勝情形，會同督臣王文恭摺由驛六百里馳奏。再鄭陽均州、光化穀城，尚有房保零匪，往來竄伏，爲數不多，一俟武安堰賊平，卽速分軍搜捕，不留餘孽。

奏爲遴派大員統領各路全軍圍勦山賊疏（二月二十九日）

竊查武昌鹽法道常□等追勦不力，縱賊入山，遂至蔓延各處，由襄陽而鄭陽，由宜昌而荊門，此勦彼竄，此復彼陷，五月有餘，迄無盡日，總由統馭不得其人，事機坐失，業將督兵之常□等一併奏參摘頂，嗣查常□才具平庸，識見猥鄙，又於特參案內，請旨將常□革職，亟應遴選大將，以資統馭。查有候補副都統伊勒固爾巴圖魯、巴揚阿督帶馬隊，在楚勦賊，已歷二年，紀律嚴明，馬步兵勇樂爲之用，以之統帶各路諸軍圍勦山賊，必能得力，除咨巴揚阿並飛檄襄、鄭、荊、宜戰守各軍，及臣等先後添派之水陸馬步並常□原帶兵勇，悉歸巴揚阿統領聽

候調遣防勦，務期迅速設法，圍撲淨盡，毋許一賊再有他竄外，理合將圍勦山賊，必須遴派大將，統領各軍緣由，恭摺由驛具奏。

再，臣正在繕摺間，接準副都統巴揚阿咨稱：「武安堰之賊，一律招撫，而所以安置之法，尙未咨明。」臣思受降難於受敵，自應先去脅從，以孤其勢，分散賊營，以弱其黨，收撤軍械，押送回籍，以斷其反側之心，若偷安於目前，勢必貽害於異日，應交巴揚阿一手經理，以專責成。再查均光逸匪，尙未淨盡，臣已飛咨各路兵勇，務須繞道截擊，防其北竄，理合附片陳奏。

再，臣接準軍機大臣字寄二月十五日奉上諭：「本日據福濟等奏：『桐城兵潰，廬州喫緊，請撥北路馬步精兵三四千名來皖。』等語，現在湖北荆宜一帶，如已就肅清，即著官文、胡林翼迅派陸路官兵一千名，馳往協勦，並督飭水師沿江東下，以分賊勢。欽此。」臣查湖北荆宜之賊，聚集武安堰地方，巴揚阿甫經招撫，深慮反側未安，兼有均光一股，尙未淨盡，未便即行抽調。臣官文、胡林翼往返籌商，應於臬司李孟羣所帶兵勇內精選一千五百名，先行裹帶行糧，赴援皖省，一俟襄陽、荊州全境肅清，再選精銳，陸續資遣，以相援應。所有詳悉情形，由督臣會奏辦理。至外江內湖水師，當此春漲初起，自應會合夾擊，必期湖內肅清，趕緊東下，以分賊勢。業經臣胡林翼知會臣楊載福、彭王麟迅速遵辦。再查河南擒匪竄入固始，與湖北之麻城、毗連、英山、霍邱賊匪叢起，與湖北之羅田、蘄州、毗連均在都興阿大營之後，臣即遴派與國各營迅速渡江，急扼蘄州之張家塆，以資防勦，所有籌辦大概情形，謹附片陳奏。

馬隊獨勦山賊又會南勇合勦連獲大勝疏（三月十三日）

竊前因山賊大股竄聚武安堰，經留襄之馬步痛勦，旋經副都統巴揚阿招撫，臣即縷陳利害，咨交巴揚阿

妥爲辦理，以專責成。其由房保竄逸鄭均光殺股匪，專責唐訓方統領正訓副訓義營實營，速會副都統銜參領舒保分軍搜截，以期馬步相輔，迅速蕩。先是舒保在英河勦賊，聞賊竄穀城，舒保因馳防襄樊，賊又竄河西冷家集，舒保遂馳防老河口，賊旋由均州之黃家灣渡河，竄李官橋，竄厚坡，又由史家岡出境，竄河南內鄉縣地方。二月十八日，舒保率馬隊及之，會合河南總兵邱聯恩勦斃賊匪七百餘名，追殺三十餘里，餘賊不敢北竄，仍欲竄老河口，及聞舒保回防，遂竄黑龍集至呂堰。二月二十三日，舒保獨率馬隊馳勦之，又斃賊數百名。此二月初四日，舒保以馬隊星夜兼程，獨追山賊，而於十八、二十三等日，連獲大勝之實在情形也。賊敗呂堰，卽竄雙溝，轉竄棗陽縣屬隸家灣，適唐訓方及營總納依琿阿馬步隊由武安堰至此，舒保卽依琿阿乃以馬隊由隆興寺一路疾行繞出賊前，賊率衆抗拒，我軍鎗箭齊施，斃賊二百餘名，賊返走蔡陽店，而正訓副訓義營實營已由張家集一帶分追相值，遂與馬隊前後夾擊，大破之，馬隊跟追循環六七十里，步隊分路追殺二三十里，斃賊六百餘名，奪獲騾馬百餘匹，鎗礮器械無算，擒斬紅衣賊目張文治於馬上，惟賊首高二先受傷，撲入山溪，并其馬賊百餘名，步賊二三百名，四散逃逸。二十八日，馬步乃分路追搜梁家集、吳家集、熊家集、蔡陽店、北太山廟、薛家集、黃龍壩、峪山等處，各有斬擒。三月初四日，偵賊等匿張家集距樊城九十里，舒保唐訓方商擬率兵勇多裹乾糧，星夜馳殲，當可剋期蕩事。此二月二十七日，馬步合軍殲家灣勦賊大勝，二十八日至三月初四日，分軍搜捕之實在情形也。臣查舒保忠勇樸實，廉明愛士，團勦武漢經年，其馬隊最爲出力，去歲九月，調勦襄樊，立解襄陽、均州之圍，克復樊城、老河口，又克復光化、房縣、竹山等處城池，殲滅折竄保康股匪，蹂躪蠶叢，忍飢冒雪，無戰不勝，實屬至勁之旅，賊所深畏。除一面咨行舒保唐訓方等迅將賊首高二先、敗匪并襄鄭各處匿匪搜勦淨盡，剋期蕩事，以慰聖懷，所有上年九月以來，出力馬隊及各路員弁兵勇團防紳民，一俟襄鄭剋期肅清，可否由臣查明分別請獎之處，均候天恩。

硃批：「知道了，出力馬步隊弁兵暨紳團等，一俟地方肅清，均著擇尤酌保，毋許過多。欽此！」

再，布政司銜記名臬司李續賓，忠勇樸誠，不堪濟變，而整飭營務，和輯士卒，亦賴其胞弟李續宜幫辦之力；團鄂以來，力籌戰守，悉協機宜，克復省城案內，李續賓因係胞弟，不列保單，經臣查明，未便掩其勞動。又湖南石門縣教諭蔡用錫，湘中宿儒，夙諳兵略，臣自勦賊以來，前後在南省募勇逾萬，蔡用錫訪求勇士，資送來營者，居其大半，甚屬得力。茲武漢克復，未便掩其前勞，候選同知李續宜，可否免選同知，以知府儘先選用，並賞加道銜；石門縣教諭蔡用錫，可否以內閣中書儘先選用，並賞給五品頂戴，出自天恩，謹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

謹按此片於○月○○日接奉旨準。

再，二月十四日，李續賓以陸師至九江官牌夾開濠築壘，水師出隊相護，遙見老河內有賊帆下竄，楊載福率陳金鼈、丁泗濱、楊明萬等船，行數十里追擊之，及於段窰，焚賊船十餘號，奪獲舢板一號，陳金鼈營內藍翎外委龔學書奮勇衝鋒，先登賊船，中礮陣亡，實堪憫惻！合無仰懇天恩，將外委龔學書照把總例議卹，以慰忠魂。謹附片具奏。

硃批：「龔學書著照所請議卹。欽此！」

請飭催各省應解湖北月餉片（三月十三日）

楚省軍餉，仰蒙聖恩，節次飛飭山西、陝西、四川接濟，臣極知各省竭蹶情形，曷敢再瀆！惟楚境內外，到處十分荒歉，軍營窘狀，什伯去年，錢米薪鹽，無不昂貴，並有以重價購米不出之處，潯陽兩岸水陸馬步諸軍，往往糜粥度日，其月餉本須二十餘萬，舊欠未清，新欠復續，北岸都興、阿南岸，李續賓馬步積欠，各三十萬，楊載福水師積欠幾二十萬，其上下防兵守兵，及派赴襄鄖征兵，積欠亦將三十萬，合計欠餉約五月六月不等，一有餉到，接

名勻給，敷衍數日，空乏依然。臣念九江馬步水陸，皆至勁之旅，出境遠征，連年苦戰，竟不能求一飽，情殊可憫，勢亦可危。桐城之兵，旣因飢而潰，臨江楚軍復遇賊而挫，唇齒相依，倍深警惕。刻下臬司李孟羣已經挑選精銳一千五百人，復添募五百人，應援皖省，行糧夫價約須二萬兩，臣已飭糧臺卽行籌給，以利遠征。臣與督臣再四思維，籌諸本省地丁，則兵燹災歉之餘，極力催徵，難有成數；牙釐捐輸，則巨鎮盡遭蹂躪，極力搜括，終不豐盈。鹽課則宜昌被擾，川販裹足，設法招徠，亦難遽期踴躍；籌餉無術，臣罪實深。惟有仰乞皇上天恩，俯念都興、阿、楊、載、福、李續賓各營打仗得力，於勦賊事宜最有關係，勅下山西、陝西、四川各將應解湖北月餉五萬兩，如期如數而至，雖難清償舊欠，亦可稍濟目前。再督臣曾請撥粵餉，並未解到一起，現聞粵省夷案已平，仍懇救下粵省督撫，亦按月籌解五萬兩，更請由部臣指定程限，勿令爽期。庶士馬可期飽騰，攻勦必能奮勉。謹會同督臣官文附片陳奏。

再，前署沔陽州州同補用知縣鍾謙鈞，前丁憂回籍，例應終制；茲查應城縣石膏廢井熬鹽提課，可裕民食，必須廉明樸實之員，妥爲經理。該員前在沔陽州州同任內，頗著循聲，委辦捐輸釐金牙帖等事，諸臻妥善，合無仰懇聖恩俯準，將丁憂補用知縣鍾謙鈞留於湖北辦理應城縣膏井鹽課事宜，俾收實效。謹附片陳奏。

硃批「依議。欽此。」

胡林翼奏議 卷十五

胡林翼奏議

卷十六

襄樊肅清疏（七年三月十五日）

三月十三日臣將在襄陽馬步兵勇勦賊連勝情形馳奏拜摺後即據候補道唐訓方稟稱：「三月初四日偵賊竄匿張家集與副都統銜參領舒保商定馬步分兵裹糧圍剿之策又偵賊聚集餘黨沿村裹脅四五百人意圖抗拒初五日常大雪我軍兼雪夜行唐協和率副訓營勦賊之西鄒漢章率寶營孫振銓率義營勦賊之東舒保訥依率阿率馬隊勦賊之北唐訓方率正訓營自南迎擊而以五品銜生員吳祐棠率其募勇伏馬家集密約初六日午刻四面圍剿是日賊先出拒馬隊遇於白家集大破之賊反走各軍四面乘之奮力勦殺賊衝突不能出圍雪融泥滑賊多顛躓我軍就而戮之賊尸枕藉生擒百餘人據供：『賊目楊五先高良壁等均被殲斃。』酉刻收隊傳餐探得首逆高二先率數十賊梟水西遁我軍星夜五路追之舒保唐協和又先於要隘設伏初七日天甫明高逆等奔至郭家岡山下伏兵突出追兵亦至夾擊之生擒逆首高二先張文賓劉添喜朱傳焦安貴張所寬六名餘賊悉殲無一脫者當將高二先等交襄陽道府嚴訊即行正法現在搜捕零匪襄樊已就肅清」等情前來臣查荆襄為南北關鍵水陸通衢形勢最為緊要賊自上年九月起事僅數百人裹脅殆逾數萬始因襄陽官弁見賊先潰繼因已革鹽道常恩追勦不力驅賊入山蔓延莫制今幸仰仗天威及時掃蕩而舒保訥依率阿之馬隊唐訓方唐協和之步軍或分或合悉中機宜能使首犯生擒全股撲滅辦理實屬妥協藩司馬秀儒正直有聲升司襄陽道羅遵殿民情愛戴於援兵未至之日力守危城迭次擊賊復於餉項萬絀之時悉心籌策以

資兵食，實皆忠勤備至。其本地紳民團防協勤，亦皆著有微勞，可否準臣擇尤保獎之處，出自天恩。除飛檄馬步諸軍，搜捕零匪，並飭地方官趕辦善後外，謹會同督臣官文將賊首就擒圍剿淨盡，及襄樊剋日肅清情形，由驛六百里馳奏。

上諭：「胡林翼奏：『官軍生擒匪首，襄樊肅清。』一摺；此股匪徒，自上年九月滋事，裹脅甚衆，襄樊文武，力守危城，胡林翼派往各員，勤辦迅速，均屬著有微勞，所有出力員弁，及協勤之紳團等，著準其擇尤保奏。欽此。」（三月二十二日內閣奉）

分兵馳往廬州疏（三月二十七日）

臣於咸豐七年三月十一日，欽奉上諭：「前因皖省無爲州城被陷，即諭官文等分兵一千名，赴廬州助剿；嗣因桐城兵潰，廬州喫緊，復經諭令官文等將前調官兵一千名迅速派往。本日據福濟奏：『逆匪大股衝撲柘臯，我軍失利，距廬州祇數十里。』等語，實屬萬分緊急，前諭派調之官兵一千名，無論刻下起程與否，著即再添派官兵一千名，並派得力大員管帶，由黃州至宿松太湖一帶，馳赴廬州軍營，交福濟調遣，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知之。欽此。」仰見聖謨廣運，欽感莫名。臣查鄂皖唇齒相依，自應先其所急，惟臣於前奉諭旨之時，即經委派臬司李孟羣於所帶勇丁精選一千五百人，前隊已經啓程，復查廬州軍營，必由六安州經過，賊蹤四竄，似應厚集兵力，以壯聲威。遵奉諭旨，再添派一千名，遴選參將趙鴻舉都司盧又熊知縣袁懷忠等分營管帶，均歸臬司李孟羣總統，通計兵勇二千五百名，軍裝長夫八百餘名，其行糧夫價，臣已飛飭糧臺設法籌給，於本月二十六日全隊起行，兼程前往，除飛咨安徽撫臣外，謹合詞由驛馳奏。

官軍進剿江皖并擊退小池口城賊連獲大勝疏（三月二十七日）

竊臣都興阿駐兵陸家嘴，偵知小池口下游段窰地方突來賊匪數千築壘。當派副都統多隆阿率馬步精銳往勦，又派營總薩林祿昌率馬隊，石清吉率步軍，伏於小池口東路，以防城賊接應。約舉號火爲攻擊之計，自率總管巴依爾呼蘭副將銜參將鮑超諸軍駐小池口之西，以牽賊勢。三月初九日寅刻，城賊分三路來撲，我營均經鮑超分勇擊退，賊又分爲二股，以一股迎拒我軍，以一股往授段窰。我兵正在奮擊，遙見東路號火，巴依爾呼蘭鮑超奮力鏖戰，參領都噶爾防禦雙福率八十騎由城城之下突馳而東，城上鎗礮如雨，僅傷駱馬一匹，遂與薩林祿昌、石清吉等前後夾擊，殺斃及淹斃之賊約數百名，奪獲旗械無算。其段窰一軍，多隆阿行抵石板橋，見賊壘已成，濠溝二道，密排柵棚，營總密雅明阿參領穆精阿由西路繞進，以遏賊援。多隆阿率參領西林佈步隊，姜玉順由大路直抵壘前，壘中鎗礮外轟，我兵攻逼多時，密雅明阿穆精阿擊斃援賊內之騎馬賊目，并悍賊多名，又追殺百餘名，仍馳回石板橋助戰。我軍見援賊已敗，勇氣倍增，拔柵踰壕，鎗箭悉無虛發，賊不能支，紛紛逃竄。我軍追至八里江，斃賊千數百名，淹斃無算，生擒十五名。據供：「殺斃內有著名逆犯僞三十八檢點李姓，僞左一檢點林姓，並賊目三十餘名。」奪獲驟馬、器械、旗幟、大小鎗礮及僞印、衣物數百件，賊壘悉平。收隊之時，小池城賊又出，復經薩林祿昌擊斃多名。此三月初九日馬步官軍由小池口分路下剿，踏毀段窰賊壘，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安徽宿松縣屬楓樹坳地方，距湖北黃梅僅數十里，探有賊壘三座，憑高據險，屢欲掩襲我營。三月十三日，臣都興阿督飭馬步由黃梅往勦，賊衆數千，依山列陣，我軍分三路進攻。多隆阿王國才由中路，巴依爾呼蘭、孔廣順、方映川由南路，祿昌、姜玉順由北路，鎗箭齊發，賊抵死抗拒，我軍乃分隊繞出賊壘之後，縱燒其巢，賊大潰。我軍前後夾攻，賊遂棄壘而逃，追殺二十餘里，斃賊千餘名，平賊壘三座，奪獲器械驟馬無算，生擒四十餘名。內有僞監軍余姓一名，據供：「僞丞相鍾逆僞檢點楊逆於三月初七日由安徽帶賊萬餘，至宿松上犯湖北」等語。多隆阿、孔廣順、王國才等乘勝於十五日馳至宿松縣之荊山鎮陶家嶺地方，見賊依山築壘七

座，掘壕三道，密排木柵竹簷，梅花坑，寬逾數丈，我軍馬步齊攻，賊堅閉不出，惟於壘中施放鎗礮，各步隊於煙霧之中，蹲伏漸進，以排鎗攻其前，相持二三日之久，多隆阿巴依爾呼蘭遙望後路有大壘一座，旗幟如林，知爲賊目所在，多隆阿定計繞道先破其壘，則賊目可擒，餘壘即不攻而自破。遂督率馬步數百人，從閒道葦山而行，繞出賊壘之後，而賊尙不及覺也。督飭開化勇姜玉順等拋擲火箭火蛋，人馬嘶騰，賊營火起，我軍乘勢先登，立破其壘，賊衆膽裂亂竄，前面賊壘六座，均驚惶失措，我軍前後乘勢掩殺，斃賊二千有奇，共毀賊營七座，追殺二十餘里，又斃二千餘名，生擒甚多，內有偽四十三檢點李兆禹一名，賊目十餘名，奪鎗礮、刀矛、騾馬無算，是多隆阿之智勇兼全，深明兵略，出奇制勝，實爲近年罕見之戰功。此三月十三、十五等日，官軍由黃梅進攻楓樺坳，踏毀賊壘三座，進攻獨山鎮，踏毀賊壘七座，均獲大勝之實在情形也。先是小池口有賊在嚴家壩搭橋，欲撲孔壠官營，臣都興阿一面飭知各營嚴堵，一面知會楊載福水師，並派鮑超出隊。十六日，各營行至小池口西路，城賊大出，月明之下，馬隊先以數騎往來隄上，而以全隊伏於隄下，迨賊逼近，伏隊齊出，馳騁衝擊，鮑超更率弁勇由江岸橫擊，馬蹶踐踏，刀矛撈刺有聲，賊尸枕藉，免脫之賊，僅由麥田蘆林密處潛匿，其撲孔壠賊匪，亦被密雅明阿、石清吉等擊斃三四百各，餘賊敗退入城，鮑超率勇緊追，城上鎗礮連發，鮑超身受鎗子一傷，猶立馬大呼指揮士卒拔樁越壕，士卒帶傷頗多，天明始行收隊。臣查九江小池口之賊，負隅不出，臣都興阿定計先勦江皖之賊，以斷其黨援，茲於旬日之內，四獲大勝，殺賊近萬，賊壘悉平，洵足以壯軍威而寒賊膽，釜魚檻獸，無難聚而殲旃，除咨行馬步水陸乘勢攻勦，並查明傷亡員弁兵勇另案請卹外，所有馬步出境勦賊，迭次大勝之出力員弁兵勇，可否彙案擇尤保舉，以示鼓勵之處，出自聖恩。

上諭：「官文胡林翼奏：『官軍踏平小池口附近沿山賊壘，連獲大勝』各一招，辦理甚屬得手，著官文等卽飭帶兵各員，乘茲銳氣，迅克小池口並九江府城，以遏賊衝。所有出力員弁兵勇，著官文胡林翼會同查明，並

歷次獲勝出力人等，彙案保奏，候朕施恩。欽此。」（四月初五日內閣奉）

再，臣於三月十三日，將九江兩岸馬步兵勇積欠情形，附片懇請於山西、陝西、四川三省，月撥銀各五萬兩，欽奉硃批：「另有旨欽此。」聖慈優渥，欽感難名。惟查九江兩岸，馬步水陸欠餉六個月，數逾百餘萬，迭據都興阿咨開：「派兵進剿皖省賊壘，大勝四次，奪賊十一座，馬步力戰，行糧不敷，未能久駐皖省地界。」楊載福函開：「水師欠餉已逾六月，刻下約會彭玉麟會攻湖口，便圍安慶，咨請酌給二三月口糧，以便越境討賊。」又密函：「軍氣不揚，頗難彈壓。」等語。臣極力設法，每次批解，總不過數日之糧，貽誤事機，倍深悚惕。竊念湖北欠餉，已成積重難返之勢，前欠未清，後欠又積。九江兩岸之兵，以都興阿馬隊、楊載福水師、李續賓步兵爲最強，卽異日肅清江南，亦必賴此三軍之力。臣因上年秋成大歉，民氣未復，荆襄土匪甫經就緒，以致籌餉稽遲，設使飢疲不振，貽誤大局，臣罪更大。反復思議，急應注意於勁旅，則其餘各營，必不致因飢潰敗。惟現在營中飢困情形，實有不可終日之勢。軍心之維繫，全視餉項之多寡爲轉移。盼餉之殷，殊常緊迫，可否仰懇皇上天恩，於秦、晉、蜀三省月餉之外，特敕山西巡撫於山西藩庫、河東鹽庫項下，速籌銀三十萬兩，專濟都興阿馬隊、楊載福水師、李續賓步軍。雖於舊欠不過清償十分之三，而目前可免飢潰，勁旅先爲保全，必於征勦大局有所裨益。一俟麥收登場，民氣稍復，臣於鹽法釐金加意整理，或可漸次彌補。謹會同督臣官文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

奏陳九江小池口兵將暫難抽撥疏（四月初五日）

竊臣等於咸豐七年三月二十日，欽奉上諭：「福濟文俊具奏：『兵力不敷，請添調北路勁兵。』一摺。湖北水陸兩軍之在九江者，數幾二萬，既據福濟咨商，官文等於李續賓所帶兵勇內，分調數千名，卽著官文、胡林翼斟酌速辦，如九江卽可克復，固應分兵協濟。若攻克需時，亦應移緩就急，酌量抽調。欽此。」又於三月二十六日

欽奉上諭：「楚北水陸各兵均已乘勝東下，王國才正在黃梅小池口一帶勦賊，自係帶兵得力之員，惟漢省現當勦辦回夷各匪，尙未得手，較楚省尤爲喫重，著官文、胡林翼即飭該署總兵前往漢省交恆春調遣，藉資熟手。欽此。」臣等查曾國藩先後來咨：「江西內地兵勇數盈五萬，而并無可籌之餉，是江西之軍情，其患不在兵少。」又查李續賓本管六千人，益以臣之仁字四營護軍四營，凱字一營，亦不過萬人。迭據李續賓來稟：「分圍九江已得三，而其東路鎮江樓白湖水一帶尙屬空虛，請益師四千人。」臣尙無以應也。是九江之軍情，其患正在兵少。臣嘗游於江南，自荆襄至於武漢，水程千里；自武漢至於九江，水程五百里；九江之於金陵，風利五日可至；與楚緊要關鍵，賊得之可以犯湖北，與江西官軍得之可以圖皖口與金陵，固東南形勢之要，所當視爲先務者矣。昔吳臣紀陟言：「長江五千七百里，疆界雖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有六尺之軀，其護風寒亦祇數處，所謂險要必爭之地，不過荆襄武漢九江湖口耳。」是今日討賊之略，必先注意江面，而後江西之門戶可保，江南之全局可圖。又據李續賓劉騰鴻來稟：「瑞州之賊勢已大，威克復瑞州，則兵力可分，若此時調兵分勦撫建，分兵少則力不敵賊，分兵多則九江已空，恐賊得乘虛以犯南昌，兼援瑞州，更於江西大局有損。」臣官文臣胡林翼往返札商，九江一軍實屬無可抽撥。至小池口石城，賊所恃爲犄角者也。正月以來，臣派鮑超以五千人扼小池口，歸都興阿調遣，迭次攻堅，士卒中傷六百餘人，鮑超亦身受四傷，其王國才一軍三千餘人，經臣都興阿派駐黃梅，進勦宿松，自桐城兵潰，廬州告警，皖省之賊勢復熾，臬司李孟羣帶勇二千五百人，由湖北羅田取道六安，甫於三月二十六日起程，昨準都興阿飛咨：「桐城之賊約三萬人，大舉上犯，下游兵力不敷，咨調派防襄陽之馬隊，并臣所部寶營義營，迅速馳赴宿松助勦。」是皖省之兵事方殷，急應力遏兇鋒，相機進勦。鄂省兵力全勢注於下游，非僅防其上犯，實欲因勢乘便進勦江皖也。惟據都興阿咨開：「鮑超帶傷甚重，應給假在營調養，暫委都司喻吉三代管營務。」提督孔廣順所部不滿千人，兼以傷病舉發，難以逐日出隊，王國才獨當

一路，所部三千餘人，急切無人統帶，皖省邊界軍務喫緊，未便遽易生手，惟有懇求皇上天恩，暫留王國才進剿皖省，實於北岸軍務有所裨益。所有遵旨復奏緣由，合詞恭摺五百里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殊批：「覽奏均悉，著照所請，欽此。」

奏陳楚省鹽法乞酌撥引張疏（四月初五日）

竊照湖廣兩省，自准鹽阻絕以來，鹽法遂無章程，惟藉鄰省商販，陸續運到，以濟民食；此實暫時權宜之計，非可恃爲久遠也。查潞粵各鹽，成本較昂，運販止及近邊，不能行遠，惟川鹽一水可通，成本較少，是以近年兩省食鹽，實以川鹽爲大宗。儼與淮運相埒。咸豐三年，前署督臣張亮基奏請借撥川鹽引張，派員督運，著有成效。因粵匪上竄，遂未續請。嗣後兩楚食鹽，皆係私商運販，經川省之夔關，楚省之宜昌沙市，抽提課稅後，即準作爲官鹽，任其所之，約計入楚之鹽，以旺月計算，每月約合川省水引九百餘張，一千萬觔上下；此項鹽觔，固未定有額數，亦未給有引票，惟視楚省鹽價之長落，以卜來鹽之旺衰。正月閒，宜昌有襄匪之警，商販一月不前，南省鹽價大昂，民間幾於淡食，鹽之來楚與否，其權皆操之商販，不統於官，鹽法爲國之大政，利權下移，無此政體，萬一姦商欲操奇贏，相率一月不至，民間即鮮食鹽，一旦相隨麇集，先到者倍蓰獲利，後到者又復壅滯堪虞，大非便民裕用之道。臣等自省坦克復後，即再四籌商，擬仍援張亮基借撥川引之案，而稍變通其法，改爲官運官銷，仍不奪商販之利，以每月銷鹽九百引計算，擬按月官運川鹽水引二百張，餘七百餘引，仍聽商販自運，由楚省派道府大員至川，會同川省委員，按月督運，仍照川省章程完納引課，到楚後另派公正委員，勒限督銷，其運鹽資本，即由川省協濟楚餉內按月發交駐川委員，承領運辦，通四月報銷一次，其所銷鹽價，並所獲贏餘，一並解赴大營，作爲軍餉，似此通融辦理，其利實有數端。楚省引地，袤延數千里之大，民運衰旺不常，官運源源不竭，價值不

慮頓長，缺乏隨處可通，此一利也。川鹽成本較輕，倘經理得人，則贏餘頗厚，以實軍儲，不無小補，此二利也。川省濟楚軍餉，竭力供支，尙虞不足，茲畫作鹽本，在川省所籌，仍不過照向月之數，而楚省所獲較豐，是不增餉而有增餉之益，此三利也。南省米多而缺鹽，北省鹽多而缺米，即令委員運鹽易米，以作軍食，此四利也。民運七而官運其二，既非占民之利，且商販得隨官運，可免痞徒訛搶之虞，此五利也。九江之於金陵，風利不過五日可至，是東征之師，不僅目前之挹注，必以鄂爲根本，即異日之餉糈，終賴鄂爲轉輸，鄂省一隅之地，民力凋殘，餉項日絀，凡有資軍餉之事，幾於搜索殆盡，此尤便民而不病商，實可萬全無弊。如蒙俞允，即求飭下四川督臣，每月借撥楚省富順廠鹽水引二百張，交楚省委員承辦，並就近將濟楚月餉，發交委員收領，以免往返解運之煩，其督運督銷章程，並委員銜名，敬俟奉到諭旨詳悉，咨送戶部查核，試行半年，當有贏餘，以資軍食，即可將蜀省月撥五萬兵餉，再行奏請停止，所有籲請借撥川引作爲官運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祇遵，謹奏。硃批：「戶部速議，具奏，欽此。」

克復安徽英山縣城並添兵助勦疏（四月二十四日）

竊查鄂省克復以後，擊獲奸細均稱：「該匪無日不思上犯，窺伺武漢。」三月二十六日，湖北集司升安徽藩司李孟羣率二千五百人援皖，啓行數日後，臣接應署廬州知州兼署羅田縣彭應鯉稟報：「四月初三日，探得悍賊七八千人，於初四日竄踞安徽英山縣城，又由六安、霍山、壽州等處，分股上竄。」當即飛調各團，分扼要隘，親督練勇，赴英山、羅田交界之樂利河駐紮，署廬水縣劉繁督勇駐廬水之鷄鳴河，查爾山、朱洋河一帶，適李孟羣援皖之師亦至，即飭都司盧又熊集於羅田境上。初五日，彭應鯉擊賊於梁家灘，勝之。初六日，英山之賊分股出楠梓堰、西陽河、兩河口、蒲蘆盆以撲我營，彭應鯉又勝之，斬二百餘名，生擒六十名，我軍傷二十六名，陣亡

一名盧又熊率其營截賊於途，斬大旗手一名，追殺至楠梓堰，生擒四名而返。賊即退回英山。初七日，賊添集六安霍山之衆，大股又至。盧又熊戰於樂利河，身受多傷，勇丁稍卻。李孟羣揮軍援之，仍將賊擊退。初八日，賊分五路撲斬水鷄鳴河一帶，把總徐北達會斬水紳勇擊退。初九日，羅田團勇擊擄糧之賊，獲米百餘石，而是日斬水團勇失利於雞鳴河。李孟羣又飭盧又熊帶傷往援，仍有擒斬，賊乃於一晝夜內合數路之賊，併力齊撲，意在乘虛而上。彭應鯉聞信準備，李孟羣即飭參將趙鴻舉游擊張得勝江蘇候補知府朱啓仁湖南候補同知楊恩懃分頭迎勦，而密令羅田縣在籍安徽候補同知廖新率團勇抄賊之後，賊固未之覺也。十一日，賊隊大至，我軍一由兩河口攻其南，一由四口塘攻其北，一由西路攻樂利河。彭應鯉由大畈河戴家畈等處進駐，扼賊下竄。自辰至申，鏖戰四時之久，斃賊二千餘名，並騎馬賊首四名，生擒三百餘名，奪獲無算。反走之賊，則爲我軍抄後之兵迎頭截殺。彭應鯉率其團勇乘勝克復英山縣城。其竄至雞鳴河之賊，經盧又熊會斬羅各勇截於河干，使不能越。遂向太湖一帶東竄。此四月初四至十一日，我軍疊次大勝，並越境克復英山縣城之實在情形也。現在各軍回勦蘄州之賊，英山久無官守，李孟羣即檄廖新暫理安徽英山縣事。臣查北岸之黃梅、廣濟、羅田、斬水，皆與皖省接界，據李孟羣稟稱：「自羅田橫至斬水，斬州之界，均有賊營十餘處，而斬州、斬水另有股匪萬餘，分道竄入下游，官軍均在賊後，請派兵援勦，遏其上竄。」臣查皖之霍、六、宿、太等處，無處非賊，豫省三河尖等處，賊餒尙熾。江甯將軍臣都興阿咨稱：「大股賊衆竄逼，必須添益兵力。」臣卽飛調興國防兵二千五百人，於四月十二日由斬州渡江，進紮張家塆。又調前赴襄陽之寶義兩營回省，而先派參將葉永泰率虎營六百人，自省馳赴北岸。會同堵勦，斷不敢稍分畛域，致有疏虞。且使援皖之師不虞後路之梗塞。至彭應鯉勇敢樸實，率領羅田團勇兩年以來，越境討賊，迭著戰功。此次帶勇克復英山縣城，尤堪嘉尙。李孟羣以援皖之師，途次接仗，亦協機宜，所有尤爲出力之候補知州署斬水知州兼署羅田縣知縣彭應鯉，可否以知府用，以示激勸，其餘出力堵勦官紳員

弁兵勇，應請查明彙獎，除飛飭藩司李孟羣，迅即取道六安，馳援廬州外，所有官兵團勇，疊獲大勝，並越境克復英山縣城，仍添兵助勦情形，謹會同督臣官文、江甯將軍臣都興阿，由驛六百里馳奏。

上諭：「胡林翼奏：『官軍勦賊，疊獲大勝，並越境克復安徽英山縣城。』一摺，勦辦尙爲得手，著即乘勝進攻，俾北岸一帶，迅就肅清，所有尤爲出力之湖北署蘄州兼署羅田知縣彭應鯉，著以知府用，以示鼓勵。其餘在事出力員弁，並著該督撫等查明保奏。欽此。」（五月初二內閣奉）

卷十七

皖賊上犯官軍援勦獲勝疏（七年五月初二日督發）

臣等迭準江寧將軍都興阿來咨，及安徽藩司李孟羣稟稱：「皖省賊匪，並力上犯，已分道竄入黃梅、廣濟、蘄州、蕪水、羅田、五川縣邊界，希圖梗截大營後路，並以阻遏援皖之師，路歧賊衆，防不勝防，亟應厚集兵力，以資堵勦。」等語；臣等再四籌商，實無可增之兵，而警報紛來，不能不移緩就急，當抽調記名臬司李續賓統帶之湘左營、湘右營前仁營一千五百人，渡江馳小池口，而以原駐小池口鮑超五營，分移孔壠、黃梅；其蘄州、羅田一帶，則調興國防兵福武寶三營渡江應援，恭鳳二營繼之；又由省調虎營六百人助勦，李孟羣援皖之師，則由羅田直抵英山，遏其上竄。四月十八日，同知銜候選知縣李景湖率福營、都司金殿安率前左寶營，守備余雲龍率武營，由青石嶺大路，署蘄州知州彭應鯉都司盧又熊等率羅田勇由王家壩小路，同攻張家塆，賊與青石嶺官軍相持，羅勇抄後夾擊，盧又熊督勇接應，大勝之，斃賊千餘名，內有僞指揮一名，奪獲刀矛、旗幟、資糧無算。十九日，賊大股來犯，福武寶三路分進，而賊又分七路來衝，李景湖率勇直前，斬悍賊數名，賊稍卻，而七路之賊，漫山遍野，竄武二營爲賊隔截，李景湖率守備銜藍翎千總張鵬高、楊高桂把總胡開禮六品翎頂朱大倫衝突鏖戰，衆

寨不敵，同時陣亡，營勇亦亡二百餘名；參將張寅恭揮兵迎擊，福武寶三營又同兵合攻，斃騎馬賊二名，殺數十名，賊始敗退，我軍追五六里而返。二十日，參將葉永泰率虎營至。二十一日，都司徐統恩自興國率鳳營亦至。是日卯刻，賊於河北分六股，河南分八股，約萬餘衆，官軍各堅壁以待，賊數次誘戰，相持不動，日午賊懈，始尾追之，頗有斬獲。二十二日，賊又分股萬餘，由芭茅街竄撲夫子嶺。二十三日，蘄州、青石嶺各營，因營官戰歿，軍中無錢購米，忍飢一晝夜，勇丁稍有潰失，其不潰者，退保蘄州。臣胡林翼飛調候補知府邢高魁，由興國渡江，一面籌運米石，飭令仍加整頓，力扼蘄州。又加派都司段清平、張志超率平超二營一千二百人，由省疾趨黃州，會司畧黃州府許廣藻、畧黃岡縣黎道鈞扼蘄水上竄之路。臣官文先期調襄陽馬隊百人同援，因記名副都統舒保有功於襄陽，士民遮道挽留，遲至四月十五日始率其所部百人起程，副都統銜巴揚阿遣散川勇肅抵宜昌，檄令迅速回援。此四月十八至二十三等日，皖賊上犯蘄羅，互有勝敗，並抽調救援之情形也。都興阿駐下游陸家嘴，偵知賊竄黃梅，縣屬之亭前驛、渡河橋一帶，隨派多隆阿率馬隊往勦。二十日，賊分三路各萬餘，撲縣城，多隆阿同王國才及各營總分路擊之，馬隊逾溝越嶺，追賊過河，毀賊壘二座，忽賊由山坳抄我步軍之後，我軍回騎渡河，策應斃賊四百餘名，內有黃馬褂賊目二名，生擒十四名，奪獲旗械百餘件，渡河橋礮位，俱被官兵掀墮水中，各處賊壘共六十餘座，我軍馬步分防相距一百餘里，策應不便。二十二日，派鮑超以霆字二營移孔壠，李續賓以九江三營移陸家嘴，而小池口之賊，乘間突出，經營總巴克坦布參領奇克興、阿防禦蘇清阿等督隊馳勦，都興阿由孔壠督隊接應，擒斬頗多。先是，賊伏二三千於蘆葦中，而以悍賊數百誘戰，官軍由江岸遙見蘆葦隱動，遂以鎗箭環施，馬隊亦由江岸橫抄合擊，立斃伏賊百餘名，生擒九名，餘皆帶傷而逃。是夜，我軍分百人潛過渡河橋，攜帶火礮火箭，伏於麥田深處。二十四日，都興阿督領馬步攻渡河橋，多隆阿帶馬隊及霆字前後營，並姜玉順、黔營密雅明、阿帶馬隊及霆字中左右營，倭克錦、依林、同王國才步隊分路齊進，賊麇聚數萬，隔河對放鎗礮，

我軍數路齊進，同時渡河，立破賊營數座，賊即反奔，麥田之伏兵見大隊得手，即向各營壘拋擲火彈，賊益驚潰，乘勢併力連破賊壘二十一座，斃賊二千數百名，賊壘棚帳盡行焚燬，煙焰騰空，奪獲騾馬四十餘匹，旗幟器械無算，尚有賊壘三四十處，依山傍水，未即全燬。此次悍賊僞豫天侯陳玉成由桐城率三萬餘衆，又裹脅皖省飢民數萬，併力上竄，得此一戰，賊氣已挫，人心稍定，此四月二十及二十二、二十四等日，下游馬步各軍移動獲勝之情形也。臣等查武漢克復之後，該逆無日不思上竄，且自江甯、桐城、安慶至於九江千里而遙，沿江並無官軍阻截，飢民游勇混入賊中，非合全軍之力不能截遏賊鋒。查九江及興國各營均已抽撥移駐，而義平超四營又分赴黃州，蕪水省城守兵不滿千名，添兵則餉無可籌，餉竭則兵心益渙，李孟羣原帶二千五百人，昨據稟稱：「添募千人，乃能由羅田一路馳援廬州，惟偵知六安、霍邱有賊萬餘，已至流波，又舒桐、霍邱之賊陸續至者，亦復不少，必須添兵益餉。」等語。臣等接信，實深焦灼。現在楊載福水師聯布江面，尙爲安靜，馬隊千餘人迭次力戰，往來策應，頗覺疲勞，已飛催舒保、巴揚、阿訥、依琿、阿各率馬隊兼程馳赴策應，除飭各路水陸馬步乘勝力攻，並查明陣亡弁勇另行獎卹外，所有同知銜候選知縣李景湖守備銜藍翎千總張鵬、高楊高桂把總胡開禮、六品翎頂朱大倫從戎三年，忠勇素著，此次皆隨血戰，同時捐軀，實堪憫惻，可否仰懇天恩，準將李景湖、照知府例，張鵬、高楊高桂、照都司例，胡開禮、朱大倫、照千總例，均予從優議卹，以慰忠魂。謹將抽調省兵及興國防兵赴援蕪州、蕪水及馬步官軍移調勦賊獲勝情形，謹合詞由驛六百里馳奏。

上諭：「官文等奏：『赴援移動連獲大勝。』一摺，此次賊由桐城上竄，經該督等調援策應，疊獲勝仗，大挫賊鋒，著即激勵將弁，乘勝進攻，將續至援賊盡數殲除，毋令上竄。所有陣亡之同知銜候選知縣李景湖、著照知府例從優議卹；守備銜藍翎張鵬、高楊高桂均著照都司例從優議卹；把總胡開禮、六品翎頂朱大倫均著照千總例從優議卹。欽此。」（五月初九日內閣奉）

再，臣等於四月初四日，四月二十二日，先後準兵部火票遞到恭奉上諭：「飭臣官文臣胡林翼於襄陽等處征兵，內湊撥一千名，派赴河南助勦。」等因。欽此。遵查河南搶匪屢被擊敗，復勾結粵逆竄擾，竊上楚北層齒相依，亟應分兵助勦。惟鄂自武漢克復，當因餉項不支，兵勇陸續裁撤，以節糜費。現在皖賊由宿大英霍等處大股數萬，人上犯，連日調撥馬步各軍馳往防勦，尙嫌單薄。卽省城守兵不過千人，襄陽甫就肅清，仍恐漏網餘孽狡焉思逞。馬隊全行調赴黃州，蘄水一帶防堵，僅留候補道唐訓方一軍千餘人。現因鄭陽尙有餘匪，又分去四百人，前往搜捕。臣等再四籌商，刻下情形尙難抽撥，相應籲懇天恩，俯念楚皖邊界軍務喫緊，未便再分兵力。一俟蘄水、蘄州、羅田、黃梅等處賊匪擊退，再行籌商抽撥，斷不敢稍分畛域，以仰副皇上埽廓疆圉至意。所有遵旨覆奏緣由，謹合詞附片具奏。

再，武漢爲東南樞紐，入省咽喉，而江西、安徽、河南尤爲切近，自古用武之地，賊所力爭。楚自軍興以來，武昌三陷，漢陽四陷，其大較也。此次大股皖賊分道內犯，用意至狡，籌餉則苦於兵多，調兵則又苦於兵少。下游餉項積欠五月有餘，計數百餘萬兩，偶有接濟，僅數數日之糧，岌岌不支，勢難終日安慶、桐城、六安之賊彌山遍野，而北岸之前敵可慮。瑞州、臨江、吉安之賊負隅死守，而武昌之後路仍虛，兼以羅田、蘄水、蘄州、黃梅、廣濟、麻城、路路可通，防不勝防。兩岸大軍均駐皖皖之境，注意東征，並非爲湖北設立防兵。賊之間道內犯，實欲搖動東征之師，使我軍餉道梗塞，同顧武漢，乃得逞其奸謀也。萬一餉竭兵譁，江皖豫三省之賊乘虛而入，大局不堪設想。就現在情形而論，厚集兵力，或可力遏兇鋒。所患欠餉日久，軍心渙散，水師馬隊當思竭力保全，防兵守兵更宜及時招募。蓋鄂居天下之中，兵弱則四面受敵，兵強則四路均可策應。熟慮審思，鄂之安危關係東南數省，無如兵燹之餘，加以饑饉，民氣凋殘，未敢操之過切，兼以賊蹤緊逼，商民裹足，鹽釐各項催收不易，合無仰懇皇上天恩，俯念鄂中兵餉實在不敷，皖賊現又大至，都興阿馬隊、楊載福水師、李續賓步軍實東南不可少之勁旅，請飭下四

川、山、西、陝、西督撫臣於每省按月籌撥銀五萬兩，務須如數如期委員解楚，以濟飢軍，以全大局，實深迫切感盼之至！

武當山竄賊殲除襄鄭肅清疏（五月二十一日）

竊查襄匪蔓延，節經舒保、唐訓方率馬步分路痛勦，兜逼於武安堰，該匪窮威投誠，經巴陽阿招撫，其另股復經舒保、唐訓方等殲於張家集、白家集，並擒逆首高二先等，襄陽大致肅清，均先後具奏在案。旋因皖賊六七萬人，分犯楚邊，襄陽馬步陸續調赴北岸，而鄭陽餘匪尙遲勦辦。經鄭房竹山、竹谿沿途各縣會合營汛，并已革署房縣事候補同知金玉堂、竹山縣知縣湯一德、署保康縣事揀發知縣方兆科、署興山縣知縣孫寶田，暨已革參將佛爾國春等，督帶團勇，隨同各縣文武，往返追勦，屢獲勝仗，多有斬擒。無如山徑紛歧，此拏彼竄，臣恐稍遲時日，勢復燎原，卽飭唐訓方率師星夜直趨房竹一帶，合兵圍勦。該匪晝伏夜行，於四月十五日麇聚於均州之武當山頂，是山縣互數十里，懸崖峭壁，蹊徑陡絕，該匪將山路砌斷，爲恃險負嵎之計。州牧吳嗣仲派勇扼斷山前之路，其山後西南爲中觀，西北爲黃土壩，正西爲豆腐溝，唐訓方捲甲疾趨，於四月二十九日抵豆腐溝，絕其後路。先是賊竄竹山，總屬之碑余河等處，陝西撫臣曾望顏咨調署延綏鎮總兵龍澤厚自鄧州起程來勦。至是會合楚軍，紮營中觀，唐訓方訓以訓營之勇，賊所素畏，乃於豆腐溝多樹訓營旗幟，虛張聲勢，自率勁勇督訓導吳佑棠之勇，駐黃土壩，守備唐蒸雲率右哨合鄉團生員魏寶鑑之勇，駐下觀，陝兵分兩路繼之。約山前團勇聞礮聲，悉力進攻，留中觀爲賊敗走之路，而龍澤厚隱伏所部，掩息旗鼓以俟之。五月初三日五更，銜枚齊進，破賊二卡，而天猶未曉也。我軍攻第三卡，山頂之賊乃大譁，鼓角齊鳴，如欲出戰，迨第三卡破，而賊乘屋擲瓦石，自壁間放鎗礮，以死抵拒。我軍轟斃十餘賊，懸崖壁立，仰攻不能得手，其拒我前哨者，一踞釣鐘臺，一踞燕子峰，箭石如

雨，我勇礮斃匪首沈審匠，并礮斷陳老五左臂，而賊仍死守，自寅至巳，攻撲三時之久，仍不能入，而龍澤厚所部兩路之兵，及山前團勇大至矣。其一由下觀進，一則繞出山前，由南巖踰分金嶺，直撲山巔，鎗礮環施，賊應聲倒者數十名，乃壘伏牆內及石壁間，火器難施，又踰二時，終不能入，諸軍就山半食乾糧，藉息兵力，徹夜圍之，賊窮欲西竄，見豆腐溝燈煌煌如火城，復退走，四更時，賊由中觀逸出，甫及山腰，龍澤厚伏兵大起，斃賊無數，擒感四十八名，鄉團復擒四十九名，後出之賊，驚而復返，時尙黎明也。初四日辰刻，諸勇跟蹤直上，徧索新樓、高樓、天合樓等處，無一賊蹤，知賊踞山巔金頂城，諸軍欲力攻，唐訓方獨以謂金城高而無水，賊糧悉屯於外，困之，賊必自斃，遂率諸軍分駐於山門之外，取賊糧以俱食，密令投誠之張興邦往招之，初五日，賊首黃大成、趙才自縛來降，唐訓方諭羣賊繳器械，並開具賊匪名單，交龍澤厚點名，計二百十八人，蓋大股則先日逸出，盡爲龍澤厚伏軍所殲也。又訊釋被擄百姓五十八名，仍將首逆黃大成、即黃老二、趙才、江服子、張起才、賈毓松、牛奎、易三元及其餘黨二百餘人，悉斬之，襄鄭股匪，至是遂無餘孽矣。臣查此股匪徒，迭經痛剿，乃以漏網餘生，復圖嘯聚，經官兵追逼，竄踞武當山頂，恃險抗拒，數日之內，聚而殲旂，實足以彰天討，而快人心。唐訓方調度有方，機宜悉中，龍澤厚不分畛域，協力會剿，均堪嘉尚。現在宿松、黃梅、蘄州一帶，賊匪聯營，各二三十里，馬步防剿，援應日夜疲勞，亟須添集兵力，當飭唐訓方留四百人，交同知唐協和管帶，添募五百人，交吳佑棠管帶，仍駐襄樊，以資彈壓，卽令唐訓方馳赴蘄黃防剿，兼可遙制興治戒備邊防。現接安徽藩司李孟羣署羅田縣知縣彭應鯉來稟：「六霍之賊，經我軍兩次擊截，退回太湖。」辦理尙爲得手，舒保巴揚阿等馬隊，均到蘄州，除飭各軍趕緊進剿，仍嚴催李孟羣乘勝馳援廬州，並另查傷亡弁兵，分別請卹外，所有龍澤厚一軍出力員弁，應請飭下陝西撫臣查明獎勵，其餘在事出力員弁，可否由臣擇尤保獎，仰候天恩。

再，此股土匪，先經官兵擊敗，旋撲房縣，再竄竹山，又分股竄至保康，迨保康收復，又合房竹之匪，撲陷興山；

各該縣文武均以山路崎嶇，攻擊驟難得手，兼因出城堵禦，猝不及防，以致城池失守。雖旋即克復，究屬疏於防範。臣經等查明請旨革職，責令防剿，以觀後效。在案。該參員等於被革之後，隨同地方官踰山越嶺，往返追剿，備極辛勤。此次聞唐訓方帶兵合剿，該革員等先期互相邀約，並各捐資添募鄉勇，於山徑紛歧之處，嚴密防守，更雇鄉夫搬運木石，填塞要口。唐訓方兵到，該匪無路可竄，乃兜逼於均州武當山頂，得以掃除淨盡。迅速蕝事，是其勤勞愧奮，尙足以贖前愆，可否將已革署房縣事候補同知金玉堂、房縣左營游擊文英、城守千總鄧德仁、署竹山縣知縣湯一德、署竹山協副將揀發參將佛爾國春、署保康縣事揀發知縣方兆科、署保康汛守備千總熊運泰、署興山縣知縣孫寶田、宜昌左營游擊劉廷麟、開復原官之處，出自皇上逾格恩施，謹合詞附片具奏。

硃批：「金玉堂、湯一德、方兆科、孫寶田均著開復原官，文英等著官文再行察核具奏。胡林翼現雖在軍營，惟伊本營之將弁，可由伊具奏，仍應會同總督，况官文有欽差大臣關防，軍務營伍均該督專責，若委之巡撫，殊非朕倚任該督之意也。該部知道。欽此。」（閏五月初五日奉）

卷十八

遵旨會議懲辦逃兵疏（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咸豐六年五月二十七日，七年三月十三日，先後準刑部咨奉上諭：「御史宗稷辰奏：『請嚴查潰兵』一摺，著各將軍督撫將此項逃歸兵丁應如何懲辦之處，嚴定章程，妥議具奏。」等因。欽此。查自粵匪肆逆以來，征調頻年，協勤備防，全資兵力，乃各省營務廢弛，不明紀律，或聞警先逃，或臨陣潰散，誅不勝誅，一經回營，覘然入伍，恬不爲怪。查定例「征兵私自潛逃，擊獲者，斬立決，在軍務未竣以前，投首者，發烏魯木齊等處，給種地兵丁爲奴，軍務告成之後，投首者，擬斬立決，奏請定奪。立法本已至嚴，罪名無可加重，惟受傷患病，迷失路徑，落後有

因查非有心脫逃，在軍務未竣以前投首者，免罪。擊獲者，杖一百，徒三年。軍務告成之後投首者，亦杖一百，徒三年。擊獲者，發烏魯木齊給兵丁爲奴。」等語，詳繹例意，逃兵投首，分別軍務已未告竣，爲其有無規避也。則在軍務未竣以前同營者，卽與自首無異。惟患病受傷，原可請假調治，若竟擅離軍營，卽屬咎有應得，應請嗣後患病受傷，並無軍營咨照，擅自回營，及投首雖在軍務未竣以前，均革除糧，若擊獲，並軍務告成後投首及擊獲者，均照各本例辦理，迷失及落後兩項，軍行迅速，原不準其逗遛，其稱迷失落後，相距大營必不甚遠，卽應尋覓路徑，趕赴軍前，復何待於投首，應請不分軍務已未告竣，但同營者，均照軍務告成後投首例杖一百，徒三年。擊獲者，發烏魯木齊給兵丁爲奴，若無故逃回，卽照例擬斬，奏請定奪。如此明定章程，庶各營知所警惕，而臣竊謂兵勇之強弱，惟視將領爲轉移，主將得人，三軍用命，譬如天君泰定，則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百體因而從令，誠如論旨將弁私逃，尤屬可惡，卽應嚴擊正法。臣督師以來，無日不以選將爲急，應請飭下各直省將軍督撫，留意水陸將才，爲國備千城之選，卽爲兵專統馭之權，至地方官失察，逃兵隱匿在境，及經別處盤獲，吏議森嚴，應由各督撫申明處分，嚴飭所屬一體嚴擊懲辦，庶足以申軍律而肅戎行，是否有當，謹合詞恭摺，奏乞皇上聖鑒訓示。誅批：「刑部議奏。欽此。」

各路官軍剿辦皖賊獲勝疏（五月二十四日）

竊查皖賊分竄黃梅，四月二十四日，江甯將軍都興阿督率馬步勦賊於渡河橋，殺賊二千餘人，平賊壘二十一座，賊氣大挫。自是賊營移平就險，移小併大，意在堅守伺我之隙。我軍連日進攻，賊於壘中施放鎗礮。五月初五日以後，連日陰雨，賊於大河鋪迤北，依山增壘三座。十二日，賊全數擁出，攻撲孔廣順、王國才、方映川及馬隊各營，并攻黃梅縣城。都興阿在陸家嘴聞信，卽派多隆阿調齊馬隊，取道白湖渡調建營，黔營步隊，取道濯港。

赴援，營總密雅明阿帶江岸馬隊爲接應；時賊數萬，正在攻撲孔廣順，王國才各營，我軍堅壁不動，賊近以礮轟之多隆阿，令馬步分兩路進攻，賊恃水田泥深，馬難馳驟，先於要路排鎗抗拒，鏖戰多時，賊始卻退。我軍日暮收隊，賊又四面撲出，多隆阿揮軍回戰，參領西林布都嘎爾等由迤西山坡衝入，賊衆披靡，我軍追二三里而返，比收隊已三更矣。計殲賊二百餘名，兵勇亦閒有傷亡，此五月十二日賊撲黃梅各營，都興阿派隊援勦獲勝之情形也。其六安霍山之賊，自前月我軍克復英山之後，日思上竄，安徽藩司李孟羣以援皖之師駐紮羅田境上，蘄州張家塆之賊，則知府邢高魁統興國防兵，并由省調往之義寶虎三營合九江調援之仁營駐於劉家河，以起平二營會署蘄州知州彭應鯉并羅田團勇駐分路街。五月初四日，李孟羣派知府朱啓仁等會彭應鯉擊張家塆之賊於分路街，勝之。初五日，賊撲獅子口，彭應鯉、朱啓仁由分路街、寒坡石、袁景衝三路而進，並會馬隊由劉公河夾擊，又勝之。賊退踞望天、販青石嶺等處。初六日，金家鋪賊衆大至，李孟羣派游擊張得勝由夫子嶺會團紳江樹等擊之，頗有斬擒。初七日，賊大出擄掠，張得勝合團勇會擊於黃牛衝，擒斬百餘名，奪獲鎗礮刀矛多件，追至河邊而返。初八日，兵勇渡河，五路分勦，賊敗退，沿途爲英羅團勇所截，張得勝奮追，斃賊無算，是晚駐軍於英山界。初九日，張得勝等由樂利河進，吳銘謙等由四口塘進，巡檢顏培成、團紳江樹等率羅勇由金家鋪直下，廖新等率英勇由大販河兜上，賊列隊山頭，相持四時之久，守備陳炳南策馬斬大旗賊一名，衆軍齊進，賊大潰，東竄太湖，斃賊千餘名，鎗斃賊首高立先，並黃衣賊目一名，擒五十八名，釋脅從並幼孩六十二名，我軍亦陣亡十二名，受傷三十一名。初十日，張家塆之賊犯分路街，參將趙鴻舉策馬渡橋，都司盧又熊暨超平二營分左右齊進，彭應鯉率蘄羅之勇四路衝擊，追至胡家涼亭，斃賊無算，奪獲賊米二百餘石，賊仍回望天。初十四日，探知黃梅大股之賊欲撲獅子口，彭應鯉預爲準備，十五日賊至，我軍分兩路迎擊，斃賊二百餘名，殺僞三十七檢點一名，僞指揮一名，賊潰追斬八百餘級。超平二營乘勝攻入，盧又熊繼進，破賊三卡，賊忽分股來抄，都司段清平

步行，揮刀直前，血戰被害；適馬隊衝至，賊仍回望天阪，堅守不出。此五月初四日至十五日，蘄州、羅田諸軍會合，團勇剿賊，獲勝之情形也。臣查楚皖兩省之交，東則太湖、宿松，東北則英山、霍山，六安山路紛歧，防不勝防，賊之分路四至，實欲牽制我軍，使我不能兼顧。彼乃乘隙而入，直窺武漢。臣於北岸厚集兵力，而尤慮毗連江西之崇陽、通城、興國、大冶，乘我空虛，狼奔突至。現在副都統巴陽阿、舒保馬隊先後齊抵蘄州，臣更調候補道唐訓方一軍合力攻剿，並可遙扼興冶，似於防備更爲周密。黃梅、大河、舖、雙城驛一帶，賊營蜿蜒二三十里，張家坊之敗，又退踞雙城驛，另抽大股橫竄黃梅、廣濟，賊情甚爲狡譎。已飛飭各軍分路進剿，務期肅清邊界，使李孟羣援皖之師，無虞梗阻，而李續賓之軍，亦得專意下游，力圖潯、郡，除查明傷亡弁勇另案請卹外，所有都司段清平血戰捐軀，實堪憫惻，可否仰懇天恩，照游擊例從優議卹，以慰忠魂。謹將黃梅、蘄羅諸軍連日剿賊擒勝情形，會同督臣官文、由驛六百里馳奏。

再，四月十九日，蘄州、青石嶺、魏家河之戰，因賊衆兵寡，以致官兵勇丁陣亡二百餘名，所有同知銜候選知縣李景湖等五員，業經隨摺請卹。其續經查出之千總何得升、彭得勝，把總聶宜春、羅登吉，外委譚義時、袁集新、王得益、宋魁元、朱文清、劉玉勝、李金貴、徐中元、徐守松、武生、李基玉，均係是日同時力戰捐軀，情堪憫惻。除陣亡勇丁另行查明彙辦外，相應奏懇天恩，準將何得升、彭得勝照守備例，聶宜春、羅登吉照千總例，譚義時、袁集新、王得益、宋魁元、朱文清、劉玉勝、李金貴、徐中元、徐守松照把總例，李基玉照外委例，均予從優議卹，以慰忠魂。理合附片陳奏。

硃批：「何得升等均照所請議卹。欽此。」

再，臣於咸豐七年五月十九日，承準軍機大臣字寄，咸豐七年五月十三日，奉上諭：「安徽藩司李孟羣由湖北帶兵赴援廬州，途次克復英山，著官文、胡林翼先速籌銀二萬兩，解赴該藩司軍營，以資接濟。」等因。欽此。

查李孟羣本年四月，奏派赴援廬州，起程之時，籌辦軍裝，並先籌一月口糧，不下二萬兩，迨克復英山，又於五月內先後籌解銀八千五百兩，米一千石，該司因中途阻梗，駐兵羅田，所需餉項，遵卽設法籌運，上紓宸廬。又臣於咸豐六年四月，派兵往援江西，起程之時，除清償積欠外，並籌行糧交同知曾國華倍道馳援，迨經克復城池，進圍瑞州之後，又先後解濟軍餉銀三萬七千兩，錢五千串，經臣於六年十月初八日附奏在案。嗣因瑞州攻剿，正在喫緊，餉乏兵飢，臣又於無可籌撥之中，於六年十二月，籌銀一萬兩，七年三月，籌銀七千兩，五月，籌銀五千兩，均委員解交瑞州軍營，道員吳坤修同知劉騰鴻彈收支發。又道員彭玉麟，江西內湖水師餉匱，臣於七年三月，籌銀三千兩，黃金一百兩，照例抵銀一千六百兩，又五月兩次籌銀六千兩，均由駐紮九江記名臬司李續賓派兵解交道員彭玉麟彈收支發，統計六七兩年，除償會國華援兵積欠四萬不計外，先後共解江西銀六萬九千六百兩，錢五千串，雖車薪杯水，在援軍仍屬飢疲，而羅掘分支，在臣方更形竭蹶，重以大局所關，不敢稍分畛域，致誤事機，除撥解銀兩，另飭該營分別造報外，所有遵旨籌撥安徽藩司軍餉，並籌解江西援兵內湖水師兵餉緣由，謹附片具奏。

奏陳九江長圍困賊迭次大勝及水師深入失利旋復獲勝疏（五月三十日）

竊查布政司銜記名按察司李續賓，會同水師自上年十二月逼攻九江情形，本年正月二十八日，會奏在案。李續賓開浚長壕，自九江官牌夾迤南而東至白水湖尾，計長三十餘里，踰山脊四重，留東門大路，爲誘戰追襲地，壕深二丈，寬三丈五尺，募夫不足，助以本營長夫，復慮及上游陸家嘴轉運，賊可越琵琶亭而截我糧餉，其東達梅家洲、湖口縣、姑塘等處，亂山層疊，路曲峰迴，尤防伏賊，乃於要隘安置大礮，並多設偵探，晝夜梭巡。二月初九日，掘壕及東面城賊忽出四千餘人，跳躍喊吶，西面之新壩，亦出賊二千餘，李續賓急撤濠夫，禁諸營勿出。

隊自率馬步繞出八里坡後崗，又設伏於馬宿橫，約以聞坡後砲聲，悉力奮擊，計踰兩時，賊漸逼近，各軍聞砲聲，齊出，斬三百餘級，又追殺七百餘名，其西面之賊，亦經陸師何紹彩等會合水師，轟斃五百餘名。初十日，賊復出三四千於八里坡，西壩亦出賊二三千，另伏賊於坡後茶庵，李續賓令南路西路諸營出戰，令東路勿遽出，自率馬步繞譚家販、楊樹嘴等處，先敗其伏，仍飭躡伏，以待南路之賊，初不知其伏之已敗也。且戰且走，甫至坡後，伏勇突起，東路營亦同時撲出，賊大敗，狂竄回城，西路之賊亦潰敗，由龍開河入壘，四路共斃賊千餘名，奪獲擡鳥鎗九十餘桿，騾馬八匹，旗械無算，我軍陣亡藍翎千總毛丁山，藍翎把總盧久盛，外委陳德林三員，李續賓見賊連出，恐其截我餉運，乃移湘前營護軍右營駐於官牌夾，又因湖水泛漲，雇小划數十隻，統以舢板，水陸護送。十五日，探知安慶來援賊七八千人，十六日，城賊大出，約二萬人，自城之東南以至新壩，蜿蜒數里，旗幟如林，我軍亦依次列陣，首尾迎擊，馬隊從中衝出，殪其前鋒，二十餘名，賊不少卻，水師從甘棠湖直繞城下，轟東路之賊，官牌夾諸營於湖坪夾擊之，西路之賊遂敗，復沿湖助擊東南營，乘勢衝突，賊首尾不能相顧，自相踐踏，我軍縱橫衝擊，田隴湖岸，賊屍堆積，餘衆狂竄，諸營尾追，及城下，礮子如雨，其由城南縫入者，我兵以連環鎗擊之，水師復以大礮攔擊，無得脫者，共斃賊二千餘名，傷者無數，奪獲騾馬二十一匹，黃紅雜色旗一百五十餘面，我軍陣亡藍翎守備陳德華、藍翎把總陳文勝、外委陳光玉、蕭有貴四員，自是三月之久，賊閉伏不出，而南岸長濠且告竣矣。四月初，皖賊數萬人，號稱十萬，分犯蘄州、羅田、黃梅邊界，江甯將軍都興阿移師分剿，李續賓亦即分兵渡江，駐陸家嘴，又分軍上援蘄州，於是城賊乃逐日出擾，憑濠施放鎗礮，我軍禦之，互有傷亡，李續賓因勻各營憑濠分守，而自移湘右營駐賽旗嶺，并增募元營貞營一千人駐嶺之左右，聯絡諸營，以扼其要，其渡江援守之仁營，亦增募四百人，以厚其力。五月初十日，賊大出，以悍者踰濠來撲我營，李續賓令諸軍勿遽出戰，俟賊過濠及半，以新習之馬隊衝之，賊大敗，奪路反奔，擒斬甚衆，是日首逆林啓榮親出督陣，我軍鎗其偽檢點指揮各一名，蓋

賊以分軍渡江，竟敢乘虛來犯也。提督銜鄖陽總兵楊載福，以皖賊分竄楚邊，黃州各屬，皆濱江州縣，因抽分水師礮船，由九江上至蘄州，擇要停泊，并飭副將李成謀都司銜守備易景照移紮官牌夾港內，與副將朱品隆陸營相依。五月初二日，楊載福有自蘄州與候補知府邢高魁計議防剿事宜，是日辰刻，官牌夾水師見賊船數十號上駛，李成謀等即時出隊，賊分兩路敗竄，李成謀從新河追之，易景照從老河追之，會於湖口，而湖口賊船二百餘號，由梅家洲兩岸抄出，又另股從扁擔澗包我軍船之後，其時西南風大起，李成謀以長龍船禦扁擔澗之賊，而自率舢板乘風縱擊，賊敗入湖口，而不知深入賊巢，距本營已百餘里矣。及回至扁擔澗，而湖口賊船復出尾追，扁擔澗賊船沿南岸繞出我前，李成謀溯流上至小池口，而城賊鎗礮齊發，我軍逆風逆水，舟行不速，被賊燬沈，正右營長龍五號，舢板五號，副後營舢板八號，迨上游來援，已無及矣。初三日，楊載福在武穴聞信，星夜回營，切責李成謀輕敵深入，查悉陣亡都司銜守備易景照，藍翎守備張宏升，周德昌守備銜千總，曾其祥，藍翎千總，何良玉，周友交，藍翎把總易景安，陳棟樑，鍾梨先，藍翎外委甘呈祥，陶鴻盛，擬保藍翎外委周云友，翁南書，葛有發，余有才，楊復興，甘德貴，殷德才，鄧南山，伍德友，哨官文童，張名，劉共二十一員，又陣亡水勇一百四十八名。初四日，楊載福親督水師巡江，賊以倖勝，揚帆直拒，李成謀衝入，奪回舢板四隻，擊沈賊船無數，遂收隊以歸。此五月初二日，水師深入失利，初四日復又獲勝之實在情形也。臣查九江城賊，蟄伏不出，我軍肉薄攻堅，終難得手，必須長圍坐困，乃可永斷接濟，惟李續賓原統不過萬人，向闕其東北一路，未能合圍，近以北岸邊界，警報日至，又分去四千人，渡江協剿，必俟北岸肅清，乃可厚集兵力，專意潯陽。又據楊載福咨稱：「李成謀出隊輕率，並乞請奏參。」前來。臣查水師近年以來，船礮從無損失，李成謀平素忠勇，戰功尤著，此次孤軍深入，致有挫失，尚於全軍無損，楊載福先期上巡蘄州，會商防剿，相離太遠，該總兵楊載福副將李成謀可否邀免處分，出自皇上天恩，除查明傷亡勇丁彙案咨卹外，所有陸師陣亡藍翎守備陳得華，藍翎千總毛丁山，藍翎把總盧久威，陳文

勝外委陳得林、陳光玉、蕭有貴水師陣亡。都司銜守備易景照守備銜千總曾其祥、藍翎千總周友、藍翎把總易景安、陳棟樑、鍾梨先、藍翎千總甘呈祥、陶鴻盛均係奮勇損軀，深堪憫惻。應請各照原銜從優議卹。又水師陣亡擬保外委周云友、翁南書、葛有發、余有才、楊復興、甘德貴、殷德才、鄧南山、伍德友，可否照外委議卹，哨官文童張名壽，可否照從九議卹，以慰忠魂。

謹按：疏內邀免處分及請卹各員，於閏五月初七日接奉旨準。

再，北岸之賊目爲陳玉成、李壽成，勾結皖省捻匪飢民，號稱十萬，自四月以來，由宿松、太湖、英山、霍山分犯蘄州、黃梅、廣濟、羅田邊界，實亦不下六七萬人，其黃梅一路，經將軍都興阿、阿翼長多隆、阿督、飭鮑超等五營疊次剿辦。五月十八、二十、二十二等日，救援孔廣順、王國才各營，并連破賊壘七處，殺賊三千餘人，而踞險結寨之賊營尙多，仰攻不易，我軍精銳，微有傷亡，都興阿以一軍當小池口、灌港、大河鋪三路之衝，日夜援應，亦極疲勞。其廣濟一路，副都統銜巴揚阿率四營往禦，賊已退併蘄州之望天，駁合爲一股。其蘄州之張家塆、青石嶺、望天、天駝等處之賊，經知府邢高魁參將何紹彩等於二十一日剿辦獲勝。二十六日，舒保率馬隊百騎，馳往督隊。二十七日又大勝之。其羅田一路，前已擊退，我軍已進紮英山、霍山，所有各路詳悉情形，容臣等另案彙奏。頃據下游探報：「翼賊石達開領股匪數萬人，於五月二十五日從安慶、彭澤分道上犯，揚言：『分擾湖北，并擾江西。』」我軍備多而力分，自應併力迅剿，力遏兇鋒。再臣於本省鹽課、牙帖、釐金極力籌畫，除支應德化、黃梅各營軍餉，并分濟瑞州、劉騰鴻、吳城、內湖、彭玉麟、英山、李孟羣等處援軍，鄂省之力，實已竭蹶不遑。楚軍深入潯皖之交，賊衆兵飢，前準部議月撥秦晉蜀三省軍餉，各五萬兩，尙未報解，應懇皇上天恩，密飭山西、陝西、四川各督撫臣，如數如期，迅爲接濟，以振飢軍，而全大局。

硃批：「戶部迅速分催，欽此。」

卷十九

奏陳久在軍營之道員差次病故懇恩賜卹疏（七年閏五月十八日督發）

竊前據按察使銜湖北督糧道魁聯稟陳患病情形；經臣等據情會奏，閏五月十二日奉上諭：「準其開缺，仍留辦新關事務。」欽此。欽遵。當即恭錄轉行，旋據新關辦事隨員卽補同知書芳阿馳稟：「魁聯嗽病日增，醫治罔效，於閏五月十三日卯時病故。」並據該委員聲稱：「魁聯彌留之際，伏枕哀泣，有『未報君恩，誓效來生犬馬』之語。魁聯有五子，均在京寓，其隨侍差次僅奴僕數人。」等情。具報前來。臣等聞之，殊深悼惜。當飭書芳阿將其身後事宜妥爲料理。伏查魁聯係內務府正白旗人，歷任湖南、辰州、寶慶、岳州等知府，府升臬司，因在岳州防所患病回省，經撫臣駱秉章參奏，蒙恩以知府降補，嗣隨同克復漢郡出力，漚荷聖慈，以道員記名，賞加按察使銜。今春復蒙簡放湖北糧道，因先經委管新關，未卽赴任，又值病體加增，慮曠職守，此魁聯不得已呈請開缺，而臣等以得人辦事之難，魁聯守潔才長，實資倚助，不得已而有留辦新關之請也。惟念魁聯歷任地方，潔己愛民，政聲卓著，在軍營多載，實有微勞；如前在寶慶任內，始以叛逆李沅發等之變，迅速剿平，繼值粵寇騷張，而寶郡爲湘省屏障，魁聯練勇齊團，力籌捍禦，全郡賴以安全，嗣帶勇駐守岳州，幾將兩載，以升任臬司，仍兼府篆，屢值鄰氛逼近，魁聯防剿嚴密，力遏兇鋒，以固楚南門戶，其節次打仗情形，均經會國藩、駱秉章等奏報在案。前歲冬閒，由德安剿賊東下，稔知魁聯熟諳軍旅，奏調來北，委令總理營務，凡籌兵節餉，悉協機宜，又隨同臣親督行陣，躬冒矢石，屢扼賊援，每操勝算。此又在湖北軍營效力年餘，備嘗辛苦，爲臣等所目睹者。迨今春奏委管理新關，魁聯創始經營，漸收濟餉便商之效；又於總糧臺餉需支絀，及牙帖抽釐諸務，有裨時艱，無不隨時隨事，妥籌辦理，任勞怨而不辭，亦心力之交瘁；而自軍營奔馳數載，屢著功績，其積勞成疾之後，仍復奮勉趨公，未

敢藉圖安逸，現於差次病故，雖與臨陣捐軀有聞，而致身報國之誠，實較尋常沒於王事者，尤爲可憫！合無仰懇聖恩，逾格俯準，敕部照軍營立功後病故集司之例，從優賜卹，則該故員沐再造於生前，復得銜殊恩於地下，感戴高厚，曷有既！極臣等未敢擅專，伏乞皇上聖鑒，訓示遵行，謹合詞具奏。

上諭：「官文、胡林翼奏道員在差次積勞病故，懇請優卹。」一摺，按察使銜前任湖北督糧道魁聯，在湖北軍營，著有勞績，開缺後，仍留辦新關事務，茲因積勞身故，殊堪憫惻，著從優照按察使軍營立功後病故例議卹，該部知道。欽此。」（閏五月二十七日內閣奉）

奏陳黃蘄官軍分路勦賊大勝疏（閏五月二十四日督發）

竊查皖賊分路上犯羅田，一股來自英山、霍山、黃梅、蘄州之賊，來自宿松、太湖、六安，而黃蘄兩路之中，山徑歧出，在在可通，一路擊退，一路又至，防不勝防，不得不於賊蹤屢聚之處，分頭堵勦。現在羅田一股，已於前月擊退，安徽藩司李孟羣已出鄂境，赴援廬州，其黃梅之賊，踞大河鋪爲巢穴，連營二三十里，江甯將軍都興阿及參將鮑超五營，並孔廣順、王國才各營，悉力禦之。五月十四、五、六、八、九等日，賊由大河鋪分竄十里鋪、雙城驛、鄭公塔、官橋、清河鋪、橫山圖等處，連犯廣濟，兼窺武穴，冀截黃梅官軍後路，阻我餉道。都興阿抽派馬步連日分勦，提督銜鄭陽總兵楊載福、曳連舳板於內湖，力防武穴，均迭有斬擒。二十日，我軍攻大河鋪，都興阿先令隊擊賊於五里涼亭，又令多隆阿率馬隊及黔勇由西路攻之，毀賊四壘，及賊回顧，西路鮑超之五營，已乘勢直入，破其三壘，兩路共斃賊千餘，奪獲無算。是日卯刻，賊又分股犯廣濟，都興阿派訥依琿阿率馬隊會李邁泰、督勇三路禦之，武舉張鶴力戰陣亡，副都統巴揚阿率四營往援，而賊已退併蘄州之望天畝。二十二日，都興阿偵知十里鋪相距三里許，賊立新營，絕我糧道，卽日督飭馬步平其二壘。二十四日，多隆阿派都司楊朝林率勇五百人，並

調守備廬玉龍率勇三百人修營十里鋪，以資轉運，工未半而賊夜至，倫毀復圍撲黃梅縣城，我軍悉力禦之，賊乃退敗。二十五日，巴揚阿搜勦廣濟之宋河鋪、百花圍一帶，賊突出二千餘人，馬步奮力勦之，擒斬頗多。是日，我軍重修十里鋪之營，及午而工已半就，移營駐紮，戍刻賊復來撲，我軍鎗礮環施，徹夜不斷，斃賊無數。二十六日，賊再攻十里鋪，都興阿親督馬隊，多隆阿率鮑超五營馳援，內外夾攻，賊大敗，傷斃賊目多名。二十八日，我軍出隊戰於十里鋪，自辰至午，往來奔突，轟斃之賊無數。是夜，賊撤去東北十餘營，退紮五祖山麓。此五月十四至二十八日，黃梅官軍連日獲勝之情形也。蘄州之賊，踞張家塆、青石嶺爲巢穴，知府邢高魁督各營會舒保之馬隊，何紹彩之仁營，駐胡家涼亭、蓮花庵等處，升用知府署蘄州事彭應鯉督練勇會朱啓仁之營，駐獅子口、汪家壩、夫子嶺等處。五月二十一日，賊自青石嶺三路來撲，另股渡桐梓河，約數萬人，邢高魁以前隊誘敵，路曲峰迴，層層設伏，馬隊伏於河側，大勝之，斬獲千計，我軍陣亡哨長鄧慶龍一名。二十二日，賊自張家塆兩路來撲，彭應鯉令練勇千餘，力堵夫子嶺，而全隊出汪家壩五里外擊之，追殺數里，其撲夫子嶺之賊，亦不戰而退。二十四日，邢高魁約彭應鯉出隊，青石嶺，夾攻望天畝之賊。二十五日，彭應鯉令汪家壩各營赴合節山，嚴堵張家塆之賊，而以獅子口、夫子嶺諸營會同朱啓仁，抵青石嶺。是日，賊分五路來撲，鏖戰五時之久，賊始退，斬羅之勇受傷十餘名。二十六日，賊由張家塆縱火燒民房，將及合節山，彭應鯉督隊分三面夾攻，勝之。會巴揚阿自崇陽橋來，偵知前撲廣濟股匪，麇集青石嶺陳家灣，並於河東結壘數座。二十七日，望天畝賊出十餘股，分撲胡家涼亭、鴨公嘴一帶，邢高魁令各營步隊於山坳設伏，嚴陣待之。巴揚阿、舒保各率馬隊衝突賊陣，賊衆披靡，有賊首於山巔執旗，以麾山後，及河東之賊大至，我軍屹立不動，俟其繞出山坳，渡河者半，已登岸矣，伏兵突出，而以馬隊衝河岸之賊，殲斃無數，墜崖落澗，死者尤多。二十八日，賊由望天畝撲夫子嶺，彭應鯉飛報，邢高魁接應，會合朱啓仁督勇於裴家山岡，勝之。賊回竄，而舒保、邢高魁等馬步均至，又夾攻之，賊仍退望天畝，賊專意於鴨公嘴，在我軍

前路之三里許，黃土岡增修九壘。二十九日，賊由河西各負草填我濠溝，爲我軍盡退，賊列隊河西，另以大股出河東，與我營對修二壘，邢高魁令恭武義三營開大礮隔河轟之，賊涉水而來者，乘其半渡，擊於河，而賊築壘如故，我軍乃渡河衝殺，賊繞山而出，舒保馬隊箭無虛發，賊乃敗。其時我軍盡注對岸，而上游兵力已單，賊一由河東，一由黃土岡乘虛並進，我軍兼顧不支，適何紹彩率勇自胡家涼亭來援，而下游之馬步亦至，合力擊之，斃賊千數百名，生擒十餘名，據供：「賊目偽丞相唐逆偽指揮黃逆偽軍帥郭逆悉就殲。」三十日，張家塋之賊撲汪家壩，彭應鯉約邢高魁出隊合朱啓仁赴合節山迎擊，賊踞對山，相持半日，彭應鯉分二隊上山，自與朱啓仁由中路鳴鼓先登，肉薄仰攻，前隊之勇受傷十餘人矣，奮力齊進，連斃執旗悍賊十數名，騎馬賊四名，生擒五十七名，賊猶抵拒，聞四面喊殺之聲，震動山谷，則附近百姓鳴鑼助威也。賊乃敗竄，衆勇追斬二百餘名，據生擒之賊供：「張家塋又添賊萬餘。」彭應鯉密調羅田勁勇，於閏五月初一日合朱啓仁及斬州紳勇，由僻徑抄襲張家塋之後，而自率各勇三路直攻於前，先以鎗礮轟破范家灣後壘，諸賊蜂擁前撲，不知抄後之勇已破賊巢，我軍前後夾擊，斃賊二千有奇，奪獲鎗礮馬、旗幟、衣物，而張家塋之賊壘悉平，生擒一百二十一名，內有長髮老賊，僞指揮僞總制謝亞霖等三名，我軍陣亡兵勇十九人，受傷五十八人，此路既平，諸軍乃得專意於青石嶺。望天。初二日，賊預伏河東後山，乘我軍進攻，卽由後渡河襲營，邢高魁商派實營義營徑擊河東之伏，而舒保馬隊同恭營武營由西岸，巴揚阿馬步由東岸，又抽派數十騎同仁營由胡家涼亭，三路追殺，前左營由後山援應，賊傾巢而出，我軍併力鏖戰，而白水駝、陳家灣、鴨公嘴等處，復出援賊萬餘，兩岸並進，余雲龍乃留二哨同邢高魁親兵及福營禦於西岸，自率武營同舒保馬隊及恭營渡河擊東岸，大戰兩時，余雲龍策馬大呼，直搗賊壘，兩岸之賊同時俱敗，擒斬二千餘，逃者亦以千計。先是，何紹彩見賊麇集兩岸，隨率正仁營徑襲鴨公嘴，而密囑仁鳳各營爲策應，軍未及壘，伏賊突出，何紹彩以退爲誘，將至水田，勒馬回擊，左仁、右仁及鳳營平營同馬隊分路俱

出，彭應鯉亦從青石橫截，賊回竄不及，陷於泥中，我軍就而戮之，賊屍枕藉。都司黃勝日脇膀受礮傷，各營弁勇陣亡數名，傷百餘名。是日彭應鯉在夫子嶺汪家壩燒賊營三座，斃賊三百餘名，生擒二十九名。初三日大雨，溪河漲發，兩岸之賊不能相援，邢高魁、彭應鯉、朱啓仁等密約。初四日辰刻，我軍一由胡家涼亭直攻賊巢，一由夫子嶺、青石橫橫攻賊左，一由火口坳燒賊之前，一由張家塆、芭茅街抄賊之後，賊大隊萬餘，分四五路死拒，自辰至未，斃賊二千有奇，斃水淹斃者無算，生擒一百八十九名。河西之黃土岡賊壘盡平。初五日，我軍即由上游結筏而渡，賊棄營逃竄，衆勇分追，斬獲無算。河東賊壘亦平，餘賊退入望天畷、白水畷、桐梓河等處。此五月二十一日至閏五月初五日，斬州勦賊獲勝，踏毀張家塆、黃土岡等處賊壘之實在情形也。初六日，黃梅之賊數千人，突竄廣濟，分六路來撲；巴揚阿親督馬隊，三面撲之，斃賊百餘名，擒長髮悍賊數名。時大雨收隊，張家塆、黃土岡之賊退竄望天畷、桐梓河等處，閉伏不出。邢高魁會商各營乘勝急攻，該處道路逼仄，以大礮轟之，未能得手。探知桐梓河一帶僞先鋒梅總兒伏匿山谷間，邢高魁於初八日晚率練勇並恭營繞道三十里，於五更時密圍縱火，吶喊震天，賊固不知我兵之從何至也。倉皇奔突，追殺數百名，奪獲大礮一尊，擡鎗旗幟數十件，米麥數百石。初十日出隊，各路均有斬擒。十一日，各營直逼賊壘，邢高魁約彭應鯉、朱啓仁率勇至青石嶺，賊分入股來撲，我軍分兵禦之，舒保率馬隊東西馳騁，鎗礮所及，賊多應聲而倒。偵知山岡下大屋數十間，伏賊數百，先以大礮轟之，復以火箭火彈擲入，煙焰突起，羣賊狂竄，山頂矢石雨下，千總余開泰外委周如鳳登時陣亡，而賊之燒斃擊斃者亦千餘名，奪獲器械無算。是日賊不收隊，軍士以乾糧濟飢，至十二日寅刻，我軍再以大礮轟擊，賊始敗退，生擒長髮十九名，殲數百名，奪獲大礮一尊，兵勇戰一晝夜，陣亡十三名，傷二十九名。旬日以來，賊匪因皖省乏食，誘脅飢民，日聚日衆，屢圖上犯擄糧，我軍分股截擊，斬賊頗多，現仍且勦且守，期速清斬蕪境。臣等查此次皖賊號稱十萬，實則七八萬人，分竄楚界，使我不遑兼顧，彼乃乘伺上窺武漢，斬州地處黃梅之上，賊踞上游，則

黃梅廣濟下迄九江，在在不能得力，勢必先清蘄州，乃可掃蕩黃梅廣濟，再合全軍之力，直注九江，現在張家塆黃土岡一帶之賊，雖已擊退，尙未全股肅清。臣胡林翼已飛飭道員唐訓方馳赴蘄州相機援剿，惟探聞石逆援賊知上游賊鋒已挫，尙徘徊於安慶彭澤之間，是蘄黃之攻勦，尤關江皖之先機。除分檄各路乘勝速剿，進攻黃梅直下九江外，所有尤爲出力之員，可否仰懇恩澤，準將道士泐都司儘先游擊石清吉免補游擊，以參將儘先補用都司鄭陽和免補都司，以游擊儘先補用，並加參將銜守備銜千總陳德懋免補千總，以守備儘先補用，加都司銜藍翎千總陶忠泰黃慶均請免補千總，以守備儘先補用，並均請賞換花翎。都司銜守備王可升請以游擊儘先補用，先換頂戴守備楊朝林吳嘉春均請以都司儘先補用，先換頂戴。楊朝林請賞換花翎，藍翎把總趙既發藍翎外委儘先把總李得勝藍翎外委陳由立，可否均請以千總儘先補用，加守備銜。千總姜王順可否免補千總，請以守備遇缺卽補。又蘄州戰功，以何紹彩之仁營爲最著，前仁營都司朱希廣可否以游擊儘先補用，加參將銜。左仁營藍翎都司黃勝日，可否以游擊儘先補用，並請賞換花翎。都司銜守備張松林，可否以都司儘先補用，賞戴花翎。哨官六品軍功梁美材，可否超拔千總，賞戴藍翎，均候天恩，以示鼓勵。除各路陣亡員弁，馬步兵勇，另行附片懇恩優卹，以慰忠魂外，所有黃梅蘄州官軍分路勦賊，均獲大勝，張家嶺青石塆黃土岡賊壘悉平各緣由，謹合詞恭摺，由驛六百里馳奏。

謹按疏內所保各員，於六月初十日接奉旨奉。

再，蘄黃當皖楚之衝，山徑紛歧，叢雜黃梅一路，經都興阿堵勦兼施，其廣濟蘄水蘄州來路賊，仍恃以進退，東擊西竄，屢欲截我糧道，包我後軍，計甚狡毒。官軍籌防籌勦，隘口旣多，且廣兵力分而愈單。現在蘄州添駐唐訓方一軍，又輔以巴揚阿等馬隊，聲威較壯，而逆情變幻多端，屢圖上犯。我軍暑熱苦戰，實覺疲勞，馬隊陷陣衝鋒，馬多傷斃。前經臣等先後添撥馬步各軍，擇要布置，仍咨行都興阿等以力固黃梅之守，嚴後路之防，爲勝算。

並令水陸各師，或分或合，尤以整齊行陣，互相聯絡爲穩著；一面責成，升用知府署蘄州，知州彭應鯉，齊集羅田，練勇，以助兵力而資守禦。刻下黃州以上，並武漢地方，商賈漸多復業，居民亦甚安堵，惟武漢防兵不及千名，臣等督飭將領，勤加訓練，收以一當十之效。臣胡林翼先擬親赴下游，查察各軍營壘情形，現聞夫子嶺、獅子口、分路街一帶，賊衆勇單，義寶等營，偶有小挫，勇丁間有潰退，是以臣商囑臣胡林翼即日馳往，查明整理，務使軍威益振，以期迅掃妖氛。又馬隊從征日久，馬匹換補之後，復多倒斃，臣等已飛咨陝西撫臣，在於應撥楚餉項下，勒支代購戰馬五百匹，馳解來楚，以備調撥。庶掃蕩蘄黃，力破九江之後，即可迅速東征，會勦江皖，仰慰宸懷，所有籌策前敵，並臣胡林翼馳往下游察看各營壘情形，合併附片陳明。

奏陳皖賊傾巢上竄擾及蘄水疏（六月初十日）

竊臣官文前在北岸，馬步兵勇將及三萬，於克復武漢後，撥者與阿馬隊千餘，孔廣順、王國才、石清吉、方映川等兵勇四千餘，同水師戰船追勦收復黃州、郡縣，直抵小池口，黃梅等處安營，其餘兵勇全行遣撤，將糧臺歸併省城，以節糜費。後因宿太賊匪上竄黃梅，都興阿撥、孔廣順、王國才、石清吉、方映川分路堵勦，並扼守黃梅縣城，添派副將鮑超帶勇四千圍攻，屢獲大勝，賊匪死拒，不敢出戰。南岸九江經李續賓開浚長壕，密圍力擊，賊勢漸威。近日江水盛漲，楊載福水師破船，日夜環攻九江城中，及小池口賊壘，死傷甚衆，正在指日可拔之時，乃皖省賊匪，因年荒糧盡，野無可掠，知楚北春收尙稔，裹脅飢民數十萬，一由黃梅之亭前，一由廣濟之大河鋪，一由蘄州之張家塆，一由蘄水之劉公河等處，間道上竄，石清吉禦黃梅之賊，孔廣順、王國才禦廣濟之賊，巴揚阿及署黃州府許廣藻助之，候補知府邢高魁帶勇四千，署蘄州彭應鯉帶軍二千，江蘇候補知府朱啓仁帶勇千餘，禦張家塆之賊，舒保、唐訓方帶馬步兵勇，禦劉公河之賊，皆盡力堵擊，凡大小五十餘戰，殺賊萬餘，而賊勢不衰。

臣已無可添調之兵勇，臣胡林翼將防守省城之實義，各營勇三千餘名，派往協助。竊惟賊匪裹脅飢民，雖皆爲合然，進則可圖一飽，退則無所得食，人同此心，是以力擊不退。又探聞石逆已至安慶一帶，復恭讀閏五月初三日廷寄諭旨，知石逆竄江北，欲自成一隊，則前此探報似屬可信。湖北爲上游扼要，賊所力爭，此次賊竄梅廣一帶，崇山複嶺，道路紛歧，偶有平坦之處，又多水田泥淖，賊蓋畏我馬隊之馳驟衝突，故出沒於山徑谿壑之中，使馬隊不能施展，步卒亦復艱難，或潛出林莽抄我之後，或伏匿窮谷，要我之前；我軍東攻西擊，電後跋前，兩月以來，日日拔營，日日出隊，奔馳暑雨，力倦精疲，馬匹亦有倒斃，雖斬獲甚多，而賊終抵死不退，適安徽藩司李孟羣已出楚境，將朱啓仁一軍調回，致彭應鯉練勇勢孤挫敗，賊遂傾巢上竄，飢民附從日多。閏五月二十七日，南勇各營於蘄州之望天地方，開仗獲勝，竭力窮追，殺賊千餘，不意深入險地，伏賊羣起圍抄，又以另股翻山襲我軍之後，我軍急退，營壘全失，力戰半日，又直大雨如注，巴揚阿帶馬步由蘄水之曹家河趕到應援，隊伍已難收束，退至蘄水。舒保帶馬隊奮力大戰一日，殺賊數百名，賊退蘄水對河，舒保亦紮營相距，大隊始徐徐退至巴河。次日，舒保督率馬隊殿後，將追賊擊退，又經預派駐守巴河之左光培水師礮船接應，渡過巴河抵黃州，查點傷亡兵弁，收集各營兵勇。臣胡林翼先於二十三日商同臣慮南勇爲賊多方疲累，恐帶兵官不善撫馭，必親須往督率，就近調度，卽於二十四日起程，其暫出省城原由，業經臣奏明在案。甫抵黃州，正值我軍敗退，卽駐黃州整頓收束，補葺軍資器械，臣卽飭糧臺趕辦軍裝糧餉接濟，現已全數收集，芟汰衰疲，約束隊伍，分紮黃州爲再行進剿之計，惟馬步大隊全在九江，小池口圍攻吃緊，今中路忽爲賊阻，不能聯絡，省城餘兵不足千名，黃州北境道路甚多，皆可抄出黃州之上而達襄陽，幸當伏汛，江湖並漲，多阻水之處，已飛調水師酌分礮船上駛扼守沿江，又飛調留防襄陽之同知唐協和帶勇八百名來省協助。臣胡林翼飛調候補道王鑫同知劉騰鴻自江西來援，臣又因李孟羣尙阻英山，不能前進，餉道阻梗，難以接濟，卽調令自羅田返攻蘄水擊賊之尾，並咨行

都興阿、李續賓、楊載福等，若賊匪未敢遽然上竄，下游糧道尚通，自以穩固九江、小池口營壘爲是；或分撥馬步相機上援，務須妥爲籌畫。臣現在設法添調兵勇，倘前敵再形吃重，卽當親往督師，扼賊上犯之路，惟是楚北蕭清數月，又爲賊竄，臣官文、胡林翼調度失宜，令窮寇復熾，各所難辭，應請皇上一併交部議處。所有皖賊竄楚情形，謹合詞具陳，伏乞皇上聖鑒。

上諭：「官文、胡林翼奏：『賊匪傾巢上竄，南勇敗退，賊竄蕪水』一摺；湖北爲上游扼要，該逆意在必爭，此次南勇敗退，原因賊勢衆多所至，惟該匪裹脅飢民，不過烏合之衆，似尙不難勦散。現在胡林翼已抵黃州，收集潰勇，補製軍械，著卽督率各路兵勇，迅將上竄各匪分兵截勦，毋令蔓延。該大臣等現調水師礮船，扼守沿江，並調王鑫、劉騰鴻由江西援勦，自因賊衆兵單，不敷調遣之故。其李孟羣一軍，本係赴援廬州，現在已抵英山，正宜乘勝進勦，若遽行調回，則廬州當挫敗之後，困守無援，必致愈形危迫。所有李孟羣一軍，著毋庸調回。至該營兵餉，已諭令福濟設法接濟矣。至大隊官兵圍攻九江、小池口，正在吃緊，務須察看緩急，酌量調撥，毋得顧此失彼，致九江賊勢復張。此次斬擒賊匪，已至萬餘，南勇敗退，係因賊勢太衆，官文、胡林翼有請議處之處，著加恩寬免，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六月二十三日接準軍機字寄）

官軍佈置已定並疊次堵勦獲勝疏（六月二十六日督發）

竊臣等前以宿太賊匪傾巢上竄，南勇久戰力疲，敗退黃州等情，合詞具奏在案。六月初旬，臣胡林翼次第收集各營兵勇，刪汰簡練，分駐三台河及黃州郡城內外，又選派精銳之仁信智三營，飭唐訓方、何紹彩管帶，繞道赴迴龍山，遏賊上竄之路，相機堵勦。臣官文飭巴揚阿、舒保帶馬步各軍，駐防馬鞍山後路，又分飭黃州府許廣藻、署蘄州彭應鯉、蕪水縣劉啓等，督率團勇，分道堵扼。臣等又因黃州上游沿江之蘭溪、巴河、樊口、團風、陽邏

沙口爲水路要隘，飛咨楊載福派撥水師礮船，節節扼守，以防賊竄出江，偷渡南岸；復派多隆阿馬隊，方映川步隊紮於武穴之上，李續賓分營於官牌夾與楊載福水師環攻小池口，賊壘自武昌至九江，我軍氣勢聯絡，自武穴以上，濱江一帶，賊匪未敢竄犯，故得江路通行，糧道無阻，轉運米糧器械，不至艱虞，是以下諸各營均未移動，而都興阿老成之見，先會料及，該逆疑我黃梅官軍分兵上援，必來乘虛偷襲，預飭馬步各隊，多方準備。六月初一、二等日，賊果由蕪廣分股萬餘人，直撲黃梅，十里鋪、王國才等營，都興阿督同鮑超、王國才等率馬步兵勇分路迎擊，擒斬千餘名，賊始敗退。初五、六等日，賊在蕪水東北鄉一帶，擄掠米糧財物，擾及黃岡之孫家嘴等處，並屢撲三台河營，經舒保等督率馬步左光培駛駕礮船分股擊退，疊有斬擒，蕪水縣劉綬帶勇擊賊於陶家岡，望城崗等處，擒斬百餘人，賊又圍竄羅田、麻城，經彭應鯉等分督團勇擊於姚家坪、何家寨、鳳皇潭等處，並皆獲勝，殺賊二百餘名，生擒十八名，奪獲黃旗刀矛多件，彭應鯉又攻上巴河賊壘，獲勝。此六月二十日以前堵剿情形也。查皖賊以武漢爲必爭之地，無日不圖上犯，臣前接蕪州之警，咨商臣胡林翼全力扼守黃州，以固根本，臣鎮撫省垣，一面於漢陽、武昌水陸要隘，嚴密佈置，其沙口尤爲北岸鎖鑰，當調南勇二營，以輔水師，並在漢鎮上下開濠築壘，而於後湖安設師船礮划，晝夜梭巡，復調荊州滿營兵五百名分駐漢陽，即以張萬祿、川兵三百駐紮省城外之洪山，聲威較壯，兩郡居民亦尙安堵，惟臣等前調李孟羣一軍，聞其在霍山小有失利，勇丁有潰至漢鎮就食者，經漢陽府如山分別挑選精壯，資送回營，撤遣疲乏歸籍，辦理尙爲妥善。臣等又委員解銀二千兩，聞道赴李孟羣軍營接濟。現在下游各營整理一新，已飛行李孟羣毋庸折回，仍即馳赴廬州。又臣胡林翼前調王鑫、劉騰鴻各軍，亦因撫建賊匪，大股回竄，圍撲省城，未能前來，先派李續賓之弟李續宜帶南勇三營，由瑞州來楚，不日即可行抵興國，再由李續賓酌撥一二營協同赴黃助剿，同知唐協和已自襄陽馳赴黃郡。臣胡林翼仁字營勇丁多係革員，王揆一舊日部民，臣現派王揆一幫同管帶勦辦，可期得力。一俟李續宜到後，臣胡林翼即

嘗激勵將士，合力大舉，相機進剿，將蕪水、蕪州各路賊匪，悉數殲旂，一面會商都興阿等力攻九江、小池口，以期迅速得手，振旅東征，仰紓宸廩。外所有武漢、黃州佈置穩固，及堵剿獲勝情形，謹會同江甯將軍都興阿恭摺由釋六百里馳奏。

上諭：「官文、胡林翼奏：『水陸佈置情形，並疊次堵剿獲勝』一摺，辦理尙屬周妥，李孟羣一軍，既可無庸折回，其王鑫等兵勇，前因在吉安剿匪得手，諭知著齡等斟酌情形，或俟吉安克復，再令該員赴楚，此時楚北軍情較緩，且江西先派李續宜南勇到營，兵力已敷堵剿，所有王鑫、劉騰鴻各軍，著官文、胡林翼即日行文知照，著齡無庸折回湖北，至蕪水等處賊匪，非痛加勦洗，不足以杜其窺伺。九江、小池口頓兵日久，亦應迅速進攻，胡林翼到黃州後，重振軍威，即著督飭兵勇迅速勦辦，毋再延緩，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

卷二十

水陸各軍剿除下游童司牌賊壘疊獲勝仗疏（七年七月初八日督發）

竊皖賊竄擾蕪廣，臣等前將黃州以上武漢一帶嚴密布置，臣胡林翼連日督帶隊伍由黃郡移營進紮，籌策攻剿各情已經奏聞在案。詎該逆糾集大股，復於廣濟、內湖童司牌一帶，據險築壘，伺我黃梅各軍之隙。六月二十四日，都興阿密察形勢，將黃梅、五里涼亭、孔廣順、王國才、石清吉各營移紮武穴、龍坪、濯港等處，以資守禦，即以十里鋪、億生寺各營爲前敵，又商令楊載福、派都司胡友亮管帶舢板船二十隻，繞入內湖。二十五日卯刻，黃梅、北山及大河鋪迤南一帶，賊匪全數擁出，直撲十里鋪官營，翼長多隆阿揮隊迎擊獲勝，副將鮑超復乘勝攻燬賊壘一座，殺賊三百餘名。二十六日，賊又各路擁出，漫山遍野，多隆阿定計以一路兵勇大張旗鼓，戰賊於

十里鋪之北，自率勁騎同飽超步軍，掩旗息鼓，出其不意，突攻僊生寺西路賊壘。賊知我軍注意於北，而不虞西路之猝至也，相顧駭奔；我軍拔柵越壕，焚燬賊壘三座，同時十里鋪賊亦被我軍衝突奔逃，兩路計斃賊千餘名，生擒三十餘名，奪獲擡鎗黃旗刀矛不計其數。正因暑熱收隊，而是日內湖水師探知陸路官兵得勝，胡友亮即分撥舢板搜勦，轟燒賊船百餘，奪獲船二十餘隻，又駛至童司牌小河轟擊賊壘浮橋，賊衆擁兩岸夾擊，胡友亮受傷力戰，適都興阿率馬步馳至接應，將賊擊退，殺賊多名，而相距童司牌數十里之官橋，復有賊划，紮成橋渡，經馬步隊截勦，殺賊奪划，毀其橋渡而還。此二十五、六等日，黃梅各軍水陸勦賊之情形也。連日都興阿復密商李續賓，由南岸抽撥湘前後各營，及護軍右營，李續賓即親率隊伍，渡江至北岸羅昌驛，適都興阿率石清吉等各軍亦至此，地自東至西，有小河一道，東通北湖，西繞武穴，賊於河中架浮橋三座，堅壘懸互，如常山之蛇，壘前則長港環繞，李續賓相度地勢，以朱品隆前營周寬世後營，蔣凝學左營，合三營兵勇進擊其腰，以彭友勝右營繞出前營之側，從旁進擊，又以沈俊德元字右營，往擊東頭之壘，並派石清吉、劉元勳勇丁繞出沈俊德之東，又令奇右營趙克彰與開化勇進攻橋西之壘，均預備柴草，填港造橋，都興阿以馬隊分路接應。二十九卯刻，李續賓齊隊前進，搭橋甫成，該逆即出衆抗拒，我軍嚴隊以待，俟賊逼近，以劈山礮轟之，賊猶抵死抗拒，各營奮力攻擊，賊勢漸挫，我軍得踰壕直逼牆邊，齊拋火器噴筒，賊壘自首至尾，同時火起，賊衆潰竄，馬步分股截擊，斃賊約四五百名，而水師復於橋東橫擊，燒燬賊划百數十號，賊擁擠落水，並被我兵追殺及投湖淹斃者，計千數百名，內斃僞先鋒檢點目賊十餘名，於身邊搜出僞印等件，生擒四十餘名，奪獲洋礮銅礮共十餘位，鎗矛百餘件，驛馬二百餘匹。童司牌兩岸賊壘十三座，悉數燬平，我軍收隊造飯暫歇，遙見北岸相距七八里，尙有賊築高壘六座，旗幟林立，李續賓料賊方大敗，其氣必餒，即令各營官乘勝一鼓而進，賊果棄壘潰走，我軍追殺十餘里，斃賊數百名而還。是役也，盡一日之長，先後共踏平賊壘十九座，都興阿派石清吉、劉元勳等營駐守其地，李續賓振

旅回南岸老營，此童司牌連日大獲勝仗之情形也。臣胡林翼率同唐訓方日來進紮黃岡之傅家嶺，相機勦辦。分撥翼長巴揚阿馬步防守馬鞍山要隘，舒保馬隊各路接應。賊初意屢圖上犯，經水師哨官左光培率礮船在上巴河日夜巡防，屢擊毀浮橋，傷賊多名，使該逆無可逞志。七月初一日午後，孫家嘴股匪會合上巴河匪黨，乘我營壘初定，分路偷撲。我軍登山瞭望，知其詭計，卽分派隊伍，繞出賊後，擊其不備。賊衆潰竄，參將何紹彩等復率各營齊出追擊，沿途斃賊百餘名，擒斬長髮老賊六十餘名，奪獲旗械多件。日暮收隊，此黃州甫經進兵紮營，卽獲勝仗之情形也。臣等查斬蕩逆敵正張，而自黃州以上守禦旣嚴，賊輒敢於下游童司牌地方背水臨湖，築壘抗拒，詭計百出，欲斷我糧路，實爲心腹之患。今經都興阿老成持重商議會勦，李續賓料敵決勝，將逆巢悉數毀除，分軍駐守，實屬調度合宜。不特黃梅各軍氣勢益固，卽武穴、龍坪運糧要道，亦臻安堵。戰守皆有可恃。現由瑞州調撥李續宜一軍，繞道行抵黃州，臣胡林翼卽當面商機宜，乘此聲威，將蕩黃逆氣，節節掃蕩，以便專力攻取九江外所有勦除童司牌賊壘，獲勝仗情形，謹會同江甯將軍都興阿繕摺由六百里馳奏。

再，新授貴州安義鎮總兵王國才六月二十四日二更，由黃梅城外移營進紮濯港，以禦童司牌踞賊。正督兵起程，搬運藥篋，卽有賊至偷撲。王國才督隊開礮，斃賊多名。賊復用礮回擊，拋擲火蛋，適中我營，火藥登時轟然。王國才恐軍心紛亂，屹立不動，傳諭兵勇奮力前勦。不意火勢燎原，王國才被火轟傷，登時陣亡，屍身尙無下落。并燒斃官弁兵勇百餘名，又由省委解軍裝、火藥、糧米、留營差委之候補湖南訓導吳炳，捐從九銜吳灼，湖北候選府經歷縣丞張兆麟三員，亦被傷身故。經多隆阿馬隊救援，賊始敗退。由都興阿查明咨報前來。臣等查王國才由雲南游擊調赴湖北大營，先經臣奏留，保守荊郡，擊賊於龍會橋，以少克衆，歷著奇功。嗣派隨督臣楊霽下勦黃州九江，因武昌再陷，折回南岸，復經臣調赴北岸前敵，攻克漢陽郡城池，跟蹤勦賊，直至黃梅，計其在楚數年，臨敵身先士卒，大小數百戰，所向有功。平日廉明愛士，甚得兵心，實爲將領中出色之員。臣正資臂助，乃因

移營禦敵，奮不顧身，被火藥焚傷，登時陣亡，不勝悼惜！除將其原部兵勇已派員管帶外，相應籲懇天恩俯準，賞加王國才提督銜，敕部照提督陣亡例從優議卹。並於陣亡及原籍地方設立專祠，以慰忠魂。其同時被傷身故之委員吳炳、張兆麟三員，並請一併敕部議卹，仍飭查傷亡員弁兵勇另行造冊，咨部核辦外，所有總兵陣亡緣由，謹附片陳明。

上諭：官文、胡林翼奏「水陸各軍，勦除下游賊壘，疊獲勝仗」一摺：此次勦除賊壘，疊獲大勝，辦理尙爲得手，著官文等乘此聲威，迅掃逆氛，毋留餘孽。另片奏「貴州安義鎮總兵王國才督隊迎勦，被火藥轟傷陣亡」等語：王國才隨勦數年，歷著戰功，茲因移營禦敵，奮勇捐軀，實堪憫惻，著賞加提督銜，從優照提督陣亡例議卹。並於陣亡及原籍地方建立專祠，以慰忠魂。其同時被傷身故之委員湖南候補訓導吳炳，從九品銜吳灼，湖北候選府經歷縣丞張兆麟，著一併議卹，該部知道。欽此。」（七月二十二日接奉）

黃梅馬步各軍會勦黃蠟山等處並黃州移營勦賊大獲勝仗疏（七月十八日）

督發

竊下游廣濟、內湖、董司牌一帶，前被賊衆築壘造橋，窺伺黃梅官軍後路，阻我武穴、龍坪、鮑道，經都興、阿、李續賓等會師北岸，六月二十九日，一鼓殲除，於通省全局，武漢安危，關係非淺，大有裨益。業經馳奏在案。臣等以黃梅壤接皖疆，賊巢無算，恐其復肆鴟張，即飛咨都興、阿等乘勝進勦，迅圖殄滅。都興、阿於七月初一日四鼓，派翼長多隆阿督馬隊，副將鮑超率步隊，並開化勇分中、左、右、前後五路進攻黃蠟山等處賊巢，又分兩翼以截王家河、十里鋪兩路之賊，石清吉率衆接應，姜玉順帶隊截賊後路，分布甫畢，天已微明，賊見我軍遽至，亦分股漫山遍野，齊出抗拒，鏖戰數時之久，多隆阿偵知賊以怯懦老幼之賊守壘，而伏悍賊於村落，以截我軍。遂商令鮑

起分兵繞攻賊壘之後，多隆阿派馬隊直衝村落，伏賊盡起，勢甚凶悍，兵勇正在血戰，經多隆阿躍馬舞刀，揮隊繼進，兵勇鎗箭齊施，殲其悍賊數十名，賊始敗竄。維時鮑超即率勇追殺，分攻賊壘，施放噴筒火箭，延燒賊營，四面火起，羣賊狂奔，我軍會合痛勦，賊屍遍野。多隆阿等令各軍立營造飯，以息其力，仍傳令晝夜追勦，士氣倍振，賊勢披靡。直至初二日未刻收隊，計初一、初二等日，踏毀黃蠟山、甘家畷、楓樹嶺、張家塢、蔡家城、陳穀淩、袁祚驛、王家河等處賊壘四十八座，共斬賊五千餘名，溪水爲赤，其撲港淹斃者無算。生擒長髮老賊數百名，奪獲大小礮六十餘位，鳥鎗擡鎗六百餘桿，旗幟器械夥如山積，餘匪竄入山谷，現仍搜捕。此初一、二等日黃梅各軍勦賊大獲全勝情形也。查下游賊窟漸空，而在蕪黃者，衆仍數萬，經臣官文前於沿江上下，分撥水陸各軍，逐節布置，該逆已無上竄之技，然其窺伺長江，防範不容鬆懈。水師楊載福前派正中營都司宋美富帶領礮船扼守蕪州江面，先於前月二十六日，拆毀賊所造普隄壩浮橋，燒燬賊目油鹽館，因連日被勦窮蹙，賊衆四散奔逃。本月初九日，復經宋美富督勇搜勦，斬殺百餘，生擒長髮七名，奪獲洋鐵礮四位，旗幟刀矛無算。此蕪州水路擊退賊匪之情形也。臣胡林翼昨因李續宜湘勇援師行抵黃州，商議進勦，已由傅家嶺進紮望城崗、桃花洞一帶，連日出隊，及左光培礮船在上巴河均臺有斬擒。臣胡林翼以孫家嘴、流水灣踞賊，當黃岡、蕪水之衝，亟應設計剿除。十一日，傳集將領，指授方略，令李續宜率相寶信五營進攻，以參領舒保馬隊繼之。又派游擊孫昌凱、都司左光培率水師會剿，並令唐訓方、唐協和督勇伏於鳳皇山右，派都司余雲龍、余際昌督勇伏於鳳皇山前，以扼柳家灣、馬家團等處援賊；又令參將何紹彩派仁字三營伏於相寶營盤之山崗爲疑兵，以防抄截。十二日二更，李續宜等督隊前進，抵孫家嘴相近之瀾崎山，賊搭有浮橋兩道，與蕪水之賊往來相通。李續宜因與舒保登山，相度地勢，即令都司曹日昇帶副信營立於瀾崎山巔，防蕪水之賊截我後路；又分從九李耀南、千總黃澤遠帶新後營由左路傍河而進，副將張文煥帶正信營，都司劉芳貴帶寶後營，由右路傍河而進。李續宜督千總蕭啟掌等率

相副中營隨舒保馬隊由中路而進；列陣甫定，該逆率衆三四千人，分路抗拒，又以馬隊數十騎，向中路連衝兩次，我軍屯立不動，乘其疲而擊之，相持數時之久，賊餒漸衰，我軍一鼓而前，馬隊縱橫衝擊，鎗箭齊施，刀矛並進，斃其騎馬悍賊十餘名，餘賊大亂奔竄，我軍乘勝追勦，並毀賊篷數所，賊壘六座。其由右路潰逃者，經張文煥、劉芳貴截勦；其由前面奔逸者，經中路馬隊追截；及孫昌凱水師迎頭轟擊，其向左路由浮橋走者，經黃澤遠等截而殲之。時斬水援賊千餘，欲渡橋來緩，黃澤遠督勇奮力迎擊，曹日昇分軍往助，署黃州通判葛致遠帶隊繼至，三路會剿，賊勢不支，當即敗退。統計各路陣斬擊斃之賊，及投水死者，約二千餘人，奪獲馬匹器械等項甚夥；我軍愈戰愈酣，餘勇可賈。李續宜復率相寶等營，馳往流水灣攻勦賊壘，賊知孫家嘴之敗，匪不敢出，但憑牆施放鎗礮，我軍肉搏，屢攻不下，適三台河防兵鄒漢章等隊伍及孫昌凱礮船續至，水陸夾攻，斃賊無數，其越牆而出者約四五百人，經馬步伏兵全數殲旃，我軍收隊回營，已三更矣。其唐訓方等軍，伏於鳳皇山者，遇柳家灣等處往援孫家嘴之賊，約三千餘人，經唐訓方率余雲龍等奮力擊勦，斃賊甚多，追殺十餘里而還。孫家嘴等處業已肅清。署蘄州候補知府彭應鯉，署蘄水縣劉擘亦稟報連日勦賊獲勝，黃州協副將書紳，黃岡縣知縣黎道鈞各搜殺附近匪徒。現在我軍壁壘一新，聲威大振，此黃州一路勦辦情形也。除仍相機前進，期於節節掃蕩，由兩蘄直達下游，速清楚境，進圖江皖，仰紓宸廑外，查黃梅馬步各軍，前次童司牌之戰，及現在黃陂山等處大獲全勝，前後斬馘以萬計，爲楚軍罕見之奇捷，雖係都興阿、李續賓調度得宜，亦由該將領奮勇圖功，據都興阿查明謀勇兼全，首先登壘，戰功懋著，各員弁，聲請隨摺先行保獎前來，其鮑超一員，連日血戰，率同親兵累屍登壘，身腿受傷，仍不少卻，尤爲忠勇罕匹，相應彙繕清單，恭呈御覽，仰懇天恩，優加獎勵，俾將士益加感奮，此外出力員弁兵勇，人數尚多，可否籲懇恩施，由臣等覈實查明，另摺保獎，伏候聖裁。

再，副都統銜協領業鏗，額巴圖魯密雅明阿，本年六月二十六日，因賊撲黃梅十里鋪官營，密雅明阿由灌

港帶隊馳往接應，衝入賊陣，殺賊多名，被賊鎗子透傷臍肚，旋即收隊，醫治罔效，至三十日身故。又吉林額催委防禦來福，霆字後營哨官，守備銜儘先千總何有貴，儘先外委易榮貴，均於七月初一日進勦黃蠟山賊壘，力戰陣亡。又霆字後營儘先守備陶忠泰，右營儘先守備陳德懋，均於七月初二日在黃梅、甘家畝等處追賊，力戰陣亡。接都興阿咨報前來，臣等查密雅明阿忠勇善戰，自攻克漢陽下勦黃州，屢著奇功，爲督帶馬隊出色之員，今奮勇勦賊，被賊鎗傷臍肚，越數日因傷身故，實與臨陣捐軀之來福等員無異，均堪憫惻，相應仰懇天恩，俯準敕部將密雅明阿照副都統陣亡例，來福照佐領例，陶忠泰、陳德懋照都司例，何有貴照守備例，易榮貴照把總例，從優議卹，以慰忠魂，出自鴻慈。此外陣亡員弁兵勇，仍查明分別辦理，謹附片陳明。

謹按：此片及前摺所保人員，均於八月初三日接奉旨準。

乞免參將考驗弓馬片（七月二十一日）

再，管帶霆字營副將銜陝西宜君營參將鮑超，忠勇冠軍，嚴申紀律，自入戎行以來，水陸數百戰，戰必身先；臣胡林翼於上年保舉水陸總兵案內，奉上諭：「著交軍機處記名，俟軍務完竣，再行送部引見。」欽此。欽遵。一在案。隨經臣於上年七月，委赴南省招募數千人，分爲陸師五營，調赴北岸，隨同將軍臣都興阿攻勦黃梅、小池口各路賊匪。自本年正月迄今，又大小數十戰，先後踏破賊壘約八十餘座，無不衝鋒陷陣，身先士卒，不避矢石，以致迭受重傷。正月初五日，攻拔小池口賊壘，該員親率隊伍，直搗賊營，被亂石打傷右額。三月十六日，攻打小池口城賊，該員首先抓城，被鎗子打傷腦頂，偏右骨損，又滾木打傷左手，又鎗子傷穿右腿，均至今未愈。七月初一、初二等日，該員不以重傷爲念，猶親率營哨，攻破黃梅之黃蠟山等處賊營四十八壘，又被賊刀傷左腿。半年之內，連帶五傷。查武職副將以下，例應送部引見，考驗弓馬。今該員手足因打仗迭受重傷，不便騎射，其奮勇敢戰，

實爲東南數省不可多得之將。合無仰懇天恩，敕部註冊，俟送部引見，免其考驗弓馬，以示體恤，而勵忠勇。謹附片陳奏。

硃批：「著照所請兵部知道。欽此。」

黃州馬步各軍攻勦獲勝巴河以上黃州境地一律肅清疏（七月二十六日督發）

竊黃州官軍自七月十一、二等日勦除黃岡縣屬孫家嘴等處賊壘後，臣官文復卽咨行各軍，乘勝攻勦，而偵知岡斬連界之馬家河、火石港、馬家團、柳家灣、四方倉、印馬地、大樹林等處，賊營棋布星羅，非出奇制勝以除之，則我軍動多牽掣。臣胡林翼遂率督糧道唐訓方、道銜候選知府李續宜、審察地勢，分路進勦。十六日風大而逆，惟仁字一營出隊，僅獲小勝。十七日大雨，未卽進兵。十八日子刻，臣胡林翼派仁字六營，由左路進，以馬隊四十四匹偕之；又以兩訓義寶信共五營，由中路進，馬隊四十四匹偕之；又以昌營及團勇排列右路爲疑兵，而以湘寶二營並信中醫隨同副都統舒保馬隊伏中路山陰，相機而動，均於寅刻出隊。而賊初不知我軍之注意何路也，均負嵎不出，憑牆施放鎗礮，我軍誘戰，踰時賊以三千餘人排右路，以四千餘賊排中路，以七八千賊直撲我左路。我軍何紹彩率仁字六營勇丁力禦之，李續宜當與舒保熟計，料賊伺我左路不支，必以左右中路之賊全撲我中路，遂密派張文煥等率信中醫、黃澤遠等率新營、劉芳貴等率寶後營，李續宜自率湘副中醫，均捲旗息鼓，分四枝向左路伏山而行，出其不意，奮擊賊腰。何紹彩等見賊將爲我軍所截，與馬隊合力圍勦。左路之賊大敗潰竄，中路賊見之，急揮賊隊突我中路，並援賊之左路。唐訓方率正訓營、唐協和率副訓，並信義寶等各營偕馬隊奮力擊退，而右路之賊亦卽潰竄。維時，臣胡林翼正率親兵督陣，示以機宜。各營勇乘勝追殺，直搗賊巢，火箭、火蛋、鎗礮齊施，舒保復統率馬隊馳驟衝擊，鏖戰已三時之久，連踏賊壘四座。我軍右中兩路，見賊老營已破，

勇氣百倍，馬步合力環攻，連踏賊壘四十餘座；壘外之賊，悉被我軍擒斬，壘中之賊，多已焚死，逃散之賊，又爲我軍圍感，投湖淹斃者無數，馬家河等處賊壘悉平。計是日焚死擒斬陣殺淹斃約賊四千餘名，奪獲軍械賊物無算，敗賊盡竄，斬水深山，我軍復追殺十餘里而還。是日之捷，李續宜料敵決勝，隨機應變，且智勇深沈，尤堪嘉尚。而將士用命，則以仁字六營更爲出力。現在上巴河以上，黃岡境內，一律肅清。臣胡林翼現即提師進駐斬水，臣官文查斬廣山深箐密，皖逆之分踞四鄉要隘者尙多，再得數大戰，以次掃蕩，則全楚自臻安定。昨接江西各屬來稟：一瑞州府城已於七月中旬，經楚北援軍克復。一則九江賊勢日孤，我軍合力下勦，似易剋期得手。除瑞州克復詳細情形由臣胡林翼另摺奏報外，所有黃州馬步各軍進勦賊壘，大獲勝仗情形，謹繕摺由驛六百里馳奏。

黃州馬步各軍移營斬水乘勝進勦續獲大勝疏（八月初七日督發）

竊黃州官軍七月十八日勦除黃岡縣屬馬家河等處賊壘後，各軍進駐斬水，臣又卽調派水師儘先參將李濟清督帶長龍舢板等船十餘號，駐紮斬水之蘭溪及對岸之黃石港等處，以扼大江之衝要，而杜逆賊之偷越，兼壯我軍陸路之聲威。臣胡林翼於二十一、二等日，率各師駐紮斬水之月山，偵知各鄉村踞賊，不下數萬，又新添安徽悍賊萬餘來援。二十三日，我軍安營甫定，賊以三大股分左右中三路來撲，又各分數枝，搖旗吶喊，勢極兇悍。先由右路直撲訓義等營，計誘我軍全力往援，即乘虛撲我中左兩路。候選知府李續宜當令劉顯魁等率實後營四哨迎擊，督糧道唐訓方率正訓營、唐協和等率信義等營嚴陣以待，俟賊至山脚，以劈山礮轟之。賊衆且前且卻者五六次，而中左兩路之賊紛紛前進，李續宜遂以李耀南、黃澤遠等率新後營堵中路，張文煥等率正副信營堵左路，彭毓橘等率湘副中營及實後營一哨分策中左兩路，又飛調何紹彩六仁營爲接應。李續

宜正在揮隊與賊力戰，適何紹彩率仁營勇丁擊賊之尾，斬水縣劉緊復督帶團勇，齊力奮擊，斃賊多名，餘賊敗竄。時馬隊分三路衝突，臣胡林翼督親兵亦至，指揮各路，且戰且進，齊撲賊壘。李續宜與何紹彩會合副都統舒保馬隊，分路夾擊，直搗賊巢，火箭火彈鎗礮齊施，延燒賊壘六十三座，並賊屯糧之所一燼而空，殺斃焚斃陣斬及淹斃之賊五千餘名，馬步渡河追擊，又連破賊壘偽城五座，擒斬僭乘黃輪賊目，偽檢點，偽指揮等三十四名，均在賊屍身搜出偽印多顆，奪獲鎗礮器械無數，亥刻收隊回營。二十四、五、六等日，復分路出隊，馳赴界嶺，曹家河、長塘角、洗馬畝等處追勦，逆賊望風披靡，又被我軍殲斃二千餘名。是役也，我軍連日苦戰，又移營百里，竟能於數日內勦除賊壘六十餘座，殺賊七千有奇，馬隊又追勦百餘里之遙，實皆仰賴聖主威福，將士用命。現仍乘勝下勦，期速節節掃蕩，會攻九江。道銜候選知縣李續宜精於兵事，智勇深沉，此次連破賊壘百餘座，應推首功，請免選本班，以道員儘先選用，並請賞加勇號。江西補用都司劉芳貴圍攻瑞州一年，身經百戰，功績最懋，此次回勦兩斬賊匪，戰功尤著，請免補都司，以游擊由部儘先推補，並請賞加參將銜。藍翎守備銜儘先千總黃澤遠，該員由鄂派援江西，戰功最著，茲復回援兩斬衝鋒陷陣，功績尤多，請以都司超補，並請賞換花翎。湖北儘先副將張文煥，忠勇冠軍，戰功尤著，請仍以副將由部遇缺儘先推補，並請賞加勇號。藍翎都司銜守備王載駟，藍翎守備唐義訓，藍翎守備彭炳武，久圍瑞州出力，本應敘功請獎，茲回勦兩斬，勇敢冠軍，破壘百餘座，殺賊逾萬人，王載駟、唐義訓、彭炳武均請以游擊儘先拔補，並請賞換花翎。藍翎千總彭星占屢次殺賊，身受礮傷，裹創力戰，追賊二百餘里，勇敢尤著，請以都司超補，並請賞換花翎，均出自聖恩，以期將士鼓舞用命。此外出力兵勇，應請準臣等擇尤保奏，伏候聖裁。

上諭：「官文等奏：『黃州官軍移營進勦，續獲大勝。』一摺；此次移營進勦，竄賊斬誠甚多，著官文等嚴飭帶兵將弁，乘勝下勦，節節掃蕩，以期會合諸軍，迅克九江府城，毋稍延緩。道銜候選知府李續宜著賞給伊勒達

蒙額巴圖魯名號。江西補用都司劉芳貴，著免補都司，以游擊歸部儘先推補，並賞加參將銜。守備銜儘先千總黃澤遠，著以都司陞補，並賞換花翎。湖北儘先副將張文煥，著賞給彪勇巴圖魯名號。守備王載駟，唐義訓，彭炳武均著以游擊儘先拔補，並賞換花翎。千總彭星占著以都司升補，並賞換花翎。其餘在事出力兵勇，並著該大臣等查明，擇尤保奏，該部知道。欽此。（八月二十一日接奉）

奏陳全楚肅清現在會攻潯城進勦宿太疏（八月二十三日督發）

竊皖逆疊受大創，七月內我軍由蕪水節節進勦，賊衆逃回宿太者，不下十餘萬；而黃梅、小池口、僞城、踞守之賊，抗拒如故。臣官文以賊倖正衰，亟宜水陸大舉，卽經咨行楊載福、都興阿等，以先拔小池口僞城，撤其犄角，固我藩籬，爲目前要著。臣胡林翼督所部各營，並李續宜、唐訓方等湘勇，由上游蕪水、蘄州而達廣濟、黃梅，節節搜勦，勢如破竹，焚燬賊巢，擒斬逆黨，不可勝數。當派唐訓方一軍駐紮蘄州之張家塆，范家灣等處，設卡建礮，以扼宿松入楚之吭。臣胡林翼連日與都興阿、多隆阿、楊載福、李續宜等商議，圍勦小池口之策，而敗賊磨聚黃梅後山，繞至五里涼亭、迤北一帶，復新築三大壘，以阻我師。八月初四日更餘，都興阿商令多隆阿、鮑超各挑馬步隊伍，分三路躡進，先襲燒其後山賊壘，羣賊駭奔，餘壘亦潰。我兵四路勦殺，礮鎗燒鎗及圍逼溪河淹斃者無算。馬步各軍復連夜追勦，計沿途殺賊三千餘，生擒百餘名，奪獲大礮六十餘位，擡鎗器械無數。天明追至桂家畝、渡河橋，復踏毀賊壘十餘座。維時黃梅境內已漸肅清，僅小池口僞城賊窟尙死守待援也。臣胡林翼遂令楊載福等撥礮船於初八日由陸家嘴移營進逼小池口，晝夜環攻，連燬賊堅壘數處；又令李續宜等陸軍預備稻草沙囊，爲填壕登城之具。該逆百計防禦，我軍日夜轟攻，片刻不停，偵知僞城內器皿炊爨各具，概被大礮擊碎，炊煙不起，已歷數日，而守城各賊血肉狼籍，應聲而倒，不敢復於女牆上站立。十三、十四等日，楊載福、李續宜等審

察賊氣已餒，遂飭陸師各負沙囊稻草而進，水師亦以划船載草繫置岸上；又令趙克彰率湘奇右營攻北門，蔣凝學率湘左營攻東門，沈俊德率湘右營，彭友聲率護軍右營攻西門，其南門臨江，楊載福率十四營環攻之。十五日，風雨大至，該逆猶從城上暗施鎗礮，而我軍奮勵愈甚，兵勇各以稻草堆地障身而進，風雨益甚，各船礮勇亦負稻草紛紛擁至，頃刻濠已填滿，堆近城邊，城逆大亂。都興阿又派馬隊施放火箭，城內賊篷，登時火起，煙餒迷天，各勇四面俱上，該逆捨命狂奔，被我軍截斃無數；卽有奪門而出者，復經巴克坦布等率馬隊分路窮追，至一百八十餘里，屠殺殆盡。查看城內被礮擊斃之屍，堆積如山，此十五日四更，我軍克復小池口之實在情形也。查黃梅、小池口與潯城隔岸對峙，爲江皖入楚咽喉重地，該逆壘石爲城，浚濠外衛，重垣疊壘，堅固異常，逆衆踞此險要，以通皖賊之聲援，資九江之犄角計之狡毒，無過於此。我軍攻勦歷十月之久，士卒傷亡甚多，今仰仗聖主威福，水陸各軍將士齊心用命，得以拔此僞城，盡殲醜類，全楚一律肅清，實足以彰天討而快人心！現卽派軍駐紮小池口以固全楚門戶，探悉九江逆衆，倍嚴守禦，援賊日增，非大戰數次，智取力攻，尙恐驟難得手。臣文已飛咨臣胡林翼暫駐九江與都興阿等熟商機宜，力攻潯城，一面分兵進勦宿太之賊，聞其大股奔竄桐城之官橋、石牌等處，仍須搜勦餘孽，以免死灰復燃。臣等仍當督飭各軍慎之又慎，相機進取，俾後路無牽掣之虞，得水陸並進，合師東下，迅掃逆氛，上紓宸廬。除在事出力員弁兵勇另摺奉懇恩施，並查明傷亡弁勇人等分別辦理外，謹將掃蕩蕩黃賊窟、攻拔小池口僞窟，全楚肅清緣由，恭摺由驛六百里馳奏。

上諭：「官文等奏：『官軍掃蕩蕩黃賊巢，攻拔小池口，全楚肅清。』一摺，勦辦甚屬得手，著官文等督飭在事文武，乘此聲威，攻克九江，並分兵追勦逃竄宿太股匪，以期肅掃餘逆，疏通江路。所有此次出力員弁兵勇，著準其擇尤保奏，候朕施恩。欽此。」（九月初九日接奉）

奏陳堵勦豫捻各軍分別撤留以資控扼疏（九月初十日督發）

竊據安襄鄖荆道毛鴻賓署襄陽府知府劉齊銜會稟：「據隨州棗陽各牧令稟報：『八月十五日，河南大股捻匪王四老虎等，糾衆五六千，由泌陽竄至南陽府屬賒旗店等處，又分股擾及唐縣，焚搶擄掠，勢甚披猖，逼近隨棗邊境，稟請派調兵勇馳往堵剿。』」等情。『當經臣等於黃州下遊，調派副都統銜參領舒保等帶馬隊一百五十名，又調駐紮漢陽小河口、荊州、旗營佐領安祥管帶防兵二百名，又派都司王玉琳帶鄖竹弁兵七百餘名，副管同知唐協和帶南勇六百名，派水師中營都司曾紹霖帶礮船二十餘號，水陸分馳前進，並飭署提臣訥欽，由省馳赴襄陽守禦，去後。昨復據襄陽屬來稟：『探悉該匪知楚省勁旅遠行，聞風震懼，未敢逼近楚境，已全數分竄泌陽、舞陽。』」等情。馳報前來。臣等查豫省捻匪黨類股數紛繁，乃巧於避實就虛，我師未至，率衆先遁，難攝於楚，北軍威而往來颺忽，其狡已可概見。刻下隨棗等屬邊境，安堵如常，第襄樊爲中原重鎮，仍當先事籌防，現下游已經肅清，應撥留馬步水師於該處防堵，其旗綠各營酌撤歸伍，以節靡費。所有駐紮襄樊馬步水師，均由舒保統領，嚴密巡防，以資控扼，而靖人心，兼爲豫省壯其聲威，於該省勦辦機宜，更有裨益。除飛咨河南撫臣英桂暨勝保查照外，謹將堵剿捻匪師未行至，匪衆風聞懼竄，分別辦理情形會同署提臣訥欽恭摺，由驛五百里馳奏。

奏陳克復江西湖口縣城大概情形疏（九月二十三日督發）

竊湖北下游官兵，八月內克復小池口後，臣官文等復即咨行水陸各軍，乘勝圍攻九江，並進規湖口，以聯江楚兩軍之聲勢。適接探報知湖口賊船增至數百號，圖援九江。九月初七日，李續賓、楊載福等議派陸勇由下辦竄攻湖口之背，水師夾攻於前，爲出其不意之策。密約內湖水師彭玉麟同日大舉，李續賓遂調各營聲言搜勦宿太等縣，卽於初七日渡江，暗於是夜四更拔營，楊載福亦由水路直下，副都統銜總管巴依爾呼蘭等馬隊，

亦由陸路馳騁八里江岸一帶。初八日，水陸各軍齊攻湖口縣附近之七里衝、三街市、月台山等處，賊卡高壘；水師復上下轟擊，晝夜不息，愈逼愈緊，焚奪賊船不下千餘隻。至初九日辰刻，卡壘盡破，李續賓與楊載福等督各勇架梯緣城，並將火箭射入城中，適燒該逆火藥局，響聲震天，滿城皆火，賊衆爭門竄逃，當將縣城克復。其梅家洲偽城，亦同時攻拔；我軍分道邀截，追殺二十餘里，斃賊二千餘名，燒斃溺死者不可勝計，生擒偽總制二百餘名，奪獲大小礮二百餘尊。此九月初九日克復江西湖口縣城，並拔其梅家洲偽城，掃清水面之實在情形也。臣等查江西湖口縣爲東南省居中之要隘，外可以縱橫長江上下，通南北兩岸，而趨鄂皖，內可以往來鄱陽上下，通東西兩岸，而達章貢，計自該逆盤踞以來，已將五載，前塔齊布等多方攻勦，未能得手，今仰仗聖主威福，將士拚力苦戰，極兩日一夜之力，掃積年踞險負固之賊窟，而外江內湖水師聲息相聯，千里江面一律肅清，使潯城之賊，援斷路窮，以除東南大患，實足以震天討而快人心，除水陸進兵，詳細情形，另摺具陳外，謹將克復江西湖口縣城，並攻拔梅家洲偽城大概情形，恭摺由驛六百里仰紓宸廬。

再，臣胡林翼於克復小池口後，暫駐九江營內，將勦守事宜籌商周妥，旋於九月初一日回省，合併陳明。上諭：「官文等奏『克復江西湖口縣城』一摺，該逆盤踞湖口已及五載，現已將縣城克復，著官文等督飭水陸各軍，乘勝進勦，克復九江，迅掃賊氛，以清江面。欽此。」（十月初七日接奉）

請飭秦晉蜀三省仍遵前旨籌撥鄂餉片（九月二十三日督發）

再，楚北肅清後，臣都興阿已率領馬步進規，宿太九江長圍困賊，該匪堅守如故，自瑞州復而賊勢孤，自小池口復而賊勢愈孤，賊所恃以應援及接濟者，惟湖口耳。現經楊載福、彭玉麟、李續賓水陸夾擊，將湖口賊船全行焚奪，片帆不返，即於九月初九日克復湖口縣城，梅家洲賊壘，該匪如釜魚檻獸，計窮援絕，行見聚殲。查九江

之於金陵，風利五六日可到，水師陸師，乘此機勢，正可直搗皖南。皖北兼及江寧、瓜步，江面肅清，全局可圖。在此時矣。楊載福、彭玉麟之水師，戰無不捷，且熟於江路，洞悉賊情，兼以船身礙位，大小相兼，遇有賊划，停泊港汊，隨時搜捕，出入便利，非若下游戰船，推移費力，無風不行也。惟是東征水陸馬步兵勇，長夫四萬餘人，月餉二十餘萬，籌之本省，濟自鄰封，時形支絀，秦蜀之餉，本未如期如數，現除積欠不計之外，益屬嗷嗷待哺。本年蕪黃一帶，邊警征調，製造更添意外之需，又兼內湖水師彭玉麟一軍，積欠口糧，已逾八月，每月口糧須銀二萬餘兩。五年賊窟一鼓蕩平，能使彭、蔭、鄒陽數百里巨浸，一律肅清，從此外江內湖聯絡一氣，兵勇更厚，賊勢益孤，自應不分畛域，多方接濟。臣與撫臣胡林翼目擊各營飢困，日夕籌思，五中焚擗，夫沿江險要之地，賊得之可以拒我，我得之即可以制賊。今自武昌以迄江甯，千數百里，建瓴直下，無虞梗阻，尙因餉匱，坐失事機。臣等負罪愈大，自問亦無地可容。合無仰懇皇上天恩，飭下秦、晉、蜀三省，仍各遵前旨，按月籌餉銀五萬兩，迅解來鄂，再益以鹽課、牙帖、釐金，樽節支應，使行軍有裹糧之樂，奮志東征，節節掃蕩，天下幸甚！臣等不勝翹盼惶感之至。謹會同撫臣胡林翼合詞附片具奏。

謹按：此片奉有諭旨，著四川總督臣等撥解。

再，臣等於咸豐七年九月初二日，承準軍機大臣字寄，咸豐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奉上諭：李孟羣奏餉需告匱，請飭四川按月撥銀三萬兩，並請由楚省鹽課先行墊解。等語。川餉未到以前，即著官文、胡林翼於該省鹽課內先行籌墊解往，俾得將欠發兵餉早為散放。至楚省協濟李孟羣軍餉，前曾諭令該大臣等於先解二萬兩外，仍源源接濟。此時該藩司需餉孔殷，並著官文、胡林翼遵照前旨，速籌接濟等因。欽此。除飭糧臺總局司道趕緊籌墊外，查該藩司前於本年四月奏派赴援廬州，所需軍裝口糧，已先後由楚籌給銀一萬八千餘兩，米一千石。經臣胡林翼於五月二十四日附奏在案。嗣因該藩司李孟羣餉需不繼，又飭糧臺司道於五月二十五

日，閏五月初四，六月初七，八月初七等日，疊次委員解運該藩司軍餉銀一萬一千兩，連前共解過該藩司銀三萬九千餘兩，米一千石，又搭解火藥、火繩、火香、擡鎗、鳥鎗、帳房等件，以資軍用。現仍遵奉諭旨，設法解濟，上紓聖念。又前派赴江西瑞州援軍暨內湖水師節次解過銀六萬九千六百兩，錢五千串，亦經臣胡林翼先後奏報在案。嗣因瑞郡攻勦得手，又飭糧臺司道於閏五月、六月、九月先後籌銀三萬兩，由湖南省委員轉解道員吳坤修補用直隸州知州劉騰鴻副將普承堯彈收支發。又內湖水師道員彭玉麟餉項軍火不繼，亦由糧臺於七月二十七日、九月初七日委員解銀六千兩，火藥二萬觔，大小礮子四萬九千觔，並火球、火箭、火香、皮紙、洋銅、大小礮位，均由九江轉解南康應用。查湖北水陸馬步兵勇數萬，進勦潯皖，需餉既繁，積欠甚巨，籌措之難，竭蹶之狀，早在聖明洞鑒之中。而江皖實有不支，大局所關，仍不得不設法羅掘，均勻接濟，免誤事機。除撥解銀兩由各該營分別造報外，所有籌撥安徽藩司李孟羣並籌解江西援兵及內湖水師兵餉軍火緣由，謹附片奏聞。

卷二十一

起復水師統將以一事權并密陳進勦機宜疏（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竊以本年賊匪大股上犯楚邊，節次痛勦，幸獲肅清。小池口僞城既已克復，湖口縣城并兩岸夾守之僞城，及賊船數百號，又已焚奪一空，片帆不返。查九江之賊恃小池口、湖口為犄角者也。茲於一月之內，奪其所恃，澤城岌岌孤立，糧草有餘，逃竄無路，克復之機，似有把握。從此大軍建瓴東下，直抵金陵，擒渠掃穴，此天下軍民所日夜企望之機會矣。惟是水軍萬餘人，江面千餘里，若無總統大員節制調度，則號令不一，心力不齊，譬如舟行有檣，而轉舵不得入陸，行有良馬，而轡策不在手，終必危殆而不安矣。水師二軍建議於江忠源，創造於曾國藩，而整理擴充，至近年而始大。戰艦鞏重，八九百號，大小礮位二千尊，江漢之師，如雷如霆，軍聲不為不盛。惟是

出楚入吳，風利不治，卽瓜步金陵均可隨機勦辦，其應與吳皖統兵將帥互相策應之處，旣非李續賓、楊載福、彭玉麟所能咨商，而李續賓、楊載福、彭玉麟之嚴厲剛烈，落落寡合，亦非他省將帥所能調遣，且軍旅之事，以一而成，以二三而敗，唐代九節度之師潰於相州，其時名將如郭子儀、李光弼，亦不能免，蓋謀議可資於衆人，而決斷須歸於一將，此又軍事之大較矣。楊載福、彭玉麟經曾國藩拔識於風塵之中，自湘潭出師，以至今日，久已分爲兩部，卽不能統爲一軍，在該員本無不和，而兩管弁勇卽有才力不相上下之勢，是該鎮道勢又不能互爲統轄。查丁憂兵部侍郎曾國藩持躬謹慎，早邀聖鑒，水師將弁皆其舊部，吳會形勢，扼塞之要，尤所留心，前請終制，蒙恩暫準，曾國藩讀禮家居，曷嘗須臾忘天下哉？茲幸機勢可乘，東南大局，時不可失，移孝作忠，出而任事，天下後世將益信其忠，而不能責其不孝。事必見其大，而時必乘其先，應請飭下曾國藩迅速起程，由鄂抵潯，卽日督同楊載福、彭玉麟、李續賓等水陸各軍，會合將軍耆興、阿長驅東下，都興、阿忠勤素著，馬隊勇敢冠軍，素與南勇將士一力一心，必可直搗金陵，預操勝算。抑臣更有請者，自軍興以來，凡官軍所到之處，賊必嚴爲之備，我軍銳氣，仰攻礮石可及，徒損精銳，積日累月，壯氣潛消，悍賊乘之，轉致於敗。又賊之詭計，以堅守緩我兵力，轉於無兵及兵弱之處，狡焉思逞，是我軍之膠滯一隅，而賊乃得以出沒無定，循是不變，則兵日見其少，而賊日見其多，固非賊之果多於官軍，亦非賊之果強於官軍也。卽如四年，臣同塔齊布、羅澤南等力攻九江及湖口，西岸梅家洲、城旬日之間，傷亡至多。五年，羅澤南、李元度等專攻湖口縣城，城不可拔。六年、七年，彭玉麟、楊載福約會夾攻，迭次血戰，因無陸師相依，遂無成效，其不得手之故，無他，兵出以正，不以奇，賊得以先爲之備也。此次李續賓、楊載福先期密商，以陸師五千人從潯城渡江而北，揚言進勦宿太，而卽夜潛入舟師，繞出湖口之下十里，天甫黎明，舍舟登陸，踞城後山巔，監其腦而拊其背。其時內湖外江，水師血戰方酣，賊亦盡力抗拒，陸軍大呼突入，水陸之賊，均駭愕失措，不知此軍從何而來也。是役也，臣愚以爲深合於出不意而攻不備之兵機，固非臣之智慮所及。

竊計以陸師精兵六千人，另籌每月船價銀二萬兩，雇民船四百號，從水師之後，仍帶長夫鍋帳，并二月米糧軍火，遇皖南、皖北、江南等處有賊之虞，隨機雕勦，則我兵所至，皆賊計之所不及防，迨其聞警調援，我軍即可迎戰；抑或堅守不出，我兵亦可改圖，兵到之後，賊必設備，設備之後，兵可繼歸，兵歸之日，賊必弛備，弛備之日，兵可再出，計不出數月，而賊技已窮，賊勢必威矣。惟是以奇兵雕勦，在乎審機觀變，無論南岸、北岸、江界、皖界，應飭帶兵大員，覘賊所在，不拘守成法，不頓兵堅城，不爲鄰省所節制，不爲賊情所牽綴，動靜之機，默存於心，綴往倏來，如出九天而入九淵，不僅賊匪不能窺其機，即他省將帥督撫，亦莫能測其用，若使稍有沾滯，兵機必鈍矣。又兵勇之敢戰者，傷亡必多，即如初八、初九湖口之役，水陸中傷共九百餘員，名血戰之奇，固近年所罕觀，然傷亡過多，即宜調回武漢，加意休養，以慰軍情，而養士氣，仍以精兵調赴下游，彌縫其機，更番迭戰，如環無端，則往來進退，神變不窮，庶不致拘滯一隅，轉誤大局。應請以九江爲老營根本，仍以武昌爲補換，并糧臺根本，則餉精不匱，而士氣常新，必於討賊機宜，大有裨益。愚昧之見，如蒙聖明採擇一二，可否一併飭下曾國藩議復施行，理合繕摺馳奏。

上諭：「胡林翼奏：『請起復水師統將，以一事權，並密陳進勦機宜。』一摺，官軍克復小池口、湖口縣兩處，九江已成孤立之勢，即日攻克水陸大兵，即可相機東下，所奏不爲無見。惟曾國藩丁憂後，奏派楊載福總統內湖外江水師，彭玉麟協同辦理，業經明降諭旨，允其所請。朕因該侍郎懇請終制，情詞懇切，且江西軍務漸有起色，是以令其暫守禮廬，楊載福等統帶水師，旣已著有成效，自應仍歸該總兵等相機調度，以專責成。曾國藩離營日久，於現在進勦機宜，能否確有把握，尙未可知。若待其赴潯督辦，恐有帶時日，轉懈軍心。胡林翼久歷戎行，於軍務尙爲熟悉，著將省城公事，趕緊料理，即行馳赴九江，與都興、阿、楊、載福等會商妥辦，務使各營將士同心勦力，以期迅速逆氣，共膺懋賞。該撫奏稱：『奇兵雕勦，在乎審機，請飭帶兵大員，覘賊

所在，不拘成法，不爲賊所牽綴。等語；此係出奇制勝之法，現在若能抽出一軍，即可照此辦理。該署撫與官文、都興阿、楊載福等商辦，正不必待會國藩到楚，方能定議也。至受傷兵勇，調回休息，仍調精兵彌縫其闕，亦屬可行。著與官文等一併籌畫辦理。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月○日接奉軍機字寄）

再，江西補用直隸州知州衙勇巴圖魯劉騰鴻於本年七月攻復瑞州，當日陣亡。業經江西巡撫臣耑齡奏準，以道員例優卹在案。竊維楚軍自會國藩、羅澤南、李續賓等帶兵討賊，均由其父教嚴明，訓勵不懈，故能移孝作忠，始終一致。臣查劉騰鴻之父劉象觀，長沙屠學附生，年已七十矣，師法濂洛，粹然名儒。粵匪初犯湖南，劉象觀卽與羅澤南、李續賓等講明鄉守之法，並飭其子弟死心兵略，每致書於臣，縱論時事，忠愛之意，溢於言表。迨至咸豐五年，賊踞武漢，劉象觀以老病不能從軍，乃命其子劉騰鴻募勇來援。六年四月，由鄂省派援江西，大小百餘戰，將略可風。劉騰鴻於軍中得父書，每勗以忠勇報國，廉正自守，並引事君不忠非孝，戰陣無勇非孝等語，相勉勵。劉騰鴻以其父書激勵所部軍士，有聞而感泣者，以故劉騰鴻一軍，紀律最嚴，秋毫無犯，甘苦與共，戰必身先，戰歿之日，瑞州士民走而哭者數萬人，兵餉積欠，百姓之輸於該營者而獨厚。是劉象觀之善教其子，實有合於孝慈則忠之義。前者羅澤南、李續賓均經臣奏奉恩旨，賞給其祖父封典，茲劉騰鴻戰功最著，已照道員賜卹。在該故員以書生從戎，忠孝大節，原無缺憾，惟其身歿之日，尙無子嗣，其胞弟代領其衆，仍留江西軍營，老親年高，獨居鄉里，合無仰懇天恩，賞給其父母正四品封典。在皇上錫類推仁，有加無已，而草野之臣，懷抱忠義，姓名上達於宸聰，庶幾海內聞風，頑廉懦立，實於聲教有裨，是否有當？謹附片具奏。

謹按此片於○月○日接奉旨準。

再，蕪水縣典史徐學浩，係安徽懷甯縣人，在任二十年，緝捕勤能，輿情愛戴；自粵匪竄擾楚省，歷次辦團殺賊，復奉委於蕪羅交界，帶勇防勦，一載有餘，接仗數十次，擒斬賊數百名，又協勦擒匪李兆受夥黨，幫辦捐輸糧

米，備極艱辛，積勞成疾。咸豐六年八月十六日，賊匪上犯，該員帶病督戰，旋即在營身故。又候選從九品周星照，係湖南長沙縣人，經鄭陽鎮總兵楊載福派帶水師，咸豐四年七月，隨同克復武漢各城，進勦田鎮，衝鋒冒險，勞苦成疾，派赴南省請領戰船等項，差次病故。又選用州同伍典，係湖南慈利縣人，前在軍營，屢著戰功，觸暑成疾，在營患病，給假尙未回籍，旋即病故。臣查該員等力疾從公，屢著戰績，雖與臨陣捐軀有間，實屬歿於王事，可否仰懇皇上天恩，準將該員等照軍營病故例給卹，以慰忠魂，而昭激勸。理合附片奏明。

硃批：「均照所請議卹。欽此。」

訪舉隱逸乞賞給京銜以正人心而勵士習疏（九月二十六日）

竊維鄂居天下之中，水陸四達，平時富商巨賈，往來聚集，競尚繁華，閭閻耳濡目染，相習成風，變本加厲，識者蓋隱憂焉。迨經兵燹迭擾，民氣凋殘，遷播流離，四民同困，此固循環剝復之自然，亦天心人事轉振之機會也。臣維移風易俗，教化爲先，顧官之於民，條告或視爲具文，刑章亦倖圖苟免，不若鄉之賢士大夫，朝夕與處，情易通而言易入者，亦勢使然也。特以側陋寒微，不求聞達，當道者又不搜羅引汲，任其淪沒巖阿，無怪乎潛習皆是，提倡無人，而倂僞之士，且以爲積學立品，如某某者，卒亦無所表見，甚至窮餓終老人，亦何樂爲君子，而恥不爲君子哉。此世風之所以日下，而人才之所宜亟舉也。鄂之興國州，爲江西入楚門戶，逆匪頻年蝟負，蹂躪特甚，處士萬斛泉，結茅山中，讀書講道，賊至時，正襟端坐，絃誦不輟，賊亦不敢逼，自相引去。平日以朱子小學，暨近思錄爲宗，尤精研大學衍義，並性理諸書，家貧性孝，取與不苟，學臣龍啓瑞、杜翰將拔爲秀才，遂不應試，延主崇正書院講席，深裨士林。其弟子宋鼎、鄒金粟，均布衣不求仕進，安貧樂道，砥礪廉隅，爲鄉里所矜式。臣徵之皆不肯出，復加採訪，與論翕然竊以造物生才，原關氣數，國家選士，不限雲泥，當茲力挽頹風，得才士百，不若得醇士一可。

否仰乞天恩，準將興國州處士萬斛泉，給予國子監學正銜，宋鼎、鄒金粟、均予翰林院待詔銜，庶幾觀感奮興，頑廉懦立，其率由於仁義道德之域，實於人心風俗大有裨益，謹繕摺具奏。

硃批：「禮部查議具奏。欽此。」

酌議驛站變通報銷章程乞敕部議覆疏（九月二十六日）

竊據藩司馬秀儒、臬司馬遵殿會詳：「咸豐二年以來，湖北有驛，州縣多被賊擾，致將驛馬劫失，號舍焚燬，勦退後，均仍照舊安設修理，接遞文報差使。查馬匹一項，例應詳領司照戶部，換票出口購買，始準填補上站；維時軍報絡繹，若遵定例買馬遞送，緩不濟急，必致貽誤。經該州縣於附近地方，各按例價額數，買馬補站；或按額數雇馬應差，即完善各驛，自咸豐三年起至六年止，每年倒馬，或因道路梗塞，難以專丁赴口，或因臬司遠在軍營，未能照例請票，亦在附近地方，按年按額買馬填站；其失驛州縣，未設以前，俱係雇夫代馬，均經通稟有案，辦理係屬權宜，所有未經奏銷之歷年支用，驛站銀兩，自應變通報銷，擬請將咸豐二、三、四、五、六等年，各驛在於附近買馬者，無論填補失馬倒馬，準照出口買補倒馬之例，分年支銷馬價，叩解皮張銀兩，仍不得過年額存七倒三之數；如係雇馬應差，不準支銷馬價，應以咸豐七年為始，按照倒馬例數，遞年請票補價，俟口馬買到若干，即裁去雇馬若干，並俟雇馬裁竣，始準接報倒馬，不許兩項並支；其被擾州縣，未失驛站以前，及失後補設，並完善各驛，無論買馬雇馬，查係實在夫馬足額者，歷年額支夫馬工食工料，加閩支應，號房鞍雇夫價健夫工食等項，銀兩，準其一體照額開銷；不足額者，按數核減；其失驛州縣，未設以前，雇夫代馬，此項健夫工食銀兩，應請比照襄陽、穀城、均州、鄭縣、四州縣，添設王政橋等一十七站之例，按日按名支食，如雇夫較多，不得過原額馬夫之數。」等情，請奏前來。臣等查楚省州縣，近年驛站夫馬事宜，實因限於時勢，未能循例辦理，該藩臬兩司酌擬變通

報銷章程，係爲核實摺節，力杜浮冒起見；惟事關動支驛站錢糧，且與成例多有不符，未便擅專，相應請旨敕部議覆遵行。

卷二十二

奏陳水陸各軍克復江西湖口縣城並攻破梅家洲僞城詳細情形疏（七年十

月初二日督發）

竊楚省水陸各軍會合江西內湖水師，攻克湖口縣城，業經臣等將大概情形馳奏，仰慰宸懷。查逆賊以九江爲老巢，以小池口湖口爲犄角，踞險負固，五載於茲；前塔齊布屢攻未下，該逆得以逞志上犯；臣官文等前於小池口克復後，偵知逆衆固守九江，當即咨行水陸各軍，襲取湖口，出其不意，爲制勝之策；惟該逆盤踞湖口以來，拆毀舊城，於石鐘山自麓至頂，壘石重關，築城如帶，復於西岸梅家洲堅築僞城，掘濠植樹，蔥鬱成林，與湖口對峙，以通援應，蓋扼山水之要，以堅守抗拒者也。八月初八日，賊船將分路進援九江。李續賓、商揚、載福會同內湖水師、惠潮、嘉道、彭玉麟設計水陸夾擊，訂期九月初八日進剿。初七日，李續賓令李續宜率營官何紹彩、黃澤遠、張榮貴、巴圖隆、阿等馬步隊攻梅家洲僞城，自率湘凱各營渡江，揚言搜勦宿松、太湖；是夜，駐師張家壩，四更後，率李續燾、胡裕發並副右副左中右各營，紆曲繞道，伏於湖口後山，掩旗息鼓，攀藤依石而上，令梁作楫、彭友勝伏於山麓，專俟水師得手，水陸夾擊。此李續賓之設計，而賊未及知也。黎明時，彭玉麟派游擊蘇在位、都司羅勝發、成發、翔、孫昌國守備彭大田等，攻湖口之東，游擊鄧翼升守備曾四美等，攻西岸梅家洲賊船。參將劉國斌由中路橫排接應，賊分兩岸迎拒，礮聲振雷，子落如雨，都司羅勝發連擊黃馬褂賊目三名落水，忽礮子從崖隙飛出，羅勝發中礮陣亡；後隊繼進，拋擲火蛋，賊船火起，我軍乘勝擒斬焚奪，賊即紛紛投水。先是，楊載福於

初七日派參將孫昌凱、都司劉正隆、楊明萬等，以長龍舢板分載陸勇，虛作聲勢，以待接應，自率各營於初八日卯刻抵湖口縣，派參將萬化林率前營，楊明萬率新前營，攻梅家洲賊船；參將李朝斌率新右營，又派副將李成謀、張啓基，參將陳金鼈、都司何瑞祥，守備丁泗賓於石鐘山賊船大幫停泊之處，上下夾攻。至是會合彭玉麟、水師揚帆直進，北風大作，舟駛如飛，兩岸及城賊密排大礮，同時開放，各軍奮勇爭先，陳金鼈左額受礮子傷，李朝斌胸膈受傷，大叫殺賊，屹立不動，絕壁懸崖，水流湍急，我軍飛槳衝擊，忽舟重難移，船身傾側，急以長篙下探，知水底重重羈絆者，皆大錨鐵鍊也。首尾撞擊，奮駛不前，而賊之火鎗、火礮、火筒齊至，我軍奮不顧身，鏖戰多時，忽山後人聲大沸，百谷響應，轉瞬旌旗蔽空，陸師由山頂破空而下，則李續賓先日之伏，而賊不知我兵之從何而至也。遂大潰，我軍以刀斧火炬，斷其鐵鍊，逼賊船於崖下，短兵相接，火器齊施，殺斃燒斃溺斃共二千餘人，將船焚奪一盡，片葉無留。梁作楫、彭友勝、奮呼攻城，李登梗、成大吉等，直撲壘卡內外，水師上下衝擊，有登壘殺賊者，有緣木而上取賊首者。維時梅家洲賊船焚奪已盡，而日已晡矣，收隊暫息。五更，我兵緣梯而上，飛火箭入城中，適中火藥、瓦石飛空，牆壘破裂，賊大譁，開城奪路而出，我軍乘勝追殺。楊載福、彭玉麟水師分道繞截水陸，又殺賊二千餘人，生擒偽總制陳中理等二百餘名，奪獲礮位三百餘尊，糧食硝藥器械無算。湖口縣城即日克復。梅家洲之賊，見湖口已破，不戰而逃。李續賓、何紹彩、並巴圖隆阿等，由間道繞出賊前，聚而屠之，無一遺者。十三日，楊載福帶外江水師，彭玉麟帶內湖水師，又奪彭澤縣賊船數十號，攻破小姑山賊卡，江面一律肅清。是役也，盡兩晝一夜之力，合水陸之師，或夾擊，或合攻，掃積年踞險負固之窟，通外江內湖水師之路，而潯城岌岌孤絕，無援，不獨江西之門戶可保，而東南之大局可圖，是皆仰賴皇上天威，軍士用命，乃能出奇師而成偉績。現飭水陸馬步，專注九江，以期建瓴東下，迅掃妖氛，而此次奇兵制勝，洵屬非常戰績，所有戰功懋著之水陸員弁，謹隨摺繕單，籲懇恩施。其餘出力員弁兵勇，並傷亡將士，容分別查明具奏。布政使已記名按察使李續賓，提督銜鄖陽

鎮鎮兵官彪勇巴圖魯楊載福二員，職分較大，臣等未敢擅擬，可否優予獎敘？惠潮嘉道彭玉麟可否賞加按察使銜？候選知府李續宜可否免選知府，以道員選用，均出自天恩，謹將水陸各軍設計夾擊，克復江西湖口縣城，並攻破梅家洲偽城，江面肅清緣由，合詞由驛六百里馳奏。

●再，湖口連日血戰，員弁兵勇傷亡較多，自應仰懇聖恩，分別卹賞，現飭各營確查詳辦外，所有陣亡都司羅勝發，奮勇捐軀，實堪憫惻，請照參將例優卹；藍翎把總胡永和，把總陳長勝，均照千總例優卹；外委易王佐，哨官六品軍功彭瑞益，彭雲漢，常晉，均臨敵陣亡，請均照把總例優卹，出自天恩，謹附片具奏。

上諭：旨：欽此。官軍攻克湖口縣，並梅家洲偽城，請將出力員弁獎勵，開單呈覽。一摺，李續賓等督率諸軍出

奇制勝，洵屬可嘉，布政使銜記名按察使李續賓，著遇有布政使缺出，由軍機處提奏；提督銜鄖陽鎮總兵楊載福，著遇有提督缺出，由軍機處提奏；廣東惠潮嘉道彭玉麟，著賞加按察使銜，候選知府李續宜，著免選知府，以道員選用，其餘在事出力之候補副將成大吉，著賞給勳勇巴圖魯名號，候補參將胡裕發，著賞給驛勇巴圖魯名號，並著免補參將，以副將儘先補用，候補游擊楊德武，李登梗，均著免補遊擊，以參將儘先補用，並賞加副將銜，遊擊李繼燾，成得升，李存漢，游擊銜都司彭祥瑞，均著以參將儘先補用，成得升，李存漢，並著賞換花翎，候補都司劉祥山，著免補都司，以游擊儘先補用，並賞換花翎；湖北候補同知直隸州知州唐際盛，著免補本班，以知府不論繁簡，儘先補用，候選知縣金國琛，著免選知縣，以同知直隸州知州，遇缺即選，並賞換花翎；湖北候補訓導梁作楫，著免補訓導，以知縣留於湖北，遇缺即補，並賞加同知銜；副將銜參將陳金鼈，著以副將儘先補用，並賞加總兵銜；儘先副將游擊張啓基，著賞加總兵銜；選用參將守備萬化林，著以副將儘先補用，參將李朝斌，著以副將儘先補用；都司銜守備丁泗濱，著以都司儘先補用，並賞加游擊銜；都司何瑞祥，著以游擊儘先補用，並賞加參將銜；游擊銜都司楊明萬，著以游擊儘先補用。

並賞加參將銜；儘先參將劉國斌，著免補參將，以副將儘先補用，並賞還花翎，署游擊鄧翼升，著免升參將，以副將儘先選用，浙江署游擊蘇在位，著以參將，仍歸浙江儘先補用，都司孫昌國，著免補游擊，以參將儘先選用，游擊銜都司喻俊明，著以參將儘先補用，並賞換花翎，湖北都司成發翔，著免升游擊，以參將仍留湖北儘先補用，儘先守備彭大田，著免補守備，以都司儘先選用，並賞換花翎，把總李雲祥，著以守備儘先選用，並賞加都司銜，守備會四美，著以都司儘先補用，守備楊鎮魁，著以都司儘先選用，千總湯定國，著免陞守備，以都司儘先補用，外委郭德山，著免升千總，以守備儘先補用，並賞戴藍翎，文童岳志鵠、陳詩懋，均著以從九品遇缺卽選，所有陣亡之都司羅勝發，著從優照參將例議卹，把總胡永和、陳長勝，均著從優照千總例議卹，外委易王佐，軍功彭端益、彭雲漢、常晉，均著從優照把總例議卹，該部知道，單片併發，欽此。」

（十月十五日接奉）

再，小池口克復後，臣都興阿當卽分兵駐守，一面分撥馬隊兵勇，進剿宿太，連日偵知安慶、桐城、潛山來賊萬餘，盤踞太湖，已分股竄至楓香驛、涼亭河一帶，又宿松一路，亦有石牌賊匪數千，竄至桃花鋪，窺伺我軍營壘，未就意圖乘虛攻撲，擾及蕪黃邊界，而太湖一路，涼亭河距我師進紮之二郎河僅二十餘里，九月十九日，翼長多隆阿由宿松率馬隊會同副將鮑超步隊，至祝家塆一帶，值賊匪緣山繞谷，分路出撲，我兵亦四路迎敵，營總薩林祿、昌左右抄截，正遇伏賊蜂起，薩林等率馬隊縱橫衝突，施放鎗箭，殲斃騎馬悍賊多名，餘賊四散奔逃，我兵繞谷追殺，斃賊又千餘名，生擒長髮老賊五十四名，奪獲鎗礮旗械數百件，將涼亭河一帶賊壘十餘座，全行平毀，三更收隊回營，查點兵勇亦多受傷，查明分別辦理，除仍相機進剿外，所有官軍行抵宿太境內，勦賊獲勝情形，謹附片具奏。

硃批「覽奏均悉，欽此。」

再臣等欽奉九月十三日上諭：「接李孟羣奏：『衆匪圍攻蘇家埠營盤，暫退河西，請兵協助。』一摺：湖北現在肅清，兵力尙可分撥，該藩司奏稱：『與副都統巴揚阿共事最久，所帶馬隊實爲得力，請斟酌帶馬隊二百名，步隊三百名，前赴該營，著官文、都興、阿、胡林翼酌量抽撥，卽派巴揚阿統帶前往，幫同李孟羣合力進攻六安。毋稍遲緩。』等因。欽此。欽遵。」臣官文、臣胡林翼當卽加函飛咨，臣都興、阿設法抽撥，以期仰副慈廑。祇以楚北當肅清之後，仍有征調之煩，馬隊一軍，前歲德安遣撤後，下勦武漢，僅一千餘名。本年自春徂秋，攻勦黃梅、蘄、黃、戰半載有餘，傷病倒斃較多，現於駐守小池口外，一面進勦宿太，一面撥赴南岸，圍攻九江，嗣復抽調赴襄、堵、勦豫、捻，近因安慶賊匪大股上竄太湖之二、三、四、五等處，逼近楚疆，又須調撥堵禦，以有限之馬隊，備江、楚、皖、豫四省之勦守，實覺勢分力薄，而步隊各營，又因餉源屢竭，簡精汰弱，僅數前敵調用，是以臣等慮及東征，兵力較單，有籲懇聖恩，添調吉林、黑龍江官兵之請，卽巴揚阿原帶馬隊，止二百餘名，其久戰傷病，難以速痊之倭克錦等六十六員名，已奏報遣撤，此外或撥赴襄陽，或歸於前敵，爲數無多。又巴揚阿膽識兼優，誠將領中出色之員，自咸豐三年出師直隸、山東、高唐，以至湖北，從軍五載，身經數百戰，積受疲喘之病。本年七月間，舊病復發，先擬告假就醫，因值蕪廣情形喫緊，臣等未準所請，仍令督隊行間。迨八月內克復小池口後，查驗巴揚阿氣喘咯血，力實難支，因準令暫回省城醫治，亦於附奏遣撤馬隊摺內聲明在案。此楚北兵力驟難抽撥，赴李孟羣軍營，巴揚阿因病請假在先之實在情形也。伏思鄂皖近在鄰封，清除皖逆，卽以保我楚疆，更宜視同一體，臣等未敢稍分畛域，現在馬隊兵勇進駐宿太者數千人，亦卽爲李孟羣後路聲援，而進攻六安之計，尤應合力共籌，臣等於奉到諭旨後，體察楚軍之緩急，一面飛函諄致勝保，以正陽克復後，或可移師六安，與李孟羣會合進攻。昨接勝保復函，知已派馬隊二百名，馳赴李孟羣軍前策應，並分軍至六安南路，李孟羣亦進紮六安東門，是刻下兵力較厚，攻勦可期得手，而楚北現攻九江情形喫緊，一經克復，卽可廣集兵力，先清皖省，北路水師礮船拒長江之險，會

合東征，兼授江省，方不至有顧此失彼之虞；現仍令進駐宿太之馬步各軍，節節掃清，乘勝馳勦，與李孟羣軍營相爲犄角，庶軍威倍振，逆氣可剋，日蕩平，仰慰聖主宵旰憂勤之至意。所有楚省先經派撥馬步兵勇進勦宿太及現在酌量籌辦情形，謹據實覆奏。

楚北官軍攻拔江西彭澤縣兩岸僞城疏（十月十二日督發）

竊自楚省官軍克復江西湖口後，續接探報：「首逆石達開渡江，會集都昌、鄱湖各賊，盡踞景德鎮，行止尙無定向，而賊目賴桂英等踞守彭澤，恃衆抗拒，實爲下游肘腋之患。臣官文等復即咨飭水陸各軍，急攻彭澤，牽制石逆，以免回援金陵。九月十七日，李瀾賓留老營紮湖口，卽派各營六成隊，同楊載福師船直下。十八日，抵彭澤縣境，值連日風狂浪湧，未克進兵。李瀾賓等登岸審看形勢，其城下五里小姑山，挺立江中，山上廟宇房舍，盤旋疊上，貼地爲門，一礮可守。該逆又於南北兩岸，修築石城對峙，環以深濠四層，密排椿木，周城僅留一門，一路曲繞而進，該逆憑險設守，恃此爲穩固之地，已五年矣。楊載福、李瀾賓商議先攻北岸僞城，調巴克坦布等馬隊，由橫壩直趨小姑山北岸，又派楊得武率湘凱各營，由湖口縣直趨小姑山南岸，均隱伏民村。二十一日，風浪稍定，楊載福留都司楊明萬一營礮船，轟北岸僞城，自率大隊戰船，向舊城排礮一周，卽往下游進發。李瀾賓飭各勇夫於距僞城三四里，多修營壘，佯作長圍之勢，自率親兵梭巡城外，拔取木椿，忽該逆出隊抗拒，我軍奮勇迎戰，斬騎馬賊三人，餘賊退奔。我軍復佯退誘之，該逆又出數千人，拚死追撲。李瀾賓令親兵排一字陣以待之，而令各勇伏後，密傳馬隊從賊後邀擊。俟該逆離城已遠，我軍信礮一聲，馬步前後猛擊，該逆大敗，不能回城。我軍掩追數十里，賊至吉水溝，適遇楊載福戰船橫截，轟擊殲斃賊千數百名，餘賊向望江竄逃。楊載福率師直逼望江縣境，登岸搜勦敗賊，斬擒殆盡，卽駛下安慶。維時彭澤縣城內之賊，紛紛竄逃，被楊明萬率勇追殺，斃賊無數。」

二十二日，李續賓與楊明萬以礮船擊南岸僞城，自午至酉，轟攻不息；陸勇與馬隊亦會合輪攻；至四更時，見城中火起，知賊已遁，當飭馬步隊窮追三十餘里收隊，沿途斃賊數百名，奪獲騾馬多匹，旗械數百件，尙有小姑山伏賊，閉門堅守，拋擲磚石，我軍許以勿殺，誘該逆下山，擒而斬之。此二十一、二日攻克彭澤縣，並拔其兩岸僞城，及勦除小姑山賊壘之實在情形也。李續賓遂派軍分守彭澤、湖口，旋即渡江回九江老營。等情稟報前來。臣等查彭澤一關爲下達安慶鎖鑰，該逆堅城對峙，憑險負隅，已歷數年之久。今仰賴聖主威福，一鼓成功，楊載福已率師進規安慶，大有直搗金陵之勢。現有潯城之圍，功虧一篑，即當設計勦除。臣都興阿、因皖逆尙熾，斬廣路可通楚境，北岸勦守不容鬆勁，現仍率馬步各軍，由宿太節節掃蕩，相機而進，俾皖北肅清，庶便專意東征。除此次在事出力文武及傷亡勇丁查明另行奏懇恩施外，所有攻克江西彭澤縣並拔其兩岸僞城情形，恭摺由驛六百里馳奏。

上諭：「官文等奏：『楚北官軍攻克江西彭澤縣，並兩岸僞城。』一摺，此次楚北官軍水陸進勦，辦理甚爲得手；著官文等乘此聲威，激勵將士，迅克九江，進攻安慶，並由宿太節節掃蕩，俾皖北一律肅清。所有在事出力員弁，並陣亡丁勇，著官文等查明具奏，候朕施恩。欽此。」（十月二十五日接奉）

卷二十三

奏陳鄂省尙有應辦緊要事件請俟九江克復再行率師下勦疏（七年十月十

四日）

咸豐七年十月初十日，準軍機大臣字寄：「十月初四日，奉上諭：『胡林翼奏請起復水師統將，以一事權並密陳進勦機宜。』一摺，曾國藩丁憂後，奏：『派楊載福總統外江內湖水師，彭玉麟協同辦理。』業經明降諭

旨，允其所請。朕因該侍郎懇請終制，情詞懇切，且江西軍務漸有起色，是以令其暫守禮廬。楊載福等統帶水師，既已著有成效，自應仍歸該總兵等相機調度，以專責成。曾國藩離營日久，於現在進剿機宜，能否確有把握，尙未可知。胡林翼久歷戎行，於軍務尙爲熟習，著將省城公事趕緊料理，卽行馳赴九江，與都興阿、楊載福等會商妥辦。等因欽此。寄信前來，仰見皇上慎重周詳，策勵驚駭至意，跪讀之下，曷勝感奮。惟是全師出境，必使軍無返顧之虞，乃得銳意長驅，節節攻剿，不僅圍潯城之克復已也。查九江城賊岌岌孤立，雖米糧尙足，而援絕勢窮，現又開壕兩重，逃竄無路，計日聚殲，實有把握。在李續賓、楊載福調度運籌，早已預操勝算，萬無疏虞。斟酌情形，暫可不必前往。且潯城既下，必有擊散之賊，難保不紛紛上竄湖北。大軍移動，門戶堪虞。初九日接準勝保入百里咨稱：「安徽獨山軍營失利，西面緊接湖北之羅田、麻城，嘯卽迅速防剿。」等因。查羅田、麻城均在九江之上四百餘里，亦在宿松、太湖以上三四百里，大兵盡駐下游，賊若間道橫撲，則德安、安陸一帶亦必驚擾。現已派兵前往堵剿，如有警急，應再籌撥兵勇，以昭慎重。臣之步軍，其分防襄陽及蕪廣與國各營，一時尙難抽調。又瑞州克復，王鑫、劉騰鴻先後殞謝。臨江吉安之師，乍前乍卻，勝敗不常。查臨江距瑞州百餘里，距湖北之通城、崇陽亦祇數百里，江西內地被賊竄擾者，尙有六府，不僅與鄂省唇齒相依，兼與湖南邊界處處相通。是上游南岸亦屬空虛，設有不備，則東下之師，首尾受敵，不可不慮。又兵之所向，餉項宜籌。五年六年間，武漢中梗，每月本省所出月不過三四萬兩，本年二、三、四等月，臣於籌畫牙帖釐金等項，漸有起色。通計本省所籌，隨時整頓，嚴杜侵漏，每年可得百萬兩，雖僅祇大嘗得半之餉，尙不至十分飢困。惟現在辦理各員，係臣訪舉儒士，破格委用，一切章程，初經釐定，必須試行一年，用人理財，乃能核實，可期久大。又鄂省漕糧，弊竇太深，數十萬之正額，徵收不滿一半。數十年之積弊，浮勒至於十倍，皆由漕蠹包戶、冊書里差任意侵蝕，肆無忌憚。有米一石，折價十二三千至十五六千文者，一縣之中，冊書里差多至千餘人，維正之供，概歸中飽。小民窮困，流亡遁逃，或敢於抗糧，或甘於從賊。

州縣無策，僅科捏報災傷，不自咎其浮勒太過，致失民心；而因循廢弛，坐視不理，國計民生，不復顧問矣。此在承平之時，積習相沿，牢不可破，今則兵燹餘生，脂膏已竭，更不堪其朘削。臣於九月初一日，從九江回省之後，即日遵委道府大員，面為商榷，澈底清查，逐縣刪減，上下衙門陋規浮費，一概革除，計每縣陋規多至數十款，百餘款，浮費多至數千兩，數萬兩不等；吏治之頹，民生之瘁，莫此為甚。現當立法之初，州縣或疲玩性成，書差必始終貪賂，亦須切實整頓，嚴行參劾，方可力挽頹風。臣已發其端，應竟其緒，督臣官文統轄兩省，事務殷繁，錢漕為巡撫衙門專政，臣即當一手經理，所有裁汰陋規章程，容再另摺陳明。又臣本年馳赴下游督勦，隨處查勘地形，於邊界要隘地方，修築礮樓，以資防守，燒磚砌石，亦須數月畢工，以上各事宜，為鄂省切要之急務，亦與東征之師牽涉關係，澤城必無疏失之虞，克復之後，東南全局，節節可圖，時固不可暫失，而事必策其萬全。臣愚昧之見，應俟九江克復，再行前往會商，似於地方軍務，均有裨益。所有現在未能驟行馳往九江會勦情形，謹縷晰恭摺具奏。上諭：「前因胡林翼奏：『請飭曾國藩赴江西統率水師。』當諭令該撫將省城公事料理，馳赴九江，與都興阿等會辦，茲據奏稱：『九江賊勢已窮，李續賓、楊載福辦理已有把握，暫可不必前往。』等語，澤城一經克復，敗散餘匪，上竄堪虞，自應嚴密設防，使我兵無後顧之虞，然後節節進勦，方為計出萬全。籌畫兵餉，釐剔漕弊，擇要設防，皆係目前切要之務，該撫身任地方，責無旁貸，著即逐件籌辦，暫時毋庸前赴九江，所有攻勦事宜，現有都興阿、楊載福、李續賓等水陸並進，當可迅速奏功，俟克復九江後，胡林翼再行察看情形，酌量進止，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欽此。」（○○月○○日接奉）

革除漕務積弊並減定漕章密疏（十月十四日）

竊惟湖北通省有漕州縣凡三十有三，額征北漕正耗米十五萬石有奇，南米十三萬七千石有奇，北漕由

丁船兌運京倉，南米由州縣解交荊州漢營，及各標綠營；咸豐三年，因湖廣漕船停運，部文令變價解部，每石折銀一兩三錢，各州縣仍照舊徵收，時因省城失陷，未及辦理。臣自咸豐五年三月，蒙恩擢署湖北巡撫，即訪聞各州縣徵收漕糧，多所浮勒，大爲民病，每思有以變易之，適以軍事方殷，無暇及此。上年武漢克復，楚境漸次肅清，今歲雨暘時若，年成頗稱豐稔，漕糧可望開征，若不於此設法清釐，舉積弊而一更張之，國計民生，將何補救？惟是楚北漕弊，浮收之重，實由於穴費之多，使非先察積弊之由，是猶止沸者不去其薪，墾田者懼圖其蔓也。臣請爲皇上密陳之。查湖北各州縣額徵米數，多者二萬餘石，少者二千餘石，或數百石；北漕南米，合征分解，其徵收米石者，謂之本色，以錢折米者，謂之折色，其征收折色，多寡不同，有本色多於折色者，有折色多於本色者，有本色折色各半者，有全收折色者，其徵收折色，每石折收錢或五六千，或七八千，或十二三千，或十五六千，竟有多至十八九千者，其徵收本色，每石浮收米或五六斗，或七八斗，或加倍收，竟有多至三石零者，此外又有耗米、水脚等項，分款另收，又有由單、券、票、樣、米、號、錢等名，多端需索，民力幾何，其能堪此？而州縣則有所藉口也。向來漕運道通時，不無津貼，方能挽運入都，而丁船藉此需索，兌費，爲數甚鉅者，固無論已，即現在停運免兌，幫費可省，而糧道有漕規，本管道府有漕規，丞倅尹尉各官，俱有漕規，院署有房費，司署有房費，糧道署及本管道府署，更各有房費，此穴費之在上者也。又有刁紳劣監，包攬完納，其零取於小戶者重，其整交於官倉者微，民謂之曰蝗蟲，更有挾州縣浮勒之短，分州縣浮勒之肥，一有不遂，相率告漕，甚或聚衆哄倉，名雖爲民請命，實則爲己求財也。官謂之蝗蟲費，種種蠹弊，盈千累百，無不於州縣取之，其派撥南米者，撥定後，由州縣自運，交荊州府衙門，或交本色，或交折色，其交本色者，正米耗米之外，尙需雜費銀兩甚多，其交折色者，每米一石或二兩，或三兩不等，要之，費未交足，米故遲收，此穴費之在南米者也。夫州縣既多穴費，勢不能不向糧戶浮收，州縣既有浮收，勢不能不受刁民挾制，於是大戶折色之價日減，小民折色之價日增，土棍豪矜，多方抗欠，猾胥蠹役，從中欺侵，各

州縣雖勤折浮收，間有所得，半皆耗於上下冗費之中；而國家維正之供，往往徵不足數，則相率袒報災歎，藉緩徵爲騰挪，而漕政因之益壞，百餘年來，日甚一日，東南數省，積弊相同，而湖北則幾有不可挽回之勢矣。湖北現當兵燹之餘，若聽有漕州縣，仍照前此之每石十餘千收取，必至民困難，有負我皇上軫卹凋殘，愛養民生之至意。臣自九月初旬，由九江旋省，日與省中司道、武漢二府晝夜籌商，立意減漕，以甦民困。竊謂欲禁浮收，當先革冗費，現已遴委道府大員，馳詣各州縣，體察情形，破除情面，分別刪減，嚴立限制，明立章程，榜之通衢，俾窮鄉僻隅，一律周知，貪吏猾胥，無從欺隱，取中飽之資，以分益乎上下，務期積弊盡除，民力藉以稍紓，而國賦得歸實濟。易云：「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其時也。然積重難返，弊已百年，利之所在，人人得而爭之，一旦發其痼疾，窮其利藪，取而還之於民，歸之於公，將必有疑之怪之，且從而謗毀之者。臣愚以爲苟利於國，苟利於民，卽執殺之歌，在所不恤。臣膺封圻重寄，錢漕係臣職守，漕弊一日未清，臣職一日未盡，除俟辦有端倪，再行另摺陳明，謹先將湖北漕務積弊，亟當清釐情形，縷晰密陳，伏乞皇上訓示，遵行，謹奏。

硃批：「所奏實屬剴切，汝能不顧情面，祛百年之積弊，甚爲可嘉！俟辦有端倪，再行具奏。欽此。」

首要知府員缺乞分別調補疏（十月十四日）

竊查武昌府一缺，爲省會首要，事務殷繁，現在辦理善後，清查交代，一切撫輯事宜，均關緊要，非才識兼優之員，不能勝任。查本任知府延志，暨調署知府多山，先後殉難，至今尙未擬員請調，現署之嚴樹森，已奉旨以道員用，所有武昌府缺，應卽於通省知府中，揀員調補。茲查有漢陽府知府如山，現年四十七歲，鑲藍旗滿洲廣廉佐領下人，由道光戊戌科進士，補授詹事府右春坊右贊善，道光二十三年，緣事革職，咸豐五年，經荊州將軍臣戴崇保奏，賞給五品頂戴花翎，嗣於轉運捐輸各案內，歷保同知直隸州知州，七年二月，奉旨補授今職，該員自

到任以來，潔已率屬，任勞任怨，當兵燹之餘，實心整頓，卓著循聲，以之調補武昌府知府，洵堪勝任。所遺漢陽府員缺，應遵旨以桂茂補授。惟查桂茂前於署安陸府任內，有革職暫留署任處分，漢陽府又係衝繁疲難最要之缺，應請將桂茂留省察看。查有德安府知府劉齊銜，現年四十三歲，福建閩縣人，由道光辛丑恩科進士，補戶部廣西司主事，於捐銅局捐足，不論雙單月知府，咸豐五年四月，選授今職。六月初二日引見，奉旨湖北德安府員缺，著劉齊銜補授。欽此。六年十一月到任，七年正月委署襄陽府事。該員識練才明，辦事精詳，以之調補漢陽府知府，洵屬得宜。惟如山調補武昌府係以繁調繁，兼以出缺在前，劉齊銜調補漢陽府歷俸未滿，均與例不符。惟首要郡治，員缺久虛，人地實在相需，例得專摺奏請，合無仰懇天恩，俯念地方緊要，準將武昌府員缺，以漢陽府知府如山調補，漢陽府員缺，以德安府知府劉齊銜調補，其德安府遺缺，接壤河南，地當衝要，容另揀員請補。如蒙俞允，仍將應行引見之員，俟楚省軍務告竣，照例給咨，據藩臬兩司會詳前來，臣等往返函商，意見相同，謹合詞恭摺具奏。硃批：「吏部議奏。欽此。」

奏陳楚軍深入江皖驟難再行抽調疏（十月二十七日督發）

竊咸豐七年十月十九日，欽奉上諭：「勝保、袁甲三奏：『李孟羣退守麻埠，請飭湖北迅議兵勇，越境堵剿。』等語。當此賊氛猖獗，該藩司兵力較單，且新挫之後，急須撥兵策應，前據官文等奏：『派馬步兵勇數千人，交翼長多隆阿副將鮑超帶往宿松，以爲李孟羣後路聲援。』等語。著官文等即飭該翼長等，就近迅赴麻埠一帶援應，合力進攻六安，毋稍遲緩。欽此。欽遵。」臣等正會商間，又迭接江西撫臣耑齡來咨：「以撫州吉安、臨江等處，賊衆兵單，請調楚省得力兵勇數千，前往助剿。」等因。前來。查九江各營，夏秋之際，因蕪黃一帶，大股上犯，撥

兵渡江，以致圍城之師尙闕，賊糧食接濟，竟不能斷；迨八月以後，靳黃肅清，始調回潯城，嚴密圍勦，並迭次規復小池口、湖口、彭澤、合水陸之全力，始能奪此要隘，追思得之之難，即當思守之之不易，江西既無餘兵分守，仍由潯管分派將弁，扼定湖口、彭澤、小池口等處，昨據李續賓稟報：「十月十五日，石逆之黨，由景德鎮、都昌上犯湖口，業經帶兵前往進勦。」是潯城各營，即系專辦江西之賊，且戰且守，已無餘力可分，誠以湖口、九江爲七省之咽喉，即江西之門戶，不僅楚省南岸之障蔽已也。至馬步各軍，進勦宿松、太湖者，當皖省未經咨調以前，深入皖境，已兩月餘矣。查桐城、舒城、望江、潛山及安慶省城之賊，均系粵逆盤踞最久，狡悍更甚於擒匪，都興、阿督率各營，由宿松、太湖三路分勦，尙有防不勝防之勢，擬俟潯城收復，再行添調兵勇，以助其力。設將多隆、阿、鮑超調赴六安，則安慶等處逆匪，必乘間奪取宿太，繞出六安之後，而六安各營餉糈中梗，進退維谷，轉恐皖省賊勢更熾，貽誤非淺。至分踞六安之賊，前據皖省來咨，系正陽關勦敗之擒匪、張逆、龔逆等乘虛竄入，與李孟羣稟報大略相同。李孟羣退駐麻埠，以後馬步兵勇，尙有八千餘人，昨於十月二十三日，又招募舊部廣勇五百名，從武昌兼程前進，復經臣委員迎催粵餉三萬兩，并由武昌糧臺籌給弓箭、鳥鎗、鉛丸、軍火等件，委員接濟，都興、阿現統馬步各營，較少於李孟羣所帶之數，而安慶一帶之粵賊，又較強於六安之擒匪，在皖省奏調楚軍之意，以爲移緩就急，可顧六安一路；在臣等審察賊情地勢，若撤進勦安慶之兵，以專注六安擒匪，則又未免避重就輕，實於皖省全局，大有妨礙。反復籌思，實未敢拘泥。皖省奏案，即行分撥，並不能輕棄湖口要隘，分兵江西，至派往襄陽之舒保馬隊，因南陽土匪時聚時散，襄陽爲中原樞紐，亦應預爲防範，且堪戰之兵，除傷病醫調外，不足百名，亦難以湊集成軍。臣愚見馬步水師，均以馳入江皖，節節進逼，步步穩固，方爲勝算，惟有力圖潯城及宿太等處股匪，俟粵逆勦盡，楚師稍有餘力，相度江皖何路緊要，即行馳往，庶免顧此失彼之虞。總之，楚疆毗連江皖，江皖一日不靖，即楚疆一日不安，本無畛域可分，而官軍竭數年之力，始能規復彭蠡，進駐宿太，萬不可稍有疏失，致粵逆

遲志，死灰復然，阻我東征，貽誤全局；除嚴飭水陸各軍，激勵將士，慎密防勦，迅掃逆氛，上紓宸廬；所有楚北各軍，可入江皖越境分勦，驟難再行抽調緣由，謹合詞據實覆奏。

硃批：覽奏均悉。欽此。

奏陳水師乘勝下勦克復安徽望江東流銅陵等縣攻破偽城二座並與紅單船聯絡情形疏（十月二十七日督發）

竊查楚省水陸各軍，設計夾擊，克復江西湖口彭澤等縣，江面肅清，各情形，經臣等先後奏報在案。查楊載福於九月二十二日，克復彭澤縣城，隨逼望江縣境，先是探知安慶賊首成天豫派偽丞相曾逆帶船數百號，來援小姑山等處，帆楫蔽江，乘風而上，泊馬當，華陽鎮一帶，揚載福親率正右營、新右營、副中營、副後營，親兵左營暨內江水師右營、前營，直抵馬當，乘其不備，周圍截擊，鎗礮齊施，賊紛紛下竄；我軍追勦二十餘里，賊船焚奪殆盡。二十二日，又焚燬華陽鎮，賊船百餘號，該鎮距望江縣僅十五里，即率親兵左營、副中營，行至吉水溝地方，遇賊僞指揮藍承先，在北岸抵拒，我軍舍舟登岸，分兩隊夾擊，藍逆受傷，賊卡立破。二十三日，先派副將李成謀由陸路進攻望江縣，自率親兵由小港飛槳疾馳，抵望江城下，李成謀大呼殺賊，水陸齊擊，賊驚潰，我軍追勦，斬擒無數，望江縣城登時克復。二十四日五鼓，出華陽鎮，已刻抵東流縣，賊船依卡停泊，鎗礮齊開，我軍分兩隊禦之，賊船焚盡，破卡三座，賊伏城不出，我軍燒城外房屋，飛火箭入城中，城屋復然，煙焰蔽天，賊開城走，我軍抄前截殺，聚殲殆盡，縣城克復，遂疾趨安慶，平鹽河口之賊壘三座，焚賊船數十號，再攻安慶對岸賊壘，以大礮轟之，拋擲火礮火箭，三壘悉平。二十五日寅刻，全軍衝過安慶，未刻破縱陽賊壘五座，奪大小礮位三十餘尊，燒賊船八十餘號。二十六日午刻，破大通鎮賊壘三座，奪礮位二十餘尊，燒賊船數十號。二十八日，派新右、副前、副後、

三營攻銅陵縣土橋賊壘，自率親兵攻縣城，平壘四座，城上矢石如雨，我軍雖有傷亡，不少退卻。李成謀新關直入，賊大譁；我軍乘勢擁進，立復縣城，盡力痛勦，賊自相踐踏，遺屍枕藉，復回兵攻土橋，破壘四座，奪礮五十餘尊，焚賊船百餘艘，下駛至舊縣峽口，見大船密布，詢之土人，知爲定海鎮總兵李德麟所統之紅單船。二十九日，楊載福隻身往見，語次無不驚愕，不知上遊水師何以飛渡至此也。賊於該處之泥浞，連築堅城二座，紅單船攻七月之久，懸賞萬六千金，終不能破。楊載福親統各營，先破賊卡，直逼偽城之下，賊鎗礮齊開，聲聞數里，我軍躬冒矢石，李成謀率衆先驅，拋擲火彈，城中火藥發動，霎時烈焰騰空，城石迸裂，人馬喧呼，賊奪路而出，我軍長驅直入，賊手執刀矛，紛紛自墜，跪地乞命，我軍駢誅，無一遺者。獲大礮百餘尊，奪大拖罟船一，舢板船四，餘悉焚燬，得白米六屋，並船礮軍火，悉付紅單船收領。十月初一日，拆疏而上。初九日，回湖口，聞江西有賊至彭澤，楊載福卽於十三日駐彭澤縣防守。查下游賊匪，因我軍中流阻梗，從未大加懲創，此次楊載福水師轉戰一千餘里，克復縣城二處，破壘數十座，焚船殺賊，奪獲軍械、米糧、旗幟、礮位，不可勝計，軍威大振。自湖口以下七百餘里，江面旬日肅清，不但沿江賊膽已寒，且與紅單船聲勢聯絡。查紅單船向稱勇悍難馴，統帶之員，每難調遣；此次目擊楊載福奮勇冠軍，士卒用命，雖桀驁性成，亦爲心折，將來大軍整旅東征，必能和衷共濟，尤爲軍營緊要關鍵。現飭水陸馬步專注九江，以期建瓴掃蕩，所有出力將弁，尤以總兵銜儘先推補副將李成謀爲最，惟該副將迭荷殊恩，每稱不敢邀敘，其平日事親至孝，尙有老母在家，可否賞給伊二代二品封典，以示皇上逾格特恩，加惠戎行至意。副將銜儘先參將李濟清，可否以副將儘先補用？其陣亡之把總劉長慶，六品軍功李有昇，把總蕭得勝，奮力捐軀，殊堪憫惻，應請照例議卹，以慰忠魂。其餘出力並傷亡員弁，勇容再查明，分別獎卹。

上諭「官文等奏『水師乘勝下勦，克復安徽望江、東流、銅陵等縣，攻克偽城二座，大獲全勝』一摺；此次楊載福統帶水師，轉戰一千餘里，克復縣城三處，直與紅單船聯絡，大振軍威，九江賊匪，自可乘機掃蕩，所有打仗

出力之儘先副將李成謀，著賞給伊祖父母、父母、二品封典，以示優獎。參將李濟清，著以副將儘先補用；其陣亡之把總劉長慶，蕭得勝六品軍功，李有昇，均著該部照例議卹，以慰忠魂。欽此。〔十一月十一日接奉〕

卷二十四

謝恩給封典疏（七年十一月初六日）

案准湖廣督臣文咨開：「咸豐七年十月初一日，內閣奉上諭：『官文奏巡撫捐餉，可否賞給封典。』等語；湖北巡撫胡林翼，久歷戎行，戰功卓著，上年克復武昌，業經賞給頭品頂戴，茲復在軍營捐廉助餉，著加恩封贈三代正一品，以昭優眷。該部知道。欽此。」竊臣猥以菲材，渥邀異數，領疆寄而莫勝肩任，與戎行而未奏膚功；前者秩晉頭銜，鵷濡滋愧，恩承心簡，蚊負時虞，茲以捐廉助餉，復蒙特予隆施，錫之寵命，金章燦爛，紫泥襲三代之封；玉軸輝煌，丹詔煥，五花之彩，膺茲，恩眷，倍切慙惶！臣母今年八十三歲，於十月十一日就養來鄂，當芝蔭下領之日，正板輿迎奉之時，錫類推仁，淪肌浹髓，臣惟有振肅軍威，兢嚴職守，以期仰報高厚，鴻慈於萬一，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恭摺具奏，叩謝天恩。

奏陳湖北裁汰鋪兵分別有驛無驛改鋪司為馬遞差遞疏（十一月初六日）

竊准部咨：「議覆山西各廳州縣向於公文驛遞外，另設鋪司兵，遞送文件，多係奸胥冒領，並未專設鋪兵，擬將通省鋪兵，全行裁汰，改為馬遞；有驛各廳州縣，留工食十分之二，津貼捐馬工料之用，無驛各廳州縣，留工食十分之四，以資差役飯食之需，令即查照原奏，各就地方情形，詳細體察辦理，以節糜費，而昭核實。」等因。當經行司查明，議詳去後。茲據藩司馬秀儒、臬司羅遵殿會：「查得州縣安設鋪司，原為遞送尋常公文起見；近

年楚省多未專設鋪兵工食，不無冒領，自應循照晉省奏案，一律裁汰，以節糜費，而昭核實。請以奏咨奉到部文之日爲始，將湖北省有驛之江夏、武昌、咸甯、蒲圻、漢陽、漢川、黃陂、孝感、黃岡、蘄水、羅田、蘄州、黃梅、廣濟、鍾祥、京山、潛江、天門、安陸、雲夢、應城、應山、江陵、公安、松滋、宜都、襄陽、宜城、東湖、歸州、巴東、荊門等三十二州縣原設鋪司，改爲馬遞。查照年額工食，酌留十分之二，津貼捐馬工料之用，無驛之嘉魚、興國、大冶、通山、通城、崇陽、沔陽、麻城、黃安、隨州、石首、監利、枝江、棗陽、南漳、光化、穀城、均州、鄭縣、鄭西、房縣、竹山、竹谿、保康、興山、長陽、長樂、鶴峰、恩施、宣恩、來鳳、咸豐、利川、建始、當陽、遠安等三十六州縣原設鋪司，改派差遞。查照年額工食，酌留十分之四，以資差役飯食之需。嗣後各該州縣遞送公文，責令隨到隨遞，倘有遲延，分別查參究治。庶於公事無誤，而經費亦歸實濟。等情，具詳前來。臣等覆查無異，謹合詞恭摺覆奏，伏乞皇上聖鑒，飭部議覆施行。

硃批：「兵部議奏。欽此。」

請立清查交代限期疏（十一月初六日）

竊查湖北自軍興以來，各州縣交代，多未結報；其失守處所，院司州縣，文卷無存，並有道府檔案，一併燬失；各本員任內倉庫錢糧，正雜款項，或征存而捏爲民欠，或侵蝕而妄稱解支，種種弊竇，清查匪易。臣等於克復省城後，即設立總局，揀派司道大員，將通省州縣交代未經結報者，逐任逐款，澈底清查，以期水落石出。維時各屬土匪未靖，嗣因皖匪上犯，蕪黃辦理防堵，兼以本任之員陣亡殉難，參革病故，節次行提，家屬丁書，未能立限查辦。現在楚境肅清，大軍均指江皖，不能不代江皖而力爲籌畫，惟是新餉積欠，需用浩繁，州縣應解之款，如有侵虧，亟應追繳，未便再任延宕。查湖北自道光二十八年清查之後，迄今已逾八年之久，州縣有六七任未清交代者，視國帑如私橐，法紀蕩然，漫無考成。惟總局統司稽核，頭緒繁多，似應稍寬時日，俾得詳細勾稽，以昭慎重。茲

擬自咸豐八年正月初一日起，限至九年六月三十日止，飭令總局司道，督同局員，將通省州縣交代未經結報起數，查明會否解支，有無虧短，一律結算完竣，不準逾違。其州縣應造清冊，統限本年封印前齊到；如有藉詞延宕，由臣等隨時撤調來省，分別查參辦理。其清查章程，俟起限後辦有端倪，再行開單，恭呈御覽。如此明定期限，庶交代不致再延，而款項可期有著，是否有當，謹合詞恭摺具奏。

硃批：「該部議奏。欽此。」

遵旨查覆沙市釐金情形疏（十一月初九日）

咸豐七年九月十六日，準軍機大臣字寄：「咸豐七年九月初八日，奉上諭：『有人奏湖北省設局抽取釐金，以荊州府屬之沙市鎮爲精華，前此地方官吏，於各行店貨物，售得制錢一千者，抽取十二文，零星鋪戶，分上中下三項，每月或認出制錢六十串，至二十串不等；本年六、七月間，又議加增，前次收取十二文者，竟加至三十六文；該商等以所取過多，求減不允，幾至歇業罷市。此次釐金，多係官紳侵蝕，歸軍餉者無幾；此外如荊門州屬之沙洋、襄陽府屬之樊城、老河口、漢陽州屬之新隄等處，皆有分設抽釐各局，亦未必能盡歸公用，請飭一併酌量覈實辦理。』等語。各省設局，抽取釐金，原出於萬不得已，若任意加增，徒飽官紳私囊，必至有礙民生，無益國計。著官文、胡林翼揀派賢員，督同地方紳士，妥爲經理，毋任不肖官吏，假公濟私，務於軍餉有裨，不致擾累閭閻，是爲至要。原片著抄給閱看，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欽此。」等因。寄信前來。臣等查湖北自軍興以來，餉項支絀，咸豐五年十一月，準戶部咨抄江蘇、泰州、仙安廟等處，抽釐章程，行令遵照辦理。當擇湖北向稱繁盛之州縣，飭令地方官因地制宜，設局抽取，試辦之初，由臣官文路經沙洋，查看情形，約計貨物可售制錢一千者，酌定抽釐金十二文，商情頗爲悅服，曾經通行在案。其時武漢未復，商賈不通，辦理迄無成效。隨查有應升知縣伍□□，

經手漢陽縣釐金帳目，延不造報解繳；又查有代理漢川縣知縣候補縣丞曹□□，私設釐金小局四十七處，竭澤而漁；經臣胡林翼於上年甄別案內，奏參革職。本年又查有署漢川縣知縣張□□，沙洋州同陳□□，委辦釐金，多不核實，立予撤任，以示懲儆。各在案。當將各屬抽釐事務，另延公正紳士，實心承辦，不許州縣丁胥經手，以杜弊端。並於省城設立總局，專派道府大員，嚴密查察，所有各局抽收釐金，隨收隨解，總糧臺交收，接濟軍餉。按月造具收立總數清冊，通報督撫暨總局查考。自省城克復，半載以來，漸有起色。於兵餉不無小補。此湖北辦理釐金之實在情形也。查荊州府屬之沙市鎮，向稱繁盛，兼之未被賊擾，衆商畢集。然釐金亦止按制錢一千文，抽釐十二文，以示公允，而免藉口。其零星貨物，由行戶發賣者，若估計抽釐，殊形繁瑣。因就鋪面之大小，銷貨之多寡，每月分別酌提釐金錢三四千一二十千文不等。通計亦以制錢一千文，抽取十二文爲準。商民並無掣累。惟查沙市貨物，多係來自四川，自蜀至楚，宜昌府爲必由之路。自宜昌至沙市，中間三百餘里，途徑分歧，陸路可通，荆門、安陸各州縣水路則可直達湖南，節節偷越，防不勝防。他處之偷漏日多，則沙市之釐金日減。本年五月，經署宜昌府知府劉步駟，請於上游之平善壩總扼其要，設局抽釐，係爲嚴杜偷漏起見。臣胡林翼隨即通飭下游各局，凡由川入楚之貨，經商人於平善壩完釐，給有照票者，聽其販往他處售賣。下游各局驗票放行，不得重復抽釐，以示體卹。批准去後，卽有奸商從中煽惑，據荆宜施道莊受祺稟：「據沙市鎮各商公呈，求免抽釐。」臣等以宜昌相距沙市，遠在數百餘里，平善壩抽釐，與沙市絕不關涉。該商等何得藉詞違抗。當卽剴切批示，並飭查拏布散浮言之人，從重究治。復於六月三十日，據莊受祺等稟：「據沙市商販馬玉堂等稟稱：『情願於沙市加倍完納釐金，請撤平善壩釐局』等語。」臣等以川貨入楚，販載不止一人，銷售不止一處，何以沙市客商情願加倍代爲完納，事不近情，顯有奸詐。又經逐條駁斥，嚴禁不准加增在案。是該商等始則意圖抗違，繼以自願加倍完釐，詭官吏以聳聽，設使墮其奸計，在商人陰挾阻撓軍餉之實。陽爲自願加釐之名。經臣等駁斥不准，俯

首無辭，市儈之詭譎，居心大可概見。現在乎善壩已閉局抽釐，沙市鎮亦相安無事；此辦理沙市釐金，並不準其加增，又實無加至三十六文，歇業罷市之情形也。此外如荊門州屬之沙洋、襄陽府屬之樊城、老河口、沔陽州屬之新隄、漢陽縣屬之蔡店、武昌縣屬之樊口、廣濟縣屬之武穴等處，均照每千抽釐十二文，先後舉行，商民安業。釐金專充兵餉，他事不得擅支，實無纖毫弊竇。伏查抽釐助餉，原爲軍需省分，萬不獲已之舉，益餉尙恐其病民，况累商而歸於中飽？現在一概責成公正紳耆管理，不經胥役之手，又有總局大員隨時稽查，層層鈐束，假公濟私之弊，似可無虞。除仍嚴切訪查外，所有辦理沙市釐金緣由，謹合詞恭摺覆奏。

奏陳鄂省員缺虛懸請不拘文法資格揀員調補疏（十一月初九日）

竊查湖北軍興以來，吏治廢弛，已非一日；各郡州縣被擾較廣，丞倅牧令，或陣亡殉難，或參劾病故；中間院司迭更，道途梗塞，每一缺出，未能隨時詳報，均出該管道府暫委代理，兼以文卷燬失，並不能查其因何出缺，及出缺日期，年復一年，無從清理。現在懸缺既多，爲時又久，大兵之後，望治孔殷，必得賢有司休養生息，寬猛兼施，方與國計民生，兩有裨益。然或人地相宜，而格於定例，一經遷就位置，稍失其當，即施展莫稱其才。臣胡林翼於上年敬陳兵政吏治之要，詳飭部臣暫勿拘臣文法資格，容臣分別委署，以試驗而期實效，奏蒙俞允在案。臣等卽於接見屬員時，詳加察訪，於各員優劣，一一存記，復同司道商榷再四，實無合例可補之員，而員缺空曠，或五六年三四年不等，若不變通辦理，轉恐貽誤地方。查例載知縣以上官員，題補缺出升調，兼行聽候督撫酌量具題；此外應行調補之缺，均令該督撫照例於屬員內對品改調等語；至簡缺請補，例有輪班補用，又何項缺出，以何項人員擬補之文；立法至周至善，原不容絲毫紊越。然此特爲無事時言之；若湖北地方，迭經兵燹，通計丞倅州縣懸缺，至二十九員之多，歷時至五六年之久，現在揀發卽用，大挑軍功，保升各員到省，多在出缺之後，實缺

人員除新選外，僅存二三員，而歷俸三年者尤少，此不能不對酌變通，礙難照例之實在情形也。茲查可調可補之員（下敘補缺員名刪）或現經委署，缺分適當其人，或才略較優，量移方盡其用，人地均屬相宜，惟於調補請補之例，多有不符，但員缺久懸，地方緊要，在朝廷設官分職，有一缺即有一員，在臣等器使因材，補一官當收一效，且一經補定，此後循序輪流，即可輪班揆補，至各員調補之後，仍當隨事隨時，察看甄別，臣等固不敢存私意於前，尤不敢設成見於後，此外候補人員，尙有班次，在現擬各員之前，及前後相等者，或人地未宜，或才力未逮，應再另行察看辦理。據藩司馬秀儒臬司羅遵殿會詳前來，臣等公同覆核，謹將各該員調補請補，與例不符，及湖北現在難以照例辦理各緣，由據實陳明，伏乞皇上天恩，飭部核議，如蒙俞允，各員中有應送部引見之員，俟楚省軍務告竣，再行照例給咨，除各員履歷另繕清單咨部查核，臣等爲員缺相需，因地擇人起見，是否有當，謹合詞具奏，伏祈聖鑒訓示。

硃批：「吏部議奏，欽此。」

卷二十五

奏陳收過鄰省協餉及本省收支銀米總數疏（十二月二十七日）

竊臣自咸豐五年，由江西率師援鄂，糧臺分設數處，輻輳牽涉之款，頭緒繁多，經臣奏請展至本年六月造報。隨隨糧臺司道造具收支各款總數清冊，時因皖匪上犯楚邊，臣即馳赴蕪黃勦辦，不及親加核對，復請加展三箇月，俟楚境肅清，悉心稽核，荷蒙俞允。臣於九月初旬，由九江回省，隨將該司道等呈送總冊，詳加核對，間有錯漏，往返籤正，統計南岸軍需，自咸豐五年正月，起至六年六月止，共先後收鄰省協濟，及本省地丁、漕項、鹽課、牙釐、捐輸等項銀一百三十五萬七千九百一十四兩七錢六釐，共收米一萬一千七百八十六石八斗三升二

合三勺，共支過馬步水師官弁兵勇口糧，並採辦製造軍裝器械運解人夫船隻開濠築壘卹賞雜支等項銀一百三十五萬三千九百八十四錢一分，共支米一萬四百九十四石四斗七升一合，據布政司馬秀儒道員厲雲官造冊請奏前來，臣查報銷數目，以收支總數爲大綱，該司道等所報收過鄰省協撥及本省地丁漕糧鹽課牙釐捐輸等項，及支過馬步水師官弁兵勇口糧，並採辦製造軍裝器械運解人夫船隻開濠築壘卹賞雜支銀米各款，臣覆加查核，均屬相符。除將清冊咨部，並飭該司道等將支用各款逐細勾稽，次第報銷，並將續行收支各款趕緊造報外，謹將咸豐五年正月起到六年六月止，截清收支總數緣由，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再，此案續請展限，復因籤查更正，以致奏報稽遲，合併陳明。

奏陳楚師分勦江皖大勝疏（十一月二十七日督發）

竊臣官文等前因揚載福水師乘勝下勦，直達東流鉅陵後，仍沂流而上，回駐彭湖一帶，偵知江西逆渠偽國宗章志俊等，由浮梁健德都昌鄱陽等縣，糾集大股逆黨二萬數千，復竄湖口，圖援九江，而皖賊亦復分路上竄。疊經咨飭水陸各軍嚴密戒備，一面由李續賓九江營內抽撥陸勇五千人，派候選道李續宜統領，於十月十三、四日拔營馳往湖口，會合楊載福彭玉麟水師迎頭勦辦。十六日，李續宜渡湖駐營三家市，率領兵勇登營前之堰蚌山等處，相度地勢，見該山數十里外，煙焰張天，賊旗如林，當與同知直隸州金國琛革職知縣擬罪新疆之王揆一熟商進勦之策。十九日卯刻，李續宜派副將周寬世率湘後等營，從中路馬影橋進，以橫擊賊之左；又派副將趙克彰率奇右等營，從左路流澌橋繞出賊後；又派都司黃澤遠率新後等營，從右路進，扼澇家渡，均各捲旗息鼓而行。惟李續宜率副中副右等營，張旗擂鼓，從中路進，駐堰蚌山。我軍布置甫定，賊由左路迎拒者八九千人，周寬世等四營從山谷陡出截擊，趙克彰等四營伏兵，又分路夾勦，斃賊二千數百名，其前路西洋橋排

龍口右路江橋、二賢寺等處賊衆，蜂擁而來，約萬餘人，不知左路已敗，猶併力趨壩虬山，勢甚兇悍；我軍鎗礮火箭齊發，繼以刀矛，連斃悍賊多名；又以水師礮船轟擊其前，黃鼓遠一軍橫截其右，斃賊又千數百，追殺十餘里，屍橫遍野，生擒二百餘名，奪獲旗械無算。連日搜斬餘匪六百餘人，而探知鄱陽新到援賊數千，合敗黨又及二萬，屯聚於彭澤之秦坪關。二十六日，李續宜拔營馳往，駐磨盤山，察看該逆依山旁河築壘二十六座。二十八日，李續宜商令王揆一等分派各營，以中左兩路設伏接應，而以右路正兵誘敵示弱；賊果欺我軍隊伍懈弛，直前猛撲，將近中左兩路，伏勇齊起，併力奮擊，賊衆大敗；兵勇乘勝破其卡壘，四面焚殺，煙火迷天，斃賊共五千餘名，沿途追殺，又六七百，其跪求乞命及逃匿林谷者，每營生擒或八九十人或百餘名，內有鍾謙盛等四十三人，皆僞先鋒指揮檢點之類，均經訊明，分別斬梟，奪獲大小僞印六十餘顆，旗幟馬匹無算。此十月十九、二十八等日，我軍勦退湖口彭澤大份逆匪，連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臣都興阿因皖逆屢圖上竄，刻刻隄防，先經飭派巴依爾呼蘭馬隊馳赴宿松，又派統帶訓營步隊之督糧道唐訓方駐陳德圍，以固蘄州門戶；而令翼長多隆阿、副將鮑超專勦太湖一路。十一月十五日午刻，宿松股匪三四千人，由彌陀鎮直撲蘄州邊界，唐訓方會合馬隊奮力衝擊，殺賊數百，賊始敗退。而是日太湖逆衆，麇聚於楓香驛、仙田鋪、紫方河、界水河等處，築壘十三座，山林左右伏賊尤多，意在竄撲二郎河官營。多隆阿於十六日黎明，派石清吉等三營步隊，以喀爾庫馬隊繼之；鮑超率丁長春等四營步隊，以西林布馬隊繼之；又派鄭陽和、祿昌等馬步各隊，分路迎勦。賊殊死戰，多隆阿、西林布、祿昌各分軍由小路抄出賊後，縱馬馳驟，賊勢披靡。鮑超等即乘勝縱燒賊壘，兵勇分投截擊，共斃賊三千餘名，敗賊沿山繞谷，我軍且追且殺，沿途又斃賊千餘，內有黃衣騎馬賊五六十名，生擒一百四十餘名，奪獲騾馬六十餘匹，大小鎗礮三百餘件，旗械無數。我軍間有傷亡，是日收隊，已二更矣。由小路分竄陳德圍之賊，被唐訓方列陣截擊，斬殺殆盡；而續接探報：「金陵城內出賊四萬餘人，由太平府蕪湖過江，至安慶，逆目係僞一百零二檢點

周賊僞右丞相唐賊等，因值太湖股匪連日敗挫，聲言會合，再圖上犯。等語。核與唐訓方生擒賊供相同。臣都興阿已飭各軍慎密籌防，靜以制動。此又連日勦退宿松、太湖逆匪，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據李續賓等先後稟報前來，臣等查該逆憤湖口之敗，九江之困，糾集大股，蓄志上犯，仰賴天威，將士用命，連戰皆捷。江皖各軍殺賊二萬數千，解散黨羽，亦復不少。實足大快人心。刻下湖口、彭澤、都昌各屬，一律肅清，惟宿太各路復有金陵賊援麇至，仍當實力防勦，並飭催速將九江內困之賊，悉數殲滅，靡有孑遺，以期專意東征，仰紓宸廑。除此次出力人員，並受傷陣亡弁勇，查明分別具奏，祇候恩施外，謹將楚北各軍分勦江皖連獲大勝情形，繕摺由驛六百里馳奏。

再，此次湖口、彭澤數大戰，力遏兇鋒，皆由將士非常用命，於東征全局，大有裨益。所有戰功尤著之遇缺副將翼勇巴圖魯魯寬世，擬請賞加總兵銜；遇缺副將趙克彰，擬請賞加勇號；又儘先參將鄭陽右營游擊李續燾，擬請免補參將，以副將遇缺升補；參將銜儘先補用游擊朱希廣，擬請免補游擊，以參將儘先補用，並請賞加副將銜；鄭陽城守營藍翎游擊劉連升，擬請以參將儘先補用，並請賞換花翎；儘先補用都司謝永祐，升補都司黃澤遠，均請免補都司，以游擊儘先補用；又儘先補用藍翎守備張復泰，擬請免補守備，以都司儘先補用，並請賞換花翎；又藍翎守備銜千總李運絡，請免補千總，以守備儘先補用，並請賞換花翎；加都司銜，又同知銜儘先補用知縣梁作揖，請賞戴花翎；選用從九品萬遠培，請免選本班，以州判儘先選用，並請賞加五品銜，均出自天恩。俾從征將士，倍深感奮。此外在事出力弁勇，並進勦宿太各軍出力人員，仍由臣等查明，擇尤酌保，籲懇恩施。謹附片陳明。

上諭：「官文等奏：『楚軍分勦江皖賊匪，連獲大勝。』一摺，並先行保舉出力各員等語。此次江皖各軍，殺賊二萬數千名，解散賊黨不少。湖口、彭澤、都昌各屬，一律肅清，著官文等激勵將弁，將宿太各路援賊，實力防勦，

並速克九江殲除逆匪毋再遲延！此次尤爲出力人員，自應先加獎勵，遇缺副將周寬世，著賞加總兵銜；遇缺副將趙克彰，著賞給擊勇巴圖魯名號；儘先參將鄭陽右，營遊擊李續燾，著免補參將，以副將遇缺升補；參將銜儘先補用游擊朱希廣，著免補游擊，以參將儘先補用，並賞加副將銜；鄭陽城守營藍翎游擊劉連升，著以參將儘先補用，並賞換花翎；儘先補用都司謝承祐，升補都司；黃澤遠均著免補都司，以游擊儘先補用；儘先補用藍翎守備張復泰，著免補守備，以都司儘先補用，並賞換花翎；藍翎守備銜千總李運絡，著免補千總，以守備儘先補用，賞換花翎，並賞加都司銜；同知銜儘先補用知縣梁作樺，著賞戴花翎；從九品萬遠培，著免選本班，以州判儘先選用，並賞加五品銜，以示鼓勵，其餘在事各員弁等，仍著官文等擇尤保奏，陣亡弁勇查明請卹，該部知道。欽此。」（○○○月○○○日接奉）

遵旨籌議水師迅速東征疏（十二月初六日督發）

本年十一月三十日，承準軍機大臣字寄：咸豐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奉上諭：「昨據德興、阿和春先後奏報：『本月十二日，克復瓜洲鎮江。』已諭令該大臣等乘勝進攻，惟該逆挺而走險，若從金陵竄出，必奔安慶，而上游九江尚未克復，楊載福一軍，勢難遽行東下，該提督前已駛過安慶，攻燬賊營數處，其用兵謀略，實有過人之處，著官文等即傳旨，令楊載福速攻九江，毋再遲緩！一經得手，即乘勝將沿江賊壘掃除，直抵安慶，都興、阿督帶陸兵進勦宿太，楊載福已離楚境，以後軍務情形，即著該提督自行奏報，將此由六百里諭知，官文、都興、阿、胡林翼並傳諭楊載福知之等因。欽此。」仰見聖謨廣運，欽感難名！臣等查九江情形，自湖口克復之後，賊益窮蹙，十月十九、二十八等日，復經候選道李續宜擊退賊援，該匪屢思走險，而重濠不能飛越，均被我兵截同，檻獸釜魚，聚殲可待。廣東惠潮嘉道彭玉麟所管內湖水師，以八營防勦江西省河、贛河，以二營留駐湖口，與楊載福、李

續賓水陸攻擊；是楊載福一軍，似難全行東下。惟鎮江瓜洲既經克復，又未便以澤城未下，坐失事機。臣等竊念該逆挺而走險，若從金陵竄出，恐其偷渡江北，奔竄安慶。現已咨商楊載福趕緊料理，能否分兵先行下駛，使逆匪不致偷渡北岸；一面由臣等籌畫銀錢、米糧、軍裝、火器，必須辦足兩月之用，載以俱行，仍以武昌爲糧臺根本，以九江爲老營根本；征軍無返顧之虞，長江有建瓴之勢。至水師利用，在乎飄忽無定，不可膠滯一隅。此次水師東下，應於有賊之處，隨機勦無賊之處，奮迅往來，倏忽千里，使逆賊不能測我兵機，窺我江路，則江皖陸師攻勦必易得手。楊載福用兵謀略，久在聖明洞鑒之中，其審機觀變，分合進止，全在該提督之臨機決斷。茲蒙皇上聖知如神，破格畀任，準楊載福自行奏報，俾得盡其所長，無所牽制，必能殫竭血誠，肅清江面。除飭水陸各軍力攻九江，迅期克復，並俟楊載福咨商確情，另行具報外，所有現在籌辦兵餉、軍火，一面咨商福建提臣楊載福能否先期料理東下各緣由，謹合詞恭摺具奏。

再，臣等查內湖水師道員彭玉麟，九月初旬，與外江水師楊載福訂期會合，攻奪湖口。據稟口糧欠發太久，自應不分畛域，量爲協濟。當飭武昌糧臺籌款，陸續協濟。茲據糧臺稟報：「除前次協濟江西餉銀，業經奏報外；自九月十七日起，至十一月二十八日止，共解銀三萬七千兩，解錢三萬三千五百串。」又安徽藩司李孟羣征勦六安匪徒，冬寒歲暮，餉項支絀，業由武昌糧臺籌給銀八千兩，於十二月初六日委員解交六安軍營；又上年自鄂派援江西之湘寶等營，除疊次籌解銀入萬九千兩，錢五千串，業經先後奏明外，該營在吉安勦賊，餉項支絀，正當石逆窺伺臨吉，大股上犯之際，未敢漠視。現於武昌糧臺籌給銀一萬兩，於十二月初六日委員由湖南解交，除分咨江西安徽撫臣札飭各營造報外，理合附片陳奏。

請旨革提違章徵收之知州疏（七年十二月初六日）

竊查湖北漕務積弊，將及百年；臣於本年十月十四日，將漕務積弊已久，亟應革除冗費，減定漕單各情形，密摺奏聞在案。旋與司道督同武漢兩府，悉心籌議，將通省漕務，通盤核算，刊示曉諭，所有道府漕規，及上下各衙門一切房費差費，概行革除，所以清弊之源也。其州縣徵收漕米，現在運河未通，不能兌運，改收折色，按其向年浮收之數，痛加刪減，有較前減半者，有減過半并減去三四倍者，所有由單、串票、樣米、號錢，一切浮費，概行禁革，所以杜弊之流也。臣猶慮各州縣陽奉陰違，不能切實刪減，密委知府丞倅，分赴各屬宣布民間，務使周知。密查州縣，是否照辦去後，隨訪聞署荊門直隸州革職留任知州方□□，向年該州漕米，每石收錢六千八百文，尙有由單、脚步、印紅、樣米、串票等費，統計每石浮收錢八九千文不等；此次新章每石減為制錢四千八百文，耗米水脚、串票、雜費，一併在內，該署州於每石定價之外，任聽糧差勒收由單、串票等錢，大戶每票勒收錢一千文，二千文，小戶每票勒收錢五六百文不等，以致花戶遵照新章輸將踴躍者，俱觀望不前。臣查一州之大，不下數萬戶，若每戶勒收錢數百文數千文，通計即浮收數萬串不等，膽大妄為，莫此為甚！又荊門州歷年陳欠錢漕，甫經該管道毛鴻賓履勘稟緩，尙未核定批準，該署州於開徵時出示：「歷年陳欠，照舊輸將」之語，並將新漕扣作陳欠，有楊姓一戶，欠完咸豐五年六年糧米三斗七升，糧書劉學文勒將本年所完漕米，折價扣作陳欠，浮收錢九千四百一十八文。查陳欠錢漕，既經該管道稟請展緩，該署州何得私收，並將新漕折作陳欠，是其私收陳欠，既不稟明帶徵，又復照舊浮收，勢必以所收之陳欠充私囊，而以託名之新欠抵批解，居心尤屬巧詐貪鄙。臣查湖北錢漕積弊，自道光二十年後，歲額徵不及半，江陵、監利等縣，則自道光二十年後，額徵不及二分，而浮收之數，則每石竟至二十餘千，州縣書差，恣意中飽，日甚一日，幾於不可收拾。現當整頓漕弊，嚴杜捏災之際，若不

從重懲辦，何以除積弊而挽頹風？據藩司馬秀儒臬司羅遵殿署糧道張曜孫暨該管道毛鴻賓會詳揭參前來，與臣訪聞無異。查方□□先因另案革職留任，相應請旨將署荊門直隸州革職留任知州方□□革任提審，由臣發交藩臬兩司，提同書役人等嚴訊確實，是否故縱書差需索舞弊，抑係授意營私貪婪不職，按律定擬。一面委員前往摘印接署，並查明任內倉庫正雜各項有無虧挪，另行辦理外，所有署荊門州革職留任知州方□□縱容糧差浮收，並私將新漕扣作陳欠，請旨革任提審各緣由，理合會同督臣官文據實臚陳，恭摺具奏。

上諭「胡林翼奏：『參知州縱差浮收漕糧，請革任提審。』一摺，實屬膽大妄為，居心貪鄙，方著即革任，交胡林翼提同書役人等嚴訊確情，按律懲辦，以肅漕政，而儆官邪。欽此。」（十二月二十三日接奉）

再，臣於十月十四日將湖北漕務積弊已久，現擬革除冗費，減定漕章情形，密摺奏奉硃批：「所奏實屬剴切，汝能不顧情面，祛百年之積弊，甚為可嘉。俟辦有端倪，再行具奏。欽此。」欽遵。與司道武漢兩府日夜籌商，令各州縣將向來浮收數目及漕規冗費，據實開陳，痛加刪減，從前每石浮收錢十六七千，十八九千，或二十餘千者，今減至六千數百文，或五六千文，浮收入九千文者，今減至四五千文，耗米、水脚、票費一併在內；其由單、串票、樣米、號錢及雜項名目，一概革除，統計有漕州縣民間共刪減錢一百四十餘萬千文，此向來官吏丁差剝之於民，而今還之於民者也。州縣照減定章程徵收後，北漕每石解正銀一兩三錢，耗銀一錢三分，南米每石解正銀一兩五錢，耗銀一錢五分，其較北漕多解銀二錢者，緣南米係供滿綠各營兵食，遇有災緩不敷，由藩庫籌款撥補，今藩庫款項支絀，不能不就款預籌，統計北漕南米正耗銀兩，實應解糧庫銀四十一萬餘兩，此向來以熟捏荒，以徵為欠，不盡歸公，而今實歸於公者也。南米例支滿綠各營兵糈，應均照例價每石折銀七錢，尚餘銀八錢；荊州滿營生計尤艱，應於每年例放二百日，本色耗內酌加銀二錢，每石折銀九錢，尚餘銀六錢，計共餘銀八萬餘兩，撥入藩庫，籌備撥補兵米，及滿綠各營正餉，又漕南水脚銀每石一錢五分，計共銀四萬餘兩，向係各州縣

開銷、修食、鋪墊、水陸、腳價、及漕南、書吏、飯食等項之用，頗爲浮冒；今改徵折色，各州縣毋庸開銷，應飭全解糧庫，亦可補苴兵餉，此則於節省之中，寓籌備之意，於民無損，而於公有益者也。從前兌運北漕糧船旗丁水手，於屯運例款不敷之外，州縣向有津貼，名爲兌費；今若一併裁革，將來河運疏通，勢必有礙兌運，擬將此項兌費，暫提充餉，俟開兌北漕，仍歸丁船津貼，約計提銀七萬餘兩，此則因其所固有，留其所不可無，於目前有益，而於日後無損者也。又隨漕淺船軍三、安家幫津、資役等款，改折停運，俱無庸開支；又可提存銀十二萬餘兩，凡此漕務情形，經臣通盤籌算，極力減除，爲民間省去錢一百四十餘萬串，爲國帑實得銀四十餘萬兩，又得節省提存銀三十餘萬兩；以今視昔，漕務利弊，較然可視；至於州縣書差，僅徵飯食辛工紙張，原難責以枵腹從公；然又何至如前此之十倍百倍，漫無限制；即現在收數既已痛加刪減，而道府漕規，及上下衙門一切冗費，又復悉行革除；計州縣尚可稍資辦公，斷不至藉口賠累，別開浮勒詐索之端。臣既已訪察積弊，去其太甚，取一百餘萬之中飽，以分益乎上下，已往之愆，尚可不究；後來之弊，法必從嚴，萬一不肖州縣，託名冗費，恣意浮收，必應從重懲辦，以厲其餘；此則目前之整飭非難，而日久之防閑尤所宜慎者也。現自減定章程之後，通省周知，小民踴躍歡呼，輸將恐後，歷年漕務，開徵至次年七月，猶事追比，甚至一二年後，尙煩催促；本年漕務，經此整飭，因民所欲，必能提前數月，按數催解，藉以上紓聖慮。除州縣之陽奉陰違，仍前浮收者，另摺查參，並俟辦有成效，再行奏聞。所有辦理漕務大概情形，謹附片據實密奏。

特參抽取漢川縣釐金知縣疏（十二月初六日）

竊查湖北自軍興以來，支用浩繁，遵奉奏準章程，抽釐助餉，自應嚴禁官吏之中飽，以資軍國之大計；前因代理漢川縣事候補縣丞曹福增私設釐金小局四十七處，經臣於上年甄別案內奏參，奉旨革職在案；接任之

員宜如何潔己自愛，力濟時艱，詎署漢川縣知縣張□□，到任半年，僅據報解北岸大營，并武昌總糧臺三千七百七十七千零五十文。查漢川爲襄河往來要道，商賈絡繹，訪聞該縣各卡，每月可收釐金錢六七千串，乃半年之久，僅解三千七百餘串，霄壤懸殊，顯有欺飾，當將張□□撤任，札飭該管漢陽府知府如山澈底清查，詳報去後，嗣據如山呈到清摺內開：據張□□稟稱：『自咸豐六年十月十一日到任起，至七年四月初七日撤任止，計六個月，共收釐金錢二萬五千二百串。』又稱：『解過錢七千三百串。』查張□□僅解釐金錢三千七百七十七串零，其餘解交何處，有無迴照，應飭稟明。又稱：『奉文撥給團練局錢四千二百串，』係奉何處明文發交何人承領，已屬冒濫。又稱：『開支釐金局經費錢四千八百串。』查張□□任事半年，解數僅三千七百串，何以開支局費至四千八百串之多，尤爲捏飾。又稱：『支應兵勇口糧錢三千一百餘串。』是否奉文應付，亦未造冊稟報。又稱：『奉文撥給管理浮橋哲守備錢四百串。』係奉何處明文，礙難準銷。又稱：『被李光榮游勇劫去錢七百串。』又稱：『拏獲孝感縣匪徒賞錢三百串。』均屬無據之詞，例不準銷之款。又張□□自認挪用錢四千三百餘串，撤任後，僅據繳呈糧臺總局錢二千串，其餘延不呈繳。一臣查張□□撤任後，經臣遴委官紳，前往漢川縣抽釐撤令，徑解糧臺司道彈收，並冊報督撫衙門，並總局查考，不準再經州縣書差之手。計自四月十五日起，至十月止，共報解糧臺總局錢七萬餘串，銀五千六百餘兩。歷時未及八月，約計得釐金八萬餘串，較之張□□經手六個月，僅收錢二萬五千串者，已不止三倍之數，是其不實不盡，已可概見。况張□□於二萬五千串之內，僅止批解三千七百餘串，迨經撤任查追，又僅補繳二千串，是其任意開報，殊昧公爾忘私之義。據藩臬兩司轉據該管道府揭參前來，相應請旨，將前署漢川縣事揀發知縣張□□卽行革職，以便調查帳據，提同經手人等，澈底訊明，是侵是挪，照數追繳究辦，仍查明任內倉庫各款，有無虧挪情弊，另行辦理外，所有署漢川縣張□□經手釐金，延不批解緣由，謹會同總督臣文恭摺具奏。

上諭：「胡林翼奏參『抽取釐金延不批解之知縣，請旨革追』一摺，張□□著即革職，交胡林翼提同經手人等澈底訊明，照數追繳，按律懲辦，以儆官邪，欽此。」（十二月二十三日接奉）

勸明各州縣衛被淹情形乞分別緩徵疏（十二月十五日）

竊查錢漕之弊，在於捏報災荒，捏報之弊，由於查勘不實。湖北武昌、漢陽、安陸、德安、荊州、荊門各府屬州縣，濱臨大江、襄河以上，鍾隄潰口未修，每遇夏秋水漲，低窪田地，不無被淹。州縣顧惜考成，惟恐錢糧徵不足數，每捏報災荒，藉緩徵以寬免處分，甚至各雖請緩，實則私徵，侵蝕騰挪，任意顛倒，積習相沿，幾於牢不可破。本年各州縣稟報被淹，臣等督同司道，特定章程，責成該管道府，親詣確勘，原稟稍有捏飾，立時更正，由道府加結詳報，仍由臣等核駁覆勘，有一州一縣駁至三四次、五六次，甚至七八次者，不憚煩瑣，務使所報區畝，界限分明，被淹情形，輕重確實。臣又密委賢員，分往各屬，逐處查勘，訪問土人，以期辦理核實。一洗從前積習，庶於國計民生，均有裨益。茲據該管道府節次詳晰更正，較原稟請緩數目，有由重改輕者，有刪減一半及減過半者，有全行刪減者。臣等悉心覆核，參以訪問，似不至再有虛捏。所有前據嘉魚、漢陽、漢川、黃陂、孝感、沔陽、鍾祥、京山、潛江、天門、雲夢、應城、江陵、公安、石首、監利、松滋、枝江、並荊門等州縣，或因江水泛漲，或因襄水陡發，或係頻年積淹，陸續稟報，均經疊次嚴駁，由該管道府周歷被淹地方，及屯坐各屬軍屯田畝，勸明輕重實在情形，除原稟照常徵收，並涸後及更正之處，仍即催徵外，實勘得嘉魚縣廣賢、淨居、左湖、宣化、清洪、受解、豐義、上懷等八里，共三十七甲，並上洲、中洲、傅洲、傍洲、護洲、還洲、小洲、上截洲、下截洲、等九洲，內越塘等二十八處，上屯、中屯、傅屯、田屯、白屯、大屯、小屯、東屯、牛屯等九屯，內斗塘等二十三處。本年入夏以後，江河水漲被淹，秋成失望，情形次重。漢陽縣菱角湖等八里，夏秋水漲，由禾被淹，涸後不能補種，情形次重。漢川縣鳴城等三十二塊畝，因上游鍾祥縣獅子口

潰口未築，水勢下注，常年淹灌，情形較重。又南湖、上官等二十一垸，亦被帶淹，收成歉薄，情形較輕。黃陂縣澗洲等六社，地勢低窪，通江臨湖，本年夏秋，江水倒灌，被淹情形較重。大嘴等二百二十三社，雖係被淹，涸出較早，尚可補種，情形較輕。孝感縣尚文等十九會，地勢低窪，田禾淹沒，不能補種，情形次重。仁壽等一百八十三會，略有補種，情形較輕。河陽州梅公等七十二垸，濱臨通城、銅城、各湖，地勢最低，間有涸出，情形次重。金馬等三百二十九垸，涸出較早，尚可補種，情形較輕。鍾祥縣楊林等三村莊，龍山觀等八十村莊，隄上潰口後，已成積淹，情形次重。桃園等三村莊，孫家集等十一村莊，被淹後，稍有補種，情形較輕。京山縣高集等三十七團，地勢最低，自鍾祥縣隄潰未築，歷年被淹，節候已遲，難期補種，情形次重。又聶家灘等二十五團，並各流等二十七團，水退較早，補種雜糧，情形較輕。潛江縣文慈等十二垸，地勢低窪，夏秋雨水過多，涸出太遲，不能補種，情形次重。泥伏崔家等六十六垸，涸後稍早，情形較輕。天門縣關廟等一百一十一垸，濱臨河岸，頻年鍾祥潰口漫淹，本年又復淹灌，情形較重。魯巷等十五垸，亦係積淹，間有涸出，稍資補種，情形次重。雲夢縣永保等六會，地勢低窪，因府河水漲漫淹，不能補種，情形較重。又彭家等三會，地勢稍高，水退補種，情形較輕。應城縣葉嘴等九團，地勢低窪，獅子潰口之水，建瓴而下，不能疏消補種，情形較重。樸林等十一團，夏汛水淹，涸復後稍資補種，情形較輕。江陵縣虎渡汛、麻家等三十四垸，西支隄漫潰未修，水衝沙壓，情形較重。李家埠等九十垸，亦係積淹，稍有涸復，情形次重。田家等四十六垸，涸復補種，情形較輕。公安縣毛一等四里，及西一等十里，內三十七甲，地勢低窪，夏秋水漫淹，情形較重。板半等六里，及西一等十里，內十三甲，涸復後稍資補種，情形較輕。石首縣民旺等十七坊垸，同一都等十四坊垸，內三十五甲，因逼近馬林江潰口，夏秋間江水灌淹，涸後已遲，情形較重。梅肇垸及一都等坊垸內，二十一甲，前雖漫淹，早經涸出，補種雜糧菜蔬，尚獲有收，情形較輕。監利縣崇林等三十七垸，係頻年淹潰之區，軍林等六十二垸，地勢極低，水由沔屬洪湖，倒灌漫淹，耕獲失時，情形較重。南雷洲等一百七十三垸，涸復尚早，

得資補種，情形較輕。松滋縣中二等都內二十八甲，及下三等三都，地勢低窪，夏秋間水由江陵西支三節江漢口灌入，不能疏涸，情形較重。中二等都內二十二甲，及上五等四都，被淹後稍資補種，情形較輕。枝江縣涇等六洲，悉濱江岸，地勢低窪，夏秋水淹，不能補種，情形次重。福星等十二洲，地勢稍高，涸後補種，情形較輕。荊門州，游家湖等二十九區，緊依湖港，地勢低窪，本年夏汛，江水漲發，補種已遲，情形次重。馬上三等十三圖，涸後略有補種，情形較輕。以上各州縣民田，並屯坐各衛軍田，情形均屬相同，賴本年麥收尚稔，或補種雜種，或捕魚爲業，得贍生計，勘不成災；所有應納咸豐七年銀米、隄、開、河、費、蘆、課、閉、丁、租、餉，並應帶徵六年銀米等款，請分別緩徵遞緩，以紓民力。開列境區村莊名摺，由藩司馬秀儒署糧道張曜孫議詳請奏前來，臣等伏查州縣如遇水旱災傷，例應勘明分數，分別展緩。本年湖北各州縣被涸田地，業經臣等核駁覆勘，疊次更正，雖均勘不成災，然皆耕穫失時，收成歉薄，自應分別緩徵遞緩，以廣皇仁，而蘇民困。除本年漕糧另摺請旨外，合無仰懇天恩俯準，將被淹較重之漢川縣喝城等三十二垸，黃陂縣淤洲等六社，天門縣關廟等一百一十一垸，雲夢縣永保等六會，應城縣葉嘴等九團，江陵縣虎渡汛，麻家等三十四垸，公安縣毛一等四里，及西一等十里內三十七甲，石首縣民旺等十七坊垸，同一都等十四坊垸內三十五甲，監利縣崇林等三十七垸，車林等六十二垸，松滋縣中二等都內二十八甲，及下三等三都，各應徵新賦、錢糧、南米、隄、開、河、費、閉、丁、租、餉等項，一併緩至來年秋後，限一年帶徵；其原緩六年縣米等項，緩至九年秋後帶徵。又被淹次重之嘉魚縣廣賢等八里共三十七甲，並土洲等九洲，內越塘等二十八處，上屯等九屯，內斗塘等二十三處，漢陽縣菱角湖等八里，河陽州梅公等七十二垸，孝感縣尙文等十九會，鍾祥縣楊林等三村莊，龍山觀等八十村莊，京山縣高集等三十七團，潛江縣文慈等十二垸，天門縣詹巷等十五垸，江陵縣李家埠等九十垸，枝江縣涇等六洲，荊門州游家湖等二十九垸，各應徵本年南米照常徵收，請將本年新賦銀兩，緩至來年秋後，限一年帶徵；其原緩六年銀米等項，緩至九年秋後帶徵。

又被淹較輕之漢川縣南湖、上官等二十一垸、黃陂縣大嘴等二百二十三社、孝感縣仁壽等一百八十三會、
沔陽州金馬等三百二十九垸、鍾祥縣桃園等三村莊、孫家集等十一村莊、京山縣聶家灘等二十五團、並各流
等二十七團、潛江縣泥伏、崔家等六十六垸、雲夢縣彭家等三會、應城縣樸林等十一團、江陵縣田家等四十六
垸、公安縣板半等六里、及西一等十里內十三甲、石首縣梅壠垸及一都等坊垸內二十一甲、監利縣南雷洲等
一百七十二垸、松滋縣中二等都內二十二甲、及上五等四都、枝江縣福星等十二洲垸、荊門州馬上三等十三
圖、各應徵本年錢糧南米等項，照常徵收，其原緩六年銀米等項，緩至來年秋後帶徵，以紓民力。其武昌等衛，被
淹屯田，應緩銀兩均照屯坐各洲縣一律辦理。又德安府屬之雲夢、應城二縣，上年專案奏明上忙地丁錢糧，除
已徵外，其餘未徵銀兩一律緩至七年秋後帶徵。荷蒙俞允在案。本年被淹地方，如在上年奏準緩徵內者，除本
年聲明徵新緩舊照案辦理，並上年緩徵地畝內有本年被徵請緩新徵者，舊欠照例遞緩外，其餘一律飭令照
常帶徵。此外本年請緩各屬，所有五年以前原請遞緩帶徵者，仍照奏案歸於善後案內，分別辦理。至六年奏明
成災之處，分限兩年帶徵者，均以次遞緩。又黃州府屬之黃岡、廣濟、黃梅、蘄州、蘄水等州縣，夏間皖匪上犯，有無
被擾被淹較重之處，現在另行飭查，分別辦理。又江夏、漢陽二縣，應請豁免楚課門攤錢糧，因係被擾情形，未便
彙入被淹案內，另行附片陳奏。除飭取各屬垸區地名，應緩銀米照例咨明辦理外，所有勘明各州縣衛民屯田
地被淹歉收各處輕重情形，分別緩徵錢糧南米等項緣由，理合恭摺具奏。

再本年各州縣衛被徵田地，應完錢糧漕米業經臣等分別輕重情形，另摺奏明請緩。查江夏縣每年額徵
楚課銀四千一百九十九兩有零，漢陽縣每年額徵居仁由義循禮等坊，並鶴公日上屯門攤地課等錢糧銀一千三
百六十餘兩，該二縣係附郡首邑，迭遭兵燹，居民遷徙流離，房屋被燬，現雖漸次歸徠，廬舍無力修葺，多係搭蓋
蕪棚棲止，地基空曠，城外復經官兵開挖濠溝，困苦情形，實堪憫惻。據署江夏縣知縣文淳美、署漢陽縣知縣吳

瑛稟經該管道府查勘屬實請將本年江夏縣應徵楚課在於被擾尤甚之崇通及近城之稍水等屯房基銀內豁免十分之一銀四百兩又請將本年漢陽縣應徵門攤地課錢糧於被擾尤甚之居仁由義崇信等坊門攤銀一百三十五兩七錢九分九釐地課銀六百一十一兩一錢一分一併豁免餘仍照常徵收由布政司馬秀儒具詳請奏前來臣等覆查粵匪竄擾湖北武昌三陷漢陽四陷蹂躪更甚於他處現在居民房屋無力修葺瓦礫荆榛地基空曠并有開挖濠溝處所民間困苦情形皆臣等所目擊合無仰懇天恩準將江夏縣應徵咸豐七年楚課在於崇通稍水等屯內豁免銀四百銀漢陽縣居仁由義崇信等坊應徵咸豐七年門攤地課錢糧銀七百四十六兩九錢九釐一併豁免以廣皇仁而紓民力餘仍照常徵收除飭開具花名細數並取具印結存卷外所有陳請豁免江夏漢陽二縣楚課門攤地課錢糧各緣由謹附片具奏

上諭「官文胡林翼奏『勘明各州縣衛民屯田地被淹懇恩分別緩徵錢糧南米』一摺另片奏請豁免江夏漢陽二縣楚課門攤地課錢糧等語該督撫卽刊刻謄黃徧行曉諭務使實惠及民毋任吏胥舞弊用副朕軫念災區至意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勘明各州縣被淹田地請分別緩徵疏（十二月十五日）

竊照道光二十七年準戶部咨「嗣後蠲緩漕糧於地丁摺外另行具摺候旨遵辦」等因在案查湖北漢陽安陸德安荊州等府屬州縣濱臨大江襄河以上鍾隄潰口未修每遇夏秋水漲低窪田地不無淹灌例準緩徵糧賦遞緩帶徵州縣勒折浮收猶慮徵不足數每每捏災枉緩希圖寬免處分甚至藉緩私徵侵蝕騰挪任意顛倒積習相沿牢不可破以致正供日虧民生益困本年臣等於各屬稟報被淹督同司道特定章程責成該管道府親詣確勘原稟稍有捏飾立時更正由道府加結詳報仍由臣等核駁覆勘有駁至三四次五六次甚至七

入次者；復又密委賢員，分往各屬，逐處查勘，訪問土人，以期核實，一洗從前積習，庶於國計民生，均有裨益。茲據該管道府，節次詳晰更正，有較原稟請緩數目，刪減一半者；有減過半者；有全行刪減者。臣等悉心覆核，參以訪問，似不致再有虛捏。所有前據黃陂、天門、雲夢、應城、江陵、公安、石首、監利、松滋等州縣，或因江水泛漲，或因襄水陡發，或係頻年積淹，陸續稟報，均經迭次嚴駁。由該管道府周歷被淹地方，勘明輕重，實在情形，除原稟照常徵收，並涸復及更正之處，仍即催徵外，實勘得黃陂縣淤洲等六社，地勢低窪，通江臨湖，本年夏秋，江水倒灌，被淹情形較重。天門縣關廟等一百一十一垸，濱臨河岸，頻年鍾祥潰口漫淹，本年又復迭淹，情形較重。雲夢縣永保等六會，地勢低窪，因府河水漲，漫淹不能補種，情形較重。應城縣葉嘴等九團，地勢低窪，獅子潰口之水，建飯而下，不能疏消，情形較重。江陵縣虎渡汛、麻家等三十四垸，因西支隄漫潰未修，水衝沙壓，情形較重。公安縣毛一等四里及西一等里內三十七里，地勢低窪，夏秋水漫，被淹情形較重。石首縣民旺等十七垸，同一都等十四坊境內三十五甲，因馬林工潰口被淹，涸復已遲，情形較重。監利縣車林等六十二垸，地勢極低，水由沔屬洪湖倒灌，情形較重。又崇林等三十七垸，係頻年積淹，註緩之區。松滋縣中二等都內二十八甲及下二等三都，地勢低窪，由江陵西支三節工潰口灌淹，情形較重。以上各州縣被淹田地，賴本年麥收尙稔，或補種雜糧，或捕魚爲業，得贍生計，勘不成災。所有應納咸豐七年漕糧，並應帶徵六年漕米等款，請分別緩徵遞緩，以紓民力，開造垸區村莊名摺，由藩司馬秀儒署糧道張曜孫會詳請奏前來。臣等查本年各州縣被淹田地，疊次核駁，覆勘更正，雖均勘不成災，然皆耕獲失時，收成歉薄，至被水各屬內有監利積淹，及江陵、監利二縣，挖壓田地，係於道光二十年先後奏奉諭旨，準其緩徵，應仍照案計緩。其餘勘明被淹田地，自應分別緩徵遞緩，以廣皇仁，而蘇民困。除本年錢糧南米另摺請旨外，合無仰懇天恩，準將被淹較重之黃陂縣淤洲等六社、天門縣關廟等一百一十一垸、雲夢縣永保等六會、應城縣葉嘴等九團、江陵縣虎渡汛、麻家等三十四垸、公安縣毛一等四里及西一等里

內三十七甲；石首縣民旺等十七垸，同一都等十四坊，垸內三十五甲，監利縣車林等六十二垸，又積淹之崇林等三十七垸，松滋縣中二等都內二十八甲及下二等三都，各應徵本年漕糧，均緩至來年秋後，限一年帶徵，其應帶六年漕糧，展至九年秋後帶徵。又雲夢、應城二縣，上年專案奏明漕糧，除已徵外，一律緩至七年秋後帶徵，荷蒙俞允在案。查上年緩徵漕糧，如在本年被淹，請緩內者，舊欠照例遞緩，其餘應完本年及應帶六年漕糧，仍飭照案催徵。此外本年請緩各屬，所有五年以前，原請遞緩帶徵者，仍照專案歸於善後清查案內，分別辦理。至六年奏明成災之處，分限兩年帶徵者，均以次遞緩，所有勘明咸豐七年各州縣被淹田地，緩徵漕糧緣由，理合恭摺具奏。

上諭：「官文、胡林翼奏：『勘明各州縣被淹田地，請將漕糧分別緩徵』一摺，該督撫卽刊刻謄黃，徧行曉諭，務使實惠均霑，毋任吏胥舞弊，用副朕軫念歉區至意，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按年分別造報奏銷疏（十二月二十七日）

竊查各省庫款，歲一奏銷，所以杜虧空，嚴考成也。湖北自咸豐元年查辦之後，二年、四年、五年、粵匪竄擾，省城司道庫款被劫，文卷燬失。現任藩司馬秀儒於五年十一月在襄陽行次到任，署糧道張曜孫於五年十二月在荊州行次到任。其時省城未復，庫款銀米多係撥作軍需，額支致多欠發，摺注轉轄款目紛繁，查辦極難措手。經臣等於本年二月三十日將咸豐二、三、四、五、六年錢漕銀米雜稅之奏銷，考核冊籍奏明，俟接到部抄案冊之日，再行設局辦理在案。惟八年又須查辦七年報銷，例限迫近，而自二年以至六年中間軍需絡繹，司道類更，各屬徵解錢漕銀米雜稅等項，均未截數，有無侵蝕挪移，雖無卷冊可稽，亦須設法查辦，未便再事稽延。竊維銷算以收支爲大綱，款目因清查而覈實。武漢克復之後，臣等揀派司道大員，於省城設立清查總局，並經奏明立定

限期清查完竣。茲擬將咸豐二、三、四、五等年司道各庫收支、錢漕、銀米等款，歸於清查案內，分年挨次查造，依限竣事。其六年、七年，藩司糧道均已到任，自應查照舊章，統於八年奏銷限內一併造報。如此分別查辦，庶頻年之積壓，易於清釐；近歲之勾稽，亦歸簡捷。據布政司馬秀儒署糧道張曜孫會詳前來，臣等伏查錢漕、銀米、絲粒，皆關國帑，自咸豐二年以至五年，爲期數載之久，各屬完解銀米，或撥充額餉，或籌辦軍需，並未按年截數，頭緒紛繁；兼之文案燬失，弊竇百出，該司道請將咸豐二、三、四、五等年庫款解收支用各數歸於清查案內，查造六年、七年，統於八年，照舊造報，洵足以昭覈實，而期迅速。除將該司道申送節略，咨明戶部查覈外，所有湖北省咸豐二年以後應造各奏銷冊籍，現擬按年分別查辦各緣由，理合恭摺，奏乞天恩，飭下部臣迅速議覆，並將各案冊鈔頒來楚，以便趕緊遵照造報。

硃批：「著照所請，迅速查辦。欽此。」

卷二十七

遵旨籌墊安徽兵餉並調步軍馬隊馳赴麻羅防勦疏（八年正月十五日督發）

咸豐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準軍機大臣字寄：咸豐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奉上諭：「李孟羣自克復霍山，進取六安州城，於西北兩路，連獲勝仗，惟餉需不繼，著王慶雲、崇恩於四川山東省各籌銀三萬兩，剋日起解，惟四川省距皖較遠，著官文、胡林翼先行籌銀二三萬兩，分起墊解，李孟羣軍營俟四川餉銀過楚時，陸續扣還歸款。」又於咸豐八年正月初五日，準軍機大臣字寄：咸豐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奉上諭：「本日據李孟羣奏：『逆匪大股上竄，兵力未能兼顧，請飭楚北分兵防勦。』一摺，潛太大股，竄入霍山縣城，代理知縣王自麟等收復後，該匪復由東北竄踞獨山、西河口一帶，而開順、葉家集等處，地通商固，楚北麻城、羅田毗連該處，著官文等

即行派撥兵勇出境迎勦，或即將進勦宿太之兵，分撥前往。各等因。欽此。一寄信前來。查李孟羣由鄂援皖，所有臣等節次籌解銀米，並上年十二月初六日解銀八千兩，均經先後奏報在案。惟楚軍需用浩繁，尤多積欠。現在水師正在料理東征，鄰餉愆期，邊疆多警，支絀情形，更非從前可比。而楚皖唇齒車輔，大局攸關，何敢稍分畛域。茲於各營應發口糧，勻提銀一萬兩，於正月初五日徑解李孟羣軍營交收。其川省籌解該藩司餉銀，現已將次到楚，惟爲數僅一萬兩，臣等先其所急，未即扣還，仍即起解，擬俟次批到楚，再行截扣。庶該藩司得濟急需，即軍事多所裨益。至鄂居天下之中，道途四達，河南江皖密邇賊氛，卽如黃州一府所屬蘄水、蘄州、黃梅、廣濟、麻城、羅田等州縣，均接壤皖豫，而一縣之中，又復路徑紛歧，防不勝防。上年皖賊上犯蘄黃，臣等掃蕩之後，於邊陲要隘，節節設備，未敢稍形鬆懈。前聞皖逆勾結捻匪，擾近商固，當卽添集兵勇，赴麻城一帶防堵。茲奉廷旨訓示周詳，查都興阿等兵力太單，無可分撥，而九江城賊亟欲挺而走險，尤須遏其上竄。茲已飭調九江步軍三千名，前駐襄陽舒保馬隊二百名，兼程馳赴麻羅，扼要防禦，以固楚疆，相機進勦。總期楚皖聲勢連絡，迅掃賊氛，以仰副聖主經靖疆圉之至意。所有籌墊安徽軍餉，並調九江步軍襄陽馬隊，馳赴麻羅防勦各緣由，謹合詞恭摺具奏。

奏陳湖北歷年團練出力擬請分別增廣學額疏（正月十五日督發）

竊查湖北軍興以來，用兵已逾五載，賊氛飄忽，竄擾無常，官兵隨處分勦，實有顧此失彼之虞。往往資本地團練，以爲攻守之助。自六年十一月武漢克復，七年夏間，賊匪復由皖界分竄蘄黃，官軍屢獲大捷，賊氛遠遁，全省肅清。此固由皇上天威，將士用命所致，而各州縣紳民團練捍禦之功，正有不可泯沒者。臣官文前在荊州將軍任時，省城失守，賊由襄河竄擾，其時襄河兩岸之沔陽、天門、潛江、京山、鍾祥等州縣團練，頗能防禦，其中沔陽州團勇最著，尤能屢挫賊鋒，不至由襄樊北竄，而荊州府屬之江陵縣團練聲威極壯。四年四月，賊匪竄逼沙市，

經官兵與團勇合力攻擊，有龍會橋、高家場之連次大捷，復經松滋、枝江、監利團練整齊，賊即敗遁。七年二月，襄陽土匪竄踞宜昌、荊州、大震、沙市各團練，日夜同官兵防守，土匪聞風回竄，未敢犯境。又襄陽府屬之均州、宜城、南漳、穀城、光化、棗陽等州縣，連年團練防守最密。襄陽土匪滋擾，各屬團勇均皆得力，旋即撲滅。又五年九月，臣由安陸一路進剿，其德安府屬之隨州、應山、應城、雲夢、漢陽府屬之黃陂、孝感等州縣團練，均能助剿，而隨州團勇數萬人，尤爲出力。同官軍克復隨州州城，協同攻克德安郡城。孝感等邑之團勇，自二年以至五年，日與逆賊相爭捍禦，始終不忘。臣胡林翼自咸豐五年二月，署理湖北巡撫，駐師南岸，日事攻剿。其時武昌府屬之江夏、武昌、大冶、蒲圻、咸甯、嘉魚、興國等州縣團練，俱能固守，盤查奸細，偵探賊蹤，與官軍爲聲援。去年五月，臣由黃州下勦，查明黃州府屬之黃岡、蘄水、麻城、黃安、蘄州、羅田等州縣紳民團練，自二年賊援以來，卽能協力齊心，與賊相拒。夏間巴河、月山等處之捷，亦深資其力。而羅田地連豫皖，前曾越境立功，尤爲奮勇。此湖北各州縣歷年團練出力之實在情形也。臣等久在戎行，深知楚北當賊氛迭擾之時，各州縣紳民深明大義，志切同仇，與官軍聯絡戰雖不足，而守實有餘。固不能使賊畏懼不來，而實能使賊懷疑莫定。裹糧持挺之衆，各邑油然奮舉，以助官軍之勢者，功正不小。統計數年來，各州縣團練紳民爲賊所傷，捐軀亡命者，何止數萬人。已由臣等另案查明，分別請卹在案。其中有從戎效力勞績最著者，雖迭經臣等擇尤保奏，上沐恩施，而各州縣團練或數千人，或數萬人，其中舉貢、生監、職員等，每縣多至二三百人，少亦百人，雖不敢皆濫行剡薦，而出力紳民若不乞恩推廣皇仁，亦屬向隅。臣等與司道悉力籌議，現在澤皖臨吉賊蹤緊逼，仍須隨地設防，以助官軍之不逮。自應設法獎勵，以服衆志，而勵人心。伏查咸豐六年十月十三日，安徽撫臣福濟奏：「遵復擬辦實行團練章程一摺，奉上諭辦團各紳，其有情殷報效者，或加學額，或卽獎敘，均著照所擬辦理等因。欽此。」仰見皇上天恩周渥，鼓勵團防之至意。臣等竊以湖北紳民辦理團練，俱係捐籌經費，自備口糧，其助勦協防肅清疆土，較之安徽已有成效，而獎勵之

典尙未舉行，擬酌加學額，而推廣尤爲普遍；因是據實歷陳。狀乞皇上俯念湖北歷年團練出力，衆志成城，準將湖北武昌府屬之江夏縣、武昌縣、興國州，均加文武學額各二名；大冶縣、咸甯縣、蒲圻縣、嘉魚縣均加文武學額各一名；漢陽府屬之沔陽州、孝感縣均加文武學額各三名；黃陂縣加文武學額各二名；黃州府屬之黃岡縣、蘄水縣、麻城縣、黃安縣均加文武學額各二名；蘄州、羅田縣均加文武學額各一名；荊州府屬之江陵縣加文武學額各三名；松滋縣、枝江縣、監利縣均加文武學額各一名；襄陽府屬之均州、棗陽縣、南漳縣均加文武學額各一名；穀城縣、官城縣、光化縣均加文武學額各一名；安陸府屬之鍾祥縣、天門縣、京山縣均加文武學額各二名；潛江縣加文武學額各一名；德安府屬之安陸縣加文武學額各二名；隨州加文武學額各三名；應山縣、應城縣均加文武學額各二名；雲夢縣加文武學額各一名；自咸豐八年爲始，歲科兩試，一體遵行，永增定額，庶幾楚北團練紳民，其身著敵愾之勤，而其子孫世受芹藻之報，恩至溥而無所遺，澤極周而不爲濫，不惟有以勵團練之氣，而楚北之士風，亦將蒸蒸日上矣。再各州縣紳民尙有捐輸銀錢，以資團練經費，甚鉅，未及請獎，並實在殺賊守城立功，擇其尤者，容臣等查明，分別等第，另請獎敘，合併陳明。所有湖北各州縣歷年團練出力紳民，擬請分別增廣學額緣由，謹會同湖北學臣馮馨，合詞具奏。

上諭：「官文、胡林翼奏：『紳民團練出力，請分別增廣學額，以昭激勸。』一摺：湖北省自軍興以來，各州縣紳民籌備經費，辦理團練，與官軍聯絡聲威，戰守均能得力，實屬深明大義，志切同仇，現當闔境肅清，自應優予獎勵，加恩著照所請。所有武昌府屬之江夏、武昌、興國三州縣，均著加文武學額各二名；大冶、咸甯、蒲圻、嘉魚四縣，均著加文武學額各一名；漢陽府屬之沔陽州、孝感縣，均著加文武學額各三名；黃陂縣著加文武學額各二名；黃州府屬之黃岡、蘄水、麻城、黃安四縣，均著加文武學額各二名；蘄州、羅田縣均著加文武學額各一名；荊州府屬之江陵縣，著加文武學額各三名；松滋、枝江、監利三縣，均著加文武學額各一名；襄陽

府屬之均州、棗陽、南漳三州縣，均著加文武學額各二名；穀城、宜城、光化三縣，均著加文武學額各一名；安陸、府屬之鍾祥、天門、京州三縣，均著加文武學額各二名；潛江縣著加文武學額各一名；德安府屬之安陸縣著加文武學額各二名；隨州著加文武學額各三名；應山、應城二縣，均著加文武學額各二名；雲夢縣著加文武學額各一名；自咸豐八年爲始，歲科兩試，一體永遠遵行，以爲情殷敵愾者，勦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再，上年十二月初八日，江西臨江府克復餘匪，由瑞州一帶竄逃，臣等調撥省標，信、中、信、後、勇、丁，並調馬隊分途迎勦，復飭礮船，分赴南岸堵截，仍飛咨湖南撫臣一體嚴防。該匪挺而走險，由德安、瑞昌竄入興國，經代理知州向先薰會商候補知府邢高魁，在籍給事中陳光亨，齊集團練，扼要防守，並經浙江藩司李續賓派兵千六百人，於十二月二十五日，由瑞昌兼程上援，是日午刻，九江兵勇先期馳至，經候補副將周寬世候選知縣蕭積仰、向先薰等督率馬步四面兜圍，賊壘賊卡登時踏平，殺賊一千餘名，淹斃無數，餘賊僅賸二百餘名，龜水逃遁，連日復經該州官紳督飭村莊團練，陸續擒獲，捆送一百餘名，均卽正法。此股竄匪，殲除殆盡，不致再留餘孽，卽登時撲滅地方，未遭蹂躪，所有臨江、取匪竄至楚境，隨卽殄滅淨盡各緣，由謹附片具奏。

奏陳豫匪竄擾光固調軍先期移駐麻城酌量防勦疏（正月二十日督發）

竊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八年正月初三日，奉上諭：「英桂奏：『南路勦匪，及光固喫緊各情，請飭舒保會勦，並暫留過境吉林、黑龍江餘丁』一摺，現在豫境之唐縣、桐柏，及楚境之隨州、棗陽山路叢雜，本有匪徒出沒，若再被該匪踞險負隅，搜捕殊形棘手。英桂已飭德標額會同邱聯恩進勦，尙恐未能得力，舒保帶兵現駐襄陽，著官文、胡林翼飭令該營總就近移兵，由隨州、棗陽與河南將弁前後夾擊，以期盡掃匪蹤。至六安及光州所屬

地方均有賊匪滋擾，需兵甚急；所有赴楚補額之吉林、黑龍江餘丁四百名，現在路過許州，著英桂暫行截留，以資助剿；俟東路軍情稍鬆，仍飭該餘丁赴楚補額，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一遵旨寄信前來。臣等查前因皖逆勾結捻匪，擾近商固毗連湖北麻城一帶，欽奉寄諭派兵出境迎剿。即經臣等飭調九江步軍三千，前駐襄陽舒保，帶馬隊二百名，馳赴麻城羅田一帶，扼要防禦，相機進剿。前已由驛覆奏在案。察舒保一軍，先期移駐麻城，距襄較遠，而楚豫交界之隨州、棗陽，久爲捻匪窺伺。臣等預爲籌慮，已咨行署提臣訥欽，襄陽道毛鴻賓督率所屬整齊團練，選派弁兵，加意防範，并酌留舒保馬隊百名，駐襄扼守，以資策應；而隨州北鄉團練，尙爲得力，仍察看緩急情形，由訥欽等就近派撥兵勇，會合河南將弁，相機截擊，總以嚴固楚疆爲要。著使該逆無路狂竄，卽豫軍亦易團剿，以期迅掃匪蹤，仰紓宸廑。惟是楚軍得力於馬隊，而血戰數年，傷疲實衆，亟待西丹到楚，補額以資訓練，而助征剿。今英桂截留之請，已蒙恩允。楚豫事同一體，原無畛域，可分祇以楚省越境征剿，倍形艱鉅，不特圍攻九江，進剿宿太，均難鬆勁；且舒城、六安、張家塆地處髮逆，捻匪多方勾結，竄擾無定，與楚疆接壤之區，頭頭是道，防不勝防。臣都興阿因馬隊單薄，焦灼萬分，屢經咨催吉林、黑龍江西丹迅速到營，况此項西丹初次來南，地利不熟，語言不通，漢文不曉，尙須妥爲駕馭，歸隊訓練，方成勁旅。臣等現已咨商英桂將原調赴楚之西丹四百名內，以二百名截留豫省，以濟急需；以二百名來楚，歸大隊，妥爲訓練。刻下楚軍水陸馬步全抵江皖，而急切未能遠征，實因九江功虧一簣，上游重鎮攸關，尤當奮力攻擊，迅圖收復。臣等愚見，一俟九江得手，除分援江省外，其餘楚軍專力豫皖，先清長江北路，而防竄擾較爲上策。卽前項西丹訓練得力，均仍爲豫皖助征之用，庶於彼此軍務大局，方有裨益。除吉林西丹百名現已到楚，仍咨由英桂將黑龍江西丹再撥百名，飭令原帶之員，趕緊起行來楚外，所有奉到諭旨，分別籌辦情形，謹繕摺由驛六百里覆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

再，楚省北岸馬步各軍進駐宿太，且勤且守，雖楚境幸臻安堵，而皖逆出沒無常，屢圖上犯。臘月三十日，正

月初一二等日，太湖逆衆數千，乘我兵度歲之隙，竄近蘄州邊界。臣官文等預料該逆有此詭謀，密飭各軍多方準備。經管帶訓勇之湖北糧道唐訓方會合各路兵勇，分投擊退。初七日宿松股匪，又竄近蘄州邊界之荆橋，好漢坡等處築壘抗拒。臣都興阿當飭鮑超五營按兵靜守，又派巴依爾呼蘭同石清吉、劉元勛等營，各率五成隊伍，赴宿松官營駐守；而以多隆阿帶精選開化等三營步隊，同四起馬隊，至二十五里墩迎勦大股逆衆。初八日，該逆至仙田鋪，聞我兵出隊而退。初九日黎明，賊衆三千餘，突至風火山，我軍分路列隊鏖戰良久，賊仍死拒。多隆阿率馬隊，分兩翼繞出賊後，鎗箭齊發，斃賊多名。餘逆奪路狂竄。我軍馬步圍勦，直追至太湖城邊，沿途殺賊四五百，生擒長髮騎馬賊三千餘名。正法。十一日進勦好漢坡、桃花鋪、椴楓梢、劉家塘、分茅嶺、走馬岡等處賊巢，我軍分三路直前，該逆抵敵不住，沿山逃竄。兵勇追殺三十餘里，斃賊千餘名。內有黃衣騎馬賊二十餘名，又生擒長髮賊百餘名，訊供正法。先後奪獲礮械無算。十二日午刻收隊回營，查點兵勇，亦有受傷，卽分別驗明，同出力員弁人等，另行奏請獎卹。惟疊訊生擒賊供：「太湖渡船口、石牌等處，約計賊七八萬，連營三十餘里。」仍飭各軍相機勦辦等情，咨報前來。除仍激勵將士奮勉圖功，務期剋日會合皖軍盡殲醜類，仰紓慈懷；所有節次勦退宿太逆匪上犯，連獲勝仗情形，謹附片陳明。

再水師副前管哨官守備銜藍翎儘先千總方學禮，於咸豐七年十月十四日，在彭澤縣打仗陣亡；又新右管哨官藍翎千總已保儘先守備李長清，於十一月十七日，在九江打仗陣亡；由福建陸路提督楊載福咨報前來，臣等查該二員攻城破壘，臨陣捐軀，深堪憫惻，合無仰懇天恩俯準，敕部均照守備例議卹，以慰忠魂。理合附片陳奏。

硃批：「均照所請議卹。欽此。」

恭謝天恩疏（正月二十二日）

竊臣於上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接準驛遞恩賜御書福字一方，藍瓣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銀錢二箇，銀鏤四箇，杞果三觔，藕粉七觔，百合粉七觔，南棗七觔，蓮子三觔，奶餅十觔，挂麵二十把，頒賞到臣。謹卽望闕叩頭，祇領訖。伏念臣猥以輅材，忝膺重寄，荷恩慈之疊沛，慚報稱之毫無。茲逢鳳律韶回，復荷龍綸寵錫，仰皇仁之仁萬類，熙春臺而匝地，臚歡普稔，福以福庶民，捧寶墨而自天，錫祉銀花，煥色綺佩，榮輝錫珍品於上方，沐醴膏之下逮，撫衷循省，榮感莫名。臣惟有益勵戎行，倍勤吏治，慎楚疆之戰守，遍九陔而風靜，參旗瞻虞陸之光華，拜十賚，而心依斗極。

覈實州縣可用人員疏（正月二十二日）

竊準吏部知照咸豐六年二月初九日，內閣奉上諭：「現在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廣西、貴州各省，正當辦理軍務之際，著該督撫於所屬各員中，秉公察看，如有官聲才具堪勝道府之任者，著各酌保數員，以備簡放。欽此。」臣等伏查安民在於察吏，爲政首重得人。臣等謬膺疆寄，於州縣中留心察訪，無日不以舉直錯枉爲念，以期吏治日有起色。茲查有候補同知黃昌輔，歷任嘉魚、應城、荊門各州縣，才識優長，循聲素著，民情極爲愛戴，候補知縣林之華，守潔才優，愛民如子，歷任興國、通城、宜都、武昌各州縣，官聲卓越，候補知縣鍾謙鈞，廉正自矢，辦事勤懇，歷任沔陽州同各缺，當賊氛逼擾之時，團練士民，結實可靠，各屬被難民人，趨依若市，丁憂回籍，經臣等奏留差委，籌辦軍餉，潔己奉公，民情悅服。以上三員，實係勤能廉潔，於通省州縣中尤爲出色之員，合無仰懇天恩，將黃昌輔以知府記名，遇有湖北知府缺出，請旨簡放。林之華、鍾謙鈞均以同知直隸州，仍留湖北儘先補用，似於吏治有所激勸。地方益深裨益。再林之華前因經徵南糧，議以革職，奉旨「著該督撫出具考語，送部引見，再降諭旨」等因。欽此。」查該員被議，係屬公罪，應繳南糧，已撥飭清查局藩司，催繳全完，再行另案辦理，合併

聲明。臣等爲鼓勵人材起見，謹合詞恭摺具奏。

上諭：「官文等奏『遵旨酌保州縣可用人員』一摺；湖北候補同知黃昌輔才識優長，民情愛戴，著以知府交軍機處記名，遇有湖北缺出，請旨簡放。候補知縣林之華守潔才優，官聲卓越，鍾謙鈞、潔已奉公，民情悅服，均著以同知直隸州仍留湖北儘先補用。林之華因經徵被議一案，仍著該督撫照例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再，湖北軍務分兵江皖，水陸並進，隨營差委，在在需員，而地方傷痍之餘，亟賴賢良有司，加意撫養。竊謂地方安危繫乎吏治，而州縣表率，尤重知府。知府得人，則吏治蒸蒸日上，可臻上理；訪有前任四川知府牛樹梅，久任州縣，循良第一，現回甘肅本籍。前任湖南衡州府知府李宗燾，老成幹練，樸實可靠；前因丁憂回陝西本籍，現已服闋，可否懇請天恩，敕下吏部、甘肅陝西督撫臣，迅飭該二員來鄂差委，必能盡心民事，有裨地方。臣等爲軍務省分，急需賢才起見，是否有當，謹合詞附片具奏。

謹按此片於二月二十九日接奉旨準。

奏陳前後抽撥馬步援豫並各路情形疏（二月十三日）

案準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八年正月二十七日，奉上諭：「前因固始被圍，豫省兵力單薄，諭令官文等即飭舒保帶領馬隊，徑赴光固一帶救援。茲據該大臣等奏稱：『舒保一軍先期移營麻城，仍酌量隨軍情形，實力防勦』等語，自係尚未接奉前旨，現在勝保等援勦固始，雖屢獲勝仗，尙未解圍，仍須添兵助勦。舒信此時諒已起程，惟所帶馬隊僅二百名，不成一軍。著官文等酌量情形，添撥步隊相輔而行，或原於駐紮襄陽兵內酌撥千名，交舒保統帶前進，較爲得力。另片奏太湖宿松逆匪竄近蘄州邊界，經都興阿等督兵迎勦，斬獲頗多，惟探聞太湖渡船口、石牌等處尙有賊黨七八萬，連營三十餘里，逆勢如此猖獗，非下援金陵，卽上竄楚境，著都興阿督飭

各軍相機勦務將此股逆匪迅速殲除。至九江功在垂成，何以尙無捷報，不勝殷盼。現在和春等正在圍逼金陵，安慶、蕪湖等處，賊黨尙多，時往金陵援應，所望九江早克順流而下，與江南大軍兩路夾攻，使該逆不至他竄。方爲妥善。著官文等傳旨令楊載福、彭玉麟等奮勇圖功，毋得遷延時日，坐失機宜。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竊臣等前因賊圍固始，並竄擾商城，切近湖北麻城邊界，欽奉寄諭派兵出境迎勦，當卽抽撥九江營勇三千人，隨同副都統舒保馬隊二百名，前往防勦。業經奏明在案。嗣復添撥駐防興國之勇丁五百人，亦隨同舒保前往。現在馬步三千七百人，足成一軍，其襄樊步兵不滿千人，應請毋庸再撥。昨據麻城縣汪敦仁等報稱：「前月二十四日，固始官軍大獲勝仗，固城業已解嚴。惟賊黨分竄商城、東路。」又據道員孫守信稟報：「六安賊股亦多上竄，可由長林關雙嶺關等處繞入楚界。」是商城防範實爲喫緊。該營已於本月初三日由麻城拔營進紮兩路口地方，扼要防勦，相機前進。查該處山深林複，路徑歧險，一切軍裝糧餉，轉運爲艱。况我軍奮勇而前，賊必反由間道繞出其後。臣等反覆籌思，兵事不難於輕進，而深戒其輕退。自應步步爲營，節節掃蕩，乃無反顧之虞。又據九江行營浙江藩司李續賓稟稱：「自九江調兵前往麻城之後，探聞江西撫州賊黨大股，分爲二枝。一股竄入都昌，欲擾湖口地界，希圖偷渡九江，爲城賊之援。一股聲言竄擾興國，以窺武漢。」刻下湖口守兵征調已空，僅餘五百人，竭力堅守，審察現在情形，江西北路，甚屬空虛。石逆屢思挺而走險，仍窺楚境，急應嚴飭速清商城等處撤麻城之兵，以援湖口，方可妥慎無虞。而九江爲該逆積年巢穴，恃其城堅糧足，死守待援。經我軍重濠壘布，水陸環攻，賊已無法飛渡，誠如聖諭，功在垂成。現探賊糧日缺，賊勢日蹙，雖堅守不戰，已同檻默釜魚。臣等仍當嚴督各軍，四面防勦，以期速拔堅城，盡殲醜類。剋日長驅東下，仰慰宸廑，斷不敢坐失機宜。所有現在抽撥馬步兵勇及各路探防實情，謹合詞具摺奏聞。

再，下游北岸馬步各軍進勦宿太股匪，先後斬馘，不可勝數；而該逆恃其死黨之衆，屢圖竄擾楚境。正月二

十一、二等日，賊衆數千進竄，彌鎮盤踞，逼近斬界，經營帶訓勇之北糧道，唐訓方率義禮正訓等營兵勇，分路夾擊，斃賊二百餘，生擒六名，賊大敗竄逸，而同日復有大股賊首偽地官燕賊，紮分茅嶺，偽成天豫陳賊紮它龍山，添築營壘兩路，賊衆萬餘，勢甚猖獗。臣都興阿當於二十二日丑刻，派翼長多隆阿同張萬祿帶精選三營，並開化勇等步隊，又派吉林二六起黑龍江二起馬隊，分路迎勦；又派巴依爾呼蘭馬隊守備常勝步隊，伏於各路接應。是日辰刻，我軍直趨分茅嶺，見該逆漫山遍野，吹角搖旗，蜂擁而出，鏖戰逾時，賊抵死不退，多隆阿以步隊當其衝，分馬隊爲左右翼，由徑路折出，包抄其尾，鎗箭齊施，殲其黃衣馬賊二名，餘賊大潰，我軍乘勝進攻，連踏賊壘十餘座，正在沿途追殺，忽它龍山股匪由山後抄至，圖襲我後，適巴依爾呼蘭等趕至接應，馬步合力圍勦，斃悍賊多名，餘逆翻山奔逃，我軍追殺十餘里，計是日兩路共斃賊千數百，生擒八十餘名，奪獲大小鎗礮一百餘件，旗械無算。又僞拱天豫印一顆，僞檢點指揮總制軍帥等印三十餘顆等情，咨報前來。臣等查此次皖逆分股竄擾，直欲犯我楚疆，軍士踴躍用命，連戰大捷，洵足以寒逆膽而快人心，除仍相機進勦，會師東下，一面查明出力及受傷官兵，另行奏請恩施外，謹將迎勦皖賊大獲勝仗情形，附片馳陳。

請撥漕折等銀資濟軍餉疏（二月十八日）

竊照湖北自軍興以來，征調頻仍，水陸馬步數萬餘衆，支用浩繁，除鄰省協濟之外，本省地丁鹽課，無論何項正雜錢糧，悉以移緩就急，多方挹注，猶復餉匱兵飢，萬分支絀。查北漕停運前，準部咨每石以一兩三錢變價解部，湖北有漕州縣，除南米解供滿綠各營兵食，北漕額征正耗，不過十餘萬石，加之被擾被旱被淹，請蠲請緩，歷年各屬批解無幾，隨時提充軍餉。咸豐七年，經臣實力整頓，州縣稟報被淹，往返駁查三四次五六次，甚至七八次，稍有不實，立時更正，并將州縣向年存收數目，大加刪減，民間完納，極形踴躍。現在各屬漕折批解道庫者，

已有成數，又漕南水脚及隨漕淺船軍三安家幫津等款，亦陸續征存。查楚境雖已肅清，而江皖河南鄰氛不靖，籌防籌勦，調集頻仍。九江攻勦喫緊，望餉急切，其援勦江西吉安各軍，及安徽李藩司行營節次，於無可籌撥之中，設法解濟，加以製造修給，卹賞等項，統計每月需餉二十五、六萬兩，而楊載福水師計日東下，不獨行糧亟須籌備，卽東下之後，糧餉軍火，仍須取給於楚。此外額兵餉項，尙未計及，是目前之籌畫甚難，而日後之度支更亟。本省錢糧課稅牙帖釐金，益以鄰餉終屬入不敷出，東南軍務一時未能告竣，軍餉積欠愈久愈多。臣與司道日夜籌商，實無長策，計惟有將漕糧折價，及漕項銀兩暫資接濟，以固軍心，而維全局。合無仰懇天恩，俯念北水陸各軍征勦尙爲出力，準將咸豐七年糧道庫存漕糧折價，及漕項銀兩撥歸軍需項下，充作兵餉，仍飭糧臺覈實造冊報銷，實於軍務有裨。據藩司馬秀儒署糧道張曜孫具詳前來，謹將軍餉支絀請撥七年漕折等銀，以資接濟緣由恭摺具奏。

硃批「戶部速議具奏。欽此。」

再，儘先都司王玉典，湖南善化縣人，由長沙協標戰兵，隨副將鮑超勦賊，素稱勇敢。咸豐七年三月十六日，攻黃梅小池口僞城，被大礮子由左胯穿至後臂，骨碎筋斷，致成殘廢，現已飭令回藉。惟該員勦賊以來，水陸各戰，無不奮勇當先，戰功屢著，茲以礮傷成廢，情殊可憫。合無仰懇天恩，敕部將該都司王玉典照實任都司例議給全俸，準其在藉支食，以資養贍，而示體卹。出自皇上逾格鴻施，謹附片具奏，伏乞聖鑒。硃批「兵部議奏。欽此。」

卷二十八

奏陳皖匪上犯官軍掃平賊壘並收復英山縣城疏（八年二月二十五日督發）

竊照太湖之賊，恃其死黨，屢思上竄，當將正月二十一、二等日，迎勦獲勝情形，附片奏聞在案；續據管帶訓營之湖北糧道唐訓方稟稱：「該匪於二月初六、七日，在安仁河一帶築壘。」初八日，復分股上撲我軍，俟其逼近，衆勇齊出，攻其不備，殺賊二百餘名，生擒五名。安仁河一帶未成之壘，悉行掃平。初十日，賊越安仁河至蘄州之黃泥坂，距唐訓方紮營之陳德園僅數里。十一日，各營掩息旗鼓，以昌營前後兩哨，屯山岡左右，中三哨紮東路；以義左營五哨，散布各處，以禮營五哨及正訓營扼中路，以義營左右二哨，屯西路，前後二哨紮後路，以團勇屯於山岡最高之處，作爲疑兵。都司銜守備梁洪勝脫去號衣，佯爲鄉兵，以挑之。我軍逼近巢穴，賊由山徑抄出，梁洪勝馳馬殺悍賊三名，身受二傷，手擒賊目僞丞相韋韜綱衆賊擁至，梁洪勝恐賊目脫逃，遂以佩刀斫韋逆，復身受三傷，而始終不釋手，迫我軍四面合攻，團勇復從山巔壓下，勢若建瓴，賊衆大潰，追殺六七里，平壘七座，賊自相踐踏，燒斃蟲斃約千餘名，生擒二十六名，內有僞正典尉周時選、僞木八將軍胡尙直，並前陣擒之。韋韜綱均訊明正法。此二月初八、十一等日，安仁河、黃泥坂獲勝之情形也。十二日，該匪萬餘，復由黃花嶺橫竄望天坂，撲皖之英山縣，而楚之楓樹坳、牛頭衝、打虎廠、楊樹坳等處，均與蘄水、蘄州路路可通。臣都興阿卽派參領富森、保德明等，前往應援。臣官文等，復飭該州縣齊團防堵。十三日，禮營訓前營義營昌營，攻賊於青天坂，平壘八座，焚斬殆盡。是日，唐訓方親赴牛頭衝一帶防勦，飭義營候補知縣丁銳義，於十四日，直趨南陽河，賊於北岸依山築壘，迤亘數里，遂令昌營由中路進，訓前哨繼之，禮營由右路進，義右繼之，義營親兵由左路進，義左繼之。昌營將抵南岸，賊亦渡河，而南都司余際昌乘賊半渡而擊之，蟲弱多名，後渡之賊，分股包抄我後。丁銳義率親兵突至，把總唐啓虞、楊作霖，守備張養吾，左右截擊，守備朱恢，三冲開中路，鏖戰多時，礮斃大旗賊目三人，餘賊紛紛涉水，我軍於賊潰時，分兵潛渡下游，繞伏於北岸山谷間，迨全軍北渡，而日初過午也。壘中之賊，復招潰賊，列陣山腰，我軍及團勇亦列陣相持，有執藍旗賊目，率羣賊下撲。丁銳義縱馬迎擊，左足已中矛傷，大呼馳入賊陣，

張養吾、唐啓虞、楊作霖等策馬俱至，鎗礮齊施，賊反走；我軍逼近壘邊，拋火器入壘中，壘中之賊齊出；我軍乘勝登牆，破壘三座，羣賊分至救援，忽山後旌旗突起，賊固不知我兵之先伏也，遂大潰。我軍合力併擊，以連環礮轟之，平壘二十九座，殺斃羣賊千數百餘名，生擒一百七十三名，奪獲騾馬七十餘匹，大銅礮三尊，軍械無數。訊據生擒之賊供稱：「僞倚天侯陳士榮並僞將軍僞指揮等多名俱被殺。」此十四日南陽河大獲勝仗之情形也。臣等伏查宿太之賊出沒往來，實欲避實乘虛，由間道以撓楚，楚之斬水、斬州、廣濟、黃梅、羅田、麻城路徑百出，均與豫皖接壤。臣都興阿督率馬步先將太湖逆賊疊次勦洗，前鋒已追及於石牌，而賊遂折而北趨，欲乘虛以犯斬州，兼以李孟羣回兵固始，而六安之賊并力上竄，分爲數股，實屬防不勝防。臣等以賊多兵少，地勢紛歧，一處扼要，仍須兼顧數處，惟有靜以制動，尙可力遏兇鋒。此次太湖、南陽河賊匪盤踞，已經數月，經此懲創，實足以寒賊膽，而振軍威。又羅田緊接英山，另股賊匪分七路竄入，該處僅有候選主事姚敦禮一營，衆寡之勢太懸，該處團勇歷年殺賊頗著戰功，臣等札飭署羅田縣知縣崔蘭馨集團協勦十五、十六、十七等日，鏖戰不休，練總六品翎頂候選教諭王炳榮衝鋒遇害，各勇憤激，於十八日由樂利河進攻，焚燒賊營，賊退英山，遂乘勝攻圍，收復英城，並追勦二十餘里，而皖邊之打虎廠、楊樹坊、牛頭衝等處，又爲斬水、斬州門戶。臣都興阿現派石清吉率飛虎三營，臣胡林翼又添調副將鮑超星飛馳往，會同唐訓方相機迎截。至河南商城賊氛正熾，臣官文等已先期派副都統舒保、副將趙克彰等越境助勦，賊匪潰退。現查斬州、斬水情形喫緊，如商城賊勢稍鬆，舒保、趙克彰等尙須往來策應，免致都興阿宿太各營再有反顧之虞。所有連次以少擊衆，均獲大勝，實由唐訓方調度合宜，文武各員非常用命，可否仰懇天恩俯準，將按察使銜湖北糧儲道唐訓方賞加勇號，運同銜湖北補用知縣丁銳義請免補知縣，以同知儘先補用，花翎都司余際昌、張嵩齡均請免補都司，以游擊儘先補用，余際昌並請賞加參將銜，守備銜藍翎把總楊作霖請以守備儘先補用，並請賞換花翎，加都司銜，又都司銜藍翎守備絮洪勝、張養

吾、朱、恢三，均請免補守備，以都司儘先補用，加游擊銜，並均請賞換花翎，以示鼓勵！其羅田陣亡練總，六品翎頂候選教諭王炳榮，請交部從優議卹。其餘在事兵勇，可否擇尤獎勵，出自聖裁。

謹按疏內請獎卹各員，均於三月初九日，接奉旨準。唐訓方賞給奇齊葉勒特依巴圖魯名號。

再，臣等前因固始被圍，商城告警，萬不得已，於九江圍城各營，抽調三千人，又於興國防兵，抽調五百人，隨同舒保馬隊二百人，援應商城。半月以來，皖賊大股上犯，宿松一路賊衆，眈眈窺伺；太湖一路之賊，竄聚張家塆、陳德圍地界，連營數十座；英山、霍山之賊，竄入羅田邊境，而蘄水、蘄州警報疊至，各路之賊，屯聚皖邊，防不勝防，情形萬分喫重。都興阿馬隊千餘名，久戰力疲，每次出隊，僅祇數百名，堪勝先鋒，屢以兵單爲慮。臣等現飭道員李續宜另募湘軍數千人，擬俟隊伍已成，即會合舒保由商城直搗六安，或由蘄州、蘄水并力宿太，取道英、霍、黃、成、舒保自當一路，其糧餉軍機，均歸臣等調度接濟，以期委任成功，免致掣肘貽誤。乃勝保屢次札調舒保由光固分兩路迎勦，且稱：「如有遲延，即指名照有心貽誤軍機，從重嚴參」等語；竊查勝保現與李孟、龍澤厚等攻勦固始，兵力已倍於賊；其二月十一日片奏自陳：「五戰皆捷，儘此兵力，足以挫賊鋒而解城圍。但以賊竄商城，掠糧爲慮。」而現在舒保等已進駐商城，則又必欲其速由光固分路迎勦，竟似商城、六安一路，可以委棄不顧。前後情詞矛盾，殊所未喻。且楚軍水陸各營，全數出境，留黃州者五百人，留興國者五百人而已。臣之愚，實故由宿太、英山、六安等處，節節掃蕩，直搗安慶。勝保所奏，似臣專以防楚疆爲重。臣查皖省粵逆分股上竄，每股不下一二萬人，若不力遏北岸，賊援則九江之功，誤垂成，而皖省更無肅清之日。此則尤爲東南數省安危所係。勝保僅知固始一隅情形，而未通籌江皖之全局，非臣等之自矜畛域也。至舒保素性樸訥，忠勇敦厚，在楚屢年，衝冒鋒刃，卽如洪山之役，襄陽之役，蘄黃之役，實能爲他人之所難爲，從無避難就易之心。該員現奉特簡漢軍副都統二品大員，勝保乃嚴札驅迫，加以苛詞，似於體制未協。師克在和，古有明訓，設將帥先已乖離，則士卒安能

豫附卽使舒保帶兵進勦，將來東縛馳驟，亦必以不和貽誤兵機。臣忝膺兵符，過蒙恩遇，不患威勢之不立；而患誠信之未孚。遇將帥咨商軍情，必反覆詳悉各盡其意，不敢稍存自是之心。蓋以權術凌人，可馭不肖之將，而亦僅可取快於一時；其本性忠良之人，則並不煩督責而自奮也。臣愚見，自應責成舒保，審察商城、六安、固始各地賊情，相機進勦，毋庸強歸鄰省，節制調遣如皖省賊警，斬黃兵單，仍須取道麻城、羅田，以免都興、阿大隊牽動，庶可隨機應變，不致膠滯一隅，貽誤全局。除行知舒保查照外，謹附片陳明。

再，連日續據唐訓方稟報：「英霍逆匪窺伺蘄州，蘄水勢甚披猖，我兵僅止二千五百，而賊衆十倍於官軍，疊次稟請添兵救援。」等情。前來。臣等因省垣無兵可撥，是以臣胡林翼咨商舒保，於商城各營酌調一千五百名，馳往援應。舒保亦因商城事緊，尙待三五日後，察看兩路情形，何處喫緊，再行酌度馳援。是卽舒保未便顧此失彼，難以草率進兵。固始之明證。謹附片陳明。

上諭：「本日據官文等奏：『楚省邊防喫緊，前派赴商城之舒保一軍，已咨調一千五百名，以助都興、阿勤匪』等語。現在固始之賊，疊經勝保等督兵勦擊，已解城圍。英桂勤辦阜陽土匪，亦一律肅清。業經行抵汝甯，已諭令就近督兵會勦。商城零匪無多，當可無虞。延蔓英霍之賊，現已竄入羅田邊境，窺伺蘄水、蘄州、都興、阿兵力單薄。楚省軍情較爲喫重。著官文等卽飭舒保一軍，仍回羅田、麻城一帶，會同都興、阿實力防勦，以顧楚省門戶。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

密陳浙江緊要軍情請調員防勦疏（二月二十八日）

竊臣準江西布政司龍啓瑞函稱：「粵逆翼賊石達開竄踞江西之鉛山、河口地方，賊數頗衆，約在二萬以外，聲稱『欲竄浙江』。現在將軍福興退守廣信府城，按兵不動。」又據函稱：「二月初四日，賊破廣豐，經饒鎮

擊退，賊尙盤踞離城三十里之洋口，並離上饒十五里之皂頭一帶；河口之賊，於二月初一、二日，盡數東竄。等語。臣查鉛山、廣豐、上饒俱屬廣信，緊逼玉山、玉山爲浙江門戶，實爲江西入浙通衢，今石逆既竄廣豐，其勢必窺伺浙江。浙江此時防堵能否嚴密，臣不敢遙斷。然近來用兵各直省，必有知名將弁一二人，習練勁旅，以資捍禦。浙省文物之邦，民氣柔弱，未習軍旅。再查軍興以來，浙省尙稱完善，其杭嘉湖等府與蘇松接壤，向稱財賦之區，課稅饒裕，貨物充積，近年粵匪肆擾，漕運梗塞，惟藉江浙兩省海運，上備天庾，正供萬一賊衆乘虛闖入，其爲害何可勝言？將軍福興統帶兵勇現在廣信城中，臣查福興前於咸豐二年，賊圍長沙，經賽尙阿嚴檄催提，該將軍在湘潭一月不進，迨經報明起程，七日之內，不過三四十里，似此情形，卽賊由廣信城外逕過，直趨浙江，恐亦未能追勦，是將任賊之狂竄，而莫之禦也。如大局何？臣於江西諸將，頗知大概，其距賊遠者，一時調赴，殊虞不及。查有管帶平勇道員李元度，素性忠義，才足任事，舊隨曾國葆帶勇多年，屢著戰功。上年九月，以數千人守貴溪孤城，當數萬悍賊，卒能保全無患。該道員現紮江西貴溪地方，若調使繞道赴浙，趨出賊前，迎頭堵截，雖其所帶僅四千餘人，未必足以當大股賊衆，然使其扼守要隘，阻遏賊鋒，必能得力，或使之保護城池，則節操凜然，不可搖動。合無仰懇天恩，諭飭李元度卽率所部兵勇，前赴浙江，繞道趨出賊前，擇要扼守，以遏賊蹤。該營勇丁約四五千人，月餉約不滿三萬兩，請旨飭下浙江巡撫按月接濟，毋稍虧欠，並請皇上於江南金陵城外諸將中，酌派一人統帶大兵，前往浙江，以資防勦。蓋金陵久經賊陷，其克復猶可徐圖，而浙江糧賦重地，其保全不容稍緩。至該道員李元度所帶勇餉積欠甚鉅，臣當先由湖北預行籌撥銀一萬兩，並帳房軍械解赴該營，以爲拔營啓行之資。倘至浙以後，或勇力不敷，臣當隨時添募，咨送赴浙，庶令其盡心營務，可無竭蹶之虞。現在湖北餉需萬分支絀，臣爲統籌全局起見，力所能爲，不敢不勉，見所能及，不敢不言。謹會同湖廣總督臣官文具摺密陳，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謹按此疏奉諭旨交西安將軍福興、江西巡撫耆齡酌辦矣。

另覈獎敘籌餉尤爲出力人員疏（二月二十八日）

咸豐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準吏部咨兩湖籌辦軍需出力之原選山西高平縣知縣張黼華，並未赴部，尙不得爲候選知縣，乃因兩湖籌辦軍需出力，以知府用，又因籌餉出力，免選知縣，並免補同知直隸州知州，以知府不論繁簡，遇缺卽選；覈其勞績，係籌辦軍需及籌餉等事，與軍營打仗出力不同，相應奏明，請旨將前任湖北襄陽縣教諭選授山西高平縣知縣張黼華，籌辦軍需出力，保奏以知府用，並免補同知直隸州知州，以知府不論繁簡，遇缺卽選之案，概行撤銷，仍飭該撫另覈奏請獎敘，奉旨「依議欽此」。咨會到臣，當卽轉行遵照去後。臣查軍務省分，籌餉更難於籌兵，而外省人心，好名不如其好利，設委任非人，則官吏之中飽，實礙軍國之至計，自應擇尤獎勵，以昭激勸。查原選山西高平縣知縣張黼華，於咸豐四年八月內，經前將軍臣王文韶督臣楊霽於襄陽府辦理防勦團練出力案內會保，請俟選缺後以同知直隸州升用，復經臣於六年保以知府用，七年三月，保以知府，不論繁簡，遇缺卽選，特以餉最難籌，欲獎一人，以勵其餘，並非有私意也。嗣準部咨以「覈其勞績，係籌辦軍需及籌餉等事，與軍營打仗出力不同，請旨將張黼華保舉撤銷，飭臣另行覈奏請獎」。自當遵照部議，另覈獎敘。臣查原選山西高平縣知縣張黼華，廉正自矢，力濟時艱，自咸豐五年八月，委辦襄陽局釐金，至六年八月，實籌解釐金錢一十四萬六千串有奇，接濟武漢軍餉。六年九月，因襄陽土匪滋擾，釐局暫停，土匪平後，仍復開局抽提，自六年十一月起，至七年十一月底止，又籌解餉金錢十三萬六千串有奇，該員潔己自愛，分文不入己，實屬籌餉尤爲出力之員，相應遵照部議，另覈請獎，所有原選山西高平縣知縣張黼華，可否準以同知直隸州，不論雙單月卽選，並請賞加知府升銜之處，出自皇上逾格天恩，如蒙俞允，仍俟楚省軍務完竣，由臣給咨

赴部引見；除咨吏部外，所有臣遵照部議另覈獎敘緣由，謹恭摺具奏。殊批：「部議速奏。欽此。」

懇恩免議襄隨失守各州縣本管上司疏（三月二十四日督發）

竊準部咨：「咸豐七年閏五月十九日，奉上諭：『吏部議奏隨州失守案內漢黃德道文輝例有處分，著查明該員到任日期，並將穀城等州縣失守之該管上司及同城佐貳等官查取職名，一併交部核議。欽此。欽遵。』當即行據該管道府陸續查覆，由湖北藩司馬秀儒等具詳前來，臣等查漢黃德道舊駐下游黃州，前因德安甫經克復，經臣官文委候補道文輝署理道篆，駐紮德郡，查辦善後，於咸豐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到任，距所屬隨州一百餘里。六年十月內，文輝因公赴臣官文漢陽大營，旋接所屬稟報，隨州土匪趙邦璧等滋事，當經臣等由大營抽撥兵勇，飭令文輝會同副將文明等管帶馳往掩捕。文輝等抵州後，相機勦辦於匪衆竄入州城，立時克復，并將此股土匪全數勦滅，辦理極爲妥速，業經會摺奏報在案。又該匪先竄安陸府城，並襄陽土匪滋事，連陷襄屬穀城、光化，鄭屬保康、竹山、房縣，荆門州屬遠安等縣，兼轄道員係升任臬司前任安襄鄭荆道羅遵殿，前於襄匪起事，即經臣等奏參，欽奉諭旨革職留任。嗣羅遵殿集勇籌餉，會率文武殫力防守，襄郡得保無虞，又復嚴督所屬，將該匪竄擾之府州縣城池迅速克復，勦捕首要，悉數就擒，使襄郡一律肅清。復經奏蒙聖恩開復羅遵殿革留處分，又穀城、光化被匪竄陷之不同城襄陽府知府海口已另案參劾革職，惟於隨同防守襄郡搜勦入山匪徒，著有微勞，續經奏奉恩旨賞給六品頂戴，飭令回旗，又保康、竹山、房縣被匪竄擾，不同城前任鄭陽府知府捐升雙月道員旋經丁憂留楚軍營辦事，恩祥於匪衆屢窺鄭郡，先經率同官紳扼要堵禦，仍會督兵勇追勦保康、房、竹竄匪，剋日收復城池，已於襄郡肅清案內附摺具奏在案，又前署荆門直隸州候補知州方卓然於襄匪

竄犯當陽、遠安，屢次截擊，獲勝。嗣遠安被匪襲擾，方卓然亦即督屬圍剿，立將城池克復，除該員方卓然、襄陽府知府海口已另案參革外，查升任湖北臬司前任安襄鄭荆道羅遵殿，已補漢黃德道文輝，前署鄭陽府知府捐升候選道恩祥，於管轄兼轄所屬土匪竄陷之後，督率文武兵勇，迅速克復，尙屬奮勉；而文輝由大營帶兵馳往，將全股匪類勦滅無遺，羅遵殿於襄郡南北咽喉要地，力籌捍禦；恩祥固守鄭郡，以安春晉不至如嘉慶年間三省教匪之役，踞授深山，久於滋蔓，該員等功過尙足相抵。又補用道員嚴樹森前署隨州案內，被粵逆上竄，擾入城鄉，嚴樹森捐資帶勇，克復隨州，嗣又帶勇，隨同收復德安府城，業經臣彙案奏保，聲明嚴樹森功浮於過，請予免議在案。相應籲懇天恩俯準，將羅遵殿、文輝、恩祥、嚴樹森各應得處分，均免置議，出自逾格鴻施。除該州縣佐貳等官分別是否同城，及差委出境，另行覈實咨部辦理外，謹將查明襄隨土匪竄陷各州縣，旋即克復案內之該管道府等員，據實覆奏。

謹按：此疏於四月初○日接奉旨準。

奏陳皖逆竄陷麻城官軍前往攻勦情形疏（三月二十六日督發）

竊查楚軍圍攻九江，屢次擊敗賊援，計窮路絕，首逆陳玉成遂由安慶率悍賊數萬，意在上竄武漢，下援九江。查湖北黃州所屬地方，黃梅、廣濟與安徽之宿松、太湖交界；蘄州、蘄水、羅豫與安徽之潛山、霍山、英山交界；麻城則與河南之商城、安徽之六安交界，袤斜五六百里，分途疊竄，均經湖北各路官軍分頭堵勦。先是商城固始戒嚴，副都統舒保副將趙克彰等，城境進駐商城，僅留游擊李曙堂、信右營駐紮麻城，以顧後路。復飭署麻城縣知縣汪敦仁率團勇駐於商城邊界之兩路口，兼以轉運糧餉，探報大股粵逆由六安之潛山、霍山、英山、六安等處潛行竄聚皖豫交界之金家寨、李家集一帶。舒保等正擬前往豫省進勦，三月初九日，賊即由李家集竄羅田。

之吳家店，又由吳家店分作四股，以兩股撲羅田之松子關、銅鑼關；以兩股撲麻城之五斗坳、長林關，圍衆禦之。失利。初十日，另股八千餘人，由間道翻山越嶺疾走了角山、圭峰山、馬牙山，一日夜行一百餘里，竄周家衝、月形塘。十一日，至麻城之嚴家河，遊擊李曙堂以五百人迎敵，鏖戰半日，衆寡懸殊，爲賊所抄，傷亡頗多。賊匪乘勢竄入麻城，舒保等在商城邊界，聞警回援。十三日，賊出大戰，我軍斃賊四百餘人，賊退入城。十四日，我軍移營於城西南之斗陂山，遏賊上竄黃陂、孝感之路。十五日，於城東十餘里，殲斃賊之偵探五十餘名，生擒十餘名。十七日，賊乃變計，出大股由北而西而南，以騎馬賊馳騁於田壠上下，意欲誘戰，而伏賊於各村樹林，以抄我之後。我軍鎮靜以待，俟其近而突擊之，賊敗走。我軍又截擊其南路接應之賊，訊據生擒之賊供稱：「賊匪初至約八千餘人，續至則詐稱十萬，實不過三萬餘人。」臣等查麻城僻在一隅，實與黃岡、蘄水、黃安、黃陂各州縣接壤，距省城祇二百餘里，既可上竄德安，兼慮直犯漢陽。該逆疊經都興、阿、李續賓、李續宜等於皖省邊界，力遏兇鋒，遂變計由間道竄入豫省，避實乘虛，希圖內犯。臣官文等已飛飭舒保等就現有兵力，分投勦守，一面飛調水師，分巡漢黃德三郡之內湖外江，以防偷渡，並調原駐宿松、二、郎河之副將鮑超五營三千餘人，兼程上援；又以知府銜候補同知直隸州何忠駿統新後營，及新募之平江右營千人，前往協勦，以期速清上游。二月內，臣胡林翼已預募四千五百人，派往九江交藩司李續賓訓練調遣；此次即於九江各營中抽撥湘副中相左、凱左、凱右、四營，並派駐黃州之信、中營，與國之信、左營，並麻城現駐七營三千五百人，均歸道員李續宜統帶。臣都興、阿亦抽撥富森保等馬隊二起，臣官文添撥喜昌等馬隊二起，均分道赴麻城進勦，以期殄滅。所有署麻城縣知縣汪敦仁，雖因督團先駐兩路口，距縣城九十里，救援不及，究屬疏於防範，應請旨革職，暫行留任，責令留營效力，以觀後效。至九江城賊窮感已極，李續賓、楊載福自二月十六日起，晝夜環攻，地道雲梯，數路並進，城垣旋轟旋補，我軍壯士，復被城上大桶火藥擲傷甚多，李續賓親督隊伍，日夜不退，義憤出於真誠，然仰攻太久，壯士多傷，竊料九江城

勢，不過苟延殘喘，終必聚而殲旃！而下游賊勢尙盛，良將精兵，必當愛惜。已函囑李續賓等相機持重，毋許過於憤急，合併陳明。

硃批：「覽奏俱悉。汪敦仁著革職暫行留任，並隨營效力。欽此。」

上諭：「前據官文等奏：『粵逆大股，間道竄陷麻城』，該大臣等調派水陸官軍前往攻勦。本日據勝保等奏：『賊踞麻城，楚兵進勦，在東西南三面，惟北路空虛，恐該逆由此北竄。請飭官文等合圍兜勦』等語。麻城與豫省、光商一帶，節節毗連，該處甫經被擾，若該逆乘虛北竄，又被蹂躪。李孟羣即赴六安，惟邱聯恩赴光州防堵，所帶兵勇爲數無多。官文等現調水陸馬步各軍分道進勦，自應四面兜圍，爲就地殲除之計。克復麻城後，如有旁竄餘匪，務即跟蹤追勦，杜其北趨，是爲至要。著官文都與阿、胡林翼即飭舒保等實力堵勦，可也。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

卷二十九

馳奏官軍克復九江疏（八年四月十一日督發）

竊查九江郡城，據江湖之形勢，實南服咽喉，而湖廣江南之腰膂也。自咸豐三年失陷，首逆林啓榮以粵省亂民，竊踞已閱六年，迭經官軍勦辦，恃險堅拒，迄未得手。六年臘初，浙江布政司李續賓從武漢黃州乘勝追勦。七年春夏，因斷黃告警，分援北岸，而九江之圍尙缺。八月以後，北岸肅清，湖口克復，臣等遂飭添募勁旅，以長濂六道，三面合圍，並分水師十餘營，駐守北岸，逆賊遂援絕路窮。濂溝六層，每道上下寬深均二丈，分營分段，日夜巡視，無一賊能逸於濂外者。隨會商福建提督楊載福，按察使銜廣東惠潮嘉道彭玉麟，於二月十六日起，不分晝夜，水陸環攻，終爲礮石所阻，旋據逸賊羅奏凱供稱：「城中賊勢雖威，賊糧未盡，所種麥苗，將次收穫，逆

首林啓榮死守待援。一等語；李續賓率王揆一等環城審視。查得大東門外磨盤洲地方，逼近城垣；其中崗高並於城，與左右兩崗連絡，環抱如弓，可於崗下潛開地道；惟立於崗頂，則城上鎗子如雨，遂令各勇依崗形勢，盡一夜之力，培土爲牆，以鎗礮對城轟擊；隨立重賞，挑選精悍勇丁，分三處開挖地道，均於二月二十八日開工，仍日夜列隊攻擊，並幫運木梯多張，旗幟故作登城之狀以疑之。至三月二十五日，東門地道轟塌城數丈；二十九日南門地道轟塌城十餘丈；兩次均被該逆以大桶火藥拋擲，士卒多傷，未得登城。逆匪旋將缺口磊塞。四月初六日，迤東而南，地道工竣，李續賓復會商楊載福、彭玉麟陸師攻東西南西三面，水師攻北門，臨江一帶，約於初七日寅刻發火，飭副將沈俊德率元右營，參將劉連升率護軍左營，從東南一帶，以梯登城；參將王載駟率元中營，參將蕭慶衍率貞中營，參將街游擊楊富有率亨中營，參將李存漢率利中營，從小東門一帶，以梯登城；令王錦雲、黃德、江心才、李斌彪各率舢板，逼城攻打部署已定，而水陸將士咸痛三月二十五、二十九兩日傷亡士卒之慘，莫不歎歔欷泣，人盡思奮，及期火發，頃刻磚石飛騰，山岳震撼，轟塌迤東並東南城垣一百餘丈；李續、寧、飭、王、揆、一、劉、運、會、毛、有、銘、李、景、均等率中營右營，副將李續、壽率守備胡鎮南帶副右營，參將朱希、廣率前仁營，游擊黃澤、遠率新後營，都司街守備余雲龍率智營，候選知縣蕭積、仰率親兵營，都司街守備李運、絡率後仁營，乘勢搶城，騰越而上。都司朱春、堂、劉、正、南、守、備、街、千、總、謝、芝、輝、藍、翎、千、總、葉、定、海、尹、得、榮、藍、翎、把、總、蕭、楚、勝、占、秋、陳、仕、炳、把、總、李、續、佳、毛、汀、泗、李、林、威、藍、翎、外、委、鄧、榮、堂、李、光、耿、王、功、義、外、委、舒、才、錦、黃、澤、和、等、首、先、登、陣、被、傷、殞、命。諸勇忿氣百倍，前者傷，後者繼進，衝上城頭，刀矛並舉，呼聲震天。該逆抵敵不住，紛紛亂竄。副將街參將李登、梗、率、亨、右、營、副、將、李、長、林、率、利、右、營、參、將、唐、義、訓、率、強、中、營、由、城、外、西、南、一、帶、截、殺、副、將、成、大、吉、率、貞、右、營、都、司、張、復、泰、率、護、軍、後、營、由、西、門、外、一、帶、截、殺、約、兩、時、之、久、城、內、勇、掩、殺、而、出、城、外、勇、衝、殺、而、入、該、逆、無、路、可、奔、號、叫、之、聲、慘、不、可、聞、自、卯、至、午、殲、除、淨、盡、或、死、於、水、或、死、於、岸、屍、骸、堆、積、流、水、腥、紅、軍、中、逃、賊、認、識、僞、真、天、侯、林、啓、榮、僞、元

式李興隆各賊目於亂屍中指出；隨將賊屍寸磔，賊首梟示，以抒憤懣！統計斃賊一萬六七千名，九江府城即於初七日卯刻克復。楊載福、彭玉麟先於是日五更派各營駐琵琶亭扼賊出竄之路；其由小北門逃出之賊數百人，經李朝斌、李濟清、孫昌國、丁義方督師登岸，概行殺盡。其由龍口河牆子內出賊數百人，經劉德亮、李定升、彭志友督師登岸，概行殺盡。其由大北門墜城逃出賊數百人，經孫昌凱、何昌登、蕭翰慶、李升元督師登岸，概行殺盡。城內城外本無一處去路，亦無一賊漏網，蓋自北路五年連鎮高唐戰功之後，未有如此次之勦殺無遺不留餘孽者矣。臣等查九江賊窟已閱六年，萬餘之賊，頑梗負固，其中決無善類，設有脅從之民，必早投誠，設計逸出，此次盡數殲滅，事雖慘而功則奇，溯自粵匪犯順以來，每恃其堅守不戰，緩我兵力，遂以堅守爲得計，卽偶得一城，或首要潛逃，死灰復然，因以蠱惑愚頑，並力堅守，經此大創，足以寒賊膽而伐賊謀，既可不留餘孽，並可灰其死守之心。此皆仰賴聖主威福，知人善任，李續賓等得藉手以告成功。現應如何水陸分道東征，臣等卽當妥速籌商辦理。浙江布政使李續賓忠盡勤勞，厥功甚偉，應請如何加恩之處，伏候聖裁。按察使銜廣東惠潮嘉道彭玉麟忠勇廉明，請賞加布政使銜。候補副將李續燾請記名簡用，並賞加勇號。候補副將雷風雲請賞加勇號。候補參將李集賢、蕭慶衍、王載駟、朱品文、成得升、李存漢、彭祥瑞、劉連升均請免補參將，以副將儘先補用。參將銜候補游擊楊富有候補游擊黃澤遠均請免補游擊，以參將儘先補用，並賞加副將銜。候補游擊朱升開請免補游擊，以參將儘先補用。游擊銜候補都司趙友才請免補都司游擊，以參將儘先補用。藍翎都司銜候補守備鄒玉堂都司銜候補守備余雲龍均請免補守備都司，以游擊儘先補用。鄒玉堂並請賞換花翎。藍翎候補守備胡鎮南請免補守備，以都司儘先補用，並請賞換花翎。藍翎候選知縣蕭積仰請免選本班，以同知直隸州知州，不論雙單月選用，並請賞換花翎。候選從九品毛有銘、李景均、文章、劉運會並請以府經歷縣丞，不論雙單月選用，並賞戴藍翎。已革署河南道州知州候補知縣王揆一請開復原官，免繳捐復銀兩。候補把總郭美南請以千總

儘先補用，並請賞加守備銜。又水師儘先副將李濟清，請賞加總兵銜；儘先都司劉德亮，請以遊擊儘先升用，並請賞加參將銜；又儘先參將孫昌凱，請賞加副將銜；儘先都司李定升，請以遊擊儘先升用，並請賞加參將銜；儘先守備何昌登，請以都司儘先升用，並請賞換花翎；又儘先選用知府蕭翰慶，請賞加道銜；儘先參將孫昌國，請賞加副將銜；又都司銜儘先守備丁義方，請以都司儘先選用，並賞加游擊銜；儘先守備李升元，請以游擊儘先選用；其餘在事出力文武員弁兵勇，可否容臣等另行查明，擇尤保獎，出自天恩，以昭激勸。謹將克復九江城池，並首要逆黨，盡數殲滅詳悉情形，會同江西撫臣耑齡，由六百里加緊馳奏。

上諭：「官文等奏：『九江克復逆匪盡數殲除。』一招粵逆占踞九江，負隅久拒，自湖口攻克以後，官文等添募勁旅，挖濠合圍，並分水師十餘營，駐守北面江岸，賊援遂絕。本年二三月間，李續賓等督勇開挖地道，晝夜攻擊，轟塌城垣數次。本月初六等日，水陸各軍分攻北門及東南一帶，將弁等以梯登城，用火轟塌城垣一百餘丈，伏勇城中內外衝殺，殲賊淨盡，並將偽貞天侯林啓榮、偽元戎李興隆各賊目，寸磔梟示，共斃賊一萬六七千名。九江府城即於初七日克復，其逃竄之賊，亦經官軍概行截殺，並無一漏網。勤辦實屬奮勇，官文等調度有方，將士用命，深堪嘉尚。允宜渥沛恩施，以示優獎。欽差大臣湖廣總督官文、湖北巡撫胡林翼均著加恩賞，加太子少保銜。江寧將軍都興阿著交部從優議敘。福建提督楊載福著賞穿黃馬褂，並交部議敘。浙江布政司李續賓此次戰功尤著，著賞加巡撫銜，並賞穿黃馬褂。按察使銜廣東惠潮嘉道彭玉麟著賞加布政使銜，候補副將李續燾著記名以總兵用，並賞給圖薩泰巴圖魯名號。雷風雲著賞給幹勇巴圖魯名號，候補參將李集賢、蕭慶衍、王載駒、朱品文成得升，李存漢、彭祥瑞、劉連升均著免補參將，以副將儘先補用，候補游擊楊富有、黃澤遠均著免補游擊，以參將儘先補用，並賞加副將銜。朱升開著免補游擊，以參將儘先補用，候補都司趙友才著免補都司游擊，以參將儘先補用，候補守備鄒玉堂、余雲龍均著

免補守備都司，以游擊儘先補用；鄒玉堂，並賞換花翎，候補守備胡鎮南，著免補守備，以都司儘先補用，並賞換花翎，候選知縣蕭積仰，著免選本班，以同知直隸州知州，不論雙單月選用，並賞戴藍翎，已革湖南候補知縣王撥，毛有銘、李景均、文童劉運會，均著以府經歷縣丞，不論雙單月選用，並賞戴藍翎，已革湖南候補知縣王撥，一著開復原官，並免繳捐復銀兩，候補把總郭美南，著以千總儘先補用，著賞加守備銜，水師儘先副將李濟清，著賞加總兵銜，儘先都司劉德亮，著以游擊儘先升用，著賞加參將銜，儘先參將孫昌凱，著賞加副將銜，儘先都司李定升，並以游擊儘先升用，著賞加參將銜，儘先守備何昌登，著以都司儘先升用，並賞換花翎，儘先選用知府蕭翰慶，著賞加道銜，儘先參將孫昌國，著賞加副將銜，儘先守備丁義方，著以都司儘先選用，並賞加游擊銜，儘先守備李升元，著以游擊儘先選用，其餘在事出力員弁兵勇，著官文等查明擇尤請獎，候朕施恩，該部知道。欽此。

再，浙江布政使李續賓，忠勇誠篤，其才力能統數萬之衆，而並不以權術駕馭爲能，良由待人以誠，處事當理，故能士卒感恩，所向成功，卽如馬隊水師各有管帶，偶與李續賓共事，則彼此輯和，互相策應，又如臣胡林翼撫標勇丁一萬餘人，歸其統帶，無不心悅誠服，樂爲之用。臣竊計戡亂之略，得賢爲本，如李續賓之才識，必可獨當大任，爲國家之棟梁。查皖省自三年以後，賊匪久踞，百姓流離失所，令人酸鼻，而穎毫壽春等處，民與賊久無區別，皖省兵勇怯懦冗雜，旋潰旋集，勇與賊亦無區別，若不及時肅清，後患滋大。李續賓秉性剛正，嚴毅無私，在鄂在粵，與臣同事最久，凡所諮謀，無不同心協力，皖省形勢緊要，目前大計，自應以九江得勝之陸師，渡江勦辦先清北岸，而後再及於江南，水師則先清安慶，而以餘力分討金陵，或再以餘力調入蘇杭太湖等處，此固全局所關，不容稍分畛域者也。都興阿所部兵力不多，只能專顧一路，而皖省地勢，則必分兵三路，乃能得力，又必先勦安慶六安城外各處之賊，俟各路賊勢勦殺已盡，則安慶省城攻取自易，否則頓兵城下，動淹歲月，而賊又於

無兵及兵弱之虞，狡焉思逞，此又兵機之必當審重者也。惟李續賓越竟遠征，應否加銜專奏，以一事權，而免牽制，出自聖恩。至此次克復九江，李續賓應推首功，楊載福亦勞績尤著，惟均系一二品大員，應候聖裁。

上諭：「官文等奏：『九江克復，逆匪盡殲。』一摺，覽奏欣慰，已明降諭旨，將該大臣等分別加恩獎敘矣。粵逆占踞九江，久攻未克，經楊載福等督兵不分晝夜，水陸環攻，並開挖地道，轟塌城垣，將弁兵勇均各奮力先登，將堅城克復，殲賊至一萬六七千名之多，不留餘孽。勦辦實屬奮勇，深堪嘉尚。此時除分兵留守九江外，楊載福、李續賓等統領得勝之師，分道東征，應先往何處著即乘此聲威，妥速籌辦。現在和春等圍攻金陵，屢獲勝仗，尙屬得手，惟因浙西告警，江南迭次撥兵至衢州助勦，鄧紹良一軍，亦因賊匪欲內竄，東壩、高淳一帶防勦兼施，兵力實形單薄。九江兵勇共有若干，如可分兵援應他處，即著抽撥二三千名，派委得力將備帶赴鄧紹良軍營聽候，該提督調遣，既可防守寧國等處內竄之路，設或浙中喫緊，亦可調往援勦。楊載福等水師，仍當迅速東下，節節勦除，即可與江南師船聯絡一氣。一旦金陵克復，太平蕪湖一帶竄匪必多，此時先為肅清，日後易於勦辦。李續賓已加巡撫銜，出境後準其專摺奏事，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

再，此次克復九江城池，都司朱春堂、劉正南、守備銜千總謝芝輝、藍翎千總葉定海、尹得榮、藍翎把總蕭楚勝、譚占秋、陳仕炳、把總李續佳、毛汀泗、李林盛、藍翎外委鄧榮堂、李光耿、王功義、外委舒才錦、黃澤和均因首先登陣，被傷殞命，實堪憫惻，相應籲懇天恩，飭部加等從優議卹，以慰忠魂。此次傷亡員弁兵勇，容再查明另案請卹，理合附片陳明。

謹按：此片於四月二十四日接奉旨準。

上諭：「昨因官文等馳奏：『九江克復，已諭令該大臣等除分兵留守九江外，楊載福、李續賓等統領得勝之師，分道東征，應先往何處？即行妥速籌辦。』本日據勝保等奏：『現在攻取六安，屢次克捷，功已垂成，惟官兵

僅有二千餘名，不數攻勦，附近賊船尚有數百，竄突堪虞；所謂豫省官兵，又因歸陳防堵，不能即時前往，必須厚集兵力，方可迅復州城。福濟亦以廬州兵力不敷，奏請添兵。著李續賓即帶九江得勝之師，先行馳赴六安，會同勝保等奮力圍攻。俟六安克復，再赴廬州一帶，相度情形，先其所急，次第攻勦。該藩司奮勇過人，乘此聲威，諒必能所向成功。其宿太一路賊匪，並著都興阿迅速勦除，毋令蔓延。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

各軍攻勦麻城大獲勝仗疏（四月十四日督發）

竊皖省大股逆匪，間道竄陷麻城，前將調派各路水陸馬步前往攻勦情形，馳奏在案。自來該逆踞城負固，以守險築壘爲長技，臣官文臣胡林翼前於添調候選道李續宜統兵起行之日，已偵知該逆於城外廣築堅壘，設木柵，城上密布礮石滾木，西門外築壘十一座，南門外築壘九座，北門繞至東門外，延入九里，築壘三十八座，壁壘高峻，壕溝層疊，儼若天塹。李續宜與副都統舒保商議進兵，於四月初二日卯刻，以副將張文煥等率信中等營爲伏兵，何紹彩等率正仁等營張旗以出，舒保派馬隊四十四輔之，攻南門賊壘；又以黃日勝等率左仁等營張旗以出，而以朱品隆等率湘前等營爲伏兵，舒保派馬隊四十四輔之，攻西門賊壘；李續宜自率湘副中營以蔣凝學率湘左營，巢日昇率信左營爲伏兵；周寬世等率湘後等營張旗以出，舒保自率馬隊一百六十四往來策應，攻東北兩門賊壘。布置甫定，見該逆旗矛遍野，率衆抗拒，賊約二萬數千，勢甚披猖。我軍極力勦殺，伏兵層出，旁抄橫截，連斃悍賊百餘，賊遂敗入壘中，憑牆施礮，兵勇奮臂直前，以低頭避礮爲恥，力攻三時，踏破北路各壘，殺賊千數百；又乘勝攻破東路各壘，殺賊亦千數。其時西路官兵，聞東北兩路得手，愈攻愈力，都司謝國

俊千總熊世定等首先登壘，中礮陣亡；各勇奮力衝入，西路各壘同時焚毀，馬步殺賊約二千名；餘賊奔赴南門守壘，又於朝聖門出賊四五千入壘助守，鎗礮如雨，副將張文煥奮不顧身大呼先登，已入壘牆，中礮殞命；各弁勇憤恨切齒，拚死擁入，擒斬悍賊千餘，南路賊壘一律毀平，餘賊盡退入城內死守。我軍值天晚收隊，綜計是日殺賊五千數百，生擒七百餘名，內僞總制陳天發、僞將軍李天開及僞指揮石元亨等二十三名，奪獲大小礮九尊，旗械無數。訊據生擒賊供：「逆渠陳四、眼狗卽陳天豫，自去夏斬黃敗後，峙糧添黨，蓄銳已久，遂勾結搶首張落刑、龔瞎子等匪黨三四萬衆，詐稱十萬，竄入麻城進窺武漢黃州」等語。當卽分別正法。現仍設計攻城等情，由舒保、李續宜飛報前來。臣等查麻城踞賊初勢猖獗之至，經舒保、李續宜等合力攻勦，掃平堅壘，該逆外勢已失，惟英、霍、宿太之賊，又分三股上竄，欲援麻城；已飭唐訓方等回兵防勦。現值下游九江踞賊盡數殲滅，則麻城賊勢自孤，無由逞志，除仍飛飭舒保等激勵士卒，加勁圍勦，迅圖蕺事，或有竄逸逆匪，卽當無分畛域，跟蹤追勦，仰慰宸懷外，副將張文煥、忠勇素著，三月二十五日打仗身受矛傷，此次裏創出隊，首先登壘，中礮陣亡，尤堪憫惻，應請從優照總兵例議卹，又陣亡之藍翎都司謝國俊，請照游擊例議卹，藍翎千總熊世定，請昭守備例議卹，藍翎把總許國泰、杜志立，把總朱瑞武、黃梅素，均請照千總例議卹，外委李承祿、周楚德，請均照把總例議卹，出自天恩，其餘傷亡勇丁，並出力員弁兵勇，容分別查明，再行籲懇恩施。謹將四月初二日攻勦麻城踞逆，掃平賊壘，大獲勝仗情形，繕摺由六百里馳奏。

再，副將鮑超，靈營哨官儘先遇缺卽補都司胡達，帶兵隨往麻城勦賊，於三月二十七日，在麻城所屬之黃土崗地方打仗陣亡，又參將石清吉、飛虎營哨官花翎儘先千總李子珍，於三月二十六日進攻涼亭河賊匪，打仗陣亡，據各該統領查明呈報前來；臣等查該員等臨陣捐軀，深堪憫惻，合無仰懇天恩俯準，敕部均照例從優議卹，以慰忠魂，理合附片陳奏。

謹按：此摺片均於四月二十七日接奉旨奉。

再，九江形勢，西挹武昌，東引皖口，實南昌之頭目，而湖廣江南之腰膂也。得之難，守之亦不易，應由鄂省督兵代防湖口，彭澤、小姑山、華陽鎮均爲九江之唇齒，湖口尤爲彭蠡之咽喉。漢書所謂「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強弩臨江而守者」，誠爲切中形勢。自昔經畫江南，必以此爲重鎮矣。亦應由鄂省分兵代守，鄂省以五萬三千人戰於江皖之境，不僅兵事無分畛域，卽餉糈亦不容推諉。惟查九江地方善後事宜，大有關係，必得廉幹大員以資鎮撫，且鹽課關稅經理得人，亦可稍助軍糈。東征之師，應於九江設轉運糧臺，則軍餉軍火由鄂起運者，中道有歸宿之處，呼應較靈，轉輸亦捷。查有本任廣饒九南道沈葆楨忠直廉幹，才堪應變，現駐廣信府城，應請旨特派沈葆楨辦理九江轉運糧臺，並飭速回九江本任，實於地方軍務均有裨益。此江西九江一路布置之大概情形也。李續賓擬酌帶湘軍及撫標各營渡江，先清皖北，而後再議皖南，皖省自宿太以及舒桐，賊勢蔓延已久，且與廬州文報不通，道途中梗，楚軍遠征，錢糧軍火均有本營長夫自行運送，惟是深入皖境，離江岸較遠，則米糧軍火轉運不易，且李續賓每逢大戰，必預飭各營添雇民夫，趕運一月軍需，故能與賊久持，而操縱在手，不虞匱乏。客兵遠征，若無地方大員隨同照料，亦覺呼應不靈，應請飭下安徽撫臣迅派廉明大員，繞赴都興、阿、李續賓行營，另設隨營支應局，會同湖北委員經理，庶統兵大員，不致分心軍需，得以一意討賊。所復皖省州縣，除緊要關隘之外，必難處處代守，應及時設立官長，舉行團練，以期得力。此又皖北一帶之大概情形也。至湖北分戰分防，月餉二十六萬有餘，加以每月協濟湖口彭玉麟、吉安劉勝鶴等軍餉二萬餘兩，又有七年設局造船製辦軍火軍裝，本年二月以後，九江之雲梯地道工費既繁，卹賞尤鉅，卽如兩月之內，費火藥礮子各五十餘萬，飭其餘軍裝無一不取給於鄂省，每月所需已逾三十萬兩，其分濟李孟羣、李元度各營軍餉，尚不在此數內。本省竭力籌畫悉索，以應江皖之師，釐金鹽課，搜括靡遺，官俸管餉，暫爲挪借，實已不遺餘力。查山西、陝西、四川每月

奏定協餉各五萬兩，歷年以來，均未如數如期；本年正月至於四月，惟山西解到一萬兩，陝西解到二萬兩，四川解到三萬兩，支絀情形，更甚於昔。臣等亦深知時事艱難，挹注不易，供應軍精，絕無推諉，然以東征江皖，五萬餘人之食，責之湖北一省，力實未逮，應請旨飭下四川、山西、陝西迅速協濟，庶東征之師，免致匱乏，所有楚軍越境勦賊，擬設轉運糧臺，並籌餉項緣由，謹附片陳奏。

上諭：「前因楚軍攻克九江，諭令李續賓統領得勝之師，馳赴六安會勦；其宿太一路賊匪，即令都興阿統兵勦辦。本日據官文等奏『九江湖口等處，由鄂省分兵防守，李續賓擬酌帶兵勇渡江，先清皖北，再議皖南，並於九江設立糧臺，轉運軍火』等語，所籌進勦機宜，與前降諭旨相符。其以九江為扼要，更屬切中形勢，即照所議辦理。惟九江道沈葆楨久在廣信，深得民心，現在江西賊匪竄入浙境，廣信郡城正當喫重，沈葆楨尙未可調回本任；所有九江設立糧臺，著官文、胡林翼另派廉幹大員，妥為經理；至楚兵深入皖境，米糧軍火，必須地方官員隨同照料，呼應較靈；即著福濟派員繞道分赴都興阿、李續賓行營，設立隨營支應局，會同楚省委員辦理。其糧臺等項，恐皖省無從措辦，仍著由湖北籌撥接濟。至各州縣克復以後，自難處處留兵防守，著即責成福濟慎選賢良，安輯難民，辦理團練，自行保衛。倘有竄匪，即由皖兵策應，方可以次肅清。福濟務當振刷精神，悉心籌畫，以期相與有成。官文等所請飭催協餉，已諭令四川、山西、陝西各督撫迅速籌撥解鄂矣。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

上諭：「昨據官文等奏『九江克復，擬令李續賓帶兵先清皖北，再議皖南』。當經諭令李續賓先赴六安。本日據朱鳳標、許乃普、沈兆霖奏『浙省軍情緊急，請飭李續賓到任，即可辦理軍務』等語。浙江省自江西賊匪由廣豐竄入後，連陷江西常山、開化、處州等郡邑，圍攻衢州，上游各府，悉行震動。現在福興、周天受等帶兵分勦，兵力本尙不足，李續賓本任浙江藩司，新克九江，聲威頗壯，著官文、都興阿、胡林翼將皖北一路進

勤事情，應派何員接辦？熟爲籌酌，卽飭李續賓簡帶所部精兵，迅速赴浙，其應否由南昌饒信直抵常山？抑或由蘇入浙？路尙可通，並着李續賓酌量遵行，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

奏陳皖賊繞竄黃安官軍攻勦獲勝並九江撥營上援疏（四月二十三日督發）

臣等於本年四月十四日，曾將副都統舒保道員李續宜等攻勦麻城踞逆，掃平賊壘，大獲勝仗情形，馳奏在案。查麻城之賊，踞城死守，自應四面圍剿，以期一鼓而殲，惟地勢平行，無險可扼，必須厚集兵力，抽調九江援師，以成合圍之勢，乃援兵尙未遽集，而安慶、六安、太湖、潛山、英山、霍山，均有大股賊匪，分擾黃梅、廣濟、蘄州、蘄水、羅田等州縣邊境，以圖援應。麻城之賊，警報迭至，防不勝防，均經各路官軍，往來堵勦，乃賊計詭譎，飄忽靡常，又有另股七八千人，由皖而豫，於四月十三日，繞入光山、商城、黃安三縣交界之舊飯店，間道疾馳，十四日，卽竄入黃安。先是臣胡林翼曾派知府銜補用同知直隸州何忠駿督帶信後營，平江右營共千人，往保黃安縣城，尙未到防，而賊已猝至，其麻城兵力合圍，尙嫌力弱，黃安繼失，不能不先其所急，李續宜卽於麻城各營內調派副將趙克彰等，率奇右營、副左營、正仁營、左仁營、信營二千五百人，隨同舒保馬隊二百名，馳援黃安，連日冒雨遊行，十六日，馳抵黃安，距城十里，賊乘我初至，營壘未定，蜂擁來撲，我軍屹立不動，俟其逼近，齊出擊之，賊大敗，斬擒二百餘名，奪獲馬匹旗幟器械數百件，追殺三四里而返，始冒雨安立營壘。十七、十八等日，雨益大，溪漲陡發，不能渡河，十九日稍霽，二十日舒保令趙克彰等以湘副左營、正仁營、由南路進，奇右營、左仁營、信營，由東路進，信後營、平江右營，由東北路進，各以一哨至城下誘賊，餘皆捲旗伏於山後，又令宋埠團勇於偏北誘之，舒保則自率馬隊往來抄擊，賊果分門大出，突過田壠，我軍鏖戰約兩時，伏兵盡出，舒保親督馬隊，由西而北，抄擊之，賊大敗，我軍追至城下，乘勝踏毀賊壘五座，斬擒無算，而賊於城下密排木柵竹簽，城上則層壘礮石滾木，抵死抗拒。

不能攻入日暮收隊，此另股之賊，由河南光山竄入黃安，舒保等督率馬步馳勦，此十六日、二十日獲勝之情，鄂也。臣等查九江已復，水陸東下，必先清北岸皖豫之賊，乃無後慮，且麻城之賊，尙未合圍，黃安之賊，更虞旁竄，因檄飭浙江藩司李續賓將九江、湖口等處，派兵留防，而以智營、前仁營、後仁營，先行上駐德安，遏賊北竄之路。李續賓自率中營、右營、副右營，於四月二十二日，取道黃陂，會同舒保等兩路夾攻，俟黃安收復之後，并力麻城，再行分撥肅清、皖節、節掃蕩，直達安慶。謹將皖賊另股，由河南、光山邊境竄入黃安，抽撥馬步連次攻勦獲勝，並九江撥援情形，合詞恭摺馳奏。現署黃安縣事羅田縣知縣林基，督帶團勇先期駐紮麻城邊界，究屬疏於防範，應請旨革職，暫行留任，責令留營效力。其督帶信、後營、平、江、右營之知府銜留補湖北同知直隸州 何忠駿，救授亦屬稍遲，應請旨摘去頂戴，仍飭督勇殺賊，以觀後效。伏祈皇上聖鑒訓示。

謹按：疏內所劾各員，於五月初八日接奉旨準。

奏陳北路緊要情形李續賓暫難赴浙疏（八年五月初二日督發）

咸豐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準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奉上諭：「昨據官文等奏：『九江克復，擬令李續賓帶兵先清皖北，再議皖南。』當經諭令李續賓先赴六安。本日據朱鳳標、許乃普、沈兆霖奏：『浙省軍情緊急，請飭李續賓到任，即可辦理軍務。』等語。浙江省自江西賊匪由廣豐竄入後，連陷江山、常山、開化、處州等郡邑，圍攻衢州，上游各府，悉行震動。現在福興、周天受等帶兵分勦，兵力本尙不足，李續賓本任浙江藩司，新克、九江，聲威頗壯，著官文、都興、阿、胡翼林將皖北一路進勦事宜，應派何員接辦？熟爲籌酌，即飭李續賓簡帶所部精兵，迅速赴浙，其應否由南昌、饒信直抵常山，抑或由蘇入浙，路尙可通，並著李續賓酌量遵行，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臣等查浙江爲財賦之重地，東南之奧區，江西賊匪，自廣豐竄入，連陷郡縣。臣等每接

探報，寢食難安。前於二月二十八日奏請，飭調李元度一軍由江西往援，並分給軍餉軍械，誠以大局所關，不敢稍分畛域。茲奉寄諭：「飭李續賓迅速赴浙江藩司本任。」自當欽遵辦理。惟近日楚省軍情，與異日皖豫軍情，思慮預防，隱憂方切，有不敢不直陳於聖主之前者。麻城之賊，首陳玉成，糾合皖省各路逆匪，負隅自固，多至二三萬人，我軍以六千人扼其西南，而尚缺其東北，賊勢多於兵力，不止五倍，地勢平行，無險可扼，必俟黃安收復，厚集兵力，乃能并力圍剿。其黃安另股賊匪，不過七八千人，自黃安失而德安、安陸、襄陽各郡縣均已戒嚴，設使稍有侵軼，勢必乘虛北竄，後患何可勝言？李續賓於九江克復之後，三日督率五營先行上援，於四月二十六日馳抵黃安城外，竊計黃安之賊，迅速撲滅，必應以全力圍剿麻城，如能使逆首聚殲於楚，則不僅楚省之邊患可紓，即皖豫之兵機亦利。倘圍未合而賊已敗走，豫皖兩省兵力較單，必應由楚分兵追剿，以爲北路聲援。臣等察看情形，二三月之內，必難分兵援浙，此楚省近日之大概軍情也。至皖省賊匪盤踞，已閱六年，百姓流離困苦，亟應早爲削平，以弭後患。自六安克復，賊勢已并趨上游，英霍、宿太等處，警報迭至，都興阿所部馬隊堪戰之士，不足千名，步軍如副將鮑超等驍勇有餘，未能獨任，况已調援麻城，下游更形單弱，必待李續賓合力進剿，乃可得力。如皖省軍營招納亡命，旋集旅潰，近年以來，投效軍營之人，半多貪人敗類，若統兵大員，漫無節制，濫行收錄，不僅無補戰守之機，實卽大爲軍國之憂。兼以潁亳一帶，亂民蜂起，滋蔓難圖，必應以都興阿、李續賓並力勦辦，節節掃蕩，能將髮逆盡殲，則莠民亦且革心，此又皖省軍務之大概情形也。在浙江財賦重地，關係東南大局，其情形較重於皖省，而皖省控引江淮，界連徐豫，切近中原腹地，形勢亦尤關緊要。賊在金陵，此固其所必爭之地也。臣等原與湖南各軍密約，以湖南之力清江西，以湖北之力清安徽，而湖北并協籌江西之吉安，又代防江西之湖口、彭澤、九江等處，並兼籌翻湖、彭玉麟等軍，然後以全力注於皖北，在臣等援浙援皖事同一例，本無此疆彼界之心。惟查李續賓一軍攻堅太久，瘡痍滿目，日前函請另募新兵三千，冀以彌縫其闕，刻下分防九江、湖口。

小孤、彭澤、華陽等處共六千餘人；調赴麻城、黃安、黃州、德安各路共一萬餘人，若令將所部全數赴浙，則楚、豫、皖三省賊擾之虞，實形空虛。江北之賊，殲滅無期，若另行添募，勢非三月不能成軍，千里赴援，本難剋期而至。浙江軍情萬緊，尤恐緩不應急。臣等再四思維，惟有於金陵各營選擇大將，如提督張國樞等酌派一員，必可制此兇鋒，且程途較近，救援較速，仍俟楚省軍務稍平，察看緩急情形，再行具奏。臣等竊議各路之賊未盡，則金陵之克復難期，似以先清各路之賊，而後並力於金陵，則兵事較為順手，且賊之狡悍慣戰，應以石達開、陳玉成爲尤著。一趨浙江，一趨湖北，察看情形，尙無急援金陵之勢，似應於金陵再行抽撥應援，較爲直捷。所有江北緊要情形，李續賓暫難啓程赴浙緣由，理合恭摺馳奏。

上諭：「前因浙省軍情緊急，諭令官文等即飭李續賓迅速赴浙；茲據該大臣等奏稱：『自黃安失守，德安、安陸、襄陽各郡縣均已戒嚴，李續賓於九江克復之後，督兵上援黃安，俟賊匪撲滅，再當圍剿麻城。皖省賊勢已並趨英、霍、宿、太等處，應以都興、阿、李續賓節節掃蕩，若令該藩司赴浙，則楚、豫、皖三省空虛。』等語，所奏自係實在情形。浙江處州被陷各隘，均屬喫緊，先後由和春等派總兵周天受、明安泰、周天培等馳往援剿，並令和春督辦浙江兩省軍務，前赴浙江統率諸軍，該省兵力已厚，諒可無虞。竄突李續賓現在黃安勦賊，即著毋庸赴浙，該大臣等以皖省形勢爲賊所必爭，擬各路肅清，以全力注於皖北，係通籌全局起見，著官文、都興、阿、胡林翼即相度機宜，妥籌辦理可也。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

再，水師副左營守備銜千總張大田係湖南善化縣人，歷隨楊載福征勦，頗稱勇戰，著有勞績。咸豐六年十一月內，攻克武昌省城，被賊鎗子傷中頭骨，嗣因傷病舉發，請假回籍醫調。茲查該弁已成殘廢，不能起用，惟家道貧寒，莫資養贍，經該管水師營官副將陳金鷲查明，呈由楊載福咨請奏懇給予俸銀，以養餘年等因。前來臣伏查武職官弁勦賊立功，受傷成廢歸籍者，例準給與俸銀，以示體卹。茲守備銜千總張大田攻克武昌省城受

傷已成殘廢，殊堪憫惻！相應懇天恩，俯準敕部將張大田照實任官例議給全俸，準其在籍支食，以資養贍而示體卹。出自鴻施，謹附片陳奏。

卷三十

恭謝恩加太子太保銜疏（八年五月初六日）

咸豐八年四月十七日，內閣奉上諭：「官文、胡林翼均着加恩賞加太子少保銜。欽此。」竊臣忝膺重寄，謬與師干，鼓鼙未靖於邊聲，烽火尙驚夫郵訊，仰承宸訓，祇遵肇畫以施行，下賴衆長，克奏膚功於戡定。適以一城之倖復，特邀九陛之殊恩，許偕上將以酬庸，微勞必錄，寵錫崇銜而備職，清秩叨陪，聞命自天，悚顏無地。臣惟有多方淬厲，隨處慎勤，先清北鄙之塵，載定東征之策，竭下乘蹇疲之力，丹忱儼對乎辰居，絮草材師濟之能，素食彌漸乎寅亮。所有臣感激下忱，謹繕摺恭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奏陳被擾受旱州縣懇恩豁免徵收疏（五月初六日督發）

竊照湖北省咸豐六年，各屬被水受旱田地，暨江夏、漢陽二縣賊擾過甚，漢川縣挖濠地畝，應徵錢漕等項，業經臣等於是年十二月初三日，奏奉上諭，分別蠲緩豁免，並於摺內聲明武昌、咸甯、嘉魚、蒲圻、崇陽、通城、興國、大冶、通山、黃岡、蘄水、蘄州、黃梅、廣濟等州縣，迭被賊擾，應俟全楚肅清，彙入全省善後案內查辦在案。茲據藩司馬秀儒、署糧道張曜孫詳稱：「現在查辦六、七兩年奏銷各該州縣六年漕糧，應即入冊，以核考成。」行據該管道府查明，咸豐五年二月，賊匪竄陷省城武昌、咸甯、嘉魚、蒲圻、崇陽、通城、興國、大冶、通山各州縣，蔓延擾害黃岡、蘄水、蘄州、黃梅、廣濟等州縣，隨擾隨踞，雖有克復，旋又失守，農業人等蕩折離居，不遑耕作，即偏僻處所賊蹤未

至，略有播種；又值六年入夏以後，雨澤稀少，曠乾黃萎，有種無收。維時雖據各屬稟未開徵，均因州縣地方，半爲賊踞，辦理防勦，未能委勤。迨六年十一月內，省城克復，始漸肅清。民間傾覆流離，家業罄盡，強悍流爲盜寇，善民覓食四方。小民任土作貢，田地荒蕪，賦無所出，而武昌、黃州所屬士民，深明大義，或捐輸助餉，或越境勦賊，義憤所激，出於至誠。又武昌府額征龍坑湖課銀二十五兩，漢陽府額征房稅銀六十兩，商稅等銀三百五十六兩六錢三分三釐，並船牙當稅銀兩，黃州府額徵南北乾魚府鈔等銀入十二兩一錢四分八釐，均因賊匪擾踞，並未開征，由該司道覈明，一併詳請具奏，豁免前來。臣等伏查各屬水旱成災，例應勸明成災分數，分別撫賑蠲緩，蠲贖銀米，分年帶征。今武昌等州縣被擾受旱，人口逃亡，屋宇焚燬，其顛連困苦，較之水旱災荒爲尤甚。現在各該州縣被擾受旱情形，固難補勦，即使分別蠲緩，以蠲贖銀米分年帶征，亦恐鞭扑追呼，無裨國課。而武黃所屬紳民，當廢時失業之餘，猶復毀家紓難，敵愾同仇，值此緩輯災黎，培養元氣，損上益下，民命攸關，合無仰懇天恩，俯將武昌府屬之武昌、咸甯、嘉魚、蒲圻、崇陽、通城、興國、大冶、通山、黃州府屬之黃岡、蘄水、蘄州、黃梅、廣濟等十四州縣，咸豐六年錢糧漕米、南米、蘆課、雜稅等項，並屯坐各衛屯餉錢糧，武昌、漢陽、黃州三府應征湖課、房稅、商稅、船牙、當稅、南北乾魚府鈔等銀，渥沛恩施，邀免勸辦成災分數，一律全行豁免，以廣皇仁，而甦民困。俟奉諭旨刊刻謄黃，徧行曉諭，仍先飭取該管道府層遞印結，如查有不肖官役，私征侵蝕，卽由臣等嚴參究辦。至咸豐二、三、四、五等年錢漕銀米，有請豁免，及展緩遞緩者，仍照從前奏案，俟部案抄發，統歸善後案內查辦。所有請豁武昌等州縣衛咸豐六年錢漕銀米暨武、漢、黃三府稅課等銀緣由，謹合詞恭摺具奏。

謹按：此疏於七月十六日接奉旨準。

再，水師副左營哨官守備銜千總張大田，係湖南善化縣人，由水勇歷保今職。咸豐六年十一月內，攻克武昌省城，礮子傷腦，醫調無效，已成殘廢。查該員自勦賊以來，每臨戰陣，無不奮勇爭先，茲以礮子傷腦成廢，殊堪

將瀾合無仰懇天恩，敕部將守備銜千總張大田照實任守備例，準其在籍支食全俸，俾資養贍，以昭激勵，而示矜恤。出自皇上逾格鴻施。又查水師正前營花翎守備戴洪亮於本年二月十三日，在華陽鎮打仗陣亡；又水師副左營藍翎外委郭得雲於本年二月二十一日，在九江打仗陣亡；該員等奮力勦賊，臨陣捐軀，殊堪憫惻，併懇敕部將戴洪亮照部司例，郭得雲照把總例，從優議卹，以慰忠魂。謹附片陳奏。

硃批：「除張大田另有旨外，戴洪亮等均照所請議卹。欽此。」

官軍連復黃安麻城越境追勦並移兵防勦太湖等處疏（五月十一日督發）

竊照皖匪竄陷麻城，復有另股由光山竄入黃安，均經臣等先後奏明在案。浙江藩司李續賓於四月二十六日，由九江馳抵黃安，二十八日於北門外督隊進攻，該逆抵抗，我軍鎗礮齊施，斃賊一百餘名，平其四壘。五月初一日，奇右營副左營正仁營左仁營過河屯紮，初二日，副都統舒保率馬隊分布於城之西南，何忠駿率平江右營何英、魏福昌各率所部，列隊城西，賊徑來撲，舒保馬隊往來衝突，鎗箭齊發，李續賓以劈山礮轟之，賊衆應聲而倒。忽西南兩門另出大股，謝永祜、何忠駿以排礮迎擊，李續燾繞擊其中，副將何紹彩、胡裕發兜擊其右，時北門之賊見我兵轉戰而西，又出一股，乘虛而至，副將趙克彰、黃勝日併力鏖戰，適已革黃安縣知縣林基、宋埠團練把總胡世英等各督團勇兜圍截殺，逼至麥田之中，忽旌旗突起，鎗礮如雷，則李續賓先以四哨捲旗而伏也。賊大潰棄械而逃，馬隊縱橫馳驟，將賊衝開，頃刻卽爲數十段，轟斃殺斃，互相踐踏，約一千數百名屍相枕藉，生擒一百餘名，訊據供稱：「僞劉丞相僞余先鋒僞馬檢點僞指揮僞司馬等數十人皆職斃陣前。」日晡收隊，是夜四更時，賊開北門潛逃，李續賓率各營銜枚暗伏，候其出城，截殺多名，並追殺四五里。舒保、何忠駿隔河聞信，亦趕至跟追三十餘里，殺賊無算。先是蕭積仰駐兵於殷家河，爲黃安赴麻城要路，我兵追賊至此，復截

而殺之，又斃數百人，其逃入麻城者，特十之一二，此克復黃安縣城之實在情形也。麻城之賊，連日閉伏不出，夜則以數千人，或數百人，驚擾我營，我兵嚴陣以待，每出隊，賊卽入城不出，黃安克復，賊於初四夜四鼓不戰而遁。道員李續宜、副將鮑超親率馬步日夜窮追，沿途殺斃一千餘名，又六十里至黃土岡，賊飢困不能行，顛仆於道者，馬隊踏屍而過，步兵就而戮之。又四十里至玉屏港，殺斃一千餘名，現已追至豫省之兩路口，又進追至商城之草鞋店，沿途追斃實斃賊三千餘名。據生擒之賊供稱：「欲竄河南商城，仍乘隙再圍德安、襄陽」等語。李續宜等初七日來稟：「我軍尚在窮追，務期斃除淨盡。」此五月初四日收復麻城縣城，並連日越境追斃之實在情形也。臣等伏查此次皖匪竄入楚邊，原欲上窺漢陽，德安下援九江，迨潭城全屠，羣醜膽落，李續宜又卽統師星夜上援，臣等亦先於武漢、黃德、內湖、外江、水陸各要隘，層層分布，力遏竄路，該逆一隅負固，援絕計窮，乃得迅速藏事，惟太湖、潛山、英霍之賊，出沒不常，而黃梅、廣濟、蘄州、蘄水、羅田等處，警報數至，茲黃安麻城賊蹤已盡，自應以得勝之師，越境追斃，節節掃蕩，以期皖豫一律肅清，庶賊匪上犯無路，亦免北竄之虞。所有此次克復縣城及追斃出力之員弁兵勇，可否由臣等擇尤酌保，仰候恩施，又知府銜湖北候補同知直隸州何忠駿，前以救援稍遲，請旨摘去頂戴，茲同各營勦賊，迅復城池，尙知愧奮，可否開復頂戴，出自聖恩。其陣亡之千總陳定發，請照守備例，把總黃東海、賀福堂，均請照千總例，藍翎外委龍長銀、廖鵬程、劉芳林、周有亮、唐雲華，外委李正和、蕭意陽，擬保外委殷洪發，均請照把總例議卹。又烏鎗營正紅旗常海佐領下披甲委官富明阿，於四月二十日在黃安打仗陣亡，應請從優議卹，以慰忠魂。其餘傷亡員弁，容再查明辦理，所有官兵克復黃安、麻城及移兵進勦太湖、潛山、英霍各緣由，謹合詞恭摺具奏。

謹按疏內所請開復議卹各員，於五月二十五日接奉旨準。

再，浙江軍情緊急，藩司李續賓暫難起程赴援，業經臣等將皖豫切要情形，縷悉奏陳在案。探聞江西撫州

於四月二十日克復，建昌亦探報收復，皆道員蕭啓江等之力。臣等再四思維，江西撫建既克，惟餘吉安一府，有湖南派往援勦之曾國荃及湖北派往援勦之劉騰鶴等，足敷勦辦。蕭啓江兵力甚厚，其所帶之勇多係侍郎臣曾國藩及羅澤南等舊部，久經戰陣，其張運蘭、王開化、劉芳貴等所部勇丁尤多精銳，若酌量情形，再行抽調，共計不下精兵萬餘，聲威甚壯。且吉安久經合圍，撫建餘匪盡竄浙閩地界，則江西之兵力實屬有餘，應就近由祁門、甯國一路先行馳援杭州，繞出賊前，竭力堵勦，其程途既近，其應援自捷，必能有濟。李續賓自麻城、黃安克復，現已帶兵追賊，前往豫省，商城暫難即撤，必當乘勢先清皖北，相機進取。再刻下情形，金陵賊勢窮蹙，非全力注於浙江，即分枝上犯皖鄂。鄂省自咸豐二年，至於八年，迭被賊匪竄擾，鄂爲南北之樞紐，賊所必爭，故六七年之中，無日不與兵事相因。九江雖復，而皖北未平，竊計目今大局，守於境內，不如勦於境外。臣等之急於援皖，實因皖省切近中原腹地，必宜及早肅清也。相應請旨飭下江西、湖南撫臣迅飭蕭啓江、張運蘭、王開化、劉芳貴等各率所部，就近兼程，先行赴援浙江，以期利捷。臣等仍察看河南、皖北情形緩急，再行隨時奏明辦理。謹附片陳奏。

協濟江西廣西兵餉附片（五月十四日）

江西兵多餉絀，近年艱窘情形較甚於他省。撫臣耆齡迭次咨函來鄂，囑即酌量籌款墊撥。臣等自應勉力籌措，以全大局。所有自鄂派援江西之湘、贛及水陸等營，除自咸豐六年起，至七年十二月初六日止，迭次籌解銀九萬九千兩，錢五千串，業經先後奏明外，茲於本年三月初十七及五月十四日，先後由武昌糧臺籌給銀二萬兩，委員解赴吉安，交補用知縣劉騰鶴副將普承堯各軍營查收，藉資接濟。又候選道李元度，經臣奏調前赴浙江擇要扼守，因該營糧餉積欠甚鉅，於本年三月初一日，飭委府經歷高燠解銀一萬二千兩，並附解帳房軍械軍火等件，以資協濟。又內湖水師廣東惠潮嘉道彭玉麟一軍，不獨湖口、九江協勦得力，即吉安、贛州、廣信、

饒州內地千數百里水面，亦皆恃此水師杜截偷渡。陸師乃得專力圍勦。自上年九月初旬克復湖口起，至十一月二十八日止，共解過銀三萬七千兩，錢三萬三千五百串，亦經臣奏明在案。茲自七年十二月十五日起，至八年五月十三日止，除軍火軍械另行開報外，共計續解銀入萬二千五百兩，均交惠湖嘉道彭玉麟兌收，勻分江西內湖內河各營水師支給口糧，以免匱乏。又前準廣西撫臣勞崇光來咨，粵西餉匱，請由湖北通融借撥。賞飭糧臺籌給銀六千兩，於三月二十四日交廣西來員候補同知鳳貴領解起程，除分別咨行各該省查照造報外，所有湖北續行籌解江西水陸各軍，及廣西省各餉銀共計銀十二萬零五百兩，謹會同督臣王文附片陳奏。

陳奏逆匪大股上竄蘄界官軍大獲勝仗疏（五月十八日督發）

竊皖省太湖英霍之賊，窺伺蘄黃等屬邊境，前經臣等於克復黃安、麻城摺內，聲明移兵防勦情形，馳奏在案。五月初二日，太湖踞賊圖撲蘄州營卡，經統領訓勇北糧道唐訓方擊退後，連日偵知該逆復由安慶英山糾集大股二萬餘人，至彌陀寺、南陽河一帶築壘，都興阿、唐訓方調集馬步各營嚴密準備。初八日卯刻，該逆分爲三股：一由彌陀鎮一由桐山衝一由黃泥畝均奔界牌石而來，距蘄州邊界僅數十里，勢甚披猖。唐訓方當派義營同知丁銳義會同游擊張嵩齡，由右路進，又游擊朱恢三率所部由左路進。唐訓方率親兵居中策應，又派昌營游擊余際昌分勇丁爲三枝，隱伏深林，仍自率馬軍與都司楊飛雄等首先迎敵。我軍甫至界牌石，見該逆漫山遍野，蜂擁而前。丁銳義以步隊衝鋒接戰，逆衆抵死抗拒，守備李東山鎗斃賊目二人，而身被羣賊矛傷四處，忍痛力戰，中礮墜馬，卽爲衆勇搶回。其時逆勢愈張，適余際昌伏勇四起，陳德圍團勇亦突出夾擊，賊之中路先潰，而右路之賊屯聚山岡，排列不動。經張嵩齡設計誘之，賊果率衆下追。我軍揮旗截擊，斃賊多名。丁銳義、朱恢三等復卽指揮衆勇，乘勝掩殺，又分兵直上左路山岡，四面兜勦，各處團勇亦繞抄賊之回路，殲斃賊千數百。

崖溺水斃者不可勝計，餘賊四散逃竄。我軍遠追數十里，燬其賊壘而還；生擒四十二名，奪獲馬匹旗械無算。我軍亦受傷數十名，訊據生擒之賊供稱：「是日陣斃偽將軍三名，檢點總制各一名。此次大股逆衆，實圖直犯蘄州，救援麻城，知我下游馬步調赴安麻，料蘄界兵單，必可逞志，初不知安麻先已克復。」等語。當將該逆等正法。十三日午後，太湖踞賊又由安、吳、河至桐山，衝之馬槽，由白洋堡至界牌石，石卡外，由黃龍庵至界牌石之右，分三路放火搶擄，約五六千人。丁銳義、余際昌會商以六成隊禦之，我軍甫出，而安、吳、河、白洋堡兩路之賊，即退歸彌鎮。惟黃龍庵一股，因路遠未能速退，禮營訓營追之於彌鎮之上，義、左營亦追及於彌鎮，賊且戰且走，而昌、營、義、右營從石路橫截之，斃其悍賊數十人，生擒三人。三路之賊，乃盡出彌鎮街口，紛紛奪路，我軍已四面圍之，賊遂踰山越嶺而逃，計共殺斃及墜崖落澗而斃者約數百人。我軍追殺至對河而止。酉刻收隊，此五月初二日至十三日，賊圖攻撲蘄州營卡，經官軍追勦迭勝之情形也。臣等查皖省匪勢蔓延，其蓄志犯楚，既堅且久。臣等前於安麻克復後，屢接蘄州等屬警報，已飛調仁智等營前往會勦，並咨行李續賓撥兵援應，乃該賊料我兵單，糾衆竄擾，而駐蘄之師，不滿三千名，人人奮不顧身，出奇制勝，竟能以少克衆，大獲勝仗，殺賊數千名，并其偽官，踏毀賊壘十餘座，實足以寒逆膽而振軍威。皆仰賴皇上威福，將士用命。花翎儘先守備李東山，尤爲出色之員，身受重傷，尙能力戰，請以都司儘先補用。又藍翎把總浦本祥、勇丁王友生，均係首先衝鋒陷陣，浦本祥請以千總儘先補用，並加守備銜；王友生請超保以千總儘先補用，其餘受傷員弁及尤爲出力將士，容臣等分別查明，仰懇恩施，俯準保獎，以昭激勸。除仍咨行李續賓等進圖皖北，節節掃蕩，一面嚴固楚疆，以期東下之師，順流無阻，仰慰宸廬外，謹將皖逆糾衆竄犯蘄界，我軍以少克衆，大獲勝仗情形，繕摺由六百里馳奏。

謹按：疏內請獎各員，於六月初二日接奉旨準。

條陳楚軍水陸東征籌度情形疏（五月二十二日督發）

竊惟九江克復，而江楚咽喉，賴以有備；安麻克復，而楚疆邊患，亦復稍紓。現飭李續賓等水陸各軍，乘勝進勦皖豫，先清江北，爲直搗金陵之計；謹將籌策調度機宜，臚列各條，爲我皇上陳之。查九江上達川楚，下通三江，爲南七省咽喉，自古戰爭之地，收復匪易，防守宜嚴。臣等已撥楚軍五千駐守，其江西各路餘匪，闖入浙閩，惟餘吉安郡城，指日可期克復，則江西漸就肅清，即可抽兵萬餘，以一半益守九江，一半嚴防廣饒，既可阻浙省回竄之賊，又可拒金陵上犯之逆。再令彭玉麟水師分布江西內湖，並大江、湖口、潯陽等處；又酌留楊載福水師數營，分駐小姑山、小池口、黃州、武漢要隘，以資巡防，而固水師後路；席楊載福直達安慶，相機下駛，無反顧之虞，得以會合蕪湖紅單船，併力東征。其湖口、東流、彭澤、南岸一路，再以步隊輔之，水陸相聯，聲威益壯。再聞紅單礮船，誠屬利器，足以制敵，其將弁中必多戰手，惟船身笨重，不如長龍舢板，進退攻擊，風帆便捷，其水勇聞亦性情難馴，應請密飭帶兵大員，與楊載福和衷共濟，合爲一體，相機妥辦。其大江下游北岸，再由德興、阿一軍分兵上行，夾攻和州，使該逆無路狂奔，且絕其歸併金陵，翦其羽翼，尤操勝算。此籌策東征各路戰守情形者一也。又都興、阿馬步各軍，現駐宿太，而安慶、舒桐逆賊，踞爲老巢，屢次上犯，雖經我軍擊退，祇以道路紛歧，逆蹤飄忽，時形詭詐。據擒獲逆匪供稱：「該逆雖屢敗於楚軍，尚不甘心，尤思上犯。」遂致防不勝防，東擊西竄，殆無虛日。現在李續賓由英山、羅山進攻，仍於六安、商固、楚豫交界，分兵防勦，毋令竄越；其李孟羣兵勇，應先率領前赴廬州，歸福、統、馭，擇留精銳，裁革冗雜，以顧東路；則皖省軍務，事權歸一，庶幾可收實效。再以勝保扼住穎亳北路，袁甲三堵禦淮、徐要道，節節南逼，毋令逆賊情急北竄，再難收束。李續賓則統師由中路進攻，都興、阿一由宿太進兵，楊載福水師直攻安慶，使該逆首尾不能兼顧，我軍勦辦，自易得手。此籌策皖北一帶，分別進兵之機宜一也。又楚北爲上游重鎮，北連皖豫，疆界互長一千餘里，條條是路，仍應嚴密設防。現擬留候選道李續宜統帶步軍，副都統舒保統帶馬隊，分駐九江、黃梅、羅田、蘄水、麻城，兼顧襄陽等處；又彭玉麟統帶內湖外江，並調撥江省內河等營水

師，並於鄂省添募勁勇二三千名，又酌派巴揚阿、安貴統帶荆州駐防旗兵馬隊二百名，並吉林、黑龍江馬隊七十餘名，及水師左光培等礮船三四營，均卽守護省垣，兼備各軍後路，緩急調遣，此又楚省上下水陸分防，以資策應者一也。又楚軍馬步水師下勦，離楚日遠，其糧餉軍裝等項，皖力有未逮，應仍由臣等預籌撥解，惟總計馬步水師，月需餉項卹賞等銀三十萬兩有奇，本省各路防兵，不在此數，刻下出境之師，尙須寬籌一兩月之餉，並火藥鉛丸軍械等項，載與俱行，方免停滯，而楚北頻年被擾之後，設法摒擋，實在竭蹶難支，臣惟有會商撫臣胡林翼督飭司道撙節費用，力求協濟，於鄂省多謀一分之利，卽爲江皖多益一分之餉，殫竭愚誠，無容推諉。此餉項之宜籌備者一也。又楚師出境，運送糧餉軍火等項，水陸計程一千餘里之遙，風帆艱難，無定期，而聲氣尙屬聯絡，若陸路由黃梅、宿太英、山霍、山解赴皖北一帶，江岸、窩遠、山徑、崎嶇，肩挑馱載，運解愈難。楚北委員，隔省雇夫，呼應不靈，其州縣蹂躪之區，戶口流亡，更難應付，自宜由皖、豫、江南等省，先期選派委員，攜帶經費，探明大軍進止，分段設站，隨時轉運，以期妥速，而利遄征，此轉運糧餉之宜有定章者一也。又楚省連年兵事，用餉日久，款目紛繁，本省清釐報銷，已需時日，現在楚軍遠征，凡兵勇月餉及卹賞採辦等項，若仍遇事稟報，楚省督撫臣批示而行，往返需時，卽將來由楚造報，亦滋轉轄，所有臣等酌撥楚軍餉項，隨時解交都興阿、李續賓、楊載福等大營，一面將撥解銀錢各數，並向來支發口糧定章，咨明皖、豫撫臣，其都興阿等收支各數，亦卽就近造冊，在皖者咨送皖省，在豫者咨送豫省，各撫臣入於該省，仍照楚省章程銷算，旣便各該省就近稽查，以杜浮濫，並免牽入楚省，致多糾轄。此楚軍收支餉項，出境後宜截情報銷者一也。又行軍離楚日遠，下游軍務，除緊要會商之件，仍由臣等彙報，其尋常戰功，均應欽遵，疊奉恩旨，由都興阿、李續賓、楊載福將勦辦情形，隨時自行馳奏，速慰聖懷。惟楚軍經臣與胡林翼歷年訓練，調遣將士，誠信相孚，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故能所向克捷，未便由他省調歸別部，出境後水陸各軍，應仍責成都興阿、李續賓、楊載福統制，以一事權，而期得力，此兵心尙肯攸關，未便另移

節制者一也。又都興阿、李續賓、楊載福、多隆阿等各員，智勇兼備，中正無私；所部各營，紀律嚴明，再得勝保、袁甲三等和衷共濟，指日掃清江北，會師江浙，必當迅奏膚功。蓋必主將一心，則士卒乃能聯為一體；此又師克在和，關係東征大局，尤為軍情緊要者一也。以上各條，咨商都興阿、面商胡林翼，意見相同。竊念鄂居天下之中，為自來戰守必爭之地，現在楚北肅清，臣於東征軍務，自當秉承聖訓，隨時妥籌蒞應，以期迅掃逆氣，蕩平江皖，藉紓我聖主綏靖南服之至意。臣下愚之見，是否有當，祇候訓示遵行。並求飭下皖、豫、江南各督撫臣及各路統兵大員一體遵照，渥荷鴻慈，曷有既極！謹會同江甯將軍都興阿、撫臣胡林翼合詞恭摺具奏。

上諭：「官文奏『楚軍水陸東征，籌策調度』一摺，湖北官兵克復九江、黃安、麻城，軍威已壯，自應水陸乘勝進剿皖、豫，先清江北，為直搗金陵之計。官文所籌各條，尙屬周妥。九江地勢扼要，官文等已撥兵五千駐守，江西兵勇多赴浙境追剿竄匪，能否抽兵五千，同守九江之處，著官文等知照著齡、籌、辦、楊、載、福、師、船、下、駛、會、合、燕、湖、紅、單、船、後，亦知照和春、德、興、阿、飭、令、帶、兵、之、員，與楊、載、福、和、衷、商、辦。江北一帶全淦和州之賊，急欲應援金陵，德、興、阿已派各營勦辦矣。擒匪回竄，懷遠、臨淮、鳳陽先後失守，勝保現駐懷遠，袁、甲三折赴臨淮，亟應迅圖克復，節節南逼。李、續、賓、由、中、路、進、攻，都、興、阿、由、宿、太、進、兵，楊、載、福、直、攻、安、慶、皖、北、之、賊，當可次第肅清。所有楚軍馬步水師，應需糧餉，仍由官文等預籌撥解；至運送糧餉軍火等項，著何、桂、清、福、濟、英、桂、瑛、梁、先、期、派、員、攜、帶、經、費、探、明、大、軍、進、止、分、段、設、站、隨、時、轉、運，以利、進、行。至所、撥、楚、軍、餉、項、收、支、各、數，在皖、者、咨、送、皖、省，在豫、者、咨、送、豫、省，入蘇、境、則、咨、蘇、省，各該督撫，即飭承辦之員，仍照湖、北、章、程、銷、算，以便稽查，而免膠轕。楚軍進剿皖、豫、水、陸、各、軍，即責成都、興、阿、李、續、賓、楊、載、福、統、制，他省帶兵大員，不得調歸統轄，以一事權，而期得力。現在皖、豫、兩、省、賊、勢、蔓、延，官文等分飭諸軍，水、陸、並、進，實為全局關鍵。勝保、袁、甲、三、務、與、都、興、阿、李、續、賓、同、心、戮、力，迅殄逆氣，以收師克在和之效。將此由六、百、里、各、論、令、知、之。欽此。」

上諭「前因逆匪竄擾浙江，特命和春兼辦江浙兩省軍務，復因和春患病，未能即日赴浙降旨令曾國藩馳往浙江辦理軍務矣。茲因駱秉章奏：『擬分撥楚軍援浙，並請飭曾國藩統率前往。』與前降諭旨適相符合。據奏：『現在援江各軍多係曾國藩舊部，如該侍郎統帶赴浙，必能將士一心，並慮及勇餉一項，江西既不能籌，浙江能否供應，尙難豫揣。擬由湖南每月籌解銀二萬兩，作爲援浙勇餉。』實能統籌大局，不分畛域，著卽照辦。惟湖南一省，既能兼顧浙江，湖北省亦當竭力籌畫。著官文、胡林翼按月籌解餉銀二萬兩，專供曾國藩一軍之用。該侍郎兵力既精，餉需又足，必當迅速奏功。已定何日起程，卽著駱秉章傳旨令該侍郎卽行馳奏。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

上諭「前據官文奏：『楚軍水陸東征，進勦皖豫，先清江北。』茲據福濟奏稱：『探聞李兆受大股竄併滁州，攻撲清流關，請飭李續賓迅速來皖。』等語。捻首李兆受曾據勝保奏稱有投誠之意，何以復攻清流關？欲與臨淮、鳳陽巨捻勾結北竄，福濟所派參將尹善廷一軍，現在被圍甚急。總兵嵩瑞等帶兵援勦，尙恐不敷。分布袁甲三因徐州吃緊，未能前赴臨淮；若令該逆勾結鳳陽等處捻匪，則勝保一軍亦形單弱。此時皖北情形萬分緊急，著李續賓迅速前進，卽由舒城、廬江圍繞而南，先撿匪粵逆，不能勾結，並著官文、胡林翼飭令舒保督帶馬隊，隨同進勦，仍隨時查看皖豫兩省情形，相機策應。總期節節南逼，毋令北竄，是爲至要。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

卷三十一

奏陳擊退彌陀鎮南陽河等處賊匪楚軍已入皖境疏（八年六月初四日督發）

竊查皖省太湖、英霍之賊，窺伺蕪黃邊境，所有五月初二日至十三日追勦迭勝情形，經臣等具奏在案；十

五日，賊進逼太湖縣彌陀鎮，沿河築壘，旗幟林立，義營同知丁銳義、昌營游擊余際昌，由桐山衝進擊，禮營守備楊作霖及訓營前隊唐啓虞、訓營左隊唐文山，由界牌進擊，訓營親兵居中策應，團勇分布山前，該逆分股迎敵，義昌兩營接仗，左路禮營接仗，右路訓營抄其後路，賊由左路先敗，右路即紛紛奔竄，我軍三路齊撲，鎗礮齊施，繼以刀矛殺賊五六百名，生擒五人，我軍亦陣亡二人，受傷二十九人，賊退真君寺閉伏不出。十六日探聞英山，又有另股賊匪來犯，飛調麻城各營赴援，尚未到防，該逆已於十七日傾巢而出，於太湖縣彌陀鎮河岸山岡層密列陣，鎗礮齊發，我軍登高瞭望，急以訓營義營禮營營穩紮界牌，以昌營遏安仁河來路，游擊余際昌、都司朱恢，由左路進逼，賊即奔潰，我軍以賊不戰而潰，必有變計，均屹立以待，旋見山溝伏賊突出，是該匪詐敗誘追，欲以伏賊截我之後也。守備唐啓虞游擊張嵩齡首先衝敵，守備楊作霖率禮營參領巴彥都楞率馬隊繼之，連開大礮，斃賊多名。時大雨如注，方欲收隊，賊回顧反撲，各路約計萬餘，一時齊至，我軍悉以刀矛短兵相接，左路爲守備楊作霖擊退，余際昌、宋恢三繞至中路奮擊，訓營義營乘賊之將敗而橫截之，守備李德彥立斬執黃旗賊二名，身受四傷，猶復奪其大礮，巴彥都楞由上游過河衝突，團勇由下游喊吶追呼，賊不知我兵多少，遂大潰，追殺七八里，其太湖縣彌陀鎮附近，賊壘木柵，全行踏平，斃賊千餘名，生擒三十名，均正法，奪大礮三尊，擡鎗三十餘桿，騾馬旗械無數，並斃首逆葉姓一名，軍中歡呼稱快。次日探悉真君寺之匪，全行遁去，我軍於十九日五鼓，直逼太湖之南陽河，復分路跟追，團勇繼進，馬隊相輔而行，將及南陽河，遙見賊旗遍布，余際昌、楊作霖從左橫擊，張嵩齡、宋恢三直衝中路，未及交鋒，賊即奔潰，我軍奮力窮追，馬隊縱轡衝突，賊四散奔逃，殲四五百名，生擒四名，越橫鼻水死者尤多，平壘三十餘座，嗣據探報：「太湖之賊，於二十日下退石牌。」同日英山之賊，亦退至黃栗杪一帶，此五月十五、至十九等日，官兵連獲勝仗，並英太股匪聞風退竄之實在情形也。臣等查皖匪蓄志犯楚，我軍從未一日弛備，茲以得勝之師，疊次戰捷，遂使英太之賊，亦且聞風遠遁，實足以振軍威，而寒賊膽。現

在李續賓已調派相奇右營副將趙克彰，相副左營副將胡裕發，信字營游擊謝永祜，利中營副將李存漢，利右營副將李長林，正仁營參將何紹彩，前仁營參將朱希廣，後仁營守備李運絡，左仁營游擊黃勝日，九營先期馳赴英山，探明太湖六安等處賊情，相機進剿。李續賓自率大隊前往會合，以便肅清皖北，節節掃蕩，早紓聖慮。臣等仍嚴飭各路馬步一並分路速進，相機會剿。此次蘄州官軍於援師未至之前，以少擊衆，五戰皆捷，卒使大股賊匪盡數敗退，楚邊一律肅清。所有尤爲出力員弁，合無仰懇天恩，準將湖北同知丁銳義，請以運同儘先升用。參將銜游擊余際昌，游擊張嵩齡，均請免補游擊，以參將儘先補用，並加副將銜。游擊銜儘先都司朱恢三，儘先都司唐文山，均請免補都司，以游擊儘先補用，並加參將銜。儘先守備唐啓虞，李德彥，都司銜儘先守備楊作霖，夏全勝，均請免補守備，以都司儘先補用。唐啓虞，李德彥，夏全勝，均請賞換花翎，守備銜千總陳新泰，曾鎮國，均請免補千總，以守備儘先補用，以示鼓勵。其餘出力員弁，可否由臣等擇尤保獎，仰候恩施。其餘陣亡員弁兵勇，容再查明辦理外，所有官兵擊退彌陀鎮、南陽河賊匪，並楚軍進駐英太各緣由，謹合詞恭摺具奏。

謹按：疏內請獎各員，於六月十八日接奉旨準。

再，據巡撫銜浙江布政使李續賓稟稱：「現在進剿皖北，營務殷繁，亟須添員勦理。」查有候選同知曾國華，前帶弁勇赴援江西，於營務甚爲諳練。茲由湖南本籍請咨赴部候選，路過湖北，以之留營幫辦，實於軍務有裨，並聲明咨部將該員先行開選等情，呈請轉奏前來。臣等查該員曾國華前在軍營甚爲得力，合無仰懇聖恩，俯念楚軍水陸東征，營務較繁，準以曾國華暫留李續賓營內幫辦，並請敕部將該員先行照例開選。俟選缺後，給咨赴部引見，出自鴻慈。除咨明部科，並將赴選咨文移送湖南巡撫臣查銷外，理合附片陳奏。

再，水師正左營哨官儘先都司胡友亮，湖南湘陰縣人，咸豐四年，隨同楊載福勦賊立功，歷保以都司留於湖北儘先補用。五年四月十二日，率領水勇焚燒武昌城外賊船，右足受礮傷甚重。七年六月，攻毀武穴內湖賊

壘，該員左手又受礮傷，筋脈已斷，給假回籍，調養未痊，實難起用。準楊載福查明咨請奏給俸銀，以資養贍等情。前來，臣等查該員胡友亮躬冒矢石，歷著戰功，今因手足俱受重傷，動履維艱，殊堪憫惜。合無仰懇天恩，俯準敕部，照實任都司例議給全俸，準其在籍支食，俾養餘年，出自鴻慈。理合附片陳奏。

謹按：此片於六月十八日接奉旨準。

密陳替署司道各員附片（六月十六日督發）

近年度支匱乏，時事維艱；先務在於理財，理財在於得人；直省錢漕、鹽課、關稅，為歲入之常經，倘辦理不得其人，則法令徒事更張，搜括胥歸中飽。臣等忝膺疆寄，深以求才為急。竊謂財用之豐歉，視乎人心之公私；而國計之盈虛，在乎吏治之勤惰。湖北錢糧，自道光年間，歲徵不及一半，上下相蒙，積習牢不可破。藩司馬秀儒心地正直，於書吏舞文執法，尚能覺察懲治，茲以患病已久，呈請開缺，委係實在情形，如蒙俞允，查有臬司羅遵殿、公正廉明，吏治民情，尤為熟習，前於咸豐五年，以安襄鄭荆道兼署藩司，稽察州縣錢糧，認真經理，堪以就近委署。其臬司一缺，查有運司銜荆宜施道莊受祺，老成練達，辦事實心，督辦宜昌鹽課，著有成效；而於刑名案牘，尤能切實講求，堪以委署。惟荆宜施道一缺，鹽務關課，極關緊要，查有候補道嚴樹森，精明幹練，才力有餘，歷任東湖、隨州、荊門、武昌各府縣，卓著循聲，遇事整頓，堪以委署。再查武昌鹽法道顧文彬，守潔才優，辦事細心，記名道員栗耀，老成穩練，辦事可靠，亦堪備擬。伏思藩臬道員，俱係請旨簡放之缺，非臣等所敢妄擬，惟用人行政，朝廷自有大權；而以人事君，莠菲不遺下體，謹就訪聞最確者，合詞附片密陳，以備皇上聖明採擇。

上諭：「羅遵殿著補授湖北布政使，湖北按察使著莊受祺補授。欽此。」
上諭：「湖北荆宜施道員缺，著嚴樹森補授。欽此。」

再，臣等於咸豐八年六月十二日，接準軍機大臣字寄：「六月初五日奉上諭：『前因逆匪竄擾浙江，特命和春兼辦江浙兩省軍務，復因和春患病，未能即日赴浙，降旨令曾國藩馳往浙江辦理軍務矣。』茲據駱秉章奏：『擬分撥楚軍援浙，並請飭曾國藩統率前往。』與前降諭旨適相符合，據奏：『現在援江各軍，多係曾國藩舊部，如該侍郎統帶赴浙，必能將士一心。』並慮及勇餉一項，江西既不能籌，浙江能否供應，尙難豫揣，擬由湖南每月籌解銀二萬兩，作爲援浙勇餉，實能統籌大局，不分畛域，著即照辦。惟湖南一省既能兼顧浙江，湖北省亦當竭力籌畫，著官文、胡林翼按月籌解餉銀二萬兩，專供曾國藩一軍之用。該侍郎兵力既精，餉需又足，必當迅速奏功，已定何日起程，即著駱秉章傳旨令該侍郎即行馳奏，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查臣等因湘軍在江西者，如蕭啓江、王開化、張運蘭等所部，均多精銳，就近援浙，必能得力，業經奏明在案。臣等復因江西難於籌餉，擬以湖南月籌二萬兩，湖北月籌二萬兩，誠以浙江軍情緊要，東南大局關係至重，自應不分畛域，合力籌畫。前經函商定議，由湖南撫臣奏明，臣等業已行知糧臺，迅速籌辦，按月委解，茲奉上諭：「湖南一省既能兼顧浙江，湖北省亦當竭力籌畫，飭令按月籌解餉銀二萬兩，自應欽遵辦理，以期無誤要需。」昨準前兵部侍郎臣曾國藩函開：「六月初七日，已由湘鄉縣起程，迅速前往浙江，其應調鄂省文武員弁，並籌商一切事宜。」臣等均逐件通商，分別妥辦，以利師行，而全大局。所有遵旨籌撥曾國藩軍餉緣由，謹合詞附片具奏。

奏陳漕務章程辦有成效疏（六月十六日）

竊臣於上年十月十四日，將湖北漕務積弊已久，亟應革除冗費，酌改漕章，以紓民力，而裕國賦；具摺密陳。奉硃批：「所奏實屬剴切，汝能不顧情面，祛百年之積弊，甚爲可嘉。俟辦有端倪，再行具奏。欽此。」嗣於十二月初六日，復將減漕大概情形，附片密陳。奉硃批：「知道了。欽此。」跪讀之下，仰見皇上除弊惠民之至意，欽揚其

名竊查湖北省有漕州縣凡三十有三額徵北漕正耗米十六萬三千石有奇，南糧正耗米十三萬八千石有奇，百餘年來弊病叢積，其源由於冗費太多，日益增長，其流遂至浮收難禁，習爲固然。於是小民之脂膏，盡中飽於官吏，浮收不足，捏災枉緩，私徵挖徵，諸弊繼起，加以奸胥猾役，朋比爲奸，包戶刁民，把持耗蠹，各州縣以相沿日久，惟事因循，各道府又畏難苟安，轉相揜護，遂至閭閻以輸納爲苦，賦稅以延抗成風，一旦欲廓清掃除，實有積重難返之勢。然臣竊思楚北頻年兵燹，民氣凋殘，若更任其抗弊，不加整頓，必成上下交困之形，用是夙夜圖維，反覆熟計，不得不於甚難措手之中，力求釐剔之法，因與藩司馬秀儒、臬司羅遵殿、署糧道張曜、孫署武昌府知府道員嚴樹森、漢陽府知府如山、悉心籌議，並委署糧道署武昌府、漢陽府分歷有漕各府州縣，將向來徵收漕南細數，及出入實帳，查核開呈，盡刪冗費，以清其源，明定折價，以清其流，取中飽之資，歸之上下，通飭州縣咸使遵行，刊刻示諭，宣布民間，使家喻戶曉，庶幾去其太甚，權其可行，節民財以養元氣，復正額而益公儲，似於國帑民生兩有所裨，謹將現擬章程爲我皇上縷晰臚陳之。

一、漕糧宜定價改折也。查湖北有漕州縣，額征漕南米數多者，二萬餘石，少者千餘石，向來漕南合徵分解，本色折色參錯兼收，其徵本色也，每石或加五六斗，七八斗，或至加倍，最多有加至三石餘者，斗級倉夫多方播弄，或多取樣米，或淋尖踢斛，或拋撒溷淆，百弊叢生，備極詭詐，其收折色也，因民間錢多銀少，向俱收錢，每石折錢或六七千，或八九千，或十數千，最多竟有折至二十餘千者，此外又有由單串票、號錢、差費等項名目，或數百文，或千餘文不等，需索多端，雖經各任撫臣嚴行申禁，終無以破其伎倆。臣查咸豐二年因漕船停運，部文令變價解部，每石折銀一兩三錢，今征收本色，既積弊甚深，又值停運之時，與其令州縣照舊征收，再行變價，於民無益，弊竇更多，不若一律改收折色，較易查察，惟沿襲多年，已成積重之勢，各州縣情形，亦今昔不同，必欲復一正一耗之舊，絲毫不容多取，則州縣之廉謹者，必至誤公，其不肖者，又將藉口苦累，另設取巧之法，殊非經

久之道；因飭署糧道等，親歷各州縣，查明歷屆徵收實數，傳集紳耆，令其公議核減，旋據各紳耆稟呈核減數目前來。臣復細加體察，核其向日浮收之數，及地方之肥瘠，產米之多寡，米價錢價之低昂高下，以明定折價之等差。所議之數，適中者，準之爲數，尙多者，更痛減之，其大較自四千文起，至六千五百而止，向日浮收過多者，減數不厭其多，向日浮收尙少者，減數亦從而少。如江夏縣向收每石折錢八千至十三千文，今減爲六千五百文；武昌縣向收每石折錢五千四百文，今減爲四千四百文；咸寧縣向收每石折錢七千六百文，嘉魚縣向收每石折錢十五千文，今皆減爲五千五百文；蒲圻縣向收每石折錢五千八百六十文，今減爲五千文；崇陽縣向收每石折錢六千文，通城縣向收每石折錢六千文，今皆減爲四千文；興國州向收每石折錢六千四百文，今減爲四千一百文；大冶縣向收每石折錢十四千文，今減爲五千文；通山縣向收每石折錢五千文，今減爲四千八百文；漢陽縣向收每石折錢八千文，今減爲五千文；漢川縣向收每石折錢九千文，今減爲四千二百文；黃陂縣向收每石折錢十千文，今減爲五千八百文；孝感縣向收每石折錢十二千文，今減爲五千八百文；沔陽州向收每石折錢十二千文，今減爲四千文；黃岡縣向收每石折錢九千六百文，黃梅縣向收每石折錢六千八百文，蘄州向收每石折錢七千九百六十文，羅田縣向收每石折錢九千六百文，蘄水縣向收每石折錢九千六百文，廣濟縣向收每石折錢七千文，今皆減爲四千五百文；潛江縣向收每石折錢七千五百文，天門縣向收每石折錢九千六百文，今皆減爲五千文；安陸縣向收每石折錢九千文，今減爲五千六百文；雲夢縣向收每石折錢九千七百文，今減爲五千八百文；應城縣向收每石折錢九千文，今減爲五千八百文；隨州向收每石折錢十二千文，今減爲六千五百文；應山縣向收每石折錢九千文，今減爲六千五百文；江陵縣向收每石折錢十六千文，公安縣向收每石折錢七千五百文，石首縣向收每石折錢十千文，監利縣向收每石折錢二十餘千文，爲通雀漕弊之最，今並減爲五千文；松滋縣向收每石折錢七千五百文，今減爲四千五百文；荊門直隸州向收每石折錢七千五百

文今減爲四千八百文；其水脚耗米一併在內，所有由單、串票、樣米、差費等類，概行革除。嚴飭州縣遵照改定錢數徵收，不準於此外多收分文，並曉諭花戶將改定章程，於各鄉勸石以期共見，共聞，垂之久遠，永杜書役朦混愚弄之弊。至此大減定之數，除遵例報解外，仍留有餘爲他年運解地步，而南糧亦備折放餘錢以資緩急，悉令隨同正款報解存庫。

一、北漕解數酌定節省兌費，宜暫提充餉也。查州縣征收北漕，向係兌交幫丁運京，近年停止運兌，所收北漕，應遵照部定一兩三錢之數，解交糧道庫報撥計共應解正耗銀二十一萬四千二百餘兩；又查州縣交兌北漕各幫丁，因例款不敷，向有律貼名爲兌費，多寡不等，現值暫停河運，此款若概行刪除，將來復行兌運幫丁無此律貼，不敷轉運，若至其時再議增加，民情恐形扞格，是以此款未便刪除，亦未可仍供州縣中飽，應暫行提充軍餉，飭各州縣隨同正耗等銀，批解道庫，共計提銀六萬八千餘兩。

一、南糧折解折放，餘銀宜節省歸公也。查州縣徵收南糧，解供旗綠各營兵米，旗營向解荊州府倉轉放，綠營則徑解本營，因旗營兵米有本色，有折色，故各州縣本折兼解，而荆倉於收本色者，既索格外雜費，其解折色者，又每石折至二兩二三錢，二兩六七錢之多，綠營運解，亦多煩費，此皆州縣藉口浮收之一端，今既刪除浮費，改定折價，則旗營綠營均應盡支折色，自毋庸由荆倉轉放，亦未宜令州縣徑解各營，致滋需索，應解歸道庫，由糧道具報巡撫，委員咨解荊州將軍衙門，支放綠營，即由各營赴道具領，旗營例定二百六十日支本色，一百日支折色，每石折銀七錢，現因旗營積欠未清，生計艱窘，於二百六十日本色改爲折色者，於例價七錢外每石酌加二錢，合銀九錢，一百日折色仍折銀七錢，綠營仍照例定折銀七錢。又旗綠各營兵米，有因災緩缺額不敷者，向由藩庫籌款撥補，近年藩庫款項支絀，不能不就款籌備，因飭各州縣於南糧折價每石以一兩五錢批解，共應解南糧正耗銀二十萬六千五百餘兩，惟滿營官兵名口，時有增減，

綠營兵丁，亦有空曠，每年約支滿綠各營兵米銀十一二萬餘兩，除支發外，向餘銀入九萬兩，儲爲藩庫撥補不敷之用。

一、漕南水脚宜節省歸公也。查漕南水脚，向係支發修倉鋪墊馱背水陸脚價，及各漕書飯食之用，多由州縣開銷，今改徵折色，除漕書飯食之外，概從節省，所有漕南水脚，俱隨同正耗解歸道庫報撥，計可節省銀四萬餘兩；又道庫額徵，隨漕淺船軍三安家幫律等款，現漕船停運，毋庸盡數支銷，計可節省銀十二萬兩，暫濟糧臺兵餉。

一、州縣冗費宜全行裁革也。州縣徵收漕南，冗費甚多，自糧道以至丞倅尹尉等官，俱有漕規，大或千數百兩，少亦百數十兩；司道府廳各書吏，均有房費年規等項名目，或數百兩或數十兩；州縣書差，亦需辛工飯食紙張等項，州縣浮收之羨，大半耗於此中；而藉口賠累，其浮收益不可限制，衙蠹包戶，遂得因而乘之，肆其把持挾制之奸。今嚴禁浮收，必先盡除冗費，所有向來糧道及各道府丞倅尹尉司道府上下衙門一切陋規雜費，概行裁革盡淨，不留分毫，計合荆倉綠營各浮費共刪除銀約二十餘萬兩，嚴行禁止，與受同科各州縣，除批解正耗水脚等款之外，不準妄費一文，則折價雖痛加刪減，尙可稍有所餘，足敷辦公之用，不至藉口賠累，別開貪黷之門，斷不準其如從前之十倍百倍，漫無底止。臣酌定章程後，復委廉明之知府丞倅各員，分往嚴查密訪，如有不遵新章，仍前浮勒者，卽當隨時嚴參，以肅漕政。

一、紓民力以利徵收，復全額而裕漕賦也。近年楚北迭遭寇盜，其被擾地方，既久未開徵，其未擾之區，亦因收數太重，民力艱難，觀望遲延，不能按年徵解，計三四年中徵解漕額，不及十之三四，今大加刪減，民間所省甚多，輪將其易，又各州縣因徵收不能踴躍，規避奏銷處分，遂至捏災枉緩，今徵收既易，又核實徵緩之數，州縣無從捏冒，亦不能以瘡痍未復爲詞，揜其催科之不力，所有各州縣漕南，現飭遵照新章一律全完。

毋許稍有蒂欠，以充軍餉；如將來軍務完竣，而運河猶未修復，各幫船隻俱遭毀壞，一時亦難修造；擬即遵照部定，每石折銀一兩三錢解部，若北倉需用漕米，即由臣將此項折收銀兩，照數採買米石，委員雇備民船運交江蘇上海海運局，並歸海運運京，亦斷不至缺誤。

以上各條計爲民間減省錢一百四十餘萬千，乃國帑實籌銀四十二萬餘兩；又節省提存銀三十一萬餘兩。臣自七年三月與司道府等共興此議，六月中始行查辦，至九月下旬，乃酌定章程，通飭各屬遵行，竊以爲利國利民，窮變通久之道，或當如此行之十年，百姓既足，庫藏可充，國計民生，均有裨益。現在各屬俱已奉行，民情極爲懽悅，完納俱形踴躍，漕糧除緩徵外，均已全完，南糧向須延至一二年，始能徵完，今已完至九分，爲數十年來所未有，惟奸胥猾役，包戶刁生，不利此舉者，或潛生謗議，或造作謠言，現亦尙能斂迹；如敢有抗違阻撓情事，臣自當執法繩之，務期積弊永除，不敢因仍舊習，拘泥成規，有負我皇上愛民裕賦之至意。所有臣痛除漕務中飽積弊，酌定章程，辦有成效緣由，理合專摺具奏。

硃批：「軍機大臣會同該部妥議具奏。欽此。」（七月初二日奉）

再，臣於咸豐五年三月初三日奉上諭：「湖北巡撫著胡林翼署理。」咸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奉上諭：「補授湖北巡撫。欽此。」遵在軍營接印任事，現屆三年期滿，例應陳請陛見，瞻仰天顏，惟九江克復，水陸各軍分道東征，勤守機宜，亟須籌備楚境，甫經肅清，邊防仍形喫重，善後事宜，須隨時查辦，未敢拘泥常例，遽請入覲。伏念臣猥以菲才，迭邀簡畀，數年之中，由知府歷晉監司，卽膺疆寄，感慚日積，依戀彌深，茲以籌防緊要，合無仰懇天恩俯準，展限一年，俟軍務告竣，卽行專摺求請陛見，俾犬馬戀主之忱，少伸下悃，卽地方一應公事，亦得親承聖訓，敬謹遵循。理合附片陳明。

上諭：「胡林翼奏：『請展緩陛見』等語；胡林翼升任巡撫，已屆三年，應行陛見。惟現在湖北尙辦防堵，著準其

展限一年，俟軍務告竣，再行奏請。欽此。」

請廣漢川縣文武學額疏（七月初八日督發）

竊湖北連歲用兵，各屬紳民，舉行團練，以爲官軍援應。前經臣等將辦團出力之江夏、漢陽等三十五州縣，奏懇加廣文武學額，已蒙恩旨允準。並於前摺聲明，未及請獎之處，查明另行辦理在案。茲查有漢陽府屬之漢川縣，當安襄漢河之衝，自咸豐四年逆賊上竄，該紳民籌捐經費，力行團練，製備器械，礮船，水陸扼要防勤，甚爲奮勇。五年七月，隨同官兵收復縣城，嗣復調集水勇，越境至漢陽縣龍潭、月湖等處，屢立戰功。察其闔邑紳民，集資辦團，爲費較鉅，實屬深明大義，志切同仇，殊堪嘉尙。行據該管道府查稟，由藩臬兩司會詳請奏前來。相應仰懇天恩，俯準將湖北漢川縣一律加廣文武學額各二名。自咸豐八年爲始，歲科兩試，永爲定額，以廣皇仁，而昭激勸。現值漢陽所屬開考伊邇，臣等已咨明學臣馮譽驥，欽遵前奉加廣江夏、漢陽等州縣學額之恩旨，一體辦理，俾免向隅，出自鴻慈。所有續請加廣漢川縣學額緣由，謹會同湖北學臣馮譽驥，恭摺具奏。

上諭：「官文、胡林翼奏：『紳民辦團出力，懇恩加廣文武學額。』一摺，湖北漢陽府屬之漢川縣，自咸豐四年起，該處紳民籌捐經費，實力團練，隨同官兵收復縣城，深堪嘉尙。加恩著照所請，準將漢川縣加廣文武學額各二名，自咸豐八年爲始，歲科兩試，永爲定額，以昭激勸。該部知道。欽此。」

陳請終制疏（八月初七日）

竊臣於本年七月十一日，在任丁母憂，經督臣官文奏請開缺，奉上諭：「官文奏：『撫臣丁憂，據情代奏，並以軍務緊要，請照軍營例改爲署理。』各等語。湖北巡撫胡林翼自邀簡任以來，時閱四載，於吏治兵事，均能實

力講求；現雖闔境肅清，而大軍水陸東下，進止機宜，尙待調度；籌備餉糈，亦關緊要。該撫現丁母憂，著照軍營例，穿孝百日，加恩賞銀四百兩，卽由湖北藩司給發，俾經理喪事；所有湖北巡撫印務，著官文暫行兼署。胡林翼俟百日後，仍著署理巡撫，如扶柩回籍，再行賞假兩箇月，俟軍務完竣，準其補行終制，以遂其孝思。欽此。一臣以菲材，特邀異數，賞銀治喪，存歿銜感，宣讀焚黃，悲慟無地，當將闕防文卷，齎送督臣任事，擇期八月十一日，扶柩回籍，伏念臣家世力田，耕讀相承，臣生之始，臣母操井臼，日治百人食，以卽田功。臣父嘉慶道光年間，供職京師，臣母猶主中饋，迨臣迎養入黔，八年之中，巡徼雕勦，其得侍奉晨昏者，不過二年。嗣臣帶兵討賊，自岳鄂斬黃，至於潯江，不遑將母；七年冬，迎侍來鄂，年八十三歲，蒙皇上特錫正一品封誥，曠典特頒，臣母感激歡欣，氣體增健；不意侍奉未踰八月，得病不滿十日，遽以疾終。彌留之際，惟命臣以盡心報國，無一語及家事。臣此後餘生，但有事君之日，永無爲子之年。臣終鮮兄弟，並無子嗣，上年撫同祖裔孫爲子，年甫三歲，門祚單寒，劬勞罔極，喪葬之事，別無委託之人。查丁憂起復，名教攸關，卽墨經從戎，亦屬萬不得已。楚境現已肅清，馬隊將軍都興阿、水師楊載福、陸師李續賓，兵略精審，實非臣材所能及；至於吏治民生，撫綏整頓，以及籌餉用人各事宜，臣在任四年，無一不資募力，相與有成。督臣官文寬仁敦大，以德感人，實能主持全局，司道各員，又皆廉謹奉公，必能同心籌畫，共濟時艱；是湖北之治理，原不係臣之去留。且臣職任封疆，當司風化，今於衰經之中，起復視事，匪惟官謗易速，心實難安，而哀痛方新，精力昏耆，雖驅勉自奮，其貽誤必多。臣罪滋甚，臣心益悲！伏惟皇上孝治天下，懇恩俯準，臣在籍終制，一俟服闋，卽當泥首宮門，力圖報效，斷不敢自甘廢棄，上負高深。所有臣感激迫切下忱，謹恭摺叩謝天恩，伏乞聖鑒訓示，謹借用藩司印信，合併聲明。謹奏。

恭報起程赴鄂日期并先馳往營中疏（十一月十二日）

臣於咸豐八年八月初八日，歷陳下情，懇請終制一摺，欽奉上諭：「現在楚境雖已肅清，而逆氣未靖，大軍水陸東下，運籌機宜，儲備糧餉，以及地方善後邊防各事宜，均關緊要。胡林翼熟悉情形，實心任事，當此時事多艱，正臣子力圖報效之日，未可拘泥恆情，致誤事機。胡林翼著仍遵前旨，於假滿後，署理湖北巡撫印務，俟軍務完竣，準其補行終制，以遂其孝思。欽此。」跪聆之餘，感泣難言。正在營辦葬事，而皖省三河之師全軍覆沒，留守桐城之師相繼潰失。皖事日棘，鄂疆亦警。臣查浙江藩司李續賓所部各營，分防九江、湖口、彭澤等處，兵力已屬不敷。迨經提師入皖，一月之內，攻克四城，血戰力取，每次中傷精銳，已逾千人。又復急援廬州，疾行而顛，兵以屢分而單，氣以屢勝而洩，是固兵家之深忌也。破桐城之後，分營留守，以數千之衆，用之賊所必爭之地，攻此難拔之城，前無牽制，賊援之師，後無應救犄角之勢，百戰之餘，覆於一旦，良可痛也。李續賓忠勇剛烈，其質直厚重，與漢之周勃相似，臣與共事最久，見其每戰必先，不曾少卻一步，且相勇自咸豐三年召募之始，整齊樸實，甲於諸軍，而肅清兩湖，平定江西，其功勞亦冠於諸軍。李續賓既以身殉，而同時陣亡之道員副將以及州縣千把，不可勝計，是以變起非常，軍氣已寒，不僅刻下情形，已有不可收拾之勢，兼恐傷殘太甚，尤非歲月之間所能復振。臣之才力，何能補救於萬一？惟時事艱難，既不敢稍形推諉，亦未可因假期未滿，稍涉遲回。現於十月二十五日葬母，即於十一月十三日起行，馳赴鄂省，仍在湖南選將募勇，以爲後圖。新募之勇，勢難剋期而至，若待成軍啓行，仍恐貽誤事機。臣即一面先行馳往營中，以期就近商辦，呼應較靈。至微臣葬祭之事，匆遽未畢，容俟軍務完竣，再行陳明。所有微臣起程日期，理合恭摺由驛五百里馳奏。再此次係借用益陽縣印信，合併聲明，伏祈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恭報到鄂署理印務并馳往黃州軍營日期疏（十二月初八日）

竊臣接準督臣王文咨會：「十一月初三日奉上諭：『胡林翼辦理軍務，洞悉機宜，現值軍務緊急，該撫業已葬親事畢，著馳赴署任，協同官文籌辦軍務，毋得過涉拘牽，致有貽誤等因。欽此。』又十一月十一日奉上諭：『前因官文奏：『胡林翼葬親事畢，當經諭令該署撫，即赴湖北署任籌辦軍務。本日據都興阿奏：『扼勦上犯賊匪，兵力單薄，勢恐難支，請飭胡林翼駐紮黃梅督辦。』等語。胡林翼前在湖北調度各軍，悉合機宜，此時該署撫諒已到省，即著前往黃梅一帶駐紮，將撥兵籌餉各事宜，妥爲督辦等因。欽此。』跪讀之下，感勵益深。臣惟軍事緊要，未敢偷安，所帶楚軍亟須整飭。十一月十三日，自籍起程，在洞庭湖中阻風八日，十一月三十日始行抵鄂，即日準兼署撫臣官文將咸字十八號湖北巡撫關防一顆，并文卷等件，飭委武昌府知府如山署撫標中軍參將葉永泰，費送前來，當即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署理巡撫印務。查皖氛正熾，楚邊防不勝防，前經都興阿於宿松一帶，連獲勝仗，又經官文檄調九江防兵，移紮黃梅，并飭李續宜添調四營前往，下游兵力已厚，暫可無虞。惟圖皖之計，必須三路分兵，不僅黃梅一路爲要，而黃州一府，入屬黃梅、廣濟、黃岡，是沿江一路，其餘蘄州、蘄水、羅田、麻城等處，均與皖省毗連，賊不得遲於下游，若斜趨英霍，窺伺上犯，則漢、黃、德三郡，均虞震動。李續宜現駐黃州，收集潰失，尙難即行試用，而將備失律之罪，必須申嚴軍律，及時警戒。臣與督臣面商，已定即於初八日先行馳往黃州行營，俟軍務稍有起色，即行會商進勦事宜。所有臣署緊要事件，封送行營辦理，日行事件，飭委藩司代印代行，除恭疏具題外，所有微臣到鄂接印，并馳往黃州日期，理合恭摺附驛具奏，叩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卷三十二

查明巡撫銜浙江布政司李續賓三河鎮陣亡實蹟懇恩加等優卹疏（八年）

十二月十一日督發)

臣等前因援皖之師，在三河挫失，變起倉卒，傳聞異詞，謹將大概情形，先行馳奏。李續賓素性剛烈，固知其必無生理，惟念該員功績冠時，爲東南數省仰望之人，若不查明確切事蹟，恐傳聞失實，不足以宣昭忠烈，垂示後來。茲據李續賓胞弟道員李續宜收集三河桐城員弁勇丁七千餘人，逐一查詢；又據舒城桐城潛山霍山等縣紳民合詞稟稱：「已於三河戰場，將李續賓忠骨收殮，由間道送至霍山，經李續宜遣員前往驗視屬實。」臣等查李續賓提兵入皖，一月之內，連克四城，聲威甚振，克舒城之後，急欲進勦廬州，賊於三河鎮設立偽城一座，磚壘九座，憑河設險，負固有年，該處爲水陸衝途，實扼廬州之總要，其屯聚米糧軍火，卽以接濟廬州金陵賊營也，必先得三河，乃能進兵廬州，然合計兵勇一分於九江、湖口、彭澤，再分於蘄州、黃州，又分於桐城、舒城，所帶不過五千人。九月二十八日，抵紮三河，審視形勢，以攻城必先破壘，遂派義中營運同丁銳義、義左營參將張嵩齡、義右營都司張養吾、護右營參將彭友勝、利中營副將李存漢、毅中營副將彭祥瑞，攻河南大街及老鼠夾一帶之壘；派左仁營副將黃勝、日凱、左營副將楊得武、湘後營副將周寬世，攻東北面迎水庵、水晶庵一帶之壘；派副右營總兵李續燾、後仁營游擊李運絡，攻西面儲家越之壘；而親督同知直隸州金國琛、府經歷縣丞劉運會、毛有銘、率湘中右營副將劉人和，率親兵營馬隊爲各路策應。於十月初二日黎明出隊，進攻賊壘，該逆以大股迎敵，我軍分途並進，首斃衝鋒悍賊百餘名，該逆稍卻，我軍乘勢猛進，斬滅益衆，賊始敗奔入壘，憑牆死拒，礮如雨點，諸勇奮迅而進，縱火焚燒，烈焰突起，賊衆乃亂，我軍乘機奪柵而入，一鼓緣登九壘，俱下壘中之賊，均經殫盡。其時城賊與白石山之賊分途救援，復爲我馬步隊擊退，是日共計斃賊七千餘名，而我軍傷亡參將蕭意文、都司胡在位以下一千餘人，經此血戰，痛勦該逆已成孤注。旋據探報並搜獲偽書，知首逆陳玉成率大股自江浦、六合、廬江來援，首逆李世賢捻逆張樂行自廬郡率大股來援，號稱十餘萬，連夜竄至三河三十里之金牛鎮，白

石山一帶，連營數十里，包抄大軍後路；因念衆寡懸殊，而我軍血戰數月，傷損精銳已多，必須添調，以厚兵力；當即飛催換防潯軍，並調留防陳德圍之昌營，星夜赴潛山接應；又抽調防守桐城之元中貞右等營，赴舒城接應；未及到防，初九日援賊逼近，勢頗猖獗，是夜李續賓派湘中右四哨交同金國琛、府經毛有銘督帶，並派凱左楊得武、護右彭又勝、義中丁銳、義義左張嵩齡、義右張養吾親兵馬隊，劉人和等各出六成隊，於初十日五鼓前往金牛鎮擊勦，其餘各營留防城賊；我軍行十五里，黎明至樊家渡王家祠堂地方，突遇大股來撲，金國琛、毛有銘、劉人和等馬步分進，該逆以數枝包抄，以數枝擗戰，湘軍齊進，連環轟擊，賊乃大奔，追逼賊壘，殺賊約踰二千，忽大霧迷漫，咫尺莫辨，該逆由左路抄出數大股，直前衝突；時我軍之在左路者，後仁營先潰，義中義左義右等營相繼而走，致中右兩路各營均爲賊抄襲，返戈衝殺，而前後皆賊，參將彭友勝、游擊胡廷槐、饒萬福等力戰陣亡，其餘員弁勇丁傷亡過半，隊伍星散，歸路已爲賊阻截矣。李續賓自領親兵，並飛調毅中左仁、雁後利中等營接應，衝盪數十次，殺賊最多，僞城之賊復分股衝出，合之援賊，縣互二三十里，環繞來撲，游擊鄒玉堂、游擊杜廷光、守備趙國幹等力戰陣亡；各弁勇傷亡愈衆。李續賓一面奮戰，一面傳令軍中嚴守牆壘，是時賊已逼近，而後仁營義右營敗後颺去，護右凱左及親兵馬隊等營被賊阻截，不能回營；義中義左均無守志，此七營牆壘已被賊攻破，惟運同丁銳義衝入李續賓營盤，期與統將共命，其餘各營惟副右尚是金隊在營，其湘後中右毅中利中左仁等營，僅留四成隊守壘，餘皆隨從。李續賓苦戰，戰至二更，殺賊已近二千，李續燾、彭祥瑞率勇越壘衝出，於是賊踞其壘，挖斷河隄，以絕我軍去路。李續賓勇氣百倍，怒馬當先，往來奮擊，斃賊又數百人；我勇傷亡亦多，戰至三更，李續賓身面均受矛傷，力竭陣亡。侯選同知曾國華、何裕知府銜湖北候補同知何忠駿、湖南候補知縣王揆一、候選縣丞李續藝、候選訓導吳立蓉、萬斛源等，均同時力戰陣亡。隨從員弁退守營牆，以俟舒桐兩處援兵，期保全中軍爲李續賓復仇。惟該處地勢平衍，河港紛歧，圍田溝澮，逶迤相屬，我圍賊則賊無所施其技，賊圍

我，則我軍亦難爲功；維時該逆之衆，百倍於官軍，四面圍攻，礮石如雨，更番疊進，晝夜不息；我軍守志雖堅，無如衆寡大相懸殊，是夜四更，利右營被賊攻破，而該營帶兵官李存漢猶衝入中右營，圖爲李續寶保全士卒。十二夜，湘後左仁兩營被賊攻破，惟李續寶自帶之中右營，恪守軍令，感恩畏法，士無去志；又經丁銳義、李存漢與湖北卽補道孫守信，候選府經歷縣丞劉運會，守備蕭廷玉，從九李肇用、尹耀莘等，曉以忠義，督守孤壘。至十三日夜靜，鉛、藥、水、米俱盡，援兵隔絕，不前，勢遂萬不能支矣。孫守信、丁銳義、劉運會、蕭廷玉、李肇用等先後力戰，死之。是夜四更，李存漢督率勇夫，向東北僞城殺開血路，越濠浮水，奮力衝出，得脫免者僅什之二三。此李續寶率五千人進勦三河旬日苦戰，破賊九壘，前後殺賊萬二三千人，卒因賊衆單，援兵不至，以致捐軀殉節之實在情形也。凡三河先後所潰員弁勇丁，惟副將楊得武、徑赴潛山，其餘皆併歸桐城。當初十日三河喫重，守舒城之信前營副將謝承祜一聞警信，遽從小路，繞赴桐城，賊遂分兩股：一由杭鋪繞舒城；一由梅心驛窺桐城。先是李續寶以桐城爲安慶舒城後路，派總兵趙克彰統帶六營，及巴圖隆阿、保慶馬隊等營，又撤調九江防兵參將趙友材，副將沈俊德，副將蕭慶衍併歸趙克彰節制，駐守桐城，爲後路聲援。十九日賊出數大股來撲，漫山遍野，約七、八萬人，趙克彰令原在桐城各營及謝承祜之信前營均以四成隊守濠，六成隊迎敵，自午至酉，鏖戰四時，彼此均多傷亡。李存漢、趙友材候選知縣謝嗣湘府經歷縣丞李景均各懷義憤，力竭戰歿。前仁朱希廣先敗，退至長濠；該營牆壘被賊焚燬，各營守濠之勇，逐漸潰亂。趙克彰卽收隊回營，而賊已從後路衝入長濠，包裹營壘，各營見勢不敵，遂於是夜先後衝出重圍。李長林、彭祥瑞、劉人和等被賊追殺，其時城中無營護守，惟三河之潰卒，聚於城內，見賊逼近，遂與各營同潰。此十月十九日趙克彰桐城潰失之實在情形也。臣等查李續寶自咸豐二年賊圍長沙，奉其父李登勝之命，首倡團練，講求東伍選士之法，湘勇軍律，惟所部獨精，其選士以知取近勇，模誠敢戰爲尙，以少擊衆，屢建奇功，遂以平定湖南、湖北、江西，規復安徽等省，大小六百餘戰，克復城池四十戰，無不勝。

未曾少挫。臣胡林翼四年在蒲圻遇塔齊布即語臣曰：「李續賓忠勇沈毅，用兵如神，異日必爲國家棟樑。」其時方以縣丞升知縣也。前在武昌九江統馭一二萬人，號令嚴肅，秋毫無犯。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安徽官民無不爭思倚重，其臨陣安閒肅穆，厚重強固，凡遇事之難爲，而他人所畏怯者，無不毅然引爲己任。其駐營處所，百姓歡欣，耕種不輟，萬竊無譁，一塵不驚，非其法令之足以禁制諸軍，實其明足以察情僞，而一本至誠，勇冠三軍，屢救弁勇於危難，處事接人和平正直，不矜不伐也。卽如三河失利之始，武昌父老均至臣輿前詢問李續賓存亡，痛哭而去。又如一月之內克復四城，縱橫掃蕩，本無暇施恩澤於百姓，而舒桐難民，猶復不遠千里，負送屍骸，李續賓初十血戰捐軀，各營亦陸續失陷，其本營士卒瘡痍滿目，猶能孤壘獨守，歷四晝夜而效死不去，其得兵民之心若此。常撫標義營後仁營接仗失利之時，或勸之斂兵退守，突出重圍，李續賓則曰：「軍興九年，每以退走損國威，長寇志，吾當血戰縱橫，多殺一賊，卽爲地方多除一害。」遂焚香九叩首，取所奉廷旨硃批奏摺焚之曰：「不可使宸翰落於賊手。」一帶隊出營，血戰竟日，力竭而亡。其臨難堅定，從容就義如此。臣胡林翼在本籍聞變，寓書湘鄉，慰其父母，並以其時尚未得屍骸爲愧恨。其父誥封榮祿大夫李登勝復書言：「遣子討賊，志在成仁，本不望其生還，昔人以馬革裹屍爲壯烈，以今視之，與身膏原野等耳。」其一門忠義志節過人，李登勝平日寄書教子，勉以忠良，囑無以親老分心。李續賓所得藩司養廉，均施於軍中義士，於本籍設祠以祀陣亡將士，於九江設祠以祀塔齊布私家田宅，不長尺寸。臣每過其營，讀其家書，亦未嘗不感動流涕也。所有巡撫銜浙江布政使李續賓，應請鴻施逾格，照巡撫銜加等追贈，從優議卹，並請於湖北江西安徽及本籍湘鄉設立專祠，以昭功烈，而安忠魂。其父母年逾七十，忠厚積累，矜式鄉里，懇請天恩逾格獎賞，以爲教忠者勸。李續賓之子李光久，李光令，現均讀書應童試，懇請恩施逾格，出自聖裁。所有李續賓歷年戰蹟，另列清單，恭呈御覽。謹合詞恭摺具奏。硃批：「另有旨詳覽奏牘，不覺隕涕，惜我良將，不克令終，尙冀其忠靈不昧，他年生申甫以佐予也。欽此。」

巡撫銜浙江布政使李續賓家世出身戰功事蹟清單

巡撫銜浙江布政使李續賓，曾祖李本桂，祖李白詩，父李登勝，均贈榮祿大夫，世傳忠厚，耕讀相承。李續賓自幼讀書，端凝沈毅，器識過人。咸豐二年，賊圍長沙，羅澤南倡辦團練，李續賓奉父命應之，能以兵法約束子弟，明取教戰，訓練尤精。三年，奉會國藩、駱秉章檄，授江西戰勝，改赴吉安，克復太和、安福縣城。十二月，克復湖南永興縣城。四年，肅清湘潭土匪，隨會國藩東征。七月，克復岳州府城，破城外賊壘，追至臨湘縣之長安驛。湖北蒲圻之羊樓峒、崇陽之虎爪石、桂口大勝，克復崇陽、咸甯兩縣城，戰於橫溝橋，官步橋獲勝，追賊至湖北省城，破花園賊壘三座，復破八步街、鮎魚套等處賊壘，克復湖北省城。九月，追賊至興國州之鹽埠頭，大勝，克復興國州城，勦賊至田家鎮，戰於半壁山，時賊衆百倍，弁勇怯退，李續賓手斬二人以徇，遂大勝，破賊衆十餘萬，渡江追賊，至栗木橋、雙城驛，大勝，克復黃梅、廣濟兩縣城，追賊至濯港、孔隴，大勝，復渡江攻九江城，攻湖口，援賊至梅家洲，大小十餘仗。五年，調勦江西賊匪，克復弋陽縣、廣信府城，克復興安、德興、浮梁三縣城，攻勦義甯州之三都、梁口、棋盤嶺，連戰大勝，克復義甯州城，奉會國藩檄，回援湖北，克復峽城、縣城，進勦桂口大勝，克復崇陽縣城，搜勦壕頭堡、羊樓峒之賊，三戰皆勝，克復蒲圻、咸甯兩縣城，追至山坡，大勝，駐軍湖北省城東門洪山，復與羅澤南分兵，獨扼密灣，斷賊接濟，大小七八十戰，均大勝。六年三月，羅澤南攻城，礮傷殞命，由密灣帶營回駐洪山，統領軍事。三月，攻破保安門、中和門、新壘三座，平濠六道，毀長虹橋，西賊壘，長壕。四月，攻城賊，大勝，賊乘我兵分援江西，分股劫糧，迎擊之，大勝。攻保安、望山門、青山、密灣各處出城之賊，助水師攻漢陽，賊艦均大勝。五年，計誘城賊出戰，大勝，復擊敗援賊於後路豹子澗，追賊至八角嶺，擊城賊，大股於東嶽廟、南湖坪、小龜山，又遏城賊之竄逸者，均大勝。六月，追賊至武昌縣之葛店、樊口，克復武昌縣城，渡江會水師攻黃州，城均勝，適翼賊石達開由金陵會

湖口、臨江各路賊黨，共七八萬人上犯，分十三股並進；授各軍以應敵之策，分勦城賊，援賊旬日之內，大小二十八仗，均大勝。七月，破援賊九壘；八月，破援賊十九壘，增勇開壕，遂爲長圍，斷賊接濟。十月，十一月，賊屢乘夜衝突，均經擊退。十一月二十二日，攻克武昌省城，當夜分三路追勦，克復武昌縣城。會水師克復黃州府城，克復大冶縣、興國州、蘄州、瑞昌縣城。十二月，至於九江，會水師更番攻城，擊敗梅家洲、湖口援賊，分兵攻九江城。大勝。七年正月，定計濬長壕三十餘里；二月，賊出毀壕，迭次殲敗之，擊賊於八里坡、西壩，復引兵擊伏賊於下八里坡，敗湖口援賊於茶庵，敗安慶援賊於新壩。三月，長濬工竣。四月，皖賊犯蘄州，分兵陸家嘴，又分兵援蘄州，均大勝。五月，悍賊出城踰壕，擊敗之。六月，督軍渡江，助都興阿戰於童司牌，大勝，破賊十九壘。八月，會水師攻破小池口僞城。九月，定計密約楊載福、彭玉麟、水陸會攻湖口，克梅家洲僞城，克彭澤縣城，遂拔彭澤、小姑、洪兩岸僞城及賊壘，克復湖口縣城。十月，分兵會合水師，擊退圖援九江之賊於湖口、彭澤。大勝，殲除萬餘人。十二月，臨江逸賊竄近興國，撥兵勦洗淨盡。八年二月，分三道開挖地道，轟陷九江城兩次。四月，東南隅地道工竣，地雷轟躡百餘丈，克復九江府城，萬餘之賊，無一脫逃者。時皖逆陳玉成陷麻城、黃安，移軍進攻。五月，克麻城、黃安縣城。七月，遵旨征皖。八月，攻破楓香鋪、小池驛賊壘，克復太湖，並潛山縣城。九月，攻破桐城四面賊壘，克桐城縣城，進攻梅心驛及舒城外賊壘，破之，克復舒城。李續賓以善生慕義從戎，所得廉俸，悉充軍餉，身歿之後，家無餘財，在軍中無時不以愛民下士爲念。湖北、江西士民，爭赴營捐輸助餉，歌頌載道，並爲德化縣。定章除歷年漕糧浮勒之弊，吏胥斂手，士民頌德。陣亡後，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士民巷哭，如失所依。桐舒之人，從賊中密求其屍，冒險衛送，每出陣，則怒馬當先，親冒礮石，故士卒莫不奮勇向前，以少破衆。九江、湖口、小池口等處，從前官軍力攻，閱五年不能下，銳志圖之，水陸弁勇中傷已逾數千人，而忠毅之氣，百折不同，竟以成功。奉旨授廬提軍深入，已成破竹之勢，而竟以賊衆兵單，救

援不至，力竭捐軀。當三河血戰時，願諸僚佐曰：「我義當死戰以報國，諸人可自圖生也。」僚佐皆言：「公義不負國，我等豈可負公？」文武員弁，同時殉難尤烈。蓋其廉潔公忠，寬仁敦大，實本天性，推誠及人，無間遠近云。李續賓從軍七年，未嘗省親，臣等擬於六月代爲乞假，其父李登勝聞其奉旨援皖，作函止之，諭以「盡心戎行爲國出力，勝於待養庭幃矣。」李續賓感念勸勵之言，毅然加奮，慷慨赴義，跡其七年之中，克復四十餘城，大小六百餘戰，實軍興以來，功績最盛，威名尤著之員，理合聲明。

上諭：

「官文等奏：『查明統兵藩司陣亡實蹟，懇請優卹。』一摺，覽奏，不覺隕涕。巡撫銜浙江布政使李續賓，當賊匪圍撲長沙之時，首倡團練，屢建奇功，嗣後赴援江西，調回湖南，旋隨會國藩東下，克復武漢，凡江西、湖北、湖南等省，攻克巨壘堅城，該藩司無不親歷行間，身先將士，通計七年之間，先後克復四十餘城，大小六百餘戰，以少勝衆，所向無敵，一時諸將之中，無與倫比。本年七月，赴援安徽，甫逾匝月，連克潛、太、舒、桐，朕以其謀勇素優，威望衆著，特命幫辦安徽軍務，方冀肅清皖北，淨掃狂氛，特膺懋賞，乃因進圖廬郡，先勦三河，苦戰旬餘，殺賊逾萬，江浦、六合、廬江逆黨大股來援，以五千兵勇當十餘萬之賊，將士傷亡，從容赴義，其忠勇義烈之氣，雖死猶生，實深悼惜。李續賓著加恩追贈總督，卽照總督陣亡例賜卹，入祀昭忠祠，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查例具奏。伊父李登勝著賞給光祿大夫封典，並賞銀五百兩，由湖南藩庫給發。伊子李光久、李光令均著賞給舉人，一體會試，仍於服闋後，交吏部帶領引見，並著於湖北、江西、安徽及湖南、湘鄉本籍各建專祠，以示朕褒卹蓋臣至意。欽此！」

卷三十三

勘明各州縣淹旱情形分別緩徵疏（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竊照湖北錢糧積習相沿，經臣等上年特定章程，責成該管道府親詣確勘，不準稍有捏飾。自經整頓，本年各州縣稟報被淹受旱情形，不致如前欺飾任意顛倒。其有未盡核實者，仍卽往返駁查，立時更正。濱江各屬並鍾隄潰口未修，咸豐八年夏季水漲，低窪田地多被漫淹，高阜處所亦間受旱。據各該州縣先後稟報，均飭道府週歷履勘，加結詳報去後。茲據該管道府稟報，實勘得嘉魚縣廣賢等八里內三十六甲，上洲等九洲內越塘等二十八處，上屯等九屯內斗塘等二十三處，江水帶淹，旋經補種，情形較輕。漢陽縣菱角湖等八區，夏秋水漲淹沒，雖卽涸復，補種已遲，情形次重。漢川縣喝城等三十三塘，因上游獅子口潰口未築，水勢下注，頻年淹沒，並無徵獲，情形較重。南湖等十五塘，亦被帶淹，收成歉薄，情形較輕。黃陂縣鐵鏹涇等五社，江水漲淹，秋收失望，情形次重。大嘴等二百二十三社，間有帶淹，收成歉薄，情形較輕。沔陽州梅公等四十八塘，積淹之區，本年復被漫淹，秋收失望，情形較重。張許耳等三十塘，淹後涸出，略資補種，情形較輕。孝感縣尚義等二百二社，間有帶淹，情形較輕。鍾祥縣隄內外龍山觀等五十八村莊，因隄工潰口已成積淹，同何家廟等十六村莊，內有下六十七甲，亦被漫淹，情形均屬次重。隄內湖鄉徐祠堂、小高廟等三十八村莊，隄外河鄉楊林等四十八村莊，同何家廟等十六村莊，內有上二十三甲，均係淹後補種，收成歉薄，情形較輕。天門縣關廟、蒲湖等八十七塘，濱臨河岸，鍾隄潰口已成積淹，同諸通等四十七塘，內有二百一十甲，長湖等五塘，內有三十六甲，被淹無收，情形較重。戴嘴等二十三塘，同諸通等四十七塘，內有三十七甲，長湖等五塘，內有十六甲，亦被帶淹，間有補種，情形較輕。京山縣高集等二十九團，地勢低窪，鍾隄潰口，淹積未消，情形次重。潛江縣文慈等七十八塘，原係積澇，本年水勢稍減，間資補種，情形較輕。應城縣葉嘴等三團，因鍾隄潰口水勢建瓴而下，不能疏消補種，情形次重。江陵縣老長等二十九塘，從前隄潰後，水衝沙壓，本年復被漫淹，情形較重。張家場等九十二塘，所淹較老長等二十九塘略減，情形次重。公安縣毛二等三里，並毛一西一等十四里內，共六十甲，四節工潰口未修，積水灌注，情形較重。又

毛一等里內，四十六甲，亦係被淹補種，情形較輕；石首縣民旺等十六垸，同一都等十四坊垸，內三十一甲，逼近馬林工潰口，漫淹無收，情形較重；監利縣湖南等五十一垸，又頻年積淹之崇林等三十七垸，地勢極低，湖河水灌，現尚漬注，田地荒蕪，情形較重；松滋縣下五等九都八所，漬水後沙壓無收，情形較重；上五等三都間有補種，情形較輕；枝江縣青夾等七洲，福興等三垸，淹後疏涸，情形較輕；荊門州東一、青一各圖內，魯家店、殷家河等二十八區坊廂望一等圖區，夏秋缺雨，收成歉薄，情形較輕；以上嘉魚、漢陽、漢川、黃陂、孝感、沔陽、鍾祥、天門、京山、潛江、應城、江陵、公安、石首、監利、松滋、枝江等州縣，被水積淹，帶淹荊門州，受旱歉收，均係實在情形，再四駁查，委無捏飾，並屯坐各衛軍田情形，亦屬相同，各該業民，或補種雜糧，或捕魚爲業，藉贍生計，勘不成災。所有應徵咸豐八年銀米、隄閘、河費、閉丁、租餉、蘆課，並應行帶徵等款，請分別緩徵緩遞，以紓民力。由藩司羅遵、臬署糧道張曜、孫分別會詳請奏前來。臣等伏查州縣遇有水旱災傷，例應勘明分數，分別撫賑蠲緩；如不成災，亦請緩徵遞展。本年湖北各州縣被淹受旱田地，據該管道府勘明均不成災，然皆耕種失時，收成歉薄，若將新舊錢糧銀米責令照常完納，民力實有未逮，除請緩漕糧另摺請旨外，合無仰懇天恩，俯準將被淹較重之漢川縣、喝城等三十三垸，沔陽州、梅公等四十八垸，天門縣、關廟、蒲湖等八十七垸，同諸通等四十七垸內之二百一十甲、長湖等五垸內之三十六甲，江陵縣、老長等二十九垸，公安縣、毛二等三里，並毛一、西一等十四里內，共六十甲；石首縣民旺等十六垸，並一都等十四坊垸內，三十一甲；監利縣、湖南等五十一垸，又頻年漬淹之崇林等三十七垸；松滋縣下五等九都八所，各應徵八年新賦錢糧、南米、隄閘、河費、閉丁、租餉、蘆課、屯餉等項，請一併緩至九年秋後，限一年帶徵；內有原緩六、七兩年銀米等項，展至十年秋後遞年帶徵。又被淹次重之漢陽縣、菱角湖等八區，黃陂縣、鐵鐘、徑等五社，鍾祥縣、龍山、觀等五十八村莊，同何家廟等十六村莊內之下六十七甲，京山縣、高集等二十九團，應城縣、葉嘴等三團，江陵縣、張家場等九十二垸，除各應徵八年南米，照常徵收外，請將八年新賦錢糧、

隄、閘、河費、屯餉等項，一併緩至九年秋後，限一年帶徵；內有原緩六七兩年銀米等項，展至十年秋後遞年帶徵。又被淹較輕之嘉魚縣廣賢等里，暨各洲屯，漢川縣南湖等十五塊，黃陂縣大嘴等二百二十三社，沔陽州張許耳等三十塊，孝感縣尚義等二百二社，鍾祥縣徐祠堂、小高廟等三十八村莊，楊林等四十八村莊，何家廟等十六村莊內之上二十三甲，天門縣戴嘴等二十三塊，同諸道等四十七塊內之三十七甲，長湖等五塊內之十六甲，潛江縣文慈等七十八塊，公安縣毛一等里內四十六甲，松滋縣上五等三都，枝江縣青夾等七洲，福興等三塊，荊門州受旱較輕之東一、青一各圖內，魯家店、殷家河等二十八區，並坊廂望一等圖各區，除各應徵八年錢糧、南米、隄費等項，照常徵收外，如有原緩六七等年銀米、隄費等項，請遞緩一年秋後帶徵；其有五年以前原請遞緩帶徵之項，仍照奏案歸於善後案內，分別查辦；至武昌等衛軍田應徵遞緩銀兩，均請查照屯坐州縣一律辦理。除飭取各屬應緩塊區地名銀米數目細冊咨部備查外，理合恭摺具奏。

謹按：此疏於十二月二十六日接奉旨準。

勸明各州縣被淹較重懇請緩徵疏（十二月十八日）

竊查前準部咨：「嗣後蠲緩漕糧，於地丁摺外，另行具摺候旨遵辦。」等因；湖北省濱江各屬，咸豐八年夏秋被淹受旱歉收，各州縣現經臣等將錢糧南米等項，勸明輕重情形，另摺奏請緩徵外，惟沔陽、天門、江陵、公安、石首、監利等州縣，尚有應徵漕糧，力難輸納。臣等於各屬稟報之初，即經駁飭，責成該管道府，親歷履勘，務須目擊情形，方準加結轉報。茲據藩司馬遵殿署糧道張曜孫會詳請緩前來，臣等覆加查核，參以訪聞，委無捏飾，合無仰懇天恩俯準，將被淹較重之沔陽州梅公等四十八塊，天門縣關廟、蒲湖等八十七塊，同諸通等四十七塊內之二百一十甲，長湖等五塊內之三十六甲，江陵縣老長等二十九塊，公安縣毛二等三里，並毛一、西一等十

四里內共六十甲，石首縣民旺等十六境，並一都等十四坊境內三十一甲，監利縣湖南等五十一境，並頻年漬淹之崇林等三十七境，各應徵咸豐八年新賦，漕糧，請緩至九年秋後，限一年帶徵，內有原緩六、七、兩年漕糧，展至十年秋後遞年帶徵，以廣皇仁，而紓民力。除飭取各州縣應緩境區里甲米數細冊咨部備查外，理合恭摺具奏。

謹案：此疏於十二月二十五日接奉旨準。

選練提標營兵並酌撥礮船分防襄樊疏（十二月二十三日督發）

竊惟襄樊爲中原重鎮，南北衝衝，最關緊要；思慮預籌，屢經諄屬該地方文武，認真巡防，實力整頓，地方尙稱靜謐。惟前派駐防之副訓營唐協和等馬步兵勇，因聞三河、桐城之警，調赴麻城一帶扼紮堵禦，雖係移緩就急之計，而豫省擒匪，出沒無常，保無乘機窺伺；若不設法佈置，壯茲聲威，殊不足以資鎮撫。然此時下游防勦吃重，唐協和等之軍旣難遽撤回襄，別軍亦未便分撥，前經臣商令署提臣顏朝斌在於提屬各營內，挑選精兵一千名，兼習馬隊，逐日講求訓練，使之技藝純熟，且令練心練膽，咸成勁旅。現已派令參將穆克登布統帶，駐紮樊城，藉資保衛，並酌給口食犒賞，以示體恤；仍俟此起兵丁操習純熟，再於各營內更番調替，輪流教演，庶養一兵，即得一兵之用，以備干城之選。即張雄鎮之威，兼可撤勇以節糜費，爲久長之計。至襄河縣互數百里，道徑紛歧，必須水師礮船相輔而行，臣已派水師健捷副營縣丞周有全管帶防江礮船十四隻，駛赴襄河，會合陸師，聯絡聲勢，分段巡防，以期周密；務使奸宄斂跡，水陸要隘，悉臻安堵，仰副聖主綏靖地方之至意。所有襄樊地方佈置操練，巡防緣由，謹會同署撫臣胡林翼署提臣顏朝斌繕摺具奏。

恭謝御賜福字各物疏（九年正月二十日）

胡林翼奏議 卷三十三

咸豐八年十二月三十日，由督臣官文分給恩賞御書福字一方，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銀鏢四個，銀錢二個，食物半分到臣。臣與都興阿正商防勦機宜，行次廣濟，當卽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祇領欽惟我皇上延禧四寓，錫福庶民，衍疇範於熙春，煥羲文於首歲，佩垂佩委，無遺甄育之慈，同澤同袍，咸感解推之德，自天錫祉，匝地凝庥，微臣效力戎行，載承布凱，屬囊鞬而將事，時懼弗勝，調糈餉以饋軍，常虞未給，茲蒙恩賚，彌切悚惶，所願一人有慶，銷東南珍厲之氛，萬寶告豐，進左右便蕃之祝，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敬謹繕摺叩謝。

陳報各省協餉及本省錢漕釐課捐輸等項收數疏（九年正月二十日）

竊臣自咸豐五年，自江西率師援鄂，所有南路收支兵餉等項，經臣奏明，以咸豐五年正月月起，至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止，為初案報銷；七年正月月起，至八年五月三十日止，為續案報銷。當飭司道設局總辦，遴委能於銷算之員，調齊各糧臺收支案據，逐款清釐。惟查南路軍需，臣自江援鄂，維時糧臺分設數處，一切款目，軫轄紛繁，勾稽匪易。茲據總辦司道布政使劉遵殿候補道厲雲官候選道恩祥，將咸豐五年正月月起，至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止，南路軍需先後共收過各省協餉，及本省錢糧漕折鹽課公費牙釐捐輸等項銀一百八十七萬三千九百四十四兩四分三釐，米一萬八千二百八十六石八斗三升二合三勺，造冊請奏前來。臣查軍需之銷算，以收數為大綱，該司道等所報收過鄰省協餉，及本省錢糧漕折鹽課公費牙釐捐輸米石數目，均屬相符。除將清冊咨部查核，並飭司道督飭局員將支用各款，逐細勾稽，次第造冊報銷外，謹將南路初案報銷截清銀米收數緣由，恭摺具奏。

指員請調來營疏（正月二十八日）

竊查軍營首在選將，而隨營差委均須才識明練，操守廉正之員，方資整飭。至軍需各局，歲籌徵餉數百萬，委用得人，餉糈不匱，遴選失當，利歸中飽。湖北軍興數年，繼復授江援皖水陸各軍，事務殷繁，自三河、桐城失利，不獨將領傷亡甚衆，卽隨營文武員弁，亦多殉難。現在鄰氛緊逼，差委不敷，須於地方州縣中，選調膽識優者，入營辦事；而吏事餉事，又恐經理失宜，再四思議，殊深焦灼。臣惟軍旅之寄，當以訪求賢才爲始基，而財用之源，尤以修明政事爲本計。茲查有翰林院編修林汝舟、福建侯官縣人，品行純謹，才堪經世；翰林院編修衛榮光、河南新鄉縣人，志節可稱，迥殊流俗；翰林院檢討童棫、四川新津縣人，品學俱優，通達時務；員外郎銜候補主事林聰彝、福建侯官縣人，綜理精密，志行清嚴；戶部主事閻敬銘、陝西朝邑縣人，秉性剛明，才識練達；選授江西奉新縣知縣張建基、順天永清縣人，前在湖北歷任東湖等縣，卓著循聲，士民思慕，至今不替；風聞該員尙在直隸本籍。以上各員，才具人品，各有所長，惟林汝舟有一面之交，餘與臣等，均未識面，亦不能確知其在京在籍住所，惟訪其所學所志，不同時俗，居官居鄉，均有聲譽。合無仰懇天恩，飭下吏部、戶部、直隸、四川、福建、河南督撫，分別飭令林汝舟、衛榮光、童棫、林聰彝、閻敬銘、張建基六員，迅速來鄂聽候差委，實於軍務地方，均有裨益。所有湖北軍營需員請調緣由，謹會同督臣官文恭摺具奏。

上諭：「胡林翼奏『請調京外各員隨營差委』一摺；翰林院編修林汝舟、衛榮光，檢討童棫，著吏部查明該員等，如在京供職，卽奏請豫備召見；如業經回籍，著各該原籍督撫，給咨來京，伺候召見。員外郎銜候補主事林聰彝、戶部主事閻敬銘，選授江西奉新縣知縣張建基，均著發委湖北交官文、胡林翼差遣委用。該部知道。欽此！」

上諭：「翰林院編修衛榮光著發往湖北交官文、胡林翼差遣委用。欽此！」

遵旨覆奏行軍進止機宜疏（二月十一日）

咸豐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奉上諭：「本日據都興阿奏：『移營進規太湖分路布置情形。』一摺；復據奏稱：『現患腿疾，請賞假調理。』已降旨賞假一個月矣。蓮花塘、楓香驛餘賊退至太湖等處，分茅嶺之賊退至石牌，增壘抗拒；另股復由潛山趨天堂、五河，皆可上犯英霍；該將軍現派各軍，責成記名副都統多隆阿統帶，移營前進，並由官文檄調九江防兵，移紮黃梅，飭令李續宜添調四營前往下游，兵力已不爲單薄，惟都興阿告假在營調理，雖有多隆阿爲前敵，而後路尙無大員總統調度，胡林翼到省後，已馳往黃州，著卽申明紀律，調度各軍，仍以多隆阿爲前敵，督飭李續宜等體察情形，節節進剿，胡林翼應否督兵前進，著與官文會商辦理，倘因兵力不敷，卽著官文酌量調派，爲進兵圍皖之計，不致遲誤事機，是爲至要！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咸豐九年正月三十日，奉上諭：「據都興阿奏：『患病未能速痊，懇請續假離營調理。』已降旨賞假兩個月矣。該將軍現派勦匪事務，正當喫緊，據奏有記名副都統多隆阿爲前敵，布置尙無貽誤，已將所帶兵勇悉交統帶，惟軍務重大，總須調度有人，胡林翼近在黃州，卽著將進止機宜，妥爲籌畫，責成多隆阿督率將士，各加奮勇，不可因主將遠離，遷延觀望！並著官文與該撫會商妥辦，務臻周密，是爲至要。將此由五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竊臣於上年十二月馳抵黃州，將傷敗各營，粗爲整理，卽馳入將軍都興阿營中，看視病狀，商酌軍情，都興阿勞瘁致疾，兼受寒溼，近用湯藥薰洗，稍見功效，春氣融和，當可漸次痊愈。臣於正月初旬，復將黃州各營，大加簡汰，擇其精實者，調赴太湖，統計多隆阿自統馬步五千餘人，并鮑超、蔣凝學、唐訓方等營，通計已逾二萬，均歸將軍都興阿調遣，下游兵力，不爲單薄。黃州現在各營六千人，瘡痍之餘，從新整飭，據英山、羅田、麻城等縣稟報：「賊匪數萬人，分股竄入霍山、六安，繞出黃州之北面，窺伺上游。」臣於二月十二日移營上巴河，以期隨機防剿，似不宜歸併下游，致使兵勢偏重一隅，倘賊匪竟由六安直犯麻城，黃安則距太湖大營五六百里，而距黃州僅百餘里，兼恐賊勢上趨德安、漢陽各府縣，羣然震動，黃州現兵六千人，獨當一路，尙堪抵禦，如或分股竄擾，屆期審實情形，

必須咨商，督臣官文、將軍臣都興阿於太湖各軍抽撥上援，一俟上游無虞，邊防穩固，再遣將抽兵分途進勦。此現在籌商各路之軍情也。軍興九年，每苦於逼城而壘，一意攻堅，士卒摧殘，壯志暗銷，而主將不覺，及至援賊大至，另股乘虛旁擾，必致貽誤事機。是官軍注重於前，而賊計必轉襲其後。官軍每以仰攻挫銳，賊計轉以餘力乘虛。卽如七年官軍併力規宿松，賊從蘄州、張家塆乘間竄入，八年官軍併力規太湖，於張家塆復設重兵，賊又從霍山、商城以陷麻城、黃安各縣，備一路而虛一路，輒多顧彼失此之虞。往事已然，前車可鑒。現在太湖、石簪之賊，閉匿城中，堅不出戰，賊之狡計，固欲以堅城挫傷士卒，而轉於空虛不備之處，乘間抵隙，狡焉思逞也。默察情形，賊已憑城設守，必非近月所能奏功。征皖必圖三路分進，急切求才，亦非近月所能酌定。昨得都興阿來函，「足疾稍痊，暫不離營。」一則前敵調度有人，尙不慮其遷延觀望也。臣查黃州一郡，形如圓甌，其東南爲黃梅與太湖、宿松接壤，其東爲蘄州、蘄水，又東北爲羅田；其北則麻城、黃安，皆與六安、霍山、嶺山、英山、商城固始接壤，地勢散漫，防不勝防於皖楚之要，應以黃州爲適中策應，則上下皆宜控制，亦東西均便。安慶、廬州、六安未復，則黃州宜設重防，不僅目前情形當以黃州爲根本也。臣若督兵前進，轉恐援皖之師，腹背受敵，致使道路中梗，餉糈缺乏，實於下游軍情大有關礙。且黃州一府財賦繁重，甲於通省。七年八年官軍血戰，經營甫經底定，得之甚難，棄之可惜。自以得尺則尺，得寸則寸，養賢致民，慎固不失爲要務。蓋必保楚然後能謀皖，此又地勢兵勢之確切情形也。惟鄂之謀皖已歷二年，總未得勢，則以兵只一路也。八年秋間，分兵兩路，已見功效，然尙以賊衆兵單，前功盡棄。今則統將又弱一個，兵力復不如前，率意輕進，後患滋甚。臣愚以爲皖之地勢賊情，非分兵爲三路進勦，必難成功。而鄂省現在防勦江皖水陸馬步已五萬餘人，加以協濟侍郎曾國藩水師彭玉麟各營餉糈，通計每月需銀三十六萬兩，每月自籌二十餘萬兩，仍月欠十餘萬兩，添兵則苦於餉糈之竭，分兵又苦於統將之少，湘中將才如江忠源、羅澤南、李續賓、王鑫等連年彫謝，急宜訪求造就，以圖繼起有人，賢才輩出，蓋地方得人，則財用之

原可開將領得人，則兵少而可戰；即六七千人亦可獨當一路，而財用之流自節；征皖之師，必須統將中智略過人者，分爲三路，期以一二年委任，而責以成功。容臣次第訪求，專意延攬，再行陳奏。至鄂居皖省上游，鄂軍得勢，則地利人和，較之他省情形迥異，是討賊之責，鄂省實無可推諉。容臣與督臣專意籌商，分別奏報，所有遵旨覆奏緣由，理合恭摺由驛五百里馳奏。

硃批：「所奏甚合機宜。欽此！」

胡林翼奏議

卷三十四

遵旨覆奏征皖孤軍未可深入疏（九年四月十七日督發）

咸豐九年四月初三日，準軍機大臣字寄三月二十七日，奉上諭：「勝保奏：『通籌勦賊大局，宜合力並舉，並繪圖呈覽。』一摺所稱以『皖軍會搗六合，楚師由西面力攻舒桐，安慶使撤回逆援，合力痛勦，則浦口後路，自易肅清。』可以合圍金陵，設逆仍集東南，不復西救，則楚軍乘勢進逼，亦可長驅直下。此時應以皖軍會勦東南，楚軍力攻皖北爲上策。」等語。前據胡林翼奏稱：『皖楚之要，以黃州爲適中，保楚乃能謀皖，地勢賊情，非分三路並力進勦，必難成功。』官文亦謂：『胡林翼不宜入皖前敵，不宜添兵。』該大臣等督兵勦賊，係共辦一事，惟在相度地勢，體察賊情，乘機進取，以收師克在和之效。胡林翼駐紮黃州數月以來，諒已布置周妥，楚師有多隆阿爲前敵，節節進勦，而孤軍未可深入，曾否派兵爲其後路？現在皖北賊匪麇集，亟待楚師水陸分攻舒桐廬州，安慶以分賊勢，勝保翁同書亦應督飭各軍，合力會勦，不得專恃鄰省。官文前因湖南桂陽等縣被匪竄陷，調水師馬隊馳往援勦，此項援軍，俟湖南軍務稍平，亦可撤回，並力赴皖，使皖北之賊有所顧忌，不致肆意蔓延，庶於大局有裨。勝保兵力尙不爲少，務須南北兼籌，互相策應。上年李續賓一軍爲百戰勁旅，竟以深入無援，坐失名將，全軍潰敗，殊堪惋惜！今議會勦之舉，勝保當先與官文、胡林翼審酌機宜，固不可畫疆自守，亦不可輕進貪功，務須計出萬全，以冀膚功早奏。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等因。欽此。」臣等仰承謨訓，指示周詳，欽感難名。楚軍入皖者，多隆阿、鮑超等已逼近太湖，計馬步已九千餘人，道員唐訓方、蔣凝學等率七千人進駐太湖迤南之荆

橋爲多隆阿後路援應，地當安慶、石牌之衝，防賊匪之斜出，以繞越太湖、蕪城之後也。其留防陳德園之軍，則以參將阿達春同知歐陽正塘領之，計二千五百人，以彌縫太湖之闕；其分進英山一路者，爲參將余際昌之二千人，通計入皖之師，已逾二萬餘人，其分駐羅田、麻城等處，則不過千人五百人耳。太湖之城，從龍山、官二水夾流，環城如帶，春夏水漲，溝澮皆滿，馬步未能馳驟自如。多隆阿呈報，二月十七日，探賊目偽亮、天燕、偽承天侯等，帶賊三千，在蠟樹、柯茶、婆嶺擄糧製藥，運往太湖，十八日帶隊馳往，賊眠未起，我軍抄殺過半，餘賊奔過河東，天明仍率馬步過河，追勦黃泥港之賊，四面抄擊，射斃賊目偽承天侯一名，殲斃羣賊甚衆，該逆所擄之糧，全行燒燬。又三月二十五日，探聞太湖、東門、外河、東賊壘，突出千餘人，繞至龍山、官，直奔六安，當率馬步飛馳迎勦，斃賊數名，賊卽挫敗，鳧水過河。我軍跟蹤追殺百餘名，因河水阻深，未及窮追，兩次隨機離勦，以奪賊糧，而仰攻未能，城池未復，以地勢賊情而論，必非近月所能奏功。水師圍攻安慶，亦必待太湖、東流、潛山及安慶之石牌克復，乃可馬步並力於安慶。又前因小池口防守空虛，分兵代守，曾國藩近於湖口要地，添派知府屈蟠一千人，而南岸東流、縣城，爲水師餉道所必經，復由鄂省酌調參將黃澤遠前往城守，此東路布置之情形也。黃州六千餘人，訓練已成，原可及時東下，以踐三路進勦之議，惟始因商固告警，恐賊從六安、霍山繞出漢陽、德安、黃州之間，又因湖南、永州入屬，遍地皆賊，而勢且侵及衡州、寶慶之邊邑，先後撥去水師四營，陸師四營，馬隊二百名，南撫臣駱秉章念鄂城之空虛，復將漢軍、文生、李雲麟一營，調回鄂城，湘省賊勢方熾，備多力分，且虞滋蔓，設衡、寶兵力不敷，則岳、鄂、鼎、澧同時震動，將有防不勝防之患矣。現於麻城、黃州抽撥二千人，回防武昌，並於下游、潯、皖、江、面，再調水師二營，回防岳州，此又南路布置之情形也。勝保前奏，尙未悉湖南近月情形，而不知鄂省、南路空虛，長江、天險，勢若建瓴，設使賊於湖南逞志，則由南路而拊鄂之背，由西路而窺蜀之藩，後患方大，兵事轉恐棘手，征皖之師，孤軍未可深入，誠如聖諭，必當計出萬全，應俟湖南軍務稍定，方可並力皖省，所有遵旨復奏緣由，謹合詞恭

摺具奏。

再臣胡林翼墨經從軍，志在討賊，其必不能入皖之故，則以楚北供應東征水陸軍餉歲需數百萬兩錢，漕爲巡撫衙門專政，連年整飭稍資補助，所設釐金總局分局數十處，頭緒繁多，責無旁貸，且隨時體察，募立新營，汰弱留強，使東下各軍銳氣常新，現在楚境鄰氛四逼，前此尙祇策應皖江南北兩岸，近日情形，湖南震驚，更須兼慮南路，自應仍紮黃州，以爲各路根本，荊州將軍都興阿，上年圍公安，慶賊勢漸感，因三河失事，孤軍無援，經臣官文奏請撤圍，以期保全軍旅，其時該將軍已隱然有李光弼揮刀自誓之志，勤勞之過，憂憤成疾，則其義烈本於天性也。水師提督楊載福智勇兼備，性氣亦甚剛嚴，該將軍提督之威望已隆，必非他人所能指揮，且忠勇素著，日夜以殺賊爲心，亦不煩他人之督責也。他如多隆阿、鮑超之驍勇冠軍，李續宜、唐訓方之質實不欺，臣等共事最久，誠信相孚，必可得其心力，設異日出省遠勦，驟歸他人節制，恐心志不能齊一，性情未必相投，且楚師除馬隊外，水陸各軍皆係南勇，皖軍則川兵川勇，實居大半，近更收錄投誠之衆，鄉土不同，人心互異，若與楚師合併，軍情必多疑忌，於事未必有益，不若各勦各路，以專責成，庶兩軍不起猜嫌，而大局仍不分畛域，應請嗣後楚軍無論入皖界入江南境，其糧餉軍火及調度機宜均歸臣官文及臣胡林翼一手經理，實因相處日久，深悉將士之心，較歸各省大臣節制呼應得靈也。至逆首久踞金陵，原宜併力東征，成四面各圍之勢，惟皖中全境糜爛，實難躡等而趨，去歲三河之挫，因李續賓忠勇奮發，思欲一舉成功，銳進分兵遠規廬郡，遂羅前禍，是舍近而求遠，欲速而反遲，可爲炯戒，查安慶爲長江上下之關鍵，舒桐宿太爲江、楚之通衢，而東流蕪湖東、西梁山、太平、采石、鍾迤大江南岸，在在皆有賊蹤，使未能節節掃除，即令迅克金陵，亦慮蔓延江、浙，後患尙不可知。竊計規復金陵，必須先清皖省，必須先清沿江上下，若能以馬步輔翼水師，由宿、太、舒、桐攻克安慶，步步爲營，次第下擊，力扼大江，則金陵之接濟可斷，勢將不攻自克。廬州離江既遠，又不與楚境毗連，若由六安進攻，陸路運

餉甚難，又係孤軍深入，現派參將余際昌等紮營於英霍之間，止能爲六安後路聲援，未可靡兵前進，勝保一軍，尙不爲單，現在應援浦口一路，如能得手，自當以全力圖復廬州，廓清北境，近規懷鳳，遠固淮徐，然後專注東南，楚軍亦沿大江而進，曾國藩既定豫章，可由皖南而進，水陸並下，三路分馳，必可掃穴擒渠，以安全局。現在楚軍已進太湖英山，俟湖南分援馬步水陸撤回，便擬力圖進取，謹將臣等管見所及，通籌布置情形，合詞據實附片密陳，伏乞皇上鑒察。

硃批：「覽奏布置各情均悉。欽此。」

再，湖南倉卒募勇，已得四萬餘人，而賊勢之多，殊駭聽聞，湘若不支，鄂必受害，蓋賊之志在上游，繞江西浙閩，以出粵東，其蓄謀亦已深矣。湘省士氣，自塔齊布等倡率勇敢，尙可臨時召募，鄂中地勢較湘爲空闊，風氣勁悍，不如湘南，萬一有警，倉卒添募，非素節制之師，又苦餉糈之竭，湖北地方，秋冬以後，馬隊尙可馳騁，地勢與湖南稍異，且馬隊之餉一兼步軍之二，而馬隊之力一可抵步軍之五，兵強而餉省，計無善於此者。臣等前次預奏黑龍江西丹千名，荷蒙恩允，計算程途，指馬挑兵，須冬令方能到鄂，應由臣分別咨催，趕緊起程，因思天津防所黑龍江甲兵內，如防務平靜，不須多兵，可否暫行借撥黑龍江甲兵千名，俟得旨俞允，臣遣員攜帶餉銀，於信陽一帶迎提到鄂，庶幾戒備不虞，震懾天威，免致侵軼，惟是近畿防堵，關係緊要，臣等未敢擅請，可否仰懇皇上天恩，飭下天津軍營，察看緩急酌量施行，伏乞聖恩鑒察。

謹案：此片奉有諭旨，交欽差大臣親王僧格林沁辦理。

上諭：「前據官文等奏：『請撥黑龍江西丹一千名，赴楚助勦，并派協領巴揚阿裹帶軍裝銀兩，前往調取。』當經諭令該將軍照數挑選候調。嗣據奔山等奏：『已將西丹一千名，挑選齊備。俟巴揚阿到後，即可將此項西丹帶往湖北軍營。』所有天津馬隊，即可毋庸調撥，以免周折。至該大臣等請撥黑龍江馬二千匹，亦經

諭令該將軍照數湊足，統交該協領帶往矣。將此諭令知之。」（五月十三日同督部奉）

派員統帶重兵往援湖南疏（五月二十三督發）

竊查逆首石達開，裹脅安徽、江西、浙、閩、兩粵之賊，竄擾湖南，號稱數十萬，欲由寶慶、常德、荆宜各路，擄掠入川，自立一幟，蓄謀已久。臣前已將通籌大局情形，詳細歷陳，恭摺奏聞在案。惟軍情賊勢，瞬息千變，速向易圖，久則難料，自應併兩楚之力，先除西南之患，庶可專力東征，無瞻前顧後之虞。先經臣調撥馬隊二百名，陸師各軍共計一千五百餘員名，並調派總兵王明山、陳金鼈，知府蕭翰慶、副將孫昌凱、水師四營礮船共一百餘號，往援湖南。近因賊匪聚集寶慶，該府地方為資水之上游，可以直達洞庭常德，西出辰州，為沅水之上游，亦可以入洞庭，由澧州又可達荆江，是資、沅二水，為江湖緊要關鍵，當亟續調安慶水師中營遊擊曾紹霖，水師前營副將劉國斌，共礮船九十餘號，分援常德、辰州及臨資口一帶，以重沅資之防，兼飭遊擊左光培，水師礮船二十八號，及已革總兵李續燾所募新勇五百名，馳往荊州虎渡口，以重澧州之防，猶恐陸路兵力較單，再飭新授荆宜施道李續宜揀選撫細各軍五千三百七十餘員名，並餘丁長夫四千名，裹帶口糧軍火，前赴湖南督率陸路各營從益陽安化一路進兵，前達寶慶，兼可以備常澧一路之警。已於五月二十二日由黃州武昌取道前發，以期會合湖南大營，併力勦辦，迅奏膚功。並準南撫臣駱秉章函商：「以南省將士雖多，事權不一，而新募各軍，半係李續燾舊部，擬請將道員李續宜派往寶慶，暫行統領各軍，以期大局有裨。」等情，是與臣等意見本相聯合。當即飛檄李續宜遵照辦理，惟是湖北一省，馬步水師各營，既以全力規畫皖江南北，更復西顧荊州，北防商固，而粵匪搃匪窺伺多端，水師馬步各軍，應接不暇。茲以湖南異常緊急，於萬難籌撥之中，勉力抽調重兵，以全大局，挖肉補瘡，移緩就急，並非鄂力之果能有餘也。計派援湖南之水師陸營馬隊，每月共用銀五萬兩，以外均由臣等

札飭湖北糧臺趕緊籌畫，按期解送，委派專員前往支應，毋庸湖南籌備，並飛催山陝四川之接濟，迅即解楚，亦可先助湘南之不足，其水陸戰事，應歸南撫臣就近迅速奏報，惟軍情幻變，如有應行體察情形，酌量改調之虞，仍由臣等專札調遣，緣湖北水陸馬步各營將士，經臣等訓練已久，情意孚洽，如有緩急，仍應由鄂省審察機宜，則將士乃能用命也。所有續行調撥重兵援勦湖南，並派大員統帶緣由，理合由五百里馳奏，再臣胡林翼於援軍起程赴湘之後，即仍回黃州老營，合併聲明。

請緩徵廣濟縣咸豐八年分銀米疏（六月初八日）

竊查廣濟縣屬泰東、永東、靈東等三鄉，道光二十八九等年，大水潰隄，靈東鄉內之石牌崗、永東鄉內之在家蓬、泰東鄉內之黃花蓬各處田地，或衝坍成河，或沙壓五六尺不等，難以翻挑，亦未淤復，歷年錢漕銀米，均請緩徵。咸豐七年，皖省賊匪上犯，被擾最重，特請將該年地丁錢糧南米蘆課雜稅等項，不計災分，全予豁免，荷蒙俞允在案。茲據前湖北藩司羅遵殿署糧儲道張曜詳稱：「先據廣濟縣知縣方大湜詳稱：『泰東等三鄉田地，仍難翻挑淤復，請將八年應徵錢糧南米，仍請展緩。』該司道恐有捏飾情弊，嚴飭該管知府親詣查勘，時因三河、桐城失利，上游防堵喫緊，未能履勘，又未便以未經勘定田畝彙入八年緩徵案內，致滋枉緩。』茲據黃州府知府周炳鑑詳稱：「親歷各鄉細勘，除稍有種植田地不計外，實在衝厭未墾田地，該業民等全無收穫，所有咸豐八年錢糧銀一千八百六十九兩六分四釐，漕米二百七十八石九斗三升二合五勺，南米四百三十五石八斗六升五合六勺，結由司道詳請奏緩。」前來，臣等伏查廣濟縣、泰東等三鄉，水衝沙厭田地，應徵八年銀米，據該管府親歷查勘，實係全無收穫，現在太湖、潛山賊氛緊逼，居民俱已遷徙，無人開墾，合無仰懇天恩俯準，將該年應徵地丁錢漕南米，緩至九年秋後啓徵，以甦民困。現在奏銷屆限，除於冊內計緩外，謹合詞恭摺具奏。

卷三十五

酌擬清查局辦理章程疏（六月二十日）

竊照湖北省城設立總局，將通省各州縣衛交代未經結報者，逐任逐款澈底清查，以咸豐八年正月初一日起，限至八年年底完結報部，續經臣等奏奉諭旨：「展至九年十二月底止，一律辦理完竣。」等因。欽此。並於奏請起限摺內聲明清查章程，俟辦有端倪，再行開單，恭呈御覽，行局轉飭遵辦在案。節經總局司道往返行查，先後飭調會齊核算，而款目繁多，展轉膠轕，茲催據各屬造報款冊，將次彙齊，辦理稍有頭緒。惟自道光二十八年清查之後，至武漢克復，已閱八年之久，中間軍務迭興，州縣失守，十居六七。各州縣衛經手倉庫，正雜錢糧米穀，有全行被劫者；有應付兵差，募勇堵剿，未及報銷者；有因災歉，例得緩徵，存留驛站，耗羨錢糧，未及請領撥補，所有廉俸役食祭祀等項銀兩，經該州縣墊支墊發者；又有軍需緊急，將應徵錢糧先行墊解充餉，尚未徵齊民欠歸還者；必須分別明定章程，庶辦理有所依據。茲據總局司道議詳：「除未被兵燹完善之區不計外，其各州縣衛果係賊衆兵單，力難抵禦，因而失陷城池，倉庫被劫，典守之牧，令衛備業已陣亡殉難者，俱照例免賠；若城池失陷，守土之官並未殉難，倉庫被劫者，仍援照江西浮梁縣成案，立限追賠，其調募兵勇堵剿，應付各省往返兵差挪動徵存銀米，未及報銷，地方災歉，例得緩徵，因軍務孔殷，道路梗塞，不及請領撥補，墊發墊支廉俸役食等項，應行補領，暨墊解錢糧，接濟兵餉，尚未徵齊，民欠歸還者，以上各項，應查明虧挪實在確情，如係侵蝕入己，立即詳揭請參；若因軍情急迫，事出因公，應請恩施寬免治罪，立限追賠，其墊發墊支，例應請領款項，準其劃抵，似此分晰辦理，庶足以昭核實，而示平允。」等情。酌擬章程，詳請具奏前來。臣等覆查款項重在清查，追賠期於有著，湖北各州縣衛交代，積至六七任，十數任，未經結報，其失守城池，虧短正項情形，既各不同，查辦自須區別。

身殉之員，子孫或同時罹難，或顛沛流離，其先任之缺，或事隔數手，或城池繼陷，本員既故，案卷全燬；若將本任及在別任動用之款，勒令故員後裔追賠，深恐無力完繳，終成無著，轉致實在侵虧入己之員，遷延觀望；至本員並未殉難，有因軍務挪移，及墊解兵餉，暨例應請領撥補之項，均可按數勾稽，無從舞弊，該司道酌擬分別豁免，追賠劃抵，一經明定章程，準豁者，葛藤既斷，不致通案有稽，應繳者，勒限追賠，如有侵蝕隱捏浮冒等弊，即由臣等據實嚴參，從重定罪，庶國帑均歸核實，而清查亦可迅速完竣矣。除咨部查照外，謹合詞恭摺具奏，並開具清單，恭呈御覽，伏乞皇上聖鑒，飭部議覆施行。

一、失陷城池倉庫被劫，本員並未陣亡殉難，均照江西浮梁縣劫失倉庫銀米成案，一律著賠；其追賠限期，應照定例各案應賠銀數，分年按限追繳。

一、失陷城池，本員陣亡殉難，任內經手倉庫錢糧米穀被賊劫失，究與未曾殉難者不同，擬請照倉庫猝遇盜賊，而有損失，免罪不賠例，擬以不賠。

一、官員陣亡殉難，任內如有辦理兵差暨團練動用各項銀兩，人亡卷燬，無可稽考，擬請免其造報。

一、官員陣亡殉難，如先在別缺另有動用各項銀兩，本員既故，歷年更久，且有先任之缺，復經失守，案卷全燬，毫無稽考，查軍興以來，被難地方多有豁免錢糧，被殉之員，擬請比照一律豁免。

一、官員墊發墊支暨墊解錢糧漕糯米石，如與正項無虧，所墊之項，從緩議還外，若有挪缺一切錢糧正雜款項，準將應領各項及未請領撥補坐支本款，儘數劃扣，如有不敷，即將該員墊解民欠，暫准作抵，責成後任，分限代繳，解繳抵補，設限滿，徵不足數，按照下餘欠數分立年限，著落本員完繳，倘遇蠲豁民欠，亦照定例分年賠繳。

請加廣湖北鄉試永遠中額疏（七月初二督發）

竊照咸豐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奉上諭：「官文奏：『紳民歷年捐輸軍餉，懇恩加廣鄉試中額。』一摺；湖北省紳民捐資濟餉數及百萬，實屬踴躍急公，深堪嘉尚，加恩著照所請，準將湖北省文武鄉試永遠加廣中額各三名，即以本年戊午科并補行乙卯科爲始，按數取中，以昭激勸。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當即恭錄行司欽遵在案。臣隨於戊午並補行乙卯文武鄉試，遵照辦理在案。各紳民以芻蕘之忱，增科名之榮，感誦皇恩，異口同聲。臣等伏念湖北連年軍務需餉浩繁，多藉勸捐以資接濟，尙稱踴躍。上年奏報九十八萬，以九十萬請增永遠鄉試中額三名，其餘入萬兩有奇，彙入下屆續捐辦理。今歲續經造報到司者，綜計前款共銀三十萬二千五百兩有奇，與一省捐銀三十萬兩，加文武鄉試永遠定額各一名之部議相符。現值秋闈伊邇，據湖北布政使莊受祺清查詳請具奏前來，合無仰懇天恩，以本屆已未恩科爲始，再續廣文武永遠中額各一名，以宏作育，而樹風聲。此次除再加廣一名之外，尙餘銀二千五百兩有奇，仍歸入續捐案內，再請鴻施。臣等謹會同湖北學政臣俞奎垣繕摺由驛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

敬陳湖北兵餉情形並舉賢自代疏（七月初八日）

竊臣因三河警變，於八年十二月由本籍馳入黃州軍營，整理創殘，漸次完備。九年正月，首逆石達開竄犯湖南，分兵援應，水陸已逾萬人，征皖之師，暫遲進取，非得已也。近年兵事，不患將士之不勇，而患餉糈之不給。部撥秦晉蜀三省月餉各五萬兩，一年之計，十不獲一。在鄰省供應浩繁，原難深責，惟以鄂省十府一州之力，供皖一歲數百萬兩之軍需，捉襟見肘，不能爲民生稍留餘地，中心已切憂危。以皖省地勢而論，援湘水陸同營，三路分剿，尙覺兵單；以鄂省餉糈而論，則即現在兵數，猶形餉絀。此湖北兵事餉事之情形也。竊籌餉乃巡撫之專責，擇人爲理財之要務，立一法，而人每緣法爲奸，不如得一人，而法可因人以立。臣本丁艱人員，蒞官臨民，心竊

未安，金革無辟，義不容諉；惟是臣之所慮者餉耳。兵事之強弱，視餉之豐歉爲轉移。竊見升任福建撫臣羅遵殿居心正大，事有條理，官湖北十餘年，吏治民情，尤爲熟悉，卽如八年錢糧，實力整頓，合計通省額徵，於奏銷限內，所欠不及一分。實近三十年所未有。兵燹凋敝之餘，辦理實著成效，合無仰懇聖恩，開臣署缺簡命羅遵殿辦理巡撫印務，責令籌度軍餉，管理糧臺事宜，必能接濟不匱，使士馬有飽騰之效。該升撫治兵尚非所長，鄂居七省之中，石達開擾其西，陳玉成伺其東，各擁羣賊十餘萬人，或二三十萬人，既上下之兼防，恐腹背之受敵。臣惟有函商督臣體察形勢，覘賊所向，隨機勦辦。臣必不敢有所推諉，儻使西界無虞，則荊州可固，東征並力，則皖江可清。異日軍務速戢，得以遵旨補行終制，而羅遵殿之吏治，切實可靠，必能隨同督臣寅恭協和，相助爲理。臣惟軍餉所關，得人不易，確有所知，不敢緘默，謹據實瀝陳，以備聖明採納。該撫現已迎摺北上，如蒙天恩，俞允江楚兵餉大局，當有裨益。愚昧之誠，理合密摺由驛五百里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施行。

奏陳援寶官軍大勝疏（七月十五日督發）

竊湖南賊勢鴟張，聚圍寶郡，先經臣等調派水師馬隊，馳往湘省援剿，嗣復派留按察使銜荆宜施道李續宜統領寶慶軍務，其湘右之在下游征皖者，亦經調集五千餘人，馳歸所部，以收駕輕就熟之效。業經奏報在案。兼旬以來，該逆麇聚日衆，長圍守禦益堅，而我軍聲援梗阻，城守難支。疊經臣等密飭帶兵各員，避實搗虛，爲內外夾擊之計。頃接李續宜來稟：「六月二十四日，率所部由藍田先後啓行，二十五日由醴溪馳抵高家衝集司，劉長佑營盤會商進剿，審察地勢，並密令駐劄寶東各營，連日出隊，以分賊勢。二十六日，逆衆包抄高家衝官營，劉長佑率李續宜各率所部奮擊，斃賊甚多。二十八日，李續宜拔營西渡，調副將劉培元率水師從水路進，又密飭元右貞中等營隊伍，分十餘枝爬山越嶺，搜伏而進，初抵匡家嶺，周視賊營，自田家渡直至白田清水塘等處，聯

絡三十餘里，環以長壕，寬深三丈有餘，濠上層設礮位，濠外密釘竹木，幾於無隙可乘；是日午後，李續宜令郭鵬程帶毅右營于高勝帶貞左營黃連升帶後前營二哨，毛有銘帶右營二哨，李光燦帶中營二哨，各以六成隊搥旗急鼓，從山背蛇行往剿；令營務處金國琛等帶親兵馬隊策應，行至中途，適賊二千餘出，撲凱右營，經梁作楫率勇力堵，金國琛等突出橫抄，賊大敗潰；我軍追逼賊壘，壘中復出賊二千餘抗拒，我軍奮勇直前，立傷悍賊五十餘名，衆賊皆亂，敗逃渡河，擁斷浮橋，溺水死者一千八九百名，各營乘勝焚毀賊壘賊卡，共四十三處，奪獲馬八十五匹，旗械無數。二十九日，該逆率衆數萬，多設疑陣，欲繞我軍後路，乘隙襲營，李續宜令都司羅重世率福字營勇駐田家渡，與資東聲氣相通，令游擊劉山清率喜字營勇駐釀溪，以防後路；而密令中右營兩後哨，及于高勝等營勇丁，捲旗出隊，伏於後路山林；又令副將沈俊德等元右等營出西路橫截賊隊，復派府州縣丞毛有銘率湘右營，並馬隊斜出，而腰擊之；又派副將蕭慶衍等貞中等營，防濠內之賊；又派金國琛等率湘中營及馬隊，隨同李續宜前路迎剿，車置甫定，各路賊蜂擁圍撲，我軍正伏並起，該逆進退無路，拚死抵拒，李續宜遂令中路分營斜出橫擊，令防濠各營奮撲賊壘，縱火焚燬，煙燄冲霄，賊匪紛紛潰逃，我軍齊力追殺，賊屍遍野，維時劉培元鄒漢章率水師轟擊，田興恕復率勇從郡城北門渡河攔頭截剿，敗匪悉過資東，乃令各營收隊；是日計踏燬賊之壘卡共二百餘處，殺賊八千數百，溺斃於河者約四五千，生擒一千七百餘名，內有偽軍略戴振聲等，賊目四十八名，解散擄脅五六千人，奪獲偽印八十餘顆，騾馬三百餘匹，旗械無算。次日復搜捕餘匪淨盡，資西一律肅清，長圍已解。等情，馳稟前來。臣查該逆聚圍寶郡，踞險凌濠，周長數十里，阻我餉道，抗我師行，必欲逼志寶郡，據爲根本，爲窺伺鄂蜀之計，兇狡已極，仰賴聖主威福，將士謀勇並施，連日大捷，長圍頓解，實足以寒賊膽，而快人心。現在郡城內外，兵勢連絡，除飛飭各軍乘勝兜剿，一鼓殲除，一面由撫臣駱秉章查明在事出力人員，並陣亡員弁，分別籲懇恩施外，謹將寶慶援軍大捷郡城圍解情形，繕摺由六百里馳奏。

再，準兵部轉準戶部咨開：「翼長多隆阿派領催阿達布等出口購買戰馬五百匹；又楚北委員劉得勝等赴張家口買辦戰馬一千五百匹，該省現無軍務，未便準其免稅，應仍照向章辦理。」等因。咨會前來。查楚北先後委員阿達布等出口購戰馬共二千匹，前已咨明楚軍攻剿皖匪，戰馬疲乏，亟須添補情形，並非本省添補營馬驛馬可比，相應仰懇聖恩俯準，飭部移行各處，按數查驗，免稅放行，俾該委員迅速管解歸楚馬隊，得資攻剿，感荷鴻慈，實無既極。謹附片具奏。

上諭：「官文、胡林翼奏：『軍營購買馬匹，請飭免稅』等語；湖北委員出口購買戰馬二千匹，係爲楚軍攻剿皖匪之用，著該部移行張家口等處各稅口，按照該省咨文查驗明確，準其免稅放行，毋令遲滯。欽此。」

奏陳特參性情浮躁要挾委署知縣疏（七月二十二日）

竊維務農必先除莠，牧馬恐其敗羣，湖北吏治廢弛，經臣隨時整飭，猶未盡善，設有不肖州縣，干進營私，必至濡染效尤，官方益壞。茲查有四川試用知縣李某某，游幕迴避，改發湖北，該員到省後，卽具稟藩司稱：「在川省有輪委一次，尙未委署，應以原到川省之日，作爲到省日期，與是年同班同月到省人員比較先後，列冊候委。」等語。經藩司查明，游幕迴避人員，遵照部章，除去程限，準其接算試用候補日期。至在原省得有輪委，經原省督撫咨明備案。其如何委用，應俟改發省分，察看人才，酌量原缺，分別委署。乃該員甫經到省，預存躁進之心，率敢具稟要挾委署，實屬不安本分。據前湖北藩司升任福建巡撫羅遵殿詳請奏參前來，臣查李在川輪委，尙未委出，準四川督臣咨明湖北，業經行司查照在案。該員在蜀以幕友捐官，聲名甚劣，惟事係隔省，若待咨查劣蹟，往返需時，且恐不實不盡，就其改發到鄂，卽敢以川省曾有輪委，自行具稟藩司，列冊委署，其性情浮躁，要挾營謀，已可概見。該員於藩司詳參後，卽呈請赴山東措資希圖規避，似此躁進取巧之員，未便稍事姑容，相應請旨

將改發湖北試用知縣李某某革職，以示懲儆，而肅官方。

上諭「胡林翼奏：『特參性情浮躁要挾委署之知縣請旨革職。』一摺，李某某著即革職，以示懲儆。欽此。」

再、試用知縣夏先煊安徽懷甯縣人，由訓導報捐知縣，指發湖北，咸豐八年五月初六日到省，母丁氏迎養來楚。九年正月初七日病故，經臣恭疏題報，飭令回籍守制去後。旋據武昌府知府如山轉據該員稟稱：「懷甯向爲賊踞，難以回籍，暫在鄂省守制，俟原籍肅清，卽行請咨回籍。」等情。臣查懷甯縣係安慶府附郭首邑，逆匪久踞，據稟難於回籍，自係實在情形。楚省現辦防堵，該員辦事謹飭，堪以差遣。又試用從九品李維新江蘇武進縣人，由監生於咸豐七年在湖北荆州火藥局報捐，不論雙單月選用從九品。九年正月，在京遵籌餉例報捐，分發指省湖北，三月二十日到省，二十五日聞訃，母劉氏於九年正月初五日在籍病故，例應丁憂回籍守制。臣查李維新年方正壯，人亦謹飭，堪以差遣，據升任巡撫臣前布政使羅遵殿詳請奏留前來，合無仰懇天恩俯準。將丁憂試用知縣夏先煊試用從九品李維新留於軍營差遣，一俟軍務告竣，卽行分別飭令回籍守制，除咨部暨各該員原籍外，謹會同湖廣總督臣文附片具奏。殊批：「均照所請，欽此。」

卷三十六

楚軍征皖大勝攻拔石牌僞城疏（九年九月初七日督發）

竊臣等前因皖省賊勢日張，籌議由楚北調派各軍分四路馳援情形，奏報在案。查皖屬石牌鎮地方，與宿望潛太等縣毗連接壤，爲入安慶要隘，自上年官軍回援宿太後，該逆復在該處修造堅城一座，麇集逆衆，意圖久拒，阻我入皖之路，與太湖城內之賊，互相援應，兼通賊糧火藥等項，是以屢攻太湖，未能得手，現籌進兵圍皖。

之計，必先奪取石牌要隘，方爲勝算。遂密飭總兵鮑超嚴守太湖各營，副都統多隆阿親統馬步兵勇，於八月二十六日馳赴茶陵嶺駐紮，連日察看地勢情形，遙望石牌僞城，牆高二丈餘，上下均有礮眼，週圍深濠三道，外有木城六道，樁籬密布，甚爲堅固。隨督隊於二十八日四更出隊，銜枚疾走，馳抵石牌，派參將楊朝林雷正珩游擊趙既發各帶所部，由東面進攻，都司周天祥守備李德謙、陳天佑各帶所部，由北門進攻，參將穆正春帶領所部由南門進攻，多隆阿自率各營出其不意，拆毀木城，越濠爬城，施放噴筒火箭，該逆驚覺，開礮轟擊，我軍正值攻城喫緊，忽探報潛山逆賊蜂擁而來，即派吉林、黑龍江馬隊二起，飛馳截擊，又據探報安慶之賊分股來援，亦派馬隊二起，分馳迎剿，兩路援賊，均皆敗退，各營步隊攻城銳氣益奮，一擁而進，該逆仍堅持抗拒，鎗礮環施，子如雨下，各勇奮不顧身，衝鋒冒鎗，前者傷亡，後者繼進，遂折毀礮眼而入，時已辰刻，僞城以內火發，賊衆大亂，我軍痛殺，其開城逃竄者，亦經我軍迎頭截殺，共計斃賊數千餘名，生擒四十七名，內有廣西老賊頭目僞霍天燕、石廷玉二名，奪獲大礮二十四尊，擡鎗小鎗三百餘桿，騾馬四十餘匹，旗幟刀矛無算，此攻拔石牌僞城之實在情形也。盡殲醜類，無一漏網，實足以彰天討，而快人心。現在分撥大軍駐紮石牌，即乘機攻取太湖，以便分路進剿，所有此次出力員弁兵勇，可否由臣核實擇尤請獎，出自恩施，以昭激勵。所有攻克石牌僞城斬馘無遺情形，謹合詞恭摺馳奏。

上諭：「官文、胡林翼奏：『楚軍援皖，攻克石牌僞城。』一摺，著官文等仍飭各軍乘此聲威，克復太湖縣城，節節進剿，以清逆氛。其在事出力員弁兵勇，著官文等核實擇尤保奏，以示獎勵。欽此。」

請廣湖北各邑學額疏（十一月初二日督發）

竊臣等前於咸豐八年七月內，查明湖北紳民歷年捐餉銀九十八萬七千四百六十一兩零，先以九十萬

兩請加鄉試中額，奏奉上諭：「官文奏：『紳民歷年捐輸軍餉，懇恩加廣鄉試中額。』一摺，加恩著照所請，準將湖北省文武鄉試，永遠加廣中額各三名，即以本年戊午科，並補行乙卯科爲始，按數取中，以昭激勸等因。」欽此。嗣於九年七月內，又經臣等以續經造冊到司者，連前所餘八萬有奇，綜計共銀三十萬二千五百餘兩，再以三十萬兩請加中額，奏奉硃批：「該部速議具奏。」欽此。旋奉部議，準再加文武鄉試永遠中額各一名，連前共加文武鄉試定額四名，自己未思科爲始，尙餘銀二千五百兩零，應歸入續捐案內，併計核辦等因。九年八月初九日具奏，本日奉旨：「依議欽此。」均經臣等行司欽遵辦理在案。茲據湖北布政使莊受祺詳稱：「續據各州縣造冊到司，及奉準外省移咨兌收，湖北紳民各捐款，又有銀九萬六千九百餘兩，連前統計共銀一百二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九兩四錢四分九釐，遵照奏定章程，一州一縣捐銀一萬兩，加文武永遠學額各一名，捐銀二千兩，加文武一次學額各一名，除原任兩廣總督葉名琛前來咨奏：「奉上諭：『前後捐輸軍餉銀二萬兩，該督原籍湖北漢陽縣，著加文武學額各二名，永爲定額。』欽此。」遵辦外，綜計各屬尙應請加廣文武永遠學額共九十六名，再應加一次文武學額者，共一百二十九名，其所請加定額，查每州每縣並未過十名之限，均請以欽奉上諭之日爲始。學臣卽按數取進，俾昭激勸，除請加廣學額外，尙餘銀六萬一千六百三十九兩零，應俟歸入續案辦理，所有現在查明各郡各邑捐款細案，請廣文武學額緣由，相應分別開造清摺備冊，詳請奏咨等情前來。臣等覆核無異，除冊分送戶禮兵三部查核外，謹會同湖北學臣俞奎垣合詞恭摺具奏，並繕具各州縣紳民節年捐助軍餉各銀數清單，敬呈御覽。伏乞皇上聖鑒，敕部核覆施行。再外省所收湖北紳民捐款，間有錢穀折銀數目，未經咨覆明晰，暫照減成例價叩數入冊，捐數已逾萬兩之多，各州縣先請現廣學額一次，容俟飭催補查造冊到日，歸於續案，請改永遠定額，合併陳明謹奏。硃批：「該部議奏單併發。」欽此。」

卷三十七

陳報官軍勦退太湖援賊疏（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再，楚軍進勦皖逆，前於攻克石牌巨鎮後，卽設計進攻太湖縣城，乃該逆恃其城堅糧足，死守待援。臣官文先經咨飭各軍，首以絕賊援應爲勝算。臣胡林翼以相距太湖數十里之天堂地方，形勢險要，調派統領昌字營副將銜儘先參將余際昌駐軍天堂，以扼其衝。十一月初三日夜，探報潛山、舒城大股逆衆，由主簿園等處圍撲昌營，賊衆不下萬餘。余際昌派前營游擊楊飛熊，後營守備浦本祥，各率步兵會同前右中三營馬隊馳往迎擊。又派中左等營分抄賊後，余際昌自率親兵接應，布置甫定，時已天明，賊衆漫山遍野而至，我軍乘其喘息未定，列隊奮擊，鏖戰二時之久，悍逆抵死抗拒，中營親兵外委金宜貴等首陷賊陣，殲其騎馬悍賊五人，賊衆披靡潰逃，我軍奮力追殺，後路兵勇同時夾擊，斃賊一千數百，墜巖落澗死者不計其數，馬步各軍追殺至雞冠嶺而還，生擒二十二名，奪獲騾馬十七匹，僞印五顆，旗械千餘，鎗礮七十餘件。據生擒賊供：「此股逆首僞鎮天侯劉逆，由舒桐潛山糾黨二萬餘人，援應太湖，被我軍擊斃之騎馬賊，卽有僞將軍郭逆在內。」等語。由余際昌馳報前來。臣等查楚軍圍攻太湖，爲該逆所必救，本在意中。此次官軍以少擊衆，大獲勝仗，洵足以寒逆膽，而壯軍威。現在馬步各軍，近逼太城，彼濠築壘，絕其外援之路，則城賊無由逞志，計日可期得手。除仍飛飭該將士，慎密勦辦，迅克堅城，另行馳奏外，謹將官軍勦退太湖援賊，大獲勝仗情形，合詞附陳，奉旨「知道了。欽此。」

勘明各州縣已未成災請分別蠲緩疏（十二月十四日督發）

竊照湖北錢漕經臣等特定章程，遇有災傷，貴成該管道府親勘稟報，不準稍有捏飾。惟濱江各屬，咸豐九年夏秋水漲，田地多被漫淹，並有受旱之處。據該州縣先後稟報，均飭道府覆勘，加結詳辦。又沔陽州楊三等一百四十一垸，自鍾隄修復，水道南行，秋間被淹補種後，衝刷隄墜成災。業經臣等奏明勘辦，各在案。茲據該管道府稟報：「實勘得沔陽州楊三等一百四十一垸，居通城湖腹內，秋間江水漫淹，涸復補種，十月間江水復漲，又驟漲，由通城湖隄外橫衝而入，將登場之禾稼連房一併漂浸，情形極重，成災六分。麻思等九十五垸，均被漫淹，積水未消，情形較重。金馬等一百六十五垸，入秋以來，陰雨過多，收成歉薄，情形較輕。嘉魚縣廣賢等八里及九洲九屯內低窪地畝，秋間雨水連綿，禾稼多被浸損，情形較輕。漢陽縣菱角湖等十三區，外江水漲，不能疏消，種植情形較重。孝感縣尚義等二百二社，夏秋缺雨，高阜處灌救為難，情形較輕。漢川縣喝城等二十五垸，因上游河水迭次漲發，禾稼無收，情形較重。荊湖等九垸，被淹後涸復補種，情形較輕。黃陂縣斗杵坂等十社，秋間裏水漲發，無從宣洩，秋收失望，情形較重。黃梅縣潘興口三處，本係水衝沙壓之區，本年淹漫無收，情形較重。金林等三十五鎮，亦被帶淹，情形較輕。廣濟縣泰東等三鄉，積年衝壓，仍未翻挑，情形較重。鍾祥縣河鄉、楊林等十五村莊，湖鄉、鐵牛堰等二十九村莊，頻年被淹，本年復被淹沒，情形次重。京山縣高集等二十七團，鍾隄甫經築成，間有涸出，尚多沙壓，秋收歉薄，情形次重。天門縣田灣等五十三垸，並多多等三十垸內最低之七十六甲，濱臨襄河，漫淹無收，情形較重。江陵縣上西旺等三十一垸水田，羅家剝潰口灌入，致被漫淹，老長等一十八垸，江支等隄，節次潰口，水衝沙壓，均不能翻種，情形較重。南湖中洲等七十二垸，地勢本低，本年裏水復漲，積潦難消，情形次重。公安縣毛三、毛四兩里，及刀一等十五里內五十八甲，地勢低窪，馬林工潰口未修，被淹無收，情形較重。刀一等八里內之十甲，同白一等十五里，補種歉收，情形較輕。石首縣民旺等十六垸，並一都等十三坊垸內二十五甲，逼近馬林工潰口，田地被淹，情形較重。柳子等十四坊垸內二十七甲，並張惠等九坊垸內二十甲，九嶺

等三十一坊垸補種歉收，情形較輕。監利縣崇林等一百一十七垸，係頻年積淹，本年隄潰，全未虛植，情形較重。萬家等二百六十二垸補種歉收，情形較輕。松滋縣下五等九都內壩莊等四十八處，並一所等八所隄潰後，水道壅塞，秋間江河泛漲，積淹無收，情形較重。枝江縣青夾等二十五洲垸，被淹補種，收成甚薄，情形較輕。荆門州馬上三等九圖內，萬家嶺等二十九區襄水迭漲，衝開民隄，開口淹沒無收，情形較重。馬上三等六圖內，李家廟等十區，稍有補種，情形次重。又江夏縣城內之崇通等屯，城廂內外，並漢陽縣居仁由義崇信三坊房屋被賊燬盡後，居民多未復業。又羅田縣迭遭賊擾，民力未紓，以上沔陽、嘉魚、漢陽、孝感、漢川、黃陂、黃梅、廣濟、鍾祥、京山、天門、江陵、公安、石首、監利、松滋、枝江、荊門等州縣，除沔陽州、楊三等一百四十一垸被淹成災外，餘俱勘不成災，係屬被淹，受旱積淹歉收，並屯坐各衛軍田，輕重情形相同。暨江夏、漢陽二縣房屋多未復業，羅田縣賊擾，民力未紓，緣由委無捏飾情弊。由藩司莊受祺、署糧道張曜孫酌擬分別蠲緩展緩，新舊錢糧南米會詳請奏前來。臣等伏查州縣遇有水旱災傷，例應勘明分數，分別撫賑蠲緩，如不成災，亦請援徵遞展。本年湖北各州縣，祇有沔陽州被淹成災六分，例應撫賑，惟現值庫藏支絀，軍餉不繼，實難籌辦，已飭諄勸紳富就地賑濟，好為安撫，俾免失所。其應徵錢糧等項，同勘不成災各屬，應徵各款，若貴令照常完納，民力實有未逮。除請緩漕糧另摺請旨外，合無仰懇天恩俯準將成災六分之沔陽州、楊三等一百四十一垸，應徵九年錢糧南米，照例蠲免一分，蠲贖銀米一併緩至十年秋後，分限兩年帶徵，勘不成災，被淹較重之沔陽州、麻思等九十五垸，漢陽縣菱角湖等十三區，漢川縣鳴城等二十五垸，黃陂縣斗柞坂等十社，黃梅縣潘興口等三處，廣濟縣泰東等三鄉，天門縣田灣等五十三垸，多多等三十垸內最低之七十六甲，江陵縣上西旺等三十一垸，老長等一十八垸，公安縣毛三、毛四兩里及刀一、等十五里內五十八甲，石首縣民旺等十六垸，並一都等十三坊垸內二十五甲，監利縣崇林等一百一十七垸，松滋縣下五等九都內壩莊等四十八處，並一所等八所，荆門州馬上三等九圖內，萬家嶺等二十

九區各應徵九年新賦錢糧南米蘆課隄開河費開丁租餉等項一併緩至十年秋後限一年帶徵其各屬原緩六七八等年銀米分別遞展一年帶徵又沔陽漢川漢陽黃陂天門五州縣最重境內均尚有應徵七年奏銷民欠未完銀米一併展至十年秋後再行催徵又次重之鍾祥縣河鄉楊林等十五村莊湖鄉鐵牛埂等二十九村莊京山縣高集等二十七團江陵縣南湖中洲等七十二垸荊門州馬上三等六團內李家廟等十區除九年南米照常徵收外請將應徵九年新賦錢糧蘆課隄開河費開丁租餉等項一併緩至十年秋後限一年帶徵其應帶徵八年緩徵銀米隄費等項展至十一年秋後限一年帶徵原緩六七等年銀米蘆課隄費等項請俟八年緩徵銀米徵齊後再按最先年分遞年帶徵較輕之沔陽州金馬等一百六十五垸嘉魚縣廣賢等八里及九洲九屯漢川縣荊湖等九垸受旱之孝感縣尚義等二百二社黃梅縣金林等三十五鎮公安縣刀一等八里內之十甲同白一等十五里右首縣柳子等十四坊垸內二十七甲並張惠等九坊垸內二十甲九嶺等三十一坊垸監利縣萬家等二百六十二垸枝江縣青夾等二十五洲垸各應徵九年新賦錢糧南米等項照常徵收請將六年起應行帶徵銀米分別遞展一年帶徵沔陽州漢州縣較輕垸區內有七年奏銷民欠銀米亦展至十年秋後再行催徵各屬五年以前有無遞緩帶徵之項應照奏案俟清查完竣另行查辦至武昌等衛軍田應徵應緩銀兩均照屯坐各州縣一律辦理又江夏縣崇通稍水等屯漢陽縣居仁由義崇保各坊應徵九年楚課門攤地課銀兩亦請展至十年秋後帶徵八年所緩銀兩並請遞展一年羅田縣六年應行帶徵錢糧漕南二米亦請緩至十年秋後再起帶徵之限以廣皇仁而紓民力除成災處飭取頃畝冊結另行題送外所有勘明沔陽州被淹成災分數暨嘉魚等州縣被淹受旱勘不成災輕重情形分別蠲緩新舊銀米緣由理合恭摺由驛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

再臣等與司道恐情形不確駁查至再至三並臣胡林翼因援賊大股西犯道員李續宜尚未趕到已馳往

皖邊，就近策應，是以奏報稍遲，合併陳明謹奏。

勘明各州縣被淹田地請緩徵漕糧疏（十二月十四日督發）

竊查前準部咨：「嗣後蠲緩漕糧，於地丁摺外，另行具摺，候旨遵辦。」等因；湖北省濱江各屬，咸豐九年夏秋被淹，受旱暨水衝沙壓之區，現經臣等將錢糧南米等項，勘明已成災輕重情形，另摺奏請分別蠲緩展緩外，惟沔陽、漢陽、黃陂、黃梅、廣濟、天門、江陵、公安、石首、監利、松滋等州縣，尙有應徵漕糧，力難輸納。據藩司莊受祺、署糧道張曜、孫轉據該管道府，結報會詳，請緩前來；臣等覆加查覈，無異，合無仰懇天恩俯準，將成災六分之沔陽、陽州、陽三等一百四十一垸，應徵九年漕糧，緩至十年秋後，分限兩年帶徵；勘不成災，被淹較重之沔陽州、麻思等九十五垸，漢陽縣、菱角湖等十三區，黃陂縣、斗柞坂等十社，黃梅縣、潘興口等三處，廣濟縣、泰東等三鄉，天門縣、田灣等五十三垸，多多等三十垸內最低之七十六甲，江陵縣上西旺等三十一垸，老長等一十八垸，公安縣毛三、毛四兩里，及刀一等十五里內五十八甲，石首縣民旺等十六垸，並一都等十三坊垸內二十五甲，監利縣崇林等一百一十七垸，松滋縣下五等九都內壩莊等四十八處，並一所等八所，各應徵九年漕糧，緩至十年秋後，限一年帶徵；其各屬原緩六、七、八等年漕米，均分別遞展一年帶徵；以廣皇仁，而紓民力，理合恭摺具奏。

楚師迎勦槎水賊援賊大勝疏（十二月十四日）

竊楚軍入皖圍攻太湖，前已將擊退天堂、王婆坳等處援賊情形，馳奏在案。茲月餘以來，太湖城賊死守如故，而桐潛賊衆，屢欲伺我軍之隙，圖奪天堂營壘，蓋天堂爲潛太之要衝，故該逆所必爭也。十一月十九日探報，距天堂軍營七十餘里之槎水坂地方，桐潛大股逆黨二萬餘人，陸續麇至，將襲我天堂之後，爲太湖之援。經統

帶昌字全軍副將銜儘先參將余際昌總管禮桂三營訓導丁華先商同潛山縣葉兆蘭以本地練勇分伏雞子河黃龜口鐵嶺嶺老鴉嶺等處以扼間道賊蹤而以官軍之昌字前後二營左右中副四營派六成隊又派禮桂三營各七成隊余際昌丁華先皆親督接應各帶乾糧於二十日黎明從山徑暗度二十一日辰刻齊抵蠶牛嶺山麓而嶺頭守卡之賊即遁我軍越嶺行數里至槎水販賊分三股排列隊伍旗幟如林余際昌等以兵行遠至傳令暫息且示弱以誘之而密分兩軍繞出賊後逾時首尾夾擊賊遂大潰各隊弁勇或毀其柵壘或搜殺館賊乘勝追斬直抵龍井關收隊而還計先後斃賊一千四百五名生擒正法一百五十七名並據賊供「賊目偽漢天侯拱天豫二名同時擊斃」奪獲偽印九顆大銅礮二位騾馬三十二匹擡鎗鳥鎗旗幟五百餘件刀矛不計其數此二十一日擊退槎水販大股援賊之實在情形也據余際昌等馳稟前來臣等查楚師力攻太湖援賊詭計百出此次我軍以少擊衆大挫兇鋒傳聞逆首陳玉成糾集十餘萬之衆欲上犯楚境抄襲太湖我軍後路以解太城之圍雖賊情虛實未能預料而戒備宜嚴臣胡林翼已於各要路分兵堵禦靜以待動逸以待勞仍當嚴飭各軍慎密勦辦迅克堅城以慰宸廑謹將楚軍勦辦援賊大獲勝仗並分兵堵禦情形會同繕摺具奏

再會國藩於八年九月前赴閩浙辦理軍務臣等奏奉諭旨湖北省按月解協餉二萬兩並加撥銀一萬兩截至本年十月二十四日止先後撥解協餉並加撥銀共四十八萬兩均經奏報在案嗣因會國藩督師皖省秦晉蜀三省解餉未到軍食不支又由楚北自十月二十四日起至十二月二十四日止計兩箇月於原撥餉銀三萬兩外加撥月餉三萬兩共解過庫平銀十二萬兩均經督飭湖北糧臺竭力籌措在司庫地丁款內如數勻撥先後委通判長坦千總孫長鐸解赴黃州巴河行營交收以資接濟惟楚軍分道東征兵增餉絀如明春奉旨等省協餉仍復逾期必至楚省獨力難支關係非輕相應仰懇聖恩飭下陝西山西四川督撫臣恪遵臺次諭旨將應撥協餉設法籌措按月如期解交楚省轉解會國藩大營以免停軍待餉而利邊征

再，江西已全省肅清，其錢漕額數倍於楚省，並求飭下江西撫臣於協濟會國藩月餉三萬兩外，每月再增撥銀三萬兩，又浙省錢糧徵數亦鉅，可否由浙江撫臣按月酌籌接濟，該兩省相距會國藩大營較近，於軍食更有裨益，祇候訓示施行，爲籌策東征軍需緊要起見，謹附片具陳。

硃批：「戶部查議速奏。欽此！」

陳報移營日期疏（十二月二十日）

竊惟楚軍征皖，侍郎臣曾國藩駐紮宿松，多隆阿、鮑超、唐訓方、蔣凝學馬步四軍圍守太湖，將軍都興阿因病暫回荊州，本任道員李續宜因母病假歸未至，探聞逆首糾合粵匪擒匪大股上犯，臣於十月二十八日自黃州移營至蘄州，陳德圍距太湖百里，籌商太湖各路軍情，布置稍定。十二月初六日，移營英山縣城南，距黃州約二百餘里，距羅田、蘄水約各數十里，控引潛霍，規畫六舒，亦尙可捍蔽楚疆，兼顧豫境。臣查安徽潛山縣屬之天堂，雄據山中，實爲舒桐英霍之總要，守此不失，可扼賊吭。臣先於九月密飭參將余際昌等奪此天險，以九營駐其中，力戰疊勝，業經會奏在案。惟孤軍深入皖境，二百餘里，賊所必爭之地，更當審察機宜，隨時策應。刻下援賊大股西犯，籌兵迎勦，戰勝軍情，應隨時咨會督臣官文驛報外，謹將臣移營英山日期，由驛恭摺馳奏。

卷三十八

奏陳逆首投誠獻城旋爲賊黨襲踞先後勦撫辦理情形疏（十二月二十日督發）

竊臣官文等前接楊載福來函：「他州賊目僞王國宗，志倭，自廣西被供秀全誘從，屢被欺凌，父母兄弟，盡遭殺戮，近又與盤踞建德逆首楊宣清仇隙，立意投誠，於九月二十五、六等日，三次遣人至楊載福水營，具呈

獻城歸順，繳偽印偽照各數百件，情願收取蕪湖、太平關、建德等處，立功贖罪。各等因；其著名逆首，久踞池州，所部不下數萬，強悍衆多，雖云自拔來歸，究難深信，是以未敢遽行具奏，姑許以我軍礮船協助，責其成功後，始爲奏懇天恩，免其治罪。一面飛行布政使銜廣東惠潮嘉道彭玉麟，親督副將黃翼升等率內江各營駐黃石磯。十月初四日，派總兵李成謀、副將李朝斌、參將劉正隆各率戰船千總，李楚材領步兵二百，均赴池州，會同攻守。初七日，韋志俊遂派部下頭目古隆賢、賴文鴻、劉官方、黃金金等率隊往襲蕪湖，韋志俊在府城分派防堵，建德、石埭等處之賊，一面曉諭城內軍民，概行薙髮，歡聲雷動。詎料古賴等逆，中道變生。十月初九日，糾衆反戈，回撲府城，經韋志俊、李楚材率隊迎擊，劉正隆即帶舢板駛入城，西湖內，連開排礮，斃賊甚多，賊始退去。適督帶江南艇船總兵李德麟亦至，會同防勦。十二、十三兩日，賊衆復至，均經官兵擊退，賊即於城外西北紮營。十三夜五鼓，賊負長梯驟撲城下，李楚材即出截殺，韋志俊領數十人縋城接戰，奮力衝突，水師施放排礮，賊勢少卻，李德麟、李成謀等會派韋志俊、李楚材帶隊緊防，陸路李德麟、李朝斌緊守城北，李成謀等帶礮船繞湖而入。十四日黎明，古賴、劉黃等賊，率大股趨北門外，欲撲官營，李德麟、李朝斌開礮迎擊，李楚材、韋志俊同時出戰，殺入垓心，李楚材身受四傷，負傷力戰，賊勢披靡，四潰。韋志俊、李楚材乘勝追殺二十餘里，奪獲旗械鎗礮甚多，生擒正法百餘名。其奔近西門大路之賊，經李成謀等礮船轟斃無數。此次痛勦之後，古賴、劉黃等賊遁歸青陽、銅陵等處，勢極窮蹙，池郡正可大定。臣等正在籌議安插降衆之法，一面會商具奏，接準軍機大臣字寄：「咸豐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奉上諭：『前據和春奏：『池州逆首韋志俊，投誠歸順，獻出城池。』志堪嘉尚，惟所部人數衆多，一切安插事宜，著官文等妥籌迅速具奏。欽此。』」遵旨寄信前來。臣等遵即咨行，妥籌宣示，聖主寬大之恩，該降衆同聲感泣，惟先接探報古賴等逆，密約偽國宗楊輔清，糾集徽甯悍賊二萬餘人，復攻池州，韋志俊部下除來歸後，裁汰老弱遺散外，尙有萬餘人，芻茭不給，城內人心惶惑，彭玉麟因親率三營赴池，傳齊韋志俊等，剴切開諭，妥爲

布置十一月十五日，賊衆大至，經彭玉麟督率水師各營，並韋志俊、李楚材等極力擊退。二十四日辰刻，賊率大股竄至柳波磯地方，李成謀等轟礮迎擊，斃賊甚多。該逆退匿民房，並潛伏山窩，各帶藤牌、洋鎗、擡鎗誘敵。我軍嚴陣以待，未刻李楚材等帶隊衝動伏賊，我軍水陸協攻，賊始退去，仍屯聚數里之外。二十五、六等日，賊衆麇至。韋志俊率隊赴援，該逆分爲二股：一當旱隊，一敵水師。施放洋鎗，子落如雨，千總謝如友力戰陣亡。其時內港水涸，礮船不便往來，該逆紮營磯上，遂隔水師於外。逆渠楊輔清率賊衆環攻池城，韋志俊、李楚材與賊接戰數晝夜，軍士勞苦已極。該逆懸立重賞，以購韋志俊、李楚材二人。三十日戌刻，韋志俊正在城外打仗，突有奸細潛開東門，賊衆一擁而進，城內降衆巷戰，死者以數千計。池州府城遂於十一月三十日復陷於賊。旋據韋志俊稟報衝出重圍，收集潰卒，暫駐泥灣地方，聽候安插。此韋志俊率衆投誠獻出城池，因賊黨古賴等逆中途生變，糾集徽甯大股，襲陷池郡，並官軍分別勦辦之實在情形也。臣等查韋志俊悔罪來歸，與數萬悍賊連日力戰，屢獲勝仗，斬馘不可勝計，其歸順之心尙屬可信。徒以部下叛去之古賴等逆糾集楊輔清大股，與韋志俊懷恨最深，必欲得而甘心，遂至城池復爲襲踞。楊載福現在札調韋志俊領衆前來張溪鎮，就近安撫。臣官文、臣胡林翼公同籌商，韋志俊部下強壯者尙有數千，此時以散其羽翼爲要。著已由彭玉麟於香口及東流城外設局委員查明降衆怯弱者發給護票川費，遣歸本籍；其精壯者酌籌口糧分別調開協助水陸各軍，使之立功自效。庶操縱在我，不致復叛，以杜後患。一面責令韋志俊立功贖罪，再行籲懇恩施外，謹將池州逆首投誠獻城，賊黨乘夜襲踞，官軍先後勦撫辦理情形會同繕摺由驛五百里馳奏。

硃批：「知道了，降衆因城失戰死者著官文等查明酌量請卹，以示矜恤，而離逆黨。欽此。」

再，前準安徽撫臣來咨：「皖北軍情危急，借撥餉銀鎗桿等項。」業經臣等撥解奏報在案。嗣準來咨：「以皖省正當勦辦之際，餉竭兵飢，請再借撥銀一萬兩，在於陝西應協皖省月餉內劃撥扣還，並請借撥藥鉛等項。」

臣等查鄂軍水陸會合東征，軍火糧餉，需用甚鉅；近復撥濟會國藩軍餉，實屬掣肘萬分；而皖省唇齒相依，自應不分畛域，以全大局。茲於萬難籌撥之中，行飭糧臺司道，在於司庫待放兵餉內，借撥銀一萬兩，給發來員解回交收。旋據皖省委員劉立恭來楚，購辦藤牌，惟查藤牌產於湖南、廣東兩省，楚北無從購辦；又在於司庫正項款內，籌借銀一千兩，作為楚省協餉，交該委員祇領，前赴湖南、廣東一帶購辦。以上撥解皖省餉項，請均由皖省另入報銷，無庸籌還楚省，並酌撥火藥二千斤，鉛丸臺鳥鎗子各二千斤，先後分別委員協同來弁解赴皖省軍營，並飛咨翁同書派員迎提，以濟軍需。除分別咨行外，理合奏聞。

奏陳皖逆擒匪上犯楚軍分路勦辦獲勝情形疏（十年正月十五日會發）

竊楚軍圍攻太湖，節次擊退賊援，前已馳奏在案。嗣十二月二十一日，探悉逆首陳玉成，即四眼狗，糾聚擒首龔瞎子等在潛山縣屬之地靈港，東西兩岸築壘二十餘座，依山傍嶺，賊營尤多，意將分路上犯，以解太湖之圍。福州副都統多隆阿察看地勢，與炮兵鮑超商議，分路進兵，當派副都統銜協領喀爾庫馬隊，會同鮑超五營步隊，由西路進勦；又派副都統銜協領西林布馬隊，與精選左右飛虎中右及開化五營步隊；又派委營總金順巴彥杜楞各帶馬隊，會同候選道蔣凝學四營步勇，由中路進勦；多隆阿親率弁勇三路策應。二十二日辰刻，各軍布置甫定，賊衆漫山遍野，層列密布，多有悍捻，施放背鎗，慄悍異常，直前迎拒；多隆阿以東中兩路馬步各軍直趨地靈港，而以西路一軍分繞賊壘之後，腹背夾擊，該逆悉衆抗拒；多隆阿、鮑超指揮兵勇奮力衝擊，當將東岸賊壘十一座，全數踏平，斬殺悍賊無算；適山嶺賊衆蜂擁而至，西林布率隊直入賊中，擒斬多名，而賊圍愈衆，鎗子如雨，西林布連被數鎗，登時陣亡；維時西岸賊壘亦經喀爾庫率同馬步兵勇連踏數座，斃賊甚夥，逆衆往山竄逃，喀爾庫匹馬當先，率領各隊且追且殺，追過山峽，喀爾庫被伏賊鎗礮擊中陣亡；馬步員弁兵勇傷亡者

亦三百數十餘名；時值天晚，當即收隊。計是日鏖戰五時之久，斃賊不下六七千名，內斃黃衣逆首甚多，生擒數十名等情。馳報前來。臣等查此次陳玉成糾合龔捻等，號稱十餘萬，踞潛太，悉衆上犯，尤爲狡悍異常。我軍以少克衆，實由將士齊心用命，得以奮力擊退。關係東征大局，良非淺鮮。而皖地賊勢蔓延，勦辦殊非易事。現仍諄飭各軍，慎密戒備，相機進取。副都統銜墨爾根城、鑲白旗協領阿木爾罕、巴圖魯西林布，又副都統銜吉林滿州鑲白旗佐領儘先協領奇車格勒、巴圖魯喀爾庫均係轉戰數省，身經數百仗，所向有功。此次力戰捐軀，深堪憫惜。仰懇天恩俯準，飭部照副都統例從優議卹。又陣亡儘先參將吳明亮，請照參將例從優議卹，以慰忠魂。其餘陣亡員弁兵勇，容查明另行造冊，分別奏咨，籲懇恩卹，合併陳明。謹將皖逆糾合擒匪悉衆上犯，楚軍分路勦辦，大獲勝仗情形，會摺由驛五百里馳奏。

謹按：疏內請卹各員，於正月二十八日接奉旨準。

征皖各營於潛山、太湖夾擊，粵擒逆匪大勝疏（正月二十五日督發）

查九年十一月，探知逆首偽英王陳玉成，以其悍衆，勾串擒逆龔瞎子、張蔭刑等，自江浦、廬州，定遠分道上犯，號稱十餘萬人。臣等往返函商，均以抽撥太湖團師，迎擊援賊爲先著。十二月十六日探稱，賊分三路並進，遂移鮑超之霆營於潛山小池驛，以當前敵；移蔣凝學湘軍駐龍家涼亭，多隆阿自以其馬步各軍駐新倉；而援賊已漫山徧野，循潛山城西，太湖城東，傍山爲營，均逼小池驛霆營一帶，袤斜三十里，作壘百餘座。十八日太湖城賊見我圍軍抽調前敵，遂突圍以接應援賊。適蔣凝學湘軍尙留四營未移，遂設伏於東門，誘擊勝之，賊仍入城。臣曾國藩以太湖兵單圍解，大局可虞，而迎擊援賊之師，尤恐腹背受敵。十二月二十日，抽派宿松營六千人，交總兵朱品隆主事李榕馳赴太湖，與唐訓方合軍，駐於城之西北南三面，而圍師之力乃厚。十二月二十一日

小池驛援賊以大股圍撲霆營，日夜不息。總兵鮑超獨力禦之。二十二日，多隆阿、鮑超、蔣凝學各軍約分三路迎擊，踏平賊營十三座，斃賊約六七千名。官軍焚賊壘，而不忍延燒民房。不知伏賊預藏村落之中，我軍深入，爲賊所包抄，自己至酉，血戰縱橫，再接再厲，賊始敗退，整隊回營，而我軍馬步各營陣亡亦六七百餘員名。昨已將獲勝情形馳奏，并聲請將力戰陣亡之副都統銜協領西林布等，仰懇恩卹在案。嗣賊勢專趨於小池驛，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九等日，更番迭進，圍逼霆營，署左營事副將銜候補參將蘇文彪、霆後營儘先參將段福，尤當賊壘之衝，賊匪日夜環攻，士卒傷痍，志氣彌厲，以孤軍力抗十倍之賊，自誓不退一步，不棄一壘。臣曾國藩加撥護軍長勝、平江等營三千人，並順字營馬隊馳赴太湖，而抽唐訓方一軍赴援小池驛。臣等又飛調麻羅防兵之建威等營赴新倉，飛調恆左、恆右、曾貞幹、督右、朱希廣、督左、楊得武等營赴太湖；又調管帶營兵阿達春、督中、李續燾等營，臣曾國藩亦調喻吉三、凌蔭庭各營赴潛山之羅溪河，遏賊繞我軍之後。多隆阿於十二月二十九日，督隊爲霆營護運，旋於三十日派精選前營副將銜儘先參將楊朝林駐霆左營之壘，移霆左營於霆中營，暫行養傷，精選前營換入霆左營，以遏賊壘之衝，士卒續有傷亡，勇氣百倍。正月初六日，唐訓方移營於蔣凝學、鮑超兩軍之中，以資聯絡，而通餉道。多隆阿亦派精選右營儘先參將王可陞駐霆左之旁，而令霆左仍駐原壘，馬步各軍，悉與賊戰，精選右營之壘，卽日而成，訓營之壘未成，而賊已進逼，遂令我軍合紮新倉。多隆阿於正月十二日，復派精選中營，精選前營，移紮小池驛。十三日，派勝勇營駐小池驛之南。臣曾國藩飭太湖各營抽調七營，派總兵朱品隆馳赴新倉，以資援勦，兵力漸厚，餉道可通，刻期會勦，當可破賊。此太湖、潛山、山外各軍，布置調度，力戰兼旬之情形也。初賊之西犯也，聲言北竄壽州、六安，其霍山等處，士民震恐，臣等已派步兵五營，馬隊四百人，馳入霍山、樂兒嶺矣；而大隊且持重不發，俟賊情之畢露，而後起而乘之。潛山之天堂鎮，爲太湖、英、霍、舒、桐六縣之關鍵，萬山叢薄，雄踞皖，賊匪力爭此險，我軍均已擊退，此固可用奇兵之要道也。密飭候選

知府金國琛領撫細十四營會同前駐天堂之九營間道疾趨草山而行積雪滿山堅冰在途士卒攀援險阻除夕元旦行役不倦閱十日乃出潛山之高橫嶺仰天庵從萬山深處俯視平原均在目中已可拊其背而扼其吭遂密與多隆阿等訂內外夾攻之約正月初十日金國琛率各營駐仰天庵一帶居高臨下小池驛龍家涼亭諸軍亦在望中十一日寅刻天尚未明賊分四大股來撲或攀援而上或伏莽而進聲震山谷金國琛嚴飭各軍靜鎮以待其時大霧未收賊已潛至山腰已刻我軍驟起撲之或迎擊其首或橫截其腰或斜抄其尾賊大敗鎗斃殺斃墜崖落澗死者不計其數并擒斬偽職崇天富藍承宣一名獲其偽印偽照此即昔年擾害楚疆專管斬黃一路之賊目也午刻參將余際昌訓導丁華先率昌字禮字桂字九營已在高橫嶺出隊擊賊金國琛因令各營併力夾攻近營之賊壘賊館盡破之酉初收隊計斃賊三千餘名奪獲賊械無算生擒四百餘名此則山內一軍援勦大勝之情形也此次逆首陳玉成嘯聚廬州定遠舒城桐城廬江三河浦口六合各路之賊陸續磨至急援太湖亦實以梗阻楚軍仰賴天威士卒用命山外一軍已知山內之軍勦賊得手訂期夾攻大破援賊現已諄飭各軍慎密戒備相機進取除將傷亡員弁分別另單請卹外其力戰堅守之各營將士或以孤壘力遏賊鋒或以血戰保全大局仰懇皇上天恩準其擇尤彙案保奏以勵戎行謹將調集各軍併力夾擊大獲勝仗緣由合詞恭摺馳奏。

陳報飛飭蕭軍取逕入川協勦片（正月二十五日）

再、蕭啓江一軍昨準南撫臣駱秉章咨：「會以接到曾國藩函商「皖逆大股上犯圍逼鮑超營壘危急之至；請暫飭蕭啓江全軍來鄂以爲後繼。」經駱秉章飭令蕭啓江移緩就急改赴漢陽調遣聲明具奏。」等因咨會前來。臣查曾國藩因皖逆披猖兵力單薄請暫調蕭啓江所部同援誠屬萬不得已之舉惟刻下正值川省敵

州匪徒滋事，石逆又有窺黔、竄蜀之心，疊奉寄諭：「令蕭啓江一軍馳援川黔，」仰見聖慮周詳。是蕭啓江一軍，有萬難回鄂之勢。適接下游征皖各軍擊退大股援逆之報，楚軍已可無慮，並據蕭啓江來稟：「所部行抵常德、洞庭、西湖地方。」臣已由六百里飛飭蕭啓江全軍，仍卽折回，不必來鄂。更慮繞赴黔界，道途遙境，轉落賊後，因卽飛飭獲由常德取道入江，逕赴川省，先協勤敘州土匪。該省得此一軍勁旅，自易剋期撲滅。卽石逆竄入黔省，亦可出川迎剿。先掃清川、蜀土匪，以保完善之區，兼顧邊防，而固西北大局。頃接會國藩咨函，商議調停，與臣意見相同。除一面飛咨川南各督撫臣，及沿途地方文武遵照外，謹將蕭啓江一軍不必繞路赴黔，卽飭馳赴川省，以速戎機緣由，會同會國藩合詞附片具奏。

恭謝恩賞福字各物疏（正月二十八日）

臣於咸豐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由驛齋奉欽賞福字一方，藍瓣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銀錢二箇，銀鏢四箇，橘餅六觔，百合粉十四觔，南棗十四觔，白蓮子十四觔，杞果六觔，挂麵四十把，奶餅二十觔，到臣行營。臣卽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祇領。欽惟皇上深仁普被，同稱萬壽之觥，文德誕敷，共進三多之祝。時當元日，瑞靄景星，璇題仰義畫之文，寶輪錫箕疇之慶，煥章身於組紱，魚佩同榮，資利用以泉流，跂飛足式，重以丹華紫實，玉屑瓊英，拜嘉寵於上方，倍悚惶於下泐。臣惟有激勵將士，宣布恩威，同澤同袍，足兵足食，卽慶禧延，匝地銷吳皖之狂氛，咸欽福錫自天，頌唐虞之盛世。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敬謹繕摺，叩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卷三十九

克復太湖縣城疏（十年二月初七日督發）

查逆首偽英王陳玉成，以其悍衆十數萬，勾串各路捻逆，力援太湖，所有臣等調集各軍，於潛山、太湖山內，山外，預籌夾擊，兼厚圍師，及山外前敵，力戰兼旬，山內於正月十一日，援勦大勝，各情形均經摺陳。奏。正月十二日以後，各軍遂訂期夾擊，并密約小池驛三次排鎗爲號，山內諸軍，亦三次應之，而皆爲風雨所止，賊亦乘陰霧四塞，潛移其壘於羅山、衝、白沙一帶，冀與太湖城賊勾通，分股繞犯，牽綴我軍。我軍因即雨雪之中，得從容會商，分撥各路，以大圍包裹援賊，復以伏兵橫截城賊。正月二十五日，多隆阿率所部馬隊，并精選開化、飛虎、勝勇、親兵、建威、督前、督右等營各步隊，鮑超、率、霆、字、五、營、唐、訓、方、率、訓、字、七、營、蔣、凝、學、率、相、軍、八、營、朱、品、隆、率、相、軍、七、營，均黎明會齊，移營逼賊，賊之黃蓋紅旗，彌山漫谷，蟻聚蜂屯，馬賊馳驟，尤爲兇悍，多隆阿令其步隊誘之，賊果分股來撲，我軍驟起回擊，蔣凝學橫截之，唐訓方尾抄之，朱品隆扼之於右，鮑超遏之於前，多隆阿自率馬步衝堅陷陣，從中路殺入，賊遂大敗，殺賊三千餘名，陣斬黃衣馬賊，及長髮老賊甚多，奪獲騾馬百餘匹，旗幟器械無算，生擒百餘名，趙克彰等并擒獲偽庶天侯、麥、烏、富、僞、軍、帥、旅、帥、巡、查、汪、遂、林、陳、得、勝、曹、正、太、等、二、十、七、人。戊刻收隊，是夜多隆阿等籌分東西、中、三路，乘勝急攻之策。二十六日黎明出隊，東路爲小池驛，鮑超以五、營，及趙克彰、朱、希、廣、二、營，出其左，唐、訓、方、七、營，出其右，而以吉林、二、起、黑、龍、江、二、起、馬、隊，繞外以截竄賊，西路爲羅山、衝，朱、品、隆、七、營，由衝西進，蔣凝學、八、營，由衝口進，而以吉林、六、起、黑、龍、江、九、起、馬、隊，繞外以截城賊，中路則多隆阿之精選四、營，飛、虎、左、營，開、化、勝、勇、建、威、及、親、兵、等、營，進攻，而以吉林、八、起、黑、龍、江、八、起、馬、隊，由後策應。多隆阿審察地勢，自東、堰、口，而西，周圍袤廣二十餘里，賊館賊壘密如蜂房，逆首陳玉成踞羅山、衝內，悍賊馬賊萃此尤多，正列隊進攻間，山、賊、一、齊、衝、出、層、列、如、雲，壓軍而陣，勢甚兇猛，我軍踴躍直前，逼攻衝外之壘，賊鎗礮齊施，子落如雨，我軍無一退卻，山、賊、愈、集、愈、多、多、隆、阿、因、思、山、賊、不、破，則壘賊難平，遂督中路西路併力攻山，奮呼直上，蔣凝學連破衝口賊卡，攻入山內，朱、品、隆、越、山、而、進，兩軍層層殺上，多隆阿馬步由賊壘鎗礮之中，衝突而前，前者

傷亡後者繼進；山賊抵敵不住，紛紛敗竄，衝外衝內，兩面奮擊，轟斃殺斃，屍盈澗谷。東路小池驛之賊，分作四路抗拒，約數萬人，而田壠中大股尤多。鮑超親督雙左、鄭陽和、蘇文彪、震右、余大勝、易昌煥、震前、黃慶、震後、段福、震中、陳由立、宋國、承劉、車龍等，由東路左面衝擊田壠之賊，朱希廣、趙克彰繼之。唐訓方在東路之右，見左面賊衆且悍，而雙營獨當其衝，又由右面撥四營助之，鏖戰二三十合，勇氣益奮，聲震山谷。賊遂回奔。唐訓方亦親督各營，由右面斜刺而來，我軍左衝右突，賊益狂竄，我軍遂合東西中三路，一齊追殺，乘勝合攻賊壘。時值東南風緊，火箭火蛋觸處即然，頃刻賊棚賊館，延燒七八里，風利火急，燎及山腰，煙餒蔽天，樹焦山赤，大小賊壘一百數十座，頃刻胥平，棚館數百亦無一存者。斃賊約七八千名，生擒三百餘名，奪獲鎗礮軍械無數。鮑超營中又獨獲大礮二十四尊，二千五百觔夷礮一尊，擡鎗小鎗千餘桿。此太湖、潛山、山外各軍二十五、二十六等日，大破援賊之情形也。山內之軍，知府金國琛參將余際昌訓導丁華先等，自正月十一日仰天庵戰勝後，偵知銀珠塔一帶之賊，盡移白沙畝、小池驛等處。我軍因於十八日移進紅長山、鞠音巖一帶，以逼賊壘。十九日，聞山外號礮之約，即由廣福寨分路出隊，旋遇雨雪，多隆阿由山外飛騎止之，遂收隊。而賊以大股乘其後，我軍回兵力擊，勝之。二十日，偵知廣福寨下之賊，移入東壩口上之羅家山，衝其地爲小池驛後畝。我軍因又移進太湖界之玉房尖、天頭山、甌皮尖等處逼之，并派守兵於潛山之水吼嶺。天堂以重後路。二十六日，山外大戰，即派貞中、蕭慶衍、副左、胡紫雲、元右、沈俊德、元左、劉長槐、強右、李續遠、剛右、彭炳武、信左、巢日昇、七營、循甌皮尖而上；吉右、朱品文、信、中、彭星、占、毅、右、郭鵬程、循紅長山而進；金國琛、同毛、有銘、李光燦、率、湘、中、湘、右、營、由、廣、福、寨、山、直、下；余際昌、丁華先及潛山、知、縣、葉、兆、蘭、亦、率、昌、禮、桂、及、兆、字、等、營、由、高、橫、嶺、進、至、銀、珠、塔、王、家、牌、樓、等、處、均、沿、山、兜、擊、其、時、山、外、馬、步、各、軍、正、在、得、手、賊、沿、山、內、竄、而、不、虞、我、軍、又、由、山、內、突、出、也、奮、力、夾、攻、賊、遂、前、後、受、敵、奪、路、亂、竄、我、軍、縱、橫、截、擊、斬、擒、約、三、千、餘、名、是、夜、金、國、琛、丁、華、先、葉、兆、蘭、分、率、各、營、乘、勝、追、勦、至、潛、山、河、邊、而、橋、已、折、斷、逼、賊、淹、斃、無、數、余

際昌亦派昌營銜枚夜走，追賊至柏樹灣，又分路追至野人寨，擒斬均不下數百名，并生擒黃衣賊目偽指揮傅得高，僞丞相葉榮發，僞將軍舒春華斬之，此則潛山山內各軍會勦夾擊之情形也。太湖圍城之師，均臣國藩所部，以總兵朱品隆主事，李榕統帶管理，臣等加派恆左恆右會貞幹督左，楊得武益之。臣會國藩以援賊既悍且多，援賊大破，則城賊自孤，因撥圍師七營，交朱品隆前往助勦援賊，其圍攻太湖之師，則交李榕專主之。正月二十二日，城賊出隊東南隅，山岡約二時之久，欲渡河以窺我營，相後右營出隊擊之，賊遂出大股，由河邊包抄而來，會貞幹派恆左恆右前往策應，扼其包抄之路，賊另以悍賊千餘，死力抗拒，會貞幹督勇直前，擊斃黃旗花旗悍賊數十名，岳宇營張岳齡督勇繼至，李榕督西門各營，併力痛勦，斃其悍賊多名，賊遂敗退入城，自是不敢復出，日盼援賊接應。二十六日，援賊大敗，李榕知城賊膽寒，預伏各營分路截勦，恆左恆右會貞幹則以一營迅繞其前，一營追勦於後，多隆阿亦先於桃花鋪一帶，派各起馬隊并知會各營設伏，是夜二鼓，賊果宵遁，伏兵四起擊之，太湖縣知縣蔡鏗亦率團練截殺擒斬無算，其未能逸出者尚半，盡數殲之，遂將太湖城池克復。此二十六日，城賊知援賊已敗，竊路而逃，馬步設伏邀截，克復城池之情形也。是役也，逆首陳玉成勾結各路粵捻大股十數萬而來，非飽超以三千餘人獨禦前敵，血戰兼旬，則援應各師必有緩不濟急之勢，非潛山縣知縣葉兆蘭據天堯籌兵食以導楚軍，則全國琛余際昌丁華先各軍無由間道出奇，以拊其背，而扼其吭，非宿松各軍如朱品隆李榕等去易就難，換圍太湖分扼羅溪河助勦小池驛急則密爲補救，勝則無一言功，則太湖圍師無由抽撥，卽無以迎擊援賊，非多隆阿去歲先克石牌坊制賊要害，審機審勢，料賊如神，其馬隊之驍果，步兵之精強，苦戰彌月，勤勞獨著，則新倉小池驛糧道難通，必無以破援賊，而全大局。今幸仰仗天威，各軍同心戮力，合計各路各戰，殺賊約二萬餘，踏平賊壘百十座，焚燬賊棚賊館數百處，太湖城池亦卽同日克復，此軍興數年以來僅見之大戰也。福州副都統多隆阿統籌大局，謀勇兼優，摧堅陷陣，所向披靡，湖南綏靖鎮總兵鮑超勇擊堅強，力遏兇

鋒；惟均係二品大員，臣等未敢擅擬請獎，伏候聖裁。所有戰力尤著之員，吉林伯都訥鑲黃旗佐領圖爾格齊巴圖魯金順，擬請以協領儘先補用，并加副都統銜；黑龍江呼蘭鑲藍旗佐領儘先即補協領綉武巴圖魯溫德勒克西，擬請加副都統銜，總理營務候補知府邢高魁，擬請免補知府，遇有湖北道員記名簡放；總理營務戶部主事閻敬銘，翰林院編修衛榮光，擬請均以知府留於湖北，遇缺補用；禮部主事李榕，擬請免補主事，以員外郎遇缺即補，并請賞戴花翎；記名總兵湖北竹山協副將朱品隆，擬請交部從優議敘；總兵銜湖南乾州協副將成大吉，請以總兵記名簡放；副將銜儘先參將四川梁萬營都司直勇巴圖魯雷正綰，擬請以副將儘先補用，并加總兵銜；副將銜儘先參將四川重慶鎮中軍游擊稷正春，候補副將王載駟，擬均請賞給勇號；副將銜儘先參將壯勇巴圖魯楊朝林，擬請以副將儘先推補，儘先都司余福象，擬請以游擊儘先推補，并請賞給勇號；花翎儘先都司唐啓虞、李德彥，擬均請免補都司，以游擊儘先補用，并加參將銜；儘先副將宋國永，擬請記名，以總兵簡放；副將銜儘先參將蘇文彪，擬請以副將儘先補用，并請賞給勇號；儘先副將唐義訓，請賞給勇號；副將銜儘先參將鄭陽和，擬請以副將儘先補用，并請加總兵銜；儘先參將段福，擬請以副將儘先補用，并請賞給勇號；道銜候補知府金國琛，請免選知府，以道員用；副將銜參將余際昌，請免補參將，以副將儘先推補；湖南候選訓導丁華先，請免選訓導，以知縣不論雙單月儘先選用，并加同知銜；革職留任太湖縣知縣蔡鏗，請開復原官，免繳捐復銀兩。至此外出力文武員弁兵勇，擬請擇尤保奏，出自天恩。又員弁兵勇血戰捐軀，均堪憫惻，除另行查明奏咨請卹外，所有陣亡之游擊徐勝祿、游擊銜都司陳士富、易長春，均請照參將例議卹；守備宋榮發、李年、冶、阮鎮定、守備銜千總王發貴，均請照都司例議卹；文童曾益明、蔣益彰，均請照從九例議卹；守備銜千總鄒國勝、千總丁光玉、周得祥、張建功、彭美材、江庭梧、劉明日、五品藍翎千總李鳳林，均請照守備例議卹；五品藍翎把總張倫震、藍翎把總張得勝、把總楊名倫，均請照千總例議卹；外委楊得信、李供興、陳東六、姜益勝、曾志祥，均請照把總例議

卹；又把魏年升與雙貴均請照千總例議卹；擬保把總劉上元蔡立階均請照把總例議卹；外委黃海清黃光亨鄒宇鴻張殿甲王叶夢馬得勝胡得勝吳永清何長有均請照把總例議卹；文童譚魁廷柏玉成均請照從九例議卹；藍翎千總成守周請照守備例議卹；藍翎把總胡光祥請照千總例議卹；又雲營守備銜藍翎千總劉鑑秋請照都司例議卹；藍翎把總徐玉麟請照千總例議卹；藍翎外委趙長福外委孫益和均請照把總例議卹；一併仰乞恩施格外以慰忠魂謹將大破援賊克復太湖城池各緣由合詞恭摺馳奏。

上諭：「官文胡林翼曾國藩奏：『官軍大破援賊克復太湖城池。』一摺：官文胡林翼曾國藩督師進剿調度有方均著先行交部從優議敘；副都統多隆阿著賞戴頭品頂戴總兵鮑超著賞加提督銜吉林鑲黃旗佐領金順著以協領儘先補用并賞加副都統銜黑龍江鑲藍旗佐領即補協領溫德勒克西著賞加副都統銜候補知府邢高魁著免補知府記名遇有湖北道員缺出請旨簡放戶部主事閻敬銘著以本部員外郎即補翰林院編修衛榮光著賞加五品銜遇有侍講缺出開列請簡禮部主事季榕著免補主事以員外郎遇缺即補並賞戴花翎記名總兵竹山協副將朱品隆著交部從優議敘乾州協副將成大吉著以總兵記名簡放儘先參將梁萬營都司雷正縮著以副將儘先補用并賞加總兵銜游擊穆正春著賞給勤勇巴圖魯名號候補副將王載駟著賞給揚勇巴圖魯名號儘先參將楊朝林著以副將儘先推補儘先都司余祚象著以游擊儘先推補並賞給續勇巴圖魯名號花翎儘先都司唐啓虞李德彥均著免補都司以游擊儘先補用並賞加參將銜儘先副將宋國永著俟補副將後記名以總兵簡用儘先參將蘇文彪著以副將儘先補用并賞給確勇巴圖魯名號儘先參將唐義訓著賞給堅勇巴圖魯名號儘先參將鄭陽和著以副將儘先補用并賞加總兵銜段福著以副將儘先補用并賞給勳勇巴圖魯名號候選知府金國琛著免選知府以道員用參將余際昌著免補參將以副將儘先推補候選訓導丁華先著免選訓導以知縣不論雙單月

儘先選用，并賞加同知銜，革職留任太湖縣知縣蔡鏗，著開復原官，免繳捐復銀兩；此外出力員弁兵勇，著準其擇尤保奏，候朕施恩。其力戰陣亡之游擊徐勝祿、都司陳士富、易長春，均著照參將例議卹；守備朱榮發、李年治、阮鎮定、千總王發貴，均著照都司例議卹；文童曾益明、蔣益彰，均著照從九品例議卹；千總鄒國勝、丁光玉、周得祥、張建功、彭美材、江庭梧、劉明日、李鳳林，均著照守備例議卹；把總張倫震、張得勝、楊名倫，均著照千總例議卹；外委楊得信、李洪興、陳東六、姜益勝、曾志祥，均著照把總例議卹；把總朱年升、吳雙貴，均著照千總例議卹；擬保把總劉上元、蔡立階，均著照把總例議卹；外委黃海清、黃光亨、鄒宇鴻、張殿甲、王叶夢、馬得勝、胡得勝、吳永清、何長有，均著照把總例議卹；文童譚魁廷、柏玉成，均著照從九品例議卹；千總成守周，著照守備例議卹；把總胡光祥，著照千總例議卹；千總劉鑑秋，著照都司例議卹；把總徐玉麟，著照千總例議卹；外委趙長福、孫益和，均著照把總例議卹。以慰忠魂，該部知道。欽此。」

克復潛山縣城疏（二月初十日督發）

竊征皖之兵，於正月二十五、二十六等日，大破援賊，立克太湖縣城，業經奏報在案。查接壤太湖之潛山，四面環河阻水，該逆自八年冬復踞以來，修城濬濠，旁出四擾，賴潛山縣知縣葉兆蘭於去年率其團眾，奪獲天堂要隘，始不得逞。本月二十六日，我兵大捷之後，小池、太湖餘賊竄入潛城者，萬數千人，與城賊合力抗拒，多隆阿會商諸軍，以鮑超、唐訓方等營搜勦各山匿賊，而自率馬步同蔣凝學入營，趙克彰、朱希廣、李雲麟三營并約會葉兆蘭督率練勇，乘賊大創，驚魂未定，輕騎裹糧，逼城而壘；以六成隊整旅前行，以四成隊押運鍋帳，已刻抵潛山，距城約數里立營，乃該逆收合餘燼，乘我修壘未成，悉眾直前衝突，我軍排隊迎擊，多隆阿以所部步隊各營并建威營攻其左，蔣凝學以雁軍八營及新前新後丙營攻其右，多隆阿親帶馬隊直擊其前，馬步並進，奮力衝

殺，鎔賊甚多；該逆拚死抵抗，轉戰數時，我軍屢勝之兵，勇氣百倍，賊勢不支。葉兆蘭督練襲擊其尾，賊遂大潰；多隆阿先以馬隊截其歸路，該逆不敢入城，巢穴既失，賊愈狂奔，馬隊追殺至桐城縣屬之青草壩，沿途殺賊，不計其數。各營步隊搜殺餘匪，即於正月二十八日克復潛山城池，奪獲鎗礮刀矛萬餘件，米糧萬餘石。此次大破援賊，連復堅城，仰賴皇上天威，將弁齊心，士卒用命，其戰功尤著之副將銜候補參將楊富有、周忠容，可否均請以副將儘先補用？儘先參將王可升，可否請加副將銜？以上三員，可否均請賞給勇號？儘先游擊殺勇巴圖魯趙既發，可否請以參將儘先補用？并加副將銜？其餘在事出力員弁兵勇，可否擇尤保奏出自天恩。其首先衝陣，力戰陣亡之都司王定和、都司銜守備蔣貴祿，均請從優照游擊例議卹；把總曹自文、王澄清，均請從優照千總例議卹；儘先外委樊祿斌、藍良貴、周義和、彭行吉、劉光英、李桂元，均請從優照把總例議卹；其餘傷亡弁勇，容再查明分別請卹，以昭激勸，而慰忠魂。謹合詞恭摺馳奏。

再、革職留任潛山縣知縣葉兆蘭，廉明勇敢，深得民心；前歲三河變後，到任未十日，在鄉練團，客兵既潰，潛城旋陷，被議革職，留任以觀後效。時太霍桐舒四圍皆賊，葉兆蘭能於萬難措手之中，約集團練紳民，倡舉義旗，立爲兆字五營，奪還天堂要地，廓清潛境三百餘里，分防力守，以扼城賊。嗣因官軍入皖，復能確探賊情，圖呈地勢，共成山內山外交擊之策；爲官軍嚮導，預備米糧夫役，運濟無誤。雖經賊匪迭爭此險，卒能屹立不移。并以兆字五營助防助勦，力挫賊鋒，旋即大破援賊，越境收復太湖城池，未及三日，又克復潛山縣城，實屬良吏。良將爲軍務地方，不可多得之才。此次勞績尤著，不僅功過相抵，合無仰懇天恩俯準，將革職留任潛山縣知縣葉兆蘭開復原官，免繳捐復銀兩，并請開缺，以同知直隸州仍留安徽，遇缺即補，伏候聖裁。

再、該員於九年冬報丁母憂時，直援賊上犯，潛山地方尤爲喫緊，士民僣道攀留，情同迫切。經臣等批飭暫留五月，咨會皖撫臣翁同書核奏在案。刻下潛山克復，該員葉兆蘭稟請歸葬守制，自應俯如所請，遂其孝思。惟

潛山員缺緊要，餉道所關，應由皖撫臣遴委明幹賢員，遴緊接替，除分別咨行外，謹合詞附片奏。

上諭：「官文、胡林翼會國藩奏：『官軍克復潛山縣城，請將出力及陣亡將士分別獎勵，並請將已革知縣開復原官獎勵。』」等語。安徽潛山縣城自被陷後，逆匪修城濬壕，爲久踞計，知縣葉兆蘭於上年奪獲天堂要隘，賊勢始威。正月二十六日，官軍攻克太湖，餘匪竄入潛山，併力抗拒，副都統多隆阿等督兵前進，距城數里，賊衆悉行出撲，兵勇奮力追擊，賊遂大潰，并因馬隊截其歸路，不敢入城，狂奔至青草壩地方，被殲無數。潛山縣城卽於二十八日克復。所有在事，尤爲出力之副將銜候補參將楊富有，著以副將儘先補用，并賞給冠勇巴圖魯名號；周忠容，著以副將儘先補用，并賞給勤勇巴圖魯名號；儘先參將王可升，著賞加副將銜，并賞給奮勇巴圖魯名號；儘先游擊趙旣發，著以參將儘先補用，並賞加副將銜；陣亡都司王定和、都司銜守備蔣貴祿，均著從優照游擊例議卹；把總曹自文、王澄清，均著從優照千總例議卹；儘先外委樊祿斌、藍貝貴、周義和、彭行吉、劉光英、李柱元，均著從優照把總例議卹。其餘出力員弁兵勇，及陣亡將士，著官文等查明奏請，分別獎勵。潛山縣知縣葉兆蘭，前因城池失陷革職留任，其時該員到任，未經十日，隨糾集團練，爲官軍嚮導，遂能奪獲天堂要地，并確探賊情，圖呈地勢，俾太湖、潛山兩城得以先後克復，洵屬著有勞績。葉兆蘭著開復原官，免繳捐復銀兩，并準其開缺，以同知直隸州知州留於安徽遇缺卽補；該員丁母憂，復經官文等奏請暫留本任，現值縣城克復，卽著準其回籍守制，該部知道。欽此。」（二月二十四日奉）

奏陳統兵道員現已到營各軍分路進規疏（三月初五日）

查布政使銜荆宜施道李續宜，前因母病乞假，嗣聞下游警報，雖母病未痊，已於正月啓程，二月杪到營；臣所部各營現均分撥，多隆阿、李續宜管帶，其才力膽識，均可各當一路。皖地二月以來，連旬陰雨，俟天氣晴明，卽

可向懷桐進取；惟總兵鮑超因傷病請假三月，離營養息，以副將宋國永代領其軍，暫資後路防守，皖疆現已肅清三百餘里，楚疆門戶自更穩固。臣因病仍同居楚界，暫資調養，謹恭摺具奏。

硃批：「知道了。欽此。」（三月十九日奉）

再，臣前在黔省於道光三十年，即帶領兵勇駐紮帳房，十年以來，積受潮熱，兩頭頭頂赤癩數處，痛癢難堪；近年夜不能寐，左手足酸痛異常。正月以後，風溼鬱積，倍形委頓，據醫云：「肝脾溼熱，日深，心氣大虧，若不及早醫調，恐成急症。」合無仰懇天恩，賞假一月，俾臣離營調養。前敵將領現均有人，臣所管帶各營均分隸多隆阿、李續宜管帶，兵事儘可得力，謹附片具奏。

上諭：「胡林翼奏：『因病懇請賞假。』等語；胡林翼著賞假一個月調理。欽此。」（三月十九日內閣奉）

恭謝恩加議敘疏（三月二十七日）

本年二月十四日，奉上諭：「官文、胡林翼、曾國藩奏：『官軍大破援賊，克復太湖、城池。』一摺；官文、胡林翼、曾國藩督師進剿，調度有方，均著先行交部從優議敘。欽此。」竊臣前歲冬月，負罪出山，墨經戎戍，黃州整旅，祇以援湘之故，暫緩東征；繼留入蜀之師，尚煩西顧，幸堅城之克復，凜經歲之稽遲，迺荷天語遙頒，寵加優敘，捫心增惕，矢志彌殷。臣惟有宣布恩威，撫綏將士，同殷敵愾，力掃狂氛，以期仰副鴻慈，高厚於萬一。所有微臣感激下懷，恭摺具奏。

請免革員發遣留營效力片（閏三月十一日）

再，已革總兵李續燾、趙克彰，已革副將謝永祐，已革游擊李運絡，前因三河、桐城債事，經臣等審明，定擬從

重發往新疆，充當苦差，並因行間需人，暫緩起解，留於前敵，責令立功自贖。欽奉諭旨：「著照所請等因；欽此。欽遵。」飭派該革員等，管帶勇丁，馳赴湖南寶慶，獲勝解圍，調回湖北，復派往前敵，隨各路勦辦，年餘以來，深知愧奮，甚屬出力。此次助勦皖氛，大破援賊，踏燬賊壘，賊館數百餘處，克復太湖、潛山兩城，該革員等連日血戰，迭獲奇勝，均各身先士卒，奮勉立功。現值東征喫緊，該革員等爲軍中得力之員，可否仰懇天恩，俯準將李續濂、趙克彰、謝永祜、李運絡，免其發遣，仍留軍營效力，以資征勦之處，出自逾格，謹合詞附片具奏。

上諭：「官文等奏：『革員奮勉立功，請免罪留營』等語，著照所請，均準免其發遣，新疆仍留該大臣等軍營效力，以資得力。欽此。」（三月二十一日內閣奉）

請獎防勦舒城克復建德各員片（閏三月二十八日）

再，援賊上犯時，臣等以新仁營吳廷華、茂字營陶茂林、義中營梁洪勝、英字營胡世英，入駐霍山之樂兒嶺，以防舒城之賊，乘虛竄援。正月二十一、二十二等日，山內山外各軍夾擊，援賊得勢，探知三河、桐城諸賊，均集舒城，約之併力援竄。臣等因飛飭霍山一軍，同時進擊舒城，使賊不敢上援。太潛二十四日，各營裹糧前進，誘賊出戰，伏兵齊發，分路包抄，殺賊不計其數。梁洪勝、轟斃黃衣賊目偽丞相張天福一名，我軍遂乘勝踏破賊壘五座，賊卡七處，斬擒又約六七百人，餘賊敗退入城，不敢再出。是太潛之克復，亦賴有此捷，絕其賊援也。除各營陣亡受傷弁勇另行分別養卹外，所有湖北候補府經歷縣丞吳廷華，擬請免補府經歷縣丞，以通判儘先補用，并加同知銜，參將銜候選游擊陶茂林，擬請免補游擊，以參將儘先補用；游擊銜儘先都司梁洪勝，擬請免補都司，以游擊儘先補用；把總胡世英，擬請以千總拔補，縣丞銜沈定垣，擬請以縣丞不論雙單月儘先選用。又查湘新後營周萬倬，以一營六百餘人，駐紮皖南東流縣城，以重南岸邊防，保護水師餉道，兩載有餘，戰守得力。正月內，同

復建德城池，該營於敗賊出城，復追奔截殺，擒斬極多；其尤爲出力弁勇，謹擬附清單請獎；儘先游擊周萬倬，擬請以參將儘先補用，謹合詞附片陳奏。

請獎潛山縣團練出力士民疏（閏三月二十八日）

臣等查皖省各郡縣自咸豐三年以來，淪陷賊中，難於振拔，究之民風，因士習爲向背；而士習因吏治爲轉移。潛山縣天堂地方，爲太潛桐城英霍各路樞紐，咸豐八年十月，三河失利之後，客兵旣潰，潛城亦陷，知縣葉兆蘭在鄉練團，蒞任未十日，起而倡之，士民感激奮興，以團衆數百人，拒賊於柳家畝。九年正月，火攻長嶺，奪還湖鄉。二月，三月，擊賊於水吼嶺，天堂生擒偽檢點張逆，正法，遂奪還天堂，并大破雷家嶺賊柵，扼而守之，斷賊接濟。五月，破賊於蒼蒲潭。六月，編立兆字五營，紮五壘於白雲山，營制一如楚軍；又別遣練目分守各卡，其餘團衆則士農工商均編入伍，聞警畢集。十月，賊謀襲太湖官軍之後，兆字營扼水吼嶺，而分出逆水槎水擊之，兩戰皆捷，追賊至龍井關，及楚軍入天堂，兆營實爲嚮導，同破賊於黃孽坳，又破舒城，援賊於槎水。十二月，援賊麇聚潛西，臣等調派大隊，復由天堂山內間道以拊賊背，團勇分守各隘，遏賊內竄，并協助官軍擊破援賊。十年正月，連捷於高橫嶺、松樹壇、王家塆、白水灣一帶。二十六日，越境勦太湖之銀珠塔、東堰口，旋同下太湖城。二十七日，追賊至潛西河橋。二十八日，遂隨官軍合擊潛城，克之。此潛山士民自八年十月，至十年正月，先後奪還險隘，勦賊獲勝，隨同官軍，連復二城之實在情形也。天堂爲賊所必爭之地，該處士民扼守險要，以待楚師，歷一年三月之久，戰守均爲出力，所有軍裝軍餉，以及傷亡養卹，又皆民捐民辦，不取公家一文，亦不經吏胥之手。在潛山士民各據中憤，本屬義分之當爲，惟念偏隅小邑，被賊擾害，尙能倡率義旅，同仇敵愾，自應據實訪舉，以副聖朝教忠旌善之至意。除屢次力戰陣亡勇丁另行造冊咨部外，其殺賊立功，力竭捐軀之州同銜徐貴擊，擬請追贈知州。

照知州例議卹；文生汪春濤、儲者才、聶世芬、汪炳南、儲士硯五名，均擬請追贈訓導，照訓導例議卹；監生儲萬理、儲篤因二名，均擬請追贈從九，照從九例議卹；六品軍功武生宋如虎、儲列二名，均擬請追贈千總，照千總例議卹；六品軍功童生王三畏、張金元、王心維、葉含英、崔守信、葉蘭芬、張文俊、儲超遠、汪同德、黃時昭、儲爲美、陳芳元、王含章、陳玉泉、黃家麒、儲三魁、金魁元十七名，均擬請追贈把總，照把總例議卹。并乞恩旨，準飭潛山士民自行捐建昭忠祠，俾陣亡紳勇一體入祠，以慰忠魂，而彰節義。其管帶各營及首倡義舉督隊帶隊殺賊立功之尤爲出力士紳，謹繕單請獎，可否均邀恩施格外，以昭激勸之處，伏候聖裁。臣等爲振作士習，民風起見，謹合詞會同安徽撫臣翁同書恭摺具奏。

請獎黃廣宿太英五縣團練出力士民疏（閏三月二十八日）

查楚皖交界之黃梅、廣濟、宿松、太湖、英山五縣，置域犬牙相錯，屢逼寇氣，辦理團防，勢同唇齒；前歲三河失利，安慶團軍回援楚境，皆自賊中衝突而出，路徑生疏，軍糧匱乏，甚賴五邑集團相助，全軍固圍得力已多，今正連克太湖，亦資團防協助之力，富羣醜蜂屯蟻聚之時，逆敵方張，五邑自顧不暇，而猶忠義奮發，戮力同心，士氣民風，實爲難得。黃梅、廣濟、黃州下游邊邑也，地濱大江，又居皖衝要，軍興以來，無歲不用兵於此，自單瀚元令黃梅，方大湜令廣濟以來，辦理團防，兩邑官紳一氣，無戰不從，無役不至，不特攻小池、攻九江、攻湖口，賴其協助，卽今安慶、桐城未復，水陸助防，飛輓無已，辛勤數載，未獲息肩。宿松則知縣黃開元，於八年冬接任視事，勸諭鄉團，謀濟軍食，義旗一舉，保守城池，助官軍敗賊於城邊，又敗賊於晝蘭亭、嚴恭山等處，旋越境助戰，護送前敵軍糧，屢有擒斬。太湖、英山，則知縣蔡鐸、知縣何家驄，齊集團練，分派董紳防守白洋保、南陽河、沙場保、柿樹鋪、羅溪河、馬齒嶺、柳林河、石頭嘴等處，扼盡太湖、潛山西北要隘，以濟官軍之所不及。正月二十六、二十八等日，官軍克

復太湖、潛山，其竄逸西北之賊，爲五縣團勇截殺極多，雖該士民義憤所激，原無妄生希冀之心，而臣等訪察既真，未敢沒其微勞，致負聖朝勸善旌忠之至意，除屢次殺賊團丁，由臣等酌給功牌，彙案咨部外，謹擇黃梅、廣濟、宿松、太湖、英山五縣，尤爲出力紳士，繕單請獎，仰候恩施，以昭激勸，謹合詞會同安徽撫臣翁同書恭摺具奏。

卷四十

奏陳湖北餉糈久匱鄰餉萬難籌撥疏（四月十五日）

竊閏三月二十四日，欽奉上諭：「據海琛奏：『田興恕現督大隊，分路進兵，月需餉銀十二萬兩，請飭湖南湖北等省，按月各協濟數萬兩。』」等語。湖北現在分兵入皖，湖南亦派兵援川，援粵餉需未能充裕，恐難籌此巨款，著官文、胡林翼、駱秉章酌量情形，不必限定數目，按月設法籌撥，由湖南轉解等因。欽此。」又四月初一日，接粵戶部咨開：「議覆副都御史張芾『請撥甯防軍餉』一案，經戶部奏請：『擬於湖北歷年徵存折漕項下，按月協濟銀五萬兩，專解甯國，以備軍儲；俟浙江軍務肅清，卽行停解。』」奉旨：『依議，欽此。』查湖北僅自七八兩年，辦理折漕，均係提前徵解，掃數應付江皖水陸各軍，並無庫儲存積，九年分漕折項下，因去冬援賊數十萬，井力上犯，其時軍餉積欠已逾百萬兩，委員四出，勒限守提，儘解皖北軍營，掃數無存。查湖北額徵錢漕，歲入不敷所出，道光年間，每年奏請部撥鄰餉三十萬兩，湊供年額兵餉，成案可稽。若江西、江蘇、浙江、山西、河南等省額賦，則三倍五倍於湖北矣。以彫殘未復之瘠區，供溥皖水陸數萬之兵食，本屬萬分支絀。咸豐六年，克復武漢以來，如滿綠各營兵餉，僅支三成五成，文武養廉，大半停支，實以皖氣未靖，不得不竭全楚之財賦，才圖掃蕩。近因四川土匪竊發，而鹽釐之來路已阻，自浙江、河南迭次戒嚴，而百貨之銷路又滯，前於咸豐九年十二月，十年正月，因餉竭兵疲，兩次奏請四川、陝西、山西、江西、浙江月解鄂餉，欽奉恩旨，飭催五月之久，僅準陝西撫臣譚廷襄解

到餉銀二萬，其四川應解之餉，則已撥付援蜀之蕭啓江一軍；本年皖軍飢匱岌岌不支之時，復函商湖南撫臣酌借餉需，嗣准咨開：「湖南欠餉積至五十萬兩，移緩就急，撥銀二萬以應鄂省之急需。」是湖南固非有餘，湖北更形不足，誠如聖諭。湖北分兵入皖，湖南援川，援粵餉需未能充裕，恐難籌此巨款等因。欽此。一竭蹶情形已荷聖明洞鑒，現在楚省水陸各軍逼近安慶桐城，本年二月分餉項尚未全清，卽月解會國藩餉銀三萬兩，亦均拖欠。查多隆阿、楊載福、李續宜、彭玉麟之兵勇，歷年血戰，所向有功，其積欠口糧數月而不諱者，兵額無虛，放餉必實也。臣等每接各營索餉之文，輒至寢食俱廢，所有海瑛奏請黔餉，張芾奏請甯國兵餉，正值鄂軍征皖，餉竭難支，實屬無從籌解。又查浙江告急之時，臣等籌撥訓營三千人，楊載福等又添籌韋志俊等三千二百人，經張芾奏留皖南，旋復撥援常州、鎮江，當皖南起程之時，先由鄂省設法湊措發給口糧銀一萬七千六百餘兩，楊載福、彭玉麟因援師緊急，深入賊巢，非裹帶行糧，難期得力，當於水師口糧內設法挪借餉項，俾速師行，而作士氣。臣等於鄰省軍務，但使力能兼籌，斷無畛域之分，應請將楊載福、彭玉麟借墊銀兩，按數截清，另行籌補，卽準作爲協濟皖南餉項，由臣等專案咨明，無庸皖南浙江籌還，合併陳明。所有現在鄂省餉糈久匱，漕折無存，萬難籌撥情形，謹據實覆奏，伏乞皇上聖鑒，敕下部臣查覈施行。

敬舉賢才力圖補救疏（五月初三日）

臣聞戡亂必在仁賢，理財必先政事；古今無不平之賊，而在先求平賊之人。蕭何薦韓信卽拜大將，一軍皆驚；光武憤坐，迎見馬援，恢廓大度，坦然不疑，是蓋深知非常之才，不可以拘牽資格，修飾邊幅爲用也。臣查前任江西廣饒九南道沈葆楨，識略冠時，才堪濟變，其在廣信府城，賊衆數萬，颺忽爲集，軍民震駭，巷無居人，其形勢較本年蘇常賊氛更爲危迫，沈葆楨登陴設守，效死不去，遂以集援兵而完境土。咸豐九年，與長官不諧，乞假歸

養奉身而退。至今廣信士民，望如慈父母。臣與沈葆楨未曾識面，官聲所播，知爲奇才。又按察使銜浙江記名道李元度，血誠果毅，志節清嚴，咸豐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在江西勸捐練勇，轉戰建昌、廣信二府，完守貴溪、弋陽、玉山、廣豐四縣危城，以數千飢疲之卒，當石逆數十萬之賊，軍無半菽，手無寸柄，惟以激勵忠義，保全城池。江西浙江軍民至今爭之。以上二員，如蒙皇上天恩，昇以封疆藩臬之任，責令籌兵籌餉，必有守正不阿之節，應變無窮之略，斷不至貽誤民生，棄城苟活，以爲國家之羞辱。又湖南在籍四品卿銜兵部郎中左宗棠，精熟方輿，曉暢兵略，在湖南贊助軍事，遂以克復江西、貴州、廣西各府州縣之地，名滿天下，謗亦隨之。其剛直激烈，誠不免汲黯太熱，寬饒少和之譏；要其籌兵籌餉，專精殫思，過或可宥，心固無他。臣與左宗棠同學，又兼姻親。咸豐六年，曾經附片保奏，其在湘南情形，久在聖明洞鑒之中。又湖南同知銜候選知縣劉蓉，曾同羅澤南、李續賓等帶勇立功，學有本原，志期遠大，膽識恩威，能結士心，而寄軍政。臣於咸豐六年，奏調入營，奉旨俞允。至今高臥故山，不肯輕試。以上二員，應請天恩，酌量器使，并請旨飭下湖南撫臣，令其速在湖南募勇各六千人，以救江西、浙江、皖南之疆土，必能補救於萬一。又臣訪聞告病編修劉熙載，貞介絕俗，學冠時人。現任順天府丞毛昶熙，品節謹飭，留心吏治，降調御史薛鳴臯，德望清峻，操守第一，可否特恩簡用，伏乞聖裁。又訪聞降調御史尹耕雲，胸有權略，戶部郎中楊寶臣，堅忍耐苦，吏部主事梅啓照，任勞任怨，刑部主事范泰亨，才識過人。河南知縣田玉梅，膽略任戰，以上共八員，臣胡林翼均未曾識面，亦無文字往來，訪聞既確，據實附陳，以備聖明採擇。夫用人行政，朝廷自有大權，舉爾所知，芻蕘不嫌下問。臣力疾從軍，不敢自逸，惟恐先犬馬填溝壑；若目覩時局艱危，避忌模稜，知而不言，負恩實大。至現任湖北藩司嚴樹森，綜理精密，才勝吏事；湖北安襄鄖荆道毛鴻賓，好善嫉惡，秉心公正，總辦湖北營務，兼管糧臺之戶部員外郎閻敬銘，綜核名實，居心正大，總理營務。湖北記名道邢高魁，樸誠質直，遇事求實，臣前已隨案保奏，均堪備具日任使。惟湖北籌兵籌餉急切，需才，臣應舉其姓名，而不可遽求恩澤。臣爲疆事

孔棘，急圖補救起見，應如何破格錄用？因材器使之處，臣不敢擅請，均求出自聖裁。謹據實恭摺陳奏。

上諭：「前因江南逆餒鴟張，蘇常失守，特命曾國藩署理兩江總督，并疊次諭令，統帶各軍，兼程前進矣。本日據曾國藩奏：『統籌全局，並辦理大概情形。』又據胡林翼奏：『敬舉賢才，力圖補救，並歷陳四川軍情。』各摺片，覽奏均悉。曾國藩現在進兵安慶，已薄城下，驟難撤動，而蘇常一帶，望援孔亟，亦須帶兵過江，先固人心。所稱平江南之賊，心踞上游之勢，現擬駐紮徽池境內，分兵三路：一由池州進窺蕪湖；一由祁門至旌太進圖深陽；一分防廣信，玉山以至衢州，並聞賊欲分竄江西湖北，須俟湖南協防，江西兵勇布置妥協，約須八月方能進剿。各情通籌全局，甚合機宜，即著照所擬辦理。至四川軍務，關繫緊要，本日據胡林翼陳奏各情，業經降旨，令東純兼程前往，署理四川總督，並令暫時接辦軍務。曹樹鍾已令回籍終制矣。該撫所保之左宗棠一員，前已有旨賞給四品京堂，令其襄辦曾國藩軍務；若令督辦川省軍務，能否獨當一面，於大局有無裨益，即著妥速籌商，如可勝任，即一面令該員迅赴川省，一面奏聞，再降諭旨。其沈葆楨一員，已諭慶端等飭令前赴江西，俟李元度募勇到時，即可駐防一處。劉蓉一員，並諭知駱秉章飭令募勇六千，前赴江浙皖南等省。張運蘭一軍，已令迅速前往，該員等到後，即著曾國藩、胡林翼分別差委調遣。再本日據曾國藩奏：『蕭啟江在四川省城病故，其所部全軍請迅由楚省揀選得力大員，兼程來川，以資統帶。』除蕭啟江業經降旨，追贈巡撫銜，照軍營病故例優卹外，其所部全軍，即著官文等於湖南湖北兩省中，揀派得力大員，迅速馳往四川，接續管帶，以資攻勦。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知之。欽此。」（五月十一日奉）

奏陳江浙軍務並穎亳擒匪隱憂方大疏（五月初三日）

竊自蘇常失陷，大局瓦解，東南財賦之區，倉儲根本所繫，督臣撫臣駐守之地，不能爲一日之守，凡有血氣，

莫不憂傷我皇上簡命督臣曾國藩視師江表，人望所歸，軍威自振，倘能假以便宜，期以歲月，厚集兵餉，當可成功。惟是曾國藩僅止勇丁萬餘人，近年江南江北皖南皖北之賊，不下數十萬人，金陵之兵數十萬，一旦潰決，前車可鑒。曾國藩渡江，須兵四路：一出廣信顧浙江，一出祁門趨徽州，一循江岸出池州，每路須一二萬人，乃能戰守兼資，又須另備一路，留鎮祁門等處，作後防而通餉道。皖北頓少一萬餘人，兵勢已弱，且賊計賊勢，定於七月西趨，既已破吳，即將犯楚，應請皇上諭飭兩江督臣曾國藩並江西湖南各撫臣通力合作，共籌兵餉。若專意指調湖北之兵，則吳已失而楚必隨之。武漢爲上游之形勢，荆襄爲南北之樞紐，必保楚乃能謀吳，此固不易之局也。尤可憂者，潁州亳州蒙城一帶捻匪，本年三月十三日出巢擄掠河南之祥符陳留杞縣蘭儀尉氏滑川新鄭密縣禹州淮甯商水襄城臨潁項城鹿邑柘城睢州汝陽正陽上蔡西平遂平確山汝州魯山寶豐南召裕州葉縣舞陽三十州縣，焚掠村莊，不取城池，至閏三月初，飽載而歸，所過之處，無一兵一卒與賊接戰，任其縱橫，不知去向。勝保奏報，搪塞之詞，欺謾之狀，可覆按也。夫國以民爲元氣，民以財爲元氣，民財既空，國計自損。河南之生聚不完，賊將轉顧而焚掠他省，計近二年來，每年春仲秋季，兩次出巢，大掠河南，本年秋季，將及湖北之襄陽漢陽德安等府，又必擾入陝西山東山西等省，再一二年，侵假而及於附畿州縣矣。腹心之患，此爲最大。臣聞賊騎近萬，往來飄忽，不僅袁甲三淮南之軍，不能同顧北路，卽勝保關保傅振邦等北路之兵，當之輒靡，斷難破滅。此賊應請皇上特簡知兵重臣，於直隸山東地方擇地駐紮簡練馬兵萬人，步兵一二萬人，不爲近防，而布遠勢，不期速效，而勤遠謀。必期於一二年間，將潁亳一帶賊巢一律蕩平，然後江淮之後路無虞，而中原之本實先固。臣非僅爲襄陽漢陽等府作自保之計，爲憂危之詞也。臣極知所言爲越分，特以臣今日計之，已無救於河南，臣再獻而不言，則五省均將受害，使臣言而不中，則固北路五省之福也。狂愚之見，伏乞聖明鑒察，謹繕具密摺由驛馳奏。

代陳故巡撫死事及妻女姪婦殉難情形籲請旌卹疏（五月初三日）

竊臣等駐軍宿松英山，距故浙江巡撫羅遵殿宿松住宅不遠，據候選員外郎羅忠祜呈稱：「伊父殉難浙江，業經杭州將軍奏奉上諭：『浙江省城被陷六日，卽經克復，巡撫羅遵殿及司道等於城陷後同時殉難，深堪憫惻。浙江巡撫羅遵殿官聲素好，到浙後留心吏治，籌畫軍餉，頗能實心任事，著照巡撫例從優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以彰忠藎。』至該撫等死事情形，仍著瑞昌、王有齡詳細查明具奏。等因。欽此。」惟浙中未聞覆奏，伊嫡母徐氏、孀姊陳羅氏、族孀嫂周氏，同時殉難，及孀婦金梅氏、家丁顧斌、罵賊被戕，亦未奉附案奏明。該員迎柩歸葬，不及赴浙具呈，就近稟請奏懇旌卹。等情前來。臣查原稟：「本年二月十九日，賊犯杭城，羅遵殿誓以死守，諭：『家人顧出城者，各自爲計。』其妻徐氏慷慨言曰：『君以死報國，妾當同死。』孀女陳羅氏嘗割股療母病，至是泣跪曰：『未亡人八年不死，以親在耳，今得從兩親地下，何去爲？』先是羅遵殿有族姪婦周氏，苦節而貧，挈其隨任，是日亦誓死不去。二月二十七日，賊用地雷轟城，羅遵殿督戰，被賊刃傷左額墜馬，親卒救之回署，登時仰藥。時徐氏及其孀女已先仰藥未卽死，見羅遵殿回署，均解帶聯縵自盡。逾時賊至，周氏及孀婦金梅氏家丁顧斌均罵賊被害。三月初三日，杭州克復，家丁朱榮等入署，尋獲遺骸，面目如生，其孀女猶以手挽母，僵六日未仆。當稟請杭州將軍驗明，以禮殯斂。」等語。查故巡撫羅遵殿由令牧府擢封圻，官聲卓著，久在聖鑒之中，茲因城破殉節，妻女及姪婦等皆從容就義，忠烈萃於一門，且該故撫外任二十六年，身後止薄田四十畝，土屋十餘間，其清廉亦足爲數十年來置吏之冠。業奉恩旨優卹，足慰忠魂。惟伊妻徐氏、孀女陳羅氏、族孀姪婦周氏，視死如歸，允推義節，仰懇皇上恩施逾格，飭部照例旌表，仍準於浙江死事地方，及宿松本籍建立羅遵殿專祠，將其妻女姪婦配食，并將孀婦金梅氏家丁顧斌一體祀祀，以彰忠節，而樹風聲。

所有據稟代陳各緣由謹合詞恭摺具奏。

特參不守營規之現任游擊疏（五月初三日）

竊軍政貴在謹嚴，而首戒蕩佚；楚軍之制，日夜點名三次，勇丁日間出營，須請票登冊，以備稽查，日夜煩勞，治軍書不敢少休暇，所以杜煙賭淫佚之痼弊，而思維持於不敗也。茲查管帶甍後營儘先補用副將現任湖南鎮溪營游擊昂勇巴圖魯段福入營帶勇，頗著戰功，府擢副將，並蒙賞加勇號，亟應感激思奮，勉圖報稱。近聞該將官迭次離營，潛宿民房，並帶同勇丁清唱縱樂，殊不足以表率士卒，申嚴軍紀。據營務處戶部員外郎閻敬銘道員邢高魁轉據副將宋國承先後揭參前來，除將甍後營事務飭委參將張玉田接管外，相應從嚴參辦，請旨將儘先副將湖南鎮溪營游擊段福降補守備，以示懲儆，而觀後效。謹合詞恭摺具奏。

謹案：此疏於五月十八日接奉旨準。

請起復丁憂人員督辦皖屬八縣團練疏（五月十七日）

竊維軍興以來，疊奉諭旨，飭令興辦民團，奉行不實，功效罕著；皆由州縣信民未深，民不樂爲之用也。皖省郡縣，困苦流離，團練不振，八年冬季，三河失利之後，前任潛山縣知縣升用同知直隸州知州葉兆蘭，蒞任甫經十日，羣賊麇至，隨即激勵士民，編立兆字五營，鍋帳營壘，與官軍同，與散漫無紀之團練迥異，用是屢挫賊鋒，協助官軍奪獲天堂，克復潛、太兩城，經臣等奏奉恩旨獎勵在案。現因該員葉兆蘭同籍終制，其原設潛山、兆字五營，仍飭該縣紳民奉行勿廢，惟是民風士習，因官轉移，若不隨時董勸，難期歷久不敝，兼以宿松、望江、太湖、英山、霍山，并懷甯、桐城七縣地方密邇賊蹤，戒備尙疎，是潛山已成之團，既恐日久弛懈，七縣未備之處，尤當先事緝

繆楚省以十府一州之民力，供養皖江水陸勇丁長夫五萬餘人之軍糈，拮据萬狀，支撐六年，近月以來，兵力分於東征，賊勢即將西犯，楚其旰食，憂患方始，如能使各州縣均仿潛山辦法，聯絡一氣，互爲應援，庶足助軍威而分賊勢。查丁憂回籍，升用同知直隸州知州葉兆蘭，前在潛山僅帶童僕一人，日食不過費銀四五分，勤苦自勵，士民望如慈父母，其得民實績，與明臣王守仁治贛南，國朝于成龍治蘄黃約略相似，實可挽回薄俗，振起民風。現經臣胡林翼札飭葉兆蘭在湖南本籍，召募桂陽、東安等處久經戰陣勇丁一千二百名，飭令六月杪趕緊到皖，以資防勦。該員辦事血誠，無絲毫官場氣習，相應仰懇皇上天恩，俯念皖邊緊要，飭諭該員葉兆蘭起復，馳赴皖省，總辦八縣民團。查安慶一府並無本省道府州縣隨營辦事，與壽州軍營音驛不通，前署安慶府李宗義，隨臣曾國藩行營，委置府篆，因患病沉重，給假三月回籍調養，如蒙天恩，逾格用人，特加葉兆蘭升銜暫權道府，則地方呼應較靈，兵事民事常有裨益。臣等爲皖疆緊要，急選邊材起見，謹合詞恭摺由驛具奏。

上諭：「官文等奏『皖屬團練緊要，請簡員督辦』一摺，葉兆蘭著即起復，署理安慶府知府，總辦宿松等八縣團練。欽此。」（五月二十六日奉）

奏除籌撥招募並軍情賊勢縷晰情形疏（五月二十二日督發）

竊查前奉迭次諭旨，飭令都興阿酌帶馬步四五千人，前往江北督辦軍務，業將遵旨籌辦情形，並都興阿由鄂起程日期，恭摺馳奏，荷蒙硃批：「覽奏已悉。欽此。」又奉諭旨：「飭曾國藩即赴兩江總督署任，並統帶湖北各兵，迅掃賊氛，以副委任。欽此。」竊查湖北以全力謀皖，本省分防營伍，不滿千人，前於春間竭力籌謀，派撥知府蕭翰慶統帶六千人，分援浙江，復經張芾改調徽州、甯國、池州、常州、湖州，又撤去韋志俊一軍，零星調撥，業已不復能軍。集司蕭啓江本隸曾國藩部下，由荊州甫抵成都，即經病故，又所分去兵勇已六千人，曾國藩銜命

署理兩江部下兵力實薄，若遽撤安慶之圍，則皖北全局震動，適以長賊餒而驟軍心，再四商榷，江南、浙江軍事決裂，必應急謀拯救，遂於安慶圍師中抽撥總兵朱品隆等勇丁二千人，及總兵鮑超、健字禮字新舊各營勇丁七千人，加以會國藩、宿松馬步勇丁，統計一萬餘人，業於本月十五日渡江啓行，其安慶圍師仍交道員會國荃統帶，尚須添募，以益兵力，總計鄂省勇丁，除蕭、啓江六千人不應計算外，本年頓分一萬六千餘人，雖經臣胡林翼分途趕緊招募，新勇未至，舊隊先行，彌縫補救，實已竭蹶不遑，都興阿五月初三日到英山，即將各路地勢，各城勇丁詳細查考，即都興阿亦言安慶、桐城、潛山、霍山、英山等處兵力實形單薄，其漢陽、黃州、德安三府尤屬空虛無備，設使賊匪假道霍山、六安之交，乘間內犯，不過六七日之程，即可繞入漢陽、黃州、德安腹地，包襲安慶、桐城、英、霍之後路，昔年賊救九江，而從英、霍商城上犯麻城、黃安，本年圖解金陵之圍，從寧國先犯浙江，並繞東壩、陷溧陽、溧水、金壇，以掣動大局，往事已可深鑒，現準副都統多隆阿舒保前後咨稱：「前路馬隊不敷防勤，咨撥黑龍江九起黑龍江西丹頭起二起。」臣胡林翼先行咨送撫標游擊周玉成等親兵二哨，統計馬步不滿千人，都興阿自患腿疾，不能騎馬行走，必須肩輿，東去淮揚，須從賊巢附近經過，若僅此兵力，實非愛惜蓋勞，保全國體之義，且於江北亦無實濟。都興阿於五年入楚，北七年入皖，北血戰經營，始得此尺寸之土地，若使楚師盡行，皖晝復委棄於賊，實非都興阿之心，且皖北地方八年之久，未覩官軍威儀，楚省新復之宿松、太湖、潛山等處六州縣殘黎，喘息未定，每聞撤調兵勇，則士民蹙道號泣，慘不忍聞，若以兵少餉竭，棄此孑遺之皖民，而僅以保境固圍爲心，亦非臣等所忍出此，都興阿足疾本未全愈，乘輿以行，須人扶掖，前在省城，臣等即囑其暫行養息數旬，並當據實陳奏，都興阿力言不可，在都興阿因大局糜爛，時事艱危，屈勉從公，深以再言病狀爲怯，退而臣等目擊其精力短絀，衝鋒陷陣，實恐未能抽撥一空，皖北先失，勢又不可，都興阿舊帶馬隊，必須步隊相輔而行，今則副將石清吉、雷正綰總兵鮑超等既不能隨同以行，余際昌三千三百人獨當英、霍一路，一搖足而山險盡失，

乘間抵隙，禍不旋踵；若以零星隊伍，雜湊成行，都與阿卽能任調度之事，亦不能勝整飭步隊之勞，其精力已遜於前，北人而管帶南勇，風氣既異，情僞難以盡知也。五月初二初三等日，楊載福、彭玉麟督率水陸將安慶東路樅陽鎮偽城二座克復。樅陽爲安慶之咽喉，賊匪糧道必經之處，且皖北逆首陳玉成及各賊目之妻孥蓄產，盡在安慶城中，警之鬪者既益其吭，必伸手足以急求解救；又如人近豺狼之窩巢，則必轉而搏噬，此賊情賊勢之必然，其來援必速，分股必多，固可翹足而待矣。查湖北去冬今春，兵力未分，四眼狗陳玉成以十萬之賊西犯，以救潛山、太湖臣等與曾國藩合力圖謀，血戰月餘，屢殲於危，幸而勝之。今則江東各路全軍破敗，賊勢旣無所顧，忌牽綴，必挾全力，全勢悉數西犯，以謀楚軍。曾國藩旣已渡江，楚省春夏兩次陸續，又分去勇丁一萬六千人，臣胡林翼所新募各軍，尙未趕到，是楚北皖北之危迫情形，不待智士而已知之矣。都興阿以督辦軍務重寄，非臣等所敢擅留；惟細審兵勢賊勢，及都興阿近日精力，應請皇上另簡大員，馳往江北，其曾國藩所當安慶桐城後路，已經空虛，應以胡林翼兼行替管，黃州、德安、漢陽北路空虛，可否暫飭都興阿移入麻城、孝感、黃陂等縣養息病軀，藉其聲威坐鎮，或可補救萬一。如本年援賊破敗，新募成軍，察看得力，再行調遣。再聞布政使薛煥現在揚州，可否專委召募陸勇水師，以保揚州鹽場，及裏河產米各州縣。吳楚皆澤國也，以舟楫爲利，水師一萬，可抵步兵十萬，應請飭下督臣曾國藩於淮安設大府，選將募勇，造船鑄礮，另設水師專營，奏請賢才破格錄用，假以便宜。淮安地處上游，江湖河海，均可通行，異日克復江甯、蘇州、常州各郡縣，必以水師爲根本也。其寧國、太平等府之石臼湖、南漪湖，應另設水師一枝，衢州、杭州亦應設水師一枝，勤遠謀而收實效，惟水師得力，則吳越可平。曾國藩自咸豐三年創造水師，管帶最久，賢才旣多，功績甚大，以此委任，而責其成功，事必有濟。所有籌撥皖北步軍，並派員前往湖南，增募勇丁，以資彌縫，而備援剿，軍情賊勢，倍形艱鉅，縷悉情形，謹合詞恭摺具奏。

上諭：「前據曾國藩奏『抽撥兵勇起程渡江，擬設三路水師，并湖北官兵，不宜再調』各摺片，當降旨：『照議

辦理。』茲據官文等奏：『湖北撥派兵勇，已多趕往湖南增募勇丁，並請另設水師專營。』等語；與曾國藩所籌，適相符合。曾國藩現已抽調兵勇萬人，由宿松進駐祁門，俟鮑超、張運蘭、李元度到後，即由徽寧、蕪湖、廣信分路進兵，並擬設淮陽水師，以保裏河，及各場灶，兼輔淮揚陸軍，已令即日興辦；其所請應設甯國水師，與大江水師，夾攻金陵，設太湖水師，以規復蘇常，因恐曠日持久，勢難坐待，只可一面照議辦理，一面相機進剿，諒該署督自能體察情形，妥籌進取。鄂省官軍調出已多，漢黃德三府空虛無備，恐賊匪乘間內犯，繞入腹地，包襲安慶、桐城、英霍後路，不可不防。胡林翼已派員前往湖南增募勇丁，著俟新募各軍到後，妥為布置，毋使逆匪得以伺其隙，是為至要。新授江蘇巡撫薛煥，現在上海，並未前赴揚州、江北統兵大員，非李若珠所能勝任，都興阿雖患腿疾，不能騎馬，然該將軍久歷戎行，曉暢兵機，正可藉資調度，不必衝鋒陷陣，親臨前敵，著該大臣等仍遵前旨，調撥馬隊兵勇，並籌備餉項，派赴都興、阿軍營，以便該將軍統帶起程，前往江北督辦堵剿事宜，毋稍遲誤，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五月二十九日奉）

奏陳南岸軍需報銷疏（五月二十八日）

竊照南岸軍需報銷，自咸豐五年正月，起至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止，已將收支各項銀米，截清總數，散數目，分別造冊，詳經臣於九年十月十四日，恭疏題銷，並聲明應存銀米，歸入第二起，作為舊管接續造報。各在案。茲據總理報銷局前湖北布政使莊受祺、新補湖南岳常澧道厲雲官候選道恩祥詳稱：「自五年正月，起至六年十二月底止，初案添製器械，並各糧臺站夫長夫，及受傷陣亡員弁勇丁卹養等項，共用過銀五十四萬四千二百八十七兩六錢八分九釐二毫七絲三微，本色米一千七百七十四石四斗九升六合三勺，除前報應存銀四十八萬三千四百三十五兩三錢九分五釐，全數支給外，尚不敷銀六萬八百五十二兩二錢九分四釐二毫七絲三

微，係應找製造採辦各項價值，隨於七年分餉項內如數找訖，歸於七年續案彙報；合將添製軍火器械各款，支過銀米列爲初案，二起造具簡明總散各冊，繪具紮營安設糧臺圖說，詳費前來，臣覆加確核，均係遵照例案，實用實銷，委無絲毫浮冒，應請準銷，除另恭疏題報，並將冊圖揭送部科外，理合恭摺具奏。硃批：「戶部覈議具奏。欽此。」

卷四十一

遵旨復奏川粵軍務疏（十年六月二十日）

咸豐十年六月十三日，準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十年六月初五日，奉上諭：「曾望顏奏：『石逆擾黔省，逼近川疆。』一摺，粵逆石達開由紅水江竄入黔省，分股攻陷永寧、廣順等州，勢甚猖獗，川東一帶與黔省地方在毗連，若由黔入川，更恐滋蔓難圖。前調蕭啓江一軍赴川，本爲防勦石逆而設，嗣蕭啓江抵川，病故，楚軍統領乏人，曾諭令官文等於湖南、湖北兩省中，揀派得力大員，前往管帶。此時如已揀派有人，著卽飭令迅赴川省，以資攻勦。左宗棠現在襄辦曾國藩軍務，前有旨令官文等妥速籌商，該員是否能獨當一面，令其赴川督辦軍務。昨據曾國藩奏：『該員在楚南募勇，隨同勦賊，亦恐不能卽往蜀中。此時川省軍務毫無起色，滇匪既不能除，石逆又將竄擾，該省據兩湖上游，設或糜爛，楚省亦有西顧之憂。曾望顏本不得力，曹樹鍾業已撤回，此外並無熟悉軍務之員，在彼督辦，深爲可慮。』左宗棠前在湖南襄辦軍務，尙爲石逆可畏，若令督辦川省軍務，能否勝任，仍著官文等迅速具奏，再降諭旨。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仰見聖謨廣運，先機籌謀，莫名欽感，竊思四川富庶之區，爲西南根本重地，兩湖陝西尤爲切近之憂，首逆石達開久蓄奸謀，由黔入蜀，狡焉思逞，其鋒必銳，誠不可無重望宿將，整飭戎政，力圖補救。惟思帶勇與帶兵不同，勇丁非自募自帶，則約束難嚴，左宗棠前在湖

南僅司籌謀布置之事，並未親歷行間，於蕭啓江原部勇丁情志不孚，難期得力；若令左宗棠獨當一面，督辦川省軍務，必難收速效。本年四月，欽奉恩旨，左宗棠襄辦曾國藩軍務，在湖南新募勇丁四營，四總哨，尙未訓練成軍。前奉五月十一日上諭，詢問該員能否督辦四川軍務，臣等往返函商，曾國藩渡江僅帶朱品隆所部三千人，並湖北所撥鮑超等勇丁七千人，如欲分謀池太，兼顧江西揚州，必須厚集兵力，乃能布遠勢而操勝算。探聞江蘇之賊，近已回屯蕪湖，和州兩岸，是欲窺伺湖北、江西，爲西犯之謀。曾國藩一軍，亦嫌力單，左宗棠以新練之軍，隨同曾國藩合力謀吳，實有裨益。業經曾國藩會銜覆奏在案。此臣體察左宗棠於襄辦江皖軍營，尙堪有濟；而督辦四川軍務，難以勝任之實在情形也。臣等前悉蕭啓江抵川病故之信，因查有蕭軍原帶之都司彭忠信，知府銜候選同知直隸州王沐，隨營辦事最久，爲衆勇所悅服。業經飛咨四川，飭令分起管帶，俾有鈐束，而資勦辦。特是石逆死黨，既多且悍，卽如九年春間，該逆竄擾湖南，經南撫臣調募勇丁五萬餘，又繼以湖北派援之李續宜、德海、陳金鰲等水陸馬步萬人，又曾國藩派援之蕭啓江、張運蘭等步勇八千人，始能阻遏逆謀，解寶慶之圍，破走兇鋒，是石逆之狡悍，斷非蕭軍萬餘人所能制伏。現在蜀疆岌岌，滇匪竊發，勢已不支，石逆竄入，更形決裂。且聞石逆志在入川，以犯荆襄，計尤狡毒。四川關係西南安危，不僅兩湖先受其害，誠如聖諭無熟悉軍務之員，在彼督辦，深爲可慮。臣胡林翼五月初三日，密疏請以粵西撫臣劉長佑辦理四川軍務，查劉長佑自隨前任安徽撫臣江忠源轉戰粵西、湖北、安徽、江西等省，久於行陣，於咸豐六年、七年、八年，專討江西石達開一股，戰功尤著。石逆頗畏其鋒，其軍旅之才，忠貞之節，久在聖明洞鑒。臣聞其舊部李明惠、劉坤一、江忠義、席寶田等，皆堪分任軍旅，可一面先行馳援重慶等處，一面在湖南增募二三萬人，若令劉長佑由閩道出酉陽、秀山，兼程進保重慶，取徑最捷，保全甚大。如慮石逆先期已竄入蜀中，或改道荆宜，速保夔州，尙可補救於萬一。其彭忠信、王沐所帶勇丁，曾與劉長佑同事，應請歸其節制。粵西雖係邊疆緊要，而實無財賦可籌，倘得保全蜀疆，則西南完善各

疆宇益臻鞏固，尙可養成勁軍，爲越境平賊之計。且聞粵西司道辦事，亦尙有人，大股窺伺蜀疆，則粵西餘匪易於整理。臣等爲西疆喫緊，軍旅需才起見，既有所知，不敢不據實直陳。至如何位置，非臣下所敢妄干，其輕重緩急之間，聖主自有權衡，懇懇宸衷，斷飭下粵西湖南撫臣，迅速籌度，裹糧東甲，兼程前往，乃可先事補救。謹先就臣等愚慮所及，敬陳梗概，容與兩江督臣曾國藩、湖南撫臣駱秉章隨時會商，再行復奏。

上諭：「前因四川軍務緊要，擬令左宗棠前往督辦，當諭官文、胡林翼將該員能否勝任，迅速具奏。茲據奏稱：『左宗棠督辦川省軍務，難收速效，若令劉長佑由西秀進保重慶，取徑甚捷，保全甚大。』等語。左宗棠既不能獨當一面，卽毋庸赴川，仍襄辦曾國藩軍務。廣西省現在防勦正當喫緊，劉長佑未便遽離該省，湖南地方尙稱安靜，著駱秉章卽馳赴四川督辦軍務，該撫於湖南紳士素爲熟悉，擇其曉暢軍務者酌量帶往，並添募湖南練勇以資勦辦。湖北軍營中曾經戰陣得力之員，籍隸湖南者亦不乏人，著官文、胡林翼酌派數員交駱秉章差委，石達開窺伺川、滇，匪尙未撲滅，其勢岌岌可虞，東純現署川督，未諳軍旅，該撫務卽迅速起程，由便道入川，毋稍延誤。蕭啓江所帶之勇，據官文等奏，已咨令都司彭忠信候選同知直隸州王沐分起管帶，此項勇丁及川省兵勇均歸該撫調遣，以冀迅速掃賊氛。駱秉章出省後，湖南巡撫著文格暫行署理。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七月初四日奉軍機字寄）

遵旨覆奏皖北馬步兵勇無可調撥疏（六月二十七日督發）

竊臣等前於咸豐十年五月二十二日，曾以籌撥皖北步軍，交兩江總督曾國藩，並派員前往湖南增募勇丁，以資彌縫，而備援勦軍情賊勢，倍形艱鉅情形，縷悉會奏。於六月初八日，奉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十年五月二十九日，奉上諭：「前據曾國藩奏『抽撥兵勇起程渡江，擬設三路水師，並湖北官兵，不宜再調。』各摺片，當降

旨「照議辦理。」茲據官文等奏：「湖北撥派兵勇已多趕往，湖南增募勇丁，並請另設水師專營。」等語；與會國藩所籌適相符合。鄂省官軍調出已多，漢黃德三府空虛無備，恐賊匪乘間內犯，繞入腹地，包襲安慶、桐城、英霍後路，不可不防。胡林翼已派員前往湖南增募勇丁，著俟新募各軍到後，妥爲布置，毋使逆匪得以伺其隙。是爲至要。新授江蘇巡撫薛煥，現在上海，並未前赴揚州、江北統兵大員，非李若珠所能勝任，都興阿雖患腿疾，不能騎馬，然該將軍久歷戎行，曉暢兵機，正可藉資調度，不必衝鋒陷陣，親臨前敵。著該大臣等仍遵前旨，調撥馬隊兵勇，並撥備餉項，派赴都興阿軍營，以便該將軍統帶起程，前往江北督辦堵剿事宜，毋稍遲誤。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欽遵。」隨准都興阿恭錄廷旨，咨催調撥前來。臣等查湖北征皖各軍，現在分途攻勦，多隆阿、舒保分爲兩路，每營馬隊不過千名，其中尙有不得力者，除已撥給都興阿二百九十餘名外，爲數無多。外謀皖境內，顧楚疆實，在萬分單薄，不敷策應，何能再行抽撥？至湖北步軍均係湖南勇丁，勇與兵異，非自行招募，則將與勇不習，難期得力。且皖北楚軍除蕭啓江六千人，派援四川不計外，蕭翰慶之援浙，曾國藩之謀吳，總計鄂省勇丁本年頓分去一萬六千餘人，兵勇分布，實形不足，更難分撥。雖經臣胡林翼另行派員回南，招募新勇，總須入九月後，乃能到防。安慶、桐城、潛山、英山、霍山等處，兵力實虞單弱，其漢陽、黃州、德安三府，尤屬空虛無備。現據各路探報：「賊首偽輔王楊逆率大股賊衆四萬餘人，循南岸而上，意在過江抄我兵之後，賊目偽寶天義偽則天義偽秉天安等，率衆二萬餘人，已至和州，四眼狗陳玉成已至廬江，該逆等妻孥蓄產，盡在安慶城中，勢將剋日分股來援，爲多方誤我亟肆疲我之計。」是楚北皖北之情形，萬分危迫。且據蜀中探報：「首逆石達開現已由粵西竄黔，攻陷廣順州城，將謀五路犯蜀。」四川滇匪尙肆，何堪更有石逆之擾。萬一川省有警，則湖北居其下游，荆宜一帶尤須防守。現在已屬乏兵，安得更行分撥？此湖北馬步兵勇萬難籌撥之實在情形也。都興阿雖腿疾尙未痊愈，而帶兵多年，誠如聖諭。該將軍久歷戎行，曉暢兵機，正可藉資調度，不必衝鋒陷陣，親臨前敵，自

應趕緊馳赴揚州，督辦堵勦，毋得藉詞延宕！聞揚州舊有馬隊約二千人，都興阿到揚州後，即可奏明歸該將軍統帶，是馬隊一項可毋庸慮其乏人調遣，而李若珠所帶步隊各營，亦盡歸其節制堵勦，均可兼資，如必欲攜帶步隊前往，或由該將軍自行委員招募一、二千人，以資調度應手。湖此當攻守喫緊之時，兵力單弱，疆事孔亟，實在不能籌撥，致貽上游全楚之患。除咨覆都興阿外，所有軍情賊勢，萬分緊急，皖北馬步兵勇，實在無可調撥緣由，謹合詞恭摺具奏。

硃批：「覽近又有寄論，仍飭籌撥官文等自應懷遵！該將軍雖不甚習於步隊，已有旨飭令另派大員，隨同都興

阿管帶欽此。」（七月十一日奉）

請優卹援湖陣亡之道員並聲明浙皖奏報兩歧緣由疏（七月初四日督發）

竊據廣東惠潮嘉道彭玉麟稟稱：「前由楚軍調撥鹽運使銜道員蕭翰慶帶領親兵先鋒，及訓字各營，由皖南赴援常州，行至中途，因長興失守，湖州被圍，即趕至湖州救援。四月十九日至禮義橋，逆匪於村中忽出大隊，我軍見水路紛歧，遂截橋而戰，各營奮勇爭先，殺賊約四五百人，當欲乘勝進勦，因天色已晚，大雨如注，兵勇鏖戰半日，疲憊已極，乃草紮行營於桑田麥地，不能支棚，管哨兵勇，皆竟夜持仗立風雨中。二十日黎明，蕭翰慶派訓字前左中後四營為前部，右副兩營為後部，親督先鋒親兵兩營居中，行未及二十里，遇大股逆匪兜圍，我軍且戰且進，至離湖郡二十里之同心橋，該逆愈來愈衆，橫出包截，四面交抄，即派副前參將吳修攷，訓後營游擊鄧茂先，分途迎敵，親督先鋒營守備銜李楚材，親兵哨領都司李斌彪等奮勇抵禦，並趕調前部之訓字四營回救，而訓左都司唐敏興返戰已為賊敗，參將吳修攷游擊鄧茂先均血戰陣亡，兵勇潰退，李楚材帶數十騎衝圍往救，而該逆包裹愈厚，鎗礮如雨，道員蕭翰慶圍在核心，不能衝出，重圍力戰而死。都司李斌彪，千總朱

佳文、通判楊再權、縣丞龍翔均同時陣亡。其李楚材及親兵哨領幫辦各員俱被賊衝散。當晚至湖州城下，收集三千餘人奮勉殺賊，立解城圍。等情由蕭翰慶之姪藍翎候選府經歷蕭光藻等報經該道稟請具奏前來。臣等接閱之下，悲憤難名。伏查鹽運使銜道員蕭翰慶，器宇宏深，勇敢有爲，自咸豐三年冬隨彭玉麟水師由湖南轉戰湖北，每仗爭先，堅險不避。四年夏攻克岳州，秋間克復鄂省，均身受重傷。嗣調赴江西水營，上年復回援湖南，戰功懋著，所向克捷。此次派帶訓章等軍六千餘人赴援浙省，迨留徽防勦五日內，連克石太兩城，旋奉諭旨進攻池州，正冀其督師前來，水陸相依，詎馳援湖郡，以數千飢疲之衆，當大股兇悍之賊，竟在湖州同心橋地方力戰陣亡。其營官副將銜儘先補用參將吳修攷，副將銜儘先補用游擊鄧茂先，都司李斌彪，千總朱佳文，通判楊再權，縣丞龍翔均同時陣亡。實堪憫惻。查現準浙江撫臣咨：『已將蕭翰慶奏請交部，照三品陣亡例優卹。』復接準督辦皖南軍務張芾咨奏奉：上諭：『蕭翰慶以道銜儘先知府議卹，吳修攷以游擊，鄧茂先以都司議卹。』是蕭翰慶一員已與浙江撫臣奏報兩歧。且本年克復太湖保獎案內，吳修攷已加保副將銜儘先參將，鄧茂先加保副將銜儘先游擊，該二員保升奉旨在前，陣亡在後，自應照升銜請卹，合無仰懇天恩俯準，將陣亡道員蕭翰慶仍照三品陣亡例優卹，並準在原籍及死事地方建立專祠，以昭忠蓋。吳修攷、鄧茂先均照副將例優卹，都司李斌彪、千總朱佳文、通判楊再權、縣丞龍翔一併交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除受傷陣亡各營官哨勇俟查明再行辦理外，謹合詞恭摺具奏。

上諭：『前據張芾奏：『徽州援浙之軍，在途接仗，道員蕭翰慶與游擊吳修攷、都司鄧茂先力戰陣亡。當經降旨一併交部從優議卹。』復據瑞昌王有齡奏：『蕭翰慶統領楚軍援浙陣亡，並準其在原籍及死事地方建立專祠。』茲據官文、胡林翼奏：『蕭翰慶等赴援湖州陣亡，懇恩優卹。』一摺，蕭翰慶由皖南赴援湖州，派吳修攷等分途迎敵，同時血戰捐軀，深堪憫惜。道員蕭翰慶著加恩照三品陣亡例從優議卹，仍在原籍及

死事地方，建立專祠；吳修、鄧茂先已保副將銜，均著照副將例從優議卹；都司李斌彪、千總朱佳文、通判楊再權、縣丞龍翔均著一併從優議卹，以慰忠魂。該部知道。欽此。」（七月十一日奉）

擬請減成收捐以濟軍食疏（八月十九日）

竊惟用兵必先籌餉，裕餉仍須便民。湖北征皖水陸馬步六萬餘人，並製造採辦轉運卹賞，月需銀四十餘萬兩；臣頻年以來專治田賦，用佐軍儲，嚴核課釐，力杜中飽，兼有部撥鄰餉，隨時接濟，酌盈劑虛，稍資補救。查鄂省歲入錢糧不滿百萬，向不足供一歲額支之用，近年辦理漕折，亦僅足供征餉月餘之需，自去冬蜀中賊擾，井甯被焚，上游鹽課已形短絀，今歲杭垣疊警，蘇常失陷，商賈不前，釐金頓減，復值夏汛，江水漲溢，荆宜漢沔俱成澤國，被水情形為近數十年所未有，下忙地丁，秋後漕折，作何徵收，尚無把握，現委員確勘，分別蠲緩，計今年入款不過往歲十之二三，以致前敵欠餉積至四月有餘，而例外所增出款，前以蕭啓江援蜀，蕭翰慶援浙，由鄂襄糧協濟，已苦拮据，近以兩江督臣曾國藩移師徽州，臺奉諭旨撥兵濟餉，又須添募勇丁以補缺額，兵數日增，餉項日絀，皖省水陸兩岸各軍虧欠餉數已積至一百六十餘萬兩，即遵部撥督臣曾國藩之餉亦積欠二十餘萬兩，本省旗綠各營額支坐餉積欠數年，尚不在此數內，似此情形，深虞飢潰，更值水災，米價昂長，征勇乏糧，約一歲之內，出倍曩時而入減大半，臣日夜籌思，寢饋難安，幾將束手，因與督臣王文往返函商，並督同藩司嚴樹森及糧臺司道悉心區畫，惟有於捐例稍事變通，以期補救。查七年春間，臣奏准湖北捐米一石，連折耗運費，準作銀三兩四錢，仍照戶部通行捐案減二成，及遞減四成核算，並未議請再減，近年鄰省捐例屢改，如豫中折算錢鈔，皖省專收餉票，江西軍火銀錢，兼收並納，且皆屢議減成，較京捐尚為省價，夫避重就輕，人之常情，從前湖北搜括各項，尚可勉強支持，臣亦何敢為減捐之請，上煩聖慮，惟刻下征餉坐糧，內外交迫，無可設法，勢處萬難，欲

廣爲勸捐，小民又以鄰省捐價藉口，或先赴鄰封，以賤價捐領執照，巧避本省捐輸，以致鄂中捐者寥寥，若不改革，斷難期其踴躍，合無仰懇皇上天恩，俯念湖北艱苦情形，準令紳民凡捐實職虛銜，照籌餉例統減四成核算，升銜加級各項，向減四成者，準再遞減二成，於水陸通區設局收米捐米一石，加耗米一斗五升，運脚銀三錢五分，準作捐例銀五兩，各就捐局附近地方，運赴軍營及旗綠各營，並被水災區應用，其有陸路遙遠，運米維艱者，準交折色每米一石，連折耗運費兌交庫平足銀二兩五錢，其飯銀照費，仍照例交納，均以庫平實銀上兌，概不準搭交錢鈔餉票等項，以防過減，有礙京捐，核較皖豫各省，實在捐價尙多增加，定限兩箇月一卯，截數奏報，其應歸京師捐銅局收捐各條，並補交四成實銀者，湖北仍不準收，以裕京餉，並請旨敕下戶部，迅速由驛領發空白各樣職銜照各二千張，封典照一千張，貢生照一千張，監生照五千張，從九職銜照五千張，花翎照一百張，藍翎照三百張，以便隨時填發。臣因皖軍餉項異常支絀，於時窮勢迫之中，爲此無可如何之計，籲求聖主恩施逾格，俾捐生樂於輸將，餉糈或資接濟，謹會同湖廣總督臣王文恭摺附驛馳奏。

硃批：「戶部速議具奏。欽此。」

陳報江北馬步軍啓程日期疏（八月十九日）

臣於八月十四日，承準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十年八月初四日，奉上諭：「前因江北防務緊要，楚軍未能分撥，諭令官文、胡林翼調派馬步兵勇千名，交都興、阿統帶起程前往江北，到防以後，於淮徐等屬抽練勇丁，藉資防勤。茲據李若珠奏：『金陵逆匪現在製造礮船，並擄取船隻，意圖北竄，其由丹徒小河口等處出竄，賊匪雖經各艇船將弁先後擊退，惟艇師單薄，急盼上游援師。』等語，現在曾秉忠所帶之長龍船全數派往援滬，下游各起艇師爲數無多，設金陵之逆擄船下竄，丹陽等處再有逆衆橫趨江北一帶，更形喫重，著官文、胡林翼迅將前

調馬步兵勇千名，挑選精壯，配齊軍裝器械，由都興阿統帶，迅赴江北，力籌堵勦。至以楚師營制訓練，徐勇丁實爲現在切要之圖。著都興阿仍遵前旨，與會國藩會商趕緊辦理，以冀練成勁旅。「正寄諭間，據都興阿奏：「楚勇未能遠征，擬調吉林馬隊一起，及現有馬隊，已咨行官文、胡林翼催調。」等語。著官文、胡林翼迅將此項馬隊，卽飭前往都興阿軍營，以便該將軍卽日統帶起程，馳赴江北，認真勦辦，保全完善之區，是爲至要等因。欽此。」
臣查都興阿奉命督辦揚州軍務，臣因本年春夏迭次分去勇丁萬六千人，舊隊已行，新募未至，遲至七月十八日，始行撥定步軍二千六百人，咨送都興阿行營。旋津、都、興、阿以楚軍、楚餉難於籌撥等情，咨請止撥步隊前來。在都、興、阿祇因餉項艱難，自四月至於七月，積欠未償，而由英、霍、六、壽以抵淮、揚又須籌備二月行糧，恐因籌餉而誤行程，故有停止步隊之議。臣思鄂省非苦兵將之難籌，實因餉、精之久竭。除馬隊各起先經多、隆、阿、舒、保、分、派、外，臣等力爲設措，現仍選派臣、標、游、擊、李、曙、堂、管、帶、選、鋒、親、兵、五、百、人，千、總、胡、世、英、管、帶、英、字、營、五、百、人，並臣、標、左、哨、游、擊、衛、都、司、周、玉、成、管、帶、親、兵、百、人，共計步隊勇丁一千一百人，聊、護、行、程，稍壯聲威。至江、北、防、勦，尙須督、臣、會、國、藩另行選將募勇，乃能足用。現在清、理、四、箇、月、積、欠、並、攜、帶、八、月、九、月、行、糧，都、興、阿已定期八、月、十、九、日、啓、程，由英、山、霍、山、六、安、壽、州取道前往。再臣、於、英、山、霍、山、潛、山等處，因山、設、險、修、築、礮、卡、山、勢、表、斜、三、百、里，一律成工，當可稍節兵力，聊固民心。臣擬俟都、興、阿啓程後，酌移黃、梅、宿、松之間，與桐、城、潛、山等處，程途切近，軍報較爲迅速，合併附陳，理合會同督、臣、官、文、五、百、里由驛馳奏。

卷四十二

遵旨籌撥京餉分批起解疏（十年十月初八日督發）

竊照本年九月二十八日，準兵部火票遞到軍機大臣密寄九月十八日奉上諭：「昨因用項浩繁，部庫未

裕業經諭令戶部將各省應解京餉，迅行咨催。現在撫局定議，喫嘑兩首業已互換和約，惟尙有償給兵費，部庫無款可籌，自應由各省迅速籌解，以濟要需。著直隸、山東、河南各解銀二十萬兩，山西、陝西各解銀三十萬兩。湖北、湖南、四川各解銀十數萬兩，無論何款，趕緊籌撥。委員星速兼程解京，赴庫交納。銀兩一日不到，即喫嘑一日不能退兵。京師根本重地，事係安危，該督撫藩司等共濟時艱，諒不能膜視也。將此由六百里密諭恆福、清盛、賈臻、常績、譚廷襄、官文、胡林翼、翟誥、崇實並傳諭文，諭知之等因。欽此。伏查喫嘑兩首稱兵犯順，挾制多方，要求無厭，臣等職任封圻，未能提一旅之師，直掃逆氛，以紓君父之憂，惶悚莫名。現在撫議已成，祇須償給兵費，雖鄂省征餉支絀萬狀，第京師爲根本重地，安危所系，分應竭力籌解。共濟時艱，飭據藩司嚴樹森、糧道唐訓方會詳司庫存款無多，僅有徵獲洋藥稅銀三萬五千兩，可以撥解。又道庫上年漕折早已無存，本年甫經開漕，尙未徵收。此項解款，萬不能緩，自應先其所急，將庫存南折供支旗綠兵米款內，借撥銀六萬五千兩，以足十萬兩之數。仍俟徵獲漕折，收有成數，撥還南漕原款，以資兵食。除飭委留楚補用知縣文南邦、張聲正、張晉禮等分三起管解赴部，庫交納於十月初七、十二、十七等日啓程，以利進行，而濟急需。並咨行河南直隸地方，沿途催償，妥爲護送外，所有籌撥京餉委員，分批起解緣由，謹合詞恭摺覆奏。

請嚴催五省協餉以救飢軍疏（十月十二日）

竊照安慶一郡爲吳楚咽喉，江淮腰膂；前賢議建省會，已數百餘年，形勢控制之宜，官軍之所必爭，亦賊匪之所竊踞。探報逆首偽英王陳玉成，現已裹脅賊匪七八萬人，於十月初二、三、等日，蟻附桐城，結營數十里，日有增加，迭次挑戰，蟄伏未動，蓋必別有狡謀，期待大股，將厚集其毒，而并力以謀楚軍。臣等諄飭各路，嚴密戒備，矢以破釜沈舟之志，而鎮定堅忍，以期力爲補救。惟是楚省兵力，本年分撥浙江、皖南、揚州萬八千餘人，舍舊謀新，

擲前掩後，所欠前敵軍餉，已逾二百萬兩；冬令授衣之始，飢寒相迫，困苦難堪；前於九月初三日，由驛奏懇天恩，飭催山西、陝西、四川三省，仍照歷年成案，每月各協解鄂餉銀五萬兩，並請於山東、廣東兩省，每月各協解鄂餉銀三萬兩，業蒙皇上逾格慈恩，奉旨俞允。現屆一月有餘，各省並無報解文書，相應請旨嚴催該五省，趕緊協解，以救飢軍，而全危局。一俟臣等稍可支持，再行奏請停止，所有援賊大至，飢軍久困情形，理合恭摺由驛六百里馳奏。

謹按：此疏所請，奉有諭旨，交署四川總督崇實等辦理。

再，臣於咸豐八年七月十一日，在湖北巡撫任內，丁母憂，八月扶柩回籍，是年十一月，因三河軍覆，遵旨來鄂署理巡撫印務，即日帶兵駐營黃州，復移營英山。本年十月十一日服闋，在營釋服，俟軍務稍定，再行奏請回籍，補行終制，理合將服闋日期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

奏陳楚軍圍攻桐城疊勝並請優卹陣亡員弁疏（十月二十八日督發）

竊查桐城爲七省要道，尤爲安慶咽喉，背倚大山，前臨重河，地勢散漫，週迴溝港極多，馬步各軍，施展較難，且逆首偽英王陳四眼狗前於小池驛敗後，竄往桐城，布置極其周密，城外修石壘數座，以抗我師，而賊衆較之廬江舒城皆多數倍；本年四月內，福州副都統多隆阿所統各軍，於離城二十餘里紮營，屢次出隊圍攻，未能痛勦。七月十六日，多隆阿率馬步各營，進紮逼城西面三四里地方，是夜該逆乘我軍新到，營壘未固，於三更時分三路夾撲，勢甚猖獗，我軍分路迎擊，鏖戰一時之久，該逆敗退歸城；多隆阿隨即派馬隊各起，往東門呂亭驛一帶斷其接濟，一面督率步隊各營，無分晝夜，連日環攻，十七至二十五等日，轟破賊壘數處，斃賊無算。二十六日寅刻，多隆阿派精選中營，精選左營，開化勝勇，并飛虎左右，共六營，各攜雲梯，爲攻壘正兵；派精選前營、右營，截

中茂字左仁五營伏於城外左面山後爲奇兵，以制北門，便民門外兩路援賊；派親兵及督標四營與建威、忠字、年字等營列隊山之右邊迤西而南，以防西門南門援賊；分布既定，我軍鎗礮居前，刀矛隨後，直攻賊壘，該逆礮子如雨，我軍愈進愈勇，毀其木城數道，直抵濠邊，濠寬兩丈，兵勇架木而進，逆衆披靡，僞逆首純、天燕、豫、天燕見事危迫，手刃退怯之賊；我兵乘勝拔毀木城，蜂擁而上，該逆從壘上用長矛直刺，大刀橫砍，我軍前者傷亡後者繼進，參將銜花翎儘先游擊許應城、花翎儘先游擊張朋山、花翎儘先守備胡世明、五品藍翎儘先把總湯炳照、張巖喜、汪若根、儘先把總周正祥、六品藍翎儘先外委秦均彥、譚有德、張順榜、儘先外委石珍玉、藍翎六品軍功陳占元、鄧忠友、王洪勝、鄧啓發、余得水、陳得金等，首先登壘，身墜殞命；副將雷正縮指揮該哨勇丁奮勇前進，飛虎左營營官都司銜守備王允昌被礮子穿入右目，屹立不退；副將銜參將趙既發、姜玉順、劉寶國游擊銜都司藍斯明等督隊繼進，愈戰愈力，該逆抵死抗拒，而便民門又突出悍賊千餘，蜂擁來援，經參將王可升、陶茂林游擊梁洪勝、余文科等分路馳擊，殺賊數十名，該逆始敗退入城；其時西門南門大股援賊亦被西面各營擊退，登壘各營見城賊已敗，一呼齊進，該逆不能抵拒，慌奪門走；我兵四面截殺，殲除淨盡，無一漏網；其下面水壘牆高兩丈，濠寬三丈，水深丈餘，多隆阿因兵勇傷亡過多，擬即收隊，副將雷正縮參將趙既發等謂「乘此銳氣，正可一鼓踏平。」復整齊隊伍，層層疊進，施放連環鎗礮，火箭噴筒，同時射入，該逆慌亂失措，我軍拔毀木城數道，蜂擁而入，豎起雲梯，渡濠登牆，該逆度不能支，紛紛投水，各營四面勦殺，亦無餘孽；此次上面石壘殺賊五百餘人，下面水壘殺賊三百餘人，出城援應之賊，兩面殺賊二百餘人，統計殺賊一千餘人，各營哨勇陣亡數十名，受傷約計入百餘人，奪獲大礮三十餘座，擡鎗數十桿，小鎗百餘桿，刀矛旗幟無算。又多興阿查看桐城之西北隅，可開地道；八月十三日，派精選等八營列隊城根，動工開挖，詎城逆由北門突出，蜂擁撲營，經已革總兵銜記名副將協勇巴圖魯因功續保游擊銜楊得武率隊迎勦，奮力擊退，而該逆於城上環施大礮，楊得武左膀被礮子打

折登時陣亡；五品藍翎把總李良德、藍翎千總楊開興、六品藍翎伍富貴、何敬吉、外委馮光華等亦同時中礮陣亡；勇丁亦陣亡二十餘人，受傷八十餘人，遂即撤隊。旬餘以來，偵知陳逆四眼狗率衆數萬，救援桐城，我軍戰守機宜，倍宜慎重，除諄飭各軍嚴密戒備，相機勦辦外，所有陣亡員弁，從征數載，屢立戰功，此次奮勇捐軀，深堪憫惻，合無仰懇天恩俯準，將已革總兵銜記名副將協勇巴圖魯魯因功續保游擊銜楊得武，開復原官，照總兵銜例，參將銜花翎儘先游擊許應城，照參將例，花翎儘先遊擊張朋山，照游擊例，花翎儘先守備胡世明，照守備例，藍翎千總楊開興，照千總例，五品藍翎儘先把總湯炳照、張巖喜、汪若根、李良德，儘先把總周正祥，均照把總例，六品藍翎儘先外委秦均彥、譚有德、張順榜，儘先外委石珍玉、馮光華，藍翎六品軍功陳占元、鄧忠友、王洪勝、鄧啓發、余得水、陳得金、伍富貴、何敬吉，均照外委例，一併敕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其餘陣亡受傷弁勇，查明分別辦理，謹合詞恭摺田驛具奏。

斬廣匪徒通賊經州縣先期拏獲疏（十月二十八日）

竊照楚軍謀皖，圍攻懷桐兼防英山、霍山、潛山等處山險，以杜粵逆抄襲後路；第楚省蘄州、廣濟等屬，毗連吳皖，地廣路歧，防不勝防；前數年，蘄廣爲賊久踞，蕩民陷溺，賊中實繁有徒，刻下吳地之逆，倏日見鷓張，楚境之民情尤虞蠢動，是欲禦外寇，當嚴內匪，節經臣等嚴飭地方官，實力清釐，以期式遏亂萌，戒備不虞。本年五月十八日，據蘄州知州彭應鯉稟報：「訪聞蘄廣交界之靈東等鄉，有匪徒何致祥等，與該州民人孫學榮等潛通皖逆，從賊營逃回，謀爲不軌，立將孫興榮拏獲，供稱係廣濟賊匪何致祥爲首通賊，約期於五月二十八日在蘄州河岸舉事。」等情，稟報前來。臣等以蘄廣地方，爲征皖大營後路，最關緊要，該逆何致祥敢於勾結皖省逆匪，聚衆滋事，實爲腹心之患，當即派發總理營務之戶部員外郎閻敬銘、道員邢高魁、都司李文盛、黑龍江主事成

山，佐領政通等，帶隊馳往，會合黃州府知府周炳鑑，督同該州縣慎密妥辦；適廣濟縣知縣方大澍先期訪聞密擊，並經閻敬銘等，以兵威四面兜捕，該逆等逃竄無路，先後將首逆何致祥及同謀之吳得兒、徐兆林、經學來、王狗兒、周金魁、徐瑞枝、周松濤、王文耀、田金福、王培績、張四喜、張八五、龔和尚等，一併拿獲，並據現署蘄州事候補知州李瑜於交界處所，拿獲張正啓、王白子、朱福、許喜文、胡立三五名，署蘄水縣蔣照，亦獲郝老七一一名，並於何致祥家內起獲賊首偽忠、王季秀成所給黃綾文書一角，列有偽銜，蓋有偽印，又在周金魁家內起出偽軍師木印一顆，刊有「太平天國前軍廣濟縣右一營軍師」字樣，訊因「何致祥在安慶賊營最久，受賊指使，潛從賊營逃回，起意與現獲之孫興榮等謀逆已定，並同徐瑞枝、吳得兒等扮作客商，復回安慶賊營，謀逆夾攻情形，由安慶逆目偽職亮天福、唐正才轉送浦口，面見偽忠、王季秀成，說明原委，領獲偽文偽印回籍，招兵辦糧，以爲夾攻之計，約期於五月二十八日，在蘄州河岸聚集起事，先搶蘄州，踞城設守，隨後分途擄人，由蘄州、廣濟、黃梅直攻大營後路，勝則合賊上竄，敗則繞路仍歸賊營。」各情不諱。質之各犯，供詞相符，立即分別凌遲斬決，梟首示衆。伏查何致祥等潛通安慶逆首，謀襲官兵後路，狡謀已深，幸而迅速破獲，首要悉已成擒，應即仰體皇仁，解散脅從，以安反側，而定人心。所有在事各員，先機制勝，銷亂未萌，不使元惡巨憝，倖逃法網，無誤東征大局，均屬著有微勞，合無仰懇天恩，俯準將最爲出力之戶部湖廣司員外郎閻敬銘，以本部郎中遇缺卽補，並賞戴花翎；黑龍江員外郎銜主事成山，佐領政通，均請賞戴花翎；黃州府知府周炳鑑，賞加道銜，同知銜廣濟縣知縣方大澍，以同知用。署蘄州事候補知州李瑜，俟補缺後，以同知用；知府用本任蘄州知州彭應鯉，請開缺，以知府用；以示鼓勵。其餘出力各員，由臣等存記酌獎，除將起獲偽文偽印驗明銷燬外，所有蘄廣匪徒何致祥等通賊謀逆首要各犯，悉已就獲懲辦，地方安靜情形，謹合詞恭摺具奏，伏祈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奏陳逆匪糾合捻衆上犯楚軍會勦大勝情形疏（十一月十六日督發）

竊楚軍分駐皖北，圍攻安慶、桐城，下游援賊屢圖上犯，迭經臣官文、臣胡林翼咨商，多隆阿、李續宜各軍節節布置，嚴密戒備。嗣據探報：「逆首陳玉成，即四眼狗，聚集定遠、六安股匪，勾結捻首龔瞎子、孫蔘心等，各率悍黨，號稱十數萬，自舒城、廬江等處上竄。十月初旬，漸窺桐城，於縣屬西南數十里之挂車河、望鶴墩、香鋪街、尊士厓、棠梨山等處築壘四十餘座，包絡山岡，佔踞民房，圖解安慶之圍。」先是副都統多隆阿圍攻桐城未下，知援賊將大至，乃列營於挂車河之西，嚴陣以待。十月十四日，逆賊傾巢出隊，於挂車河東，以誘我師。多隆阿亦遂令各營列隊，觀其動靜。詎該逆見我軍出，即分數千人踰河來撲。多隆阿當派參將趙既發率勝勇營，都司藍斯明率飛虎右營，併力迎擊。該逆抗拒，鏖戰數時之久，我軍愈戰愈奮，賊力不支，紛紛敗退河東，其大隊亦隨收去。多隆阿因天氣漸晚，傳令各營收隊。是役也，殺賊三百餘人，賊鋒少挫。此十月十四日接仗獲勝之情形也。二十三日，陳逆復率捻匪於挂車河之望鶴墩增築營壘。多隆阿因派親兵開化精選前三營，由中路出擊。精選中左右兩營繼之，飛虎中左右三營，由左路挂車河出擊。勝勇年字二營繼之，茂字、義中、新左三營，由右路老梅樹街出擊。精選右營左仁營繼之，均列隊河阪。忠字、建威、新中、新右四營，均令列隊阪中，爲三路接應，并派協領溫德勒克西率吉林二起，黑龍江二起，西丹一起，伏於挂車河西。協領金順率吉林六起，黑龍江八起，伏於老梅樹街之後。吉林八起，居中策應。該逆見我軍隊伍整齊，仍以大隊列於山岡，趕修營壘。多隆阿復派參將姜玉順率開化營進逼誘敵，該逆亦分三路蜂擁下山，逾河來撲。我軍分途接仗，奮勇直前，賊亦愈戰愈衆，鏖戰四時之久。多隆阿見該逆抵死抗拒，當即飛調溫德勒克西、金順率所伏馬隊，飛騎撲擊。多隆阿親率吉林八起，從中衝出，鎗箭齊施，該逆紛紛潰奔。壘中我軍因天晚收隊。是役也，三路共殺賊一千餘人，生擒十八名，奪馬七匹，旗幟刀矛無算。此二十三日接仗斬獲之情形也。二十四日，安徽按察使李續宜先與多隆阿約，將青草壩一軍，留三成隊守老營，以七成隊移駐距老梅樹街四里之小松園一帶分布駐紮。二十五日，計商多隆阿馬步大軍，張旗出隊誘賊。

李續宜一軍，捲旗伏於老梅樹街，新安渡各處，詎該逆屢不出，待至初更，始行收隊，而是日經多隆阿督飭馬隊，搜殺在鄉打館之賊，擒斬無數。二十六日，賊於新安渡突出，圖犯湘軍小松圍營盤，李續宜飭蕭慶衍等伏兵並起，疊出接戰，多隆阿亦親督馬隊飛馳而來，馬步會勦，傷賊甚多。二十七日，多隆阿遂親至李續宜營，約定次日以一軍從上面掛車河等處打下，以一軍從下面新安渡等處打上，成夾攻之勢。二十八日黎明，李續宜所帶湘軍分兵入路，以第一路為左路，等入路為右路，其餘皆為中路，令候補通判吳廷華等率新仁營選鋒前營為第一路，伏於老梅樹街之後，令候補副將周忠容等率新左營，湘左營為第二路，令候補副將王載駟等率元中營，毅右營為第三路，令候補副將彭炳武等率剛右營，信中營為第四路，令候補副將蕭慶衍等率貞中營，為左營，右營為第五路，均分排於新安渡之上，令總兵胡裕發等率副左營，元右營為第六路，令候補副將成得升等率副前營，貞左營為第七路，均分排於新安渡之下，令候選知府歐陽正塘率發右營，候補副將李續遠率強右營，為第八路，繞出徐家河、張子灘、葉家河等處，以包賊後。統計列陣入路，縣互二十餘里，又以候選同知毛有銘，候補副將楊啟益，候補參將王桐柏，率中營，右營，策應各路，又以候補副將王聯芳率親兵營，與多隆阿撥來馬隊二百名，均從第二路之左衝殺。部署既定，皆捲旗從容分道而進，賊衆傾巢而出，旗幟森立，礮子如雨，為併力死拒計，而官軍愈戰愈奮，大呼陷陣，藍翎外委王品祥，外委劉楚泰等，首先衝入，登時陣亡，游擊朱吉玉繼進，子傷左手，而將士等積憤生勇，銳不可當，霎時破盡棠梨山、草土庵等處賊壘，追逼香鋪街。適多隆阿所統馬步各軍，亦分四路會勦，令參將石清吉等率飛虎中營，飛虎左營，儘先都司藍斯明等率飛虎右營，新中營，候選從九品楊德峻率新左營，已革副將續保都司銜朱希廣率新右營，田中路出，圍攻望鶴墩賊壘八座，該逆死守不出，我軍且圍且攻，為牽制之計，又令都司雷正縮等率精選中前、左右四營，並派儘先參將直隸杜勝營都司曹克忠率忠字營，儘先游擊梁洪勝率義中營，儘先參將湖南守備趙旣發率勝勇營，為左路，由掛車河繞至廖岡。

襲賊後路；又令推補游擊余福象等率親兵開化等營；補用副將黃勝日率左仁營；兵部候補七品筆帖式李雲麟率建威營；由右路出擊。令溫德勒克西等率吉林二起，黑龍江二起，世襲佐領富慶阿之黑龍江西丹四起，由挂車河直至范岡，更出左路精選等七營之左，襲賊後路；令金順等率吉林六起，黑龍江八起，爲各路策應。派即補佐領防禦雙福率吉林八起，隨湘軍進剿。部署既定，分途而進。多隆阿率右路親兵等六營，暨金順所部馬隊，由棋盤嶺、望鶴墩之右，直進香鋪街與賊接戰。我軍馬步橫衝直擊，霎時斬殺殆盡。維時李續宜督率馬步，已破棠梨山等處賊壘，提戈馳至，與多隆阿各營會合，裹賊於中。正在酣戰之際，其雷正縮率左路七營由慶岡、溫德勒克西所部三起馬隊自范岡，均由後路齊至，各兵勇奮氣倍增，諸路並進，刀矛躍舞，鎗箭齊施，呼聲動天地，圍殺約三時之久，賊屍枕藉，流血成渠。其逃出之賊，分路奔竄。多隆阿即令馬步各軍追殺二十餘里，然後收隊。其石清吉率中路等六營，亦已攻破賊壘四座，斬殺無遺。是役也，各軍奪獲大礮二十五尊，騾馬三百餘匹，擡鎗萬鎗，刀矛旗幟無算，共殺賊八九千名，其溺水死者又二三千名，生擒長髮老賊一千三百餘名，解散脅從一萬三千名，破賊館百餘處，踏平賊壘四十餘座。此十月二十八日，多隆阿、李續宜兩軍會勦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是夜三更後，賊即全數棄壘逃走。二十九日，官軍將所餘賊壘悉焚毀之。多隆阿親督馬步，躡尾追勦，殺賊又四百餘名。十一月初二日，多隆阿與李續宜皆率所部，出至桐城，該逆抵死固守，踞城不出；官軍當各收隊回營。現據探報：「陳逆及捻首龔瞎子、孫葵心等皆逃竄廬江，懷桐城內之賊，援絕勢孤，雖尙負固死守，不久即當殲滅。一等情由多隆阿、李續宜馳報前來。臣等查陳逆四眼狗，以逆眷困於安郡，圖解重圍，輒糾合悍捻十餘萬衆，築壘四十餘座，併力上犯，實屬兇狡非常；若非仰仗聖主威德，將士齊心用命，以少克衆，必至逆倭愈張，楚邊震動於東，征全局所關實大。多隆阿、李續宜和衷共濟，聯兩軍數萬士卒，爲一心謀定後動，出奇制勝，旬日之內，殲除大股援逆，厥功甚偉。多隆阿、李續宜應如何獎勵之處，出自天恩。所有戰功最著之副都統銜齊齊哈爾城廂

白旗協領溫德勒克西副都統銜儘先卽補協領吉林伯都訥，廂紅旗佐領金順，均擬請以副都統記名簡放；吉林烏拉布特哈廂白旗佐領委管總富平阿，擬請以協領儘先卽補，並請賞加副都統銜；總兵銜補用副將四川梁萬營都司雷正煊，擬請免補副將，以總兵記名簡放；副將銜儘先補用參將湖南永綏協標螺螄壩守備趙既發，儘先參將陶茂林，副將銜儘先參將王可升，儘先補用參將直隸杜勝營都司曹克忠，均擬請免補參將，以副將儘先補用，儘先游擊梁洪勝，儘先補用游擊湖南衡州協左哨千總王萬年，均擬請免補游擊，以參將儘先補用，並請賞加副將銜；儘先都司譚仁芳，擬請免補都司，以游擊儘先補用，並請賞加參將銜；都司銜儘先守備湖北宜昌鎮標左營左哨千總王允昌，左手受鎗子傷，尤爲出力，擬請免補守備，免升都司，以游擊儘先補用，並請賞加副將銜；副將銜儘先補用參將劉寶國，擬請賞加勇號；總兵銜候補副將蕭慶衍，擬請免補副將，交軍機處記名，遇有總兵缺出，請旨簡放；新授湖南鎮軍鎮總兵胡裕發，擬請交部從優議敘；總兵銜候補副將彭星占，擬請免補副將，以總兵記名簡放；候補副將借補湖南綏靖鎮標中軍游擊王載駟，候補副將周忠容、趙太和，均擬請賞加總兵銜；候補副將郭鵬程，擬請賞給勇號；副將銜候補參將林貴廷，擬請免補參將，以副將儘先推補；候補游擊朱吉玉，擬請免補游擊，以參將儘先推補，並請賞加副將銜；藍翎同知銜湖北候補通判吳廷華，擬請免補通判，以同知仍留湖北遇缺卽補，並請賞換花翎；其餘在事出力人員，可否由臣等查明擇尤保獎，出自逾格恩施，其陣亡之吉林六起滿洲廂白旗披甲花翎額外驍騎校豐伸，吉林八起伯都訥廂黃旗披甲藍翎普奇顯，又藍翎外委王品祥，外委劉楚泰，六品藍翎軍功呂志國、向昌志，皆係首先陷陣捐軀，均請敕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此外陣亡受傷員弁兵勇，另行查明，分別辦理，合併陳明。所有兩軍擊退大股援賊情形，謹繕摺由驛馳奏。上諭：「官文、胡林翼奏『逆衆圖援懷桐，楚軍會勦，大獲勝仗。』一摺，勦辦甚爲得手，多隆阿、李續宜和衷共濟，出奇制勝，實屬調度有方。多隆阿著賞穿黃馬褂，李續宜著賞加二品頂戴，在事尤爲出力之協領溫德勒

克西儘先佐領金順均著以副都統記名簡放；佐領委營總富平阿著以協領儘先卽補，並賞加副都統銜；都司雷正縮著免補副將，以總兵記名簡放；儘先參將趙既發、陶茂林、王可升、曹克忠均著免補參將，以副將儘先補用；儘先游擊梁洪勝、王萬年均著免補游擊，以參將儘先補用，並賞加副將銜；儘先都司譚仁芳著免補都司，以游擊儘先補用，並賞加參將銜；儘先守備王允昌著免補守備，免升都司，以游擊儘先補用，並賞加副將銜；儘先參將劉寶國著賞給銳勇巴圖魯名號，候補副將蕭慶衍著免補副將，交軍機處記名；遇有總兵缺出，請旨簡放；總兵胡裕發著交部從優議敘，候補副將彭星占著免補副將，以總兵記名簡放；王載駒、周忠容、趙太和均著賞加總兵銜，郭鵬程著賞給衝勇巴圖魯名號，候補參將林貴廷著免補參將，以副將儘先推補，候補游擊朱吉玉著免補游擊，以參將儘先推補，並賞加副將銜，候補通判吳廷華著免補通判，以同知仍留湖北，遇缺卽補，並賞換花翎，其餘在事出力人員，準其擇尤保奏，候朕施恩，陣亡之滿洲、廂白旗披甲額外驍騎校豐伸、伯都訥、廂黃旗披甲普奇顯外委王品祥、劉楚太、六品軍功呂志國、向昌志均著交部從優議卹，欽此。

再，此次逆捻自九月內竄擾壽州、六安，六安州爲鄂省東北邊境，入寇之道，蓋賊詭計，欲見形於東北，牽動我懷桐大軍厚集東北，而因以全力解安慶之圍，及見我軍不動，乃會合以趨桐城，而仍分股萬餘人，以竄霍山。臣胡林翼當以統帶昌營之候補副將余際昌，率所部分駐霍山之黑石渡、三石嶺等處，兵力單薄，旋飭管帶貞右營記名總兵湖南乾州副將成大吉由羅田之松子關移駐霍山之諸佛庵，以爲聲援；又飭令統帶亨中營之儘先補用副將楊富有統帶元左營之儘先副將劉長槐，由英山移往諸佛庵，添助成大吉一軍；又飭令鄖陽城守營守備孟麟、鄖陽鎮前營守備李克儉將所統鄖陽馬隊三百人，由英山往助余成兩軍，並飭令固守險隘，相機進剿。旋於十一月初六日，據余際昌、成大吉會稟：「霍山之賊盤踞城東門三板橋一帶，該副將等連日會勦，

疊有斬獲，因賊勢頗怯，遂於初五日夜三更後，分三路進攻。孟麟、李克儉所帶馬隊由中路進，而以署霍山縣令張組所帶團練隨後接應。余馨昌一軍由右路從黑石渡潛進，成大吉一軍由左路從戴家河潛進，因三板橋賊壘營棚多用稻草蓋搭，該馬隊逼近賊營，用鎗火攻撲，霎時火起，賊不知我軍虛實，該副將等左右夾擊，斬首二百餘人，奪獲器械無算，賊衆悉逃奔舒城，以兵少，故未窮追。現在霍山境界已無賊蹤，我軍惟花翎儘先守備王占先奮勇當先，賊用大礮轟擊，受傷最重，登時陣亡；又陣亡六品軍功王占魁一名，等情前來。據此所有霍山分股來犯之賊，同時勦退，陣亡之花翎守備王占先死事最慘，相應仰懇天恩，飭部照都司例從優議卹，六品軍功黃占魁請照外委例議卹，以慰忠魂，合併附陳。

請緩提漕折銀兩暫資飢軍接濟疏（十二月初四日）

竊於咸豐十年八月十三日，準軍機大臣字寄：八月初五日，奉上諭：「戶部奏：『酌提各省漕折銀兩，採買糧石，以實倉儲。』一摺，京倉爲根本至計，兵民口食攸關，亟應廣爲籌畫。現在湖北軍務肅清，閩閩安業，所有應征各款，自可照舊徵收，著官文、胡林翼將漕折銀兩，務於年內一律解京，並將提解銀數日期，先行奏報等因，欽此。」又於十年十一月十二日，準戶部咨開：「本部具奏：『籌辦京倉。』一摺，十一月初七日，奉硃批：『依議速行，欽此。』恭錄咨行，遵照奏案，迅將前項漕折銀兩，限年內儘數解京，勿稍遲誤！」各等因。臣等於是次奉準部文之日，卽諄飭司道等竭力籌解。嗣據司道糧臺會詳：「現在楚省雖已肅清，而征皖馬步六萬餘人，每月軍餉及製造卹賞等項，約需銀四十餘萬兩，吳蜀阻兵，鹽茶釐金，均形短絀，各省協餉，任催罔應，虧短月餉至二百餘萬兩，曾經陸續奏明在案。前於十月十一日，欽奉上諭：『前因部庫需餉孔亟，當諭直隸、山東、河南各解銀二十萬兩，山西、陝西各解銀三十萬兩，湖南、湖北、四川各解銀十數萬兩，星夜赴京交納。現在部庫聲竭，京

師需餉浩繁，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湖北、湖南、四川各督撫嚴飭藩司，迅將前撥各餉，無論何款，如數動撥，陸續批解，徑赴戶部交納等因。欽此。臣等謹將道庫存南折銀，挪解六萬五千兩，連所征洋藥稅銀三萬五千兩，湊足銀十萬兩，分批委解赴部庫交納，以應急需。並於十月初八日恭摺奏報，欽奉硃批：「戶部知道。欽此。」在案。竊查湖北漕折銀兩額征，不過十餘萬兩，迭經奏請專濟征兵行糧。本年皖省前敵征兵，積欠口糧至六七月不等，飢軍嗷嗷，所有各州縣陸續解來漕折銀兩，勢不得不暫資接濟，以救眉急。合無仰懇聖恩，垂念征皖各軍，亦關緊要，俯準將湖北漕折銀兩，暫予緩解，仍俟明年酌察軍情，設法籌解，不敢久延。據糧臺司道等會詳，請奏前來。臣等覆思京倉關係根本至計，萬不可致有匱乏。臣等受恩深重，豈敢稍同膜視。惟是鄂省前敵征兵，攻圍安慶，扼禦援賊，目下首逆偽英王陳玉成，雖經挫敗，尙能收集餘燼，調發江南另股全力西犯，圖解重圍，防勦正當喫緊，各營將士歲暮飢寒，若不竭力搜括移挪，稍爲敷衍，勢必有潰散之虞。惟有籲懇皇上天恩，俯念飢軍困苦情形，將漕折一項，暫緩提解，一俟懷寧、桐城克復，皖省軍務稍定，能否酌裁勇丁，即當設法籌畫，趕緊完解，以固根本。萬不敢稍存玩忽之見，致有貽誤。謹合詞恭摺具奏。

硃批：「軍餉固屬緊要，京師尤爲根本之地，著先行迅解五萬兩，下餘銀兩，準其暫緩，戶部知道。欽此。」（十二月二十八日奉）

再，安慶爲江表咽喉，實平吳之根本。安慶未復，水陸阻梗，不能直抵金陵。且首逆陳玉成因賊眷悉在安慶城中，邀合髮捻十餘萬人，竭力上竄，圖解城圍。十月十四至二十八等日，經多隆阿、李續宜合軍力戰獲勝，業經馳奏在案。惟逆匪雖經敗挫，仍分屯廬江、桐城，脅制其衆，使不潰散，又復糾集下游，金陵、蕪湖常援賊，并力上犯，逼近樞陽，分擾桐城、鄉村，耽耽以伺我軍之瑕釁。而將挾江南賊勢之全力以謀楚軍也。刻屆冬令，安慶城河水涸，道路紛歧，四路羽書告急，將有應接不暇之勢。皖、南、浙、江之賊，亦分三大枝竄入江西。臣曾國藩、祁門各營圍裹

於中，勢頗危急。湖南道州賊匪，亦且竄入江西，上游內地，大江兩岸，風鶴驚傳。昔年金陵屯有重兵，賊尙爲所牽綴，不敢悉力西竄，今則益無忌憚矣。臣等鑒於金陵圍城之失，故以萬四千五百人圍城，又以二萬餘人應援，賊以一萬數千人防山險，而水師馬隊及分防南岸各營，尙不在此數內。皖楚交界，袤斜五百里，山內山外，歧路有歧，防不勝防。又仿傅彛制馭苗置之法，修建礮卡數百處，以節兵力，而固民志。蓋賊旣陷吳，勢必全力犯楚，楚軍不支，則襄陽鄭陽與陝西之武關荆子關切近，非屯宿重兵，不能防禦。陝西河南設有震驚，則且增兵募勇，所費乃益多也。至本年欠餉之鉅，實由分兵一萬八千餘人，應援皖南浙江淮揚等處，襄糧相從，又復增募新勇以補其闕。湖北通省之錢漕，不及江南浙江一郡之額，亦不及河南山西額賦三分之一，民力幾何。飢困殆所必至，可否懇請恩施逾格，俯準以漕折協濟，征皖水陸各軍兵餉，出自聖裁。又臣等於九月初三十月十二等日兩次奏請陝西山西四川三省援照成案，按月協濟皖軍兵餉銀五萬兩，廣東山東按月協濟兵餉銀三萬兩，均荷恩旨俞允。而各省並無報解文書，應請皇上天恩，飭下嚴催，以救飢軍，而全大局。臣胡林翼自十月初三日，猝中風寒，病勢頗劇，以軍情喫緊，未敢偷安請假，刻下賊援安慶，桐城甚急，臣於拜摺後，力疾馳入太湖，與懷桐各軍，聲勢聯絡，其潛山桐城舒城山險，及英山霍山羅田麻城蘄州蘄水山內礮卡，一律告成，仍派兵分防，以杜侵軼。合併附片陳奏。

卷四十三

請緩徵各州縣漕糧疏（十年十二月初四日）

竊查前準部咨：「嗣後蠲緩漕糧於地丁摺外，另行具摺，候旨遵辦。」等因；湖北省濱江各屬，咸豐十年夏秋被淹，受旱暨水衝沙壓各區，現經臣等將錢糧南米等項，勘明已未成災，輕重情形，另摺奏請分別蠲緩展緩。

外惟公安、沔陽、漢陽、黃陂、天門、雲夢、江陵、石首、監利、松滋等州縣，尙有應徵漕糧，力難輸納，據升任藩司嚴樹森兼署糧道唐訓方轉據該管道府結報會詳，請緩前來。臣等覆加查核無異，合無仰懇天恩俯準，將成災十分之公安縣東一等三十二里，申梓等三洲，應徵十年漕糧，緩至十一年秋後分限三年帶徵；成災五分之沔陽州梅公等一百二十七垸，應徵十年漕糧，緩至十一年秋後分限兩年帶徵；勘不成災被淹較重之沔陽州十一墩等八十三垸，漢陽縣白釜池等八區，黃陂縣牛湖等二十五社，天門縣田灣等三十六垸，淖潑等八垸，沈湖等三十七垸內最低之一百四十一甲，雲夢縣永保等四會，江陵縣王家等五十一垸，下長洋等三十一垸，石首縣一都等三十一坊垸，監利縣崇林等一百五十三垸，越子等三十二垸內未佃各區，松滋縣中二等十二都內未佃各區，並一所等八所，各應徵十年漕糧，緩至十一年秋後限一年帶徵，其各屬原緩六七八九等年漕糧，均請分別遞展一年帶征，以廣皇仁，而紓民力，理合恭摺具奏。

請分別蠲緩各州縣新舊錢糧等項疏（十二月初四日）

竊照北素稱澤國，地勢低窪，咸豐十年夏秋水漲，濱江各屬田地多被浸淹，並有缺雨受旱之處；又荆宜兩府，入夏以來，陰雨連朝，江水漲異常，歸州漫及城根，東湖縣水浸入城，江陵松滋安石首監利等縣，民隄漫潰，各縣附近都垸，並枝江宜都二縣近水田地，亦俱被淹，安縣水高城牆丈餘，監邑被淹，江湖連成一片；又襄河漢水陡長二丈餘尺，天門縣屬之紅沙廟峰口頭兩隄，漫潰成口，垸田被淹，並灌入沔陽州之通順河隄，帶淹各垸，雲夢縣聯升會民隄，漫刷成口，附近各會，與漢川縣低窪各垸，均被帶淹。據各該州縣先後稟報，均飭道府親勘加結詳辦，並經臣等專摺馳奏各在案，茲據該管道府稟報，除歸州東湖宜都三州縣地勢較高，水退尙早，無誤秋成，毋庸查辦外，實勘得安縣東一等三十二里，申梓等三洲，本年夏汎異漲，圍境被淹，全隄漫潰，城

內水深丈餘，及八九尺不等，現在低窪之處，尙未涸出，探量水深五六尺，秋收失望，民情極爲困苦，成災十分；又沔陽州梅公等一百二十七垓，居通城等湖腹內，夏秋水陡漲，衝潰垓隄，各垓被淹，現值冬令，水深數尺，難期補種，情形極重，成災五分；又十一墩等八十三垓，夏汛均被帶淹，雖不致成災，而積水未消，情形較重；又金馬等一百九十一垓，入秋以來，陰雨過多，收成歉薄，情形較輕；嘉魚縣廣賢等八里暨九洲、九屯，本年水勢較大，被淹日久，秋收歉薄，情形較輕；漢陽縣白釜池等八區，地勢最低，本年被淹較早，均屬一片汪洋，情形較重；又菱角湖等八區，久沈釜底，台頭等十八區，沿河傍湖，秋深水勢未退，情形次重；程家山等十三區，被淹後間有涸復，尙可補種，情形較輕；漢川縣喝城等三十五垓，因上游河水迭次漲發隄潰，水退甚緩，秋收失望，情形較重；又竹筒等十二垓，地勢稍高，前被優淹，現漸涸出補種，情形較輕；黃陂縣牛湖等二十五社，夏初漫淹，秋汛復漲，水勢未退，難期補種，情形較重；又夏家嘴等二百零四社，歷被賊擾，又因大旱之後，民間元氣未復，情形較輕；孝感縣尙文等四十五社，地勢較低，夏間山水陡發，被淹後涸復補種，又尙義等一百五十七社，因秋後缺雨，收成歉薄，情形均屬較輕；黃梅縣金林等三十五鎮，歷被賊擾，本年被水帶淹，民力拮据，情形較輕；鍾祥縣河鄉楊林等二十村莊，湖鄉鐵牛埂等二十六村莊，頻年積淹，本年夏秋復被淹沒，情形較重；又河鄉南湖等三十村莊，塘港等五村莊，又湖鄉龍山觀等七十六村莊，董家塢等五村莊，本年被淹後，涸復補種，收成歉薄，情形較輕；京山縣吳集等二十五團，頻年積淹，本年山水漲發，積水無從宣洩，已涸之區，沙厚泥深，亦難翻種，情形較重；又水田湖等十團，羅漢寺等六團，被淹後，涸復補種，收成歉薄，情形較輕；潛江縣文慈等十二垓，泥伏，崔家等六十六垓，本年夏秋被雨漬淹，收成歉薄，情形較輕；天門縣田灣等三十六垓，淖際等八垓，因襄河紅沙廟隄潰，致被淹沒，又沈湖等三十七垓，內最低之一百四十一甲，係頻年淹漬，本年又復被淹，情形較重；沈湖等三十七垓，內較高之九十一甲，被漬後涸復補種，又未經被淹被漬各垓，多係節年緩徵之區，本年收成又形歉薄，情形均屬較輕；雲夢

縣永保等四會夏秋裏南二水同時併漲從下游鎮口倒灌致聯升民隄潰漫被淹情形較重江陵縣王家等五十一垸下長洋等三十一垸地勢最低因潛江縣屬之羅家剝潰口水勢倒灌被淹無從宣洩情形較重南湖中洲等七十二垸吳家橋等二垸頻年積淹本年裏水復漲積水難消情形次重東洲等十七垸象湖等三垸麻家等三十一垸被淹後現雖涸復收成究屬歉薄情形較輕石首縣一都等三十二坊垸本年夏汎異漲致被淹沒現仍水深數尺情形較重九嶺等三十坊垸係上年被淹之區元氣未復情形較輕監利縣崇林等一百五十三垸越子等三十二垸內未涸各區頻年積淹本年江隄漫潰水勢內注無從消洩情形較重其越子等三十二垸內已涸各區補種稍遲收成歉薄情形較輕松滋縣中二等十二都內未涸各區並一所等八所因下游江陵縣隄潰倒灌難以消洩情形較重其中二等十二都內已涸各區補種歉收情形較輕枝江縣青夾等十七洲垸地最低窪夏秋被水淹沒間有衝坍沙壓情形較重長太等十垸沙溪坪等四區被淹後涸復補種情形較輕荆門州馬下二等三圖內江家灣等十區馬上三等十圖內萬家嶺等二十一區夏間裏水泛漲被淹日久未能補種情形較重馬下一等十二圖內晏公廟等三十四區地勢稍高被淹後涸復較早情形較輕又江夏縣城廂內外之崇通稍水等屯並漢陽居仁由義崇信三坊房屋被賊燬盡居民雖漸次歸來而大廈基址多係荒蕪又羅田縣栗子坳等六十區迭遭賊擾元氣未復又廣濟縣泰東永東靈東等三鄉道光二十八九等年大水潰隄該三鄉之石牌崗汪家蓬黃花蓬各處田地或衝坍成河或沙壓五六尺不等黃梅縣潘興口費楊邱三圩嚴家洲等處民田並毗連蘄州衛屯坐該縣黃鳳鳴許登雲二處屯地逼臨大江道光三年十一年兩次汎漲江隄衝潰各該處田地逐漸坍塌殆盡餘地復被沙壓該二縣額徵咸豐九年民賦屯餉漕費蘆課等款銀米均經按年奏請緩征在案本年各該處軍民迭赴院司以田地坍沒沙壓頻年糧賦無出困苦異常呈請長緩委據黃州府知府周炳鑑親詣該二縣勘明結報各該處沙壓田地實係一片白沙瀰望無際難以翻挑其隄佔挖廢民地並無欺

隱衝塌地畝水深數丈亦未淤復無從啓徵。以上公安、沔陽、嘉魚、漢陽、漢川、黃陂、孝感、黃梅、鍾祥、京山、潛江、天門、雲夢、江陵、石首、監利、松滋、枝江、荊門等十九州縣內公安縣東一等三十二里、申梓等三洲並沔陽州梅公等一百二十七垸被水成災餘俱勘不成災係屬被淹受旱積淹歉收並屯坐各衛軍田輕重情形相同暨江夏、漢陽二縣房屋基址多係荒蕪羅田縣賊擾元氣未復廣濟、黃梅二縣及蘄州衛屯坐該縣民屯田地坍塌控廢沙壓委無捏飾情弊由升任藩司嚴樹森兼署糧道唐訓方酌擬分別蠲緩展緩新舊錢糧南米會詳請奏前來臣等伏查州縣遇有水旱災傷例應勘明分數分別撫賑蠲緩如不成災亦請緩徵遞展本年湖北各州縣祇公安縣全境被淹成災十分沔陽州成災五分例應撫賑惟現值庫藏支絀軍餉不繼實難籌辦已飭諄勸紳富就地賑濟好爲安撫俾免失所其應徵錢糧等項同勘不成災各屬應征各款若責令照常完納民力實有未逮除請緩漕糧另摺請旨外合無仰懇天恩俯準將成災十分之公安縣東一等三十二里、申梓等三洲應徵十年錢糧南米屯餉、蘆課等項照例蠲免七分蠲贖銀米一併緩至十一年秋後分限三年帶徵成災五分之沔陽州梅公等一百二十七垸應徵十年錢糧南米照例蠲免一分蠲贖銀米一併緩至十一年秋後分限兩年帶徵勘不成災被淹較重之沔陽州十一墩等八十三垸、漢陽縣白釜池等八區、漢川縣喝城等三十五垸、黃陂縣牛湖等二十五社、鍾祥縣河鄉楊林等二十村莊、湖鄉鐵牛垸等二十六村莊、京山縣吳集等二十五團、天門縣田灣等三十六垸、淖潑等八垸、沈湖等三十七垸內最低之一百四十一甲、雲夢縣永保等四會、江陵縣王家等五十一垸、下長洋等三十一垸、石首縣一都等三十一坊垸、監利縣崇林等一百五十三垸、越子等三十二垸內未涸各區；松滋縣中二等十二都內未涸各區並一所等八所、枝江縣青夾等十七洲垸、荊門州馬下二等三團內、江家灣等十區、馬上三等十團內、萬家嶺等二十一區各應徵十年新賦錢糧南米、蘆課、隄閘、河費、閑丁、租餉等項一併緩至十一年秋後限一年帶徵其各屬原緩舊欠各項除雲夢縣七八兩年帶徵六、七兩年銀米仍應照常徵解

外；該縣九年帶徵，六年同各州縣，原緩六、七、八、九等年銀米及蘆課隄閘各款，分別遞展一年帶徵；又次重之漢陽縣菱角湖等八區，台頭等十八區，江陵縣南湖、中洲等七十二垸，吳家橋等二垸，除十年南米照常徵收外，請將應徵十年新賦、錢糧、蘆課、隄閘、河費、閑丁、租餉等項，一併緩至十一年秋後，限一年帶徵；其應帶徵九年緩徵銀米蘆課隄費等項，展至十二年秋後，限一年帶徵；原緩六、七、八等年銀米蘆課隄費等項，請俟九年緩徵銀米徵齊後，再按最先年分遞年帶徵，較輕之沔陽州金馬等一百九十一垸，嘉魚縣廣賢等八里，暨九洲九屯，漢陽縣程家山等十三區，漢川縣竹筒等十二垸，黃陂縣夏家嘴等二百零四社，孝感縣被淹之尙文等四十五社，及受旱之尙義等百五十七社，黃梅縣金林等三十五鎮，鍾祥縣河鄉南湖等三十村莊，塘港等五村莊，並湖鄉龍山觀等七十六村莊，董家壩等五村莊，京山縣水田湖等十團，羅漢寺等六團，潛江縣文慈等十二垸，泥伏、崔家等六十六垸，天門縣沈湖等三十七垸內較高之九十一甲，江陵縣東洲等十七垸，象湖等三垸，麻家等三十一垸，石首縣九嶺等三十坊垸，監利縣越子等三十二垸內已涸各區，松滋縣中二等十二都內已涸各區，枝江縣長太等十垸，沙溪坪等四區，荊門州馬下一等十二團內之晏公廟等三十四區，各應徵十年新賦、錢糧、南米等項，及孝感縣尙文等十九社，原緩子年錢糧，並京山縣水田湖等八團，羅漢寺等六團，已經啓徵原緩六、七、八等年錢糧，照常帶徵，請將各屬六年起應行帶徵銀米，及蘆課隄閘各款，分別遞展一年帶徵；天門縣未經被淹被潰各垸，原緩六、七、八等年銀米，同石首縣沙湖垸三、四甲，原緩九年銀米等款，均展至十一年秋後分別遞年帶徵；各屬五年以前有無遞緩帶徵之項，應照奏案，俟清查完竣，另行查辦。至武昌等衛軍田，應徵應緩銀兩，均照屯坐各州縣一律辦理；又江夏縣崇通稍水等屯，應徵十年分楚課正銀三百五十八兩四錢一釐，請緩至十一年秋後帶徵，未完帶徵九年分正銀三百五十八兩四錢一釐，同八年分原緩銀兩，一併遞展一年；漢陽縣居仁、由義、崇信各坊，應徵十年門攤地課銀兩，應請照額先徵一半，其餘一半銀兩亦請展至十一年秋後帶徵八

九兩年所緩銀兩，並請遞展一年；羅田縣粟子均等六十區，被擾之後，元氣未復，本年應帶原緩六年錢糧漕南二米，仍請緩至十一年秋後再行啓徵；又廣濟縣泰東、永東、靈東等三鄉，水衝沙壓上、中、下則田地應徵民賦錢糧正耗銀一千八百六十九兩六分四釐，漕米二百七十八石九斗三升二合五勺，耗米二十七石八斗九升三合三勺，南米四百三十五石八斗五升五合六勺，耗米四十三石五斗八升六合六勺，黃梅縣潘興口費楊邱三圩嚴家洲等處，水衝沙壓挖廢田地，應徵民賦正耗錢糧銀七百九兩六錢九分，南折驢腳隨漕錢糧正耗銀二百一兩八錢八分九釐，漕米五十六石一斗二合一勺，耗米五石六斗一升二勺，蘄州衛屯坐黃梅縣境，黃鳳鳴、許登雲二處，水衝沙壓中則屯地應徵屯餉，正耗銀八十兩七錢八分六釐，軍安正耗銀一十兩八錢四分二釐，幫費銀一百七兩九錢七分六釐，加津銀三十兩一錢八分二釐，請自咸豐十年爲始，並廣濟縣未完原緩咸豐八九年舊欠銀米，暨黃梅縣蘄州衛未完八年錢漕，及原緩九年舊欠銀米，一併準其展緩，俟各軍民力能翻墾，及淤復之日，再行啓徵，以廣皇仁，而紓民力。除被淹成災州縣，及廣濟、黃梅二縣，並蘄州衛衝塌沙壓各民屯田地，飭取頃畝冊結，另行題送外，所有勘明公安、沔陽二州縣，被淹成災分數，暨嘉魚等州縣，被淹受旱，勘不成災，輕重情形，分別蠲緩新舊銀米緣由，理合恭摺，由驛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

再，臣等與司道因恐情形不確，往返駁查，至再至三，並因臣胡林翼督師皖邊，堵勦逆匪，是以奏報稍遲，合併陳明。

請仍減成收捐以救飢軍疏（十二月二十五日）

咸豐十年十月二十一日，準戶部咨議復臣奏請「減成收捐」一摺，議稱捐項減四成，六成，係捐銅局章程，若援照辦理，有妨京捐，擬照江蘇、福建、安徽凡實職虛銜，貢監減二成，再減一成，升銜各項減四成，再減一成，

捐米每石作銀四兩四錢，捐米者照米核算，捐銀者照銀核算，奉硃批：「依議。」欽此。竊臣於八月十九日，因軍餉久欠未發，奏請減成收捐，數日後探聞援賊將至，督臣王文見兵勇索餉情急，恐滋事變，於九月初三日附片奏明，萬難緩辦，先將原存執照，比照奏請減成章程收捐，奉旨：「戶部查照辦理。」欽此。即派各營員及地方各官，四出勸諭，自九月初至十月中旬，據委員報捐數目，總計尙不及千金，旋準部文議駁，仍諄飭各委員，即照部駁章程，設法勸諭，迄今兩月，因捐價稍昂，苦心開導，迄無成數。前十月杪，援賊十餘萬來，援懷桐，臣傳令調兵，各勇丁環跪，求多給數日之糧，臣曉以大義，慰以溫言，許其但能勦退援賊，必求聖主恩施，廣撥協餉，照前收捐，以補積欠，幸賴皇上洪福，大挫凶鋒，而賊黨益堅，兵窮更甚，枵腹單衣，風雪衝隊，飢寒慄慄，凍病交加，總計欠餉已二百四十餘萬兩。臣籌措無狀，咎實難辭，而危迫情形，有不能不瀝陳於君父之前者，深惟部臣之意，以爲湖北已就肅清，視爲安靖省分，竊念楚皖毗連，官軍與賊勢不兩立，並無畫疆自守之形勢，皖中將士暴露數年，皖省一日不平，鄂省萬難安枕，兼以孫葵心、張樂刑等久受髮逆僞職，聽其指使，倘鄂省有變，則逆賊之勢，可以西通巴蜀，南連兩粵，兼可北擾秦豫，不獨蘇甯永無克復之機也。臣所部楚軍，與曾國藩統帶各營，分駐皖南北，據江上游，逆賊之必集，羣兇披全力以求，決勝負於一旦者，亦事勢之必然。故楚軍之飢潰，實非獨湖北一省之關係，而所仰資以接濟軍食者，則惟湖北錢糧釐金兩項，湖北歲入錢糧漕折不過百萬兩，除本省廉俸旗綠營餉，僅餘五六十萬，益以災荒蠲緩，未能如數徵收，即使全徵，而以五六十萬兩供征兵六萬餘衆之需，所少幾至九分，釐金賴商賈轉運貨物，方可流通，湖北自巴蜀大亂，來源已無，蘇杭迭變，去路又塞，商賈失業，貧民愈苦，釐課亦漸就衰竭，湖北兵力，本難自養，今歲援蜀，援浙，援淮，分兵分餉，自顧不遑，又以大局所關，不敢膜視，自臣觀之，湖北兵事餉事，有萬難於武漢未復之時者，彼時賊僅據金陵，其力未厚，其根未深，今賊踞富庶要區，動挾數十餘萬衆，南北兩岸，同時並進，賊勢既大，非昔比，官軍當武漢未復之時，山陝、湖南、四川，月有協餉，臣至湖北數

年，凡有捐項，均照通行減二成定例，並未議減；今協餉久停，前蒙聖恩，準撥山陝廣東月餉，奉旨逾已四月，杳無報解文移，臣減捐之請，不求於武漢，未復之前，而籲求於今日，此實臣無可如何之末計也。至謂減四成係銅局捐例，令照江蘇安徽各章程，是僅就減成名目略計，未就捐項實數細推。江蘇收捐錢米折合銀兩，未諳其詳；福建專捐鐵錢每銀一兩，易錢數十千，捐項極減，未敢做行，臣紮營皖邊，去安徽壽州約四百里，去河南光固不及三百里，歷年親見捐生兩處報捐，詢知安徽係捐餉票，河南係捐台票鈔票，捐生持銀買票交捐，凡例銀一百兩者，安徽帶銀一成有餘，河南帶銀二成，名減三成，實不止此。臣前請減成之數，覈計例銀百兩，實需捐庫平足銀三成有餘，如監生一項，須足銀三十六兩零，不惟比銅局昂貴，即較安徽河南捐數多至加倍，緣錢價過賤，餉票鈔票，其價更低，臣不欲以虛名買其實禍，故定以庫平足銀實數登記執照，以便部臣查對銀數，核銷軍需，是名雖多減一成，實則增貴於各省；若謂恐妨京捐，則以近京之皖豫減捐，行已數年，均與京捐無礙。湖北之捐，比皖豫增至加倍，且視皖豫去京尤遠，其無礙京捐，確有可證，况專歸銅局各條，臣並未敢擅請。此在部臣總司度支，不能不申明例案，而軍事危如累卵，不得不急切變通。臣自愧持籌無術，致數萬軍士嗷飢號寒，環求莫應，情狀日危，若不據實敷陳於聖主之前，萬一瞻徇遷延，釀成事變，貽誤大局，補救無及，臣罪愈深。為此歷陳，籲求慈恩，逾格特賜俯準，照臣前所請減捐章程，凡捐實職虛銜貢監者，照例減四成，升銜加級各項減四成，遞減二成，捐米一石作銀五兩，交折色者，每米二石，捐銀二兩五錢，飯銀照費照例交納，均以庫平足銀上兌，不準交錢文鈔票餉票等項，以防過減，其專歸銅局各條，並補交四成實銀者，仍不準收，以裕京餉，冀得稍收捐款，藉補軍食，以拯危機，以禦強寇。臣一面派員於附營地方勸諭，一面填給執照，以期捐生踴躍，一俟欠餉清釐，釐課稍充，即行奏請停止，所有楚軍飢困非常，急待減捐濟餉情形，謹會同湖廣總督臣王文恭摺由驛具奏。

硃批：「戶部速議具奏。欽此。」（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奉）

再、兩江督臣曾國藩前於夏間，調總兵鮑超等軍，渡江勦皖南賊匪，派其弟道員曾國荃，訓導曾貞幹留圍安慶，牆壕深堅，賊勢漸已窮蹙，探聞首逆陳玉成復糾約李秀成、楊七麻子及北路捻匪，併力西犯，其大股賊匪，均從南岸渡江，而北會於無為、廬江，以圖急援，懷賊勢披猖，旬日外必有大戰也。提督楊載福副都統多隆阿、集司李續宜前因安慶縱陽日有警變，均於十二月初八日，先後會集縱陽、安慶，相度地勢，審量賊情，布置已定，其多隆阿、李續宜二軍，仍堅扼桐城，以備援勦。臣於十二月十三日，紮營太湖，藉完後路城守，兼與前路桐城驛報捷近，附片奏明。

恭謝實授湖北巡撫疏（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

咸豐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內閣奉上諭：「胡林翼現已服滿，著實授湖北巡撫，俟軍務完竣，再行回籍補行守制。欽此。」竊臣以庸下，瀝荷恩施，負墨綬以從戎，捧溫綸而蒞鄂，金革勉從夫公義，未展孺私；涓埃無補於聖朝，難辭清議；三年竊位，五內懷慚，乃蒙予以真除，重之疆寄，拜膺新命，撫封圻而職守更專，自顧菲材，望江漢而仔肩彌重。臣惟有殫心皆效，力疾從公，願迅掃乎機槍，庶同登於衽席，勵甲士而藉申天討，三軍齊効馳驅，集實僚而共懷官箴，百度惟期修舉，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恭摺具奏，叩謝天恩。

再、臣體素弱，兼以十載戎行，積受風濕，去年十月，舊疾復作，十二月從英山拔營太湖，冒雪前進，沿途中寒，氣喘痰逆，右脅痞塊沈痛，晝夜呻吟，數月之久，未見痊可，據醫云：「心脾受損，藥力難期速效。」合無仰懇天恩，賞假一月，俾臣在營調養，謹附片具奏。

上諭：「胡林翼奏：『因病懇請賞假』一摺，湖北巡撫胡林翼著賞假一箇月，在營調理。欽此。」（二月二十一日奉）

卷四十四

奏陳大股髮捻竄入英山等處現籌援勦情形疏（二月初十日）

竊逆首陳玉成，勾結捻首龔瞎子等，百計圖解安慶之圍，自去歲十月，經副都統多隆阿、新授安徽巡撫李續宜兩軍勦敗後，已不敢窺伺安慶門戶。頃據探報，逆捻復取道霍山、六安商城，分擾羅田、麻城邊地，正飛調各路嚴防，詎副將余際昌所領昌營防堵霍山各卡道路紛歧，兵單賊衆，正月二十九日，陳逆大股數萬人從霍之黑石渡繞出昌營之後，該昌中營、昌前營、昌後營、昌右營相持四晝夜，力竭而潰，尙有三營孤懸三石嶺外，竭力固守，經營務處孫振銓馳往檄調該昌左營營官游擊李東山、昌副中營營官都司徐連升、禮左營營官都司蕭翊，猶誓以死守；復經孫振銓曉諭再四，囑其全軍回守天堂，始於初二日黎明，拔營回守，尙無損失，而賊匪已長驅而前，於二月初四日，竟抵英山。又據記名總兵乾州協副將成大吉稟報：「現駐羅田、松子關陳逆，分股五萬餘人，於二月初四日，左從平頂山，右從五斗坳，層層抄入關內，當經我軍分頭迎擊，又派兵勇從中截出，山陘道險，賊衆自相蹂躪，計斃賊四五千，人生擒數十名。」該營以二千五百人力，拒五萬悍賊，殺敵致果，獨爲其難，惟兵少於賊，不止十倍，急謀援應，猶恐遲滯，已咨行副都統舒保，帶領馬步千餘，倍道兼程，前往策應。竊楚軍自進勦皖賊以來，凡東北接連豫皖之境，皆添設礮卡，分兵嚴守，以防賊之乘虛竄入，惟分兵太多，欠餉太久，武漢蕪黃腹內之地，無力添募勇兵，此次逆捻大股竄入英山，可以上竄漢黃腹地，下拊櫛桐之背，臣胡林翼力疾從軍，已閱五月，正月二十一日，奏懇聖恩賞假一月，在營調治，而精神漸減，喘息不安，勢難親自督陣，因急咨商李續宜統領湘撫各營，於二月初六日，自青草壩拔隊上援，仍留多隆阿之軍駐桐城、挂車河，以防桐廬上犯之賊。臣胡林翼仍當固守太湖城池，勉自支撐，不致奔潰，所有援賊乘虛竄入楚軍回勦大概情形，理合恭摺由驛六百

里馳奏。

請飭催山西等省協餉片（二月二十五日）

再、奉部咨：咸豐十年十月二十二日，奉上諭：「官文、胡林翼奏：『援賊上犯安慶，飢軍久困，請飭催五省協餉。』一摺；逆匪陳玉成、襄脅賊匪七八萬人，蟻附桐城，結營數十里，勢將厚集匪黨，併方上犯；現在楚軍堵扼安慶一帶，力控上游，所欠前敵軍餉已逾二百萬兩，前曾諭令山西、陝西、四川等省，月濟該省餉銀五萬兩，並著山東、廣東每月各協解三萬兩，如期籌撥。迄今未據報解，當此防勦喫緊之時，豈容任意延宕，致誤大局。著崇恩、英桂、譚廷襄、勞崇光、耆齡、文煜、懍遵前旨，迅速籌解，務須不分畛域，如期接濟，毋許推諉稽遲。欽此。」仰見聖主軫念飢軍，眷懷大局之至意。當即咨行山西、陝西、四川、山東、廣東各督撫，欽遵。迄今尚未接奉咨解。查楚軍自霍山失利，賊即竄踞黃州，不特武漢戒嚴，卽麻城、黃陂、黃安、孝感、應城各屬，亦紛紛告警；而襄陽、隨、棗等州縣，又有豫省擒匪窺伺，全局震動，非厚集兵力，痛加勦洗，必致蔓延日甚，愈難收拾。無如楚軍欠餉，截至上年十月，已二百餘萬，數月以來，又增欠八十餘萬，刻下藩糧二庫搜括已盡，鹽釐等款，又因商民聞警星散，無從徵解。日盼鄰省協餉接濟，不啻以日爲歲。餉者向也，兵心之向背系之。當此江西之寇勢正張，豫省之捻氛日逼，川省之餘孽未除，我楚已有三面受敵之勢；又以皖逆分股狂竄，患及心腹。雖經臣等策勵各軍，分道勦辦，期速殲旂，惟仍無餉可恃，不特無以責將士奮勇效命之忱，實有飢疲潰散之患。查四川、山東現均有軍務，恐目前未遑兼顧。若山西、陝西、廣東三省，似尙不難籌撥，以濟楚軍之急。誠知山、陝等省，以京餉爲重，極應趕辦，藉紓聖慮。而臣等數年來竭兵力，餉力以謀皖，實欲平定東南，今事變迭出，不僅楚人之憂，臣等焦灼實深。合無仰懇天恩，迅飭山西、陝西、廣東各督撫，臣速卽如數籌撥，委員星解來鄂，以後按月接濟。一面由楚派員迎提，至山東、四川兩省，仍令遵旨籌款。

協濟，以救飢軍，而全大局。楚省幸甚！謹合詞附陳，伏乞聖鑒，速賜施行，不勝迫切之至！謹奏。

恭謝恩賞福字各物疏（二月三十日）

臣於咸豐十一年正月十二日，由督臣官文咨開，準兵部遞到恩賞福字一張，藍瓣花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一對，銀錢二箇，銀鏢四箇，食物半分到臣。臣當卽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祇領，欽惟我皇上恩周禹甸，熙春共慶，夫釀膏慶衍箕疇，錫福復頒夫宸翰，分番雲之一片，香溢荷囊，承盛露於九重，光騰榆莢，既兼金而比重，亦挾纊以同溫。况水陸奇珍，義不忘乎懷核，醍醐美味，感更切於投醪。臣惟有勉竭駑庸，時深策勵，戎幕廣解推之惠，外以獎率三軍，疆圻宏覆幬之仁，內以奠安兆庶，卽慶捷槍速掃，五雲呈捧日之祥，琛寶畢來，萬國輸貢珍之悃。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恭摺叩謝天恩。

奏陳髮捻大股犯楚請分別將弁功罪疏（三月初五日）

竊逆首陳玉成勾結捻首龔瞎子分犯羅田松子關，經成大吉擊敗，陳逆自率大股，竄入英山，李續宜全軍回援，業於二月初十日，將大概情形恭摺馳陳聖鑒在案。嗣據成大吉陸續報稱：「逆首陳玉成嗾髮捻首龔瞎子統帶髮捻五萬餘人，分擾羅田之松子關。二月初四日，逆賊之左從平頂山，右從五斗坳抄入也。」成大吉分飭武前營都司曾昭仕、武中營游擊胡以章，從右路迎擊，發中營副將張運鵬隨同成大吉所帶之貞右營，從左路迎擊。正酣戰間，成大吉暗令武後營參將王名酒從左側山腰截出，賊衆驚潰，我軍奮力衝殺，賊衆狂奔，崖崖挂木，自相蹈藉死者三千餘人，右路之賊亦被曾昭仕、胡以章帶隊奮殺，斃賊千餘名，計自己至未，鏖戰三時之久，共殺賊四千餘人，殺斃騎馬賊目一人，小頭目十餘人，奪獲偽印二顆，器械旗幟無算，生擒數十名，餘悉敗退關。

外，我軍稍有傷亡；至初七日辰刻，賊更分爲五路，一由五斗坳牽制武前武中兩營，一踞中路爲犄角之勢，餘從關左之平頂山分三路包抄武後營牆壘，蜂擁而來。成大吉卽派發中營，分爲兩路抵禦，而自率貞右營從近壘一路偃旗突出；武後營亦派隊出壘助勦，力戰多時，賊復敗退，追殺數百名，生擒一名，奪獲僞印一顆，據生擒賊供：「初四日被官軍殺斃騎馬賊目卽龔瞎子，其黨不服，挑選先鋒奮力報仇，不料又敗。」約兩次接戰，我軍傷亡共三百餘名，戰士疲勞而賊衆尙多，適派防麻城之候補知府梁作楫，以所統帶之凱前凱右副後等營分駐長嶺關，距松子關僅二十里，成大吉卽於初八日辰刻，預約長嶺關前營參將劉中和，凱左營守備蕭玉元，副後營游擊陳日元，均派六成隊伏於馬鞍腰平頂山之側，又飭麻城舉人夏梧帶領練勇伏於關內，布置已定，申刻賊率全隊，由山路排牆而進，意欲乘我不備，衝入關內，以圖分竄；成大吉卽飭各營迎頭奮擊，一時伏兵齊起，賊復敗退；我軍乘勝追離關外七八里之觀音塘，始行收隊，是夜四更，賊全數從松子關外竄逃，旋據各路探報，擒黨因龔瞎子死，散去二三萬人，從舒廬而歸於定遠，髮逆亦散去數千，尙餘三四千人，繞道竄入英山，羅田交界山中，仍往從陳逆合黨，此成大吉駐松子關以少勝多，屢戰皆捷，擊散擒黨之情形也。惟余際昌以七營分布霍山之三石嶺、樂兒嶺等處，僅昌副中、昌左、禮左三營駐守三石嶺，尙能自保，而駐守樂兒嶺之昌中、昌前、昌後、昌右四營，於正月二十九日同時潰散，賊衆一擁而入，直走英山，援師追勦，只隔數日之程，而賊遂於初八日乘虛竄陷黃州，亟應分別功罪以示勸懲，記名總兵湖南乾州協副將成大吉，以二千五百人當賊五萬之衆，竟能力扼巖關，壘控兇鋒，厥功甚偉，可否請加提督銜？副將張運發，請加總兵銜，參將王名滔，游擊胡以章，於上年十月桐城挂車河戰功案內，已保副將，二人均請加總兵銜，都司會昭仕，於前案內已保游擊，加參將銜，請免補備擊，以參將儘先補用，以昭激勵。余際昌以三千五百人，分防霍山關隘，不能堅守待援，貽誤大局，除三石嶺後二日撤回之三營應免查辦，管帶昌中營副將余際昌，昌前營參將楊飛熊，昌後營都司楠本祥，昌右營都司李殿

元，均應請旨革職，留於軍營效力，以觀後效。其副將成大吉各營陣亡都司尹翠日，外委歐正亭，軍功楊福堂，龍得祥，黃玉魁，王先道，殷邦明，張唐文，曾昭松，胡大貴，李學山，常科名段春發，劉有勝，李衍堂，楊復興，應請旨交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所有查明各路將官功罪分別勸懲各情形，理合恭摺，由驛六百里馳奏。

上諭：「官文、胡林翼奏：『查明將弁功罪分別勸懲。』一摺，粵逆陳玉成糾合捻逆，竄擾湖北，羅田、松子關，經副將成大吉分路進剿，斃賊四千餘名，連日賊分五路來犯，復經官軍痛剿，殺斃捻首，龔瞎子，並伏兵追擊，餘從關外逃竄，副將成大吉以少擊衆，殲除大寇，厥功甚偉，副將余際昌等分防霍山，不能堅守待援，致令逆匪闖入黃州，自應分別功罪，以示勸懲。記名總兵副將成大吉，著賞加提督銜，副將張運鵬，保升副將，參將王名酒，胡以章，均著賞加總兵銜，保升遊擊，都司曾昭仕，著免補遊擊，以參將儘先補用，副將余際昌，參將楊飛熊，都司浦本祥，李殿元，均著革職，留於軍營效力，以觀後效。陣亡都司尹翠日，外委歐正亭，軍功楊福堂，龍得祥，黃玉魁，王先道，殷邦明，張唐文，曾昭松，胡大貴，李學山，常科名段春發，劉有勝，李衍堂，楊復興，均著交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欽此。」（三月三十日奉）

再，臣於八年冬，紮營黃州，九年冬，移營英山，十年冬，因懷甯桐城，喫緊，進紮太湖，而賊遂由英山竄陷黃州，是臣銳意前路，而疏於後慮，且皖楚邊防，爲臣一人專責，此次邊防失利，腹地空虛，臣胡林翼咎無可辭，應請旨將臣交部議處，謹附片具奏。

上諭：「胡林翼奏：『賊陷黃州，自請議處。』等語，此次賊匪竄入黃州，湖北巡撫胡林翼駐紮太湖，勢難兼顧，所有該撫自請議處之處，著如恩寬免。欽此。」（三月三十日奉）

覆陳湖北兵力不敷暫難籌撥情形疏（十一年三月初三日）

咸豐十一年二月初四日，承準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奉上諭：「翁同書奏：『請飭撥楚兵，協同防剿。』等語，據稱：『苗沛霖因與壽州團練尋仇，時思殺官報復，聲言：『欲攻壽城，并有勾結廬州專逆』之語，現在該前撫練兵守牌，紮營河口，尙無疏懈，惟兵力尙單，請飭湖北巡撫撥精兵二千，駐紮三河尖，協同防剿。』等情，苗沛霖恃強跋扈，意存巨測，已諭令袁甲三妥籌辦理，前有旨令翁同書來京另候簡用，授李續宜爲安徽巡撫，現在壽州兵力尙單，著官文、胡林翼就近調撥精兵二千名，派委得力將弁統帶，駐紮三河尖，以壯皖軍聲援，而固楚疆門戶。至胡林翼前保之同知劉蔭，現在何處，聞該員才具尙好，應如何錄用之處，著胡林翼酌量具奏。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竊查湖北以全力謀皖，本省留防之兵，卽形單薄，自霍山失利，賊逆乘虛而上，黃州旣陷，武漢震動，省會之地，僅存馬隊百數十名，營兵亦止二千數百；臣官文倉卒添募新勇，分撥布置，加以水師礮船，梭巡江面，扼賊南渡，賊之詭謀，原欲擾我腹地，使我軍不得不分，乃狡焉肆出，以圖解安慶之圍，故其深入也，風馳雨驟，晝夜兼行，不數日而黃州之賊，已竄至黃安、黃陂一帶，意在牽掣李續宜，使之愈迫愈遠；而其潛伏桐城之賊，不下十萬，伺釁乘瑕，眈眈欲動，假令挂車河之軍，再爲分撥，多隆阿必難自立；而前路一空，勢將無所顧忌，長驅競進，直撲安慶矣。若遽撤安慶之圍，則潛山、宿松等處六州縣仍歸淪沒，不獨前功盡棄，爲可惜，而皖北永無廓清之望，卽鄂省更增滋蔓之虞。曾國荃一軍孤立，驟無援師，臣等且爲慮之，太湖地勢，下可通安、桐城之氣，上可逼黃州，同竄之鋒，應有重兵駐紮，方能扼要出奇，四路策應。臣胡林翼以二千人，力疾守城，亦正苦於無勇可募，無餉可增；臣等於鄰省軍務，但使方有可籌，斷不稍存推諉，惟值此事勢萬緊，若欲勉強抽撥，竊恐兵力愈分，兵心愈危，轉致貽誤全局，臣等之罪滋大；一俟李續宜勦辦得手，軍威漸伸，則城賊

之膽必寒，克復之期可卜。自應通籌皖北戰守，以稍紓皇上南顧之憂；至同知銜候選知縣劉蓉，現隨湖南撫臣駱秉章入蜀，臣胡林翼另片詳悉具奏。所有兵力勦辦不敷，暫難籌撥情形，理合恭摺由驛六百里覆陳。

再，臣奉恩旨垂問劉蓉如何錄用之處，當即欽遵轉詢湖南撫臣駱秉章、嗣據駱秉章函稱：「劉蓉新募護軍營勇丁八百名，總辦營務，隨同入蜀。」并經附片奏明在案。臣查劉蓉器識遠大，兼知兵事，如蒙天恩逾格簡用，并以封疆藩臬之任，尙能獨當一面，不負職守，謹附片覆陳。

官軍克復孝感等縣並解麻城懸圍疏（三月十六日督發）

竊皖逆自踞黃州後，分黨數萬，裹脅日衆，竄擾麻城、黃安、黃陂、孝感、雲夢、德安、隨州等屬，勢極披猖。臣官文先將武漢根本重地，籌防穩固，一面商議各軍分道勦辦，並二月二十三、四等日，副都統舒保等馬步各隊，於漢口、雙廟等處截擊竄賊，迭獲勝仗情形，已會摺馳奏在案。嗣臣李續宜統率所部會合舒保馬隊，先後由漢口進紮雙廟、楊店一帶，審察地勢賊情，知悍逆聚踞孝感縣城，而以德安、雲夢、隨州三處賊踞爲長蛇之勢，意圖窺伺荆襄，適統領水師惠潮嘉道彭玉麟督各營礮船上駛至省，臣官文面授機宜，即行督隊泝流而上，與臣李續宜商定進兵之策，力攻孝感，以扼其吭。三月初一日，派道員金國琛等率相營勇丁七千餘人，由楊店進紮孝感，離城五里許之東北各路。又彭玉麟率嚮導營花翎都司王吉等帶舢板數十號，入府河，至該縣城河進攻，舒保督帶馬隊往來策應。初二日，各軍齊至孝感城邊，見城上旗幟如林，城外環築土壘木卡，密釘鐵籤，城河纜木爲橋，四面鎗礮密布，以拒我師。初三日，王吉率礮船至城河，賊出大隊抗拒，我師開放鎗礮，立斃紅衣黃帽賊目一名，衆賊披靡敗退，各哨官直前奮擊，燒賊船數十號，斃賊二三百人，生擒長髮老賊二十一。初四、五等日，大雨停兵。初六日卯刻，王吉率守備陳邦榮等駛至西門，拋擲火蛋，焚燬賊卡，城賊出拒，我軍舢板且戰且進，立將浮橋

焚燬，斃賊多名；而陸師連日攻擊，輒爲堅壘所阻。初七日，陸師均進逼東西北城根一帶，彭玉麟等會商以水師分爲三隊，晝夜轟擊東南兩門，金國琛等以陸隊四面圍攻城壘，自初八夜水陸夾擊，施放鎗礮火器，城賊壘賊死拒不懈，加以濠溝木城層層阻隔，力攻一日，夜傷亡弁勇甚衆，而各軍志氣彌厲，不肯收隊，誓破此城而後已。至初九日二更，始將木城焚拔，濠溝填滿，四面攻進，立將東西兩大壘踏平，斬擒悍逆數十名，賊衆慌亂，我軍陸師乘勝由大東北等門緣城而入，水師由小東門緣城而入，敗賊急縱火突城逃竄，當於是日亥刻，將縣城克復，派兵防守，水師沿岸轟追二十餘里，舒保、金國琛等即率馬步隊跟蹤追勦，斃賊甚多，天明追至白沙渡，逆衆情急爭渡，落河淹斃者屍積滿河，馬步力戰兩晝夜，已覺困乏，馬隊又追殺數十里，賡殘賊百餘名，逃往德安城中，我軍振旅回營。綜計此次攻城，追賊殲斃四千餘名，生擒五百餘名，內有偽丞相、偽殿帥、偽指揮、偽檢點等數十名，均卽正法，奪獲騾馬五十餘匹，鎗礮刀矛旗械無算，偽照多張，解散被擄難民數千名。此三月初九日亥刻，水陸各軍大獲勝仗，克復孝感縣城之實在情形也。臣官文前於雲夢、應城被賊竄擾，卽經派調副將銜游擊王允昌都司江得勝步隊副將銜洞庭營游擊張啓基水師馳往襄河、沮口一帶，勦辦竄逆，兼爲孝感各軍聲援。嗣雲夢縣知縣吉棟稟報：「督帶團丁會同水陸兵勇於三月初七日，將縣城先自迅速收復，搜捕境內逃逆，擊獲長髮賊十二名，解省正法。」署應城縣知縣艾觀稟報：「逆匪闖入縣城，該令招集膏澗勁勇擊退，賊未踞擾。又黃陂、黃安二縣，疊經該縣整齊團練，擒斬逆賊多名，縣城當卽收復，仍飭各該縣嚴守山僻要隘，遏賊竄路。又麻城縣城前經知府梁作楫一軍會同該縣知縣吳林嬰城固守三月，初四日，賊衆萬餘，由英霍繞路直撲縣城，凱左營副將銜參將劉中和奮勇出隊，斃馬賊數十名，猝遇步賊圍裹，力竭陣亡，兵勇亦傷亡數百。嗣梁作楫等調集守關兵勇，內外夾攻，殺賊三百餘名，敗賊潰竄，城圍已解。」等情。由該縣吳林等稟報前來，查逆衆上犯楚疆，僞於武漢，兵威之盛，無由逞志，分股燒竄德安、孝感等屬，圖窺荆襄，又以另股逆衆直犯麻城，牽我兵力，計甚狡毒。此

次水陸各軍，奮力痛勦，斬賊數千之衆，克復孝感、應城、雲夢、應城等屬逆匪枝葉已蕪，麻城之圍亦解，實足以寒逆膽而快人心。刻下德安、隨州賊勢漸孤，臣李續宜會同舒保當率得勝之師，分道圍攻，期速掃清上游境地，直搗黃郡逆巢。臣官文又添募湘軍，仍嚴防武漢鎮靜調度。臣胡林翼督飭前敵各軍力圖桐懷，慎密防勦，總期迅速逆氣，仰慰宸廬。克復孝感案內水師鄒、營、花翎都司王吉，血戰數日，奮勇冠軍，可否賞加勇號？候選道員金國琛，督隊嚴明，曉暢軍事，可否賞加按察使銜？出自天恩。此外出力文武員弁人等，容臣等查明擇尤酌保，籲懇鴻慈。麻城勦賊力戰陣亡之副將銜參將劉、和、仰祈恩準，飭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除飭查各軍陣亡員弁另行辦理外，所有水陸各軍勦辦皖逆連獲勝仗，克復孝感等屬情形，謹會同繙摺由驛馳奏。

楚軍截勦安慶援賊獲勝疏（四月初七日督發）

竊皖逆上竄楚疆，前經臣官文等將分軍勦辦，迭獲勝仗，並克復孝感，感情形，先後會摺奏報在案。臣等料該逆必有分股回援安慶之計，當飭懷桐、水陸各軍嚴密戒備。三月十三日探報，僞英王陳玉成即四眼狗於德安、隨州各留強賊萬餘，以死拒守，牽制我軍，該逆仍糾集悍黨，由蘄州、黃廣回竄，宿松境內，窺伺臣胡林翼、太湖大營後路，見我軍加勁守禦，賊不敢犯，繞竄宿松縣屬之桃花鋪，福州副都統多隆阿即派記名副都統溫德勒克、西金順各率所部馬隊官兵七百餘員名，馳往迎擊。十四日黎明，我軍正在紫營，見該逆漫山而至，溫德勒克等乘其喘息未定，奮起擊之，鏖戰四時之久，斬賊多名，狗逆不敢久停，即率衆逕竄石牌而入安慶，於集賢關外築壘抗拒。多隆阿以賊衆我寡，必須添調步隊，出奇制勝，親自督師前往，當派記名總兵雷正綰、儘先副將楊朝林、儘先參將穆正春、儘先副將王可升等，率精選中前左右四營，又派儘先副將趙既發、率勝、勇營、儘先副將曹克忠、率忠、字營、儘先參將王萬年、率年、字營、參將余福象、率親、兵營，均各出七成隊，馳往迎勦，並派吉林、黑龍江

各起馬隊，爲懷桐兩路策應。二十一日，拔營進紮高路鋪。二十二日午刻探報，有桐城、廬江逆首僞璋王林紹璋、僞玗王洪成、玗僞前軍吳如孝等，率大股二萬餘，自新安渡至橫山鋪，到練潭一帶，連營三十餘里，將由馬踏石過河，竄往安慶，與狗逆聯合，圖解城圍。多隆阿審察賊情緩急，定計截勦援賊，斷其內外勾結之勢。遂於二十三日午後，令雷正綰、楊朝林、王可升、朱希廣等，各率所部弁勇，由下路出擊練潭，令穆正春、趙旣發、曹克忠、楊正彪等，各率所部弁勇，由中路出擊橫山鋪，令余福象、王萬年、姜玉順，各率所部弁勇，由上路抄擊後山埋伏之賊。又令溫德勒克西、金順、雙福、富平阿等，各率馬隊，由左路金神墩襲賊之後，爲牽制之師。布置既定，分途而進。該逆張旗出抗，我軍步隊奮呼齊進，鎗礮環施，刀矛并舉，殲其悍賊數十人。逆衆披靡竄遁。適余福象、王萬年由橫山後抄至，將賊裹在垓心。馬步前後夾擊，殺聲震天，屍橫遍地。逃賊爲追軍所迫，紛紛投入菜子湖，淹斃無數。維時新安渡又出援賊萬餘，揚旗疾至。多隆阿登高瞭望，傳令以三營步隊擊其首，以五營步隊擊其腰，而以馬隊繞擊其尾。該逆前後失措，登時潰敗。我軍圍殺殆盡，敗賊奔回桐城。馬隊追過天林莊而返，沿途斬殺甚夥。收隊回營時，已二更，查點我軍無一傷亡。是役也，計殺斃黃衣賊目五名，轟斃及溺水死者共一萬餘人，生擒三十一名，奪獲驛馬四十餘匹，僞印鎗礮不計其數。此三月二十三日，我軍勦辦安慶援賊，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二十四日，多隆阿正擬圍勦安慶，而探報：「逆首黃文金與敗逆林紹璋等，又由蕪湖調到新賊七八千人，并掩匪二萬餘，均至天林莊築壘二十餘座，欲洩前忿，竄入安慶，以通狗黨。」二十七日卯刻，多隆阿密飭馬步隊，掩旗息鼓，分伏山隘，而以馬隊數十人，且進且退者數次，示以怯弱。該逆果率大隊猛撲，行五六里，我軍伏兵齊起，金順等馬隊，又分兩路，左右包抄，鎗斃箭斃之賊，又二千餘名。敗逆竄回天林莊原壘，因值大雨，我軍即行收隊，現仍設計進勦等情。由多隆阿馳報前來。臣等查此次狗逆糾黨回竄，圖解安慶城圍，詭謀已非一日。臣等先經咨飭駐紮安慶圍師之道員曾國荃等，固守濠壘，以防爲勦。提臣楊載福亦率水師總兵李成謀等，梭巡外江內湖，

焚奪賊舟數十號，以杜城賊往來接濟；乃該逆恃有外援之衆，冀內外聯爲一氣，逞其鴟張，仰賴聖主威福遐臨，曾國荃臨大敵而能鎮靜，固守營壘，壯志可嘉。多隆阿料敵決勝，督率將士，出其不意，連日截剿，大獲勝仗，殲器械賊萬餘人，實足以申天討，而快人心。臣胡林翼現復添調介字營，並調回副將成大吉一軍，多隆阿復抽調義中等十三營，即當剋期會合痛勦。查狗逆已入樊籠，應即先行毀平集賢關等處賊壘，進兵速克堅城，仰慰宸廬。此次勦辦，尤爲出力之副將銜儘先參將勤勇巴圖魯穆正春，副將銜儘先參將揚勇巴圖魯姜玉順，儘先參將楊正彪等三員，均請免補參將，以副將儘先即補已革參將因功續保參將銜朱希廣，請賞加副將銜；吉林二起副都統銜儘先協領鑲白旗佐領委營總富平阿，前因隨勦不力，經荊州將軍都興阿奏參，摘去頂戴，交部議處。此次奮勉立功，請賞還頂戴，開復原參處分，出自天恩。其餘在事出力人員，容臣等查明擇尤彙保，合併陳明。所有連日勦辦安慶大股援賊，大獲全勝情形，會摺由驛五百里馳奏。

再，皖逆前由英霍入楚，颺疾異常，自竄踞黃州，疾趨德安、孝感、隨州等屬，因楚師全駐皖疆，鄂省存城旗綠各營兵勇不滿三千，勦守均難足恃。當聞警之初，臣官文矢志固守，以待援兵，外雖示以鎮靜，而內則憂心如焚，仍照前在將軍任內守荊州之法，周密布置，又兼文武大小官員齊心努力，武漢扼要巡防，使賊不知虛實，未敢遽行上犯。又上下江水面水師礮船晝夜梭巡，賊亦無由偷渡，省地得臻穩固。嗣臣李續宜與舒保統率所部，於二月二十日均繞至省垣，與臣官文面商機宜，以賊勢趨聚孝感、德安、隨州等屬，蓄意窺伺荆襄，正值撻逆出巢，由南陽竄入楚境，上游老河口逼近襄陽，而荆襄爲中原重鎮，一有疏失，不特豫蜀之寇遙爲響應，且慮秦晉上游，聞風震動，北路大局所關較黃州尤爲喫重，是以臣等權其緩急，臣李續宜以大隊直搗孝感，即於收復縣城後，進攻德安、隨州，仍令成大吉等軍勦辦黃州，現成大吉調援安慶，彭玉麟督率水師，於外江內湖節節布置，上下嚴密梭巡，以防江面。臣官文又以李續燾、唐統興、余際昌各軍赴黃州，武昌一帶攻勦賊由蘄州暗通與國，前免

罪各匪，勢將蠢動。復派候補知府唐協和、候補都司江得勝、馬隊營總花凌阿等，率馬步一千三百名，前往大江南岸之興國、大冶等處，查擊土匪，兼助北岸黃州各軍聲勢。此分別籌辦之情形也。駱秉章援蜀一軍，前經臣等奏請暫留，助鄂援江。嗣駱秉章分留道員劉嶽昭所部勇丁四千六百人，於三月初旬，由宜昌拔營，行抵安陸。當經臣王文飛、飭劉嶽昭率勇馳往隨州，得以專力攻勦，兼保安襄門戶。現據報：「於二十六日已抵隨州，相地紮營。其各邑團練派員前往整理，尙皆踴躍。臣李續宜以澠口爲老營，已令道員金國琛等，率各營勇丁，會合舒保馬隊，進駐德郡之東北，逼城而壘。惟該逆於德安、隨州各城外，環築木椿數道，周以深濠。我軍節次仰攻，未易得手。三月二十六日午後，德安城賊由北門出二千餘人，撲我營盤，經馬步奮力擊退。是夜二更後，復有大股逆衆，分路圍撲舒保、金國琛等，率馬步迎勦，陣斬紅衣長髮賊目四名，鎗斃礮斃悍賊五百餘名，奪獲旗幟偽印無數。賊仍敗退入城，我軍爲濠所阻，未敢深入，亦即收隊。查明受傷弁勇分別辦理，連日爲雨所阻，現復由省續解礮位、築臺轟擊，力圖克復。」等情。由舒保馳報前來。除仍咨飭各軍，慎密防勦，期速克復各城，迅掃逆氛，另行馳奏外，再查前次攻克孝感，及攻勦德郡，尤爲出力之吉林、正紅旗防禦委營總安圖、吉林、滿洲、廂紅旗領備補用防禦委營總桂廉二員，奮懋天恩，賞加勇號，以示鼓勵。出自鴻慈。所有德安官兵打仗獲勝，並劉嶽昭一軍已飭赴隨州攻勦情形，謹附片陳明。

上諭：「官文等奏：『請將攻勦出力之防禦賞加勇號。』等語。吉林、正紅旗防禦委營總安圖、滿洲、廂紅旗領備補用防禦委營總桂廉，前次克復孝感，及攻勦德安逆賊，甚爲出力，自應量予獎勵。安圖著賞給圖蘇克特、伊巴圖魯名號，桂廉著賞給伊拉古勒巴圖魯名號，以示鼓勵。欽此。」（四月十七日奉）

卷四十六

奏陳楚軍勦退安慶援賊疏（五月初六日督發）

竊逆首四眼狗陳玉成，糾集髮捻數萬，上竄德安、隨州，分踞黃州、蘄州、黃梅、宿松各城邑。該逆仍自率悍黨萬餘人，回援安慶。三月二十三日，逆首林紹璋、洪成玕、吳如孝等，率黨二萬餘人，由桐廬上趨，欲合陳逆。被副都統多隆阿截擊，大獲全勝，賊仍奔回桐城。及二十七日，續勦逆首黃文金獲勝大概情形，業已會摺奏報在案。茲準多隆阿咨稱：「三月二十六日，據探報：『逆首偽定南主將黃文金，即黃老虎，率黨由南岸渡江，合敗逆並掩匪二萬餘人，於天林莊築壘二十餘座。』」本日在挂車河出隊，又分布香鋪街等處。『多隆阿揣知該逆必復窺練潭、馬踏石一帶，造搭浮橋，希圖竄往安慶，與狗逆合。遂於二十七日五鼓，由高河鋪親率開化、新前、新右、義中、飛虎右等五營，拔營由新安渡進兵，迎頭攔擊，詎逆衆亦由新安渡迎頭蜂擁而來。多隆阿當令參將銜儘先游擊藍斯明、參將銜朱希廣、副將銜儘先參將姜玉順、副將銜儘先參將梁洪勝、副將銜趙克彰，分五營爲三隊，布爲長蛇陣勢，以遏賊衆。該逆搖旗猛撲二次，各營施放鎗礮，賊多受傷，不敢復進。多隆阿登山瞭望，該逆雖分股撲挂車河老營，大隊趨重新安渡。竄我軍五營數倍之多，當即飛調挂車河之記名副都統金順，率所部吉林六起、黑龍江八起馬隊；又飛調駐高河鋪之步隊八營，均於未時始到。多隆阿即派記名總兵雷正綰、儘先副將楊朝林、儘先副將王可升、副將銜儘先參將王萬年，率各營由右路繞出；派副將銜儘先參將穆正春、儘先副將趙既發、儘先副將曹克忠、副將銜不入班次參將余福象，率各營由左路繞出；派金順率營總舒亮之吉林六起、營總巴彥杜楞之黑龍江八起，更出步隊左路之左，繞至香鋪街襲賊之後。該逆正抵死拒戰，見我軍繼集，以爲伏兵果起，力不能敵，方欲回奔，適金順率兩起馬隊從香鋪街截出，馬步併擊，鎗箭齊施，刀矛亂刺，賊紛紛敗潰，由右邊奪路而逃，奔往天林莊。負壘不出，日暮大雨，收隊回營，計是役殺籍賊二千餘名，生擒長髮老賊十四名，

奪獲馬九匹，擡鎗小鎗，旗幟無算。同日又據營務處儘先協領穆圖善稟稱：「該逆以五六千人，攻撲挂車河老營。」協領卽派總兵銜補用副將石清吉，副將銜儘先參將劉寶國，參將銜儘先游擊譚仁芳，候選縣丞楊德峻，儘先副將陶茂林，參將銜張養吾，率所部弁勇，分三路出擊，並派營總雙福率吉林八起，委參領倭克吉布率突騎營馬隊，均於步隊後列隊護營。該逆見我軍馬步齊出，遂卽過河，漸逼營根。我軍先以鎗礮轟擊，賊仍迎敵不退。我軍奮力衝殺，約三時之久，賊見新安渡大股賊衆敗潰，乃卽回奔。協領卽調吉林八起暨突騎營馬隊乘勝追過河東，始收隊回營。計殺斃賊五六百名，奪獲擡鎗小鎗刀矛旗幟各數十件。此三月二十七日新安渡與挂車河兩處打仗獲勝之情形也。查我軍馬步無一傷亡，卽欲乘勢進剿。因連雨三日未果。至四月初二日，天色晴霽，多隆阿卽令新安渡十三營，拔營過河，進攻天林莊賊壘。派親兵年字、忠字、勝勇、開化、精選左等六營，由新安渡中路出擊；吉林六起馬隊繼之，并調新中、新左、茂字、左仁、飛虎、中左等六營，由挂車河左路出擊；吉林八起暨突騎營馬隊繼之，派精選中、前右、義中、新前、新右、飛虎、右等七營，由新安渡右路出擊。黑龍江八起馬隊繼之，自新安渡至天林莊，中隔兩河，步隊皆氾水而過，分路徐進，距賊壘二三里。該逆望風膽落，棄壘而逃。多隆阿當令金順率各起馬隊，跟蹤追剿，令步隊各營將賊壘悉數削平。適大雨如注，卽振旅回營。金順等馬隊於初三日辰刻始至。據稱追至孔城，沿途殺賊約五百餘名。此多隆阿連日力戰，勦退援賊，不得與陳逆合勢之情形也。先是首逆陳玉成屯駐集賢關內外，與城內之賊日夜夾攻。曾國荃圍師經會國藩暗調鮑超一軍，合成大吉之軍，由集賢關西北進剿。適多隆阿將外援擊退，遂由集賢關東北，同日進剿。逆首陳玉成知援賊外絕，官軍四面合圍，留悍賊數千，深溝高壘，分踞關內外。逆酋於初十日，自率馬步賊五六千人，連夜由冷水鋪向馬踏石奔竄。多隆阿時已進逼磨山營次，聞之，卽派溫德勒克西率富平阿之吉林二起，常星阿之黑龍江二起，由黃馬河抄橫山鋪大路，派金順率舒亮之吉林六起，巴彥杜楞之黑龍江八起，暨雙福之吉林八起，由新安渡抄包家大橋，并飛

傳雷正綰、楊朝林、穆正春、王可升、趙既發、曹克忠、梁洪勝、趙克彰、朱希廣、姜玉順、余福象、王萬年、藍斯明統帶十三營弁兵，均出全隊，分途尾追；自磨山至馬踏石相距十八里，惟曹克忠、王萬年二營，由間道先至，楊朝林、趙既發二營繼之，賊至馬踏石河邊，見追兵尙少，即督齊隊伍，意欲背水一戰，該四營亦列隊牽制，不使賊奔，少頃各營先後追及，該逆前臨大敵，後隔溪河，驟難越遁，即率衆拚死回撲，各營奮呼直前，鏖戰二時之久，該逆且戰且退，紛紛斃水過河，我軍乘勝追抵河岸，因暮未便窮追，遂即收隊。三更抵營，計是役斃賊約一千餘人，生擒十一名，奪獲旗幟、刀矛甚夥，我軍並無傷亡。溫德勒克西、金順所帶馬隊，至次日平明，追及包家大橋，該逆踉蹌而奔，馬隊追殺直抵蔣家山賊壘，賊衆蜂擁出隊，接應逆黨入城，始收隊回營。是日馬隊殺賊六百餘人，亦無傷亡官兵，此四月初十、十一日馬步分途追賊獲勝之情形也。十四日陳玉成復糾僞璋王林紹璋、僞玗王洪成玗，僞定南大主將黃金、僞格天義陳時丞暨捻首孫葵心等，髮捻共三萬餘衆，馬賊四五百名，復圖併力上犯，由挂車河、嵯嵯尖之巔，斜迤棋盤嶺，列隊二十餘里，於江家橋、閻家雙墩、麻子嶺一帶築壘八座，餘賊於壘後項家河一帶紮散營四十餘處。是日陳玉成亦率悍黨數千人，由山內破焚黃家鋪、團卡，旋據馬哨擒賊供稱：「陳玉成攻破團卡後，仍出山外調黃金四千餘人，隱伏山內，陳玉成自率各逆首欲分三路圍撲我營。」多隆阿乘其布置未定，先發制人，即於十五日黎明，派格通阿、率舒亮之吉林六起、巴彥杜楞之黑龍江八起，先往伏於棋盤嶺，伺賊出隊，即馳焚項家河一帶賊營，並派溫德勒克西、率富平阿之吉林二起，常星阿之黑龍江二起，伏於老梅樹街之左，俟我軍進攻時，即由苑岡出抄賊後；平明，多隆阿親率馬步各營，分兵五隊，揚旗而出，以石清吉、劉寶國、藍斯明、梁洪勝、陶茂林、張養吾之飛虎中、飛虎左右、義中、茂字、左仁等營爲第一隊，由右路出老梅樹街，以余福象、趙既發、曹克忠、穆正春之親兵、勝勇、忠字、精選左等營爲第二隊，由中路出，以譚仁芳、趙克彰、楊德峻、朱希廣、王萬年之新中、新前、新左右、年字等營爲第三隊，由左路出挂車河，以雷正綰、楊朝林、王可升之精選中、前、右

等營爲第四隊徐出，列隊於掛車山口，以防山內之賊。出襲我軍後路，以姜玉順、雙福、富慶阿、倭克吉佈率開化營、吉林、黑龍、江西丹突騎營各起馬隊爲第五隊，列於駝中，以作中左兩路策應。部署既定，依次而進，甫至河邊，賊已分三路而來，僞英王陳玉成與僞格天義陳逆率悍賊四五千人，出掛車河之左，僞玠王率黨七千餘人，自雉雞塔、江家橋出掛車河之中，僞璋王與孫慕心率賊一萬餘人，由麻子嶺棋盤嶺出掛車河之右。壘賊並未出隊，賊之大隊均排於逆壘之前。多隆阿即飭第一隊之飛虎中、飛虎左右、義中、茂字、左仁等六營迎擊右路璋逆；第二隊之親兵、勝勇、忠字精選左等四營迎擊中路玠逆；第三隊之新中、新前、新左、新右、年字等五營迎擊左路陳逆。其餘四五兩隊，列隊不動。我軍三路進逼，三路賊衆亦搖旗吶喊來撲，漸逼漸近，我軍分途接仗，往來衝擊，至三十餘合，該逆不稍退卻。正酣戰間，賊之後軍忽亂，溫德勒克西率所伏馬隊飛騎衝入賊陣，右路步隊各營士氣百倍，馬步奮力夾擊，賊即紛紛潰入中路。我軍右路馬步即斜抄中路之後，中路賊復不支，並歸左路。我軍中路各營即並歸左路，與左路各營迎頭並擊，右路馬步從旁夾擊，陳逆玉成仍敢攔督中右敗賊，施放洋鎗小鎗，并力死拒，鏖戰二時之久。忽項家河散營經舒亮、巴彥、杜楞所伏兩起馬隊馳至焚燒，煙餽突起，賊遂慌亂。我軍勇氣倍加，馬步一擁齊上，鎗箭如雨，連斃黃衣騎馬賊目十餘名，悍賊二百餘名，賊即紛紛潰散，傍山向柵城而逃。多隆阿一面飭開化營及吉林八起、黑龍、江西丹四起，並突騎營馬隊進列河東，牽制賊壘，并飛調精選中前右三營，由掛車山口進勦黃山鋪山內黃逆伏賊，一面督飭馬步各營跟蹤追殺約五里許，適焚燒散營各馬隊橫抄而至，該逆不敢戀戰，奪路狂奔。我軍復合馬步，并力進勦，其江家橋、麻子嶺一帶壘賊，仍踞未動。多隆阿即飭各營暨姜玉順、雙福、富慶阿、倭克吉佈等所率馬隊分撲賊壘，以期一鼓殲除。親率數騎往來督隊，各營將弁士卒奮不顧身，爭先併進，拔毀木城四道，詎壘賊鎗礮尙多，洋鎗更夥，子如雨下。我軍前者傷亡，後者繼進，架肩緣壘而入，拋擲火蛋火箭，霎時八壘之火均起，賊棄壘欲遁，我軍步隊從壘後殺出，馬隊環壘圍斬八壘之

賊斬殺無遺；是時精選中前右三營亦抵黃家鋪，與黃逆接仗，逆亦敗竄，該三營遂將山內賊館悉數焚然，灑煙布滿山谷，賊緣此而逃；是役計踏焚賊壘八座，山內山外賊館敗營各數十處，殺斃黃衣騎馬賊目十三名，馬賊百餘名，共斃賊八千餘名，生擒二百餘名，內偽丞相五名，檢點三名，將軍一名，均經訊明，分別斬釋，奪獲騾馬四十七匹，偽印百餘顆，大礮六尊，搥鎗一百餘桿，小鎗三百餘桿，刀矛旗幟不計其數，此四月十五日勦賊獲勝，踏平賊壘，焚燬賊館散營之實在情形也。臣等查此次逆首偽英王陳玉成自鄂回竄，由懷而桐，復糾下游璋玕黃孫等衆，並搶逆大股上犯，希解皖圍，我軍屢次移營迎擊，追殺五獲大勝，踏平賊壘八座，前後焚破散營及賊館百餘處，奪獲偽印自安福以下，至指揮止，二百餘顆，其餘總制監軍通傳等偽印，不計其數；五次共殺賊不下二萬餘人，實足以寒賊膽，而伸天討。頭品頂戴副都統多隆阿，謀勇兼全，忠勤尤著，兵略精審，雖古名將無以過之；可否仰邀優獎之虞，出自天恩。各營將士，稟承號令，戮力同心，轉關追奔，一月有餘，五次大捷，所有迭次戰功卓著之記名簡放總兵四川梁萬營都司雷正綰，請賞加提督銜；儘先副將湖南永綏協螺螄壩守備趙旣發，儘先副將直隸杜勝營都司曹克忠，儘先副將王可升，副將銜趙克彰，均請賞加總兵銜；副將銜儘先參將梁洪勝，副將銜儘先參將湖南衡州協左哨千總王萬年，開千總缺，均請免補參將，以副將銜儘先即補，並均請賞給勇號；參將銜儘先游擊藍斯明，譚仁芳，均請免補游擊，以參將銜儘先即補，並均請賞加副將銜；總兵銜儘先副將湖北提標中軍參將石清吉，總兵銜儘先副將楊朝林，均請免補副將，以總兵記名簡放副將銜，不入班次；參將余福象，請免補參將，以副將銜儘先即補，並請賞加總兵銜；副將銜儘先參將劉寶國，請免補參將，以副將銜儘先即補；儘先副將陶茂林，請賞加總兵銜；游擊銜張養吾，請以游擊儘先即補，並賞加參將銜；藍翎選用縣丞楊德峻，請免選本班，以知縣不論雙單月遇缺即選，如同知銜，並請賞換花翎；呼蘭廂藍旗佐領副都統銜，即補協領委營總莫德勒巴圖魯魯常星阿，呼蘭正紅旗佐領副都統銜儘先即補協領委營總穆圖善，均請以副都統記名簡放吉

林滿洲廂白旗佐領副都統銜儘先卽補協領委營總舒亮，請賞給勇號；呼倫貝爾廂紅旗佐領儘先卽補協領伊普格巴圖魯格通阿，請賞加副都統銜；其餘在事出力人員，可否擇尤保獎，出自恩施。其陣亡之五品花翎儘先千總楊得勝，吉林州正藍旗托克通阿，佐領下披甲藍翎委防禦全安，正白旗阿昌阿，佐領下披甲藍翎德升，吉林拉林廂黃旗常海，佐領下披甲藍翎卽補驍騎校四十，齊齊哈爾城廂黃旗蘇龍額，佐領下披甲花翎卽補驍騎校委防禦金星，均請旨交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所有勦退援賊，迭獲大捷情形，會摺由驛六百里馳奏。

再，現在道員劉嶽昭，圍攻隨州，臣李續宜圍攻德安，總兵鮑超，成大吉圍攻集賢關外賊壘，尙未卽時破滅。自黃州至宿松數百里，未能分兵兼顧，而鮑超一軍，本係皖南之師，經曾國藩撥援安慶，仍須暫留北岸。四月十一、十二等日，據江西探報：「逆賊偽忠王李秀成一股，又已竄踞義甯州武甯縣，逼近鄂省邊境。」一臣官文已先後調派知府唐協和副將余際昌、何紹彩，參將唐敏興、游擊王允昌、周開先，都司江得勝各軍步隊，並委營總花凌阿馬隊，分赴興國、崇陽、通城、通山一帶，扼要防勦，惟各邑道路紛歧，兵力尙單。臣胡林翼應俟集賢關外賊壘蕩平，雨止放晴，卽行籌撥營伍，回勦黃州各屬賊匪，並先調撥總兵成大吉、胡裕發統率十營勇丁，分勦南北兩岸竄賊，合併陳明伏乞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陳報自太湖督兵回勦啓程日期疏（五月十二日）

竊賊首陳玉成等上竄德安、隨州，分踞黃州、蘄州、黃梅、宿松等處，復擁衆回援安慶，逼我集賢關圍師之後；經副都統多隆阿督率馬步五次勦退援賊於前，總兵鮑超、成大吉會師盡殲關外壘賊於後；其關內賊壘十三座，又經候選道曾國荃作長濠圍之，先後會摺陳奏在案。陳逆自疊經痛勦，竄伏桐城之後，勢孤無援，兇餒頓衰，縱欲逞其狡謀，復圖竄擾，必非近日所能爲力。况多隆阿馬步全軍一萬餘人，仍駐桐城之挂車河，屹然難犯，鮑

起一軍亦不下萬人，現經曾國藩飭令進勦宿松，仍可爲集賢關之聲援，曾國藩又近駐東流，與安慶相隔咫尺，尤可隨時策應，是安慶勦辦事宜，兵力已厚，曾國藩得專意與水師穩守圍攻，無庸臣遠爲顧慮也。惟鄂省之蕪黃各城邑，被賊久踞，逆匪僞忠王李秀成一股，由吉安、瑞州竄踞義甯州、武甯縣，逼近湖北之通山、通城、崇陽、大冶縣，與國州邊界，各州縣羽書告警，日夜紛至，安徽撫臣李續宜圍攻德安，又分駐黃岡、新洲等處，以固武漢之門戶，分兵力單，兼顧爲難；臣現駐太湖縣城，下游旣已解嚴，卽當親督成大吉一軍回勦上游，相其緩急，先援南岸，再攻蕪黃，全軍現已進發，臣定期於五月十二日起程。臣自去冬患病，數月纏綿，近日諸病漸輕，惟吐血尙未能愈，鄂省係臣之汛地，武昌尤全局根本，際此南北兩岸軍務迫急，不敢不力疾從事，以冀早事肅清，具潛山、太湖兩城，均經派員留兵固守，一切守具軍火，尙爲充實，斷不致稍有疏虞。所有督兵回勦，并起程日期，理合繕摺，由驛六百里馳報。

硃批：「覽奏，各情俱悉。欽此。」

再本年二月，已革副將余際昌自霍山潰敗，其哨官都司銜儘先守備徐步鼈籍隸羅田，敗潰不復歸伍，持刀至縣城團局，索給口糧，經羅田縣官紳傳諭，徐步鼈之父母禁阻，徐步鼈仍露刃晉罵，情尤悖逆，當卽提解軍營正法梟示。又正月初十日，據管帶信左營副將曹日昇稟稱：「前哨官守備尹中鈺，左哨官守備潘中和，什長把總嚴正興，千總王得貴，外委龔世有等，於五月初六日，在城西門外，歃血要盟，鬧索口糧，稟請究辦。」查湖北東征兩岸水陸各軍，欠餉均至六月之久，四百萬兩之多，該守備尹中鈺等，意圖鬧餉，歃血要盟，若不從嚴究辦，無以防微杜漸，當卽按軍法將尹中鈺、潘中和、嚴正興一併處決，中王得貴、龔世有二名，事發逃走，均應咨部革，行文原籍及湖北、江西各營一體查拏，所有各弁犯事，先後正法緣由，理合恭摺附陳。

馳陳安慶圍師戰守各情形疏（五月二十日督發）

竊逆首陳玉成同援安慶，多隆阿之師，五次大捷，逆首竄逃，先後恭摺奏報在案。嗣據統帶安慶圍師候選道曾國荃稟稱：「狗首陳玉成率馬步悍賊，由楚北回援安慶，三月十八日，至集賢關內，焚燒房屋，火光燭天，該逆騎馬親至後濠，往來窺伺，二十日黎明，賊分三大股而來，自毛嶺東至蕭家壩，縱橫二十餘里，旗幟林立，該逆率黨列隊於菱湖之北岸，城賊葉芸來，亦率黨出城，列隊於菱湖之南岸，以爲接應，我軍環濠屹立，不爲之動，賊不敢逼，惟連夜於菱湖北岸築壘十餘座，城賊亦於南岸增壘五座，城中出賊划，置湖中以通往來。二十二日，曾國荃商請水師提督楊載福調蔡國祥全營礮船，由東岸擡入菱湖，兼派曾貞幹之相恆營與蕭孚泗之吉中節字營，出濠護衛礮船，狗首遂分大隊捲旗疾趨，由蕭家壩蜂擁而來，蕭孚泗由中路堵禦，鏖戰兩時，多有斬獲，忽賊馬數百騎，由右路抄來，將蕭孚泗圍在垓心，趙其拔力戰死之，曾貞幹急派張祿帶吉中義字營，出濠接應，鎗礮齊施，蕭孚泗衝突出圍，仍大呼回旗陷陣，殺賊百餘名，賊衆潰退，是時蔡國祥礮船二十餘號，已入菱湖轟擊岸賊，奪獲賊船二十三日，楊載福又調唐學發舢板船十餘號，入菱湖助戰，轟賊最多，惟狗首督率羣賊，增修礮壘，漸加逼近，曾國荃旋與楊載福定計，必須先據東路湖邊要地，爲水師安泊之所，乃可制壘賊之縱橫。二十六日，派相恆、吉左、吉中、義字、智字和字、節字等營，及周萬倬之新後營，出東路橫濠，倚水畔扼要修壘，狗首果欲以死力爭此要地，率大股悍賊，連番猛撲，鎗子如雨，我軍以一半接戰，一半修壘，一晝夜而壘成。二十七日，周萬倬派都司劉祥勝率隊與水軍扼守新壘，兩日之內，水陸各營鎗礮共傷斃賊約五百餘人，內有賊目二名，而我軍被賊鎗礮陣亡數十名，受傷亦百餘名，然自我軍水陸穩守嚴密，無隙可乘，適多隆阿軍連破璋珩、黃等逆，又鮑超、成大吉兩軍，均旦夕將至，狗首自知前阻圍師，後受援軍，走入絕地，遂謀逃遁，於四月初四、五、六等日，陸續進屯關外，初七日，曾國荃與彭毓橘率步隊八十餘人，並楊鎮南馬隊百人至關外，審看地勢，陰與援軍約會夾擊，甫近賊壘，狗首即以大股，分數路來撲，馬步據險列隊以待，該逆疑我師爲誘敵，恐山後有伏，遽止不前，乃徐

徐收隊，適手嶺之賊，將近後濠。曾國荃即派本營數哨，出濠迎擊，鎗隊排轟追逐，共殺賊八十餘名，奪獲擡鎗刀矛旗幟九十餘件。日將晚，狗酋又督大隊繼進求戰，我軍仍憑濠以待，賊不敢犯。旋據探報：「狗酋率黨於初十日晚，由馬踏石壘水而遁，尙於關外赤岡嶺留賊壘四座，關內近濠留賊壘十三座，以爲死守待援之計。」曾國荃見關外賊壘已有飽超，成大吉兩軍圍攻，惟十三壘之賊，佔踞死守，必非一時所能攻克。惟作長濠圍之，以斷其去路，則不攻而自困。適因江水泛漲，安慶西路所紮之營，漸可抽撥。十三日派副後長勝、吉中、信字等營，共二千餘人，分入壘駐紮。又於東路吉左營抽撥二哨，紮蕭家塢隄埂，以礮船護之。又調樅陽之吉中仁字營，紮蕭家塢湖水邊，各營通力合作，開挖夾濠，數日而成，深溝高壘。現在十三賊壘，盡在長圍之中，仍加意嚴防，不敢疏忽。據曾國荃稟報前來，臣等查此次逆首陳玉成，以全力來援安慶，該道所統圍城之師，前後受敵，乃會同水師，從容布置，悉合機宜，使該逆終不得逞志，將弁英勇迭次苦戰，拒退悍賊，亦皆著有勞績，應懇天恩，準俟克復城池，彙案保獎。惟陣亡各員弁，容俟查明，另行開單請旨交部賜卹，以慰忠魂。除水師營出力打仗業由提臣楊載福馳陳外，所有曾國荃圍師穩守，力戰拒退援賊各情形，謹會摺由驛六百里馳奏。

卷四十七

水陸馬步各軍圍攻德安隨州迭勝疏（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督發）

竊皖逆陳玉成，即四眼狗圖解安慶城圍，乘我師盡駐皖境，糾集髮逆捻黨，逞志上犯，竄踞德安隨州等處。經臣官文等，調派水陸各軍，馳往攻勦，迭將辦理情形，馳奏在案。嗣三月初旬，我軍攻克孝感後，臣官文派道員劉嶽昭，率所部勇丁四千六百人，馳往隨州攻勦，兼保安襄門戶。臣李續宜即派遣員金國琛，會率各營，同副都統舒保馬隊，副將張啓基等水師，進攻德郡，乃該逆負隅固守，於郡城外周列木城，環浚深濠，密布礮石，以阻我

師金國琛審察地勢，商令總兵銜副將趙太和等，率為左等營紮城西；以副將郭鵬程等率毅右等營紮城西南；以副將周忠容等率新左等營紮城東南，以總兵彭炳武等率剛右等營紮城東北。金國琛與總兵蕭慶衍等率貞中等營，分駐城之東南西三面，均皆逼城而壘。三月二十三、四等日，我軍於城外鳳凰山、南壇山等處，築成礮臺，晝夜轟攻；該逆突由北門出撲，經信中等營，會合馬隊馳出截勦，斃悍賊三四百名，餘逆敗退入城。四月初七夜，舒保、金國琛密令馬隊伏於東嶽觀之坳，以貞左等步隊為接應，又令選鋒等步隊列於長濠之上，防東北門之賊，而令新仁等步隊伏北門，以元左等營為接應。初八日黎明，我軍以計誘之，逆衆果揚旗出城，金國琛等傳令各營掩旗息鼓，俟其離城較遠，號礮一聲，伏兵盡起，扼其西北門出入之路，蕭慶衍與舒保突出衝擊，張啟基等亦率戈船上轟，逆衆倉皇失措，棄械逃奔水陸馬步，縱橫截殺，計斃賊六七百名，生擒正法一百五十餘名，敗賊竄伏城柵，為我軍轟斃與逼死河內者，不可數計。十一日早，大霧迷漫，賊衆由北門潛出，圖撲我營，經馬步先期戒備，分路截殺，斃賊又三四百名，自此該逆死守不敢復出，而我軍節次仰攻城上礮子如雨，弁勇傷亡多名，金國琛等因令各營就壘中開挖地道，功已過半，一俟逼近城根，即可設計進取，此勦辦德安城賊，及迭獲勝仗之情形也。又隨州踞匪深溝高壘，與德安之賊為犄角守之愈堅。劉嶽昭自進軍擂鼓後，節次逼攻，屢為礮石所阻，四月初三日，偵知城賊於南北兩路設伏，而以西路排列賊陣，往來誘敵，為包抄我軍之計；劉嶽昭察其詭謀，遂令左營游擊孫均，又英營參將蕭品元等，各率五成隊，出左路迎擊北路之賊，而以右營參將李盛貴、健營游擊朱相霖等各率五成隊，出右路迎擊南路之賊，又令老營都司劉正庭、副後營副將李復勝等各率五成隊，輔以馬隊，迎擊中路之賊。劉嶽昭自率親兵，同游擊李用恆等為三路策應，甫經整隊而行，該逆即率大股，悉銳來撲，我軍奮勇直前，鎗斃黃衣騎賊一名，悍賊十餘人，逆黨猶抵死抗拒，我軍三路圍勦，大呼陷陣，鎗礮刀矛同時並進，連斃賊二百餘名，該逆紛紛潰散，我兵追至河岸，不及覓渡之賊，生擒溺斃者，又數百名，奪獲旗械數百。

件，賊馬十餘匹，因值天雨收隊，嗣復迭次進攻，該逆堅守不出。五月初五日午刻，城賊忽出數千人，磨聚西門濠外，添築土壘，劉嶽昭親率各軍分路進擊，直抵濠邊，轟斃逆衆多名。右營參將李威貴首先登壘，被賊鎗子穿左手，仍負痛督戰，將賊新壘毀平。蕭品元等復率隊抄截，殺斃黃衣騎賊四名，又步賊二百餘名，生擒九名，餘賊奔竄入城。現仍設法攻勦，此勦辦隨州城賊連獲勝仗之情形也。查該逆等恃其城濠重迭，負固死守，以待外援，我軍節節圍攻，期必盡殲而後快，以免他竄。又煩兵力，現飭各軍遏其奔逸，絕其援應，設法智取力攻，迅圖克復。堅城仰紓宸廬。其下游黃州、蘄廣踞逆，並南岸竄匪，亦經臣等分派水陸各軍，次第勦辦，以期剋日肅清，合併陳明。所有攻克孝感、首先登城陣亡之擬保游擊街都司劉光楚，擬保守備許賓國，擬保千總王振奮、王雲程、成榮達、蕭相輝，擬保把總熊飛龍、劉萬軒，儘先把總胡星輝、楊雲從、張楚南，藍翎外委張青山、吳甘述、王炳昆，擬保外委李續堂、王錦忠、戴興高，及圍攻德郡迭次陣亡之擬保把總藍翎外委萬雲祥、毅，右營擬保都司藍翎守備李堯瑞，藍翎守備萬魁勝，藍翎把總楊占春，藍翎外委李智信，藍翎外委劉文勝，擬保藍翎外委周鳳二，外委廖名，擬外委張楚勝，元左營擬保千總李續文，貞中營藍翎外委左盈庭，貞左營藍翎守備熊光，和副前營擬保外委周德太等三十名，又圍攻隨州節次陣亡之擬保都司藍翎守備謝益德，擬保藍翎千總左啓發，藍翎外委莫有提，擬保藍翎把總戴正一，擬保都司銜藍翎守備毛明作，擬保守備銜藍翎千總曾國富，藍翎把總戴紀山，擬保藍翎外委陳勝之，謝先二，藍翎把總李循源，共十員名，均請旨交部各照原官及擬保官階，分別從優議卹，以慰忠魂。其餘陣亡受傷兵勇，另行分別辦理，謹會同繕摺由驛五百里馳奏。殊批：「知道了！劉光楚等四十員名，均照所請議卹。欽此。」

恭報到省日期疏（六月初八日）

竊臣以鄂省南北兩岸，俱被賊擾，親率成大吉等十營回勦，業經陳奏在案。五月十二日，自太湖啓行，沿江西上。六月初三日抵省，先經督臣官文、安徽撫臣李續宜，會派副將何紹彩等，進勦咸蒲崇通一路之賊；派副將成大吉、候選道蔣凝學等，進勦與洽武昌一路之賊。一俟南岸肅清，再行合勦北岸。所有微臣到省日期，理合繕摺由驛五百里馳報。

再，臣自去冬患病，今春加以咯血，曾蒙恩允賞假一月，在營調理。自春至夏，迄未全痊。此次由水路回鄂，感受暑熱，效逆愈甚，嘔血日增，精神大為委頓，合無仰懇天恩，再行賞假兩個月，在署調理。所有日行尋常事件，即飭藩司代印代行，其軍務重件，臣仍與督臣官文、安徽撫臣李續宜會商辦理，謹附片具奏。

上諭：「胡林翼奏『病未全痊，再賞假調理』等語，湖北巡撫胡林翼著再賞假兩個月，在署調理。欽此。」（六月二十五日奉）

官軍克復通崇咸蒲等縣南岸一律肅清疏（六月二十五日督發）

竊逆首僞忠王李秀成，竄踞江西瑞州府義甯州武甯縣各郡邑，後糾集大股，分三路竄犯楚境，擾及興國崇陽通城大冶通山武昌咸甯蒲圻等州縣，逼近省城。經臣等調派水陸馬步各軍，分途勦辦，並武漢籌防穩固情形，恭摺奏報在案。五月初八日，臣李續宜因武昌縣城與黃州城隔江對峙，恐賊踞修磯壘阻我長江，即派道員蔣凝學率湘左、利左三營，兼程前進，迅圖守禦。旋據蔣凝學稟稱：「賊已於初八日竄踞武昌。」該道即於初十日，會同水師游擊曾紹霖、都司陳東友督帶礮船，水陸夾攻。蔣凝學督率隊伍，直駐武昌近城之西山，左右設伏。城賊果分三路來撲，蔣凝學親自督隊鏖戰二時之久，賊衆不支，伏兵齊起，賊遂大敗。復經水師沿岸轟擊，計是役殺斃騎馬賊目三名，賊匪數百名，淹斃受傷者尤衆，生擒二十五名，訊明分別正法，奪獲旗幟器械多

件，賊受創後，閉城不出；經會紹霖會同代理知縣龍雲督飭水師，用大礮晝夜向城環攻，賊不能守，遂於十六日四更奪路而逃，當將縣城克復。該逆大股仍盤踞興國之龍港等處，擄掠民船，希圖上犯。先經臣官文派撥唐瑞廷、丁長春帶領礮船駛入梁子湖迎擊，廣東按察使彭玉麟派水師參將喻俊明督帶礮船由富池口駛入內湖，直抵州境，連日攻勦，斃賊數百名，焚燬賊船二百餘號，奪獲刀矛器械數十件，賊馬一匹，旗幟二十餘面。嗣臣胡林翼由太湖拔營，於六月初三日始行回省，先經臣官文臣李續宜會派總兵成大吉率貞右、發中、武前、武中、武後、凱前、凱後、禮左、禮右、桂字等十營道員蔣燦學率相左、新左、利左、亨左四營，知府毛有銘率相右、義從二營，都司孟麟率馬隊由省南之保安、金牛一路進勦興國、大冶等處，副將何紹彩知府唐協和參將唐敏興、游擊唐啓虞督帶新訓四營、游擊王允昌率新昌營，都司李克儉率馬隊由省西之咸甯進勦蒲圻、崇陽、通城等處，並飭會合已革皖南道李元度上下夾擊，分路前進。維時咸甯縣知縣金東陶督率鄉團，約會水師嚮導新前等營，蒲圻縣知縣孫寶田會同釐局候補知府但相良督飭守卡礮船及各團勇，均於六月初二日將縣城收復。適李元度所部各營自平江拔營將馬港、乾塘坳、交圍、何葛墩等處節節掃蕩，敗賊遁入通城，於西門外孤嶺山築堅壘二座，賊首偽黃天福、伍逆梁天豫、陸逆勤天豫何逆，均踞城中，約四千餘人，將城加高，安設滾木梅花樁，爲久踞之計。李元度於六月初三日五鼓派游擊李正盛等五營進攻西門一路，又派守備王保清等帶柏字等營進攻東門一路，該道自率都司王連發等帶親前等營進攻南門中路，先將黃泥坳賊卡攻破，鎗斃多名，署通城縣知縣傅詩督帶團紳會合兵勇直趨孤嶺山賊壘，該逆開礮抗拒，我軍奮勇猛撲，將火彈延燒賊棚，煙燄迷天，逆衆慌亂，退入西北門，我軍跟蹤進城，殺賊三百餘名，逆衆向崇陽奔逃，即於初三日克復通城縣城，餘賊或向南樓嶺越竄，有由桂口司歸併崇陽者。李元度派各營進紮桂口，自率岡字川字及親兵兩營駐守通城。初五日，營務處陳奉彝、李元嘉、周毅等率五營直逼崇陽南門外山岡，約會崇陽縣知縣王筠節勦明進兵路徑，誘賊出戰，該逆

伏匿不出。初六日該營等與地方文武分三路進攻，悍賊千餘人拒戰，其餘逃往寒泉、大源一帶，係往通山、義甯之路。各營鼓勇進擊，鎗斃百餘名，該逆抵敵不住，且戰且逃。我軍追殺百餘名，生擒七名，奪旗三十一面，又行李百餘挑，救出難民百餘名。即於初六日克復崇陽縣城。何紹彩等復由咸甯進剿，搜殺餘匪。此省西各城邑收復之實在情形也。咸大吉等率馬步各軍，由武昌縣屬之保安、金牛沿途勦洗，踏平賊壘，殺賊甚多。所有分擾興國、大冶、通山之賊，各州縣地境處處濱臨湖港，經水師節節堵剿，各該州縣文武率同團勇分守要隘，賊已不能逞志。嗣見金牛大股挫敗，我軍分道齊至，聞風逃遁。竄往義甯，各該州縣地方均於初六七兩日一律掃蕩淨盡。此省南一路各州縣同時收復之實在情形也。現在李元度之軍已乘勢追出江西之義甯州，并已移在江西交界各州縣，實力堵剿。由帶兵文武及地方官稟報前來。查此次逆匪竄入楚境，號稱十萬，南岸州縣到處蔓延，計圖窺伺省垣，并勾連北岸之賊，幸水陸各軍奮力攻擊，旬日之內，連克各城，風聲所至，賊衆膽寒。現在南岸一律肅清，堪以仰紓宸廬。查通城、崇陽俱與江西義甯接壤，當逆賊竄擾義甯時，通城縣知縣傅詩即帶團勇於義甯交界之苦竹嶺防守，不料該逆已由南榑嶺一路竄入縣城。崇陽縣知縣王筠節正在義甯交界之小山界招集團勇，力扼賊路，而該逆已由通城突至，以致倉猝失守。城池該二員實無賊至逃避情事。雖旬日之間，旋即隨同官軍克復，究屬未能先事預防，應請革職。署咸甯縣知縣金東均，署蒲圻縣知縣孫寶田，均於大軍未到之前自行設法收復縣城，尙知奮勉，均請革職，暫留本任。署武昌縣知縣龍雲，到任僅止月餘，雖經賊匪闖入縣城，旋即隨同官軍收復，代理興國州知州徐芝，代理大冶縣知縣王塘，署通山縣知縣王紹薪，均履任未久，雖縣境被賊肆擾，仍督率紳團與水師扼要堵禦，賊匪不能久踞。以上四員或向無城池，或僅授及境內，或雖有城池而旋失旋復，均無賊至逃避情事。然亦未敢以隨同克復，邀請免議。應請於補缺後革職留任。所有在事尤爲出力員弁兵勇，容俟查明核實保獎，恭候恩施。除陣亡受傷各員另行辦理外，所有官軍分路勦辦，連獲大勝，克復通城、崇陽。

等縣城池，並勸退興國、大冶、通山各地方，現在南岸一律肅清各情形，謹會摺由驛六百里馳奏。

遴保才勝道府各員疏（七月二十二日）

竊臣於咸豐十一年四月初三日，準吏部咨開：文選司案呈內閣抄出咸豐十一年三月初四日，奉上諭：「現在各省軍務未竣，亟應簡拔人才，講求吏治，以期康濟小民，俾無失所。各該督撫於所屬各員，平日立品居官，知之有素，著擇其廉潔自愛，任事實心，及素著循聲，民情愛戴，堪勝道府者，臚列政績，出具切實考語，酌保數員，俟旨簡用。其道員及州縣各官，如有出色之員，著一併核實保奏。倘所保之人，查有貪污劣蹟，或名實不符，朕惟該督撫是問。其各力除積習，秉公保薦，毋得瞻徇情面，任令屬員，夤緣倖進，副朕知人安民至意。欽此。」仰見我皇上慎選真才，康乂小民之至意，跪誦之下，欽惕難名。臣維戡亂之略，求才為先，事君之義，薦賢為本。謹就通省所屬各員中，逐加考察，精心遴選，查有鄖陽府知府調署武昌府知府李宗燾，器識遠大，體用兼該。道銜漢陽府知府劉齊銜，識見精密，任事實心。鹽運使銜本任德安府知府李映棻，才具宏通，操守廉潔，均堪勝道員之任。坐補江西永豐縣知縣張建基，政有本原，愛民如子。揀發知州署襄陽縣知縣王璠，品行端方，官聲清卓。同知銜江夏縣知縣夏錫麒，守潔才優，結實可靠。候補同知文希范，立志誠篤，任事穩練。候補同知直隸州鍾謙鈞，通達政體，才識兼優，均堪勝知府之任。以上八員，其平日立品居官，皆臣所素知，亦衆所共信，相應請旨將鄖陽府知府調署武昌府知府李宗燾，道銜漢陽府知府劉齊銜，鹽運使銜本任德安府知府李映棻，俱交軍機處記名。遇有湖北道員缺出，請旨簡放。坐補江西永豐縣知縣張建基，免其坐補江西永豐縣知縣記名。以湖北知府用揀發知州署襄陽縣知縣王璠，免補知州記名。以湖北知府用同知銜江夏縣知縣夏錫麒，開缺記名。以湖北知府用候補同知文希范，免補同知記名。以湖北知府用候補同知直隸州鍾謙鈞，免補同知直隸州記名。以湖北知府

用；理合具摺陳奏。

克復德安郡城并分路追勦情形疏（七月二十四日督發）

竊臣等前派副都統舒保，卽用道員金國琛，水師副將張啓基，率水陸各軍圍攻德安府城，前將連獲勝仗情形，先後奏報在案。嗣陸軍添築礮臺，水師沿河排轟，該逆仍恃其壘卡重濠，堅忍死守；我軍復率各營弁勇分途開挖地道，節次轟發地雷，雖城身屢次坍塌，而逆衆立時搶堵，我軍忘命登陴，輒爲礮石所阻。六月下旬，金國琛等激勵士卒，築隄蓄水，環城浚濠，以四面長圍，困其城賊，絕其賊援。嗣長圍將成，金國琛等遂於七月十一日早，令蕭慶衍率毅右營，趙太和率爲左營，李續遠率強右營，朱吉玉率爲右營，王玉藻率溥左營，王載駟率元中營，葛清泰率瑞左營，於東西南南三路長濠上預爲埋伏；又派德安知府阮福，安陸知縣李泰源，參將阿昌阿，督帶練兵鄉團於西北兩路扼守；又派楊富有率亨中營，扼截北門，彭星占率信中營，扼截西門，又派于高勝等率貞左等營，斜出西南邀擊；而令彭炳武等率剛右等營爲左右翼包抄，金國琛與陳得升等率選前副前等營，出中腰衝擊。是日午後，布置甫定，城賊由西北門出七八千人，揚旗吶喊，且前且卻者數次；我軍號礮一聲，蕭慶衍、高勝等率各營左右抄擊，舒保督馬隊往來衝突，水師張啓基沿岸排礮轟攻，并分隊登陸接應，賊衆披靡潰亂；忽城賊又出五六千人，圖抄我軍之後，楊富有等俟賊隊盡出，扼其西北門歸路，大呼奮擊，會合各路馬步縱橫截殺，敗賊盡奔河西，我軍趙太和等伏兵四起，急架雲梯，一鼓緣登，連斬守城悍賊多名，立將郡城克復，共斃城內城外老賊三千四百餘名，生擒正法者八百二十六名，拔出難民共男婦二千七百餘名，奪獲馬匹、旗幟、鎗礮無算，此節次水陸圍攻七月十一日酉刻克復德安郡城之情形也。舒保、金國琛等審察賊必分走隨州、應山各路，當酌派隊伍，令阿昌阿、阮福等搜捕零賊，卽於是夜戌刻，派彭炳武等馬步七營，連夜馳赴應山一帶追截。

金國琛率步軍十二營，會同舒保馬隊，連夜向隨州一路跟追，且戰且進。十二日早，追賊至平林市，遇敗賊麇集，我軍列隊圍勦，斃賊千餘。是日二更，追賊至西河，距隨州二十里，又爲我軍截斃三千餘名。十三日，追賊至吳家店。十四日，追賊至萬家店，皆應山所屬。沿途斬馘極多，屍橫遍野，統計追勦敗賊共六千有奇，內紅衣黃袍賊目數十名，又生擒一百餘名，餘賊逃匿應山、信陽各鄉，因馬步晝夜追勦，均形疲乏，遂收隊駐營隨州，相機勦辦各等情。據舒保等馳報前來，查該逆盤踞德郡，窺伺荆襄，蓄謀甚毒，先經臣等於荊州、襄陽、安陸等屬，派撥水陸各軍，節節嚴防，嗣克復孝感後，移師直搗德安，而逆衆恃其城濠深固，死守待援，起獲逆衆名冊，實有二萬二千一百四十六人之多。我軍嚴攻不下，繼以地道，又繼以長圍攻勦，數月之久，士卒傷亡實多，今仰賴聖主威福，將士齊心用命，得以克復堅城，斬馘幾及萬衆，實足以申天討，而快人心。鑲黃旗漢軍副都統倭什洪、額巴圖魯、舒保、忠勇善戰，布政使銜、廣東臬司彭玉麟，于長江內湖，布置師船，調度有方，應如何加恩之處，伏候聖裁。按察使銜，即選道員金國琛，擬請賞加布政使銜，以道員記名簡用；記名總兵剛勇、巴圖魯、蕭慶衍，擬請賞加提督銜；記名總兵彭炳武，擬請交部從優議敘；總兵銜、儘先副將成得升、總兵銜、儘先副將周忠容，均擬請免補副將，以總兵記名簡放；總兵銜、新授、廣東、南雄協副將張啓基，擬請以總兵記名簡放；儘先副將楊富有、儘先副將劉長槐，均擬請賞加總兵銜；副將銜、儘先參將朱吉玉，擬請免補參將，以副將儘先推補，並請賞加勇號；記名總兵彭星占、總兵銜、儘先副將李續遠、總兵銜、儘先副將趙太和、總兵銜、儘先副將王載駟，以上四員，均擬請賞給各該員祖父母、父母，正二品封典；儘先副將于高勝、儘先副將郭鵬程、儘先副將王聯芳三員，均擬請賞給各該員祖父母、父母，從二品封典；儘先選用游擊水師、嚮導、管都司、王吉，請免補游擊，以參將儘先推補；湖北候補同知吳廷華，擬請以知府升用，均出自天恩。其餘在事出力員弁兵勇，再由臣等確查覈實，另行籲懇恩施。除德安、郡城善後事宜，選委幹員馳往查辦，并先經咨明河南撫臣飭屬一體防勦，一面咨行舒保等會同劉嶽昭一軍，將隨州踞

逆，迅速殄除；仍查明陣亡受傷弁勇，另行辦理。再舒保等，連日拔隊遠追，是以臣等奏報稍稽，合併陳明。所有攻克德安郡城，及連日追勦賊情形，謹會同幫辦軍務福州副都統多隆阿繕摺由驛六百里馳奏。

再道員劉嶽昭一軍圍攻隨州，六月二十五日黎明，賊出東門，將偷割馬草採取薪木，經英左兩營伏勇，直起擊之。副後俊健三營亦同出狙擊，斃賊數人，擊傷十數人，溺水者約二十餘人，奪獲旗械等件，餘賊仍退入城。二十六日辰刻，復率股自西南兩門，張旗整隊而出，時我軍右營伏於兩河嘴之間，奮起擊退，先鋒營官劉復勝獨先衝突，立殺悍賊三人，鼻梁受錯傷，猶奮勇追至賊卡，斃賊二名，適右腹中賊擡鎗子傷，從旁突出，爲親勇負回，賊未入卡，各營跟蹤追之，雄俊兩營伏軍，亦從西北抄擊，生擒三人，斃賊三十餘人，奪獲旗械不少，正擬乘勢奪門，而城賊復出千餘，隔壕奮施鎗礮，礙難輕進，遂收隊回營。是役我軍陣亡二名，帶傷十一名，惟營官劉復勝傷重，醫治需時，是夜西門賊旗紛動，劉嶽昭派各營四面設伏。二十七日黎明，賊衆廣集於西南各路，我軍分道夾擊，斃賊百餘，生擒十四名，奪馬二匹，各色旗幟十三面，鎗矛十二件，正值痛勦時，俊營營官擬保參將銜花翎游擊劉復勝，被城賊礮擊，負痛下馬，親勇扶回，片時陣亡等情，據劉嶽昭稟報前來。除仍飭該道督率將士設法進攻，迅圖克復外，臣等查擬保參將之參將銜花翎游擊劉復勝，隨同百戰，屢著懋功，今苦戰陣亡，深堪憫惻，合無仰懇天恩俯準，飭部將劉復勝參將例從優議卹，以慰忠魂，出自鴻施。其餘陣亡受傷勇丁，另行分別辦理，并飭取陣亡劉復勝出身事蹟清冊送部外，所有官軍接仗獲勝，及營官陣亡情形，謹合詞附奏。

謹按：此片於八月二十一日接奉旨準

再圍攻德安，迭次攻城，打仗陣亡之藍翎都司歐陽武，藍翎守備胡炳元，守備羅芳泰，藍翎千總易昌明，王榮華，周得勝，擬保守備銜千總藍翎把總劉再久，秦瑞芝，藍翎把總楊友勝，把總彭光明，劉正光，藍翎外委張玉和，鍾瑞集，外委駱光前，黎久敬，或首先登陴，或衝鋒陷陣，躬冒矢石，先後捐軀，實堪憫惻，相應仰懇天恩，飭部各

照原銜原官從優議卹，以慰忠魂。此外陣亡受傷弁勇，查明另行辦理，合併附陳。

上諭：「官文等奏：『請將陣亡各員弁議卹。』等語。湖北官軍圍攻德安，迭次攻城打仗，各員弁先後力戰捐軀，殊堪憫惻。都司歐陽武，守備胡炳元，羅芳泰，千總易昌明，王榮華，周德勝，擬保守備銜千總藍翎把總劉再久，秦瑞芝，把總楊友勝，彭光明，劉正光，外委張玉和，鍾瑞集，駱光前，黎久敬，均著交部各照原官原銜從優議卹，以慰忠魂。欽此。」（八月二十一日奉）

奏陳病勢增劇懇請開缺調理疏（七月二十七日）

竊臣自太湖回省，因病勢日重，奏懇續假，於六月十七日，內閣奉上諭：「湖北巡撫胡林翼，著再賞假兩箇月，在署調理。欽此。」近日以來，多方醫治，原期及早痊可，庶竭駑鈍，力遏賊氛，以紓聖主南顧之憂，無如欬逆彌甚，嘔血日至升餘，形銷神瘁，氣息奄奄，據醫云：「積勞內傷，肝胃損敗，久病之後，攻補兩窮，非專心靜養服藥，刻難奏效。」督臣官文數視臣疾，輒為流涕，即同官來見，無不悲臣之志，而憂臣病之危也。臣受恩至深，負罪至重，雖肝腦塗地，未堪自贖，何敢稍顧微軀？惟臣神志昏瞶，元氣大虧，閱案牘不過數行，眼目即為昏黑，行動須人扶持，乃能起立，臣之一身本不足惜，力疾從事，已逾一年，軍務地方，實多貽誤！現在南岸一律肅清，北岸之賊，有安撫臣李續宜督辦，必能次第掃除，再四思維，惟有仰懇天恩，賞準開缺回籍，俾得安心調理，應俟到籍之日，再行呈明地方官吏，照例終制。臣年甫五十，未至篤老，倘得靜心調攝，病勢稍差，一息尚存，仍當捐軀圖報，斷不敢稍耽安逸，自外生成。所有微臣病勢增劇，懇請開缺回籍緣由，謹恭摺附驛馳陳。

上諭：「胡林翼奏：『病勢增劇，懇請開缺。』一摺。湖北巡撫胡林翼著再賞假兩箇月，在署安心調理，毋庸開缺。湖北巡撫著李續宜暫行署理。欽此。」（八月二十六日奉）

請卹陣亡之大冶縣知縣疏（八月十三日）

竊查湖北大冶縣知縣倪應頤，於咸豐十一年三月十二日，因勦匪擊馬受傷殞命，當經臣等具題開缺，並飭查明如何受傷殞命，據實詳候核辦各在案。茲據署武昌府知府李宗燾查明：「該員於本年二月初間，因皖逆竄陷黃郡，距縣僅隔一江，該員會督弁紳在於黃石港籌辦江防，於三月初五日夜，突有匪徒竄入縣市，滋擾該員聞報，隨即會同城守把總蔡紹陽、典史李啓泰，督率兵勇立時擊散，旋因羽黨復聚於該縣東方山梅山寺地方，該員於三月十二日，會同興國營參將溫發魁，把總蔡紹陽，帶兵前往勦捕，該匪放鎗拒敵，以致該員中鎗墜馬，因傷殞命。當經斬水縣帶勇之守備彭心友趨至，會同溫發魁等，將匪逆奮力搜勦盡淨。」等情，詳報前來。臣等查大冶縣向無城垣，該員倪應頤，前於匪徒突入縣市，滋擾，立即會同營弁督率兵勇，當時擊散，尙知愧奮，迨聞羽黨復聚，星夜集勇請兵，會同往捕，並能奮不顧身，率勇力敵，以致受傷，墜馬殞命，實屬臨陣捐軀，情堪憫側，合無仰懇天恩俯準，敕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而勵臣節。謹會同督臣王文恭摺具奏。

再，統領安慶全軍，即用道曾國荃，管帶湘恆等營國子監學正銜候選訓導曾貞幹，均係兩江督臣曾國藩胞弟，國荃隨同該大臣出師軍營，迭次著績，荷蒙天恩，擢以道員，即用。前因督臣曾國藩帶兵赴援浙，派令國荃圍攻安慶，後經臣等以安慶圍師太單，增其弟貞幹率部千人，會同勦辦，該員等自進攻安慶，相度地勢，審探賊情，開挖長壕，苦守苦戰，力禦援賊十數萬衆，潛疏地道，設計進攻，堅城得以克復，城逆無一漏網。該員等智勇兼施，厥功甚鉅，合無仰懇聖恩，賞加曾國荃布政使銜，以按察使記名簡用；國子監學正銜候選訓導曾貞幹，請免選本班，以同知直隸州儘先選用，並請賞戴花翎，均候聖裁。又投試賊目程學啟，係安徽舒城縣人，被脅充當偽職，本年二月，經湘恆營會貞幹招降收錄，免罪立功，程學啟投誠以來，改過自新，奮勇圖報，統領道員曾國荃、

立爲開字營，數月之內，屢次血戰，殺賊甚多，實爲軍中有用之才，可否賞準以游擊歸部儘先即選？並賞戴花翎，以示鼓勵，出自鴻施，謹附片陳明。

再，曾國藩兄弟忠義孝友，萃於一門，候選同知曾國華，前於咸豐八年在三河殉難，蒙恩追贈道員，其兄曾國藩，現任兩江總督，率師東征，備盡勤勞，其弟候選道曾國荃，率其季弟曾貞幹，帶勇圍攻安慶，一年之久，屢挫援賊，卒能克復名城，殲除逆黨，無一漏網，厥功甚大。臣等每聞其臨陣誓師，忠憤激發，而念及國華殉難，尤欷歔流涕，不能自已，軍士均爲之感動。現在曾國荃曾貞幹已由臣等奏請加等保獎，可否仰懇皇上特恩將前在三河殉難追贈道員之曾國華，施破格，給予諡法，以爲一門忠義者勸。謹合詞附片具陳。

再陳湖北危窘情形，籲懇減成收捐疏（八月二十二日）

咸豐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臣會同湖廣督臣王文韶奏：「以楚軍欠餉甚鉅，無可設措，籲懇天恩俯準，仍照前議，以救飢軍，以扶危局。」一摺，奉硃批：「戶部速議具奏。欽此。」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奉準戶部咨復，稱臣等復查直隸、廣西等省捐米，凡報捐實職，照例統減三成，臣等公同商酌，應按臣部前議，收捐實職等項，照例減二成，遞減一成，再行酌減，請援照直隸、廣西等省減成章程，準該省收捐實職，虛銜、貢監統減三成，其報捐升銜、加級、紀錄、封典等項，仍照例減四成，再遞懇一成核收，以示限制。至原請收捐米一石作銀五兩，前經臣部查該省上次奏定，每石作銀三兩四錢之案，酌加銀一兩，每石作銀四兩四錢，較之原請數目，僅核減銀六錢，且現在福建奏請收捐米石，由海運通連，耗米腳價，每石作銀四兩九錢，經臣部酌核，每石作銀四兩四錢，今楚省捐米，就近支撥軍餉，無項腳價，每石以四兩四錢核算，已屬格外加增，若如該撫所請，則福建捐米作價較少，轉得有所藉口，於捐輸京倉米石事務，殊多窒礙。臣等未便議準，應令仍照臣部前奏辦理。又捐輸折色一節，亦經

臣部奏令仍按銀數計算，茲復請每石捐銀二兩五錢，是以銀折米，復以米合銀，未免輾轉繞算，徒滋取巧，應毋庸議。奉硃批：「依議欽此。」此固部臣慎重名器之心，亦願全捐輸京倉米石之意，自應即遵照部議辦理。惟現在楚省危急之形，與飢殍之勢，日甚一日，較之上年議辦減捐時，岌岌實踰百倍，有不得不爲，皇上瀝陳者。上年賊踞皖桐間，雖逼近楚疆，而楚境尙無賊也。今春賊由英山一路竄踞黃州、德安、江西之賊，又於夏間竄擾興國、大冶、通山、通城、蒲圻、崇陽一帶，省垣萬分危急，河南捻匪又復擾及襄陽、光化一路，勢不能不添兵募勇，以救燃眉，積欠征餉已數百萬兩，而又加以添募之餉，何由措辦？上年尙有本省錢漕可征，釐金雖絀，亦尙未盡停歇，今歲精華之地，多遭蹂躪，武漢、黃德、襄等府錢糧多滯，釐金盡停，僅贛、荊州、宜昌等府，而四川賊黨騷擾，川貨川鹽俱阻隔不行，以致荆宜釐課亦減，減成收捐一事，又以章程未定，應者寥寥，軍營征餉萬分支絀，臣前在太湖行營，守備徐步齋持刀索餉，尹中鈺、潘中和、嚴正興等歃血要盟，鬧索口糧，俱經臣由驛附奏，先後正法在案。履霜堅冰，至此後愈欠愈多，恐有非軍法所能禁遏者。每念及此，寢食俱廢，且兩年以來，歷請部撥協款，並無一處解到者，是則湖北此時無地生財，無處求助，萬分無奈之計，固惟恃此減成之捐輸耳。夫捐輸一款，雖照原請減成章程辦理，尙須苦心開導，未能望其踴躍輸將，如照部議所減，更恐裹足不前，軍餉尙何所望？查原請章程，凡捐實職虛銜貢監，照例減四成；升銜加級各項減四成；遞減二成，部臣謂應援照直隸、廣西等省減成章程收捐，實職虛銜貢監統統減三成，其報捐升銜加級紀錄封典等項，仍照例減四成，再遞減一成核收，以示限制。臣於直隸、廣西等省，減成章程，未得其詳，然如福建之以鐵錢捐，安徽之以餉票捐，河南之以臺票鈔票捐，臣前次奏稱，其名爲三成，實不止此，恐直隸、廣西等省，未必不同，蓋亦一時權宜之計也。原請捐米一石，作銀五兩，部臣謂收捐米一石，準其作銀四兩四錢，較之原請數目，僅核減銀六錢，溯自上年奏請減成後，復行奏明試辦，即派員持照四處勸諭，業已稍有成數，今若議加，則已捐者未能辦冊，未捐者因之裹囊，且所加無多，實於湖北軍餉大有關

係總之湖北之捐，視其名似於各省稍減，核其實較於各省有加，斷不敢過爲苟且，致妨大局，至謂福建收捐，海運米每石僅作銀四兩四錢，今楚省捐米，若作銀五兩，則福建捐米作價數少，轉恐有所藉口於捐輸京倉米石事務，殊多窒礙，此亦部臣之過慮耳。夫福建自行福建章程，湖北自行湖北章程，因地制宜，何能一律？且福建係運京倉米石，湖北係充大營軍食，兩不相涉，何憂窒礙？是固宜變通辦理者也。又原請章程，凡捐輸折色者，每米一石，捐銀二兩五錢，部臣謂「是以銀折米，復以米合銀，未免輾轉繞算，徒滋取巧，應毋庸議。」不知以米合銀，實於捐例無損，而於捐款有益，如部臣之議，不準收捐折色，是必全收本色，竊恐千里饋糧，水陸運費，將至不貲，其間所損，尤屬甚鉅。總之部臣所議，實經常之道，楚北所請，乃權變之宜，湖北但有一綫生機，足以稍資支放，何敢爲是再三之瀆？無如軍餉積欠太多，大營飢潰堪虞，實有朝不保夕之勢，時局岌岌，非敢故爲危詞，且刻下京中經費浩繁，現準部文催餉甚急，臣已將征餉暫停，儘力先籌京餉，然軍士嗷嗷，實深焦灼，臣籌措無術，負罪已深，唯有籲懇皇上，逾格恩施，俯念危疆，特降諭旨，準照原請章程，凡捐實職虛銜貢監者，照例減四成，升銜加級各項，減四成，遞減二成，捐米一石，作銀五兩，交折色者，每米一石，捐銀二兩五錢，庶得補收捐項，接濟軍食，以期拯救於萬一，其專歸銅局各條，並補交四成實銅者，仍不準收，以裕京餉。所有部議折成收捐章程，實難遵照辦理，緣由謹會同湖廣督臣官文具摺馳奏。

卷四十八

請優卹楊嘉運等片（咸豐六年十月初八日）

再，湖北省歷年勦賊陣亡殉難各官紳，因武漢屢次失守，案卷被焚，未經隨時查辦，臣屢飭藩司設立節義局，轉飭各地方官紳確查，隨時詳辦去後，茲據布政使馬秀儒詳稱：「知府銜即用同知直隸州前任隨州知州

楊嘉運，於咸豐四年三月，因德安府城失守，逆匪竄入州境，該員率在籍候選縣丞王青綬等，督帶練勇，於四月二十六、七、八等日，節次在馬坪港、環潭、安居等處，殺賊數百名，該員乘勝追至九里崗，手刃黃衣長髮賊目數名，嗣被賊匪從後抄截，該員箭傷落馬，經王青綬等上前救護，遇大股賊至，衆寡不敵，隨與縣丞王青綬、隨州生員馬漢祥，並該員家丁桂才、勇目沈珍、舒高發等，同時陣亡。除勇目沈珍等人數衆多，查明另案彙詳外，該員楊嘉運帶勇殺賊，並手刃賊目多名，因衆寡不敵，力竭捐軀，原驗身首異處，深堪憫惻，又賞加升銜。前任武昌府同知姜國祺，委辦軍需總局，於咸豐四年六月初二日，省城復陷，該員督帶兵勇，執劍巷戰，在橫街頭手刃數賊，力竭難支，與家丁艾四、李春同時被害；又前任大冶縣知縣汪榮基，留省委造礮臺，巡查望山武勝各門街道，咸豐四年六月初二日，省垣復陷，該員督勇巷戰，與募友馮助之家丁柴升同時被害；又同知銜前任武昌縣知縣何開泰，留省派守漢陽門，於咸豐四年六月初二日，當逆匪攻城之際，該員執械立斃，賊目二名，嗣因城陷，與家丁姚福葉和同時被害；又運同銜候選直隸州前任麻城縣知縣姚國振，於咸豐四年二月，札調帶勇，援應漢陽，並委候補按察司司獄李克慎，協同勦賊，節次在宋埠、三店、柳子港等處，打仗獲勝，斃賊多名，嗣因迎風力戰，與李克慎衝入賊陣，被衆賊刀械交加，同時殉難；又前署麻城縣事本任雲夢縣知縣韓寶昌，於咸豐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因逆匪竄擾縣屬之宋埠，該員督帶練勇，迎敵獲勝，追至龍困橋地方，是晚被賊圍住，與家丁曹貴、曹啟運、差役羅愷等同時陣亡，除羅愷等人數衆多，查明另行彙詳外，該員韓寶昌與家丁曹貴、曹啟運，差黃陂縣推升廣東瓊州府同知呂錫麟，前因案撤任來省，委守文昌門，於咸豐四年六月初二日，省城復陷，遇賊戕害；又揀發同知陳錫熙，因委守漢陽門，盤查奸細，咸豐四年六月初二日，省城復陷，該員罵賊不屈，與家丁徐貴同時被害；又試用知縣單維楷，奉委看守賓陽門垛口，於咸豐四年六月初二日，復委赴湖南催餉，甫抵武勝門，遇賊交戰，斃匪多名，因力竭不支，被賊戕害，體無完膚，與家丁王升、安太同時殉難；又丁憂尙未回籍試用從

九品王以南，於咸豐四年六月初二日，省城復陷。該員因擊沈賊船數隻，被東門衆賊圍住，遇害。並據該藩司詳明前司以該員屢著戰功，保升府經歷縣丞先給六品頂翎，曾否詳奏無案可稽，應請敕部查明議卹。又前任鄒縣典史補用府經歷縣丞馮春輝，於咸豐四年六月初二日，省城復陷，該員帶勇堵剿，身受多傷，與次子童生馮維柏同時殉難。又署江夏縣縣丞借補鶴峰州州判本班布政司經歷余裕祖，於咸豐四年六月初二日，省城復陷，該員與子同時在城內年旺街被害，其子何名，有無官職子嗣？因無家屬具報，無憑查考，應請敕部咨查。該員租籍順天宛平縣寄籍安徽休甯縣轉飭查明議卹。又前署武昌府教授枝江縣候選訓導張一芝，於咸豐四年六月初二日，省城復陷，該員在明倫堂罵賊被戕。又前署京山縣縣丞試用縣丞姚拱辰，於咸豐四年閏五月十五日，在縣屬孫家橋地方，帶勇防堵，遇賊接仗，與家丁鄧明同時陣亡。又京山縣籍從九品李宏春，監生李先春，因賊匪上竄，弟兄捐貲同辦團練，殺賊甚多。咸豐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帶勇出隊，在朱家嶺地方，乘勝窮追，猝遇伏賊，致李宏春、李先春同時陣亡。又前代理荆門州吏目專試用從九品李樹聲，於咸豐四年四月初六日，帶勇防護州城，遇賊戕害。又前任蘄州州判魏作霖，因賊匪犯境，該員帶勇，於咸豐四年十月十四日，在州屬野堂嘴地方，打仗陣亡。又前任黃梅縣教諭漢陽縣舉人揀發知縣宋贊元，在任督辦團練，幫同收復縣城，獲糧濟餉，斃匪多名。咸豐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因遇大股賊匪，兵勇潰散，該員力戰受傷，與家丁姜宏烈同時被害。又前署武昌府同知升用同知劉士哲，前任廣西湖南屢著戰功，到任後，正值逆匪上竄，咸豐五年正月初八日，漢陽失守，該員捐貲募勇，督帶渡江，連平賊壘數座，殺賊甚多。嗣因追賊遇害，體無完膚，隨從數十人，同時陣亡。除隨從人查明另行彙詳外，該員劉士哲被害甚慘。又前任武昌府訓導邱兆鏞，於咸豐五年正月初四日，委赴漢鎮募勇，甫至江邊，即遇賊匪，該員罵賊被害。又揀發從九品姚福山，前在臣營派委監印，咸豐五年八月初八日，在漢陽麥山潰散出營，嗣尋獲關防後，查明該員實係被賊戕害。又前調臣營當差之恩施縣典史升用府經歷縣丞吳

世系亦經查明實於咸豐五年八月初入日麥山潰散遇賊戕害一各等情詳請核奏前來臣查知府銜卽用同知直隸州前隨州知州楊嘉運候選縣丞王青綬隨州生員馬漢祥賞加升銜前任武昌府同知姜國祺前任大冶縣知縣汪榮基同知銜前任武昌縣知縣何開泰運同銜候選直隸州前任麻城縣知縣姚國振候補按察司司獄李克慎前署麻城縣事本任雲夢縣知縣韓寶昌前任黃陂縣推升廣東瓊州府同知撤任知縣呂錫麟揀發同知陳錫熙試用知縣單維楷丁憂試用從九品王以南前任鄭縣典史補用府經歷縣丞馮春輝並其次子童生馮維柏調署江夏縣縣丞借補鶴峰州州判本班布政司經歷余裕祖前署武昌府教授枝江縣候選訓導張一芝前署京山縣縣丞試用縣丞姚拱辰京山縣從九品李宏春監生李先春前代理荆門州吏目事試用從九品李樹聲前任蘄州州判魏作霖前任黃梅縣教諭漢陽縣舉人揀選知縣宋贊元前署武昌府同知升用同知劉士哲前任武昌府訓導邱兆鏞揀發從九品姚福山恩施縣典史升用府經歷縣丞吳世鼐等或捐軀殉難或力戰陣亡或因帶勇拒敵而傷身或爲團練殺賊而殞命甚至幕友家丁奮不顧身同被戕害均屬忠烈可喜可否仰懇聖恩俯准敕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其王以南一員有無保升案據余裕祖之子何名有無官職子嗣現無該故員家屬在楚無憑查考應請由部咨查原籍聲覆核辦至殉難之幕友馮助之家丁桂才艾四李春榮升姚福葉和曹貴曹啓運徐貴王升安太鄧明姜宏烈等可否在各該故員名下一併附入出自皇上逾格鴻慈除將陣亡勇目姓名飭司造冊咨部議卹並查明尙有殉難未報官紳隨時分別辦理外僅附片具奏殊批「楊嘉運等均著從優議卹餘照所議辦理欽此」(十月二十二日奉)

額請恩卹殉難文武員弁疏(七年正月二十四日)

竊臣前因湖北省自咸豐二年以來節次勦賊陣亡殉難各官紳因武漢屢經失守案卷無存未能隨時查

辦，因恐忠義之蹟，歷久湮沒，無以勸臣節，而正人心。飭令藩司設立節義局，並飭各地方官紳，確查隨時詳辦。嗣據藩司馬秀儒將查明之前任隨州知州楊嘉運等，彙案詳報，經臣於上年十月初八日，奏請恩卹在案。茲據各屬陸續查明，陣亡殉難文武各官，並殉難眷屬家丁，共計一百一十六名口，由藩司彙詳請奏前來。臣查該文武各官等，奮不顧身，見危授命，但知各盡其分，非求身後之榮，惟疊奉恩旨，飭查請卹，仰見聖慈優渥，風勵羣倫，正於表章忠孝之中，隱示維持名教之道，使正氣獲伸於天壤，則大義益炳如日星，謹繕具清單，恭呈御覽，仰懇聖恩，從優賜卹，以勵大節，而慰忠魂。此外尚有未經查明各官紳，除飭催趕緊續查詳辦，不得稍有遺漏，另行奏懇恩卹外，理合會同督臣王文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

再，湖北省城迭陷，文卷俱失，此內有無經前督撫臣奏請卹之虞，應由部查卷核議，並請敕部將已奏各案抄單行知，俾此後查辦，不致重複，合併陳明，謹奏。

卷四十九

陳惟和闔家殉難請賜優卹疏（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咸豐五年六月十七日，內閣奉上諭：「都察院奏：『湖北紳士陳維本等，遣抱呈家人陳升以闔家殉難，未邀議卹。』等詞，赴該衙門呈訴，據稱：『該員胞弟前江蘇按察司司獄陳惟和，於咸豐二年因差回至武昌，適值逆匪圍城，陳惟和並其母朱氏，於城陷時，率領男婦親戚等二十五人，同時自焚。』情節甚為慘烈，著官文胡林翼按照所呈姓氏人數，詳細查明，據實具奏，欽此。欽遵。」在案。查浙江山陰縣命婦陳朱氏，先年隨夫陳志，偕游幕來楚，寄籍江夏縣住文昌門，城內三子陳惟和，係江蘇按察司司獄於咸豐二年十一月因差回楚，適粵匪圍城，督勇守禦，十二月初四日城陷，陳惟和率衆巷戰，身受重傷，次日被匪入室搜掠，砍傷僕人吳福、周發，脅令闔

家入會，陳朱氏、陳維和母子罵賊不屈，即率眷屬陳常氏、陳楊氏、陳葉氏、陳范氏、陳江氏、陳楊氏、陳馮氏、陳詩周、陳詩義、陳四姑、陳巧姑、陳滿姑、陳瓊姑、陳歡姑，並戚眷苗朱氏、徐常氏、徐王氏，僕人吳福、周發、婢女翠雲、吉慶、桂花、桃花共二十五名口閉門自焚，同時殉難。陳惟本長子陳詩興投井水饑未死，乘隙逃避嗣省城克復，陳詩興入城，收其殘骨，稟經委驗詳報飭殮。此時陳朱氏長子陳惟本直隸候補通判在署，邯鄲縣任內，據由楚逃出家丁報知前情，陳惟本詳報丁憂卸事，一面稟經直隸藩司，並報後任邯鄲縣，咨移過楚，因省城復陷，案卷被焚，未及查詳奏辦。陳惟本等赴都察院呈請代奏，欽奉諭旨查辦。茲據監生陳惟炳邀同江夏縣原籍族鄰加結呈報，復經布政使馬秀儒署武昌府知府嚴耐森查報屬實，詳請援照在籍從九品王澤、夏雲階全家殉難成案，懇請加等賜卹，建立專祠，並聲明陳朱氏因子陳惟和、江蘇按察司司獄任內，覃恩給予封典等情前來。臣查前任江蘇按察司司獄陳惟和於咸豐二年因公回楚，適值粵匪圍城，該員督勇守禦，十二月初四日城陷，該員巷戰受傷，隨母陳朱氏罵賊不屈，並率領男婦親戚僕婢共二十五名口一並自焚殉難，一門忠義，大節凜然，核與在籍從九品王澤、夏雲階全家殉難成案相符，合無仰懇天恩俯準，敕部查照成案，從優議卹，以慰忠魂。除將賚到冊結咨送各辦，暨咨都察院衙門查照，並飭查此外殉難官紳隨時奏懇恩卹外，理合會同督臣王文恭摺具奏。上諭：「湖林翼奏：『查明職官闔家殉難，懇請優卹。』一摺，江蘇按察司司獄陳惟和於咸豐二年因公回至原籍武昌府，適值粵匪圍撲省城，該員督勇守禦，城陷後巷戰受傷，隨母陳朱氏罵賊不屈，並率領男婦親戚僕婢二十五名口一併自焚殉難，一門忠義，甚屬可嘉，應如何從優議卹之處，著該部查例具奏。欽此。」

三月初五日奉）

三次續請分別旌卹殉難紳民疏（三月二十七日）

竊臣查咸豐三年二月二十日，奉上諭：「向榮奏：『查明安徽省城殉難官員，開單請卹。』」等語；在籍從九品王澤、夏雲階，或被戕殞命，或全家殉難，同罹慘烈，深堪憫惻，均著照現在官階，加等議卹，並著於該地方建立專祠，以慰忠魂。」又十月二十三日，奉上諭：「太僕寺卿王茂蔭奏：『請旌表殉難士民。』」一摺，軍興以來，被賊滋擾地方，士庶人等，或因罵賊致戕，或因禦侮遭害，甚至全家罹難，闔室自焚，雖貴賤之不同，實節義之無愧，特恐僻處鄉隅，不獲上邀旌卹，以致湮沒弗彰，朕心惻焉！著各該督撫，通飭所屬，迅速查明，遇賊死節士民婦女等，除照例應請旌表外，其殉難尤烈者，並準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等因，欽此欽遵。」各在案。臣查湖北省節年陣亡殉難官紳人等，因武漢屢次失守，案卷被焚，未能查辦，諱飭藩司督同武昌府設立節義局，行令各屬查報，經臣先後將查明文武員弁，奏請恩卹等在案。茲續據各屬查明陣亡殉難紳民婦女，由藩司馬秀儒彙造清冊，詳請具奏前來。臣查清冊內開：咸豐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漢陽城陷，漢陽縣民人王巨卿，隨前漢陽府董振鐸守城堵禦，不敵被害；又漢陽縣學僧生程元體，隨母程汪氏，率眷屬程惇乾等，共八名口，闔門同時投水殉難；又漢陽縣糧書王正佑，並弟王正禧，督放勇糧，漢陽府兵書朱家裕子朱功福，刑書易尙賢子易法煥，雇工劉華蔭，列書萬光漢子萬宗賢，萬宗員均隨前漢陽府董振鐸守城被害；又寄居漢陽城內之順天宛平縣人原任漢陽縣蔡甸巡檢徐中正之妻任氏，母任李氏，率子女徐祖麟等，共六名口，當夜闔門自焚；又二年十二月初四日，省城失陷，江夏縣舉人曾繼成，帶勇在保安門城上被戕，伊子廉生曾廣譽，孫曾昭煦，同日投湖殉難；又江夏縣舉人羅肇文，同弟羅光益，帶勇在望山門城上，同時陣亡，家屬羅陳氏等七名口，同日自縊；又江夏縣附生王人實，在省局總辦團防，被戕身死；又江夏縣廩生葛晉芳，帶勇在文昌門城上堵禦被戕；又江夏縣增生毛家桐，在團局辦公，服毒身死，家屬毛吳氏等，共四名口，同日投水殉難；又江夏縣生員路廷珍，帶勇禦城，陷同家，屬路歐陽氏等，共三名口，自縊殉難；又江夏縣生員嚴宗淳，隨繼母嚴楊氏，率家屬嚴周氏等，共十三名口，闔門投井殉難；又江

夏縣文童崔學宗帶勇在望山門城上陣亡；又江夏縣文童朱以臣帶勇在武勝門被戕身死；又江夏縣幕友劉
斌帶勇在平湖門城上防堵被戕身死，其女蕙娟戚婦湯鄧氏同日自縊；又江夏縣人武昌府書吏劉有道自縊，
家屬劉張氏等十門入口，同日服毒殉難；又江夏縣人藩司書吏毛鳳翔，率家屬毛朱氏等共八名口，闔門自縊；
又江夏縣民人張東來，同眷屬僕婦張世熙等共九名口，闔門被戕身死，又寄寓省城之大冶縣民人袁家賓，率
家屬袁余氏等共五名口，闔門服毒殉難；又寄居省城之漢陽縣人藩司書吏潘壽平，隨前藩司梁星源辦理糧
臺事務被害，家屬潘易氏等計五名口，同時殉難；又江夏縣民人朱博海，並子朱衍棠，遇賊被害，家屬朱何氏等
一門八口，同日縊溺殞命；又江夏縣廩生曾翼之妻宋氏，率家屬曾卿雲等一門八口，同時自縊；又江夏縣民人
李明揚之妻楊氏，率家屬李誠大等一門八口，同時投水殉難；又二年十二月初五日，江夏縣民人熊良相之妻
譚氏，率家屬熊正煒等一門八口，在省城內同時自縊；又是月初九日，江夏縣城內民人殷世俊，率家屬殷易氏
等一門十口，自縊殉難；又四年四月十九日，賊犯黃陂縣屬東寺販，縣民陳殿琪，因父陳啓輝帶勇迎勦被圍，往
救遇害，其伯祖母陳李氏被賊燒死，雇工殷開陽自縊殉難；又四年八月十一日，江夏縣耆民吳作祚率衆殺賊，
在縣屬井東村地方被戕身死；又五年二月十七日，省城復陷，江夏縣人武昌府兵書楊民哲，隨前武昌府多山
在北門城上防守被戕身死，其堂兄楊文宣，堂姪楊永慶，楊永康同日在署被戕身死；又五年七月十八日，漢陽
縣民人郭正章在漢鎮橋口地方，劉志友在漢鎮萬壽宮地方，康萬一在漢鎮大水巷地方，各因團練殺賊，被戕
身死；又漢陽縣民人蔣萃峰在漢口地方，因賊復團練之仇，與眷屬蔣王氏等一家五口，同日被戕身死；又漢陽
縣人漢陽府陰陽學王鑑堂，遇賊追索禮部劄付鈐記，同眷屬王李氏等一家六口，同時投河殉難；又是日賊燒
漢鎮漢陽縣職員蕭通治之妻路氏，率家屬蕭光義等一門八口，同時投河殉難；又五年七月二十七日，江夏縣
團勇楊天賜，楊天祿，楊天壽，楊天喜，楊中秋兄弟五人，在縣屬石嶺陣亡，家屬楊李氏等三口，同日投水殉難。以

上共紳民男婦一百八十二名口，或戰禦捐軀，骨肉相從殉節；或闔門罹難，衆心同慕成仁；洵屬忠烈可嘉！且核與歷奉諭旨準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之例相符；合無仰懇天恩，敕部分別從優議卹旌表；其餘冊開例應議卹之陣亡勇丁紳婦陳世儒、季先楷、張有亮、周思維、張北文、王宏茂、楊元昌、梅大吳、爲才、石明興、石明發、胡德祖、黃荆頭、關少太、馬玉名、陳先茂、劉敦化、龔小壽、王大、蕭宏、蕭正高、陳貴元、劉永啓、蕭鄒氏、馮楊氏、劉張氏、馮蕭氏、余興盛、唐順章、余正佑、胡丹亭、胡香廷、胡祖榮、胡金海、胡國勝、朱尙望、朱大忠、閔孝、鄭東華、鄭祥華、鄭占華、趙萬盛、趙成華、趙成禮、趙成綱、趙成傑、趙成宗、趙成國、胡雲亭、胡碧照、涂福康、涂華明、涂華清、官紹鼎、官丁姪、官宗洛、鄭從盛、閔登洛、閔高從、趙成信、趙成永、趙成榜、趙二元、趙懷祥、徐純永、鄭光伊、鄭銀玉、宋兆烈、宋銀玉、宋章玉、駱華國、駱立起、程福建，共七十三名口，因公遇害之民人范明榮、康高奎、余文章、朱正芳、雷福榮、雷福春、張正倫、蕭正華、余國珍、余國璜、李凝云、張立祥、陽崇太、李升，共十四名，又例應旌表之遇賊死節，江夏縣舉人盛際斯等，共紳民婦女一千六百九十七名口，雖授命之情不一，而取義之心皆同，均堪憫惻！合將彙造清冊，隨摺送部，相應一併請旨，敕部查照冊開姓名事實，分別照例議卹旌表，以勵大節，而慰忠魂。此外尚有未經查辦員弁士庶，並已辦各案，有無遺漏，除飭催趕緊續查詳辦，另行奏懇恩卹外，謹會同督臣官文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

再，湖北省城迭陷，文卷俱失，此內有無前督撫臣已經奏請賜卹之處，仍請敕部查明，並抄已奏各案行知，俾免此後查辦重複，合併陳明，謹奏。

硃批：均照所請議卹，該部知道。欽此。（四月十二日奉）

卷五十

四次續請旌卹節年殉難尤烈之官紳士庶疏（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竊查湖北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婦女人等，前飭藩司督同武昌府設立節義局，行令各屬查報。經臣先後三次奏明在案。茲續據節義總局查報：「各屬陣亡殉難文武員弁紳民婦女共七百九十七名口。」由藩司馬秀儒詳請核奏前來。臣查陳錦等二百八十五名口，或親臨戰陣，而慷慨捐軀；或力守危城，而效死勿去；從容就義，大節無虧。且核與歷奉諭旨準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之例相符；相應繕具事實清單，仰懇天恩，敕部分別從優議卹。旌表其餘例應議卹之陣亡兵勇紳民，詹尚太等四十二名，因公遇害之書差民人李光斗等十名，例應旌表之遇賊死節紳民婦女汪傳懿等四百六十名口，舍生取義，異地同情，除飭藩司造冊送部外，並懇飭部照例分別議卹。旌表以慰忠魂，而維風化。此外尚有未經查辦各案，容俟續催趕緊查報，另行奏懇恩施外，謹會同督臣王文恭摺具奏。

五次續請旌卹節年殉難官紳士庶疏（七月二十一日）

竊查北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婦女人等，前飭藩司督同武昌府設立節義局，行令各屬查報。經臣先後四次奏明在案。茲續據節義總局查報：「各屬陣亡殉難文武員弁紳民婦女共三千五百三十六名口。」由藩司馬秀儒詳請核奏前來。臣查惠瓊等四百七十四名口，或臨陣捐軀，或見危授命，率合門而就義，洵大節之無虧。且核與歷奉諭旨準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之例相符；相應繕具事實清單，仰懇聖恩，飭部分別從優議卹。旌表其餘例應議卹之陣亡兵勇紳民馬占鼇等七百三十二名口，因公遇害之王平福等五十六名口，例應旌表之遇賊死節紳民婦女胡壽堂等二千二百七十四名口，舍生取義，先後同情，除飭藩司造冊送部外，並懇敕部照例分別議卹。旌表以慰忠魂，而勵臣節。此外尚有未經查辦各起，容俟續催趕緊查報，另行奏懇恩施，謹會同督臣王文恭摺具奏。

請卹陣亡袁得勝等片（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再湖北馬步各營節次陣亡員弁有隨時奏懇卹者亦有續行查辦者茲據營六品軍功哨官袁得勝於咸豐七年正月初五日攻打小池口賊壘陣亡馬隊黑龍江鑲藍旗披甲獎賞藍翎布庫吉爾嘎勒五月十六日在大河鋪打仗陣亡正藍旗獎賞藍翎披甲德凌五月二十七日在蘄州鴨公嘴胡家涼亭打仗陣亡吉林鑲黃旗披甲獎賞藍翎常林七月十一日在孫家嘴打仗陣亡吉林正藍旗披甲獎賞藍翎慶福七月十六日在上巴河打仗陣亡吉林正藍旗甲兵獎賞藍翎恩特恆額黑龍江鑲紅旗甲兵獎賞藍翎吉里喜七月初一二等日在黃梅十里鋪打仗陣亡已故總兵王國才營內六品軍功哨官程光大五月二十八日在黃梅縣打仗陣亡寶營湖南新化縣候選從九品鄒世範訓營藍翎外委唐敏道外委胡宏來湖南耒陽縣候選訓導硯緣全均於閏五月十九日在蘄州分路街獅子口打仗陣亡守備李菊生把總曹華山均於閏五月二十七日在蘄州胡家壩打仗陣亡忠營湖北江夏縣生員桂敦臨閏五月二十七日在蘄州胡家壩打仗陣亡水師正右營藍翎守備銜儘先千總王迎發六月初一日攻打湖口陣亡智營藍翎把總姚家禮把總李得太藍翎外委談運華外委曾時榮周福先均於七月十一日在黃岡縣鳳凰山打仗陣亡左仁營藍翎把總何鍾清七月十八日在黃岡縣大樹林打仗陣亡又恭營藍翎把總李克怡藍翎外委吳升餘於咸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夜堵勦武昌省城竄賊中礮陣亡外委周後賢於七年閏五月初二日在鴨公嘴打仗陣亡據各營官先後查報前來臣等查該員弁等或攻壘被害或臨敵捐軀均堪憫惻合無仰懇天恩俯准敕部將布庫吉爾嘎勒德凌常林慶福恩特恆額吉里喜均照驍騎校例議卹守備李菊生守備銜儘先千總王迎發把總姚家禮李得太何鍾清曹華山李克怡外委唐敏道胡宏來談運華曾時榮周福元吳升餘周後賢候選訓導姚緣全候選從九品鄒世範各照原銜原職從優

議卹生員挂登臨，照從九品例議卹；六品軍功袁得勝、程光大，均照外委例議卹，以慰忠魂。理台附片陳奏。

六次續請旌卹陣亡殉難之官紳士庶疏（十月初六日）

竊查咸豐三年二月二十日，奉上諭：「向榮奏：『查明安徽省城殉難官員，開單請卹。』」等語；在籍從九品王澤、夏雲階，或被戕殞命，或全家殉難，同罹慘烈，深堪憫惻，均著照現在官階，加等議卹，並著於該地方建立專祠，以慰忠魂。」又十月二十三，日奉上諭：「太僕寺卿王茂蔭奏：『請旌表殉難士民。』」一摺，軍興以來，被賊滋擾，地方士庶人等，或因罵賊致戕，或因禦侮遭害，甚至全家罹難，闔室自焚，雖貴賤之不同，實節義之無愧，特恐僻處鄉隅，不獲上邀旌卹，以致湮沒弗彰，朕心惻焉！著各該督撫，通飭所屬，迅速查明，遇賊死節士民婦女等，除照例應請旌表外，其殉難尤烈者，並準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等因，欽此欽遵。」各在案。臣查楚北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婦女人等，前飭藩司督同武昌府設立節義局，行令各屬查報，經臣先後五次奏請恩卹在案。茲續據節義局查報：「各屬陣亡殉難文武員弁紳民婦女共六千六百三十八名口。」由藩司馬秀儒詳請核奏前來。臣查胡起太等二百六名口，奮志疆場，捐軀臨陣，或闔門就義，或率屬成仁，忠勇可嘉，情堪憫惻，且核與歷奉諭旨，準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之例相符；相應繕具事實清單，仰懇聖恩，飭部從優議卹旌表。其餘例應議卹之陣亡兵勇紳民劉瑞等五千二百六十八名口，因公遇害之張先標等五十八名口，隨營病故之謝誼等九名，例應旌表之遇賊死節紳民婦女陳修榮等一千九十七名口，見危授命，異地同情，除飭藩司造冊送部外，並懇飭部照例分別議卹旌旌，以慰忠魂，而勵臣節。此外尚有未經查辦各起，容俟續催趕緊查報，另行奏懇恩施，謹會同督臣官文恭摺具奏。

七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十月二十七日）

竊查咸豐三年二月二十日，奉上諭：「向榮奏：『查明安徽省城殉難官員，開單請卹。』」等語；在籍從九品王澤、夏雲階，或被戕殞命，或全家殉難，同罹慘烈，深堪憫惻，均著照現在官階，加等議卹，並著於該地方建立專祠，以慰忠魂。」又十月二十三日，奉上諭：「太僕寺卿王茂蔭奏：『請旌表殉難士民。』」一摺，軍興以來，被賊滋擾，地方士庶人等，或因罵賊致戕，或因禦侮遭害，甚至全家罹難，闔室自焚，雖貴賤之不同，實節義之無愧，特恐僻處鄉隅，不獲上邀旌卹，以致湮沒弗彰，朕心惻焉，著各該督撫，通飭所屬，迅速查明，遇賊死節士民婦女等，除照例應請旌表外，其殉難尤烈者，並準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等因，欽此欽遵。」各在案。臣查楚北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婦女人等，前飭藩司督同武昌府設立節義局，行令各屬查報，經臣先後六次奏請恩卹在案，茲續據節義局查報：「各屬陣亡殉難文武員弁紳民婦女，共三千六百十六名口。」由藩司馬秀儒詳請移奏前來。臣查楊國清等一百八名口，或擐鋒刃而力竭捐軀，或率闔門而見危授命，實屬大義昭著，節烈堪嘉，且核與歷奉諭旨準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之例相符，相應繕具事實清單，仰懇聖恩，飭部從優議卹旌表，其餘例應議卹之陣亡兵勇紳民熊宗喜等二千四十八名口，因公遇害之何興隆等四十九名口，軍營病故之衲欽阿等二十九名，例應旌表之遇賊死節紳民婦女肅致中等一千三百八十二名口，舍生取義，先後同情，除飭藩司造冊送部外，並懇飭部照例分別議卹，議旌，以慰忠魂，而勵臣節。此外尚有未經查辦各起，容俟續催趕緊查報，另行奏懇恩施，謹會同督臣官文恭摺具奏。

八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八年六月十二日）

竊查咸豐三年二月二十日，奉上諭：「向榮奏：『查明安徽省城殉難官員，開單請卹。』」等語；在籍從九品王澤、夏雲階，或被戕殞命，或全家殉難，同罹慘烈，深堪憫惻，均著照現在官階，加等議卹，並著於該地方，建立專

祠以慰忠魂。」又十月二十三日奉上諭：「太僕寺卿王茂蔭奏：『請旌表殉難士民。』一摺；軍興以來，被賊蹂躪，地方士庶人等，或因罵賊致戕，或因禦侮遭害，甚至全家罹難，闔室自焚，雖貴賤之不同，實節義之無愧，特恐僻處鄉隅，不獲上邀旌卹，以致湮沒弗彰，朕心惻焉！著各該督撫，通飭所屬，迅速查明，遇賊死節士民婦女等，除照例應請旌表外，其殉難尤烈者，並準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等因，欽此欽遵。」各在案。臣查楚北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婦女人等，前飭藩司督同武昌府設立節義局，行令各屬查報，經臣先後七次奏請恩卹在案。茲據節義局查報：「各屬陣亡殉難文武員弁紳民婦女共八千五十一名口。」由藩司馬秀儒詳請覈奏前來。臣查康斌全等三百四十五名口，或身先戰陣，力竭捐軀，或勢處艱難，見危授命，率闔門而就義，洵忠節之堪嘉，且覈與歷奉諭旨，準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之例相符，相應繕具事實清單，仰懇聖恩，飭部從優議卹旌表，其餘例應議卹之陣亡兵勇紳民劉先丙等四千四百一十六名口，因公遇害之葉俊卿等一百一十四名口，軍營病故之張心科等二百二十六名，例應旌表之遇賊死節紳民婦女彭天瑞等二千九百五十名口，舍生取義，先後同情除飭藩司造冊送部外，並懇敕部照例分別議卹議旌，以慰忠魂，而勵臣節。此外尚有未經查辦各起，容俟續催查報，另行奏懇恩施，謹會同督臣官文恭摺具奏。

九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八年十一月初四日督發）

竊查咸豐三年二月二十日奉上諭：「向榮奏：『查明安徽省城殉難官員，開單請卹。』等語；在籍從九品于澤、夏雲階，或被戕殞命，或全家殉難，同罹慘烈，深堪憫惻，均著照現在官階，加等議卹，並著於該地方建立專祠，以慰忠魂。」又十月二十三日奉上諭：「太僕寺卿王茂蔭奏：『請旌表殉難士民。』一摺；軍興以來，被賊蹂躪，地方士庶人等，或因罵賊致戕，或因禦侮遭害，甚至全家罹難，闔室自焚，雖貴賤之不同，實節義之無愧，特恐

僻處鄉隅，不獲上邀旌卹，以致湮沒弗彰，朕心惻焉！著各該督撫，通飭所屬，迅速查明，遇賊死節士民婦女等，除照例應請旌表外，其殉難尤烈者，並准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等因。欽此。欽遵。各在案。臣查楚北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婦女人等，前飭藩司督同武昌府設立節義局，行令各屬查報，經前撫臣先後八次奏請恩卹在案。茲據節義局查報：「各屬陣亡殉難文武員弁紳民婦女共五千五百名口。」由藩司羅遵殿詳請核奏前來。臣查吳廷柏等三百七十五名口，或擗鋒刃而力竭捐軀，或率闔門而見危授命，實屬大義昭著，節烈堪嘉。且核與歷奉諭旨，准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之例相符，相應繕具事實清單，仰懇聖恩，飭部從優議卹旌表；其餘例應議卹之陣亡兵勇紳民王廷邦等三千七百三十一名口，因公遇害之熊丁耆等一百三名口，軍營病故之李昂等九十二名口，例應旌表之遇賊死節紳民婦女詹大有等一千一百九十九名口，舍生取義，先後同情，除飭藩司造冊送部外，並懇飭部照例分別議旌，以慰忠魂，而勵臣節。此外尚有未經查辦各起，容俟續催，趕緊查報，另行奏懇恩施，伏乞皇上聖鑒。再湖廣總督係臣本任，毋庸會銜，合併陳明，謹奏。

十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九年二月十一日）

竊查咸豐三年二月二十日，奉上諭：「向榮奏：『查明安徽省城，殉難官員，開單請卹。』等語；在籍從九品王澤、夏雲階，或被戕殞命，或全家殉難，同罹慘烈，深堪憫惻，均著照現在官階加等議卹，並著於該地方建立專祠，以慰忠魂。」又十月二十三日，奉上諭：「太僕寺卿王茂蔭奏：『請旌表殉難士民。』一摺，軍興以來，被賊滋擾，地方士庶人等，或因罵賊致戕，或因禦侮遭害，甚至全家罹難，闔室自焚，雖貴賤之不同，實節義之無愧，特恐僻處鄉隅，不獲上邀旌卹，以致湮沒弗彰，朕心惻焉。著各該督撫，通飭所屬，迅速查明，遇賊死節士民婦女等，除照例應請旌表外，其殉難尤烈者，並准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等因。欽此。欽遵。」各在案。臣查楚北節年陣亡殉

難官紳士庶婦女人等，前飭藩司督同武昌府設立節義局，行令各屬查報，經臣等先後九次奏請恩卹在案。茲據節義局查報：「各屬陣亡殉難文武員弁紳民婦女，共四千九百二十三名口。」由藩司羅遵殿詳請核奏前來。臣查候補知縣俞恩澤等五百八十二名，或擐鋒刃而力竭捐軀，或率闔門而見危授命，實屬大義昭著，節烈堪嘉！且核與歷奉諭旨準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之例相符；相應繕具事實清單，仰懇聖恩，飭部從優議卹，分別旌表；其餘例應議卹之陣亡傷故兵勇紳民陳想等共二千八百九十四名口，因公遇害之楊景和等共三十七名口，軍營病故之楊正鳳等共三十八名口，例應旌表之遇賊死節紳民婦女陳詩興等共一千三百七十名口，舍生取義，先後同情，除飭藩司造冊送部外，並懇飭部照例分別議卹，旌表以慰忠魂，而勵臣節。此外尚有未經查辦各起，容俟續催，趕緊查報，另行奏懇恩施，理合會同湖廣總督臣王文恭摺具奏。

十一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竊查咸豐三年二月二十日，奉上諭：「向榮奏：『查明安徽省城殉難官員，開單請卹。』」等語；在籍從九品王澤、夏雲階，或被戕殞命，或全家殉難，同罹慘烈，深堪憫惻，均著照現在官階，加等議卹，并著於該地方建立專祠，以慰忠魂。」又十月二十三日奉上諭：「太僕寺卿王茂蔭奏：『請旌表殉難士民。』」一摺，軍興以來，被賊滋擾，地方士庶人等，或因罵賊致戕，或因禦侮遭害，甚至全家罹難，闔室自焚，雖貴賤之不同，實節義之無愧，特恐僻處鄉隅，不獲上邀旌卹，以致湮沒弗彰，朕心憫焉。著各該督撫，通飭所屬，迅速查明，遇賊死節士民婦女等，除照例應請旌表外，其殉難尤烈者，並準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等因，欽此。欽遵。」各在案。臣查楚北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婦女人等，前飭藩司督同武昌府設立節義局，行令各屬查報，經臣等先後十次奏請恩卹在案。茲續據節義局查報：「各屬陣亡殉難文武員弁紳民婦女，共一千一百四十九名口。」由藩司羅遵殿詳請覈奏

前來。臣查彭得昌等一百五十五名口，或身先戰陣，力竭捐軀；或勢處艱難，見危授命，率闔門而就義，洵忠節之堪嘉。且覈與歷奉諭旨，準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之例相符，相應繕具事實清單，仰懇聖恩，飭部從優議卹，並分別旌表。其餘例應議卹之陣亡兵勇，唐金彪等六百六十二名口，因公遇害之馬凌漢等一十名，軍營病故之秦登榮等三名，例應旌表之遇賊死節，紳民婦女陶光彩等三百一十九名口，舍生取義，先後同情，除飭藩司造冊送部外，並懇飭部照例分別議卹，旌表，以慰忠魂，而勵臣節。此外尚有未經查辦各起，容俟續催查報，另行奏懇恩施，謹會同督臣王文恭摺具奏。

十二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八月二十四日）

竊查咸豐三年二月二十日，奉上諭：「向榮奏：『查明安徽省城殉難官員開單請卹。』等語；在籍從九品王澤、夏雲階，或被戕殞命，或全家殉難，同罹慘烈，深堪憫惻，均著照現在官階，加等議卹，並著於該地方建立專祠，以慰忠魂。」又十月二十三日，奉上諭：「太僕寺卿王茂蔭奏：『請旌表殉難士民。』一摺，軍興以來，被賊滋擾，地方士庶人等，或因罵賊致戕，或因禦侮遭害，甚至全家罹難，闔室自焚，雖貴賤之不同，實節義之無愧，特恐僻處鄉隅，不獲上邀旌卹，以致湮沒弗彰，朕心惻焉，著各該督撫，通飭所屬，速查明遇賊死節士民婦女等，除照例應請旌表外，其殉難尤烈者，並準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等因。欽此。」又咸豐九年六月初六日，準兵部咨：「嗣後凡陣亡殉難文武職官生監兵勇人等，分別優卹議卹，鄉勇隨同官兵殺賊，立功陣亡傷故，及因公遇害，照步兵例分別議卹，若並非官派打仗，均毋庸予卹，準入祀該處昭忠祠，查出殉難尤烈民人，實係打仗殺賊陣亡者，雖非隨同官兵，究屬同仇敵愾，勇烈尤著，準其奏請議卹，其並非打仗陣亡者，令該督撫另繕一單請旌，不得混同請卹，以示區別。」等因。咸豐九年四月初四日，奏：「奉旨依議，欽此。」知照前來。臣查楚北節年陣亡殉

難官紳士庶婦女人等，前飭藩司督同武昌府設立節義局，行令各屬查報，經臣等先後十一次奏請恩卹在案。茲據節義局查報：「各屬陣亡殉難文武員弁紳民婦女共八百一十三名口。」由藩司莊受祺詳請核奏，前來臣查方尊義等二百八名口，或撰鋒刃而力竭捐軀，或率闔門而見危授命，實屬大義昭著，節烈堪嘉，且核與歷奉諭旨準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之例相符，相應繕具事實清單，恭呈御覽，其餘例應議卹之陣亡兵勇紳民吳六等四百三十六名口，因公遇害之彭元善等九名口，例應旌表之遇賊死節紳民婦女熊本仁等一百六十名口，舍生取義，先後同情，除飭藩司造冊送部外，並懇飭部照例分別議卹，旌旌以慰忠魂，而勵臣節。此外尚有未經查辦各起，容俟續催趕緊查報，另行奏懇恩施，理合會同湖廣總督臣王文恭摺具奏。

卷五十一

十三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竊查咸豐三年二月二十日，奉上諭：「向榮奏：『查明安徽省城殉難官員，開單請卹。』」等語；在籍從九品王澤、夏雲階，或被戕殞命，或全家殉難，同罹慘烈，深堪憫惻，均著照現在官階，加等議卹，並著於該地方建立專祠，以慰忠靈。」又十月二十三日，奉上諭：「太僕寺卿王茂蔭奏：『請旌表殉難士民。』」一摺，軍興以來，彼賊滋擾，地方士庶人等，或因罵賊致戕，或因禦侮遭害，甚至全家罹難，闔室自焚，雖貴賤之不同，實節義之無愧，特恐僻處鄉隅，不獲上繳旌卹，以致湮沒弗彰，朕心惻焉，著各該督撫，通飭所屬迅速查明，遇賊死節士民婦女等，除照例應請旌表外，其殉難尤烈者，並準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等因，欽此。」又咸豐九年六月初六日，接準兵部咨核，酌請行令各督撫：「嗣後查出殉難尤烈民人，實係打仗殺賊陣亡者，雖非隨同官兵，究屬同仇敵愾，勇烈尤著，自應準其奏請議卹；其餘罵賊被戕，不屈自盡，並非打仗陣亡者，令該督撫另繕一單請旌，不得混同請卹，以

示區別。」等因。咸豐九年四月初四日奏，本日「奉旨依議欽此。」又咸豐九年七月初一日，奉上諭：「御史賀壽慈奏：『請飭查湖北殉難紳民，彙案請卹。』等語。湖北武昌、漢陽等各州縣，前被賊匪竄擾，該紳民等，或辦團練殺賊捐軀，或以不屈遇害，情殊可憫。節經該督撫查明奏請，給予卹典，並咨部議卹者，已不下數千人。茲據該御史奏稱：『漏未舉報者尚不乏人。』恐其日久湮沒，不足以昭激勸。著官文、胡林翼通飭各州縣，遴派公正紳耆，詳細訪查，予限半年呈報，由該督撫覆覈彙奏請卹，以彰忠義。欽此。欽遵。」各在案。臣查楚北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婦女人等，前飭藩司督同武昌府設立節義局，行令各屬查報。經臣等先後十二次奏請恩卹在案。茲據節義局查報：「各屬陣亡殉難文武員弁紳民婦女共五百八十一名口。」由藩司莊受祺詳請核奏前來。臣查湖北鄭陽鎮標右營外委藍翎卽補千總劉珠等共一百八十四名口，或撲鋒刃而力竭捐軀，或率闔門而見危授命，實屬大義昭著，節烈堪嘉。且核與歷奉諭旨準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之例相符。相應繕具事實清單，仰懇聖恩，飭部從優議卹，並分別旌表。其餘例應議卹之陣亡傷故，兵勇紳民，卹報等九十八名，因公遇害之楊開軒等二名，軍營病故之托克托善等二名，例應旌表之遇賊死節紳民婦女王國雍等二百九十五名口，舍生取義，先後同情，除飭藩司造冊送部外，並懇飭部照例分別議卹議旌，以慰忠魂，而勵臣節。此外尚有未經查辦各起，容俟續催，趕緊查報，另行奏懇恩施。理合會同湖廣總督臣官文恭摺具奏。

附請優卹參將黃澤遠在營病故片（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再，管帶湘新後營副將銜儘先補用參將黃澤遠，湖南湘鄉縣人，於咸豐九年七月十八日，在安徽東流縣營次病故。查該將先從羅澤南帶勇勦賊，最為出力，復從李續賓轉戰數年，屢著功績，身受多傷，八年隨向克復九江，奮勇先驅，因被礮火燒傷，肢體焦爛，猶復力戰不退，將城池登時克復，似此樸忠勇敢，實為戰將中不可多

得之員。茲因觸暑遠征，舊病復發，在營身故，深爲可悼！可否仰懇天恩俯準，飭部將副將銜儘先補用參將黃澤遠，照立功後軍營病故例，從優議卹，出自逾格鴻施，謹附片具奏。

上諭：「官文等奏：『武職大員，屢著戰功，在營病故，懇請優卹。』等語；副將銜儘先補用參將黃澤遠，先隨同羅澤南帶勇勦賊，復從李續賓轉戰數年，屢著戰功，上年攻勦九江，身受重傷，猶復力戰不退，即將城池克復，洵爲將領中不可多得之員。茲在安徽東流行營病故，殊堪憫惜！黃澤遠著照立功後軍營病故例，從優議卹，該部知道。欽此。」（十一月二十四日奉）

附請優卹守備唐應國等片（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再據多隆阿呈報：「精選營哨官儘先補用守備唐應國，六品軍功儘先外委謝日勝，均於咸豐九年八月二十九日，進攻安徽石牌僞城，奮勇先登，破礮傷，登時陣亡。」又據署理湘新後營儘先游擊周萬倬呈報：「都司銜守備黃萬勝，守備銜千總周上榮，藍翎把總彭景春，劉福超，藍翎外委潘錫珍，鄧長軒，譚春林，外委田桂蘭，王華軒九名，均於九月初一日，在安徽東流縣長安鋪地方打仗陣亡。」各等情前來。臣等查該員弁等隨征數載，屢立戰功，此次奮勇勦賊，臨陣捐軀，深堪憫惻！合無仰懇天恩俯準，飭部將唐應國、黃萬勝、照都司例，周上榮、照守備例，彭景春、劉福超、照千總例，謝日勝、潘錫珍、鄧長軒、譚春林、田桂蘭、王華軒，照把總例，從優議卹，以慰忠魂，出自鴻施。除將該員弁等出身事蹟清冊送部外，謹合詞附奏。

十四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十年閏三月二十九日）

竊查咸豐三年二月二十日，奉上諭：「向榮奏：『查明安徽省城殉難官員，開單請卹。』等語；在籍從九品

王澤夏雲階，或被賊殞命，或全家殉難，同罹慘烈，深堪憫惻！均著照現在官階，加等議卹，並著於該地方建立專祠，以慰忠魂。」又十月二十三日，奉上諭：「太僕寺卿王茂蔭奏：『請旌表殉難士民。』一摺：軍興以來，被賊滋擾，地方士庶人等，或因罵賊致戕，或因禦侮遭害，甚至全家罹難，闔室自焚，雖貴賤之不同，實節義之無愧，特恐僻處鄉隅，不獲上邀旌卹，以致湮沒弗彰，朕心惻焉。著各該督撫，通飭所屬，迅速查明，遇賊死節士民婦女等，除照例應請旌表外，其殉難尤烈者，並準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等因。欽此。」又咸豐九年六月初六日，接準兵部咨核酌請行令各督撫：「嗣後查出殉難尤烈民人，實係打仗殺賊陣亡者，雖非隨同官兵，究屬同仇敵愾，勇烈尤著，自應準其奏請議卹，其餘罵賊被戕，不屈自盡，並非打仗陣亡者，令該督撫另繕一單請旌，不得混同請卹，以示區別。」等因。咸豐九年四月初四日，奏本日：「奉旨依議。欽此。」又咸豐九年七月初一日，奉上諭：「御史賀壽慈奏：『請飭查湖北殉難紳民，彙案請卹。』等語。湖北武昌漢陽等各州縣，前被賊匪竄擾，該紳民等，或辦團練殺賊捐軀，或以不屈遇害，情殊可憫。節經該督撫查明奏請給卹，並咨部請卹者，已不下數千人。茲據該御史奏稱：『漏未舉報者，尚不乏人。』恐其日久湮沒，不足以昭激勸。著官文、胡林翼、通飭各州縣，遴派公正紳耆，詳細訪查，予限半年呈報，由該督撫覆核彙奏請卹，以彰忠義。欽此。欽遵。」各在案。臣查楚北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婦女人等，前飭藩司督同武昌府設立節義局，行令各屬查報，經臣等先後十三次奏請恩卹在案。茲據節義局查報：「各屬陣亡殉難文武員弁，紳民婦女共九百三十四名口。」由藩司莊受祺詳請核奏前來。臣查河南、南陽、鎮標、陳州、營都司、撫標、右營守備、嵩山等，共一百九十二名，或搜鋒刃而力竭捐軀，或率闔門而見危授命，實屬大義昭著，節烈堪嘉。且核與歷奉諭旨，準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之例相符。相應繕具事實清單，仰懇聖恩，飭部從優議卹，並分別旌表。其餘例應議卹之陣亡傷故兵勇紳民吳琦等，共六百五十一名，因公遇害之王之新等，共九名，例應旌表之遇賊死節紳民婦女程蘭等，共八十二名口，舍生取義，先後同情，除飭藩司

造送部冊外，並懇飭部照例分別議卹議旌，以慰忠魂，而勵臣節。此外尚有未經查辦各起，容俟續催，趕緊查報，另行奏懇恩施，理合會同湖廣總督臣王文恭摺具奏。

十五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八月二十五日）

竊查咸豐三年二月二十日，奉上諭：「向榮奏：『查明安徽省城殉難官員，開單請卹。』」等語；在籍從九品王澤、夏雲階，或被戕殞命，或全家殉難，司罹慘烈，深堪憫惻，均著照現在官階，加等議卹，並著於該地方建立專祠，以慰忠魂。」又十月二十三日，奉上諭：「太僕寺卿王茂蔭奏：『請旌表殉難士民。』」一摺，軍興以來，被賊磁擾，地方士庶人等，或因屬賊致戕，或因禦侮遭害，甚至全家罹難，闔室自焚，雖貴賤之不同，實節義之無愧。特恐僻處鄉隅，不獲上邀旌卹，以致湮沒弗彰，朕心惻焉。著各該督撫，通飭所屬迅速查明，遇賊死節士民婦女等，除照例應請旌表外，其殉難尤烈者，並準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等因，欽此。」又咸豐九年六月初六日，接奉兵部咨核酌請，行令各督撫：「嗣後查出殉難尤烈民人，實係打仗殺賊陣亡者，雖非隨同官兵，究屬同仇敵愾，勇烈尤著，自應準其奏請議卹。其餘屬賊被戕，不屈自盡，並非打仗陣亡者，令該督撫另繕一單請旌，不得混同請卹，以示區別。」等因。咸豐九年四月初四日，奏本日：「奉旨依議欽此。」又咸豐九年七月初一日，奉上諭：「御史賀壽慈奏：『請飭查湖北殉難紳民，彙案請卹。』」等語。湖北武昌漢陽等各州縣，前被賊匪竄擾，該紳民等，或辦團練殺賊捐軀，或以不屈遇害，情殊可憫。節經該督撫查明，奏請給予卹典，並咨部議卹者，已不下數千人。茲據該御史奏稱：「漏未舉報者，尚不乏人，恐其日久湮沒，不足以昭激勸。」著官文、胡林翼、通飭各州縣，遴派公正紳耆，詳細訪查，予限半年呈報，由該督撫覆核，彙奏請卹，以彰忠義。欽此。欽遵。」各在案。臣查湖北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婦女人等，前飭藩司督同武昌府設立節義局，行令各屬查報，經臣等先後十四次奏請，懇卹在案。茲據

節義局查報：「各屬陣亡殉難文武員弁紳民婦女共五千八百三名口。」由藩司嚴樹森詳請核奏前來。臣查湖北提標中營千總章殿安等共八十六名口，或擄鋒刃而力竭捐軀，或率闔門而見危授命，實屬大義昭著，節烈堪嘉。且核與歷奉諭旨，準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之例相符，相應繕具事實清單，仰懇聖恩，飭部從優議卹，並分別旌表。其餘例應議卹之陣亡傷故兵勇紳民李續綺等共五千五百九十名口，因公遇害之唐光美等，共十一名口，軍營病故之陳天德一名，例應旌表之遇賊死節紳民婦女徐道律等共一百一十五名口，舍生取義，先後同情，除飭藩司造冊送部外，並懇飭部照例分別議卹，以慰忠魂，而勵臣節。此外尚有未經查辦各起，容俟續催，趕緊查報，另行奏懇恩施，理合會同湖廣總督臣王文恭摺具奏。

附續查請卹三河桐城陣亡員弁疏（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竊查咸豐八年，隨征皖省，巡撫銜浙江布政使李續賓於三河鎮陣亡，華將同時陣亡之文武員弁，開單奏卹聲明。此外陣亡員弁尚多，查明續請在案。茲據升授安徽按察使李續宜續經查明，隨征三河陣亡員弁勇丁等，血戰有年，功績迭著，死事最烈，因勦辦事繁，三河桐城案多，勇冊全失，核辦稍遲。現將陣亡人員分別造冊詳奏前來，臣等查楚師轉戰數省，李續賓戰功為最偉，而前次三河之役，亦以李續賓各營陣亡人數為最多，且克復太湖、潛山、桐城、舒城，該員弁皆冒鋒刃，血戰立功，未及獎敘於生前，應荷恩施於身後。所有到營未久，或非日夜苦戰守營者，均請照本職官銜議卹，以示區別。謹繕清單，恭呈御覽，伏乞皇上天恩，敕部分別從優議卹，並請附祀李續賓專祠，併入湘鄉縣昭忠祠，以慰忠魂。其陣亡之千總把總外委名數較多，現於清單內開列總數，以免繁冗，仍按名造冊咨送軍機處兵部查核，除將陣亡勇丁分造總冊咨部議卹外，謹合詞恭摺具奏。

十六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

竊資咸豐三年二月二十日，奉上諭：「向榮奏：『查明安徽省城殉難官員，開單請卹。』等語；在籍從九品王澤、夏雲階，或被戕殞命，或全家殉難，同罹慘烈，深堪憫惻，均著照現在官階，加等議卹，並著於該地方建立專祠，以慰忠魂。』又十月二十三日，奉上諭：「太僕寺卿王茂蔭奏：『請旌表殉難士民。』一摺，軍興以來，被賊滋擾，士庶人等，或因罵賊致戕，或因侮禦遭害，甚至全家遭難，闔室自焚，雖貴賤之不同，實節義之無愧，特恐僻處鄉隅，不獲上邀旌卹，以致湮沒弗彰，朕心惻焉，著各該督撫，通飭所屬，迅速查明，遇賊死節士民婦女等，除照例應請旌表外，其殉難尤烈者，並準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等因，欽此。』又咸豐九年六月初六日，接準兵部咨核，酌請行令各督撫：「嗣後查出殉難尤烈民人，實係打仗戕賊陣亡者，雖非隨同官兵，究屬同仇敵愾，勇烈尤著，自應準其奏請議卹；其餘罵賊被戕，不屈自盡，並非打仗陣亡者，令該督撫另繕一單請旌，不得混同請卹，以示區別。』等因。咸豐九年四月初四日，奏本日奉旨：「依議欽此。』又咸豐九年七月初一日，奉上諭：「御史賀壽慈奏：『請飭查湖北殉難紳民彙案請卹。』等語；湖北武昌、漢陽等各州縣，前被賊匪竄擾，該紳民等或辦團練，殺賊捐軀，或不屈遇害，情殊可憫，節經該督撫查明，奏請給予卹典，並咨部議卹者，已不下數千人。茲據該御史奏稱：『漏未舉報者，尚不乏人。』恐其日久湮沒，不足以昭激勸，著官文、胡林翼、道飭各州縣，遴派公正紳耆，詳細訪查，予限半年呈報，由該督撫覆核彙奏請卹，以彰忠義。欽此。欽遵。』各在案。臣查楚北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婦女人等，前飭藩司督同武昌府，設立節義局，行令各屬查報，經臣等先後十五次奏請恩卹在案。茲據節義局查報：「各屬陣亡殉難文武員弁、紳民婦女共二千四十二名口，」由藩司唐訓方詳請核奏前來；臣查署四川懋功協營左哨頭司外委藍翎馬兵陳天志等，共一百一十九名口，或擐鋒刃而力竭捐軀，或率闔門而見危授命，實屬大義昭著，節烈堪嘉，且核與歷奉諭旨準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之例相符；相應繕具事實清單，仰懇聖恩，飭部從優議卹，並分別旌表。其餘例應議卹之陣亡傷故兵勇紳民楊得勝等共六百二十名口，因公遇

害之翁成等共十名口，軍營病故之楊占魁等共三名口，例應旌表之遇。賊死節紳民婦女劉五福等共一千二百九十名口，舍生取義，先後同情，除飭藩司造冊送部外，並懇飭部照例分別議卹議旌，以慰忠魂，而勵臣節。此外尚有未經查辦各起，容俟續催，趕緊查報，另行奏懇恩施，理合會同湖廣總督臣王文恭摺具奏。

十七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八月十三日）

竊查咸豐三年二月二十日，奉上諭：「向榮奏：『查明安徽省城殉難官員，開單請卹。』」等語；在籍從九品王澤、夏雲階，或被戕殞命，或全家殉難，同罹慘烈，深堪憫惻，均著照現在官階，加等議卹，並著於該地方建立專祠，以慰忠魂。」又十月二十三日，奉上諭：「太僕寺卿王茂蔭奏：『請旌表殉難士民。』」一摺，軍興以來，被賊滋擾，地方士庶人等，或因罵賊致戕，或因禦侮遭害，甚至全家罹難，闔室自焚，雖貴賤之不同，實節義之無愧，特恐僻處鄉隅，不獲上邀旌卹，以致湮沒勿彰，朕心惻焉。著各該督撫通飭所屬，迅速查明，遇賊死節士民婦女等，除照例應請旌表外，其殉難尤烈者，並準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等因。欽此。」又咸豐九年六月初六日，接準兵部咨核酌請行令各督撫：「嗣後查出殉難尤烈民人，實係打仗殺賊陣亡者，雖非隨同官兵，究屬同仇敵愾，勇烈尤著，自應準其奏請議卹；其餘罵賊被戕，不屈自盡，並非打仗陣亡者，令該督撫另繕一單請旌，不得混同請卹，以示區別。」等因。咸豐九年四月初四日，奏本日奉旨：「依議欽此。」又咸豐九年七月初一日，奉十諭：「御史賀壽茲奏：『請飭查湖北殉難紳民彙案請卹。』」等語；湖北武昌、漢陽等各州縣，前被賊匪竄擾，該紳民等，或辦團練殺賊捐軀，或以不屈遇害，情殊可憫，飾經該督撫查明，奏請給予卹典，並咨部議卹者，已不下數千人；茲據該御史奏稱：「漏未舉報者尚不乏人，」恐其日久湮沒，不足以昭激勸，著官文、胡林翼通飭各州縣，遴派公正紳耆，詳細訪查，予限半年呈報，由該督撫彙核彙奏請卹，以彰忠義。欽此。欽遵。」各在案。臣查楚北節年陣亡殉

難官紳士麻婦女人等，前飭藩司督同武昌府設立節義局，行令各屬查報，經臣等先後十六次奏請恩施。在案。茲據節義局查報：「各屬陣亡殉難文武員弁紳民婦女共三百九十一名口。」由藩司唐訓方詳請核奏前來。臣查五品藍翎馮缺卽補把總李良德等一百二名，或擣鋒刃而力竭捐軀，或率闔門而覓危授命，實屬大義昭著，節烈堪嘉。且核與歷奉諭旨，準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之例相符，相應繕具事實清單，仰懇聖恩，飭部從優議卹，並分別旌表。其餘例應議卹之陣亡傷故兵勇紳民施映亮等共二百七十二名，因公遇害之黃大順一名，例應旌表之馮賊死節紳民婦女金宗禮等共十六名口，舍生取義，先後同情，除飭藩司造冊送部外，並懇飭部照例分別議卹，旌表，以慰忠魂，而勵臣節。此外尚有未經查辦各起，容俟續催，趕緊查報，另行奏懇恩施，理合會同湖廣總督臣王文恭摺具奏。

胡林翼奏議終

胡林翼奏議 卷五十一